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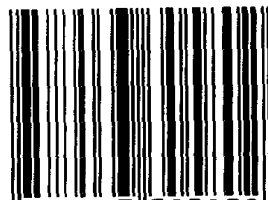
經部  
第一四二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ZC01/12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四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0.8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 經部第一四二冊目次

## 經部·春秋類

春秋義存錄十二卷首一卷

〔清〕陸奎勳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 一

春秋筆削微旨二十六卷

〔清〕劉紹攸撰  
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

..... 一六四

春秋通論六卷

〔清〕劉紹攸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

..... 三四三

空山堂春秋傳十二卷

〔清〕牛運震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嘉慶二十三年刻空山堂全集本

..... 三九七

春秋義補註十二卷

〔清〕楊方達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復初堂刻本

..... 五六〇

# 春秋義存錄十二卷首一卷

〔清〕陸奎勳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義存  
錄十二卷》提要

少聞胡氏春秋善其文筆之清剛而寓褒貶於一字竊疑聖人之書未必爾爾年過四十專心說經於詩禮既卒業乃豁然心解曰孔子之作春秋史文之外別自有義與贊易說詩其揆一也徵獨左氏所引仲尼之言彰彰炳炳據若魯論中辯桓文之正譎責武仲爲要君檀弓之卿卒不釋坊記之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取妻不取同姓微言大義散見經子秦火雖酷烏得而滅沒諸借乎孔子家語漢後已失其真梁武帝所輯孔氏正言二十卷唐人罕有見者藉令二書尙存則余之說春秋得以逐條援引不至如是殘闕矣然即此經傳子綿存者什之三四可以想見聖人當年述作又何敢以愚陋自諉而不爲之編輯成書也再更寒煥屬藁凡十二卷本孟子其義竊取之言題曰春秋義存錄卷首採摭春秋綱領三十四條以備參考別撰春秋或問一篇以破千古疑端夫聖人析義之精豈特以警亂臣賊子而已哉舉凡朝會戰伐郊禘卒葬與夫天災物異以至一言一動極人事之微未斷自聖心均足垂教子不云乎君子之於天下無適無莫義之與比又云可與立未可與權是乃作春秋之大旨也昔

康熙乙未歲冬十月望日平湖後學陸奎勳自序



春秋綱領三十條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正竊取之矣

又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莊氏周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不辯

春秋義存筆

又曰春秋以道名分

荀氏況曰春秋善胥命

公羊氏高曰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建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於哀十四年曰備矣君子何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

董氏仲舒曰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案貶天子退諸侯朱子嘗疑之討大夫以達王事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

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辯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

又曰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

司馬氏遷曰孔子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此魯史舊文不踐土之會實召

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

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削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又曰春秋以道義

楊氏雄曰說理者莫辯乎春秋

何氏休曰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語出孝經此二學

春秋義存筆

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

杜氏預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

范氏甯曰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覡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辛辨而裁其失也俗

王氏通曰三傳作而春秋散

又曰春秋斷物志定而後及也故不學春秋無以主斷

韓氏愈曰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

又曰春秋謹嚴左氏浮誇

歐陽氏修曰孔子聖人也萬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穀梁左

氏三子者博學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子之於經

三子之於傳有所不同則學者寧捨經而從傳不信孔子而

信三子其惑其惑也歐陽氏信孔子是矣但即以史文爲孔子之經說亦未允

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

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

程伯子曰看春秋若經不通則常求之傳傳不通則常求之經

如左氏春秋書君氏卒君氏乃惠公緦室聲子也而公羊春

秋則書曰尹氏傳云大夫也聲子而書曰君氏是何義當以

尹氏爲正此所謂求之經

程叔子曰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

春秋義存錄

卷首

三

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

著明也

又曰春秋之書百王不易之法三王以後相因既備周道衰

聖人慮後世聖人不作大道遂墜故作此一書此義門人皆

不得聞惟顏子得聞常語以四代禮樂是也

又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或問左傳可信否

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又問公穀如何曰又次於左氏

問左氏卽是正明否曰傳中無正明字不可考

朱子曰春秋是聖人據魯史以書其事使人觀之以爲鑒戒耳

其事則齊桓晉文有足稱其義則誅亂臣賊子若欲推求一

字之間以爲聖人褒善貶惡專在於是竊恐非聖人之意

又曰春秋有書天王者有書王者此皆難曉或以爲王不稱

天貶之某謂若書天王其罪自見宰咺以爲冢宰亦未敢信

其他如莒去疾莒展與齊陽生恐只據舊史文若謂添一箇

字減一箇字便是褒貶某不敢信桓公不書秋冬史闕文也

或謂貶天王之失刑不成議論魯桓之弑天王不能討罪惡

自若何待於去秋冬而後見乎又如貶滕稱子而滕遂至於

終春秋稱子豈有此理今朝廷立法降官者猶經赦敘復豈

有因滕子之朝桓遂並其子孫而降爵乎

又曰或人論春秋以爲多有變例所以前後書法多有不同

曰此烏可信聖人作春秋正欲褒善貶惡示萬世不易之法

今乃忽用此說以誅人未幾又用此說以賞人使天下後世

春秋義存錄

卷首

四

皆求之而莫識其義是乃後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爲也曾

謂大中至正之道而如此乎

又曰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專去小處理

會往往不曾講學公穀考事其疎然義理却精二人乃是經

生便得許多說話往往不曾見國史

春秋或問

或問於余曰孔子作春秋未作之先卽名春秋否與余應之曰名豈創自孔子左傳昭公二年韓宣子來聘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晉語司馬侯對悼公曰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論傳太子之法亦云秋以春秋是春秋之名其來已久因也非創也或曰鄭氏通志引汲冢瑣語內有魯春秋記魯獻公十七年事是可信與否與曰瑣語不足信也魯之春秋始自隱公元年耳或曰何所據而云然余曰春秋之名舊有數說賞以春夏刑以秋冬一說也一褒一貶若春秋又一說也春獲麟秋成書謂之春秋其說尤謬惟杜預所謂年有四時錯舉以爲所記之名是說得之顧亦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未足

春秋義存錄

卷首

一

破千古之疑也或曰表年首事錯舉四時名不爽矣其必托始於隱何與余曰漢後諸儒見不及此請黜其謬而歸於一是有謂托始於隱傷魯隱之被弑者有謂隱爲讓國之賢君者有謂自隱訖哀凡十二公以象天之十二月者皆曲說也夫知春秋所由命名卽知所以托始隱公之故烏庸襲前人之緒論而膠固窒礙於心哉余嘗閱竹書紀年內一條云魯隱公之元年正月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也晉改用夏正左傳後序亦載是說不禁豁然大悟曰得之矣當伯禽封魯之初史官固分自王朝者也歷代魯史必以天王紀年而不敢從本國之君自晉改夏正列國羣然效之故周正子月爲春天下皆不以爲春午月爲秋天下皆不以爲秋而魯之春秋雖改舊史之體卽以本

國之君紀年然萬尊王之義仍奉宗周正朔大書特書曰春王正月也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也此其所以表異於晉之乘楚之檮杌而韓宣子歎爲周禮在魯者職是故也或曰子既疑瑣語失實矣何爲而獨信紀年曰余之疑紀年者多矣竹簡殘缺有爲皇甫謐束皙諸人補綴者固不可盡信若此一條其本文非解春秋也而可以見春秋之名義所關甚鉅與夫托始隱公元年之故一節打通其有功於聖門不淺焉得疑爲僞撰哉或曰胡氏春秋謂以夏時冠周月蔡氏註尚書謂但改正朔不改月數其說可盡廢與余曰陽生子月亦可呼春漢書陳寵傳云冬至之節陽氣始萌天以爲正朔以爲春其一微也若蔡氏謂仍以寅月起數卽周亦用夏時矣孔子何必語顏子以行夏之

春秋義存錄

卷首

二

時耶考左傳昭十七年夏六月日食太史曰當夏四月是謂孟夏昭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此改時改月之明驗也或曰改時改月漢書何足爲證卽左傳與經文相去亦有間矣安得遽從而信之余曰左傳與孔子春秋相爲表裏者也今疑左氏而信宋儒有是理乎且卽以經文考之如三書無冰襄二十八年但書春不書月桓十四年書春正月猶未足證成元年直書春二月無冰以夏正而言建卯之月無冰宜矣何必書之簡策耶總之說春秋卽當以春秋爲確據無庸雜引詩書以亂之也或又曰秦火之後春秋古經名見漢藝文志蓋卽就三傳中錄出經文以是爲孔子春秋也司馬遷謂孔子因史記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史記最爲近古子乃不



從其說何與余曰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之類皆魯史舊文也孔子未嘗刪改偶有特筆刪改者如天王狩于河陽則由以臣召君不可爲訓孔子自明言之矣若史遷謂吳楚之君自稱王孔子作春秋貶之曰子據載禮坊記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則吳楚僭王魯春秋本不書載豈由孔子貶削哉或曰漢後說春秋者奚啻百家雖學識議論不無淺深純駁之分其謂聖人筆削舊史以示褒貶大旨從同而盡反之可乎余曰某字爲褒某字爲貶說有不通復更其例聖人之書決不如是卽子朱子亦云推求一字之間以爲聖人褒善貶惡專在於是竊恐不是聖人之意豈至余而始點其說乎或曰朱子所疑亦謂孔子只據舊史文不以一字爲褒貶已耳若子所錄史文之外別自有義卽朱子亦無是說也而鑿空爲之可乎余曰自祖龍焚書孔子春秋湮沒久矣孟子生周之季乃親見孔子春秋者其言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又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正竊取之矣非於史文之外別自有義者乎今據左氏所引孔子之義多至三十條公穀亦間有之他若檀弓之卿卒不釋爲仲遂卒于垂壬午猶釋之義坊記之取妻不取同姓爲孟子卒之義表記之不犯日月不違卜筮爲四月四卜郊四月五卜郊之義確切不移焉得以我說爲鑿空哉或曰子所引三傳載記是則可信矣撫及魯論周易母乃牽合之甚乎余曰魯論中固多春秋之義如齊桓正而不譎晉文誦而

春秋義存錄

卷首

三

不正管仲不死子糾賢於召忽武仲以防求後是爲要君於義毫不牽合也繫辭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以是爲晉殺陽處父之義聖人推明易理與春秋亦自吻合惟達人能見及此耳特以史外之義失傳者多聖籍遭焚無可援引若論語中使民以時入而無信之類雖未必因此一事而發然於春秋之義差近不得已姑錄之以見聖人垂誠之意而十條之中缺者過半余固不敢強爲穿鑿以滋後人之糾彈矣或曰趙氏匡有三傳同異考據子之見左傳與公穀孰爲優余曰春秋經文綱也左傳目也徵事必於左傳非公穀所能鼎峙也公穀於經文之外自發一論與愚所輯孔子之義其體略似無如去聖既遠傳授失真但言例而不言義差謬不啻千里矣或曰公羊所云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穀梁所云諱誓不及五帝盟祖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其語出自孔子否與曰似有所承但二子既不明言余欲臆斷而不得矣或曰左傳果屬正明所作乎余曰以正明爲孔門弟子史遷之說也班固固之第觀魯論所稱左正明恥之正亦恥之其人似生於孔子前不在門弟子之列故伊川程子亦不敢信左傳爲正明作也余幼喜讀左傳玩味久之見其文體互異非出一手自隱桓至宣成猶與尚書命誓相近襄公以降頗雜縱橫氣習且其書兼載孔子卒終於趙韓魏三家共滅知氏則左氏當屬戰國時人其非正明明矣就中若劉累聚龍之事又必劉歆妄增以彰炎劉得姓之遠此稽古者所當自具隻眼不當曲守馬班之說而相將落坑也

春秋義存錄

卷首

四

或曰左傳終篇有斷以君子曰者如周鄭交質取郤取防之屬其言皆不合理而所引仲尼之言宋儒頗有辨其誣者子悉取而錄之以爲聖人之義其然豈其然乎余曰左氏所斷誠有與理背違者至所引聖言不得黜爲誣也晉趙盾弑其君夷臯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劉氏敞曰非仲尼之言也盾之免與不免在乎討與不討不在越與不越夫趙盾豈真弑君者孔子贊美董狐既曰獄于盾矣越竟乃免一語蓋聖人之恕道也非劉敞所能見及也陳殺其大夫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黃氏仲炎曰此非孔子之言也孔子曰殷有三仁以比干爲仁必不以洩冶爲非且既以身許國矣豈可絀

春秋義存錄

卷首

五

繫苟容以自立辟爲戒以善保身爲得哉夫直諫而死賢者莫不是之而聖人之義以爲死不如去此眞游夏不能贊一辭者而豈黃氏仲炎所能見及哉嗚呼微言既絕大義莫傳猶賴左氏存什之一可以推想聖人制作而反肆其贅說黜以爲誣孔子不復生舉世遂若大夢之不復醒也良可憫矣或曰孔子生卒於義無屬子仍錄之何也曰公穀記孔子之生左氏記孔子之卒皆以是爲孔門之書故尊聖而變體錄之也余敢不仍其舊文乎或曰春秋絕筆於獲麟此非孔子之筆與余曰亦史文也孔子錄之以爲麟出非時故有道窮之歎而春秋亦於是卒簡矣何休以爲文成致麟杜預以爲感麟而作文止於所起後儒輩相附和其說皆不足信或曰積重難反者勢也而子創此

一書以爲春秋真本從茲再見是猶持黃土障決河也能乎哉余曰古今不同心一耳聖凡不同理一耳合乎人心當乎天理大者可以明王道撥亂而反正小者亦足垂世教別嫌而防微春秋一書非孔子不能作者恃此義也非如公羊穀梁之拘牽於例也晦翁復起當不易吾言矣或人於是灑然意釋默爾而退焉平湖後學陸奎勳再書

春秋義存錄

卷首

六

春秋義存錄第一卷

平湖後學陸奎勳輯

吳縣門人呂願玉校

隱公姬姓名息姑惠公

周平王四十九年元年在居維協洽

孔子曰王作春秋始于元終于麟王道成也春秋元命也

春王正月

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左傳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論語

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禮運

縣子問于思曰顏淵問為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異正

而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王征伐革

春秋義存錄 卷一

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皆云天時之改耳故不相因也夫受

禪于人者則襲其統受命于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

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孔叢子

案王周正月之說左氏得之孔子語顏淵雖欲行夏之時以爲百王之法而於春秋一仍魯史舊文正月乃建子之

月即以是月爲春王仲當勝之王也公羊傳曰王者就謂謂文王也受今王之歷稱文王之正失其義矣

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家語作王者有

文王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太姒爲妃以武王周公爲

子以泰顛閔大爲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

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型有道一動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

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人皆及治周公戴已而天下順

之其誠至矣說苑

案此條乃劉向對公羊家言疑非出自孔子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邾公羊作邾儀

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爲蔑

之盟左傳

此私盟之始義見八年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及桓三年齊侯衛侯齊命于蒲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愛段欲立之亟請

于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號

叔死焉他邑惟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祭仲曰都

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

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

春秋義存錄 卷一

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

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

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太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己公子呂

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太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

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太叔又收貳以爲己

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廕厚將

崩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

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入

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太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

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

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左傳



子云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

諸侯猶有畔者坊記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服

此王室下交之始左氏謂子氏未薨穀梁謂仲子為惠公母皆非也公羊云桓母之喪得之義兄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

止贈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杜註宿小國此參盟之始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來非王命也左傳

王臣私交之始義闕不敢妄引後倣此

公子益師卒

案穀梁以日卒為正不日為惡程子云或日或不日因舊史也此條義雖失傳而孔子之因舊史文其說不刊

春秋義存錄

卷一

三

二年

春公會戎于潛此魯戎之始

夏五月莒人入向此入國之始

無駭帥師入極駭穀作倣

司空無駭入極費庠父勝之左傳

孔子曰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

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論語

此大夫專兵之始四年鞏師義同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此盟戎之始

九月紀履緌來逆女左傳

紀裂繻來逆女卿為君逆也左傳

哀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

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

哀公問

案公羊傳云說始不親迎也穀梁傳云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胡傳因之張氏治則云天子諸侯無出疆親迎之禮必使上卿往迎於其國至於所館然後親迎以入此

哀公問所謂大夫既至見而親迎也紀以卿逆猶可言也其或逆者微則輕配耦而無

以正一國之夫婦義尤完備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此外相盟之始伯左作肅程子曰闕文也當云紀子某伯莒子盟于密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穀梁傳

案子氏薨左氏以公桓母公羊以為隱母惟穀梁隱妻於義為長論語云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名義所在母容

春秋義存錄

卷一

四

也苟

鄭人伐衛

鄭人伐衛討公孫滑其叔之亂也左傳

此諸侯專征伐之始義見前無駭帥師

三年

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孔子曰日為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星之烏月為刑而相佐見

食於蝦蟆史記趙策傳

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于日月是故聖人重之載于三經于易在

豐之震曰豐其沛日中見昧折其右肱无咎于詩十月之交

則著卿士司徒下至趣馬師氏咸非其材同于右肱之所折

協于三務之所擇明小人乘君子陰侵陽之原也漢書世範五行傳

案日食三十六共義略同

三月庚戌天王崩

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左傳

孔子曰賤不誅貴勿不誅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誅之諸侯相

誅非禮也曾子問

案孔子答曾子問最重天子崩而王屬稱天之義於茲條可見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程子云左作尹氏誤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子來求賻王未葬也左傳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

春秋義存錄 卷一 王

曰吾聞君取于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以往

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曰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

矣韓詩外傳

案諸侯於臣猶曰取不曰假况王朝而可曰求乎後求車求金義俱可推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爲社稷宗廟主

則與夷不若女蓋終爲君矣宣公死繆公立逐其二子莊

公馮與左師勃曰爾爲吾子生毋相見死毋相哭與夷復

曰先君之所爲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爲社

稷宗廟主也今君逐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

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

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弒與

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公羊傳

子曰本不正者未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春秋之義有正春無

亂秋有正君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國理失之毫釐差以

千里故君子貴建本而重其始說苑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癸未葬宋穆公穆公微作繆公

禮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大夫三月

而葬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孔子曰葬于北方北首三代之

達禮也之幽之故也何休公羊註

四年

春秋義存錄 卷一 六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此伐國取邑之始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州殺作視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娶于陳

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已子公

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碻

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

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

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眈者鮮

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

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君

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

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四年春衛州吁弑桓公而立

左傳

文言曰臣弑其君于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

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周易

此秋君之始後宋皆弑其君與夷義同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此特桓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此諸侯會伐之始亦東諸侯分黨之始

宋殤公之即位也公于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

將修先君之怨于鄭而求寵于諸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

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

國之願也宋人許之于是陳蔡方睦于衛故宋公陳侯蔡

春秋義存錄卷一

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左傳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論語

案宋魯欲定衛州吁是黨惡也與魯同三年會于櫟以成宋亂義同

秋鞏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

弗許問請而行故書曰鞏帥師疾之也諸侯之師敗鄭徒

兵取其不而還左傳

此大夫會伐之始美見前無駭帥師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朱子云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上師也最合孔子法也而朝請討陳恒之義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桓公弟程子云春秋所不與也

五年

春公觀魚于棠觀左

夏四月葬衛桓公作矢

衛亂是以緩左傳

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霑飯於牖下小斂

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殷

人弔於殯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借也又云死民之卒事也吾

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葬而不葬者坊記

案葬者魯往會葬也而葬宋穆公後滕侯卒不葬葬義可參觀

秋衛師入鄭鄭公作盛國名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春秋義存錄卷一

考宮者何始祭仲子也桓未君則曷為祭仲子隱為桓立故

為桓祭其母也公羊傳

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眾仲對曰天子用八

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

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左傳

案王氏克寬云孔子之時季氏舞八佾知隱公惟用六於仲子之宮而草公仍偕八佾矣先君之妾不可與君同安

得用諸侯之禮乎注說於義差近孔氏穎達謂善其復正失之遠矣

邾人鄭人伐宋

螟

蟲災始此朱子云書山崩地震螽斯之類知災異有所自致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驅卒



宋人伐鄭圍長葛此伐國也

報入邪之役也左傳

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左傳

六年

春鄭人來輸平左傳輸平胡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夏盟于艾始平于齊也左傳

孔子曰諸侯相見必告于禍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五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于祖禍乃合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後聽朝而入曾子問

春秋義存錄 卷一 隱公 九

凡書公會者義微此

秋七月

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春秋編年四時具

然後為年公羊傳

案無事而書時書首月連王初正朔也我見元年春王正月後冬十月夏四月俱同

冬宋人取長葛左傳

七年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周易

案殺梁范註引易文於義最合

滕侯卒

義見五年 葬衛桓公

夏城中丘

書不時也左傳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

此城築之始九年夏城邱義同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此列國來聘之始

秋公伐邾

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為宋討也左傳

此伐邾之始張氏注云宿微世宋而忘其之盟子曰小人比而不周足見為宋討邾之旨矣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此王聘之始

戎伐凡伯于楚止以歸

春秋義存錄 卷一 隱公 十

案微宋以成爲衛大謬左氏謂戎朝周而凡伯弗責得之義見桓二年杞侯來朝

八年

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祔祔公穀作鄭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祔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祔不祀泰山也左傳

庚寅我入祔

案黃氏震云魯鄭皆懷利以相拔者也季氏本云璧假許田在數年之後左氏謂鄭伯請以泰山之祔易許田蓋因其終而逆探鄭志耳義見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案宿男同盟之國而魯不  
會并義見前并衛桓公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左傳

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也諸誓不及五帝盟詛不

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殺梁傅

案盟詛不及三王殺梁之言必  
有所本錄之以補孔義之闕

八月葬蔡宣公杜註三月  
而葬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浮公發作包此魯  
君盟外大夫之始

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九年

春秋義存錄 卷一 隱公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南氏姓也季字也聘問也聘諸侯非正也殺梁傅

案范氏註云周禮天子聘聘以結諸侯之好問問以論諸  
侯之志傳云聘諸侯非正當所未詳據此則胡傳以爲天

王失威福之柄不及張氏洽所云春秋詳  
王使之來魯知隱公之罪大矣於義差近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書時失也左傳

案陳氏傳氏云記異也太史公曰孔子論六經記異而說  
不書得春秋之旨矣愚謂隱霜不殺草李梅實之類孔子

未嘗無說特其  
義多失傳耳

挾卒挾公發  
作俠

夏城郎

義見前城中  
止後倣此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防公  
作祁

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左傳

義見十年取宋師  
于管取部取防

十年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左傳作  
正月

夏盟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義同四年  
鞏帥師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郕辛巳取防

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庚午

鄭師入郕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左傳

春秋義存錄 卷一 隱公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論語

秋宋人衛人入鄭

義見五年宋人  
伐鄭圍長葛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戴公氣作義程子云鄭  
戴合攻取三國之衆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十有一年

春滕侯薛侯來朝此諸侯朝魯之  
始亦旅見之始

諸侯朝於諸侯禮乎孔子曰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玷周禮行

人凡諸侯之邦交殷相聘世相朝也以魯事觀焉或來朝而

不報其禮或屢往而不納以歸無合於中聘世朝之制矣非

天子不旅見諸侯偃然受之而不辭亦以見隱公之志荒矣

春秋胡傳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公穀作夏五月時來公作祁黎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

使營菟裘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於桓公而請弑之公

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於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

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

鍾巫齋於社圃館於為氏壬辰羽父使賊弑公於為氏立

桓公而討為氏有死者不書葬不成喪也左傳

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弑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君

春秋義存錄

卷一

三

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

也公羊傳

案魯史雖書公薨義同衛州吁弑其君完胡傳乃云隱公見弑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薨者仲尼親筆也豈有

聖人作經而反為亂賊隱諱者乎愚故曰春秋皆魯史舊文聖人刪之以義也然而佚者多矣

桓公名允世本什執惠公子

周桓王九年歲元年在位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案穀梁以春王為句文義俱失其謂繼故而言即位則是與閏乎弑也得之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公即位修好於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祔田公許之三月

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祔故也左傳

取許田曷為謂之以璧假鄭伯之辭也春秋之初諸侯之為惡

必有辭焉以自文鄭伯以璧假許田齊侯鄭伯如紀單伯送

王姬築王姬之館於外皆善辭也夫子傷周之敝曰利而巧

文而不慚於春秋著其事以見王化衰風俗日趨於變且以

發明鄭莊之欺也陳傳良春秋後傳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秋去宋水災始此

冬十月

二年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二年春

春秋義存錄

卷一

四

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君子

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弑其君左傳

義見前衛州吁弑其君完

殤子來朝杜註殤侯攝于時王所黜本樂正子記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會于稷以成宋亂為賂故立華氏也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

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太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

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名莊公於鄭而立

之以親鄭以郕大賂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左傳

傳

義見隱四年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其道以周公為弗受也郕鼎者郕之所為也曰宋取之宋也以是為討之鼎也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郕大鼎也穀梁傳

秋七月杞侯來朝公穀作紀侯據九月入杞當從左氏

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左傳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表記

蔡侯鄭伯會于鄧此懼楚之始鄰國名

春秋彙存錄 卷一 五

九月入杞

公及戎盟于唐

冬公至自唐

告於廟也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白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左傳

此皆至之始義見隱六年公會齊侯盟于艾

三年

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廐

會於廐成昏于齊也左傳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為民紀者也故男

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莠麻如之何橫從其敵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坊記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為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公羊傳

案荀卿云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苟言必有所據可以補孔義之闕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杞公作紀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程子云食盡為異大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

義見前紀履綸來逆女

春秋彙存錄 卷一 六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譚三傳皆譚女為非禮

公會齊侯于譚

夫人姜氏至自齊

其不言輩之以來何也公親受之於齊侯也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穀梁傳

案穀梁此條以哀公所問為子貢之言疑屬沿說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有年

案胡傳云先儒說經者多列於慶瑞之門至程子以為記異此得於言意之表者也然未知合義與否

四年

春正月公狩于郎。此蒐狩之始。

書時禮也。左傳

狩者何田狩也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公羊傳

子曰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仲尼燕居

案於時合禮於地不合禮故錄左氏公羊之說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五年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於是陳亂文公于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

分散故再赴。左傳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已夫。論語

春秋義存錄 卷一 七

案趙氏匡曰左氏云再赴豈有正當禍亂之時而暇說使人赴告哉程文甲戌下當記陳佗作亂之事全簡脫之耳

孫氏曰闕文也諸侯未有以二日卒者也二說得之後夏五郭公義皆同

夏齊侯鄭伯如紀。左氏以為欲襲紀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作任

葬陳桓公

義見隱五年葬衛桓公後倣此

城祝丘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

軍號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

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

人曰陳亂民莫有鬪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

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為

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

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於緡焉命二拒曰旂動而鼓蔡

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

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

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

問左右。左傳

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公羊傳

案孫氏復云天子無敵非鄭伯可得仇也故曰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以尊之尊桓王所以甚鄭伯之惡也其說較勝胡傳惜乎孔義失傳莫可援引

春秋義存錄 卷一 八

大雩。大雩始此

冬州公如曹

六年

春正月寔來。程子云寔不反國故生名之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郕左公作成

秋八月壬午大閱

秋大閱簡車馬也。左傳

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

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何休公羊註

何休公羊註

何休公羊註

何休公羊註



蔡人殺陳佗

案朱子云此是夫子據魯史書之佳之秋君不見於經亦是魯史無之耳至討賊之義可與衛人殺州吁齊人執無觀參

九月丁卯子同生

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牛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父為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左傳

春秋義存錄

卷一

七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太視禋毘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於殯東几上哭降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小宰升舉幣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太宰太宗太祝皆禋毘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墮前北面祝立於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奠出太

辛命祝史以名徧告於五祀山川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

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太宰太宗從太祝而告於禩三月乃名

於禩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曾子問

案禮重嫡嗣君薨猶然生可知矣故備錄曾子問二條穀梁云疑故志之去聖人之義遠矣

冬紀侯來朝

七年

春二月己亥焚咸丘杜註火田也識盡物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案公穀謂失國生名似失之鑿與隱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義可參觀

八年

春正月己卯烝

春秋義存錄

卷一

三

天王使冢父來聘

夏五月丁丑烝

葬顯祀也志不敬也穀梁傳

孔子曰歸辭比事春秋敬也經解

案書春正月己卯烝於前其義目見春秋此類甚多舉一可推其餘

秋伐邾

冬十月雨雪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書遂始此張氏洽云天子雖無親迎之禮然祭公謀于魯則當復命于王今至魯而遂逆后紀蔡王配如此何以示正始之道哉傳義見隱二年紀履緌來逆女

九年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冬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太子初獻樂奏而歎

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左傳

義見桓二年  
杞侯來朝

十年

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穀梁傳

案穀梁之說未必合於孔義而王正月自應連屬下文胡傳駁之則文義俱失矣

春秋彙纂

卷一

三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工弗遇杜註衛侯與公爲會期中作更與齊鄭故公獨往而不相遇也

義見十二年  
及鄭師伐宋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案程子云持日來戰以三國爲主其惡也於義差近

十有一年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杜註三月而葬速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案書載始此公羊以祭仲爲知僅於義背矣

突歸于鄭

鄭忽出奔衛書奔如此

初祭封人仲是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爲卿爲公娶鄧曼生昭

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姑生厲公雍氏

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

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

丁亥昭公奔衛已亥厲公立左傳

案鄭忽不爵而名以未殺喪不稱君也  
義見僖九年里充綏其君之子矣齊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此內大夫會盟諸侯之始義見前無駁師師

公會宋公子夫鍾鍾公作堂

春秋彙纂

卷一

三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子淵

十有二年

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把公穀作紀曲池公作殿蛇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燕人杜註南燕大夫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案何氏依以躍爲僖子故削其葬非也躍非僖子直魯人不曾葬耳義見前滕侯卒

公會宋公子虛虛公作郊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子鮑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丙戌衛侯晉卒

曷為再日春秋故史也有所不革子曰其文則史其義則正猶取之矣春秋權衡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於句瀆之正杜註師宋成未可

知也故又會於虛冬又會於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於

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

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左傳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太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

哉論語

案鄭宋屢盟無信左氏專責宋未合

十有三年

春秋義存錄卷一公

重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

師衛師燕師敗績

三月葬衛宣公

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

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曾子問

案衛宣公葬於仲夷僖三十三年有襄敗秦師於殽義同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無冰

時煥也穀梁傳

案無冰之義雖失考而春秋之以周月紀事於此可見

夏五

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人者察其貌而不

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穀梁傳

案

案頁五之下脫月字闕文也義見前陳侯鮑卒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語殺作祭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春秋義存錄卷一公

重

乙亥嘗

機嘗也曰猶嘗乎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公羊傳

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明乎

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仲尼燕居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公蔡人在衛人下

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逵伐東郊

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為盧門之椽左傳

十有五年

春二月天王使冢父來求車

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左傳

義見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賈

三月乙未天王崩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山奔蔡案鄭伯使雍糾殺蔡仲謀而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許叔入于許許叔公弟隱十一年鄭入許使居許東闕至是乃入居位

公會齊侯于艾艾公作鄭緩作高

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

問之曰天子崩太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

曾子問

春秋彙纂

卷十

圭

邾人平人莒人來朝

義同前章氏仲舒曰為天王崩而相朝故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宋公上公有齊侯彙纂作修

會于袤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左傳

義同艾之會伐鄭則愈失正矣

十有六年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與二年公至自唐義可參觀

冬城向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案衛朔之奔公穀以為不奉王命左氏以為逐於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似得其實而義莫可考

十有七年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越會公穀作及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公闕夏字奚穀作郎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於陳秋蔡季自陳歸於蔡蔡人嘉之

左傳

春秋彙纂

卷十

圭

癸巳葬蔡桓侯

葬者稱公此其稱爵何稱爵者諫之於天子者也稱公者非諫

之於天子者也賤不諫貴幼不諫長生無爵者死無諡生有

爵者死有諡孔子曰諸侯相諫非禮也春秋權衡

案陳氏助曰其稱侯蓋蔡季之賢請諡於王也此劉氏說所本杜註謂稱侯謬誤失其義矣

及宋人衛人伐邾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案書朔不書日趙氏曰陳氏傳良皆以為闕文義見夏五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濰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公與與字

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

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於濊遂及文姜如齊齊侯

通焉公謫之以告左傳

孔子曰君子之道譬猶坊與夫禮之塞亂之所從生也猶坊之

塞水之所從來也故以舊坊為無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

舊禮無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大戴禮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為之坊民

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坊記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魯人告於齊曰

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

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左傳

春秋義存錄 卷一 公 一 毛

象曰夫子制義從婦凶也周易

案魯桓之賦補由文姜淫氏克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巳丑葬我君桓公杜註九月乃葬

春秋義存錄第一卷終

春秋義存錄第二卷

平湖後學陸奎勳輯 同里 門人郭世昌 同校

莊公名同桓公于在位三十有二年

周莊王四年歲元年在著雍困敦

春王正月

三月夫人孫于齊

夏單伯逆王姬逆左作送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築之外變之正也築之外變之為正何也仇讎之人非所以

接昏媾也衰麻非所以接升見也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

春秋義存錄 卷二 公 一

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為禮也穀梁傳

子夏問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曰寢苫枕干不仕

弗與共天下也遇諸朝市不反兵而鬪禮記

案魯莊忘父之讎為齊主昏雖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此錫命之始

案穀梁云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於義差近至

及天王朱子

王姬歸于齊

齊師遷紀邢鄆部此遷邑之始

二年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工

案於餘工公穀皆以爲邪  
也義同隱四年葬帥師

秋七月齊王姬卒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禚公作部

書姦也左傳

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饗

甚矣穀梁傳

子云好德如好色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爲民紀故男

女授受不親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

以此坊民民猶淫泆而亂於族坊記

春秋彙纂存錄 卷二 莊公 二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

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穀梁云惡其會仇讎而伐同  
姓也徐義見前無駭帥師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公穀皆謂改葬

秋紀季以郕入于齊

冬公次于滑滑公穀作郎

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

過信爲次左傳

子曰見義不爲無勇也論語

四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工享公穀作饗

子曰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穆侯而竊其夫

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坊記

案此條雖不爲文姜言而男  
女之不可交爵于義最合

三月紀伯姬卒

齊侯陳侯鄆伯遇于垂

紀侯大去其國

案穀梁云紀侯賢而齊滅之故不言滅而曰大去  
其國說猶近正公羊謂賢齊襄之復讎去義遠矣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秋七月

春秋彙纂存錄 卷二 莊公 三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禚公穀作部

五年

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義見自襄後會  
防會穀俱同

秋鄭黎來來朝鄭公作倪黎左作翠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三傳皆謂納衛剽

六年

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公穀作三月程子云善子突善王命也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秋公至自伐衛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俘公穀

此衛寶也則齊人易為來歸之衛人歸之也衛人歸之則其

稱齊人何讓乎我也其讓乎我奈何齊侯曰此非寡人之

力魯侯之力也公羊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

七年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夜穀作昔隕公作實

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曰星隕如雨

辛傳

春秋彙纂卷二四

案孔子之義在史文外公羊雖未得其傳而曾史之本名春秋可為一證

秋大水無麥苗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八年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杜註期共代郎也

甲午治兵治公作祠

春治兵于廟禮也左傳

子曰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仲尼燕居

案劉氏駁駁左氏以春治兵為非勝於廟為非地不可云合禮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此圍國之始

秋師還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戌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戌公

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倍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

孫無知有寵于僖公衣服禮秩如適稟公綽之二人因之

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聞公曰捷吾以女為

夫人冬十一月齊侯游于姑勞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

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

隊于車傷足喪屢反誅屢于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

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

請先入伏公而出闕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

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賴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弑之而

春秋彙纂卷二五

立無知初稟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

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左傳

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

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坊記

文官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

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

辯也周易

案前條之義為齊侯言也後條之義為齊侯言也兼之乃盡

九年

春齊人殺無知

義見衛人殺州吁



公及齊大夫盟于蔑陸公穀

夏公伐齊納糾左作納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德報德以直報怨論語

齊小白入于齊

子曰齊小白之有霸心生于其晉重耳之有霸心生于曹衛越

王句踐之有霸心生于會稽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

身而常遇者則志不廣庸知其終始乎家語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杜註九月乃葬故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九月齊人取于糾殺之

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

春秋左傳卷六

心焉乃殺子糾于生實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

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于高侯使相可也公

從之左傳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

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

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

知也論語

子路問于孔子曰管仲之為人何如子曰仁也子路曰昔管仲

說襄公公不受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不智也家

殘于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無慙心是無醜

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不忠也孔

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受公之閒也欲立子糾而不能不

遇時也家殘于齊而無憂色是知權命也桎梏而無慙心自

裁審也事所射之君通于變也不死子糾量輕重也夫子糾

未成君而管仲未成臣管仲裁度義不死束縛而立功名未

可非也召忽雖死過于取仁未足多也家語

案此二條雖為管仲發而糾之不當有齊義亦可見

冬浚洙

十年

春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二月公侵宋

三月宋人遷宿此遷國之始

春秋左傳卷七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舞殺作武此荆猶夏之始杜註以獻舞為蔡季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

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

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

舞歸左傳

孔子曰審我所以適人適人之所以來我也此之謂也荀卿子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此滅國之始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郕

秋宋大水

傳曰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害於衆庶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仁齋戒不修使民不時天加以災又遭君憂拜命之辱孔子問之曰宋國其亡幾矣弟子曰何謂孔子曰昔桀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王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過而改之是不過也韓詩外傳

冬王姬歸于齊

十有二年周莊王崩史不書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鄒杜註全節守義以終婦道賢之也

夏四月

春秋義存錄

卷二

八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捷公作接

十二年秋宋萬弑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太

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

奔毫南宮牛猛獲帥師圍毫左傳

義同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

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宋人

請猛獲于衛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貽陳人使婦

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左傳

義見衛人殺州吁而張氏治以受齊得賂責陳持論亦正

十有三年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齊侯毅作齊人此齊桓圖伯之始

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左傳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

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論語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同上

上

夏六月齊人滅遂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公毅皆美齊桓之信

春秋義存錄

卷二

九

十有四年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夏單伯會伐宋

春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左傳

宋諸儒以元年單伯遣王姬皆謂單伯為魯卿愚謂齊桓圖霸必假王命而後宋服當從左氏義見北杏之會第一

條

秋七月荆入蔡

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媯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

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

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

伐蔡秋七月楚入蔡左傳

義 敗蔡師于莘 十年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十有五年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夏夫人姜氏如齊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鄭 <small>鄭公作見</small>	鄭人侵宋	秋諸侯爲宋伐鄭鄭人間之而侵宋 <small>左傳</small>	冬十月	十有六年	春秋義存錄 卷一 莊公	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small>南北爭鄭於是始</small>	秋荆伐鄭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	于由 <small>公作公會許男下公穀有曹伯義同北</small>	邾子克卒	十有七年 <small>周僖王崩史不書</small>	春齊人執鄭詹 <small>詹公作詹</small>	夏齊人殲于遂 <small>殲公作殲</small>	秋鄭詹自齊逃來
------------------	----------------	------	----------------	---------	-------------------------------	------	----------------------------------	-----	------	-------------------	------	----------------------------------	------	--------------------------	-----------------------------------	------	-----------------------------	----------------------------	----------------------------	---------

案張氏洽云國因亡逸齊之罪也失節辱國之罪也 乃建地主魯之罪也罪及魯可也罪齊似未合義	冬多麋	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夏公追戎于濟西	不言其來諱之也 <small>左傳</small>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	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small>孟子</small>	案齊侯不能預備去乃進之與 伯二十六年追齊師至鄆後同	秋有蜚	冬十月	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small>程子云同盟而往盟爲違事</small>	夫人姜氏如齊 <small>杜預云父母之國而往書</small>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二十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夏齊大災	案齊大災者魯往弔災 也義見十一年宋大水	秋七月
---	-----	------	----------	---------	---------------------------	--------------------------	--	------------------------------	-----	-----	------	------	-----	---	----------------------------------	-------------	-----	------------	------	------------------------	-----

冬齊人伐波成穀作

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春晉命于弭鄭伯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惠王立二年自晉

門入號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莊王及五大夫

于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原伯曰

伯效尤王子頹享五大夫及偏舞其亦將有咎五月鄭厲公卒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春秋義存錄案王隱云鄭伯有納王之功不免為厲者其始以昭

春秋義存錄案王隱云鄭伯有納王之功不免為厲者其始以昭

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肆大青齊公作省

仲弓問于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

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

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

禮齊之其次以政事道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變道

之弗從傷義而敗俗于是乎用刑矣顧五刑必即天倫行刑

蜀則輕無赦家語

程子云大青而肆之其失可知凡赦何帝及得善人諸葛

亮在蜀十年不赦審此兩程說最近于義附錄家語之說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案高氏曰云姜氏被逐胤胤得葬宗廟今也云亡難以子  
母之故不忍棄絕則葬之足矣又別錄曰文不復繫于桓  
公自是魯國從而效尤凡夫人之死皆為  
之別立諡大夫春秋之有此條於義近矣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御公殺作禦公

夏五月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

冬公如齊納幣納幣不書此何以書禮何禮爾親納幣非禮也公羊傳

二十有三年

春公至自齊

春秋義存錄案王隱云鄭伯有納王之功不免為厲者其始以昭

祭叔來聘

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穀

祭非無臣也不達于春秋所以正上下之禮也孔子曰大夫具

官祭辭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此之謂也春秋意林

案王之卿士六命而後賜官始得自置其臣以治家

邑謂之具官祭叔王之下大夫也故以具官為非禮

夏公如齊觀社

公至自齊

荆人來聘楚交中

公及齊侯遇于穀

蕭叔朝公

秋丹桓公楹

禮天子諸侯黜陟大夫舍士難丹楹非禮也穀梁傳

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稱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二十有四年

春王三月刻桓宮楨

禮天子之樹斷之幣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樹斷之幣之大夫

斷之士斷本刻楨非正也穀梁傳

義同丹桓公楹

春秋義存錄

卷二

南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秋公至自齊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戊寅大夫宗婦觀用幣

公使宗婦觀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

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修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

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

乎左傳

孔子曰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別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昏禮

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男女既別夫婦既明

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家語

大水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杜註羈蓋曹世子赤則曹僖公也

郭公

義同夏五案孫氏覺王氏克寬以公字為亡字之訛趙氏匡蘇氏載皆以為闕文今從之

二十有五年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孔子曰三日齊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郊特牲

案此係謂魯鼓日之失禮也一日即朔日凡日食天子作鼓于社諸侯鼓于朝今鼓于社僭也凡天災有幣無牲今

春秋義存錄

卷二

主

用牲非禮也天子微言之故曰不敬爾厥後魯人于二日伐鼓于社愈失之矣

伯姬歸于杞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冬公子友如陳此兩大夫出聘之始亦季氏專國始事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論語

二十有六年

春公伐戎公闕春字

夏公至自伐戎

曹殺其大夫

冉有問于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于大夫然則大夫犯罪

不可以加刑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厲

之以廉恥之節也故古之大夫有坐不廉污穢而退放之者  
 不謂之不廉汙穢而退放則曰簞簋不飭有坐淫亂男女無  
 別者不謂之淫亂男女無別則曰帷幕不修也有坐罔上不  
 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罷軟不勝任者  
 不謂之罷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有坐干國之紀者不謂  
 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名矣  
 而猶不忍斥然正以呼之也既而為之諱所以愧恥之是大  
 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而譴發則曰冠帶襪履水加劔  
 造乎闕而自請罪有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加之也其有大  
 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若不使人撻引而刑殺曰  
 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  
 春秋義存錄 卷二 去  
 不失其罪者教使然也 宋語  
 此專殺大夫之  
 始後義略同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案胡傳云受女之過而不節以禮春秋  
 所禁也義見僖三年杞伯姬來朝其子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洹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 左傳  
 義見僖公  
 季友如陳

冬杞伯姬來  
 晉慶來逆叔姬  
 杞伯來朝 莊公紀叔姬  
 孟王所襲  
 公會齊侯于城濮  
 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 左傳  
 義同單伯  
 會伐宋  
 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貽而還 左傳  
 義同六年齊  
 人來歸衛俘  
 夏四月丁未邾子貆卒  
 春秋義存錄 卷二 去  
 秋刑伐邾  
 公會齊人宋人救邾 宋人下公有邾婁人  
 此救邾制楚之始  
 冬築郿 郿公敘  
 作設  
 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  
 冬饑滅孫辰告糴于齊 左傳  
 魯饑滅文仲官于嚴 漢許  
 莊 公曰夫為四隣之援結諸侯之信  
 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為諸名器藏寶  
 財固民之珍聘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公  
 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辰  
 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為選事  
 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

卹民之思是以剛求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慈病也在上者

不卹下居官而情非事君也文仲以豎玉弊如齊告糴

曰天災流行戾于敝邑饑饉薦降民庶幾卒大懼殄用公

太公之命祀職實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敝器

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救敝邑使能共職豈惟寡君與二

三監實受君賜其周公太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

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

秋孫叔齊歸于齊孔子曰君子為國必有三年之積一年不熟

乃謂之君之璫也

二十有九年

春新延廬

春秋義存錄

卷二

九

新延廬者何修舊也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凶年不

修公羊傳

孔子在齊齊大旱春饑景公問于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凶年

則乘駑馬力役不興馳道不修所以幣玉祭祀不懸祀以下

牲此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也

凡歲儀而與

夏鄭人侵許

秋有蜚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城諸及防

書時也凡土功能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

裁日至而畢

案此段曰凡書土功雖特非善之也愈於非時者爾程子於城中正以爲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斯得義之正矣

三十年

春王正月

夏歸大于成

秋七月齊人降鄆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齊人伐山戎

春秋義存錄

卷二

九

山戎伐燕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命燕君納貢于周

諸侯聞皆從之

齊桓公將伐山戎孤竹使人請助于魯魯君進羣臣而謀皆曰

師行數千里入蠻夷之地必不反矣於是魯許助之而不行

齊已伐山戎孤竹欲移兵于魯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又

伐遠而還誅近隣隣國不親非霸王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

寶器者中國之所鮮也不可以進周公之廟乎桓公乃分山

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明年起兵伐莒魯下令丁男悉發五

尺童子皆至孔子曰聖人轉禍爲福報怨以德此之謂也

苑

三十有一年



齊築臺于郎

見城工役  
于許于泰齒同

夏四月薛伯卒

築臺于薛杜註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秋築臺于泰杜註

冬不雨

三十有二年

春城小穀范註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叔牙欲立慶父故季友仇之而立其後

春秋義存錄 卷二 公

季友之除惡也于未形君子以為賢于誅孔子曰大夫強而君

殺之義也自三桓始也此之謂也 春秋劉氏傳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公教作乙未

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闕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

公生子般焉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圍

人祭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 左傳

案子般稱卒諱之也義見隱十一年公薨廢稱名未

沒喪不稱君也義見僖九年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公子慶父如齊此內大夫

案穀梁謂慶父實奔而諱之杜註謂無君而假起告以行

皆不足據蓋閔公者哀姜姊叔姜之子慶父稱其功而立

之以徐圖廢置劉氏微謂慶父如齊真告立君而非假其

說是也至慶父之上其位僅祿成其狀齊立之禍義見二

齊人殺師

伐於餘工

秋伐邢杜註

閔公名敗方史記諱敗作

周惠王十六年

春王正月

齊人救邢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義見隱五年葬衛桓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季子來歸

春秋義存錄 卷二 公

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

于郎以待之季子來歸嘉之也 左傳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周易

案王氏元杰釋此條引易

冬齊仲孫來為慶父說

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

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

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

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

難而親之親有禮固重固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左

傳

孔子曰唯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  
去其禮禮通

二年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世註陽國名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夏吉禘于莊公速也左傳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貴天下也其如示視諸

斯子指其掌論語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

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禮運

案河傳云魯禘非禮禘言吉者喪未三年行之太早也于莊公者方祀于寢非官廟也一舉而三失禮焉可以補未

春秋義存錄卷二 昭公

義之

秋八月辛丑公薨

初公傳奪卜南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齋賊公子

武闕左傳

義同隱十一年公薨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

成季以倍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

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

也乃饒聞公哀姜之節以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

子哀姜哀姜欲立之聞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

齊人取之之子以共仲倍公請而葬之左傳

義見後夫人姜氏喪于夷齊人以歸

冬齊高子來盟昭立信公

十有二月狄入衛

鄭棄其師

案鄭詩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而不能遠使克將兵禦狄于境陳其師旅期期河上久而

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詩序足補孔義之闕

春秋義存錄第二卷終

春秋義存錄卷二 昭公

重

春秋義存錄第三卷

平湖後學陸奎勳輯 崑山門人徐 傳毓于山 同校 經子常

僖公 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在位三十三年

周惠王十八年 歲在元默閏戊 元年

春王正月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左傳曹伯說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夷公作陳

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

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

災討罪禮也 左傳

春秋義存錄 卷三

義同閏元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夫人薨于夷則齊人曷為以歸桓公召而縊殺之 公羊傳

魯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獄有所歸季氏不探其情而誅焉

慶父親殺閔公季子綏追逸賊春秋以為親親之道也魯哀

姜薨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以為過也 史記鄭陽傳

案齊桓之殺哀姜於義未得云過

楚人伐鄭 史記此條蓋即左氏已甚之說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 榿公作榿

九月公敗邾師于榿 榿公作榿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挈 鄆公作挈

冬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鄆獲莒子之弟挈公賜季友汶

陽之田及費 左傳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論語

案趙氏與權云敗莒有功季氏專制之形兆此其義見前公子友如陳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二年

春王正月城楚丘

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不書所會後也 左傳

案左氏美齊桓云邢遷如歸衛國忘必後阿元年城邢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虞師晉師滅下陽 公作作吳陽晉見始此

春秋義存錄 卷三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

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

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

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

輪伐鄭三門冀之既病則亦惟君故今虢為不道保於逆

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於虢虞公許之且

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

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 左傳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論語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公作貫

冬十月不雨

楚人侵鄭

三年

春王正月不雨

夏四月不雨

徐人取舒

六月雨

杜註周六月夏四月於播種五稼無損宋李氏曰一經書雨此爲特筆惡雨災信公之辭而喜亦書史贊文耳於聖人之發無涉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楚人伐鄭

四年

春水災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

遂伐楚次于陘

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

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

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

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

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

無以綰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

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

濱師進次于陘

夏許男新臣卒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

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

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微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

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

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

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子曰齊桓公正而不誦

齊人執陳轅濤塗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弱若出於

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

齊侯許之中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

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其資糧靡屨其可也齊侯說與

之虎牢執轅濤塗

齊桓挾賢和之能用大國之資卽位五年不能致一諸侯於柯

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鄆幽之會是也尚未

能大合諸侯至於救邢衛之事見存亡繼絕之義而明年遠

國之君畢至貫澤陽穀之會是也故曰親近者不以言召遠

者不以此使其效也其後矜功振而自足而不修德故楚人

滅弦而志勿憂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功未成志已滿矣故

曰管仲之器小哉此之謂也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八月公至自伐楚

葬許穆公穆公作穆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

陳茲公作慈

冬叔孫戴伯叔牙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

此叔孫氏之始義見前無駭師師

五年

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

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殯一

薰一猶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姊生

春秋義存錄

卷三

五

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

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

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

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

謂太子子辭君必辨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

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

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

新城姬遂謂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晉侯

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左傳

曷為直稱晉侯以殺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公羊傳  
傳曰棄法律遂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說曰火南

方揚光輝為明者也其於王者南而嚮明而治書曰知人則

哲能官人故堯舜舉羣賢而命之朝遠四佞而放之野孔子

曰漫潤之謂庸受之訴不行焉可謂明矣洪範五行傳

杞伯姬來朝其子

孔子曰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是故無專制之義

有三從之道幼從父兄既嫁從夫夫死從子言無再醮之端

教令不出于閨門事在供酒食而已無闔外之非儀也不越

境而奔喪事無擅為行無獨成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豈

不遊庭夜行以火所以效匹婦之德也朱語

夏公孫茲如牟杜註因虜而娶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公

春秋義存錄

卷三

六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軍周也秋諸侯盟左傳

王將以愛易世子諸侯莫知以爭則不可以諫則不得桓公會

世子于首止而諸侯以睦天王以尊後嗣以定故孔子曰正

而不諂此之謂也春秋權衡

子云雖有至有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剛考道以無失表記

鄭伯逃歸不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楚闕穀於莧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于齊皆弦

案楚滅國始此義見齊人執陳轅濤塗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

必從之晉不可假寇不可翫一之為甚其可再乎諺所謂

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

害哉戰時曰人伯虞仲太主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

欽什叔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

將猶是滅何憂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

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惟偏乎晉獻公殺桓莊之族親以

寵偏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

春秋義本錄 卷王

七

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

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

累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

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

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

甲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

何時對曰童謡云丙之辰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旌

鷄之實賁天策煒燁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

交乎丙子日在尾月在策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

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

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賂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

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義見前 滅下陽

六年

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秋楚人圍許楚國中

諸侯遂救許救許也

冬公至自伐鄭

七年

春齊人伐鄭

寔小邾子來朝杜預注之別

春秋義本錄 卷王

八

鄭殺其大夫申侯轅濤也怨申侯勸城其囂

夏鄭殺申侯以說於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左傳

子曰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論語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欵鄭世子華盟于甯母叔作

曹伯班卒班公

案齊卒不書曰闕文

義見前陳侯鄭卒

公子友如齊此內大夫

冬齊曹昭公

八年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欵盟于洮鄭伯乞盟陳世子欵下公

夏狄伐晉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義見吉禘於莊公左傳以夫人為哀姜按葬既稱小君哀姜此不宜混稱夫人劉向以為成風是也范氏謂欲尊其母實舉其史特論其正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案吳氏澄曰惠王去冬有疾今冬十二月乃崩蓋以左氏崩於七年閏月之說為妄也徐彙見隱三年天王崩

九年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公毅作三月御公毅作禦

夏公會于葵丘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

有事于葵丘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

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

春秋左傳卷九

卷三

九

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

不遠顔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

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左傳

義同首止之會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按喪服小記云婦人葬而不殯於義差近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

雍衆毋訖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妾毋使婦人與國事

義同

前會

甲子晉侯詭諸卒

公作甲戌詭左作詭

九月晉獻公卒里克卒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

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

夫其若之何荀息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

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

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

將殺奚齊先告荀息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之隙之子將何如荀

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

以貳能欲復言而變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

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

左傳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殺公作弑

春秋左傳卷九

卷三

十

冬十月里克殺奚齊於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

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

月里克殺公子卓於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

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

左傳

子云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

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弑其父者

坊記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論語

十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此朝齊之始

秋減溫溫子奔衛

春秋減溫溫子無信也蕞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



之王不救故滅蕪子奔衛左傳

義見桓十二年及鄭師伐宋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卓公作卓子杜註弑卓在前年以今春書從赴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盟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

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

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與

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于是不鄭聘于

秦且謝緩賂故不及左傳

案朱子云晉殺其大夫不以弑君之罪討之也愚謂此亦據史文立論耳

春秋彙存錄

卷三

十一

秋七月

冬大雨雪雪公作雹

案趙氏鵬飛曰非大雪之時而大雪常寒之謂也洪範曰時之不能建皇極也於義差近

十有一年

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義見莊一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秋八月大雩

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

黃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

能害我夏楚滅黃左傳

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

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楚伐江滅黃

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穀梁傳

孔子曰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家語

案不書出奔者死於其位也後楚人滅江義同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杵公作處

春秋彙存錄

卷三

十二

十有三年

春秋侵衛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爲戎難故諸侯戊周

齊仲孫湫致之左傳

義見秋刑盟首止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

春諸侯城緣陵

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左傳

子曰大通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已大人

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設制度以立

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爲已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禮記

餘義見元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鄆子來朝

鄆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鄆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

朝左傳

義見五年紀伯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左傳

春秋彙存錄 卷三 十三

孔子曰存亡禍福在已而已天災地妖不能殺也昔殷王帝辛

得生焉於城之隅占者曰小而生巨國家必社帝辛喜不治

國家亢暴極甚外寇乃至遂亡殷國此逆天之時詭福而反

得禍也殷王武丁之時刑法弛廢桑穀共生于朝七日而大

拱占者曰桑穀野物也而生於朝意朝亡乎武丁恐駭側身

修行與滅國繼絕世舉逸民三年之後遠方之君重譯來朝

者六國此迎天之時詭禍而反得福也故妖孽者天之所以

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妖孽不勝善政惡

夢不勝善行說苑

秋侵鄭

冬蔡侯辟卒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楚人伐徐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

于匡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陳公伯率

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左傳

見前無與師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杜註厲

八月螽

春秋彙存錄 卷三 十四

九月公至自會

季姬歸于鄆

已卯晦震夷伯之廟夷伯即司

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惡焉左傳

象曰海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易象傳

冬宋人伐曹

楚人敗徐于棠林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秦見之始亦晉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承於

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以

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銳略南及華山內

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仇秦輸之粟秦仇晉閉之糧故秦伯伐晉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聞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飢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忘秦舊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况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刻猶吾憂也苟刻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渾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慢諫違下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申麻御韓簡就射爲右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左傳

春秋義存錄

卷三

主

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表記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隕石是月六鵠退飛過宋都隕石公作

作鵠

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鵠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與

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

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

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

故也左傳

義見沙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

秋七月甲子公孫蒍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

淮杜註淮水

十有七年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杜註英氏

夏滅項杜註

案左傳以爲魯滅公穀皆以爲齊滅衆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義同陽

九月公至自會

春秋義存錄

卷三

主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贏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

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

孝公葛麻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孫咎

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有寵于衛共姬因寺

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

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

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泄辛巳

夜殞左傳

齊桓公閭門之內懸樂奢泰游抗國之修於天下不見謂修然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五伯長是亦無他故焉知一政于管

仲也是君人者之要守也知者易爲之興力而功各素大食是而孰足爲也故古之人有大功名者必道是者也喪其國危其身者必反是者也故孔子曰知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無狂乎此之謂也荀卿子

子思問於夫子曰假聞夫子之詔正俗化民之政莫善于禮樂也管子任法以治齊而天下稱仁焉是法與禮樂異用而同功也何必以禮樂哉子曰堯舜之功百世不輟仁義之風邈也管子任法身死則法息嚴而寡恩也若管子之智足以定法材非管子而專任法終必亂成矣孔叢子

十有八年

春秋義存錄

卷三

七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宋公下公有會字杜註納孝公

夏師救齊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甌齊師敗績

秋救齊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杜註孝公立而後得葬

冬邾人狄人伐衛

冬邾人狄人伐衛圍苑囿衛侯以國讓其父兄子弟及朝衆

曰苟能治之煨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營壘狄師還左傳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論語

案趙氏臧氏曰秋稱人便文爾殺梁以兩入爲善救齊胡傳因之於義疎矣

十有九年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宋襄公伯始此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公作宋人說

鄆子會盟于邾已酉邾人執鄆子用之

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于次睢之社杜註水次有妖神欲以屬東夷左傳

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論語

秋宋人圍曹

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

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後伐之因墨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

春秋義存錄

卷三

八

伐人若之何蓋姑內省德乎無關而後動左傳

類同訓子貢曰吾聞諸夫子身不用禮而望禮於人身不用德而望德於人亂也夫子之言不可不思也家語

衛人伐邾

衛人伐邾以報苑囿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

甯莊子曰昔周飢克殷而年豐今邾方無道諸侯無伯天

其或者欲使衛討邾乎從之師與而雨左傳

案俞氏臧氏曰此報復之師也左氏以爲天意師與而雨不亦誣哉義見前宋人伐邾圍長葛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公作公會此魯及諸侯盟楚之始

梁亡

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

而弗堪則曰其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  
秦遂取梁左傳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  
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  
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  
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孟子

子曰邇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民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  
諫苑

二十年

春新作南門

書不時也凡啟塞從時左傳

春秋彙存錄

卷三

尤

書新作南門誠用力於所不當為也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  
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春秋

案春為不時義同城中工新作為改制義見魯人  
為長府後定二年新作南門及兩觀義俱從此

夏郕子來朝杜註鄭姓國鄭  
無云南鄭也

五月乙巳酉宮災

鄭人入滑杜註滑姬姓國張氏治云此  
天王出居于鄭之始發也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冬楚人伐隨隨與楚盟見左傳桓八年  
莊四年至是叛楚故伐之

二十有一年

春秋侵衛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春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

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左傳

義見後  
會孟

夏大旱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

孟公作霍穀作  
考楚辭子始此

秋諸侯會宋公于孟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

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左傳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

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

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金之

春秋彙存錄

卷三

三

或擊之立心勿恒凶易繫傳

冬公伐邾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楚臣之  
見始此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二十有二年

春公伐邾取須句句公  
作駒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鄭如  
楚故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

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

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

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邪小  
德萬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

我師敗績邾人獲公曹縣諸魚門左傳

義見莊十年朔  
敗蔡師于莘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曰諫曰天之棄商久矣

君將與之弗可救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人既成

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

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

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左傳

案黃氏仲炎曰宋襄自執勝明節以失人心爲楚所執今乃不量力而開以僥倖于萬一衆敗身夷不亦宜乎其說

春秋彙存錄

卷三

三

良允餘義  
見前會孟

二十有三年

春齊侯伐宋圍緡緡殺

討其不與盟於齊也左傳

案莊公之伐宋實利己之德乘其敗而討之也義同晉侯伐秦伯戰于綿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茲父

秋楚人伐陳

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

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

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左傳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

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  
得仁論語

子曰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禮

運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子曰憂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論語

案杞稱子左傳以爲從夷不若莊莊時王所然之說爲優

二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是月秦納晉文公二月殺

娶秋伐鄭王使如鄭請滑鄭不聽命遣類叔以狄師伐鄭立狄女隗氏爲后

春秋彙存錄

卷三

三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於母弟寵子帶太叔帶通

緡之類叔懼狄之怨已遂奉叔帶以狄師攻王鄭在鄭地汜敢告叔父臧文仲對

曰天子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於晉

三月晉侯使左師逆王四月王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溫殺之于黑城使左鄆父告於秦天子

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天子內服降名

禮也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汜而後

聽其私政禮也左傳

孔子曰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

法亂紀禮運

子云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為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

階卽位于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坊記

以天王而出居于鄭必有失其道而見逐于其臣者而以自出

爲文何哉孔子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此春秋所以正本

也鑒戒昭矣程學春

晉侯夷吾卒

晉惠以二十三年九月卒杜註晉文定位而後告故書于今年

二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公穀謂滅同姓故名朱子云疑傳寫之誤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蕩伯姬見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

春秋義存錄

卷三 隱公

三

宋殺其大夫

義同莊二十六年曾殺其大夫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衛人平莒於我十二月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

左傳

義見元年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

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速公作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

鄆公穀作鄆弗左作不

義見莊十八年公追戎於齊西

夏齊人伐我北鄙

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

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

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磬野無

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

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

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

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卽位諸侯之望曰其

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

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春秋義存錄

卷三 隱公

三

孔子曰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約貨去怨輕財不置蓋柳下惠之

行也家語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論語

衛人伐齊

公子遂如楚乞師

此乞師之始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夔公作夔

冬楚人伐宋圍緡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凡師能左右之曰以真桓公子雍于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

楚申公叔侯戍之

左傳

公至自伐齊

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未得手取穀也曷為未得手取穀曰  
患之起必自此始也公羊傳

魯內虛而外乞師以犯強齊會齊侯昭卒晉文行霸幸而得免

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何休公羊註

二十有七年

春秋子來朝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史記昭卒弟湣殺昭子而自立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杜註三月而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義見前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春秋義事錄卷三

一

楚子將圖宋使子文治兵於睢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後

治兵於為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

文飲之酒為買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

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

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

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

之有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

施救患取威定伯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晉而新晉

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於被廬

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臣亟問其言矣說禮義而

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義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其

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卻縠

將中軍卻縠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

衰為卿讓於樂枝先軫使樂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

御戎魏犢為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于犯曰

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

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宜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

之信伐原在十五年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後其辭公曰可矣

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

執秩以正百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成卿宋圍一戰

而伯文之教也左傳

孔子曰上與讓則下不爭明讓不與下必爭也

春秋義事錄卷三

美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二十有八年

秦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秦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

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郤穀卒原軫將中軍晉臣佐下

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欽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

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衛侯出居於襄牛

左傳

案侵曹衛以救宋用先軫報施之  
謀也義見前宋人伐鄭國長葛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楚人救衛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昇宋人

晉侯圖曹門焉多死曹人口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與人之謀

日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克懼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

其克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傷負羈而

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傷負羈之宮而免其

族報施也前出亡在曹僞負魏犢頑頡怒曰勞之不圖報

於何有獲倍負羈氏魏犢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

問且視之病新殺之魏犢晉曰君之靈不有

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頑頡以徇於師立舟

之僞以爲戎有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

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

春秋義存錄 卷三 三

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

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

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昇宋人 左傳

延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楚子入居於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

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

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

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

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勞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

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

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

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

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

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

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

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

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

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

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

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

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

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

春秋義存錄 卷三 三

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楚師背鄢而

舍晉侯患之聽與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

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出

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樂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

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

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

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此爲大夫退

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

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鞞鞞執鞞晉侯登有莘

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

己巳晉師陳於莘北晉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

放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  
晉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  
旆而退之欒枝使與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卻縠以  
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  
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  
西而還左傳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城濮召咎犯而問曰楚眾我寡奈何而可  
咎犯對曰臣聞縶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君  
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  
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詐偽之道雖今  
偷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敗楚人于城濮

春秋義存錄

卷王

三

反而為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  
其言而賞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  
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  
乎孔子聞之曰臨難用詐足以却敵反而尊賢足以報德文  
公雖不終始足以伯矣呂氏春秋

孔子曰昔者晉文公與楚戰大勝之燒其草火三日不息文公  
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而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  
能以戰勝安者惟聖人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吾是以憂  
也此得志而恐驕也韓詩外傳

楚殺其大夫得臣

衛侯出奔楚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晉文公會  
於是乎盟

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於踐土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  
師為楚師既收而懼使子人九行成於晉晉欒枝入盟鄭  
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於王駟  
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已酉王享醴命晉侯  
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  
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三  
南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逃王  
惡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  
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

春秋義存錄

卷王

三

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要  
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陳其師  
無克祚國及其元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侯  
是役也能以德攻左傳  
與齊桓首止葵正  
之會義可參觀

陳侯如會

公朝于王所

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穀梁傳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廟冕而出視朝命視史告  
于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道而出告者五日  
而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曾子問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

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

於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

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

效罔不協之故用昭乞盟於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

社稷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淪此盟以

想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

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

獸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問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

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獸犬走出公使殺之

春秋義存錄

卷三

三

元咺出奔晉

義見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陳侯欲卒

狄杞伯姬來

公子遂如齊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與諸侯會如此

冬會于溫討不服也

天王狩于河陽

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

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

案此特筆也改魯史之舊文孔子自言之矣

壬申公朝于王所

義見前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鉞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衛侯

不勝殺士榮與鉞莊子謂甯俞思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

京師真諸深室甯子職納橐籥焉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

及也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諸侯遂圍許

春秋義存錄

卷三

三

曹伯襄復歸于曹

二十有九年

春介葛盧來

公至自圍許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有公字翟

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秦小

子慈盟于翟泉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葬之也

在禮卿不公會侯會伯子男可也

案陳氏傳良曰此晉初以大夫盟王子也何也踐土之役

王子虎不書殺盟今以大夫盟王子文公之志荒矣義見

莊二十五年

公子友如陳

秋大雨雹

冬介葛盧來

三十年

春王正月

夏秋侵齊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

晉人秦人圍鄭秦晉之怨始此

介人侵蕭蕭宋附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公子遂如京師此聘周之始

遂如晉此聘晉之始

春秋彙纂卷三

三十有一年

春取濟西田公子遂如晉

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

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

洮以南東傳于濟盡曹地也襄仲如晉拜曹田也左傳

義見隱十年

取衛取防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

常祀而卜其牲曰牛卜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

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左傳

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

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禮運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

其私褻事上帝是以不犯日月不違卜筮表記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義同杞伯姬求刺其子

狄圍衛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

祀相奪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鄭何事

相之不享于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

春秋彙纂卷三

命祀請改祀命左傳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論語

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捷公作拔

衛人侵狄

秋衛人及狄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於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人

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壑之必大捷焉杞子

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

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  
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為鄭必知之勑  
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  
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  
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  
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  
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  
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左傳

子曰晉文公諱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諱 論語

案列晉文於齊桓之上見王降而霸霸衛亦通降也此條之義當為晉侯重耳卒而發

三十有三年

春秋左傳卷三

壹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敗秦下左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

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樂枝曰未報秦施而

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

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橫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

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逸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

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

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文嬴請三帥曰

彼實搆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

就戮於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  
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  
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  
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  
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累臣寡鼓使歸就戮於秦寡君  
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  
伯紫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  
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左傳

癸巳葬晉文公

義見桓十三

春秋左傳卷三

貳

秋侵齊

公伐邾取訾婁 管婁公作婁

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 左傳

義見前宋人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義同公子遂

晉人敗狄于箕

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白狄子先軫

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敵師死焉

狄人歸其元面如生 左傳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論語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乙巳公薨于小寢段梁云小寢非正也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隕公作實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隕霜不殺草何爲

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李梅

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人君乎韓非子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詩賦于楚

春秋義存錄第三卷終

春秋義存錄

春秋義存錄第四卷

平湖後學陸奎勳輯

文公名興僖公子在位十有八年

周襄王二十六年歲在癸未協洽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公有朔宇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杜註七月而非殺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義見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晉侯伐衛

春秋義存錄

叔孫得臣如京師杜註得臣叔牙孫

衛人伐晉

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于戚左傳

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于戚此大夫特會諸侯之始義見前公子友如陳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頤頤公殺作晃

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

也而又多變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遽

日而射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

太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

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

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

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

圖戍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王縊諡之曰靈不順

曰成乃順穆王立以其爲太子之室與潘崇使爲太師且

掌環列之尹左傳

義同齊無知執其  
君諸兒後一條

公孫敖如齊

二年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

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鞠居爲右甲子及秦

春秋義存錄

卷四

二

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戰于殺也晉

梁弘御戎萊駒爲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

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曠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

遂以爲右其之役先軫之而立續簡伯狼曠怒其友曰

盍死之曠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汝爲難曠曰周志

有之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

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

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

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曠於是乎君子怒不作亂而

以從師可謂君子矣左傳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論語

餘義見前宋人  
伐鄭圖長葛

丁丑作僖公主

書不時也左傳

案禮既葬作主于墓時因述祀有前議論未定  
故援於作主也義見後大事于太廟齊僖公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盟始此

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

公以恥之左傳

子曰君子慎以避禍篤以不拚恭以遠恥表記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公穀作  
垂隴

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隴晉討衛

故也陳侯爲衛請成於晉執孔達以說左傳

春秋義存錄

卷四

三

此大夫主盟之始義  
見前公子友如陳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恒陽厥極憂孔子曰君

子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詩曰

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言上號令不順民心虛譁憤亂則不能

治海內失在過差故其咎僭刑罰妄加如羣不附則陽氣勝

故其罰常陽也旱傷五穀則有寇難上下俱憂故其極憂也

洪範五  
行傳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齊僖公

秋大事于太廟齊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

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齊聖賢明也

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  
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鮪湯不先契  
文武不先不啻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  
春秋匪懈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  
稷親而先帝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  
禽廢六關安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  
也左傳

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禮器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公子遂如齊納幣范註齊制未畢而納幣非禮也

三年

春秋義存錄 卷四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沈沈潰沈與國

此大夫主兵之始義見前無駭傳師入極

夏五月壬子虎卒公殺以壬子虎爲叔服訖

秦人伐晉此秦霸之始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

殺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左傳

義同彭衡之戰後倣此

秋楚人圍江

雨螽于宋

秋雨螽于宋陳而死也左傳

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傲也用水  
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故無  
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飢妖孽之疾禮運

後凡書螽義倣此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公殺無以字晉大夫陽師始此

四年

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其曰婦姜爲其禮成乎齊也穀梁傳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

春秋義存錄 卷四

樂忘廟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于廟成婦之

義也曾子問

狄侵齊

秋楚人滅江

義同僖十二年楚人滅黃

晉侯伐秦

衛侯使甯俞來聘

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

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

王宴樂之于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

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



矢干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脫之其敢干大禮

以自取戾左傳

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期金樓子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義見儀八年禘子太廟用致夫人

五年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賵常事不書惟賵仲子成風特書之則遂命爲夫人也春秋之

初猶以爲非常事宜之敬羸襄之定姒昭之齊歸雖命爲夫

人不復書矣孟子卒不赴於京師孔子曰夫人之不命於天

子自昭公始也陳傳良春秋後傳

春秋彙纂卷六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王使召伯來會葬召伯名穀

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郛郛楚

秋楚人滅六六楚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

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行父季友孫

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於陳且娶

焉左傳

義同公子友如陳

秋季孫行父如晉

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

子曰備潔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左傳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論語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怨同上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驩公作謹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

葬晉襄公杜註三月而葬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射姑作夜

春秋彙纂卷七

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賈季使

續鞠居殺陽處父十一月晉殺續鞠伯賈季奔狄左傳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易爲出奔射姑殺也射姑殺

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其漏言奈何君將使射姑將

陽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於是廢將陽處父

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

使將射姑怒出刺陽處父於朝而走公羊傳

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

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易繫傳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

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左傳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論語

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諸侯皮弁聽朔重子朝也然後服之玉藻

七年

春公伐邾

三月甲戌取須句

遂城郛

義見前諸侯城郛後凡懼敵而城者倣此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穀作王臣

宋人殺其大夫

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樂豫

春秋義存錄

卷四

八

爲司馬鱗雖爲司徒公子蕩爲司城華御事爲司寇昭公

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

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况

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

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

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於公宮六卿和公

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

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左傳

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云此令

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病坊記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秦公作貳奔上有以師字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難

事在僖公二十四年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

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寶此出

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

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

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

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

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

戎津爲右及董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寶也不受寇也

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

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摩食潛師

春秋義存錄

卷四

九

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

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

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

必子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爲賦板之三

章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爲

同寮故也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其人曰能亡人於國

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

見焉及歸士會歸在十三年遂不見左傳

孔子曰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然亦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

友君陳則進不陳則行而退蓋隨武子之行也大戴禮

狄侵我西鄙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晉侯新立故

此晉大夫主盟諸侯之始義同二年垂隴之盟

冬徐伐莒

公孫敖如莒蒞盟公殺作蒞

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公後至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左傳

春秋彙存錄

卷四

十一

案高氏閔曰天王崩諸侯不奔喪而遂皆國之正卿乃自相會盟于王畿之內惡莫大焉與桓十五年天王崩公會齊侯于艾義可參觀

乙酉公子遂會雜戎盟于暴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公無而字

冬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

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

也司馬握節以死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

以其官逆之皆復之左傳

義見七年宋人殺其大夫

九年

春毛伯來求金

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不書王命未葬也左傳

義見惠三年武氏子來求賻

夫人姜氏如齊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辛丑葬襄王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先都其鄭父士殺樂金耳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春秋彙存錄

卷四

二

范山言于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於

狼淵以伐鄭因公子堅公子尤及樂耳鄭及楚平公子遂

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

緩也以懲不恪左傳

義同僖十五年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夏秋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地震始此陰盛陽微之異也

冬楚子使椒來聘椒殺作扶楚君臣並見之始

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口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

君神弗福也左傳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卿卿公作運此東

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邾子邴陳卒穀作邴

邾文公卜筮于繹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

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

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

公卒君子曰知命左傳

春秋彙存錄

卷四 文公

一四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論語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世室屋壞世左穀

秋七月太室之屋壞書不共也左傳

子羔曰敢問尊卑上下立廟之制可得而聞乎孔子曰天下有

王分地建國設祖宗乃為親疏貴賤多少之數是故天子立

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太祖近廟皆月祭之遠廟

為祫有二祫焉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

廟而五曰祖考廟享嘗乃止凡四代帝王之所謂郊者皆以

配天其所謂禘者皆五年大祭之所及也應為太祖者則其

廟不毀不及太祖雖在禘郊其廟則毀矣古者祖有功而宗

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家語

案明堂記云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其禮本魯世室屋壞失禮中又失禮焉與魯八年禘于太廟用致夫人三十年癸亥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義可參觀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杏會下公無公字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棗還上公穀無公

字梁公作斐

十有四年順王崩史不書

春王正月公蒞自齊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叔下脫仲字

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

春秋彙存錄

卷四 文公

五

伐邾左傳

古者貴以德而賤用兵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和實鹽錫論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子叔源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

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貨於公有司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

舍即位左傳

議見後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

新城

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穀梁傳

案外楚得矣天王崩而諸侯自為盟會  
可于義見桓十五年公會齊侯于艾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星孛  
始此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捷公  
作接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

定公捷菑奔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入百乘納捷菑于邾

邾人辭曰齊出獲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左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  
則也周易

案胡傳引此象辭以  
美趙盾於義差近

春秋義存錄 卷四 文公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於齊

穆伯之從已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於宮而求復文

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

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孟獻子  
年向少請立難也許之文

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爲請許之將來

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左傳

公西赤問於孔子曰大夫以罪免卒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大

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則葬之以士禮老而致仕者死則從

其列家語

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而莫哭文伯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

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國語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弑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

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爲之齊人定懿公使

來告難故書以九月

案穀梁云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弑也  
與莊九年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義可忝觀

朱子哀來奔高哀宋卿不  
義宋公而出

子曰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君子貴見微而賤死禍見微者大臣之操也孔子曰所謂大臣  
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春秋意林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春秋義存錄 卷四 文公

齊人執子叔姬

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

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

姬左傳

案公義以謂且單伯不濟而知其妾劉氏敵駭左氏謂單  
伯若爲周大夫不應明年書單伯至自齊余謂單伯本因  
魯請而出矣不可自齊來魯乎至商人之執王使  
執君母聖人必有誅絕之義焉惜乎莫可考也

十有五年

春季孫行父如晉爲單伯與  
子叔姬故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齊人或爲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置諸堂阜魯必取之從

之下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爲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

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

也葬視共仲左傳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周易

案胡傳引蠱初六之辭於義差近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

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左傳

案正陽之月致日則伐鼓爲宜其失也不于朝而于社不用幣而用牲也餘義已見前

春秋彙存錄

卷四

二

單伯至自齊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卻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

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左傳

案陳氏傳良曰自伐書陽處父入書卻缺伐書趙穿而後凡役書大夫義同僂十五年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

徐牧

秋齊人侵我西鄙

季孫行父如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

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有齊難是以公

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爲故也左傳

義見莊六年齊人來歸衛俘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郭

十有六年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疾也左傳

義見六年閏月不告月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鄆公作卑殺作師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春秋彙存錄

卷四

二

毀泉臺以蛇出爲妖也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杜註庸楚弱國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公作杵臼

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

不饋詒也時加着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

無不事也鮑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黷襄夫人

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

夫人於是華元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華耦爲司馬鱗臚

爲司寇蒍商爲司城公子朝爲司寇冬十一月甲寅宋

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

死之文公卽位使母弟須爲司城華耦卒而使蕩虺爲司

馬左傳

案宋昭無一善行國人之所欲秋也與齊無知秋其君諸兒義可奈觀

十有七年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

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左傳

列國之卿其君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宋有弑君之亂欲行天

討而伐宋乃其職也復不能討而成其亂是不足為國卿失

其職矣陳桓秋簡公孔子請討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

告也春秋胡傳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聲公作聖杜註

春秋彙存錄卷四 文公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西鄙左傳

諸侯會于扈

晉侯蒐於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

也書曰諸侯無功也左傳

義同桓二年會于穀以成宋亂

秋公至自穀

冬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基下穀梁云薨下非王也

秦伯歸卒秦伯之卒始此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騶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

別之而使騶僕納閭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游於

中池二人浴於池騶以扑扶職職怒騶曰人奪女妻而不

怒二扶女庸何傷職曰與則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誅

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傅而行齊人立公子元左傳

子曰抑傷死焉而不畏也表記

案騶職私懿公而曰齊人義同宋人弑其君梓曰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文公二妃敬嬴生宣

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

春秋彙存錄卷四 文公

叔仲不可仲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

左傳

冬十月子卒

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

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

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

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殺叔仲氏

左傳

義同莊三十一年子殺卒

夫人姜氏歸于齊

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



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左傳

案正氏克寬曰文姜哀姜預聞弑君皆書曰孫出姜書疏書姓書氏書歸而無貶辭則知責魯之臣子而姜氏為無罪矣於義頗合但以魯史之文為聖人書法未免襲舊沿訛耳

季孫行父如齊

莒弑其君庶其

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

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公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

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何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左傳

稱國以弑者眾弑君之辭公羊

義同宋人弑共君將曰

春秋義存錄

卷四

圭

春秋義存錄第四卷終

春秋義存錄第五卷

平湖後學陸奎勳輯 嘉善父業蔡 以封桐川 同枝 以堂廟書

宣公名倭一名接文公

在昭陽赤奮若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子遂如齊逆女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其不言氏喪未畢故略之也其曰婦緣姑言之之辭也遂之

挈由上致之也穀梁傳

案趙氏鵬飛云書喪娶齊之謂本于遂也書婦姜挈罪故羸也愚謂史文既具與文公之喪娶義當不同惜乎無考

春秋義存錄

卷五

季孫行父如齊

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左傳

案朱子云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可謂慮事詳審宜無過舉矣而宣公暴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為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私意起而反惑哉義見文六年季孫行父如晉第一條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而立胥克先辛奔齊左傳

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然則何言爾近正也此其為近正

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

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

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經而服事既而曰若

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公羊傳

案公羊此條比類頗覺迂曲以其折衷聖論姑錄之

公會齊侯于平州

會于平州以定公位 左傳

義同桓二年會于濮以成宋亂

公子遂如齊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杜註故曹地僖三十一年晉文以分魯

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爲立公故以賂齊也 左傳

義見莊六年齊人來歸衛俘

秋邾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晉趙盾帥師救陳

春秋左傳卷五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棠林伐鄭 杜註兵會非好會也

冬晉趙盾帥師侵秦 案公作師秦與國

晉欲求成於秦趙盾曰我侵秦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

冬趙盾侵秦秦弗與成 左傳

義見文十五年晉卻缺帥師入秦

晉人朱人伐鄭

二年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

師敗績獲宋華元 大夫帥師以戰始此

春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禦之二月壬

子戰於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

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

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

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

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

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賂華元於鄭半入華元逃歸

立於門外告而入見叔曄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

人也既合而來奔 左傳

義同隱五年宋人伐鄭圖長葛羊斟之事義見僖七年鄭殺其大夫申侯

秦師伐晉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圖焦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

春秋左傳卷五

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闕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

惡其難乎遂次於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於楚殆將

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 左傳

義同大棘之戰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案公作穆

書趙盾弑其君夷皋者過在下也於盾也見忠臣之至於許

世子見孝子之至 案梁傳

晉靈公不君厚飲以彫墻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尤也宰夫觸

熊蹯不熟殺之實諸番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

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

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

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  
也豈唯群臣賴之又曰褒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  
君能補過褒不廢矣猶不改宜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  
畏往寢門闕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嘆而言曰不  
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  
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  
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  
公喉夫獎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爲闕且出  
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  
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  
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箪食與肉冀諸蒙以與  
之既而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  
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盾攻靈公  
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  
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  
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諱伊感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  
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  
也趙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  
於武宮左傳

案劉氏敵以趙竟乃免爲非孔子之言夫孔子既稱董狐  
爲良史則趙盾之弑君其罪已定趙竟乃免趙盾也非可  
與權者孰  
能諫之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林註弟  
定王立  
三年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收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會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  
如之何孔子曰廢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問天子崩  
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會子問  
案胡傳云禮爲天王服斬衰周人告喪于魯史策已當而  
未葬也祀帝於郊夫豈其時與會子問二條隱合至於魯  
郊非禮其義已  
見僖三十一年  
葬匡王杜註四月  
而葬速  
楚子伐陸渾之戎公作黃渾戎號無之字左云伐戎  
至雒觀兵則顯問問之大小輕重  
夏楚人侵鄭是春鄭  
及晉平  
春秋彙存錄卷五  
五  
秋赤狄侵齊杜秋  
始見  
宋師圍曹  
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桓之族攻武氏  
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  
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左傳  
義見文七年宋  
人殺其大夫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葬鄭穆公穆公  
作穆  
葬不月闕文也葬述  
禮不備也義俱見前  
四年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郕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

有無治何以行禮左傳

義見傳十九  
年宋人圖曹

秦伯稱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楚人獻龜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損動以

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龜相視

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龜召子公而弗與也子

公怒染指于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

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况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

從之夏弑靈公鄭人立于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

春秋左傳

卷五

六

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

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為

乃舍之皆為大夫左傳

義同晉趙盾  
弑其君夷皋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冬楚子伐鄭

五年

春公如齊

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左傳

夏公至自齊

夏公至自齊書過也左傳

義見文二年  
及晉處父盟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左無  
子字

叔孫得臣卒

案黃氏震曰卒不書日闕文  
也諸家皆生義例未必其然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楚人伐鄭

六年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陳即  
楚故

夏四月

秋八月螽

春秋左傳

卷五

七

冬十月

七年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過且謀會晉也左傳

義見後黑  
城之會

夏公會齊侯伐萊萊東方  
小國

秋公至自伐萊

大旱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

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

聘晉人止公於會盟於黃父杜註即黑壤公不與盟以賂免故

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左傳

義同文二年及晉處父盟

八年

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檀弓

戊子夫人羸氏薨公穀作熊氏

晉師白狄伐秦白狄始見

春秋義存錄卷五

楚人滅舒設作舒鄂孔疏國名杜註作二國說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敬嬴公穀作熊氏

作頃熊氏

冬葬敬嬴早無麻始用葛弗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

避不悞也左傳

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設梁傳

案喪不以制設梁之說較諸左氏於義差近

城平陽

楚師伐陳

九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穀梁范註有母喪而行朝會非禮

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左傳

孔子曰聘觀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

之收起矣經解

齊侯伐萊

秋取根牟杜註東夷國

八月滕子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春秋義存錄卷五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宋人圍滕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陳殺其大夫洩冶洩公穀作洩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畏其和服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

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

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左傳

子貢曰陳靈公宣淫婦于朝洩冶正諫而殺之是與比干諫而死

同可謂仁乎孔子曰比干於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忠報之

心在于宗廟而已固必以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將悔悟其

本志情在於仁者也泄治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  
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婦昏死而  
無益可謂捐生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泄治之謂乎

十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公穀無所指名左氏以為崔杼考崔杼君去此論五十年左傳似說

公如齊杜註公親奔喪非禮也

春秋彙存錄 卷五

五月公至自齊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

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左傳

孔子曰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讎

徵舒弑君義同宋萬弑其君長

六月宋師伐滕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歸父仲子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王聘止此季子即劉康公

公孫歸父帥師伐鄭取繹繹公作繹

義同四年伐莒取句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齊侯初即位行聘禮

冬公孫歸父如齊伐鄭故

齊侯使國佐來聘

饑四水災

楚子伐鄭

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賴北諸侯之師成鄭鄭子

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

諡之曰靈左傳

春秋彙存錄 卷五

義見後晉段其大夫先殺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殺作夷陵此楚莊主盟列國之始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義見十年伐和取繹

秋晉侯會狄于欒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論語

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寧公作寧

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

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率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率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左傳

孔子讀史至楚復陳喟然歎曰賢哉楚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

春秋彙存錄

卷五

三

言之信匪申叔之信不能達其義匪楚莊王之賢不能受其訓

家語

申叔時教莊王封陳氏之後而霸天下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嘆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

淮南鴻烈解

十有二年

春葬陳靈公

戰計國復二十二月乃得葬

楚子闔郢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郟晉師敗績

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卻

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樂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

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

馬及河間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

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樂而動德

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

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

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譴

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

不好矣薦敎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退聲前茅

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

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實不失

春秋彙存錄

卷五

三

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洵曰於鍊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勢烈所可也穀子曰不可晉所以稱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愾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軍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

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莧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莧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郟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開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敖爲無謀矣不捷孫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施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

春秋左傳卷五

卷五

宣公

宣公

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復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郟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莧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樂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同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放紛日算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

春秋左傳卷五

卷五

宣公

宣公

則不德而微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惟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莧子知季曰原屏答之徒也趙莊子曰樂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母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侯人敢拜君



而還楚潘黨逐之及莫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敗獻于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名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卻獻子曰二軼往矣弗備必敗魏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魏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軌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嘯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及昏楚師軍於郟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於郟遂次於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

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書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祖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彊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祀於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成事而還

左傳

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與尸使不當也

周易象傳

案伊川易傳釋師六五謂自古任將不專而致覆敗者如晉荀林父之戰是也引此象傳於義差近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

左傳

大夫同盟始此義同文十一年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宋爲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

我則死之

左傳

義見桓十二年  
及鄭師伐宋

十有三年

春齊師伐莒

公作伐  
衛說

夏楚子伐宋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穀殺  
作殺

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名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

歸罪于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

之其先穀之謂乎

子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

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

春秋彙存錄

卷五

宣公

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易繫傳

十有四年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秋九月楚子圖宋

楚子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於宋亦使公子馮聘於晉不

假道於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

文十年宋公圖楚子即  
孟諸適命申舟扶其僕

以曰鄭昭宋辟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

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

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

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室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

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圖宋

左傳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義同文元年公孫  
叔會晉侯于戚

十有五年

春公孫歸父會楚于宋

此內大夫特  
會楚之始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於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

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

能遠天平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瓊瑜匿瑕

春秋彙存錄

卷五

宣公

九

國君舍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

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

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

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

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

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

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

受命以出有死無貲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

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

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無

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

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  
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  
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  
惟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  
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左傳

莊王聞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  
司馬子反乘堙而闕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  
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  
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噫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  
枵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  
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

春秋義存錄

卷五

三

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  
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於莊  
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  
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噫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  
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  
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  
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  
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  
請處於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於此  
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公羊傳  
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論語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秦人伐晉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秋螽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公作

義同文十一年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

初稅畝

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左傳

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

爾譏始履畝而稅也何譏乎始履畝而稅古者什一而藉

古者曷爲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

春秋義存錄

卷五

三

築小稯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

行而頒辭作矣公羊傳

義見哀十二

冬螽生杜註螽子以冬生遇

饑杜註風雨不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潞吁

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潞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

請于王戊申以欒黶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於是晉國

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

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

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  
無善人之謂也左傳

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荀卿子

孔子曰民之所以生者衣食也上不教民民墮其生飢寒切于  
身而不為非者寡矣故古之於盜惡之而不殺也今不先其

教而一殺之是以罰行而善不反刑張而罪不省夫赤子知  
慕其父母由審故也況為政者奪其賢者而與其不賢者以

化民乎知審此二者則大盜息孔叢子

夏成周宣榭火榭公作榭火  
公穀作榭火

秋郊伯姬來歸被出故  
大歸

孔子曰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經解

春秋義存錄卷五 宣公

冬大有年

十有七年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已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案斷道之說左氏以為謀齊穀梁以為外楚外楚其本謀  
也卻克殺晉于齊而怒婦人笑客遂起伐齊之謀耳李氏  
應說最允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公母弟也凡太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左傳

宣公篡立叔肸不仕其朝不食其祿終身于貧賤故孔子曰篤

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

則隱此之謂也何休公羊註

十有八年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公伐杞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郕子于郕

甲戌楚子旅卒族殺  
作呂

楚莊王卒楚師不出魯乞師  
伐齊既而用晉師成二年  
戰鞏是楚於是乎

春秋義存錄卷五 宣公

有蜀之役左傳

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

別也春秋不書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

之惑也詩云相彼盩澱尚猶患之坊記

案楚書卒始此其不書葬者從  
魯史舊文非孔子削之也後同

公孫歸父如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筮遂奔齊筮公穀作檉歸父欲以  
晉去三桓故行父逐之

春秋義存錄第五卷終

春秋義存錄第六卷

平湖後學陸奎勳輯

桐川門人金

成鼎正疑 同校 鰲載藻

成公

名黑肱宣公子在位十有八年

周定王十七年歲在重光協洽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終時無冰則志此未終時而言無冰何也終無冰矣加之寒

之辭也穀梁傳

案春二月無冰若以夏正言二月建卯無冰宜矣何庸書耶此改時改月之明証也

春秋義存錄

卷六

三月作工甲

為齊難故作工甲左傳

案此益兵也舊制四正出三甲共七十五人今四正出四甲共百人初傳之說為允其義見哀十二年用田賦

夏滅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公穀皆作實戎謂晉敗王師者說

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微戎將

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

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

于徐吾氏秋王人來告敗左傳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暴

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易繫傳

冬十月范甯云十月下疑脫季孫行父如齊六字

二年

春齊侯伐我北鄙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衛大夫師始

此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密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

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若何若知不能則如

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杜註夏有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

少須眾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

子辱矣子以眾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眾齊師乃止次于

鞠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

春秋義存錄

卷六

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

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

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

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左傳

禮天子之樂宮縣諸侯之樂軒縣大夫直縣士有琴瑟叔于奚

者衛之大夫也曲縣者衛君之樂體也繁纓者君之駕飾也

齊人攻衛叔于奚率師逆之大敗齊師衛于是賞以温叔于

奚辭温而請曲縣繁纓以朝衛君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乎不

如多與之邑夫樂者所以載國國者所以載君彼樂亡而禮

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亡而君從之惜乎不

如多與之邑賈傳新書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

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首公穀作

將佐之始僑如叔孫  
得臣子嬰齊叔孫子

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城宣叔亦如晉乞師皆

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

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

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將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

司馬以救魯衛城宣叔迎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

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

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六

月子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于

春秋義存錄

卷六

三

敵邑不厭微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

大國朝夕釋憾于敵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于大國

無令與師淹于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

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

築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

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郤克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

解張御郤克鄭工綏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

介馬而馳之郤克傷于矢流血及屢未絕鼓音曰余病矣

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

敢言病吾子忍之綏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

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

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損

甲執兵固卽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

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逢丑

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絙于木而止丑父寢于轡中蛇

出于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

繫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爲魯衛

請曰無令與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

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

使公下加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拔爲右載齊侯以

免晉師從齊師入自正與擊馬墜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

甌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

春秋義存錄

卷六

四

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

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

子布大命于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

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于

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

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

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

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關四

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

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

祿是道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

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于敝邑不厭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橈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盛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昵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紆于難其榮多矣齊晉亦惟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于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左傳

案盡之戰晉魯衛皆忿兵也義見昭五年宋人伐鄭國長葛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義婁

春秋義存錄 卷六 五

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左傳

義同莊六年齊人來歸衛俘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梓有

四阿棺有輪楢君子謂華元樂舉于是乎不臣臣治煩去

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

其後是棄君子惡也何臣之爲左傳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

而不可爲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

不平笙篴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簋虞其曰明器神明之也

概引上

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備人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概引下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孟子

襄君顯父不在聚財揚名顯祖不在車馬孔子曰多貨財傷於德樊則沒禮王符潛夫論

庚寅衛侯速卒速公作速

取汶陽田

汶陽田者何率之路也公羊傳

義見及國佐盟于袁婁

春秋義存錄 卷六 六

冬楚師鄭師侵衛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地稱公子如此

宣公使求好於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奸公即位受盟於

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於楚而亦受盟於晉從於伐齊

故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

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

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建鯨救乏赦

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二

君弱皆疆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

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

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鉞織紵皆百人公衛爲質以請

盟楚人許平

此及下條義俱見文二年公及晉處父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

鄆人盟于蜀

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

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

不書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盟盟蔡侯許

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

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况其下乎詩曰不解

于位民之攸堅其是之謂矣

春秋左傳卷六

三年

春王正月公仲荀侯朱公衛侯曹伯伐鄭

辛亥葬衛穆公

朱公衛侯背顧出陣不臨先君之喪義同桓十三年葬衛宣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宮則揭爲謂之新宮不忍言也其

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新宮災何以書記災也

羊公

宋劉氏絢以主未遷入書哭爲義不及公羊之說於義爲近

乙亥葬宋文公

葬借禮

夏公如晉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虜咎如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鄭伐許

四年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夏四月甲寅城孫許卒

公如晉

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

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

乎

屈已敬人君子之心故孔子曰爲禮不敬吾何以觀之哉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冬城鄭

此西觀也



義見僖十四年  
諸侯城綠陵

鄭伯伐許

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驅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

取鉏任治敦之田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

以救許伐鄭取汜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戌

攝鄭伯之籙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

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

二國之成左傳

榮鄭梓表未踰年以吉禮從金  
華之事義見三年葬衛穆公

五年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春秋彙存錄

卷六

九

義同前鄭  
伯姬來歸

仲孫蔑如宋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首公  
作秀

梁山崩

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

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

矣伯尊下車而問焉曰子有問乎對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

不流伯尊曰君爲此言我也爲之奈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

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各伯尊如之何伯尊由忠問焉輦者曰

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問之

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爲之奈何伯尊曰君親素縞帥

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  
攘善也穀梁傳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定王崩  
簡王立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

同盟于蟲牢

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爲人辭以子

盪之難左傳

案天王崩而九國諸侯會盟不  
廢義見文十四年同盟于新城

六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春秋彙存錄

卷六

十

二月辛巳立武宮

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宮葬禮

也公羊傳

與哀三年桓宮傳  
宮與義可參觀

取鄆附庸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壬申鄭伯費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晉命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案楚書大夫將始此胡傳以爲深惡之不知此特從楚之告辭耳

冬季孫行父如晉新晉速都

晉欒書帥師救鄭救公作

七年

春王正月魋鼠食郊牛角敗卜牛魋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孔子曰上帝之牛角齒栗必在滌三月后稷之牛唯具所以別

事天神與人鬼也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家語

餘義

吳伐鄭吳見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如猶三望

春秋義存錄卷六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

同盟于馬陵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吳楚爭

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于申呂以爲賞田王許之申公

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

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

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其王

卽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闔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

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闔之室使沈尹與王子

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遣二

子書曰爾以讒惡貪林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于

奔命以死巫臣請使于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

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備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

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實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于吳

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

自鄭奔命子重子反于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于楚者

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于上國左傳

義見隱五年宋人伐鄭圍長葛

冬大雩

朱穀榮傳云冬雩爲雩也於義差近

春秋義存錄卷六

衛孫林父出奔晉

八年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晉欒書帥師侵蔡

公孫嬰齊如莒因聘而

宋公使華元來聘聘共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晉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譖之於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欒卻

爲微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

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

者其懼矣三代之令主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  
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  
而反其田焉左傳

宋史記周書皆謂趙氏殺趙朔趙盾趙武趙懿趙武皆趙其  
族事多舛訛當從左傳義見莊二十六年晉殺其大夫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賜公殺錫錫命止  
此子字疑王字之訛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鄭

衛人來媵

九年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蒲陵之

春秋義存錄

卷六

三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家氏歸魯曰自始至成禮凡七見貴  
之也條義見二年伯姬歸于紀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晉人來媵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郕

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

正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郕莒無備故也  
左傳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工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  
用大矣哉易象傳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  
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  
國家可保也易象傳

秦人白狄伐晉

鄭人圍許公孫申之謀示  
晉不怠君也

城中城

十年

春秋義存錄

卷六

一

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夏四月不時也五卜不從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穀梁傳

義見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  
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鄭子如立公子緇憂四月鄭人殺緇立髡頑樂武子曰鄭人

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

侯有疾五月晉立太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

罕路以襄鍾子然盟于修澤子駒為質辛巳鄭伯歸

案左氏以晉侯為太子州蒲  
先備多駁之疑史文有訛爾

齊人來媵

丙午晉侯獯卒

秋七月公如晉

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左傳

義見文二年公及晉處父盟

冬十月公闕此

十有一年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晉侯使卻鞮來聘已丑及卻鞮盟作州

夏季孫行父如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

春秋彙存錄

卷六

十一

冬十月

十有二年

春周公出奔晉

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

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鄆而入三日復出奔晉十二年春王

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

自出故也左傳

義同元年王師敗績于麥戎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公作沙澤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冬十月

十有三年

春晉侯使卻鞮來乞師

春晉侯使卻鞮來乞師將伐將事不敬孟獻子曰卻氏其亡

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卻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

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情棄君命也不亡何為左傳

義同文九年楚子使椒來聘

三月公如京師因會伐而行也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人伐秦

曹伯廬卒于師左傳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春秋彙存錄

卷六

十二

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晉國納之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鄭子罕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許人平以

叔申之封左傳

義見隱十年取郕取防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義見隱二年紀侯歸來通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秦伯卒杜註不赴以名

十有五年

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傳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

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為壇以時祭若宗子

死告於墓而后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曾子

案公羊以仲嬰齊為即公孫嬰齊甚謬其云嬰齊為兄後何氏休亦駁之以為弟無後兄之義孫氏覺謂嬰齊後仲

而義無可據故引曾子同一條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

春秋彙存錄

卷六

七

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公作歸

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

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

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左傳

案劉氏克莊曰負芻秋君而自立子臧不義而舍之去吳

子先勿僚而致國于季子季舍之延陵君子持衡于二

者之間偏謂子臧朱賊不討季子守匹夫介節不承父兄

之志以是議二子之讓國未為至也愚謂孔子稱季子為

習於禮則於子臧亦未必有苛

辭情乎其義失傳莫可援據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

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

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

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樂武子欲報楚韓

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左傳

杜註云為明年晉敗楚于鄢陵張本義見桓十二年及鄭師伐宋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三月而葬速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

奔楚

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

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

少司寇向帶為太宰向付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

春秋彙存錄

卷六

文

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

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

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

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

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于宋也右

師討猶有戍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

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

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

出舍於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

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

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正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

雖滋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何

戌爲左師老佐爲司馬樂裔爲司寇以靖國人

義兄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

鄭公子鱣邾人會吳于鍾離

此會吳之始亦晉以諸侯大夫爲會之始義同宣十二年同盟于清工

許遷于葉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雨水水朱子曰上蓋故雨而不雪下冷故著水而雨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春秋義存錄

卷六

十九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郟陵楚子鄭師敗績

戊寅晉師起鄆人聞有晉師使告於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

鄆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

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同義禮信戰之器也德

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

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

旋不遑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

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

民而外絕其好潰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

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

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驪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

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

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

可以紓憂夫令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道能者我若羣臣輯

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郟陵范文子

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

卿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耻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

我辟楚又益耻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

楚皆疆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疆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

春秋義存錄

卷六

二十

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

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句趨進曰塞井

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投何患焉文子執

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黶書曰楚師輕窵

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

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鄆陳而不整蠻軍

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器合而加器各顧其後莫有闕

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

子重使太宰伯州犂侍於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

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

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

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勝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常也苗賁皇言于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賊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賊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荀爲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于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于淖癸巳潘廕之黨

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焉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八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殺以一矢復命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棘章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殺而趨無乃傷乎卻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問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洎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

可以再辱國君乃止卻至從鄭伯其右弗翰胡曰謀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卻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于熒乃內旌於殲中惠荀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穀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於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

矛是以不得猶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且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名子反謀殺陽豎獻飲于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

左傳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

無以為過不殺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  
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  
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  
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及而卒左傳

孔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國邑危則亡之古之正  
也其君在焉者有詔則無討家語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宣伯即僑通于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

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

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于壞隤申宮傲備

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謀

春秋義存錄卷六 三

伐鄭也宣伯使告卻轅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卻轅

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

于晉侯晉侯不見公左傳

義同文二年及晉處父盟

公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王臣會伐之始

宣伯歸自京師齊人歸于晉而歸之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茗茗公作招晉執魯卿始此用僑如之語也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轅盟于扈

公至自會

乙酉刺公子偃

宋刺公子偃雖由行父之專而成公之殺其庶弟不無過焉義見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

十有七年

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括公作結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王臣同盟之始

秋公至自會

齊高無咎出奔莒

齊慶克通於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於閭鮑牽見之以

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

子誦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關門

春秋義存錄卷六 四

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

秋七月壬寅別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虛叛齊

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為施孝叔臣施氏

卜辛匡句須吉施氏之幸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為宰

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

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

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左傳

九月辛丑用郊

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

辛公羊傳

定公問於孔子曰古之帝王必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對曰

定公問於孔子曰古之帝王必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對曰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故以配上  
帝。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公曰：人聞郊而莫同  
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  
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于啓蟄之月，則  
又祈穀于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  
殺于天子，是以不同也。公曰：其言郊何也？孔子曰：兆邱於南  
所以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焉。家語

餘義俱見前

晉侯使荀瑩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春秋義存錄 卷六 宣公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服服公作軫殺作展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

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鄆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卻氏而嬖於厲公。卻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卻犇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於厲公，樂書怨卻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穀告公曰：「此戰也，卻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樂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

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盡嘗使諸周而察之，卻至聘于周，樂

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覲之，信遂怨卻至。厲公田與婦人先

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卻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卻至射

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卻族，

大多怨去，大族不偏，敵多怨有，庸公曰：然，卻氏聞之，卻錡

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卻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

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

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

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禍，是

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

百將攻卻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抽戈結

衽而偽訟者三，卻將謀于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

位，溫季曰：「逃成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

胥童以甲劫樂書中行，偃于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

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

在外爲姦，在內爲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

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

遂出奔狄，公使辭于二子曰：「寡人有討于卻氏，卻氏既伏

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

免臣于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

童爲卿，公遊于匠麗氏，樂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甸、士

甸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于趙氏，孟姬之譏，吾能違

之，而不敢違。」

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

事君焉用厥也左傳

義見莊二十六年齊殺其大夫又同昭二年北燕伯款出奔齊

楚人滅舒庸杜註舒庸東夷國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民不與祁氏胥童道君為

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左傳

義同三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葬之於翼東

春秋義存錄卷六

手

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釜士魴逆周子於京師而立之二

月乙酉朔晉悼公卽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

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省罪戾節器用時

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荀家荀會欒

黶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

濁為太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為司空使修士蔣之

法并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為右司士屬

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為

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張老為侯奄鐸過冠為

上軍尉箝假為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為乘馬

御六駟屬焉使訓羣駒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舉也舉不

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偏師民無謗言

所以復霸也左傳

義同文十六年宋人執其君作曰悼公復

齊殺其大夫國佐

齊為慶氏之難故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

宮之朝師逃於夫人之宮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

殺以殺叛故也使滑人殺國勝國弱來奔王湫奔萊慶封

為大夫慶佐為司寇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左傳

義見莊二十六年齊殺其大夫

公如晉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春秋義存錄卷七

夫

宋劉敞云諸侯託于諸侯禮也大夫託于諸侯非禮也

言復入者已絕而復入惡之甚者宋魚石晉欒黶是也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句來聘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

築鹿囿此築囿之始

築鹿囿書不時也左傳

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

正也穀梁傳

冥豫在上何可畏也易象傳

案許氏翰釋此條引豫上六象辭於義差近

已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魴公作彭乞師止此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杼

此晉悼公主盟之始

丁未葬我君成公

春秋義存錄第六卷終

春秋義存錄第七卷

平湖後學陸奎勳輯 受業表姪孫張廷誦穆如

富川門人周 煌成章同校

襄公上名午成公子在位三十有一年

周簡王十四年歲元年在屠維赤奮若

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

宋彭城

春已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

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

彭城者歸實諸鄆正左傳

春秋義存錄第七卷終

案胡傳云書圍彭城者魯史舊文也曰圍宋彭城者仲尼親筆也胡氏沿義杜註豈知彭城書宋與夫大開書鄆齊魯史舊文乎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鄆

鄆公作何訛鄆公作合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剝來聘晉侯使荀瑩來聘杜註王崩計未至故各得行朝聘之禮

二年

春王正月葬簡王五月而葬述

鄭師伐宋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輪卒左傳作七月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備鄭知武子曰善

鄭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

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也將復于寡君而請于齊得請

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

福也豈惟寡君賴之左傳

案王氏探曰諸侯之大夫專會以謀鄭政在大夫也義同宣十二年清工之盟

已丑葬我小君齊姜

春秋義存錄

卷七 齊公

二

叔孫豹如宋傷如弟白齊還為卿

冬仲孫蔑會晉荀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

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

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左傳

按陸氏曰城虎牢可以安列國息征伐故聖人許之而不繫于鄭也愚謂此特魯史舊文義見前會戚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殺

之左傳

哀公問孔子曰有智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

取之也居處不理飲食不節勞過者病其殺之居下而好干

上嗜慾無厭求索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敵眾弱以侮強

忿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故有三死而非命者自取之也詩

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為韓詩外傳

三年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吳楚爭強自此始

公如晉襄公如晉之始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檮

夏盟于長檮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

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

將若是望敢不稽首左傳

春秋義存錄

卷七 齊公

三

子曰德音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易繫傳

案晉悼公去其國都盟于長檮謙而中禮者也後六年盟于平丘義同

公至自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已未

同盟于雞澤

案穀梁云同外楚也於義差近

陳侯使袁僑如會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諸侯在而大夫再盟始此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偃帥師伐許

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知武子帥師伐許左傳

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案張氏治以荀彗伐許規模欲速故并不保陳趙氏聘飛以爲晉能服楚則許可得不然徒伐之無益其說皆近錄之

四年

春王三月巳酉陳侯午卒

夏叔孫豹如晉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

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

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

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

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

春秋義存錄

卷七 康公上

四

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聞杜君所

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故使臣曰必諮於周

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

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義同文四年衛侯使甯俞來聘

秋七月戊子夫人嬀氏薨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嬀

案定嬀妾母也春秋正名定分於嫡庶尤嚴孔疏謂嫡母薨則妾母爵失其義矣

冬公如晉

陳人圖賴

五年

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

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詩曰周

道挺挺我心局局講事不令集人來定已則無信而殺人

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

春秋義存錄

卷七 康公上

五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

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

不弛

子曰國有道雖加刑無刑也國無道雖殺之不可勝也

案

案王夫以侵欲被殺義同二年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

子光吳人邾人于戚

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成陳也

戚之會因吳之來而命成陳自桓文以來所以服陳者未聞以

兵守之也士句知成陳之非策是以有喪陳之嘆孔子曰遠

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晉爲安陳之計如此何以能保陳乎張洽春秋集傳

公至自會

冬戊陳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

救陳曹伯下公殺有莒子知子勝子許伯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辛未季孫行父卒

季文子卒大夫八欽公在位辛巳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

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

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左傳

春秋義存錄卷七 襄公上

義見文六年季孫行父如晉

六年

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來奔

秋葬杞桓公杞葬始此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鄆

莒人滅鄆師恃賂也左傳

冬叔孫豹如邾

季孫宿如晉行父

晉人以師故來討曰何故亡鄆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左傳

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曾子問

案莒人滅鄆左氏詳載之公穀立異姓之說未可盡信至季孫宿父喪未期還就使命異于三年之喪而從政典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義見僖十二年楚人滅黃

七年

春邾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邾不從乃免牲

夏四月三卜邾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

筮夫邾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

既耕而卜邾宜其不從也左傳

春秋義存錄卷七 襄公上

案穀梁以四月爲不耕餘義見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邾不從乃免牲猶三整

子路問孔子曰猪肩羊膊可以得兆菹蒿蕞可以得數何必

著龜孔子曰不然蓋取其名也未著之爲盲者也龜之爲言

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者舊也王充論衡

小邾子來朝

城費

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隄正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遺謂

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左傳

義見定十二年季孫斯仲孫何忌更費

秋季孫宿如衛

八月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

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

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後

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

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左傳

子曰不知禮無以立也論語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鄆魯之邑

同無陳

鄭伯見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鄭伯見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春秋彙存錄

卷七

人

鄭僖公之爲太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

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於晉子豐欲愬諸晉

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鄆子罕相又不禮焉侍者諫

不聽又諫殺之及鄆子罕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瘡疾赴於

諸侯僖公生五年秦而立之左傳

春秋書弑君有三諠有名其爲賊者有不名其爲賊者有實弑

而書卒者其事則一從本史聖人不得而加損之故曰春秋

之信史也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又孔子嘗曰蓋有不知而作

之者我無是也齊展諫春秋列國統紀

陳侯逃歸

八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變變穀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正

五月甲辰會于邢正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

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

故親聽命大夫不書晉侯也左傳

案桓氏轍云晉梓公修文襄之業改命朝聘之數儉而有禮衆之所安也其說近正胡傳以爲魯公在晉而季孫宿

會見魯之失政也雖本諸穀梁於義疎矣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春秋彙存錄

卷七

九

莒人伐我東鄙以強郕田左傳

案王氏樞曰據此則莒以兵滅郕明矣執謂其以子後郕即愚故曰春秋記事必從左氏非公穀所及也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晉侯使士何來聘

九年

春宋災災公

夏季孫宿如晉報宣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成公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公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此盟在五會之後三駕之前乃晉楚

盛衰之機括也

案公羊云惡公服穆姜喪而親伐鄭也義同成三年宋共衛定伐鄭

楚子伐鄭

十年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齊世子光會吳于柎

春會于柎會吳于壽夢也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

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將

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左傳

案會吳以制楚即齊桓結江黃之遺智也餘義見七年衛侯使孫林父來聘

春秋義存錄

卷七

十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偃陽作偃姓國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轅帥師伐宋

晉師伐秦

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伐鄭此三駕之一

冬盜殺鄭公子騂公子發公孫輒騂公殺作斐稱盜始此

初子驪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

之爭子驪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于驪為田湏

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

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驪當國子國為司馬子耳為

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

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於西宮之朝殺子驪子國子耳

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書曰盜言無大夫焉

左傳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

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

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

至盜之招也易繫傳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而強氣則不得其死小人而強氣則刑戮

存錄

春秋義存錄

卷七

十一

戊鄭虎牢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作三軍

春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

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

乃盟諸偃閭諸五父之衛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

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

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

為臣不然不舍左傳



孔子曰弁冕兵革藏于私家非禮也是謂脇君禮運

此祿去公室之始後昭五年舍中軍義可參觀

夏四月卜郊不從乃不郊

案吳氏說曰四國卜讀以著魯郊之信義見信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伐鄭此三駕之二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亳公穀作京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春秋義存錄卷七 齊公穀

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此三駕之三

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

王子伯騂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

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

歸之納斥候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公使臧孫紇

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

若寡君聞命矣鄭人賂晉侯以師懼師觸師蠲廣車輶車

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及其罍磬女樂

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

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

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

患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

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

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

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殷邦國同福祿來

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

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

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

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左傳

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易象傳

案胡傳云鄭自此不復背晉者二十四年至哉誠之能感人也於義差近

孔子曰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禮運

春秋義存錄卷七 齊公穀

公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冬秦人伐晉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台穀作郕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郕郕公作運

受命而救郕不受命而入郕惡季孫宿也穀梁傳

孔子曰脛大於股者難以步指大於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

能相使也說苑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公作士魴說

秋九月吳子乘卒吳子卒始此

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

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為諸姬臨於

周廟為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左傳

義見宣十八年楚子旅卒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公如晉

十有三年

春公至自晉

夏取郛郛公作詩小國也

夏郛亂分為三師救郛遂取之左傳

案汪氏克明曰公羊以郛為郛邑然不書伐郛則非郛邑明矣義見隱十年取郛取防

春秋義存錄卷七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

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於鄢以

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

沒於地惟是春秋窳窳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為

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

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

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

可不謂其乎請諡之共大夫從之左傳

冉子僕曰禮凶事不豫此何謂也夫子曰既死而議諡諡定而

卜葬既葬而立廟皆臣子之事非所豫屬也况自為之哉家

語

子曰先王諡以尊名節以壹惠恥民之淫于行也是故君子不

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

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

表記

冬城防防臧氏邑城者備齊也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句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蒍曹

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義公作曠撰老聃伯子

春吳告敗於晉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

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於是子叔齊

春秋義存錄卷七

子為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左傳

案許氏翰曰四卿帥師自成公始二卿列會自襄公始大夫張也義見莊二十五年公子友如陳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蒍曹人

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晉秦兵爭始于韓終于十三國之伐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櫟役在晉侯待十一年

於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

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

驕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

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

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驕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

械林不獲成焉苟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惟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遣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黶謂士句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爲知言爲之請於晉而復之左傳義見隱六年宋人伐鄭圖長葛

已未衛侯出奔齊公作衛侯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肝不召而射鴻於圃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太師辭師曹請爲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

見邁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闕出公使子蟪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工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如鄆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左傳

子貢問曰昔孫文子以衛侯哭之不衰知其將爲亂不敢舍其重器而行盡寘諸戚而善晉大夫二十人或稱其知何如孔子曰人知其爲知也吾未知其爲知也子貢曰敢問何謂也子曰食其祿者必死其事孫子知衛君之將不君不念伏死以爭而累規去就尸利携貳非人臣也臣而有不臣之心明

春秋義存錄

卷七

七

君所不赦幸哉孫子之以此免戮也孔叢子子曰君子哉邁伯玉邦有迫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論語孔子曰外寬而內正自拯於隱括之中直已而不直人汲汲於仁蓋邁伯玉之行也家語

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冬季孫宿會晉士句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黃莒人邾人于戚

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

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左傳

義見隱四年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代鄭

十有五年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劉亥逆王后于齊

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左傳

義見隱二年紀履緌來逆女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郭

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郭左傳

義同文七年遂城郭

春秋彙纂卷七齊公上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案晉平欲會諸侯而速葬其親與桓十三年葬衛宣公義可參觀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于泺梁戌寅大夫盟

平公即位羊舌肸為傅張君臣為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樂盈

士鞅為公族大夫虞工書為乘馬御改服修官烝于曲沃

警守而下會于泺梁命歸侵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犁比

公且曰通齊楚之使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

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

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于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

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左傳

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

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為徧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

公羊傳

義同宣十二年清正之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執以歸始此

齊侯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會

春秋彙纂卷七齊公上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左傳

大畧

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貜公毅作嬖自晉歸而卒

宋人伐陳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桃公作逃高厚上左

無齊字

九月大弩

宋華臣出奔陳

宋華閱卒華臣弱臯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鉞

殺諸廬門令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臯比私

有討於吳遂幽其妻曰界余而大壁宋公聞之曰臣也不

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

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爲已短策

苟過華臣之門必騁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瘼狗瘼狗入於

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左傳

案杜氏預曰暴亂宗室懼而出奔與  
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義可參觀

冬邾人伐我南鄙

春秋義存錄

卷七

三

十有八年

春白秋來

憂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爲伐  
曹故

秋齊師伐我北鄙殺侯  
齊侯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同圖齊

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毀而禱曰齊環怙恃

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彫將率諸侯以

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

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於魯濟尋決

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風沙

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

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皆人皆請以車

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

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

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

至必施而踰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其旂先與曳柴而

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聯齊師夜遁師曠

告晉侯曰烏鳥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

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

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風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

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

春秋義存錄

卷七

三

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

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衆顧曰爲私晉州綽曰有

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

矜甲而縛坐於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

已郭最偃士句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樂盈以下軍克

郭趙武韓起以上軍圍廬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

門之荻范鞅門於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大於門中孟莊

子斬其櫓以爲公琴已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

率諸侯之師焚中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於

揚門州綽門於東閭左驢趙趙於東門中以枚數閭齊侯

駕將走鄆棠太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

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

犯之太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淮南及沂左傳

案齊靈伐魯者六以致十二國之攻國義見隱五年宋人伐鄭國長葛後二十三年齊侯伐衛遂伐晉義亦同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柯公晉人執邾子

公至自伐齊

案程氏端學云此與僖二十九年圖許至圖不同者蓋彼以舍出而遂圖許故以圖許告此以伐齊出而歸以伐齊告圖乃伐之一事耳皆晉史之傳無他義也與愚合

取邾田自淝水

春秋義存錄

卷七

三

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楊曰大毋侵小執邾悼公以其伐

我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淝水歸之于我晉侯

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

與尉侯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齊

費之罪左傳

義見隱十年

季孫宿如晉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環公

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左傳聞喪而還禮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因布夫子曰可也留弓

齊殺其大夫高厚

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漚藍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

從君于昏也左傳

義見十年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嘉公

鄭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事見與緹門

之師前年子孔召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華子良氏之甲

守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

殺其大夫專也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士子孔圭嬀之子

春秋義存錄

卷七

三

也圭嬀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士子孔亦相親也僖之四

年子然卒僖之元年士子孔卒司徒孔實相子華子良之

室三室如一故及於難子華子良出奔楚子華爲右尹鄭

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爲卿左傳

義見宣十二年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郭

叔孫豹會晉士句于柯

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

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胖敢不承命左傳

義見宣十五年

城武城

春秋義存錄第七卷終

春秋義存錄

卷七

三

春秋義存錄第八卷

平湖後學陸奎勳輯 同里門人鮑鑑曲江

姪麟徵仁趾同校

襄公下

周靈王十九年  
歲在閏戊辰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連公作逝仲孫速子

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左傳

案高氏閔曰連代父為卿不嫌而從政無復三年之喪也汪氏克寬曰孟獻子之孝其他可能可者僅平夫子稱孟莊子之孝其他可能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二說於義差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春秋義存錄

卷八

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左傳

案齊莊居喪出盟與桓十三年葬為宣公表可參觀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左傳

傳

義見前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

楚左傳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黃公穀作光

陳慶虎慶寅與公子黃之偪想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

以爲討公子黃出奔楚左傳

此二條義見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

叔老如齊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孔子曰聖人有國日月不食星辰不悖海不溢江不滿川澤不

竭楊簡封事

案此條可見天人一理聖君修德自能災不特爲經中日食之義凡書水書金俱可類推

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拜師及取祁田

春秋彙纂存錄 卷八 宣公十

祁庶其以漆間工來奔三叛人之一

祁庶其以漆間工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

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

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

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

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

以能庶其竊邑於祁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

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阜

牧與焉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

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豈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

微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

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

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

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已豈也信由

已豈而後功可念也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

左傳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論語

夏公至自晉

秋晉樂盈出奔楚

樂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樂氏故與樂

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樂祁與其老州寅通幾

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怨諸宣子曰盈將爲亂以

春秋彙纂存錄 卷八 宣公十

范氏爲死桓生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

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

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

范鞅爲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

懷子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逐逐之秋樂盈出奔楚左傳

義見後會于商任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類食始此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會于商任錮樂氏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

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興也政身之守也念禮失政失政



不立是以亂也 左傳

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論語

傳義見七年衛侯使孫林父來聘

附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公羊傳

案穀梁傳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庚子孔子生據上文十月庚辰朔日食則庚子當屬十月矣史記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與公羊不同朱子專主史記蓋孔子生於庚戌年十月卒於壬戌年四月得年七十三歲也左氏於哀十六年載孔子卒故附錄公羊傳而闕其年月之訛

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春秋義存錄 卷八

四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邾子下公敘有滕子

冬會于沙隨復劉樂氏也樂盈猶在齊 自楚趙齊

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 左傳

義同尚任之會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

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

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抑

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

刑臣亦不為王遂殺子南於朝轅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

謂棄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棄疾

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久

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魯弗忍也遂縊而死復使蓮

子馮為令尹公子鱣為司馬屈建為莫敖有寵於蓮子者

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

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

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

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

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

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

春秋義存錄 卷八

五

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 左傳

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

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

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

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

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 孝經

案王每見必泣正欲棄疾之諫其父也乃不能諫而徒以身殉是晉申生之類耳烏得為孝愚故引孝經一條以正

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自芳也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

之肆久而自臭也 亦孔子語 君子必慎交遊焉孔子曰無友

不如已者 顏氏家訓

孔子曰居而得賢友福之次也徐幹中論

二十有三年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句卒

夏邾邾我來奔公作鼻我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惟命不干常左傳

春秋義序錄

卷八

六

義見宣十三年晉殺其大夫先穀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晉樂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晉將嫁女於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樂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樂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觸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樂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樂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盡入絳初樂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

怨樂氏韓趙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樂氏而固與范

氏和親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程鄭娶於公唯魏氏及

七與大夫與之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樂氏至矣

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樂氏多怨子

為政樂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

何懼焉樂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

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綰冒經二婦人輦以

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樂氏

矣趨進曰樂氏帥賦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

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起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

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樂

春秋義序錄

卷八

七

豹棘也著於丹書樂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

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

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

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樂氏乘

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樂氏退

攝車從之遇樂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

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樂劓傷樂盈

奔曲沃晉人圍之左傳

義見前商任之會

秋齊侯伐衛逐伐晉

秋齊侯伐衛先驅殺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申驅成秩御宮

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  
左傳

義見前十八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榆公穀作渝

已卯仲孫速卒

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于申豐曰彌與

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趙退歸盡室將行他

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於臧紇臧紇

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

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

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爲馬正愠而

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  
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  
石夫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左傳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

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論語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

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

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

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闕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於鐙

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  
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爲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  
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  
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  
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臧孫如  
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  
無廢二勲敢不辟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  
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  
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  
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  
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  
春秋彙存錄 卷八 家語  
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于國之紀犯  
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 左傳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論語  
顏回問於孔子曰臧文仲武仲孰賢孔子曰武仲賢哉顏回曰  
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於罪是智不足稱也好言兵計而  
拙銳於邾是智不足名也夫文仲身雖歿而言不朽惡有未  
賢孔子曰身歿立言所以爲文仲也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  
三是則不及武仲也回曰可得聞乎孔子曰下展禽置六關  
妾織蒲三不仁設虛器縱逆祀祀海鳥三不智武仲在齊齊  
將有禍不受其田以避其難是智之難也夫臧武仲之智而  
不容於魯抑有由焉作而不順施而不恕也夫夏書曰念茲

在茲順事恕施 家語  
孔子問漆雕憑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  
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爲一兆武仲三年  
爲二兆孺子容三年爲三兆憑從此見之若問三人之賢與  
不肖所未敢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  
也隱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智而不能及明而不能見孰  
克如此 同上  
晉人殺樂盈  
齊侯襲莒  
按家氏鉉翁曰若爵而書襲賤  
之也愚謂此亦魯史舊文耳  
二十有四年  
春秋彙存錄 卷八 家語  
仲孫羯帥師侵齊  
春叔孫豹如晉 杜註賀  
克樂氏  
孟孝伯侵齊晉故也 左傳  
按高氏閔云邾代邾爲卿未幾而仲孫亦無復  
三年之喪義見二十年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夏楚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按是年朔食同於二十一年疏家引曆術謂無連月日食  
之事家氏鉉翁云天道有時而受常若執一定之律恐失  
春秋記災示警  
之意說近義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于夷儀

齊將伐齊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左傳

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易象傳

按許氏翰釋此條引比六三象傳于義差近

叔孫豹如京師

魯聘王朝止此

大饑

二十有五年

春秋彙存錄

卷八

三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

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

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

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

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

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

崔子曰發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

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

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

於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

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

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

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

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汙于廟弗許皆曰

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于公宮陪臣于掖有淫者不

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

公孫教封具鐸父襄伊倭埋皆死祝佗父祭于高唐至復

命不說弁而死于崔氏申蒯侍瀕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希

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驪

蔑于平陰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

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

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

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

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

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

哭與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

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

納其女于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

相盟國人于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

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與有上帝乃歆辛已公與大

夫及莒子盟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

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閭工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醜其誰納之行及奔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迫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遂舍枕轡而寢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奔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崔氏側莊公子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翼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左傳

義見僖八年齊無知  
執其君諸兒第二條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

春秋義存錄

卷八

十四

其可得見耶易繫傳

孔子曰其言曰君雖不量於臣臣不可以不量於其君是故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君無道橫命晏平仲之行也大戴禮

孔子曰靈公汙而晏子事之以潔莊公怯而晏子事之以勇景公侈而晏子事之以儉晏子君子也孔叢子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臨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

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於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左傳

義見莊六年齊人來歸衛俘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左傳作七月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僖公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僖公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僖公

鄭子產獻捷於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

春秋義存錄

卷八

十五

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於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弃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隨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於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

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慎辭哉左傳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過公穀作謁

二十有六年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衛獻公使子鮮爲復辭敬嬖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

敬嬖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

春秋義存錄

卷八

十一

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嬖以

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

玉伯玉曰緩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

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

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

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

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

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爲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

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

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

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太子角書

曰甯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左傳

義同桓二年宋晉秋其君與夷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甲午衛侯衍復歸于衛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於澶淵以討衛疆戚

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

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

士弱氏秋七月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

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

春秋義存錄

卷八

十七

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

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

宜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

以爲盟主也今爲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

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鸞之柔

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

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左傳

孔子曰依賢固不困依富固不窮馬蛇折而復行者何以輔足

衆也說苑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莊敘作生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

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

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太子座美而狠合左師畏而

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

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

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

遣之至則飲用牲加書徵之而聘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

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

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

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

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太子公徐聞其無

罪也乃烹伊戾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晉人執衛甯喜

案公羊傳云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不以其罪執之也於義差近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

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

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

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

霄許人曹人于宋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

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

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

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

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

兵而我弗許則固携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

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

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攸

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

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



子皙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遷入於宋若我何左傳

衛殺其大夫甯喜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鱄殺

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左傳

微子去紂孔子以爲三仁專之去衛其心若此合於春秋不亦

大宜乎范甯

春秋義存錄

卷八

三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曰令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以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貪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日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旣而齊人請

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

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

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

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

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

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乃

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左傳

晉之不足以主夏盟自宋始宋之盟趙孟之偷也孔子曰廷燦

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由趙文子始也是王霸

之所以興衰也春秋後傳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春秋義存錄

卷八

三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左傳

案左傳作十一月此條可爲改月之一証

二十有八年

春無冰

夏衛石惡出奔晉討衛氏之黨故

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冬齊慶封來奔

孔子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夫賢聖單革則登其福慶封伯荒淫於酒沈湎無度以弊其家王符潛夫論

崇崔杼滅於去年九月歲封當國未久而亦來奔義同宣十三年晉殺其大夫先穀

十有一月公如楚列國之君旅見於楚始此

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左傳

為三十年鄭殺良霄張本義見前齊侯使慶封來聘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景王立

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左傳

春秋義存錄卷人

案左氏此條可見魯史舊文非由聖人筆削

乙未楚子昭卒乙未距甲寅四十二日蓋同月之日繫前月之下也

二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公在楚

釋不朝正於廟也楚人使公親視公患之穆叔曰祓獵而禪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左傳

案魯以諸侯奔喪本非禮也禮由義起穆叔其知權者與

夏五月公至自楚

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治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曰欲之而言

叛祗見疏也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左傳

義見宣十二年季孫宿入郭

庚午衛侯行卒

閔弑吳子餘祭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閭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閭以刀弑之左傳

孔子曰古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也士遇之塗弗與之言屏諸四方唯其所之不及與政弗欲生之也家語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宮人勝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儀公作齊宮人下公殺有邾人

春秋義存錄卷人

晉侯使士鞅來聘拜城杞田我歸杞田

杞子來盟

吳子使札來聘吳始聘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

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函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颯颯乎大而婉險當作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鄆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崗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偏遠而不攜還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川而不置廣而不宜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

至矣政必及于子爲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蓬瑗史狗史鮪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左傳延陵季子適齊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禮記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論語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於子產晏子可謂至矣敢問二大夫之所自爲夫子所以與之者孔子曰夫子產於民爲惠主於學爲博物晏子於君爲忠臣而行為敬敏故吾皆以兄事之而加愛敬家語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論語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同上

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肯反任之史魚驟諫而不

從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

吾為臣不能正其君也生而不能正其君則死無以成禮我

死汝置屍牖下于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其子以其父

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于客位

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列諫

者死則已矣未有如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

直乎家語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

苟美矣論語

春秋義存錄卷八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俱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為文

矣同上

衛孫文子得罪於獻公居戚公卒未葬文子擊鐘焉延陵季子

適晉過戚聞之曰異哉夫子之在此猶燕子巢於幕也懼猶

未也又何樂焉君又在殯可乎文子於是終身不聽琴瑟孔

子聞之曰季子能以義正人文子能克己復義可謂善改矣

孔子曰畏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乎父而恭於兄好從善而

敬往蓋趙文子之行也大戴禮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北燕始見

冬仲孫羯如晉報聘

三十年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罷公作頗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蔡景侯為太子般娶於楚通焉太子弑景侯左傳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公穀伯姬上無宋字

或叫於宋太廟曰譖譖出出鳥鳴於臺社如曰譖譖甲午宋

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左傳

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

之命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傳母

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

春秋義存錄卷八 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

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穀梁

天王殺其弟佖夫公作佖夫

初王僭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款單公子愆期為靈王御士

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嗚呼必有此夫人以告王且曰必

殺之不覺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

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僭括欲立王子佖夫佖夫弗知戊子

僭括圍蒯遂成愆成愆奔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穀單

蔑甘過鞏成殺佖夫括取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佖夫

罪在王也

義見文七年宋  
人殺其大夫

王子瑕奔晉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叔弓叔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鄭伯有者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

焉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

將位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

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

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

豐同生伯有汰侈故不免人謂子產就直助疆子產曰豈

爲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疆直難乃不生姑成吾

春秋義存錄

卷八

天

所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甲

辰從之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

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皆

受盟于子皙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太宮盟國人于

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開子皮之甲不與

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潰入因馬師

頡介於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帥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

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繼

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旣而葬

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

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於介

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於

河使公孫盼入盟大夫已已復歸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

大夫言自外入也左傳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爲

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

驕貧不至於約貴不嫌於上故亂益亡坊記

子貢問曰今之人臣孰賢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

貢曰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女知其一而不知

其二女聞進賢爲賢耶用力爲賢耶子貢曰進賢爲賢子曰

然吾聞鮑叔之進管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管仲子

產之有所進也

春秋義存錄

卷八

天

冬十月葬蔡景公

案莊氏若水云隣國諸侯不討弑君之賊而乃公然會葬諸侯之罪與般均矣於義差近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

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

趙武齊公孫戴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

會于澶淵旣而無歸于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

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

信寵名皆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

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僞不信之謂也書曰

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

左傳

義見宣十五年  
宋人及楚人平

三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穀傳楚宮  
非正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立敬

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稠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

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

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

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之必爲季氏憂武子不聽

春秋義存錄

卷八

三

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哀祔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

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左傳

子曰君子之喪親也哭不僚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

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

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孝經

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于賓賓弗舉禮也

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

非禮也曾子問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杜註諸侯  
會葬非禮

滕成公來會葬情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

位而京已甚兆於死所矣能無從乎左傳

義見定十五年  
年邾子來朝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案程子曰莒子虐國人弑之而立展與展與非親  
弑也故書國人義同文十八年莒弑其君庶其

春秋義存錄第八卷終

春秋義存錄

卷八

三

春秋義存錄第九卷

平湖後學陸奎勳輯 同里門人鮑 級方來

姪 起宗鳳池同校

昭公上名驪襄公于卽位二十五年而孫齊又七年薨于乾侯

周景王四年歲元年在上章沿澤

春王正月公卽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

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號國弱公作國弱齊惡公作石惡罕虎公作軒虎

號公作郭殺作郭

三月取鄆

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

春秋義存錄 卷九

伐莒潰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

而爲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慙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

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

也何衛之爲人之有將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

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

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

曰帶其禍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

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可戮乎

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左傳

義見莊六年齊人來歸衛俘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遷癸卯鍼適

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后子享

晉侯造舟於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

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

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

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左傳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

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坊記

孔子曰知不可由斯知所由矣徐幹中論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大鹵公穀作太原此毀車用卒之始

春秋義存錄 卷九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莒展與出奔吳展下公穀無與字

叔弓帥師疆鄆田

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左傳

義見隱十年取鄆取防

葬邾悼公邾葬始此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麇公穀作卷

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皁櫟邾鄆人懼子產曰不

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鄆何患焉冬楚

公子圍將聘於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

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弑之遂殺其

二子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廐尹子哲出奔鄭殺

太宰伯州犁於鄭葬王於鄭謂之鄭敖使赴於鄭伍舉問

應爲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聞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

爲長左傳

義同襄七年鄭伯死頑卒于鄭

楚公子比出奔晉

二年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

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左傳

案此一係義同閏元年齊仲孫來而晉之改用夏正魯得奉周正朔與夫魯史之本名春秋告可証明

春秋義存錄卷九

昭公

三

夏叔弓如晉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驕

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

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

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

與子南爭徐吾犯之妹蕭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使太史書七子有死

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

夕無助天爲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

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爲褚師子產曰印也

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

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

左傳

義見宣十三年晉殺其大夫先穀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

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左傳

義見文二年及晉處父盟

三年

春王正月

丁未滕子原卒原公作泉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滕葬始此

春秋義存錄卷九

昭公

四

秋小邾子來朝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欵出奔齊

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

公之外嬖公懼奔齊左傳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

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

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母以小謀大母以遠言近母以內圖

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緇衣

四年



春王正月大雨雹電公穀作雪公

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刑愚者親怪諱名天道無親可為祗畏後漢

書李因傳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

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子專會諸侯始此

楚人饒徐子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

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

夫從使屈申圖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惟逆命

春秋彙存錄

卷九

五

是以前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

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

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

之子麋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左傳

慶封其以齊氏何也為齊討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軍中曰

有若齊慶封弑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

若楚公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之以為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

慶封弑其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為靈王服也

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

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歟穀梁傳

遂滅賴賴公穀作厲

九月取郕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

春王正月舍中軍

春王正月舍中軍早公室也毀中軍於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

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

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子各一皆

盡征之而貢於公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

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闕詛諸五

父之嚮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

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

春秋彙存錄

卷九

六

朝晉禮也吾子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

也既葬而行仲至自齊仲王聞父喪而來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

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

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取仲孫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

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取仲孫昭子即位朝其家眾曰豎牛

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

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

於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

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左傳叔孫穆子避難奔齊宿於庚宗之邑庚宗寡婦通焉而生牛穆

子返魯以牛為內豎相家牛讒叔孫二子長孟丙殺之叔孫

有病牛不逼其饋不食而死遂輔叔孫庶子而立之昭子既

立朝其家眾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

邑以求舍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遂殺豎牛孔子曰叔孫昭

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

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昭子有焉家語

楚殺其大夫屈申

楚子以屈申為貳於吳乃殺之左傳

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

漢書刑

案此條之義非獨為楚靈而發若楚共之殺公子側公子于大皆是也

春秋義存錄卷九

公如晉

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

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於贈

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

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

子家驕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

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

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未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

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左傳

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

入焉中君也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荀卿子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三叛人之二

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左傳

胡傳云春秋於三叛人雖賤特書其名以懲不義懼滿人為後戒也許氏翰云公如晉未返而受莒牟婁及防茲惡

年氏之專也義見襄二十一年和庶共以漆聞工來奔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盼泉盼公作漬發作音

秦伯卒史失其名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越見始此

六年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葬秦景公秦葬始此

春秋義存錄卷九

夏季孫宿如晉晉書田也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

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

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

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為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見於

左師左師曰大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

女何有詩曰宗子維城母俾城壞母獨斯畏女其畏哉左傳杜註此為後華亥出奔張本惡按昭十年宋平公卒柳又

有寵於元公佐莊哉變幸之能惑人也義見襄二十六年宋公殺其世子莊

秋九月大雩

楚遠罷帥師伐吳

冬叔弓如楚

齊侯伐北燕

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士句相士鞅逆諸河禮也晉

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

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

也左傳

七年

春王正月暨齊平

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癸巳齊侯次于號燕人行成曰

春秋義存錄卷九

九

敝也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皙曰受

服而退侯黜而動可也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

賂以瑤玉櫝罕耳不克而還左傳

案劉氏敞曰齊求之者指齊求與魯爲平也其下乃云癸巳齊侯次于號燕人行成劉說頗勝杜註至齊景受賂而

還義同桓六年齊人來歸衛俘

三月公如楚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太宰遺啓疆曰臣能得魯

侯遠啓疆來召公三月公如楚鄭伯勞於師之梁孟僖子

仲孫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左傳

子曰經禮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

也子曰貌以儼禮禮以儼辭是謂難焉家語

叔孫舍如齊蒞盟舍左敘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九月公至自楚

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

將死也二十四年孟僖子卒傳終官之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

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

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

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

侮饋於是鬻於是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

春秋義存錄卷九

十

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

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

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

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左傳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臣功大者主威侵權并族害已姦行吐珠于澤誰能不含春秋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

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	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 <small>左傳</small>	<small>義見莊八年齊無知秋其君諸兒第一條</small>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small>自錄</small>	叔弓如晉	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	陳公子留出奔鄭	秋蒐于紅 <small>蒐季如此</small>	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於商衡革車千乘 <small>左傳</small>	<small>案叔氏註自是定哀之世凡四蒐備書于策者季氏挾兵權以勝制其上為魯憂耳義見襄十一年作三軍</small>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春秋彙存錄 卷九 十一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與 <small>與公作現</small>	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	<small>杜註當</small>	十月壬午滅陳 <small>左傳</small>	<small>案徐氏述曰楚莊入陳先書殺者彼乃楚子行義今楚子記義討賊善在滅後見其本懷滅心也徐氏彈專就書法立論未脫曰利而此條之義與宣十一年</small>	<small>楚人殺陳夏徵舒楚子以陳自可參觀</small>	葬陳哀公 <small>杜註楚人哀克葬之魯性會故書</small>	九年	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許遷于夷 <small>夷即城父本陳邑</small>	夏四月陳災 <small>災公穀作火</sma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 <small>穀梁傳</small>	<small>案此條之義穀梁傳</small>	秋仲孫矍如齊	冬築郎囿	冬築郎囿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small>左傳</small>	<small>義見成十八年築鹿囿</small>	十年	春王正月	夏齊樂施來奔 <small>齊公作晉公</small>	春秋彙存錄 卷九 十二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矍帥師伐莒 <small>意如公作隱如季孫宿孫</small>	戊子晉侯彪卒	晉平公出言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衽宮壁左右欲塗之平公曰舍之以此為寡人失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 <small>淮南子</small>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small>三月而葬述</small>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small>成公作戊</small>	<small>案此年無冬何休謂昭公娶吳孟子之年故貶之此妄說也孫氏復注氏克說皆云脫冬一字傳受承誤其義猶之耳</small>	十有一年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small>葬述公作正月說</small>
--	-------------------------	--------	------	---	--------------------------	----	------	-----------------------------	-------------	--	--------	---	----------------------------------	--------------------------------	--	------	-------------------------------------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虔殺

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

於感同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

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于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

之刑其士七十人左傳

楚子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為其誘討也此討賊也雖誘之

則曷為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也公羊傳

義見昭四年楚子執齊慶封殺之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大蒐于比蒲

春秋義存錄卷九

大蒐于比蒲非禮也左傳

案高氏問云八年書蒐此書大蒐見三家益強車徒日衆也公有夫人之喪而大蒐不廢則是三家者以馳騁田獵

問君喪也與八年蒐紅義可參觀

仲孫獲會邾子盟于稷祥祫祥公作侵羊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

杞人于厥慙厥慙公作屈銀

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

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

之秋會于厥慙謀救蔡也邾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

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弗德天將棄蔡以壘楚盈而

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

平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晉人使狐父請蔡於楚弗許左傳

案程氏端學曰晉既失霸楚圍蔡而莫之恤入國之大夫自為會天下之勢可知矣義見襄二年仲孫處會晉荀吳

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九月葬齊歸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

為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

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

日之感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忌

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左傳

子曰喪與其易也寧戚論語

春秋義存錄卷九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有殺作友

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

况用諸侯乎王必悔之左傳

義見僖十九年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十有二年

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左傳

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欵于唐因其眾也

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

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

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其詞則正有罪焉爾公羊傳案穀梁亦同左傳作高偃納北燕伯公羊所引孔子之言益傳訛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公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

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介德之不知同福

之不受將何以在左傳

杜註云為二十年華定出奔宋下與  
文四年衛侯使來聘義可參觀

公如晉至河乃復

取鄭之役子孫昔人愬於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

也故辭公公子懿遂如晉左傳

義同文二年  
及晉與父盟

五月葬鄭簡公三月而葬

春秋彙存錄

卷九

五

楚殺其大夫成熊熊公作然  
殺作虎

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謂成虎於楚子成虎知

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左傳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論語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慙出奔齊慙公  
作慙

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

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許叔仲穆

子且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及平

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

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氏有家

禍殺適立庶故婦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

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婦將與季氏訟書

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慙

謀季氏慙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

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左傳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父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

子孫微矣論語

楚子伐徐

楚子狩於州來次於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鬻尹午陵尹喜

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

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

春秋彙存錄

卷九

六

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燹父禽

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

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

筭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

共禦王事齊王剪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

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

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

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

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

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

加之以楚故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鉞

秘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  
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  
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嘗視之是能讀三  
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  
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  
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  
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  
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  
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  
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左傳

春秋義存錄

卷九

昭公上

七

孔子曰諫有五吾從諷之諫

白虎通

晉伐鮮虞

史記索隱云姬姓國

因肥之役也

左傳

案齊氏叔諫曰文十年秦伐晉成三年鄭伐許及此年晉伐鮮虞皆春秋闕文也義同襄五

十有三年

春叔弓帥師圍費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穀梁

靈王為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脇比而立

之然後令於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

里眾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

公羊傳

義同莊八年齊無知欲其召諸兒第二條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殺公

案秋氏助云衛殺州吁齊殺無知皆書曰人討比不稱人何也棄疾以國仇而殺比其罪鈞也於義差近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

於邾南甲車四千乘平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於平丘子

產子太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太叔以四

十旆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於衛地叔鮒求貨

於衛衛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簋錦曰諸侯

事晉未敢攜貳况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

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

春秋義存錄

卷九

昭公上

六

厭亦將及矣為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

退而禁之

左傳

晉昭公會諸侯於平丘齊侯及盟鄭子產爭貢賦之所承曰昔

日天子班貢

左無

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

者旬服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自

日中爭之以至于昏晉人許之孔子曰子產於是行也足

為國基也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於樂者

樂於

求樂且曰合諸侯而藝貢事禮也

家語

公不與盟

義見文二年及晉處父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公至自會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廬隱太子有之子

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平王即位既封

陳蔡而皆復之禮也左傳

案胡傳云不言自楚者不與楚子之得封也欲駁左傳而以書法為孔義不若黃氏澤所云二君歸國是已入國奉告之

冬十月葬蔡靈公因復乃葬凡三十有一月

公如晉至河乃復

吳滅州來

十有四年

春意如至自晉子服惠伯請于晉卿乃歸季孫

春秋義存錄卷九 昭公上

附晉那侯與雍子爭郤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

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

那侯那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

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

直鮒也鬻獄那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貪以

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

請從之乃施那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

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于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滅

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王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

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那侯之獄

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

親益榮猶義也夫左傳

三月曹伯勝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秋八月莒著工公卒邾公不感國人弗順欲立著工公之弟

庚與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與邾公惡公子鐸而

善於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

君而納庚與許之左傳

冬為殺其公子意恢

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邾公奔齊公子鐸逆

春秋義存錄卷九 昭公上

庚與于齊齊黑肱公子鉏遂之有賂田左傳

案劉氏故曰杜社意恢與亂君為黨故書名惡之非也意恢死時事無有黨于亂君者正為君自與意恢善而亂臣忌之先殺意恢乃逐其君耳思謂此條之義不在於專殺大夫而在於殺君之親與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可以參

親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公作夷昧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衛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

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蒞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泣

事衛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左傳

公羊曰君有事於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非也會子問君



在祭不得成禮者幾仲尼語之詳矣而不及此此所以知其非也 春秋權衡

案家氏鉉翁曰此與襄仲之卒去晉不同然而義可參觀

夏蔡朝吳出奔鄭 朝公作昭無出字

案蔡朝吳之奔由費無極譖之義見二十七年楚殺其大夫卻宛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

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

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

也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

春秋義存錄 卷九 昭公上

三

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

以欲城而逆茲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

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

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

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

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

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

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

子戴鞮歸 左傳

案漢氏若水曰鮮虞無罪而伐之徒以不納叛不急利之為善是猶終見之而奪之食姑徐云耳於義差近

冬公如晉

十有六年

春齊侯伐徐

二月丙申齊師至於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鄭人莒人會齊

侯盟於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

哉齊君之無道也與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

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於左傳知

我肄其是之謂乎 左傳

義九 昭公上

楚子誘我蠻子殺之 公作戎曼

夏公至自晉

案汪氏克寬曰昭公去年冬如晉今夏書至魯三時而始返雖不書晉人止公考其時則微傳而事者矣義見文二

春秋義存錄 卷九 昭公上

三

年及晉 處文盟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三月而葬

十有七年

春小邾子來朝

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芣穆公賦菁菁者

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 左傳

子曰吾語汝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雖在祫祫之中事之聖

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與揖讓而升堂升堂

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仲尼燕居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愿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避移時樂奏鼓祝用幣

春秋義存錄

卷九 昭公上

五

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替奏鼓騫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左傳

案左氏此條周之六月當夏四月可為改月一証

秋郊子來朝

郊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郊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太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

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鵲鳩氏司馬也鵙鳩氏司空也夾鳩氏司寇也鵙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滯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郊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左傳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穀無之字

冬有星孛于大辰

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于大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火出于夏為三月于商為四月于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

春秋義存錄

卷九 昭公上

五

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太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為帝工其星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 左傳

案中須梓慎以為火災此近應者也胡傳云字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其占尤具遠義見僖十四年沙鹿崩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春秋義存錄第九卷終

春秋義存錄第十卷

平湖後學陸奎勳輯 同里門人葉

鑒筠客 鑒天池 同校

昭公下

周景王二十一年歲在癸酉赤若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六月邾人入郕郕姓

六月邾人藉稻邾人襲郕邾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

遂入之盡俘以歸邾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反

邾夫人而舍其女左傳

春秋義存錄 卷十 昭公下

義見十九年宋公伐邾

秋葬曹平公

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

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

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

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

原氏其亡乎左傳

子曰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飭不飭無貌無貌不敬

不敬無禮無禮不立夫遠而光者飭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

之如汙邪水潦集焉菅蒲生焉從上觀之誰知其非源水也

尚書大傳

冬許遷于白羽許白羽遷自羽凡歷三遷

十有九年

春宋公伐邾

邾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二月宋公伐邾圍黹三

月取之乃盡歸邾俘邾人邾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于

黹左傳

子曰惡人者人惡之知得之已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環堵

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已者也尸子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夏許悼公癸丑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弑

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左傳

春秋義存錄 卷十 昭公下

書曰弑其君者止不嘗藥也古者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夫子之

所慎者三疾居其一季康子饋藥曰正未達不敢嘗敬慎其

身如此也而於君父可忽乎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

飲藥子先嘗之蓋言慎也春秋胡傳

已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冬葬許悼公穀梁曰日本葬許不使止為葬父也

二十年

春王正月

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

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

已甚亂所在也左傳

案孔氏穎達云傳以經之正月實非正月更於二月記南至之日以正歷之失也愚謂左氏此條可為改時改月之証

夏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鄆教作夢公羊云公子喜時之後

秋盜殺衛侯之兄繫繫公殺作縶

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冠與鄆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圖欲去之公子朝通於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圖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為駮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焉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

春秋彙存錄 卷十 昭公

三

難而逃是僇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于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遺翼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閭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閭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鴻驪馳驅乘於公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於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關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踰而從公公如死鳥析朱鉏宵從寅出徒行從公齊侯使公孫青聘於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鳥請將事

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

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戴主人曰君若惠顧

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止衛侯固

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為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為乘馬

賓將振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

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

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

於燎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開謀殺渠

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秋

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圖子玉霄子

高魴出奔晉閏月戊辰殺宣姜衛侯賜北宮喜諡曰貞子賜

春秋彙存錄 卷十 昭公

四

析朱鉏諡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衛侯告寧于齊且言

子石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忘辭曰

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

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

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

不為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蓋不義不犯非禮左傳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寧公作寧

孔子曰鸛雀爭善處於一屋之下母子相哺也嘔嘔焉相樂也

自以為安矣遽突決上棟焚鸛雀顏色不變是何也不知禍

之將及之也不亦愚乎為人臣而免於鸛雀之智者寡矣呂

氏春秋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左傳

附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惟有德者能以寬

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

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為政不

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于萑苻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

從夫子不及此與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乃止仲

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

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

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

無良式遏寇虐憐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

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綏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

是道和之至也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左傳

傳

二十有一年

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三月葬蔡平公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大夫送葬者歸見昭

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

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墜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

身將從之左傳

杜註為蔡侯未出奔宋木義見桓二年和侯來朝

夏齊侯使士黻來聘此聘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叛公作畔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輒公作莊叔弓子

冬蔡侯朱出奔楚朱殺

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

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

朱而立東國朱愬於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

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太子其子與君同

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

左傳

案注氏克克云或疑此書朱出奔楚後魯東國卒于楚朱無歸入葬之文東國無出奔之事疑只是一事蓋即東國而誤為宋也然左傳昭二十七年記沈尹戌之言亦曰出蔡侯朱而史記蔡世家亦曰隱太子之子東國攻平侯子

春秋義存錄卷一昭公

而代立則宋東國國人惡謂注氏考事甚核其義見前葬蔡平公

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左傳

案注氏克克云晉伐鮮虞豈妨于邦交之禮如文三年晉將伐楚以救江而公如晉處三年晉將伐齊而公亦如晉未聞辭公也况是年晉實未嘗有事于鮮虞哉此辭以拒公耳義見文二年及晉處父盟

三十有二年

春齊侯伐莒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大蒐于昌陽昭公

義同八年蒐于新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即說之欲立之劉獻公

之庶子伯蚩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爲人也願殺之又惡王

子朝之言以爲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

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爲人用乎

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犧何害王弗應夏四

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

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蚩五月庚辰

見王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左傳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三月而葬亂故也叔鞅叔鞅弟

王室亂

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偪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

春秋義存錄卷十

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壬戌劉子奔揚單子逆

悼王於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

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提與之重盟必來背

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

追單子及領大盟而復殺華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亡乙

丑奔于平時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醴延定稠子

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辛未鞅簡公

敗績於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

亂也聞馬父曰子朝必不免其所與者天所廢也左傳

子曰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杜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

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

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坊記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冬十月王子猛卒

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已丑敬王卽位館于子施

氏左傳

案吳氏說曰子上加王字者表其爲天王未踰年之子以別於諸侯未踰年之子也與莊三十二年子般卒義可參觀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杜註當爲癸卯

二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春秋義存錄卷十一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山郭也

晉人圍郊時于朝在郊邑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

夏黃父教作甫達公作極數作登

吳人伐州來楚遠遯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

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燔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

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克其

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勿而狂陳大夫鬻壯而頑頓與許

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燿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收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乘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左傳

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於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

春秋義存錄

卷十

九

皆曰獲公羊傳

案見僖十二年楚人滅黃

天王居于狄泉

案公羊云其稱天王者有天子也於義差近

尹氏立王子朝林註尹閭周世卿

八月乙未地震

八月丁酉南宮極震長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

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

矣東王必大克左傳

案乙未地震魯地也丁酉南宮極震周地赤震也王城震而于朝奔魯地震而陽州逐天之示人顯矣義見僖十五年

年歲火伯之廟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至河下公教又有公字

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取也公羊傳

義同二十一年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有四年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叔孫舍至自晉左敘無叔孫字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郕釐卒郕公作釐

冬吳滅巢

楚子為舟師以畧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

春秋義存錄

卷十

十一

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

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

薛夢帥師從王王及圍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

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勤

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

梗其王之謂乎左傳

案杜註云為定四年吳入郢張本義同二十三年吳敗黃初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制于髡沈子逞滅蔡陳夏齊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

春叔孫舍如宋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

薛人小邾人于黃父諸公救作倪大心公作世心叔諸叔輒子

夏會於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戊

入曰明年將納王左傳

案家氏鉉翁曰此爲王室而會不書無勳王之實也愚謂此條之美與僖五年諸侯盟于首止可以參觀

有鸛鶴來巢又作鸛公作鸛

有鸛鶴來巢書所無也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

之曰鸛之鶴之公出野之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

鸛鶴踈踈公在乾侯微塞與鸛鶴之巢遠哉遙遙稠父

喪勞宋父以鸛鸛鸛鸛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鸛鶴來

巢其將及乎左傳

孔子謂子夏曰鸛鶴至非中國之禽也禮稽命徵

春秋彙存錄卷一 昭公十一年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秋書再雩早甚也左傳

義見桓八年夏五月丁丑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穀作乙亥陽公作楊

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

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嬖與嬖人檀通而懼乃

使其妾扶已以示秦適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扶

余又訴於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

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下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

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爲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

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郕之

雞關季氏介其雞郕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郕氏且

讓之故郕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爲讒於臧氏

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

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

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爲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

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賁公賁使侍人僚袒告公公

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

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

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郕孫

郕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譏人以君微幸事若不

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

春秋彙存錄卷一 昭公十一年

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

獲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闕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

季氏殺公之於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

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

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

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惡作弗可知

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蕩蕩蓄民將生心生心同

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郕孫曰必殺之公使郕孫逆孟懿

子叔孫氏之司馬馮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

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

是無叔孫氏也馮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



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踰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伯殺之於南門之西遂伐公徙于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已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左傳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故上下相虧也猶水火之相滅也人君不可不察而大盛其臣下此私門盛而公室毀也人君不察焉斯國家危殆矣說苑

子謂子家駒雖然大夫不如晏子晏子功用之臣也不如子產子產惠人也不如管仲管仲之爲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

仁野人也不可以爲天子大夫荀卿子

在易屯之六五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昭公不明乎消長盈虛之理正身率德擇任忠賢待時馴致不忍一朝之忿求逞其私欲而以羣小謀之其及也宜矣春秋胡傳

### 齊侯唁公于野井

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是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爲近故也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

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勑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繼繼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昭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守焉乃不與盟左傳

唁公者何昭公將弑當作殺後同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弑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使魯大

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入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繫委已者也而采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弑而敗焉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違再拜頓慶子家駒曰慶子免君於大難矣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於大難君不忍加之以饒饋賜之以死再拜頓首未就敢致換于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祗受高子曰有夫不祥君無所辱大禮昭公益祭而不管景公曰寡人有不佞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佞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人不佞

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公曰寡人有  
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  
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  
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  
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  
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昭公於是噉然而  
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為齒以體為席以鞍為几以遇禮  
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公羊傳

孔子曰不愼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悔莫及矣詩曰掇其泣矣  
何嗟及矣韓詩外傳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春秋義存錄

卷一 昭公

五

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  
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  
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於齊  
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帷內曰  
將安眾而納公公使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  
昭子自鐫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齋於其寢使  
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左  
傳

劉氏敞曰叔孫婚不忍自同於季氏而謀納公正也不忍見欺  
於季氏而反自殺忠也然而君子以為難不以為法者昭公  
在外婚可以無死婚之死畏也曾皆使曾參過期而不反人

曰其畏乎曾曾曰彼雖可畏我在必不死也此曾子之所以  
稱善事父也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  
曰子在回何敢死此顏子之所以稱善事師也使婚少聞曾  
氏顏子之風則必不以死易生矣此春秋所由不以死覈婚  
也婚之死雖不可以當復而其忠也不可忘矣故因其可褒  
而褒之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此之謂也春秋意林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為公故將如晉

十有二月齊侯取郕公也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而葬

宋公不在國凡喪葬之禮意如專之政在大夫也義見莊二十五年公子友如陳後倣此

春秋義存錄

卷十 昭公

六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郕

夏公圍成

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  
如珣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齋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  
千庾高齋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齋曰魯人買之百兩一  
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官於齊侯曰羣臣不  
盡力於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  
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  
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於曲棘  
使羣臣從魯君以下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  
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鉅帥師從公成

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

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敵室也用

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於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

飲馬於淄者曰將以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

齊師戰于炊鼻

左傳

義見莊六年齊人來歸衛俘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紀伯盟于鄆陵

參盟於是再見

公至自會居于鄆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王弱其母非適

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

春秋彙存錄

卷十 昭公

七

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

援不可賣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逮讐亂嗣不祥我

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爲必殺令尹令

尹懼乃立昭王

左傳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語

案子西雖能諫國而聖人獨外之不得比于子臧季札矣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二十有七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

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

尹麋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

濟師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

卻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

也弗可失也告鮑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

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鮑設諸曰王可

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先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

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

親也夾之以鉞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蓋者坐行而入

執鉞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僞足疾入於堀室鮑設

春秋彙存錄

卷十 昭公

十八

諸實劔於魚中以進抽劔刺王鉞交於胸遂弑王閭廬以

其子爲卿

左傳

案趙氏隱三年吳之亂諸樊爲之也義見隱三年宋公和卒

楚殺其大夫卻宛

卻宛作郤

卻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爲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

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卻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

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

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爲惡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

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實諸

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餐日帷諸門左無極謂

令尹曰吾幾禍于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

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名郤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焚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焚令曰不焚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管焉或取一乘杆焉國人投之遂弗焚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九月子常殺費無極與鄆將師盡滅其族以說於國謗言乃止 左傳

孔子謂子貢曰詩云匪其止共惟王之邇此傷姦臣蔽主以為亂者也 左傳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會于扈令戊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

卷一 昭公

十七

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因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啟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脫甲執水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功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執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執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左傳

案士鞅謀納公而以貨解義同二十六年公圖成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公如齊

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 左傳

義見文二年及晉處父

公至自齊居于鄆

三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六月而葬殺

公如晉次于乾侯 杜註乾侯晉竟內邑

春秋葬存錄 卷一 昭公

十七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葬公

六月葬鄭定公 三月而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葬公

附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司馬彌牟為鄆大夫賈辛為祁大夫司

馬為平陵大夫魏戊為梗陽大夫知徐吾為塗水大夫韓固為馬首大夫孟丙為孟大夫樂霄為銅鞮大夫趙朝為平陽大夫僚安為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為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鱄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為

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

春秋義存錄 卷十 主

墮乃力仲尼問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問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左傳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左傳

義同二十七  
年公如齊

公如晉次于乾侯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穀梁范註云叔詣欲納公無病而死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穀梁傳

子曰商汝知君之爲君乎子夏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爲水也孔子曰商知之矣子

孔子曰一物失理亂亡之端苟違此道民畔如歸楊簡封事

案後條之義不獨爲鄆潰而許先聖之意蓋謂人君用人行政一有不慎即失民心經中如梁之亡言人之執其君

齊州皆棄其民之

皆由國君自取也

三十年

春秋義存錄 卷十 昭公 主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案穀梁云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於義差近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三月而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羽左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秀尹然左司馬沈尹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疆其讐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冑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

通今而始大比於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萌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已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行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眾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左傳

義見定四年吳人郢

三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公叔作歷

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名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

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名季孫躒于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得也敢逃刑命君若

以臣為有罪請因於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左傳

案注氏克齊云齊如外而詐以欺晉晉定既為子范之巧言知說又導之叛逆而不恤魯君有沒沒求哀之請千載而下說者其若如何休其預猶謂意如自其國以示憂感則其意為之志不強可以欺當年且可以欺後世也

義見前公孫于公次于陽州第一條

夏四月丁巳薛伯薨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公曰諾眾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葬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忘子姑歸祭于家子曰君以一乘入於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眾從者

公不得歸左傳

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論語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公作弓通語之說似屬無稽

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左傳

此三叛人之三義見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濫聞丑未奔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閭閭魯公葬地公羊以爲邾邑非也

夏吳伐越此吳越構兵之始

秋七月

今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

人莒人薛人記人小邾人城成周世叔穀作太叔昔人下

天子微諸侯不享親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

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穀梁傳

案穀梁之說于義差近餘見定元年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春秋義存錄

卷十

圭

春秋義存錄第十卷終

春秋義存錄第十一卷

平湖後學陸奎勲坡星輯 姪

紹宗超亭 同校 錦雲彩紋

定公名宋襄公子昭公弟在位十有五年

元年則發王十一年歲在元戰執徐

春王

案王正月從周正也王字不應讀斷定公未即位王正月無事即書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之事公穀強爲讀斷而以定無正立說文義兩失之矣不可從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此大夫專執之始

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

魏子泄政衛彪侯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

春秋義存錄

卷十一

一

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

子局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

范獻子去其柏桴以其未復命而田也孟懿子會城

庚寅裁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卿吾役也薛宰曰宋爲無

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爲盟土

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

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

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

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爲宋從

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

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志諸乎士伯怒謂韓

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爲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戌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寬曰周莠立齊高張皆將不免

子曰終日言不遺已憂終日行不遺已患唯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越難也終日爲之一言敗之可以不謹乎韓詩外傳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就侯戊辰公卽位

夏叔孫成子叔孫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

春秋存錄

卷十一

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

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

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羈羈不敢見叔孫使

告之曰公衍公爲貸使羈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

則羈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

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

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

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

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隕公子宋先

入從公者皆自壞隕反左傳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禭從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

曰共殯服則子麻弁絰疏衰菲杖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歛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節也曾子問

政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昔云孝平惟孝友于兄弟施于

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論語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八月

季氏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榮駕鵠曰生不能事死又難之

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鵠

曰吾欲爲君諡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難之以

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

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左傳

先時季氏葬昭公于墓道之南孔子溝而合諸墓焉謂季桓子

春秋存錄

卷十一

三

曰昭君以彰已罪非禮也今舍之所以掩夫子之不臣家語

九月大雩

立煬宮

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左傳

冬十月隕霜殺菽

二年

春正月

夏五月長淮門及兩觀災

秋遠人伐吳春秋左傳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義見傳二十  
年新作南門

三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月辛卯邾子卒卒公於作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六月而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拔公作拔

冬盟于邾邾修邾好也左傳

案邾子在襄公與何忌盟義見桓十三年葬宣公

四年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春葬蔡存錄卷十一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

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楚兵交止此

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

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

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癘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

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晉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

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

旆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傳

案劉文公與楚子會召陵之師伐楚與蔡晉荀寅之謀可參觀荀寅以賄賂離蔡晉六年晉人來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姓公作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臯公作臯臯于云公以不度見于晉故因會而求盟

杞伯成卒于會成公作戊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

案劉子與劉不殺其卒也幸楚將殺劉而劉史書之耳孔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開公作國

春葬蔡存錄卷十一

葬劉文公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

費淮出奔鄭柏舉公作伯費淮出奔鄭

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郢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犁

之孫焉吳太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

蔡侯同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蔡侯吳

子將伐楚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成謂

子常曰子常與吳之上下我恐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

大堤而後戰吳之上下我恐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

謀而力不助吳之上下我恐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

不知楚之與吳也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

舟於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繁王晨請於闔廬曰楚无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繁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冠左傳

庚辰吳入郢郢公

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繁王曰困獸猶鬪況入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闕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羅灌五戰及郢已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界我以出涉離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繁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繁王入之左司馬戍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為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界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界布裳到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益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郢鍾建負季芊以從由于徐蘇而從

春秋義存錄

卷一

六

六

郢公辛之弟當有武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贊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何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強禦唯仁者能之遠雖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勸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汝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雖陽之患也逮吳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遠亡君之士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日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左傳昔楚昭王與吳戰敗亡其跡履行三十步而返取之曰吾悲與之俱出而不與之俱入也孔子游于少原之野見婦人斬著而亡簪哭之甚哀孔子曰何悲也婦人曰非悲亡簪吾所悲者故耳夫江漢之君猶懷懷少原之婦哭其亡簪皆懷故也賈傳新書

春秋義存錄

卷一

七

五年

五年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公作正月

夏歸粟于蔡

於越入吳林註於於越也來吳在楚而入其國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玼璠斂

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遂之告公山不狃不狃

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為費

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

陽虎子行之乎左傳

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璠與斂贈以珠玉孔子初為中都宰聞之

歷級而救焉曰送死而以寶玉是猶曝尸於中原也其示民

春秋義存錄 卷十一 八

以姦利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順情以危親

忠臣不逃姦以陷君乃止家語

孔子曰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白諸侯出蓋十世希

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

矣南語

季孟之權三桓之富不可及也孔子謂之曰微為人臣權均于

君富侔于國者亡故其位彌高而罪彌重祿滋厚而罪滋多

豈微論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鄭公作遊林許

二月公侵鄭

二月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晉康也往不假道於衛

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衛侯怒

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

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盤鑑

苟可以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

將以為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晉德無乃

不可乎太姬之子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

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

止左傳

春秋義存錄 卷十一 九

意如卒第二條

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夏季柯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

晉人兼享之孟孫立於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

魯而思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

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

虎矣孟孫知其難以為必適晉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左傳

傳

秦二卿並使陽虎之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

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

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

不亡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洄而行趙簡子逆而

飲之酒於綿上獻楊楸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

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楸買禍弗可為也已然子死

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

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

左傳

義見莊六年齊人求歸衛俘

冬城中城

春秋義存錄

卷十一

十

李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郕杜註何忌不言何闕文

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諸侯始復特盟鹹晉也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齊侯衛侯盟于沙公作沙晉此齊衛合意之始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九月大雩

案齊氏季宣曰一秋而雨大雩晉書之甚也義同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齊氏又雩

冬十月

八年

春王正月公侵齊

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

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工于鉏擊之與

一人俱斃假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

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

也殿左傳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又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

之

公至自侵齊

春秋義存錄

卷十一

士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案高氏曰云以公下與鹹沙之盟且散此齊之

公會晉師于瓦

公至自瓦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上公作趙

晉師將盟衛侯于鄆澤趙簡子曰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

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

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

春秋傳主野人鴻山之說以昭公至是始得祀於太廟其說是也特事出陽虎托於正以倡亂耳義見季孫意如卒第二條

### 盜竊寶玉大弓

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祭已至成宰公敘

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

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陽虎前

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

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

命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

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重者死不免主

### 春秋左傳卷之六

卷之六

主

桓子曰往也

南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樂室

於門外林楚

及衛而驛陽越射之不中寔言門有

自門間射

之陽虎叔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欲處

父帥成人

門入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內弗勝又戰

於棘下陽虎

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於

五父之衢

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

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噫速駕公欲陽在公欲陽請

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而歸之子言辨舍將

於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謹陽以叛

孔子曰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季孫行父自僖公時得魯政

至平子意如遂昭公於乾侯終季孫斯定公八年為陽虎所

伐仲尼既言諸侯十世又言大夫五世者斥魯君臣皆失道也

春秋子論語筆解

### 九年

#### 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蕞卒

蕞公作嚙

#### 得寶玉大弓

夏陽虎歸寶玉大弓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

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

曰臣嘗爲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

事大國而無天討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

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

### 春秋左傳卷之六

卷之六

十四

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

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

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因諸西鄙

盡借邑人之車毀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蔥靈寢於其中而進

迫而得之因於齊又以蔥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

趙氏其世有亂乎

左傳

陽虎既奔齊自齊奔晉適趙氏孔子問之謂子路曰趙氏其世

有亂乎子路曰權不在焉豈能爲亂孔子曰非汝所知夫陽

虎與魯不親仁有寵於季孫又將殺之不克而奔求容於齊

齊人困之乃亡歸晉是齊魯二國已去其疾趙簡子好利而

多信必溺其說而從其謀禍敗所終非一世可知也

家語

六月葬鄭獻公三月而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秦伯卒史失其名後同

冬葬秦哀公

十年

春王三月及齊平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夾谷公至自夾谷

夏公會齊侯于視其實夾谷孔丘相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

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

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

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

春秋義存錄卷十一 主

神為不祥於德為意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達

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

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

田吾以其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

之故吾子何不問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

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

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于孟聞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

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龜陰之田左傳

離會不致何為致也危之也危之則以地致何也為危之也其

危奈何曰煩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

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

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為來為命司馬止之齊侯遂巡

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

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為罷會齊

人使優施舞于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

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龜陰之田者蓋為此

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於煩谷之會見之矣

義傳

案趙氏國與民仲矣王民性嚴民性隆皆疑夾谷之會無

萊人兵劫魯侯事且經不書盟而傳云盟知為左氏之誤

愚謂行法優施舞是異門而出魯侯之會尚可知為形各

明文聖人殺來和之教若見一

豈得以盟言為要求而棄斥為極哉

晉趙鞅帥師圍衛

春秋義存錄卷十一 主

齊人來歸鄆龜陰田田上載有之字

齊人召為來歸鄆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

為是來歸之公羊傳

齊強於天下伐盟主合諸侯於鄆陵矣於是願歸田則以孔子

相夾谷之會也謂春秋之諸侯不足用為善者是不即人心

之論子故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陳傳良春秋後傳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鄆州仇不取子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鄆鄆公作我謂聞之

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公子地出奔陳地公

見後宋公之弟長出奔陳

冬齊侯衛侯鄭游連會于安甫

叔孫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疆出奔陳

宋公子地嬖蒧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

自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翬以與之地怒

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明門而泣之目盡腫母

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畀魋亦有頗焉子為君禮

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

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

暨仲佗石疆出奔陳

義地七年宋人殺其大夫

春秋左傳卷十一定公

十有一年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疆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蒧盟

十有二年

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郕

義見後

應費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郕季氏將墮費公

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

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

頤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

左傳

邱費之宰三大夫數叛患之以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

長數叛者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說而墮

邱墮費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春秋左傳卷十一定公

十有一年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將墮成公欲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

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

公圍成弗克

義見前

附

孔子與聞魯國之政齊人懼曰孔子為政必伯伯則吾地近

焉我為之先并矣蓋效地焉犁鉏曰請先祖之祖之不可

致地庸遲乎於是運國中女子八十人皆衣文衣舞康樂

馬三十駟以遺魯君魯君游觀終日卒受之三日不朝孔

子遂行師已送之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  
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舌可以死敗游哉優哉聊以  
卒歲師已反季桓子曰孔子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歎曰  
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史記

孔子遭君暗臣亂舉邪在位政道隔於王家仁義閉於公門  
故作公陵之歌傷無權力於世大化絕而不通道德施而  
不用故曰無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陸賈新語

十有三年

春齊侯衛侯次于垂教無衛侯字  
後公作敗

夏築蛇淵固

案季氏本云孔子去而君臣  
志荒矣義同昭九年築鄆固

春秋義存錄 卷十一

九

大蒐于比蒲

義同昭十一年  
大蒐于比蒲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

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邯鄲而實諸晉陽

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

孟怒召午而因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廩不可乃

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

午趙殺涉廩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

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

圍邯鄲將作亂董安子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  
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安子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  
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  
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左傳

孔子聞趙簡子不請晉君而執邯鄲午保晉陽故書春秋曰趙

鞅以晉陽畔史記趙世家

案此條司馬遷以爲孔子得聞趙簡子  
亦因魯史傳文而其義則有闕耳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荀寅下公  
有及字

范臯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爲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

子文子欲以爲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

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

春秋義存錄 卷十一

十

吉射而以范臯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

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

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

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爲良醫唯伐君

爲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

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

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左傳

子路問於孔子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

肖子路曰由問晉中行氏尊賢賤不肖矣其亡何也子曰中

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知其不肖而怨

之不肖者知其必已賤而怨之怨讐並存於國鄰敵構兵於



郟中行氏雖欲無亡豈可得乎案此

中行文子得罪于晉出奔朝歌從者曰謂此嗇夫者君子人也胡不休馬待後車者文子曰吾好音此子遺吾琴好佩又遺吾玉是以不振吾過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車久門文子問嗇夫之所在執而殺之入朝歌仲尼聞之曰中行文子背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猶活其身道不可遺也若此說苑

晉趙鞅歸于晉

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左傳

案此三家分晉之始惜乎孔義失傳公羊云以地正國也穀梁云皆以其地反也皆鄙倍不可訓薛絃其君比惠公夷立

春秋彙存錄 卷十一 宣公 三

十有四年

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衛趙陽公叔俱作晉趙陽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戌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戌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戌以其富也公叔戌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惡之曰戌將為害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來奔左傳

仲尼曰史鰌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

於人 說苑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論語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公作孫作子牂作牂

夏衛北宮結來奔

五月於越敗吳于檣李吳子光卒檣公作醉

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檣李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軍有治臣

春秋彙存錄 卷十一 宣公 三

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日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去檣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左傳

義見隱五年宋人伐鄭圍長葛

公會齊侯衛侯于柰柰公作堅又作堅齊魯為會止此

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杜註即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玉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玉桃甲入于朝歌左傳

義見後會楚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范氏故也左傳

案家氏錢翁曰傳謂宋范二會皆謀殺范中行若爾四國相率而預於亂也義同隱四年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天王使石尚來歸賑王昭文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太子蒯聵獻孟子齊過宋

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

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

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

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

春秋義存錄

卷十一

三

故公孟彊出奔鄭自鄭奔齊太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

陽速告人曰太子則禍余太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

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為以紓余

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左傳

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

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弟兄弟夫婦夫婦而家道

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易家傳

衛公孟彊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大蒐于比蒲

案江氏克寬曰其事在冬思謂是年無冬史闕文也義同夏五

邾子來會公

城營父及霄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

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

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

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其不

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

先亡乎左傳

義見後五月公薨于高茂

春秋義存錄

卷十一

四

颺風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義見成七年颺風食郊牛角改卜牛颺風又食其角乃免郊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夏五月辛亥郊

義見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

壬申公薨于高寢杜註不於路寢失其所

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左傳

傳

鄭罕達帥師伐宋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邾子來奔

杜註諸侯非禮

秋七月壬申妣氏卒似殺作七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杜註諸侯葬非禮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是乃克葬見殺作復

辛巳葬定嬖

公羊曰有子則廟廟則書葬會子問並有喪則如之何子曰葬

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春秋胡傳

冬城漆

春秋義存錄第十一卷

春秋義存錄

卷十一

註

春秋義存錄第十二卷

平湖後學陸奎勳輯 金閭門孫昌榮嶠巨山校

哀公名廩定公子在位二十七年周敬王二十六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三年除喪乃即位統事以發號令故天子諸侯凡三年即位終

始之義乃備所以諒陰三年卒孝子之道也故論語曰古之人

皆然君薨百官總已聽於冢宰三年白虎通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蔡昭公即位者此八皆未合於古制

春秋義存錄卷十二

風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郊牛下殺有角字

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

陳蒲左傳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郕東田及

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繆此

齊師伐徐

齊師伐徐

齊師伐徐

齊師伐徐

齊師伐徐

齊師伐徐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初衛侯遊於邠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

之對曰邠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收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

下君命祗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太子君命

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

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左傳

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為最賢孔子對曰丑未之見也

抑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閭門之內無別而子次之賢何

也孔子曰臣謹其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公曰其事

何如孔子對曰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

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任之又有士林國者見賢必進之而

春秋左傳卷十二

退與分其祿是以靈公無游放之士靈公賢而尊之又有士

曰慶足者國有大事則必起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賢靈

公悅而敬之又有大夫史鰌以道去衛而靈公郊舍三日必

待史鰌之入而後敢入臣以此取之不亦可乎家語

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

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

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

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

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居衛月餘靈公與夫

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

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於是醜之去衛過曹史記孔子世

家

滕子來朝滕朝止此諸侯來朝亦止此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

至焉使太子統八人衰經偽自衛逆者告于門哭而入遂

居之左傳

義見三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公

作栗又

冬十月葬衛靈公七月而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驪遷國止此

春秋左傳卷十二

三年

春齊國憂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杜註曼姑為子開父知其不義故推齊使為兵首

春齊衛圍戚求援於中山左傳

冉有謂子貢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

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出曰夫子不為也論語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

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

蓋聞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

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

而已矣同上

夏四月甲午地震

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國家之存亡禍福信有天命非唯人也孔子對曰存亡禍福皆已而已天災地妖不能加也故天災地妖所以儆人主者也寤夢徵怪所以儆人臣者也災妖不勝善政寤夢不勝善行能如此者至治之極也惟明王達此家訓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燬火者皆曰顧府南宮

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侯於宮曰庀女而不死子服景伯至命卒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

春秋彙纂

卷十一

四

輅有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葦公屋自太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李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遺也於是乎去表之橐道還公宮孔子在陳問火曰其桓僖乎左傳

孔子在陳陳侯就之燕遊焉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災及宗廟以告孔子子曰所及者其桓僖之廟陳侯曰何以知之子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焉今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不毀是以天災加之三日魯使至問焉則桓僖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對曰君今知

之可矣未若專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家語

書曰惟高宗報上甲微定公問曰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公曰先君僖公功德前行可以與於報乎孔子曰正聞昔虞夏商周以帝王行此禮者則有矣自北以下未之知也孔叢子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啓陽魯公作開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云莫衆而迷今寡人舉事與羣臣慮之而國愈亂其故何也孔子對曰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一臣不知也如是者明主在上羣臣直議於下今羣臣無不一辭同執乎季孫者舉魯國盡化爲一君雖問境內之人猶不免於亂也韓非子

春秋彙纂

卷十一

五

宋樂免帥師伐曹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而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卽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左傳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爲禮也昔者齊桓公亟舉兵

<p>作偽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small>案靈公卒于二十二年四月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爲主人客入弔桓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與哭桓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small>  <small>會子問</small></p>	<p>季桓子喪康子練而無衰子游問於孔子曰既服練服可以除衰乎孔子曰無衰衣不以見賓何以除焉<small>案語</small></p>	<p>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p>	<p>冬十月癸卯泰伯卒</p>	<p>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p>	<p>春秋義存錄 卷十二  <small>案許氏論云句釋之盟臨年涂之魯之棄信亦甚矣義見桓十二年及鄭師伐宋</small></p>	<p>四年</p>	<p>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中<small>公作三月殺</small></p>	<p>蔡公孫辰出奔吳</p>	<p>葬秦惠公</p>	<p>宋人執小邾子</p>	<p>葬秦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p>	<p>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small>案蠻公</small></p>	<p>城西郭也</p>
---	--	--------------------	-----------------	---------------------	--	-----------	--	----------------	-------------	---------------	---------------------	-------------------------------------	-------------

<p>六月辛丑亳社災<small>亳公作滿</small></p>	<p>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辟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small>穀梁傳</small></p>	<p>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small>論語</small></p>	<p><small>案哀公之問則亳社災有禮心焉宰我失對故孔子微言以責之</small></p>	<p>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p>	<p>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small>昭公葬於</small></p>	<p>葬滕頃公</p>	<p>五年</p>	<p>春城毗<small>毗公作比又作能</small></p>	<p>春秋義存錄 卷十二  <small>案齊侯伐宋</small></p>	<p>齊桓侯伐宋</p>	<p>齊桓侯師伐衛</p>	<p>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small>杵公作處</small></p>	<p>齊無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如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爲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聞於憂虞則有疾疾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于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small>左傳</small></p>	<p>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p>
-----------------------------------	---	---	---	------------------	-------------------------------------	-------------	-----------	----------------------------------	--	--------------	---------------	--------------------------------------	---	---------------------------------

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家趙鵬飛春秋經筵云知之非難行之為難景公問聖人之言知父子君臣之義而不能正卒以成田氏之亂重斯引此條以補春秋之義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詩云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其斯之謂與

同上  
案崔杼欲齊而自立景公失賊不計虧窮道矣此一係特與夷為難論且有死之日三字其為特曰卒之義無疑

冬叔還如齊

閏月齊景公

案公羊云喪以閏數也不及穀梁不正其間之說於義為近

人

春秋義存錄

卷十二

六年

春城邾取郟取公作茂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吳伐陳

復修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

師於城父左傳

義見十年楚公子結伐陳吳救陳

夏齊國憂及高張來奔

叔還會吳于柵魯臣會吳之始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

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讐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讐乎

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

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於城父子問退曰

君王食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

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

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

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常王身乎若榮之可移於令

尹曰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寧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

天其大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榮初昭王有疾卜曰河

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郢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

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足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

春秋義存錄

卷十二

九

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天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

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

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已率常可矣左傳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茶公作舍

陳乞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而邪且子曰嘗驂馬於

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東門而告之

故闕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王也處戒

之遂行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

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

鮑黑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於鮑子遂誣鮑子曰子

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

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鸞刻殺王甲拘江說因王豹於句寶之正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恤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公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于駟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父冒淳左傳

春秋彙存錄

卷十二

十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義同三年帥師伐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

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鄭叛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夏公會吳于郕

郕在魯

吳與魯會繒徵百牢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已

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命也史記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

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守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析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其掠邾衆保於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於亳社因諸負瑕負瑕故有繹邾夷鴻以束帛乘車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其盟於邾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武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威唯君圖之吳子從之左傳

春秋彙存錄

卷十二

十一

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其盟於邾

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

八百乘君之武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威唯君

圖之吳子從之左傳

公曰用兵者其由不祥乎子曰胡爲其不祥也聖人之用兵也

以禁殘止暴于天下也及後世貪者之用兵也以刑百姓危

國家也大戴禮

宋人圍曹冬鄭駟帥師救曹

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案宋已滅曹而孟子言有曹氏之說安者則謂之以爲開唐未可知也義同四年宋人殺小邾子



吳伐我

吳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  
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  
子遠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  
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  
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王  
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弊諸侯將救之未可  
以有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臂臂亡  
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  
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鄙人之漚管者曰  
何故使我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

春秋義存錄

卷十二

主

嘗為之宰濬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之謂景伯若之  
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名之而至又何求焉  
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濬臺公賓庚公甲  
叔子與戰於夷獲叔子與析未鉏於王王曰此同車必  
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於庚宗遂次於泗上微虎欲背  
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  
及程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  
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  
楚人圖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哉宋及魯  
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  
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

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

哀公問於仲尼曰吾欲小則守大則攻其道若何仲尼曰若朝  
廷上下皆君之親附也君誰與攻朝廷無禮上下無親其眾  
皆君之讎也君誰與守哀公於是廢梁澤之禁弛關市之稅  
以惠民

齊人取讎及闕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為賂齊為以邾婁子

益來也

義見僖二十二年

歸邾子益于邾

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

春秋義存錄

卷十二

主

太宰子餘謂之四諸樓臺梅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太子革

以為政

義同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讎及闕

九年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鄭武子勝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園宋雍

丘宋皇瑗聞鄭師每日遷舍馳合鄭師哭于嬖救之大敗

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郊張與鄭

羅歸左傳

案定十五年鄭年達非鄭及不有殺二國  
然鄭久矣義見鄭五年宋人伐鄭則長葛

夏楚人伐陳

陳即吳故也左傳

楚伐陳焚西門使降民俯之孔子過之賦子路問曰禮過三

人則下車二人則賦陳俯門者眾矣夫子不賦何也孔子曰

正門之國亡而不知不知而不知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今

陳降門者不降一於此正故不賦也

秋宋公伐鄭

冬十月

春秋存錄

卷十二

十四

十年

春正月丙子孟來奔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杜註以葬是故不書葬

春秋七年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

衛公孫自齊歸

薛伯來奔葬魯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

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

還左傳

案此與楚救陳同蓋志在於爭諸侯非扶危恤患之義也  
延陵季子自言之矣胡傳謂吳以舉爲深著楚罪朱子  
所云以義理爲穿鑿者也

十有一年

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春齊爲鄭故國書高無下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室冉求曰

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

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

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

春秋存錄

卷十二

左

春秋存錄

卷十二

左

之卒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

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

也夫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侯於魯之溝武叔呼

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戰焉武叔之對曰小

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成丈夫也退

而冉求爲子說帥石師顏羽帥師爲冉冉求帥左師管

周父御樊遲爲右子孫曰須也勇有子曰就則命焉子氏之

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季孫御守宮後公室門

之外五日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立曰事之及重士

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

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離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

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  
陳瓘陳莊涉淵孟之側後入以爲歟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  
也林不扭之伍曰走手不扭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扭曰  
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皆謀曰齊人遁  
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  
於鄙洩子羽銳銳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爲與其壁  
僅注鉤乘皆死皆實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窮也  
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左傳  
子曰語之反不伐奔而數將入門京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  
也論語

既戰季孫謂冉有曰子之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乎對曰學之季  
春秋義存錄 卷十二

孫曰從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學之孔子也夫孔子者大  
聖無不該文武並用兼通求也通問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季  
孫說樊遲以告孔子孔子曰季孫於是乎可謂說人之有能  
矣家語

夏陳轅頗出奔鄭春秋

初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爲公左有餘以爲已大器國人遂  
之故出道渴其族轅頗進其飲服腹脯焉喜曰何其給  
也對曰器成而具口何不吾讓對曰懼先行左傳

子貢子不盡利以損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歛穢伊寡婦  
之詞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  
士不坐夫詩云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德音莫遠及爾同死以

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易記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

獲齊國書齊魯交共止此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子出奔宋

冬衛太叔疾出奔宋初疾娶於宋子朝其婦嬖于朝出孔文子  
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嬖嬖於羣而爲  
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於  
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耻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遣使室孔  
姑疾臣何懸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雖不與由是得

春秋義存錄 卷十二

七

罪及桓氏出城鉏人攻太叔疾衛莊公復之使處巢死焉殯  
於鄭葬於少禘初晉悼公子慙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太叔  
斃子止而飲之酒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卽位故衰戊爲大夫  
悼子亡衛人竊衰戊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尼仲尼  
曰胡蒞之事則晉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是命駕而行  
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聞豈敢度其私訪  
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左傳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耻下問是  
以謂之文也論語  
十有二年  
春用田賦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正不識也三發卒曰

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

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舉其中歛從其薄

如是則以正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

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

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王正月田賦左傳

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私於冉有曰求

末後不聞乎先王制土諸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

計其有無任力以大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

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穀收田一井出稷禾六十四乘解駕

十斗二畝米十六不是過也先王以爲足若子季孫欲其法

春秋義存錄卷十二宋也則有周公之制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國語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

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前語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

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

繞放經而拜左傳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黃姜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

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坊記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與弔來馬期而進之

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

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至馬期以告子曰正也幸苟有過人  
必知之論語

公會吳于橐皋

吳子使太宰結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

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

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

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塞也乃不尋盟左傳

問曰吳亡而越興在天與在人乎皆人也夫差失道越亦賢矣

濕易山饑易助曰何以知獨在人乎子貢與夫子坐告夫子

曰太宰死夫子曰不死也如是者冉子貢再拜而問何以知

之夫子曰天生宰嚭者欲以亡吳吳今未亡宰何病乎後人

春秋義存錄卷十二宋來言不死聖人不妄言是以明知越霸矣越絕書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邱作通

宋向巢帥師伐鄭

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邱玉暢出戈錫子產與宋人

爲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爲之城焉

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品十二月

鄭罕達救品丙申圍宋師左傳

鄭取宋師于品義見後鄭罕達師

冬十有二月螽

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正聞之火伏而後螽者畢

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左傳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今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而猶有蚤何也  
孔子對曰正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季康子曰所失者幾月孔子曰於夏十月火既沒矣今火見  
再失閏也 家語

十有三年

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

春宋向魍救其師鄭子賡使向曰得桓魋者有賞魍也逃歸

遂取宋師于岳獲成謹郛延以六邑為虛 左傳

遂取宋師于岳獲成謹郛延以六邑為虛

夏許男成卒 成公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魯會諸侯止此

春秋義存錄 卷十二

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 左傳

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吳夷秋之國也視髮文身欲因

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其藉子成周以尊天王吳

進矣吳東方之大國也累累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

吳能為之則不臣乎吳進矣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辭尊稱而

居卑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

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 穀梁傳

吳王夫差將與哀公見晉侯于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

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合諸

侯會而君與寡君見晉成爲伯矣且執事以伯名諸侯而以

侯終之何科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遂囚景伯景伯謂

太宰嚭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卑何  
也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其不會則祝宗將曰吳  
實然嚭言於夫差歸之子貢聞之見於孔子曰子服氏之子  
拙於說矣以實獲囚以詐得免孔子曰吳子爲夷德可欺而  
不可以實是聽者之蔽非說者之拙也 家語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隧嚭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郢吳

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

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太子曰戰

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

春秋義存錄 卷十二

乙酉戰彌庸獲時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

復戰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子亥入吳吳

人告敗於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 左傳

義見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及僖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下公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如傳以爲吳子之異其言是也義見三年夏四月地震

盜殺陳夏區夫 下公

善見襄十年盜殺鄭公  
子驪公子發公孫叔

十有二月益

十有四年

春西狩獲麟

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

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麟而

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泣而顛淵死

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

道窮矣

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獲於野而獲麟焉眾莫之識以為不祥

春秋彙存錄

卷十二

主

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夫子曰腐身而肉角豈天之妖乎夫

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

麟乎到視之果信言僞問曰飛者宗鳳走者宗麟為其難致

也敢問今見其誰應之子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

龍先為之祥今宗周將滅天下無主孰為來哉遂泣曰子之

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

麟鳳遊兮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吾心憂

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

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

孔子修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

春秋書所云經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春秋預孔圖

麟為瑞應焉二說均屬可疑善乎朱子之言曰某不敢指  
定是書成感驗亦不敢指定是感驗此其通關卓識可  
以一洗俗學之陋矣

附 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

六月齊人弑其君壬于舒州

甲午齊陳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齋而請伐齊三

日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

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

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左傳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

春秋彙存錄

卷十二

主

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

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

之後不敢不告也

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

孟氏之臣叛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答曰臣人而叛天下所

不容也其狀自反子姑待之三旬果自歸武伯將執之訪

於夫子夫子曰無也子之於臣禮意不至是以去子今其

自反罪以反除又何執焉子修禮以待之則臣去子將安

往武伯乃止

十有六年夏四月巳丑孔丘卒

公誅之曰旻天不弔不懲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執哉

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

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憊失志為昏失所為憊生

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併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左傳

孔子卒受魯君瑣玉葬郭之北泗水為之却流白虎通

案後漢書云孔子乃卒公穀記其生左氏記其卒不

密問也諸書所載孔子之言有合春秋之義者亦附錄

春秋義存錄第十二卷終

春秋義存錄

卷十二

三九

春秋義存錄十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陸奎勲撰奎勲有陸堂易學已著錄是編力破

春秋一字褒貶之說頗能掃公穀拘例之失與宋

儒深刻嚴酷之論而矯枉過直謂孔子全因舊史

之文然則所謂筆削者安在所謂其義竊取者又

安在況公羊著不修春秋之文左氏記河陽書符

之語去聖未遠必有所受舉一二節可例其餘乃

謂除此數條之外悉因魯國之成書然則必如倪

思之班馬異同字字著原文改本郭茂倩之樂府

詩集篇篇分本詞入樂而後信為孔子有所修改

耶其疑胡傳而信左氏亦足破以經解經之空談

而乃別出新奇欲以孔子之言解春秋凡一切子

書緯書所引不問真偽一槩闌入至於其文與春

秋無關如莊公八年齊無知一條引坊記日子云

君不與同姓共車一節又引文言傳積善之家一

節註曰按前條之義為齊僖言也後條之義為齊

襄言也似乎孔子一生無一語不因春秋而發者

有是理乎

# 春秋筆削微旨二十六卷

〔清〕劉紹攸撰

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筆削

微旨二十六卷》提要

## 自序

先聖王之教士也以詩書禮樂爲四術周易占筮之辭辭春秋侯國之史記自夫子贊易修春秋之後學者始以合之四術爲六經經火於秦易以下筮存春秋以口說流行視他經爲完善而義理精微亦視他經爲難讀然易有十翼義文之指趣可尋漢儒言數宋儒言理互相發明故易道至今大備春秋者貶損皆當世君臣陸德明謂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黃楚望謂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孔子始修春秋明年子路卒又明年孔子卒則是此書成得年歲間春秋微旨

自序

而孔子歿也當時門弟子見者必少以故公羊穀梁不無舛繆矧下焉者乎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韓退之爲盧仝言也而啖趙陸孫諸人遂各以意解說其大要總歸於褒貶而已第所謂書名書字書爵書人者或通於此窒於彼且其文苛例密出入無準晦菴朱子遂謂直書其事而是非自見則又董狐南史之所優爲何必孔子而亂臣賊子始懼乎天王狩於河陽於史當曰晉侯召王今史記書晉侯召王於溫詎非當時之實錄而春秋不然亦可見其化裁因心不盡史氏之紀載矣予幼學此初亦服膺



直書之言獨隱無正桓無王王不稱天齊桓晉文於此書爵於彼書人以及失地之君有名有不名列國之大夫有官有不官豈但直書其事而已乎證以紫陽綱目凡諸臣之卒賢者曰某官某爵某人卒而註其諡常人則不爵不姓不諡呂后取他人子爲太子則第書太子卽位而不名德宗立危病者爲皇后則止書皇后崩而不氏若此者權輕重於一字非曰其文則史也維茲聖經何獨不然因探討四傳涉歷百家反而沉潛於此事屬辭之間而有以識其所以然之故蓋凡卽位崩薨卒葬朝聘會盟常典所必載也

春秋微旨

自序

二

隨其邪正而加褒貶焉祭祀婚姻賦稅軍旅蒐狩國之大事亦常事也唯不合禮者乃增損其文以寄褒貶焉若夫慶瑞災異執殺奔放逃歸納立亦非常之事史策必載鑑戒所存因之加褒貶以見義焉褒貶者經世之大法聖人爲天下萬世計至深遠也然後嘆司馬子長間於董生所謂達王事退諸侯討大夫程子所謂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其微辭奧義時措時宜爲智足以知聖人也惜未有成書唐宋諸家率見其偏未攬其全春秋所以日晦而不得與易道並著也愚者一得擬成一家言顧以饑驅弗獲卒業

辛未秋出宰晉陽簿書期會此志亦類唐矣癸酉春仲夜夢到一署殿閣崢嶸牲牢酒醴髣髴丁祭一偉丈夫冠冕牽余衣而語曰尼山嫡嗣胡不並宗祀余逡巡而寤喟然曰是何北耶其春秋之謂與厥明從事迄於秋七閏月而竣覆校之至甲戌初夏甫脫稿卽量移首邑心勞力耗不復能親筆研而是編已成始有天焉夫夢幻空華儒者不道而詞禮有掌夢之官大人有占夢之法夢見周公夢奠兩楹鬼神所通我夫子固不諱言之也用述簡端以志是編之緣始乾隆十九年歲次甲戌夏六月劉紹敘書於陽曲官

春秋微旨

自序

三

舍

春秋筆削微旨卷之一

總論

孟子謂孔子懼作春秋作者自我創始之謂也杜元凱不得筆削微意每於難解處輒曰因舊史也後儒羣然和之不復求聖人意義所存矣夫孔子果因仍舊史則孟子不得謂之作且國史編年之體按年書事至於年終乃止則哀公十四年之事魯史自當備錄必不僅書獲麟而遽止也由此以觀其爲聖人之絕筆無疑啖叔佐亦云舊解皆言從告及舊史之文若如此論乃是夫子寫魯史耳何名修春秋乎然則春秋微旨

卷之一

二

春秋非因舊史也知其非因舊史而後其中之微言大義乃可得而詳論焉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蓋春秋本諸侯之史當時列國僭亂名分混淆孔子作春秋其名秩則一裁以武成班爵之舊其行事則一律以周公制禮之初是周天子所不能舉者而春秋舉之故曰天子之事胡文定因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近儒多致疑於是言謂夫子必不僭妄若是獨不思非天子不議禮樂孔子何爲而定禮正樂乎蓋事關萬世治亂之大有不得而辭其責者若非以匹夫而修天

子之事孔子何爲有罪我之言朱子於春秋不甚取文定之說及註孟子又取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蓋其說不可易也

司馬子長曰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削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詞據此數語可見贊易定禮樂游夏尚能爲助至於春秋聖人於人情天理歷代禮文明白精熟不假思索一筆寫成兩則字見得極快門弟子未到此地以爲可存者孔子却去之以爲可去者却存之蓋其褒貶予奪因事裁制非一端所可拘唯化裁因心

春秋微旨

卷之一

二

者能之至於賢者知經而不知權故不能贊一詞此程子所謂微辭隱義時措時宜者爲難知也又曰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天道隱人事顯蓋言易本天道之隱立象盡言達之人事春秋以人事之顯推究隱情合之天道故其下卽云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近世儒者多泥於直書之言以爲無所褒貶直書其事而是非自見豈所謂推見至隱哉朱子綱目凡例如統系歲年之類計一十九條而各條之下析分細目又七十四條每條之中朱書墨書嚴辨於一字之間王魯齊稱爲續春秋詎春秋反無

微辭與義哉

董江都曰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范武子曰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啖叔佐趙伯循皆謂以文爲褒貶邵子亦云春秋皆因事而褒貶歷代諸儒未有不以褒貶言春秋者但拘而鮮通耳

語類曰春秋是聖人據魯史以書其事使人自觀之以爲鑒戒若欲推求一字之間以爲聖人褒善貶惡專在於是竊恐不然又謂書名書爵亦無意義此尹

春秋微旨

卷之一

三

起筆謂不究其指歸先正書法之義隱矣夫果據事直書則趙盾弑其君崔杼弑其君董狐南史之直豈不足以明是非何必孔子作春秋而後亂臣賊子懼又何爲同一事而書不同如春王正月乃一經之所同獨桓十四年不書王周天子皆書天王獨錫桓公命使榮叔歸舍且賜使召伯來會葬皆不稱天吳楚僭稱王春秋獨書子一字之間蓋未敢忽也朱子嘗云某此生不敢向春秋問津又門人問春秋一經夫子親筆先生不可使此一經不明於天下後世曰某實有不得蓋其生平致力在於四書春秋未及詳究

也

直書之言蓋本孔仲達仲達曰經傳書日者凡六百八十一事自文公以上書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以下亦俱六公書日者四百三十二計年數略同而日數獨倍此則久遠遺落不與近同此其爲言似矣若西狩獲麟乃孔子所目覩豈亦久遠遺落何爲但書時而不書月日乎孔氏未之深思耳

傳稱屬辭比事者春秋之教此必孔門傳受之要所謂比事者以同類之事相例也所謂屬辭者考其上下文以見意也隨處不同則褒與貶寓焉然貶之中

春秋微旨

卷之一

四

亦自不同有貶至十分者有九分幾釐者如吳楚不書葬又如荆伐鄭吳伐郟此貶至十分也其後進而人之又進而爵之則貶至九分矣又如魯夫人或但書姜或但書氏或不書姓氏其辨別總在一字之間若概以爲闕文又以爲魯史舊文則無所用其比事屬辭矣

左傳不過叙事耳於經毫無發明所以漢儒皆重公穀不重左氏後世愛其文詞之美反右左氏而唯公穀皆不造其堂不躋其闕者也唯程子叙云春秋太義數十病如日星乃易見也唯其微辭與義時措時

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其言廣大精微深得筆削之意惜乎未有全書胡康侯本其意以作傳故能不失聖人之意明代儒臣列於學官亦爲有特識也但胡傳持論多有不平如州吁弑其君不責其子而反責莊公不待之以公子之道初稅畝以爲稅而取一但廢古之助法則不得爲十而取二矣雞澤之盟周靈王新卽位使王官伯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而胡氏謂諸侯盟天子之臣爲大亂之道又如夏

春秋微旨

卷之一

五

時冠周月皆審之未精故不免後人之訾議耳

讀春秋者皆謂事據左氏此非深於春秋者也韓退之云春秋書王法不於其人身蓋因其人之事不合王法因而書之以爲炯戒如祭伯來毛伯來求金翬帥師之類因事方書不似後世之本紀列傳首尾必備也聖人之意以爲衰世無王會盟征伐紛紜亂何足詳錄但存其跡爲之褒貶以明王法而已故不詳其事然雖不詳而以屬辭比事之法求之其實自不可掩此聖筆之妙豈待左氏而後備哉退之之言可謂深於春秋者矣其於左氏直斥之曰浮夸世之

孰左氏以讀春秋者可以思矣

褒貶

褒貶者天子之權也春秋諸侯放恣天子不能行其權故孔子因魯史而褒貶之以存是非之公以嚴君臣之分亦猶禮樂自天子出非天子不敢議而孔子定禮正樂爲萬世計也但其義不一有以名字爵號日月詳略爲褒貶者亦有變文以示義者文三年秦人伐晉十年書秦伐晉則狄秦矣成三年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其再伐也書鄭伐許則狄鄭矣泓之戰宋公傷股鄆陵之戰楚子集矢于目同一身傷也於

春秋微旨

卷之一

六

宋則書師敗績於楚則書楚子敗績於內而外夷狄也黑壤之會止不見公則諱之沙隨之會不見公平丘之盟公不與盟則直書而不諱蓋黑壤曲在魯故諱之沙隨平丘曲在晉故不諱以孟子考之滅下陽者晉也而以虞師爲首此又因事裁制變化從心者也賢者烏足以與此

予奪

僖十九年曹南之盟曹邾書人宋獨稱公蓋望其霸以匡天下也是予之也城濮之戰宋公在焉三國稱師晉獨書爵亦予之也他如文十九年新城之盟趙

盾以大夫合諸侯書法與齊幽之盟同文九年楚子使椒來聘雖在夷狄苟以禮來則爵其君而著其臣名皆所以予之也吳楚僭稱王春秋書子是奪之也僖二十一年公會諸侯盟於薄釋宋公是時楚方主盟釋宋公者楚也不曰公會楚子而曰會諸侯不以霸權予楚也亦奪之也襄元年圍宋彭城是時楚取彭城非復宋地尚繫之宋昭八年冬楚滅陳九年夏猶書陳災是予宋陳而奪楚也哀六年城邾瑕取魯所取矣仍繫之邾不予魯之兼并也他如大鬲言郕齊寶言衛城虎牢不言鄭豈非一予而一奪者乎

春秋微旨

卷之一

七

至於王必稱天或因事而奪之蓋天理之至公萬世名教之大防聖人有不得不身任之者故曰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書爵

語錄謂書名書爵亦無意義是不以書爵爲褒貶也當時晉楚皆有官如司馬令尹之類春秋削而不書獨書宋司馬司城豈非宋王者之後得以備官他國皆僭而黜其號乎同一齊桓也伐徐伐衛伐山戎則皆書人伐楚則書爵同一晉文也侵曹伐衛與楚戰即書爵與秦圍鄭則書人豈非以人爲貶以爵爲褒

乎蓋伐徐伐衛伐山戎圍鄭皆所謂春秋無義戰者也故貶之其伐楚則所謂彼善於此者也故褒之况城濮之戰宋公在焉三國皆稱師晉獨稱爵安得謂非褒乎僖二十七年圍宋之役陳蔡鄭許皆書爵楚獨書人安得謂非貶乎宣十八年邾戕郕子則書人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於京師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於京師同一執也同一歸京師也衛侯之執由元咺之訴助其臣而虐其君則人之曹伯之執因其殺太子自立有罪之人則爵之此皆屬辭而可見者也若以此爲無意義則孔子何爲而有書人

春秋微旨

卷之一

八

書爵之異全經皆不可通矣

書名

語錄不以名字爲褒貶呂樸卿亦然求之經不合也季子來歸高子來盟宋子哀來奔以及蔡季紀季公弟叔肸皆賢者也安得謂書字非褒乎諸侯生不名死則名之然衛侯燬滅邢楚子虔誘殺蔡侯般一則滅同姓一則以弑逆之人行暴亂之誅故皆變其例而書名安得謂書名非貶乎宣十八年晉侯衛世子臧伐齊世子代父掌兵失子道矣故名之成二年鞏之戰書曹公子首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成十四年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之類皆書其名公子不可與會盟征伐也成十年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將兵非所以愛弟也故皆書名以示義蓋諱名之禮始於周孔子從周者也安得不用周禮乎若以書名爲非貶則失地之君如鄭忽曹羈蔡獻舞潞子嬰兒之類何爲而名之知不諱名之爲貶則知諱名之爲褒矣

日月

語錄謂公穀以日月爲褒貶穿鑿得全無義理呂樸卿亦然於經義不合也諸侯大夫之卒有日有不日諸侯之葬或月或日或不月以比事屬辭之法求之

春秋微旨

卷之一

九

烏得謂漫無意義乎隱元年公子益師卒不書日左氏謂公不與小斂若公孫敖叔孫婁公孫嬰齊皆書日豈皆與小斂乎公羊謂不日遠也孔子所不見若西狩獲麟在哀公之世孔子所及見也又何以不日此皆假日月以明其變決其疑者也凡外諸侯卒例書日弔不備禮則不日苟赴不以時則又不月如齊君書卒者九皆日晉君書卒者十書日者九不月者一是也凡內諸侯薨書日十一公皆是嗣子未踰年卒亦書日雖諱弑猶日子般是也必子弑母出而後不日子惡是也至內大夫之卒書日正也如公孫敖

公孫嬰齊書日者二十六不日者四公子益師無駭挾叔孫得臣也所以略之略之者惡之也以及郊祀宗廟則日天災地變物異則日會不日而盟則日侵伐不日而戰滅則日蓋事之大且要者則謹而日之私家已錄猶然况國乘乎故春秋以日爲詳者則以不日爲略以月爲詳者則以不月爲略將使學者比其事屬其辭而事之存乎筆削者可以以類而明矣

春秋微旨

卷之一

一

春秋筆削微旨卷之一 三原劉紹攷集註

尚書古史也其記事以年月無以時者惟魯史名春秋其中多以時記事蓋衰世之事不足詳錄略存其迹以見義而已故曰春秋而其記事亦第舉其綱而不詳其目焉

隱公

名息姑惠公之子周公八世孫惠公元妃孟子曰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謚法隱拂不成曰隱魯雖侯爵據臣子言之故謂之公魯地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

孟子謂詩亡然後春秋作詩亡者風雅俱亡也采風之典廢慶讓不行於天子邴邴以下列國自相流傳而正風亡矣述職之典廢燕勞不行於朝廷

春秋微旨

卷之一

上

厲宣以後卿士自述隱憂而正雅亡矣風雅既亡而天子之權暫於是諸侯僭亂周禮不存要自東遷始故托始於隱公也隱公以前魯必有史但春秋義在尊王不在記事惠公在平王之初尚有文侯之命王迹猶未盡熄也故不始惠公而始隱公

紀周平王四十九年元年

隱公之始年也古人言數多不言一周易一爻曰初三代一月皆曰正是也胡傳體元之說本於董仲舒視大始而欲正本之意然謂是聖人之書法則鑒矣武成有一月壬辰之文程子謂商正已

絕周正未建故只言一月

春王正月

董氏仲舒曰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爾

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元年春二月無冰襄二十八年春無冰若是夏時則不為異而不必書矣然則春秋所書皆周正也觀文王後天圖用處在震而發端在乾故以陽生於子即為春陰生於午

春秋微旨

卷之一

上

即為秋此周家學問得力處也胡傳謂以夏時冠周月至隱九年三月大雨震電又曰周三月夏之正月前後相倂可見夏時冠周月之不可以通也宋子答林擇之書云杜元凱左傳後序載漢家周書乃晉國之史却以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則又似胡氏之說可為據余按隱六年宋人取長葛經書冬傳作秋劉原父曰左傳日月與經不同者多或丘明作書雜取當時諸侯史策有用夏正者有用周正者故經所云冬傳謂之秋也可見當時列國不盡用周正晉為唐虞之故墟其用夏正由來

已久或者習而未改不可以汲冢之說爲胡氏傳會 春秋一時無事則書首月隱公三月有事而仍書首月以其爲元年也雖不行卽位之禮而朝廟告正在所不廢故書之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文音甫蔑公穀作昧云昧音蔑

邾魯附庸儀父其字也左傳以爲邾子克未王命故不書爵胡傳謂中國之附庸例稱字按附庸朝魯者二此與蕭叔朝公而已皆以字書胡說是也

不日者穀梁云其盟淪也蓋以七年公伐邾爲淪盟稱及者內爲主也蔑魯地今兗州泗水縣東姑

春秋微旨

卷之一

七

蔑故城是 春秋會盟不書其事蓋刑牲歃血私相交接不足錄也但書曰會曰盟以見其無王黨援而已惟成宋亂宋灾故城虎牢城成周皆大義所關故特書之或疑春秋史也而不詳其事若非三傳幾不可考余謂此不知春秋者也昔上蔡謝氏能誦諸史程子謂之玩物喪志蓋聖賢志在明道不在記事事之不知庸何傷乎尚書古史也堯舜在位最久所紀者數端而已夏商以後歷數世而一紀五帝以前更從其略益可見事之不足記也後世唯史記尚得此意漢書已失之繁試觀西

漢年數尚少於春秋春秋正文不過一冊漢書乃數倍之自是以降闕靡誇多祇以汗牛充棟束之高閣皆不知春秋之義者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鄆音偃

君討其臣但稱其國不當稱其君稱君則段之爲弟可知不書弟段失弟道也又克者力勝之詞兄不兄弟不弟所以交譏之鄭在今河南開封府東北苑陵城鄆今鄆陵縣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賵呼阮反謂執屬反

天王平王也春秋時吳楚皆僭稱王故特加天字

春秋微旨

卷之一

十四

以別之宰冢宰咺名仲氏子宋姓惠公之妾桓公之母左氏謂卽二年薨之子氏然生而致賵先儒多疑之穀梁以二年薨之子氏爲隱公之妻其義甚長然則仲子者殆亦繼惠公而沒故來歸賵非卽二年薨之子氏也乘馬曰賵衣衾曰禭貝玉曰含錢財曰賻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宿小國舉其國而君亦與焉不書公恥與微者盟也穀梁云宋人外卑者也卑者之盟不日 此參盟之始禮記曰離坐離立毋徃參焉故春秋以二



人盟爲離盟三人盟爲參盟宿在今兗州府東平州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祭側界反周公之後祭伯曰周

室代爲周公其餘食小國

春秋有祭伯又有祭公祭叔李氏廉謂伯者本爵

公者其時入爲三公叔者祭之大夫也今開封府

東北十五里有祭伯城其來公羊以爲奔左氏以

爲朝野子曰當時諸侯不修朝覲之禮失人臣之

義下所當治也祭伯爲王臣不能輔王正典刑而

反以之及又來朝之故不與其朝以明其罪先儒

春秋後旨 卷之一 五

有王臣無外交之說甚非也若天下有道諸侯順

義自有內外之限其相交好乃常禮也若委官守

而遠相朝無是道也周禮所謂世相朝謂隣國耳

公子益師卒

益師孝公子內大夫也書內大夫之卒明君當隱

痛之也不書葬降於君也穀梁云大夫曰卒正也

不曰卒惡也惡故略之公子牙莊公弟不書弟其

惡明矣故不假去曰季孫意如則定公所不惡故

亦不去曰左氏謂不日者公不與小斂也若公孫

叔孫姬公孫嬰齊公亦未嘗與小斂也何爲口

之公羊謂不日遠也孔子所不見然西狩獲麟在  
哀公之世孔子所目覩也又何以不日是皆有深  
義焉故當以穀梁之說爲正

兩平王五二年

春公會戎于潛

此書會之始孫明復曰諸侯非有天子之事不得

出會諸侯凡書會皆惡之也戎今山東兗州府曹

縣有故戎城潛在今兗州府西南境

夏五月莒人入向向舒亮反

左傳莒子娶於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

春秋後旨 卷之一 六

以姜氏還穀梁云入例時惡甚則曰次惡則月他

皆倣此入例時者以侵伐既時則入亦時也此

諸侯擅相征伐之始曰伐曰侵曰圍曰取曰入曰

滅皆貶詞也陸伯冲曰經中一字徧施諸例而義

不同者惟人字爾國而稱人衆詞也師稱人則寡

詞也名爵不貴而稱人則微詞也黜其名爵而稱

人則貶詞也今莒稱人當是寡詞莒今山東青州

府莒州向今江南鳳陽府懷遠縣西四十里有故

縣村漢置向縣

無駭帥師入極駭穀作後同

無駭展無駭也春秋之初先王餘法猶存大夫未  
爵命於天子稱名而不氏僖公以後列國皆命大  
夫無不稱氏者矣孫明復曰外莒人入向內無駭  
帥師入極天子不能誅此周室陵遲可知也極附  
庸小國今山東兗州府魚臺縣西有極亭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公羊云日者爲後背隱而善桓能自復爲唐之盟  
唐魯地在今山東兗州府魚臺縣東十二里

九月紀履緌來逆女綸音須履綸  
左傳作裂繻

履緌紀未賜族之大夫內女嫁爲諸侯夫人未有

春秋微旨

卷之一

七

書逆者此書逆譏不親迎也程子謂親迎者迎於  
其所館此指違者而言若紀魯密邇則當以身親  
之故書此示禮之變餘不悉書也穀梁云不親逆  
則例月親逆則例時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伯姬隱公姊妹內女爲諸侯夫人者書歸不書逆  
歸者內辭也逆者外辭也詳內而畧外也其不書  
歸者先儒以爲皆有故遭出者也若齊子叔姬鄭  
伯姬杞叔姬皆是又內女爲大夫內子書逆不書  
歸若叔姬子叔姬者是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伯左  
作密

此外相盟之始子伯二字或是侯字之誤左氏附  
會作帛杜謂裂繻之字先儒皆以爲有闕文密今  
山東萊州府昌邑縣東南十五里有密鄉故城  
于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穀梁以夫人爲隱公之妻程子胡傳從之夫人薨  
例日不地者夫人無出境之事薨有常處也夫人  
之義從君隱公在故不書葬若杜謂桓母公羊謂  
隱母左謂仲子則未有不書葬者也以此推之可  
知爲隱妻矣

春秋微旨

卷之一

八

鄭人伐衛

此諸侯專征伐之始討公孫滑之亂也春秋書侵  
書伐皆不詳其事蓋征伐天子之事諸侯專之罪  
也卽在桓文亦不過樓諸侯以伐諸侯其事奚足  
錄哉故第書侵書伐以志其暴亂而已伐者聲罪  
致討之辭歷日必久故穀梁云伐例時

平王五年  
西曆十一年

春王二月

程子曰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在三月則書王三  
月無事則書時書首月蓋有事則道在事無事則

存天時正王朔天時備則歲功成王道存則人理立春秋之大義也

己巳日有食之

穀梁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胡傳謂經書日食三十六其行有常度每食必書示後世治歷明時之法是不以日食爲異近儒多從之然漢桓帝在位二十一年日食者九靈帝在位二十四年日食十有二明之莊烈在位尤淺日食尤多可見日食雖爲常度當斯運者必皆不祥未可以其常而忽之

三月庚戌天王崩

春秋微旨

卷之一

九

天王平王也書庚戌從赴也魯不會故不書葬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左傳謂君氏先儒多非之公羊謂天子大夫世儒又以周之大夫不應卒於魯史毛西河因謂與公俱歸自鄭之尹氏余讀劉向傳引此亦云尹氏世卿而專恣與公羊同觀王子虎劉卷皆以周卿卒於魯史則尹氏之爲周卿信矣蓋卽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之尹氏也所以譏世官故詳而日之

秋武氏子來求賻附音

魯賻不入故書來求不稱使當喪去君也某氏子

云者有父在焉故也經書來求者三此與文九年

毛伯來求金皆不稱使故皆不書月若桓十五年

天王使家父來求車書使則書春三月矣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宋殷後故稱公外諸侯卒國史承告而書孫萃老

曰諸侯生不名卒則名之卽位之初以名赴我我

因其卒得以名之以紀易代亦有卒而不名者卽

位之初不赴於我或史失之不得記其名也穀梁

云諸侯日卒正也何休曰正謂承嗣余按僖十七

春秋微旨

卷之一

三

年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彼非正也何亦

書曰乎汪德輔謂赴告以日史書其日以見臣子

之謹終赴告略史不書日以見臣子之慢正與穀

梁相發明蓋傳是而註非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程子曰外諸侯盟來告者則書之穀梁註曰外盟

不日劉嘉秀曰鄭莊挾齊以自強齊僭資鄭以糾

合自是齊鄭之黨合天下始多故而諸侯遂無王

矣齊在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西北營丘城後胡

公徙都薄姑在今青州府博興縣東北石門齊地

在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西南

癸未葬宋穆公穆公數作繆後同

啖叔佐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者不可言葬某王也五等諸侯本國臣子皆稱之曰公葬既不論王命而私謚爲公從而書之以見非禮鄭子美曰卒以外赴書葬以魯會書不卒則是外不赴不葬則是魯不會也諸侯之葬例書月此獨書曰胡傳謂備則書曰略則書時夫繆公舍馮而立與夷馮在鄭與夷之心不安也甫葬而會魯汲汲合四國以伐鄭故公羊以爲危不得葬安得爲備則書日乎

春秋微旨

卷之一

三

蓋春秋之義合禮則不日定四年二月癸巳陳侯吳卒六月葬陳惠公是也不及時則日僖二十七年六月庚寅齊侯昭卒八月乙未葬齊孝公是也過時則日僖十七年冬十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十八年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是也亦有不及時而不日既不及時其禮必簡故告者失其日卽下八年夏六月己亥葬侯考父卒八月葬蔡宣公是也亦有過時而不日既以過時其禮必慢故告者失其日卽下四年二月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五年夏四月葬衛桓公是也是其詳略之間因事裁

制又有不可執一論者近儒不求其故槩以爲或日或不日因舊史也豈知春秋之義哉

王桓王四年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此伐國取邑之始書伐書取惡之也其有傳稱取而經止書伐者彼告伐不告取也春秋之初猶以取邑爲重故桓十四年宋取牛首亦書其後諸侯以爲常事而不告故不復書杞在河南開封府杞縣後遷都淳于在今青州府安丘縣牟婁杞地在今青州府諸城縣境

春秋微旨

卷之一

三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完音九州數作祝後同

蔡般齊商人楚商臣皆書公子世子州吁不書公子胡傳申公羊之旨謂莊公不待之以公子之道春秋爲亂臣賊子而作子有罪而咎其父可乎穀梁曰以國氏者嫌也弑而代之也商人商臣獨非弑而代之乎程子曰不削之無以著其弑逆之罪不世子公子之安知非盜與微者無以著其弑之之實夫弑君之賊直書其事而罪自見不待削之而後著况情均罪等何所區別安有自爲兩例使後之人炫而莫定乎孔仲達謂傳文更無褒貶直

是告辭不同史有詳畧自莊公以上諸弑君者皆  
不書氏閔公以下皆書氏謂足明時史之異同是  
其說爲近而卒難通也春秋之文史也而義則取  
之聖人故孟子直謂之作作者自我創之之謂也  
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且不能贊一詞而謂舊史之  
陋遂足局聖人之心目哉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比  
而不同豈無其說按公羊云子以母貴州吁嬖人  
之子其母無名其子不得稱公子也若商人爲齊  
桓公之子蔡般商臣身爲世子其名稱久定故書  
法各據其實爾

春秋微旨

卷之一

三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遇者不期而會之名以下文推之宋魯合交將以  
謀鄭託於無約而遇以秘其迹清衛邑在今山東  
兗州府東阿縣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此諸侯會伐之始宋以公子馮在鄭故伐之州吁  
逆賊內懷見討之懼而欲交納殤公樓諸侯以伐  
諸侯其罪大矣蔡在今河南汝寧府上蔡縣

秋鞏師師歸反

曰帥師則鞏專兵可知隱公不能制之於早是以

及鍾巫之禍不書公子貶之也

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程子曰再序四國重言其罪左氏以爲再伐妄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濮陳地

稱衛人衆詞也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所以廣  
忠孝之路然王不能殺諸侯不能討而使衛人殺  
之傷無王法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晉者衛之公子然無天王之命則不宜立凡嗣子  
有常位立皆不書書立書納書入皆非正也

春秋微旨

卷之一

三

春秋筆削微旨卷之二 三原劉紹攷集註

隱公

桓王五年

春公觀魚于棠作左

觀魚觀其取魚以為戲樂其志荒矣于棠遠地所以兆寫氏之禍歷時久故不月棠今山東兗州府魚臺縣魚亭山

夏四月葬衛桓公

衛亂故遲至十月乃葬稱公國人私諡也魯往會故書桓公名完而諡桓古不諱嫌名也

春秋微旨 卷之二

秋衛師入郕郕音成 公作盛

曰師衆也曰入而弗有也衛晉乘亂得立不思安國保民之道書此以深譏之郕小國今山東兗州府寧陽縣北有盛鄉城是

九月考仲子之宮

宮廟初成而祭之曰考仲子之宮別廟也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故別立廟以祀之古者妾附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易姓而附於女君別廟非禮也書月者非一日也

初獻六羽

羽者雉之羽舞者所執魯諸廟皆用八羽仲子別宮降而用六書初所以明前此用八之僭書六羽所以明妾母之僭

郭人鄭人伐宋

郭見侵於宋間宋鄭之隙偕鄭以伐之小國而主兵故序於大國之上

螽音冥

蟲食苗心者春秋記災或月或時皆據實書之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彊音苦 侯反

大夫卒皆書親親貴貴賢賢之義也公子彊臧僖

春秋微旨 卷之二

伯也孝公子其子臧孫達嗣是為哀伯曰卒正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

宋穆公受國於宣公及其卒復以歸宣公之子而使己子馮出居於鄭殤公不仁日以殺馮為事夫古者師出不踰時宋以此冬圍之至六年冬乃取之著其暴也長葛鄭邑今河南開封府許州長葛縣北十二里有故城

桓王六年

春鄭人來輸平輸左 作淪

彙纂曰左氏以淪平為更成公穀以輸平為墮成

考前年公子翬伐鄭有憾而未平則更成之說於義爲近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春秋之初宋魯衛陳蔡爲一堂齊鄭爲一堂齊將救鄭地隔於魯鄭來渝平齊爲之謀也故鄭始反命而齊爲艾之盟盟不渝故曰之艾齊地今山東青州府蒙陰縣西北有艾山

秋七月

無事書首月備四時也

冬宋人取長葛

左傳作秋

春秋微旨

卷之二

三

鄭莊深謀遠計欲合諸侯抗王室姑以長葛委宋宋殤雖若得志卒至感國喪身春秋所深哀也經書冬傳作秋蓋左氏雜取諸侯史策不能盡與經合

七年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程子曰伯姬爲紀侯夫人叔姬其姊也待年于家今始歸姊歸不書憫其無終也

滕侯卒

諸侯死而不名則其世次無所別矣不名不日赴

從其畧也不葬者魯不往會也滕今山東兗州府滕縣西南十五里有古滕城

夏城中丘

夏城之使民不以時也中丘魯邑今山東兗州府沂州東北三十里有中丘城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此外臣來聘之始諸侯之弟賢則稱字且不言弟如季子許叔蔡叔蔡季紀季皆是也貶則稱名稱弟如齊年鄭語衛黑背陳招皆罪其私陳光秦鍼宋辰衛縶衛鱣佞夫皆罪其薄獨叔胥善處兄弟

春秋微旨

卷之二

四

之變而賢之故既書弟矣必名字雙舉以別之

秋公伐邾

五年邾人與鄭伐宋公拒宋而與鄭平今鄭復與宋盟故懼而伐邾欲以求宋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程子曰周禮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諸侯不修臣職而聘之非王體也凡今河南衛輝府輝縣西南二十里有凡縣故城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伐者一擊一刺以人用戈之義古者君行師從卿

行旅從故曰伐凡伯聘魯還戎要之于楚丘是無

君也楚丘衛地今兗州府曹縣東楚丘亭是

丙桓王五年

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汪德輔曰齊侯將平宋衛於鄭衛侯既不敢違齊侯之命又不能釋鄭國之怨有異志焉故先遇于

垂垂衛地今兗州府曹縣北句陽店者是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祊必彭反公穀作郕

宛鄭之微者祊鄭邑今山東兗州府費縣治故祊城是也天子所封非魯土地故曰來歸胡傳成王

春秋微旨

卷之二

五

以周公有大勲勞故特賜之許田爲朝宿之地宣

王以鄭伯母弟懿親故特賜之祊田爲湯沐之邑

祊近於魯許鄰於鄭各以其近者相易用是見鄭

有無君之心而謂天王不復能巡狩矣用是見鄭

有無親之心而敢與人以先祖所受之邑矣

庚寅我入祊

先言歸而後言入者鄭不可歸魯不可入也語錄

嘗謂解春秋者專以日月爲褒貶穿鑿得全無義

理然有同一事而或日或不日不可謂全無義味

故此節公羊以日爲難穀梁以日爲惡皆是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諸侯之卒悉以名書使其名諡可考不至混淆耳

穀梁云諸侯日卒正也

辛亥宿男卒

不名者小國禮不備赴從其畧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宋爲主盟與鄭絕也春秋之時兩國相盟此爲參

盟世變日甚矣故雖外盟必謹而日之瓦屋周地

今開封府洧川縣南二十里有瓦屋里

八月葬蔡宣公

春秋微旨

卷之二

六

三月而葬不及時也魯往會故書同盟之義也葬

時舉諡從其本國之稱故不復書名史體如此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浮來公穀作包

家則堂曰凡公與強國之大夫爲盟不書公及諱

強國之以無道加於公也與小國之大夫爲盟則

不諱公及以公自欲與之爲盟也浮來紀邑在今

山東莒州西二十里

螽

螽食苗心有灾必書重民命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不氏未命也不日惡也

師桓王六年九年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南氏季字魯不朝王而王反使聘之又不可答天

子失威福之柄魯侯失朝覲之禮所以兩譏之而

魯無王之罪爲大故春秋於王使之來必詳書之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周之三月夏之正月也大雨震電皆非其時所以

記異若用夏正則不足爲異而不必書矣

挾卒挾公穀作失

春秋微旨

卷之二

七

魯大夫未賜族者

夏城郎

郎魯近地而逼於宋魯將北會齊鄭伐宋故城以

備之書夏譏失時也

秋七月

無事必書不遺也

冬公會齊侯于防防公作邠

謀伐宋也防宋地在今兗州府費縣東北六十里

戊桓王七年十年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魯始與齊謀伐宋至是復與鄭合謀定出師之期

惟利是趨故聯書以譏之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齊鄭稱人非卿也再書翬帥師疾其久擅兵權基

鍾巫之禍况傳稱羽父先會齊侯鄭伯是不待公

命也其跋扈豈一日哉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菅宋地齊鄭後期故公獨敗宋師程子曰不言戰

而言敗敗者爲主彼與戰而此敗之也

辛未取郕辛巳取防

春秋微旨

卷之二

八

取非其有也不書辛巳則嫌於同日矣故兩書之

公羊謂取邑不日此日者一月再取甚之也郕在

今兗州府城武縣東南八十里防在今兗州府金

鄉縣西皆宋地

秋宋人衛人入鄭

宋力未能報齊魯故連衛以報鄭鄭不暇禦之故

師還及郊宋衛已乘其虛而入之矣春秋書之所

以著擅與反復相攻之罪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戴公穀作戴

宋既連兵入鄭又召蔡衛以伐戴戴鄭所與之微

國伐之所以報鄭也鄭又伺三國之懈而盡取其輜重焉公穀謂因三國之力以取戴胡傳謂一舉而兼取四國皆於情事未合戴在今河南歸德府考城縣東南五里

冬十月壬午齊人入郕郕公作郕

高抑崇曰戴鄭所與也而三國伐之郕衛所與也而齊鄭入之是效尤也

桓王八年十有一年

春滕侯薛侯來朝

諸侯雖有相朝之禮但魯不朝天子而滕薛朝魯

春秋微旨

卷之二

九

非禮甚矣伐戴入郕小國皆懼所以來也薛今薛

城在山東兗州府滕縣南四十里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公穀夏字下有五月時來公作鄭黎左文

謀伐許也孫莘老曰隱之出十二皆不致隱志讓

乎桓不欲當正君之禮聖人本其意而畧之也時

來郕也鄭地在今河南開封府東四十里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伐許本鄭志曰及著公之與謀也公以許與鄭蓋償前部防之取但三國同伐鄭不能獨有之故使獲佐許叔以居許在今河南開封府許州東北四

十里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朱子曰凡魯君被弑則書薨而以不地著之蓋臣子隱諱之義聖人之微意也 明堂位謂魯君臣未嘗相弑此乃漢儒附會之說其時左氏未行又不識春秋不地之義故爲此說

隱元年書正月餘皆不書正月公羊謂隱不有其正穀梁謂隱不自正彙纂亦謂隱在位十一年王命凡五至身既不朝又無一介之使報禮於京師列公之不奉正朔自隱始故不書正以示義余以

春秋微旨

卷之二

十

桓無王之義推之其說良然

高子來盟二年

穀梁疏曰高子不稱使所以歸美於高子屈完不稱使所以歸功於屈完

李氏廉曰閔公編書三子之來皆特筆也故季子高子之書來著國人之喜而仲孫止書來乃春秋之所譏仲孫高子不書使皆齊侯之過而高子能權乃春秋之所善一字之法精矣

春秋通論

卷之二

十二

春秋筆削微旨卷之三 三原劉紹攷集註

桓公名允惠公之子隱公之弟諡法辟土服遠曰桓

九年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朱子曰書即位者是魯君行即位之禮繼故不書即位者是不行即位之禮若桓公之書即位則是桓公自正其即位之禮耳家則堂曰春秋比事以見褒貶隱不書即位所以明隱之能讓也桓書即位所以著桓之爲篡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春秋微旨

卷之三

一

公竊立懼討故屢會以結諸侯因鄭伯嘗歸祊以易許田而未遂乃求好於鄭鄭亦欲乘此機以求許田故爲此會

鄭伯以璧假許田

祊薄於許故隱公受祊而未與許及桓弑立求好於鄭鄭故加璧以求之假者暫借之名非久易也乃鄭伯自文之辭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結祊成也越近垂地在今山東曹州附近

秋大水

書時不書月蓋歷時而未平綱目紀異必詳其地以天下之大不可不紀其方也若魯不過四五百里之間有則俱有故無所區別

冬十月

具四時也

辛桓王  
未十年二年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孔父先死而先書弑君尊卑之序也穀梁以孔父

爲字左氏以父爲名劉原父謂君前臣名則左氏

爲是春秋有齊侯祿父季孫行父荀林父皆名也

春秋微旨

卷之三

滕子來朝

滕侯爵而書子杜元凱謂時王所黜胡傳疑時王

能黜諸侯則春秋不作然戰國之時韓趙魏足以

自強猶必請命於周室則杜說是也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春秋列會未有書其所爲者宋督弑其君而四國

受賂以立華氏使相宋公自是弑君之賊接迹於

天下春秋之大惡也故雖內惡指事而書稷宋地

在今河南歸德府境

夏四月取郕大隅于宋戊申納于太廟郕小國音告

取者得非其有納者弗受而強致之也前書成宋亂兼責四國此則專責魯矣

秋七月杞侯來朝

杞公穀皆作紀程子謂杞爵非侯文誤也蓋紀國小弱爲齊鄭所謀度不能自存故朝魯以求芘耳

蔡侯鄭伯會于鄧

楚武王始僭號稱王蔡鄭鄧三國皆在楚北境而鄧尤近三國懼楚故鄧爲地主而會蔡鄭於其國鄧在今河南開封府鄆城縣東南三十五里

九月入杞

春秋微旨

卷之三

程子曰將卑師少外則稱人內則止云入某伐某

公及戎盟于唐

桓弑立懼討故汲汲盟戎以修舊好

冬公至自唐

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勲焉禮也故史書其至且以志其去國遠邇遲速不告則不書隱不告謙不以君禮自處餘不告或恥或怠也

壬桓王十三年

春正月

春秋無王者一百有八皆以不書正月不得書王

桓書正月而無王此孔子之特筆也元年有王程子謂正桓公之罪二年有王謂正宋督之罪此沿穀梁之說而曲爲之辭獨不思桓五年鄭伯射王中肩十有一年祭仲逐鄭世子忽罪孰有大於是何不書王以正之古者諸侯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天子賜之黻冕圭璧然後服歸設奠於祖廟然後臨諸臣元年二年未免喪非朝見之期猶冀其有王也至是三年喪畢而侈然自恣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弱天子而不受命豈復有王法哉十二公中唯桓爲最惡故特去王以示義焉十年有王者

春秋微旨

卷之三

四

數之終也天運一週爲時而紀十八年有王者桓公至是而終彼雖無王而王法卒長存於天壤非桓之所能無也故桓終而王法不與俱終焉此其義精仁熟斷自聖心所謂游夏不能贊一詞者也世儒概以爲闕文失之遠矣

公會齊侯于贏

公篡立懼討故會贏以成昏於齊非媒而昏春秋所以交譏之贏齊地在今山東泰安州東南五十里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二國約言相命而不爲盟詛故先儒以爲近正劉原父以相命者相推爲霸朱子是之然齊衛胥命之後不聞有盟會侵伐之事莊二十一年鄭虢胥命于弭同謀納王則以胥命爲相命以霸者鑒矣蒲衛地在今直隸大名府長垣縣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杞公作紀

彙纂曰齊魯方睦紀與郕皆畏齊故會魯而求庇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既者盡也

春秋微旨

卷之三

五

公子翬如齊逆女

爲桓公迎夫人也在齊故稱女夫婦人倫之始故自隱而下夫人內女出處之迹皆詳而錄之程子謂親迎者迎於其所館未有遠適他國以迎婦者故先儒譏不親迎之說皆不取翬書公子著桓之寵逆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

諸侯越境送女非禮也未見廟故不稱夫人謹魯地今濟南府肥城縣西南有故城

公會齊侯于謹

桓公意在結齊以自固故不書逆女而書會齊侯此誅心之筆也

夫人姜氏至自齊

告於廟也僖公之娶夫人納幣逆女夫人至皆不書蓋婚姻合禮而不志者書法之常也春秋惡文姜之終故不得不詳其始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古者女出嫁又使大夫遂加聘問在內曰致女在外曰聘齊僖親送女又使貴介弟來聘見愛女之至似乎魯可借以自固孰知禍卽基於衽席哉

春秋微旨

卷之三

六

有年

年訓爲稔歲穀一熟也春秋書有年大有年者二書饑者三蓋五穀全無全有亦僅僅之事也春秋重民命故凶豐必書

國桓王十四年

春正月公狩于郎

狩冬田也田有常所今違其所故書地以譏之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宰冢宰渠氏伯爵糾其名也書以譏周天子之寵逆

是年不書秋冬杜注以爲闕文劉原父朱子以及近儒皆從其說夫所謂闕文者果傳寫之闕乎抑

舊史之闕乎以爲傳寫之闕則一傳可闕不容三傳俱闕也以爲舊史之闕則西狩獲麟乃孔子所目覩何難考驗而得其日月但書時而不書月與此年不書秋冬蓋皆裁自聖心而非闕也何休謂

桓無王而行天子不能誅反下聘之故去二時以見貶程子從之是也或疑五年亦使臣聘何以四時皆備不知義見於此不必重見也韓子謂春秋謹嚴蓋一字之間不肯輕易放過其用心亦甚苦

春秋微旨

卷之三

七

矣故當日因魯史之舊文而孟子直謂之作作者自我創之之謂也學者不得其筆削之意而輒委於魯史之舊文何不取孟子之言而細思之

國桓王十五年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公穀皆謂甲戌之日出而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先儒多疑之然諸侯未有以二日卒者蓋是時陳侯弑太子國亂荒惑誤以兩日見赴聖人卽承誤而書以啟後世之疑疑而考之與下文蔡人殺陳侯比類參觀而佗之罪不可掩矣此聖人不明誅佗

而佗自受誅者也或以爲文謬矣

夏齊侯鄭伯如紀

許近於鄭鄭欲得許前與齊謀之而得許矣紀近於齊齊欲得紀故與鄭謀借朝於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然後以朝反紀人懼而來告故書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叔作任

彙纂云左氏以爲弱公穀以爲父老子代從政胡傳以爲譏世官共義蓋相因也程子謂仍叔承命而使子代行則是仍叔自使其子何以稱天王使耶

春秋微旨

卷之三

八

葬陳桓公

會葬故書是年陳佗弑太子免自立葬不以禮故不月

城祝丘

齊將襲紀公欲助紀畏齊來討故非時城此以備之祝丘魯地在今沂州東南五十里有卽丘城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書從王尊王也不言敗績諸侯不可敵王也萬民孝恭曰桓王伐鄭非天討莊王錫桓公命非天命故皆不書天

大雩

雩吁嗟求雨之祭常祀不書因旱而舉故書天子雩於上帝諸侯雩於山川特書大雩以表其爲天子祀上帝之禮著魯之僭也

螽公作

蝗也螽食苗心螽則無所不食何邵公曰煩擾之所生

冬州公如曹

不能保其國去如曹遂不復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州今山東青州府安丘縣淳于城是左

春秋微旨

卷之三

九

氏以爲淳于公張元德云州稱公與祭公同則州必畿內之地

乙桓王十六年

春正月實來

三傳皆以實來爲州公來李厚菴曰實是也冬過曹而春正月實來語勢如所謂西傾因桓是來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郕左公作成

齊欲滅紀故來謀之強國暴弱國危世變甚矣郕魯地今山東兗州府寧陽縣東北九十里有故城社卽古郕城也

秋八月壬午大閱

杜元凱曰齊爲大國以戎事徵諸侯之戌嘉美鄭忽而忽欲以有功爲班怒而訴齊魯人懼之故以非時簡車馬

蔡人殺陳佗

佗殺世子免而竊位陳厲公蔡出也故蔡桓侯殺佗而立之佗之弑君不見於經然稱人以殺討賊之辭也佗立踰年而不稱君齊無知亦踰年而不稱君故知其爲弑君之賊

九月丁卯子同生

春秋微旨

卷之三

十

當時國人有疑莊公爲齊侯之子者故詩人云展我甥公春秋於此書子同生至十八年桓公乃與夫人如齊則信非齊侯之子矣

冬紀侯來朝

左傳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於齊公告不能

桓王十七年

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放火張羅曰焚惡盡物也古者昆蟲蟄而後火田春二月譏非時也咸丘今山東兗州府鉅野縣南有咸亭乃魯地近齊者故孟子以咸丘蒙爲齊東

野人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公穀皆以穀鄧書名爲失國之君與曲禮諸侯失地名之文相合古者謂之寄公或曰寓公是也胡傳謂貶其朝桓鑿矣不書穀伯綏鄧侯吾離來朝而必分書之者其來朝有先後非一時也

穀鄧皆江漢之君孰滅之必楚滅之也是時楚武王肆其侵伐天王不能討故不書秋冬以譏其失刑而蠻夷猾夏之漸已兆於此矣

桓王十八年

春秋微旨

卷之三

十一

春正月己卯烝

烝冬祭也書之以見五月又烝爲非禮之甚

天王使家父來聘

家氏父字天子大夫魯將爲紀謀納女於王王使

來聘言娶於紀也

夏五月丁丑烝

前已烝矣書此以著其非時而黷

秋伐邾

紀邾鄧穀滕杞或朝或會邾不來故伐之春秋書公伐者九大夫帥師者九此不言帥師內微者也



冬十月雨雪

周十月夏之八月雨雪非時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祭公來謀逆后之期也不反命而遂逆王后于紀  
明魯之主婚也孔仲達曰凡言遂者因上事生下  
事之辭

春秋微旨

卷之三

三

春秋筆削微旨卷之四 三原劉紹攷集註

桓公

桓王十九年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季字姜紀姓也自王國而逆則曰王后自紀國而  
往則曰紀季姜魯主婚故書

夏四月

秋七月

無事亦書所以備四時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春秋微旨

卷之四

一

曹伯有疾世子不應來朝既無以憂親之疾又以  
啟小人窺伺之心意必有不得已者

桓王十年

春王正月

十年者盈數也天道一周爲時而紀王也

庚申曹伯終生卒

來赴則書

夏五月葬曹桓公

五月而葬爲得禮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衛侯與公爲會期既而背之下言三國來戰過在衛矣桃丘衛地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西五十里有桃城鋪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來戰者外爲志乎戰也不言師敗績者敗在內也

郎魯近地

桓王十有九年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惡曹杜注地闕

陳止齋曰此郎之諸侯也曷爲戰稱君盟稱人凡

一役而再見者但人之畧之也猶曰上無天子下

春秋微旨

卷之四

二

無方伯莫適爲主則人自爲盟而已矣孫莘老曰

前書齊人伐山戎後書齊侯來獻戎捷則知伐戎

者齊侯也上書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下書及楚人

盟于蜀則知盟蜀者楚公子嬰齊也戰郎書爵盟

惡曹書人以比事之法求之則三國之貶稱人可

知也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子忽立

秋七月葬鄭莊公

三月而葬慮有爭也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祭仲鄭相也宋雍氏厲公之外家有寵於宋莊公

誘執祭仲使立突而廢忽書曰人執由雍氏不由

宋公也

突歸于鄭

祭仲入而突歸突由仲入也不繫之鄭不當有鄭

也

鄭忽出奔衛

忽以國氏正也何以名失地也不書爵不能君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折杜注地闕

春秋微旨

卷之四

三

柔魯大夫未賜族者內大夫與諸侯盟自此始

公會宋公于夫鍾鍾公作童

夫鍾邨地在今山東兗州府寧陽縣威鄉城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閭

二年之間兩盟四會春秋備書之所以惡屢盟也

闕魯地今山東兗州府汶上縣西有闕亭在南旺

湖中

桓王二十有二年

春正月

無事亦書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杞公穀作紀曲池公作穀蛇

杞當作紀紀爲齊難危急甚矣故魯桓與之盟莒以援之曲池魯地在今曲阜縣東北四十里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燕人杜注謂南燕大夫是時北燕限於山戎自莊二十八年齊桓伐山戎之後始通中國故知爲南燕十三年從宋與魯鄭戰兵敗之後不復見於經不知爲何國所滅穀丘宋地在今山東兗州府北三十里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春秋微旨

卷之四

四

杜氏以躍爲厲公公羊何氏謂侘子

公會宋公子虛

虛去反

虛宋地疑在睢州境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子龜

會折會闕會夫鍾皆魯地是宋欲親魯伐鄭也會虛會龜皆宋地是魯欲平宋鄭也龜亦當在睢州境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鄭伯突也左傳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程時叔曰魯桓與宋兩盟四會不決旬而背之以盟

鄭反覆如是比事而觀其義自見武父鄭地在今直隸大名府東明縣西南

丙戌衛侯晉卒

李厚菴曰凡春秋書事繫日矣其下有不月日而事者則非復蒙此日而蒙上之時月也武父之盟衛侯晉之卒兩事適同日故特書兩日以別之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桓平宋鄭不從而伐之前書鄭伯此書鄭師一事再見畧之也春秋之法戰而勝則言公言敗戰而不勝則不言公不言敗爲內諱也

春秋微旨

卷之四

五

壬桓王二十有三年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齊紀世仇齊合三國以攻紀魯鄭援紀而與戰戰而不地於紀也魯謀所以固紀而不知促紀之亡者在此役矣

三月葬衛宣公

齊紀爲敵怨己巳之戰衛助齊魯爲紀魯衛非敵怨也故不廢會葬之禮

夏大水

紀異也張元德曰陰盛之灾

秋七月

冬十月

桓王二十有四年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慮齊衛之報故為此會以曹地曹與會也

無冰

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故以無冰為異劉向曰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無寒歲秦滅無燠年

夏五

春秋微旨

卷之四

六

先儒皆以為闕文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語彖作禦

鄭魯同惡而屢盟春秋諸侯使其弟來者皆罪其

不當使也不日承上文也穀梁謂前定之盟不日

固鑿彙纂謂春秋不以日月為例亦非聖人筆削

之旨

秋八月壬申御廩灾

御廩采盛之所藏天火曰灾譏不謹也

乙亥嘗

周之八月夏之六月非嘗之時灾後不改而遽嘗

亦不敬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禚父卒

僖公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公蔡人在衛人下

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刺四國使宋專用其師以報

厲公連年之怨

甲桓王二十有五年

春二月天王使冢父來求車

諸侯不貢王者下求交讓之

三月乙未天王崩

春秋微旨

卷之四

七

桓王也七年而後克葬此後莊王僖王不書崩王

室不告魯亦不赴甚矣諸侯之無王也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魯不供天王之喪而會齊僖之葬比事以觀惡自

見矣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突厲公也立四年矣故曰鄭伯逐突者祭仲先儒

皆謂春秋嚴君臣之分故以自奔為文然大夫之

出亦皆以自奔為文豈亦嚴君臣之分乎蓋國亂

無政以強凌弱以衆暴寡甚至下犯其上有逐之

者而後有奔之者故君臣之出皆以自奔爲文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出稱忽言其不能君也入稱世子明世嫡當嗣也

許叔入于許

許叔莊公弟先儒皆以許叔書字爲美以其能存

許也或謂乘鄭亂而復國無可貶亦無可褒不知

隱十一年鄭使許大夫奉許叔居許東偏則叔之

存許久矣故美之

公會齊侯于艾艾公作鄆  
穀作蒿

僖公卒襄公新立魯與齊復通好也艾齊地

春秋微旨

卷之四

八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杜元凱謂三國皆附庸之世子故人之或以爲微

國之君牟今山東濟南府東二十里有牟城葛今

河南歸德府寧陵縣有葛城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書入櫟不書入鄭見大都耦國既入於此鄭國之

命已制於突矣忽疊儀之事不書先儒皆以爲不

成君也李厚菴曰三君相繼多歷年所春秋悉削

之而獨成篡位之突必不然矣蓋魯桓黨弑君者

故如宋如鄭必列會與師以定其位當時鄭通赴

告突也非忽疊儀也故三君之存亡莫得而書焉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

先行會禮而後伐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袤宋地

在今江南鳳陽府宿州

丙申王十有六年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將復納厲公故會以謀之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伐鄭以納突也蔡衛皆姬姓侯爵或先或後率以

一切強弱目前利害爲進退不復用周班也

春秋微旨

卷之四

九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告廟則書又以見輔突之篡

冬城向闕向地

啖叔佐曰下有十一月則此乃十月也縱是同月

亦今之九月農功未畢不可興役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惠公殺兄篡國立已五年此衛人立公子黔牟而

後奔也失地則名之

丙申王十有七年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爲紀平齊也黃齊地路史登之黃縣東南有古黃

城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雒雒羣載反會公穀作及

尋蔑之盟平再伐之怨趙魯地在今兗州府泗水

鄒縣之間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奚穀作郎

盟黃未幾遽戰於此齊蓋不欲魯必有以強之故

春盟而夏戰不書敗魯敗也奚魯地今兗州府滕

縣南奚公山下有奚邑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春秋微旨 卷之四

蔡桓侯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桓侯無子季次當立桓侯欲立獻舞而疾季季避

之陳至是蔡人召蔡季於陳思慕三年卒無怨心

故賢而字之

癸巳葬蔡桓侯

陸伯冲曰五等諸侯本國臣子皆稱之曰公葬既

不請王命因而私謚爲公從而書之以見非禮唯

蔡桓稱侯蓋告王請謚故特書之

及宋人衛人伐邾

盟趙未幾又從宋而伐之公之反覆無信如此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穀梁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范甯謂盡朔一日是

月二日食也公羊亦云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

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何休謂二日食失之

後者朔在後也何休謂晦日食二傳相同必有源

流揆之於理亦甚昭合近儒概以爲闕文昧矣

丁丑王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濼音洛

今趵突泉即濼水之源公與夫人俱至公與齊侯

春秋微旨 卷之四

行會禮故先書會濼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公無與字

遂者繼上之詞既會而相隨至齊故曰遂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朱子曰孔子直書義在其中云公會齊侯于某公

與夫人姜氏如齊公薨于齊公之喪至自齊夫人

孫於齊此等顯然在目雖無傳亦可曉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公穀皆曰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此何以書曰讎在

外也夫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安有內外之分左氏  
曰不書葬不成喪也蓋有亂臣賊子貶其君父而  
不成喪者魯人之葬閔公是也由此以推隱公之  
不書葬殆羽父因其攝殺其禮與於貶其君父者  
耳桓公之書葬魯之臣子忘其讎成禮以葬之也  
如此而後全經皆可通矣葬君葬夫人皆書我者  
對隣國之辭也

春秋微旨

卷之四

三

春秋筆削微旨卷之五

三原劉紹攷集註

莊公名同桓公之子諡  
法勝敵克壯曰莊

戊申四年元年

春王正月

莊公父弑母出不行即位之禮故不書即位

三月夫人孫于齊

孫者順讓之辭內諱奔謂之孫不書姜氏先儒皆  
以爲貶之也夫人書孫者二此與閔二年九月夫  
人姜氏孫于邾是也皆月而不日惟昭二十五年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書月書日君與夫人之別也

春秋微旨

卷之五

一

夏單伯逆王姬

單音善逆  
左作送

逆迎也公穀皆以單伯爲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  
也天子嫁女於齊魯受命主之故使單伯逆王姬  
不稱字尊王也且以別於內女也斬衰主婚已非  
禮矣況齊乃不共戴之讎乎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外城外也築館舍王姬以待齊侯之迎公在諒闇  
不忍便以禮接於廟故築於外但爲讎主婚而不  
辭外何足爲禮乎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莊公也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錫命者命爲諸侯也諸侯非受命則不成爲君莊王因命魯主王姬之婚故追錫其先君襄十四年靈王將婚於齊使劉定公錫齊侯命是其証也王不書天貶其寵簒弑也李厚菴曰范氏曰天王出居於鄭不可最大使仍叔之子來聘使家父來求車皆不可也三者皆言天王明非義所存舊史有詳畧爾夫不幸而有內難播越出居義不可厚非求車求金皆小過也豈得與紊亂三綱之道同日春秋微旨 卷之五 二

語哉使仍叔之子其過不在於使非其人爲聘桓有罪焉耳然而所以無貶者義在前矣范氏之說是未知事同則舉重義明則以常書之法也舊史詳畧他當仍而闕也無端而增削王號夫子奚重而不更乎然則伐鄭及朝諸侯於會所二事於出居甚乎曰於瀆三綱則損而於出居甚矣夫交質亂分交惡起戎豈乎害禮傷尊而會觀者皆傷王綱也自齊桓則汲汲乎定王之位于出居奚尤哉冠王於事而不稱天者重因事言王而不稱天者輕

王姬歸于齊

公羊曰何以書我主之也

齊師遷紀邢鄆鄆邢滿丁反鄆子新反鄆音吾

邢鄆鄆紀之三邑遷者遷其民而取其地也邢在今山東青州府鄆在今青州府昌邑縣西十里鄆

今濟南府安丘縣西南六十里有鄆城

己莊王五年二年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於餘丘公穀皆謂邢婁之邑杜元凱謂未有伐人之邑而不繫國者此無所繫必知是國吳草廬曰

春秋微旨 卷之五 三

於發語辭猶曰於越書此以見公子專兵卒基子般之禍慶父莊公庶兄莊公以桓六年生至此方

十五歲也

秋七月齊王姬卒

我主之故比於內女而書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禚諸若反公作鄆

書淫也春秋之法一貶而罪惡已見故復書姜氏

禚齊地

乙酉宋公馮卒馮皮冰反



齊莊王三年

春王正月溺會齊侯伐衛

溺未命之大夫也衛朔奔齊齊欲納之故伐衛不

曰帥師師少也會者外爲志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以桓十五年崩七年乃葬閔王室之無臣子也

秋紀季以鄒入于齊鄒戶圭反

季者紀侯之弟紀侯雖在不絕如綫以鄒入齊是

分國以與之降志存先祀也觀叔姬歸鄒庶幾善

春秋微旨

卷之五

四

存宗廟矣故賢而字之鄒紀邑今山東青州府臨

淄縣東有鄒亭

冬公次于滑滑公穀作郎

紀告急於魯莊公出次于滑將會鄭伯爲紀謀鄭

伯辭之輕動其身而妄動其衆故但書次若無故

而自出者然滑鄭地今河南歸德府睢州有滑亭

齊莊王七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享公穀作饗

烹大牢以飲賓曰享齊侯來而夫人享之假先王

之禮爲禽獸之行大亂之道也莊公不能閉其

母與有罪焉爾祝丘魯地

三月紀伯姬卒

內女也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謀取紀也是以紀侯見難而去鄭伯先儒皆謂子

儀高抑崇以爲突者是

紀侯大去其國

委其土地人民以與齊而不反也春秋書此憫紀

而罪齊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春秋微旨

卷之五

五

紀無臣子故齊侯葬之內女之葬不書書者皆非

常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禚公作部

刺釋怨也先儒皆以齊人爲齊侯稱人者諱與讎

狩也

齊莊王八年

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王彥光曰齊侯數出會淫以其無名乃與師而出

托以侵伐之事文姜於是會之前此會于禚享祝

丘皆歷日而返故書月至止歷月而返故止書時

高抑崇曰不言地者師之次止無常也

秋邾來朝邾公作說  
黎左作黎

胡傳夷狄附庸側書名邾邾來介葛盧來是也邾

國在今兗州府滕縣東六里僖七年書小邾子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納朔也朔殺二兄而自立逆王召而不往天王廢

之罪大惡極齊襄會諸侯以納之無王甚矣故書

人以貶之不言納衛侯朔不與納也

春秋微旨 卷之五

六

九年六年

春王正月壬子突救衛正月公穀  
作三月

王人微者子突其字穀梁以爲名孔仲達謂二字

而子在上者皆是字於理爲近凡救者皆善之王

人救衛所以罪五國之無王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朔得入衛天子之威命盡矣公與諸侯之罪不容

誅矣與鄭伯突入櫟同文所以著篡逆之罪

秋公至自伐衛

師出經年贖武以抗王師雖不言納朔然朔入而

公至公之罪著矣

蟬

冬齊人來歸衛俘俘公穀  
作寶

俘者二傳以爲衛寶齊人首惡故朔以賂齊而齊

以分四國部問衛寶備書於冊以見諸侯之黨篡

逆者要厚賂也

十年七年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杜元凱曰文姜數與齊侯會至齊地則姦發夫人

至魯地則齊侯之志防魯地

春秋微旨 卷之五

七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夜穀作也  
隕公作霽

恒星經星也周之四月夏之二月昏參伐狼注之

宿當見夜明如晝故不見乃天地常經泯滅之象

夜中者晝夜百刻於時春分之夜夜當五十刻二

十五刻而夜半也星隕如雨者衆星奔流乃諸侯

放恣互相凌駕之象左氏謂與雨偕者非也

秋大水無麥苗

記災重民命也周之秋今五月麥熟之期與五稼

之苗同爲大水所漂而無收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八年而五相求直書其事而惡自見穀齊地今山

東兗州府東阿縣有故穀城

乙未莊王十八年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期其伐郕陳蔡不至故次于郎以俟之駐師曰次

先出而俟人罪在我也趙東山曰諱公爲讎人役

變公將稱師夏師及齊師圍郕秋師還皆是也

甲午治兵治公作祠

治兵者習戰也久次於外故申明約束以訓齊之

譏勞師也

春秋微旨

卷之五

八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降戶江反郕公作成

魯與郕皆文王之昭忘仇讎而伐同姓莊公之惡

著矣郕畏齊不畏魯故獨降齊

秋師還還音旋

譏役久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弑君者連稱管至父然二人因無知以作亂故獨

罪無知殺魏高貴鄉公者成濟也朱子綱目書魏

司馬昭弑其主髦即用此例無知不書公孫者無

知乃諸兒之從姪於誼疎矣故當與宋萬趙盾同

類

丙申莊王十九年

春齊人殺無知

無知虐於雍廩雍廩因而殺之稱人者討賊之辭

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地者卽於國中

公及齊大夫盟于藐藐其器反公穀作暨

謀納糾也公不以復讎爲志又屈諸侯之尊以與

大夫盟公之罪著矣藐魯地在今山東兗州府嶧

縣東八十里故鄆城

夏公伐齊納糾糾齊小白入于齊左作納于糾

春秋微旨

卷之五

九

先書公伐齊見齊不受于糾也次書納糾見忘讎

偏黨也糾不繫齊而小白繫齊鄭忽曹驪之例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九月乃葬亂故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乾音干

莊公忘復讎之義爲納糾之舉其敗宜矣凡內敗

不書此書者以其納糾喪師也此孔子之特筆也

乾時齊地在今山東青州府博興縣北

九月齊人取于糾殺之

魯殺子糾於生竇書曰齊人從齊令也前書納糾

不稱子此復稱子者賈逵以爲啓之明不當殺也  
不言地殺於魯也 程子據漢書以桓公兄子糾  
弟兄當立弟不當立胡傳因以管仲不死爲徒義  
夫事不濟而背之徒義於此時不亦晚乎乃害義  
之大者也況兄弟之說與三傳不同尤難憑信惟  
論語注王肅謂管仲召忽之於公子糾君臣之義  
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深非其言甚  
是蓋無知作亂庶孽交爭桓與糾棄國而逃皆未  
正位則皆非君也仲與忽隨之而走初無先君之  
命則亦未爲臣也賓客之流可以死可以無死故

春秋微旨

卷之五

十

孔子於仲之不死不以爲罪召忽之死亦不錄於  
春秋也

冬浚洙洙音殊

洙水也浚者深之畏齊故也不能明政刑而事未

務雖時必書

丁丑王十年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勺上酌反

報乾時之戰也外兵加魯以主客爲子奪意責外  
則書來戰意責內則勝書敗某師敗書及某師戰  
此定法也不書來伐而書敗某師譏其伐齊糾糾

不自悔過也長勺魯地

二月公侵宋

既得志於齊遂掠宋境所以致郎之師也胡傳謂  
潛師掠境曰侵即左傳無鐘鼓曰侵之義

三月宋人遷宿

宿微國介宋魯之間屬於宋而親魯宋以爲貳於  
魯而遷之自是宿不復見則亦亡矣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乘丘證反

齊與伐而不與戰故魯獨敗宋師記稱戰於乘丘  
馬驚敗績公陞佐車授綬則公亦危矣故書公敗

春秋微旨

卷之五

十一

宋師見其以千乘之君輕於冒險也乘丘魯地在  
今山東兗州府滋陽縣西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舞義作武

孔仲達曰荆楚一木二名故以爲國號亦得二名  
終莊公之世經皆書荆僖之元年乃書楚朱子曰

荆楚初書國進稱人從卑稱也後漸大故稱爵蔡  
爲荆獲留楚九年至莊十九年卒書名責不能死

也莘蔡地在今河南汝寧府汝陽縣境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譚子不名憫無罪也故與弦子奔黃溫子奔衛同

文書奔不能死社稷也譚今山東濟南府歷城縣  
東南七十里有譚城

春秋微旨

卷之五

三

春秋筆削微旨卷之六 三原劉紹攷集註

莊公

十四年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鄆子斯反

宋報乘丘之役也公雖再勝亦困於兵矣左傳敵

未陳曰敗某師鄆魯地在今兗州府境與元年在

都昌縣者乃二地

秋宋大水

宋來告公使弔之故書比歲交兵怨不廢禮蓋古

春秋微旨 卷之六

意之猶存者

冬王姬歸于齊

左氏謂齊侯來逆共姬公穀以此年爲過我非也

孫明復曰羣公受命主王姬者多矣惟元年與此

書者惡公忘父之讎再與齊結婚姻也

十四年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

鄆紀邑也紀侯去國而死叔姬歸魯紀季自定於

齊而後歸之宗廟在焉義當歸也春秋書內女惟

紀叔姬宋伯姬錄本末甚詳非賢而得若是乎叔

姬以隱七年歸紀至此三十四年矣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捷公作牧

仇牧捍衛其君故見殺孔仲達謂春秋書弑君而

及其大夫者三皆所以錄死節也又謂自莊公以

上諸弑君者皆不書氏閔公以下皆書氏余按非

也春秋之初私家猶弱無族大寵多之患故不書

氏其後大夫專權如崔杼趙盾之徒皆以族大寵

多敢於弑逆故書氏以志其失待下之禮乃履霜

堅冰之義也宋萬微者故去氏

春秋微旨

卷之六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宋萬為陳所逐歸醢於宋春秋書其奔而不書其

見執罪陳之禍源也況陳以受賂而執萬與楚州

吁不同故書而不書昭二十六年尹氏召伯毛伯

以王于朝齊楚定五年王人殺子朝於楚皆不書

者與此同義李厚基謂宋不告殺萬故不書豈有

既告奔而不告殺者乎

元年十有三年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齊侯魯人作齊人

北杏之會齊桓圖霸之始也書爵貴之也書人示

衆望之所同屬也李氏廉曰春秋始霸之書有三

北杏獨書齊侯曹南獨書宋公城濮獨書晉侯是

也北杏齊地在今山東兗州府東阿縣境

夏六月齊人滅遂

滅國者多書月以其攻圍期久非一日也遂人不

會北杏罪未至於可滅書此以著齊罪故人之

今兗州府寧陽縣西北三十里有遂鄉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齊滅遂魯懼始及齊平也柯齊之阿邑今兗州府

春秋微旨

卷之六

東阿縣地

二年十有四年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宋背北杏之會陳曹皆隣於宋皆以伐之不勦遠

國也其稱人先儒以為將舉師少揆之經文亦不

盡合按重耳初起即書晉侯以其首能攘楚也是

時判方暴蔡齊桓不敢過問徒縱兵於中原故貶

而人之觀晉文可以知齊桓矣

夏單伯會伐宋

單伯魯大夫從齊役也取成於宋而還

秋七月荆入蔡

蔡從齊為北杏之會而荆人入之著荆之强暴亦以惜齊霸之不振也比事而觀則伐宋書人之為貶益信矣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諸侯伐宋踰時不解至是宋公始服而為此會齊霸畧定矣鄆衛地今山東昌府濮州東二十里舊城集故鄆城也

僖王十年十五年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春秋微旨

卷之六

四

齊始尚也然北杏之會魯不至盟柯則平矣十四年伐宋會鄆僅使單伯再會於此知圖霸之難陳為三恪而國小每會在衛下齊桓始霸故進衛上夏夫人姜氏如齊

張元德曰文姜不如齊八年矣至此復如齊齊桓欲求魯好以定霸業而不之拒也文姜播惡於襄公之世桓公絕之義也故春秋特書以累桓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鄆

鄆公作見

鄆即鄆邾來也附庸屬宋而叛故齊桓為伐宋主兵故字齊上鄆者邾之所自出懼其叛而入邾故

同邾人書人者貶其舍荆之强暴邾之小也

鄭人侵宋

齊為宋伐鄆鄭以宋舊怨謂之背齊盟也鄭反覆齊楚之閒蓋始此

冬十月

僖王四年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鄭背鄆之會侵宋故諸侯伐之然舍楚之大陵鄭之小故貶而人之齊序宋下與伐鄆同

春秋微旨

卷之六

五

秋荆伐鄭

南北爭鄭於是始連類而書所以著楚之暴傷齊霸之不振也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

滕子同盟于幽

公作公會許男下公穀有曹伯

鄭成也霸業浸可就矣故進而書爵會不書公者三此與僖十九年及二十九年翟泉也胡傳以此

會惡公失信故諱不言公又經書同盟者十有六

皆天下之辭所謂公言之也幽宋地在今河南歸

德府考城縣境

邾子克卒

邾儀父也邾嘗附齊會伐故雖小國亦書於魯策

邾王五年十有七年

齊人執鄭詹詹公作

詹不氏未命也桓十二月與鄭同盟于幽而春執

鄭詹安用同盟故書人以貶之不書行人者會未

歸而見執不言以歸者秋鄭詹自齊逃來以歸可

知也

夏齊人殲于遂殲子廉反

齊人成遂遂人討而盡殺之殲者盡也言齊人自

春秋微旨

卷之六

六

取其殲也所以伸遂人復讎之志

秋鄭詹自齊逃來

逃者譏其不能仗義死節也僖七年鄭有叔詹爲

政則詹雖奔魯不久歸鄭

冬多麋

麋魯有之多則爲異

惠王元年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穀梁曰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李厚菴以爲陰雨

食益陰雨食則國都不見而他處見之非靈臺所

觀測則未知其爲正朔與朔之前後是以闕之也

若夫夜食之說則非日食不占夜月食不占晝唐

一行之作曆也如此

夏公追戎于濟西

冠已去而躡之也然魯無備可知矣

秋有蜚蜚音

蜚短狐也含沙射人本草謂之射工魯所無也故

以有書蜚與麋皆陰物

冬十月

惠王二年十有九年

春秋微旨

卷之六

七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程子謂鄆之巨室嫁女於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

聞齊宋欲深謀伐魯故專矯君命而與之盟然未

幾而齊宋來伐擅命召冠罪不可追矣

夫人姜氏如莒

杜元凱曰非父母國而往書姦也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鄙邊垂之辭魯受鄭詹齊宋在鄆將以伐我結知



之與盟齊宋以公子之盟未足以結成故來伐而取服焉然舍楚暴魯故貶而人之

**惠王**二十三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莒非父母國而頻年如之意夫人爲齊桓所絕也公在位二十年矣不能防其母春秋所以譏之

夏齊大災

天火曰災來告故書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我戎穀作我

春秋微旨

卷之六

八

戎近齊而爲魯患觀追戎濟西可見齊桓伐之所以親魯但是時周有子頹之亂惠王出居於鄭之櫟齊桓坐視不救區區伐戎不足多也故貶而人之

**惠王**二十四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高抑崇曰高渠彌弑昭公立子亶齊人殺亶祭仲立子儀春秋皆沒而不書以突爲鄭伯故也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婦人無外事居有常所故薨不書地張元德曰文

姜之行惡矣而卒以國君之母寵榮終身一用小君之禮此魯之禍所以未艾必至於莊公之終兩君弑哀姜慶父誅而後魯亂始息也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八月乃葬緩也

**惠王**二十五年

春王正月肆大青青所景反公作省

肆緩也青過也緩縱大過是有有罪也程子曰大青而肆之其失可知凡赦何嘗及得善人諸葛亮

春秋微旨

卷之六

九

在蜀十年不赦審此爾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高抑崇曰婦人無爵何謚之有先王之制但取夫之謚冠於姓之上以明所屬詩所謂莊姜宣姜共姜經所謂宋共姬是也豈有不繫其夫而別自爲謚者哉夫人姜氏弑逆淫亂之人得罪於宗廟國人之所不容今也云亡雖以母子之故不忍棄絕則葬之足矣又別爲之謚曰文而不復繫於桓公自是魯國從而效尤凡夫人之死皆爲之別立謚後世因循不改大失春秋之旨矣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御公穀作禦

御寇見殺之由左傳未詳春秋之義非天子不得專殺故謹書之

夏五月

春秋無事以首時稱者五十九惟此書五月孫明復謂五月之下有脫事何邵公謂譏公取讎國女不可以事先祖猶五月不宜以首時李厚菴曰周禮仲春會男女周之四月夏之二月婚姻之時也婚姻之禮不正義繫月故去月昭公取同姓義繫時故去時

春秋微旨

卷之六

十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傒音奚

魯請婚於齊齊使高傒要魯以盟公與卿盟故諱

不言公汪德輔曰防盟出公意故高傒不去氏

冬公如齊納幣

納幣即納徵大夫之事也公在喪中而親行之失

禮甚矣

成惠王六年二十有三年

春公至自齊

踰年後反居喪之謂何

祭叔來聘

祭叔爲王朝大夫假王命私交故不稱使若祭叔不假王命則止書祭叔來

夏公如齊觀社

社者諸侯祭其土示之常事齊俗每因祭社則蒐軍以誇示威衆聚人觀之故莊公托以如齊實則窺齊女也

公至自齊

書至以見公之縱游誨淫

荆人來聘

楚交中國始此家則堂曰書荆書楚書楚人書楚

春秋微旨

卷之六

十一

子每書輒異著其漸盛也

公及齊侯遇于穀

遇者禮之簡公急於得耦自知數會之煩接而簡其禮也於此見公之不子齊桓待人之不義

蕭叔朝公

人君相見曰朝當受之於太廟與聘同表書朝公

惡公不受於廟也附庸例稱字此與邾儀父是也

秋丹桓宮楹

楹者柱也禮天子諸侯黜堊今丹之者將娶齊女

夸大之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扈音戶

謀逆姜氏也又盟以結其信而後許之扈鄭地今河南開封府原武縣西北有扈亭

春秋微旨

卷之六

三

春秋筆削微旨卷之七

三原劉紹發集註

莊公

聖惠王七年二十有四年

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刻鏤也桷椽也禮諸侯之桷斲之斲之公將迎夫人於斲斲之外又加刻鏤之工五廟並列獨桓廟踰制而威飾蓋不但僭而已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春秋微旨

卷之七

一

親迎常事不書莊公生三十七年在位二紀制於其母必齊女而後娶齊人重要之納幣越三年而後得親迎以非常故書

秋公至自齊

夫人未至莊公先還告至於廟非正也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莊公親迎當與夫人偕至公不俟夫人而至失夫之道婦人從夫者也夫人不從公而入失婦之道故詳書之先儒皆以哀姜爲齊襄公女

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公事曰見私事曰覲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小君之

禮但大夫當見於廟婦見於內今並覲同贊故特書以譏其失男女之別男子之贊羔雁雉婦人之贊棗栗鬴修用幣非禮也

大水

陰沴之應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羈曹莊公之世子立未踰年不能嗣先君故不書爵赤曹之庶公子程時叔曰王氏曰宋執祭仲立突而逐忽故先書突而後言忽明鄭有君突篡之也今後言赤而先書羈明曹無君赤乃國人所逆

春秋微旨

卷之七

耳

郭公

先儒皆以爲闕文

王惠王八年二十有五年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女音汝

季友相魯原仲相陳二人有舊故女叔來聘季友冬亦報聘余心遠曰女叔陳卿四命例書字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先儒皆以朔篡兄而立犯天子命故不書葬然春秋之例不會葬則亦不書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禮當伐鼓於朝蓋朝者己之所居鼓於朝則爲責己社者神之所居鼓社則爲責神凡天灾有幣無牲用牲則又諂矣范武子曰鼓有聲皆陽氣以壓陰氣

伯姬歸于紀

伯姬杜元凱謂莊公女或以爲桓女者非隱二年書紀裂繻來逆女此不言逆者天下日亂婚禮日壞逆者非大夫也故不書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春秋微旨

卷之七

三

此年大水陰勝陽微之變極矣未聞大水而用牲者非日月之眚亦不鼓況于社于門區區淫巫瞽史之見失先王側身修行之本矣

冬公子友如陳

報女叔之聘也此內大夫出聘之始

王惠王九年二十有六年

春公伐戎

爲追於濟西之恥報怨也

夏公至自伐戎

曹殺其大夫

此專殺大夫之始大夫見殺之事不可知也不書名者或曰非其罪也或曰衆也或曰無命大夫也皆非也春秋書此罪曹之專殺耳其人之死不足輕重故畧而不書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宋主兵故序齊上蓋桓公霸業未盛若伐邠伐鄭之先宋故亦貶而人之徐今之臨淮徐偃王僭稱王穆王滅之別封其系以祀伯翳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刊惠王 十年二十有七年

春秋微旨

卷之七

四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非事而特會於洮參議之也公及杞侯伯姬俱失

正矣不於魯而於洮卓去病謂哀姜方挾嫡寵不

以子女待伯姬故伯姬未敢遽來想當然耳洮魯

地今山東東昌府濮州南五十里有洮城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陳鄭服也纔五國耳何以書同盟以申霸令而一

諸侯之心也故褒而爵之衛獨不來故明年伐衛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氏仲字人臣無境外之交季友越國會葬春秋

直書以示貶

冬杞伯姬來

志其來往之數非歲一歸寧之義蓋內女歸寧不書必有故而後書

莒慶來逆叔姬

內女非適諸侯不書况莒慶微國之大夫乎以公自主之故書

杞伯來朝

范武子曰杞稱伯蓋時王所黜

公會齊侯于城濮

春秋微旨

卷之七

五

城濮衛地幽之會衛不至齊欲討之故爲此會

乙惠王十 一年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戰而言及者主之者也猶曰衛人爲志乎此戰也

程子謂管仲以制用兵未嘗輕用大衆胡傳因之

故於齊桓征伐皆主將界師少之說然春秋之例

喪則書爵貶則書人不容於齊桓而曲爲之解蓋

是時荆楚方張齊桓得國已久不能問楚而區區

衛人之是伐故貶而人之

夏四月丁未邾子瑗卒

瑗素果反

秋荆伐鄭

書以見荆之暴亦以見齊之無能為比事觀之齊之宜貶可知矣故諸伐皆稱人焉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宋人下公穀有和婁人

善救鄭也然不能即正荆楚之罪故貶而人之迨

伐楚後而始書爵也若晉文一起即遏強楚故初

見即書爵觀書晉侯之為褒則知書齊人之為貶

冬築鄆鄆芒巷反

冬雖用民力之時而下書大無麥禾則祭之非時

可知鄆魯下邑在今山東兗州府東平州西

春秋微旨

卷之七

六

大無麥禾

麥熟於夏禾成於秋周之冬乃夏之八九十月也

計食不足而後總書之大無舉國皆無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買穀曰糴國有饑饉卿出告糴雖古之制然其為

政而無蓄不能無議

丙辰二年二十有九年

春新延廐

延是廐之名新者修舊也凶年不修况春時乎廐

有肥馬民有饑色矣

夏鄭人侵許

高抑崇曰許鄭鄰也諸侯救鄭而許不至故侵之

秋有蜚蜚扶味反

爾雅通志本草皆以蜚為蟲山海經以蜚為獸劉

向以為淫風所生為蟲臭惡公取齊淫女故蜚至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叔姬娣也書卒書葬賢其國滅而守義也

城諸及防

及者先後之辭魯比歲凶饑而莊公輕用民力故

雖時必書

春秋微旨

卷之七

七

丁巳惠王十三年

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左無師字

郭紀之遺邑齊將降鄭故為設備然公果念紀則

當為請徒然出師著妄動之兵也

秋七月齊人降鄭降戶江反鄭音章

降猶下也孔仲達曰計紀侯去國至此二十七年

則邑不得獨存此蓋附庸小國若邾鄆者也鄭在

今山東東平州東六十里有郭城集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滅國不葬此以賢錄也叔姬不歸魯而歸鄆死則仍繫之紀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范武子曰救日用牲既失之矣非正陽之月而又伐鼓亦非禮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濟于禮反

謀山戎也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爲齊濟在魯界爲魯濟

齊人伐山戎

荆楚憑陵諸夏桓公不能即正其罪山戎遠在邊

春秋微旨

卷之七

八

微桓公親往以征之畏強陵弱故貶而人之先儒皆沿將卑師少之說齊桓征伐皆以書人爲非貶獨不思伐楚以後何爲書爵不書人豈非有制之師乎二十七年楚與陳蔡鄭許圍宋四國書爵楚獨書人安得謂書人非貶乎晉文伐曹伐衛伐楚皆書爵二十八年執衛侯獨書人亦安得謂書人非貶乎合前後而觀之則知將卑師少爲先儒之曲說矣

戊惠王十四年 三十有一年

春築臺于郎

比年興作今又一歲而三築臺厲民甚矣春非時郎遠地臺縱欲

夏四月薛伯卒

不日不名先儒以爲闕文余謂小國赴告不備畧於禮也春秋從其畧而書之耳隱十年薛稱侯此稱伯意者時王所黜

築臺于薛

三書築臺其惡著矣今山東兗州府滕縣東南有

薛城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春秋微旨

卷之七

九

敵愾獻功諸侯事天子之禮也齊霸方威肯以此禮施之於魯乎蓋伐戎之後志得氣盛夸示於我以爲威耳然非禮甚矣故獨書爵以著其親來之非若不書爵則無以見其爲親來矣伐書人而來書爵化裁因心非聖人其孰能之故曰游夏不能贊一詞

秋築臺于秦

一歲三築臺所謂汲汲顧景惟恐不及者也死將至矣秦在今山東東昌府范縣南三里

冬不雨

周之冬夏之酉戌亥也酉乃多雨之月故以不雨為異

己惠王十三年三十有二年  
春城小穀

比年興作書之以憫農也小穀魯地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於諸侯宋公請先見焉遇者以簡禮相見比於不期而會莫適為主故以爵之尊卑為序今山東兗州府城武縣東北三十里有梁丘山

春秋微旨

卷之七

十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叔牙欲立慶父成季使鍼巫酖之書卒者諱也何為諱牙之罪未彰季之誅得當使若死於位然乃可以立後兄弟之恩君臣之義至矣故春秋如其意而諱之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路寢正寢公薨必書其所所以謹凶變也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般音班己未公穀作乙未

不地弑也在喪故稱子般其名也孟氏所出哀姜不樂其得立慶父久通哀姜志欲取國故使圉人

舉賊子般於黨氏

公子慶父如齊

慶父弑君未敢自立閔公年始八歲利其幼而立之以君命告即位於齊因結齊援

狄伐邢

狄北狄邢姬姓周公之後

春秋微旨

卷之七

十一



春秋筆削微旨卷之八

三原劉紹攷集註

閔公名開莊公之子諡法在公達難曰閔

惠王十六年

春王正月

繼弑君不行即位之禮故不書

齊人救邢

胡傳凡書救者未有不善者也然狄伐踰年今始救之非急於從義者也故仍書人以示貶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十有一月而後葬國亂子弑也

春秋微旨

卷之八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落公穀作洛

穀梁止曰盟納季子左傳以爲請復季子是時慶

父秉外權哀姜爲內主閔公九歲爾誰肯爲季子

請復哉蓋陳方爲齊所厚季友一再如陳其出奔

陳蓋有所托意陳人請於齊桓故爲此盟以納季

子耳穀梁是也落姑齊地在今山東兗州府平陰縣界

季子來歸

季子公子友之字賢而字之也范武子曰大夫出

使歸不書執然後致不言歸國內之人不曰來今

言來者明本欲遂去同他國之人之言歸者明實

魯人也喜之者季子賢大夫以亂故出奔國人思

之懼其遂去不來今得其還故皆喜曰季子來歸

冬齊仲孫來

胡和仲曰不稱齊侯使仲孫又書曰來譏之也問

以可取者齊侯之心俟其自斃者仲孫之策故兩

譏之以其猶曰務寧魯難而親之是以書字春秋

舉法有輕重若又不書字則當時假有勸齊侯因

亂以取其國者則無以貶之矣

惠王十七年

春秋微旨

二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齊人力逼而徙之其罪著矣不地者自是不復見

也陽國名今山東青州府沂水縣南有陽都城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

祧因是大祭莊公薨至是適二十二月未可以吉

也况禘禮當行於太廟今禘於莊公此失禮之中

又失禮者

秋八月辛丑公薨

喪父使卜齋賊公於武闕故不地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孫音遜

哀姜有淫行與弑謀畏齊桓不敢歸而奔邾也賈服之說皆以爲文姜殺夫罪重故去姜氏哀姜殺子罪輕故不去姜氏注德輔謂文姜孫於宗國不削姓氏不足以見其罪哀姜孫于邾雖不去姓氏而絕之之意已著其說亦善

公子慶父出奔莒

繼公薨而書孫邾奔莒則知姜氏慶父實弑公者慶父縊於莒而不書胡傳以爲譏失賊者是矣若公子牙死於境內故書

春秋微旨

卷之八

三

冬齊高子來盟

蓋高侯也齊桓有取晉之心乃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營勉其君於霸權在高子故不稱使賢之故稱子

十有二月狄入衛

春秋書入者狄雖迫衛至於奔亡而未曾居有其地故不曰滅秦人入滑楚子入陳吳入郢皆此例也公及齊鄭入許雖有其地而不絕其祀故亦從此例

鄭棄其師

高克見惡於君鄭伯不能退之以禮使帥師河上久而師潰克奔陳非棄其民而何罪鄭而畧克此孔子之特筆也

春秋微旨

卷之八

四

春秋筆削微旨卷之九 三原劉紹敘集註

僖公 名申莊公之子閔公庶兄謚法小心畏忌曰僖

王惠王十一年  
八年

春王正月

繼弑君不行即位之禮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左作曹伯

先言次而後言救譏不速救也使其疾飛而往尚

能存之於未潰惟有聶北之次而邢遂亡矣聶北

邢地今山東東昌府聊城縣東北有聶城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公作陳儀後同

春秋微旨 卷之九

陳止齋曰自遷不書有遷之者而後書書曰某人

遷某罪遷之者也書曰某遷於某罪遷者也以齊

晉之霸也而狄伐邢邢遷于夷儀狄圍衛衛遷於

帝丘桓文亦受其咎矣夷儀邢地今直隸順德府

邢臺縣西有夷儀城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邢雖已遷無力自城桓公命三師爲之板築得救

患分災之禮矣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哀姜在邾齊桓召而殺之於夷夷齊地也夫人薨

不地書曰薨于夷見夫人不得其死也書曰齊人  
以歸見齊人之殺之也齊人者討賊之辭也

楚人伐鄭

荆乃州名至是正其國號曰楚稱人侵強也鄭即

齊故來伐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 榿勃反

謀救鄭也榿宋地今河南開封府陳州有鞏城即

榿城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敗必違反偃公作纓

邾受姜氏公不請於會而討之乃即會榿而復敗

春秋微旨 卷之九

其師責魯之棄信而忘義也偃在今山東兗州府

費縣南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郚獲莒挈 敗必違反

郚力知反公作犁穀作麗

莒人以逐慶父之故求賂於魯魯人不與故爲此

戰挈者莒子之弟書曰公子友帥師以季友主此

戰也自此以費授季友而私門強矣郚魯地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齊人治哀姜之罪取而殺之則位絕於魯非復魯

之夫人故以尸歸齊僖公請而葬之故告於廟而

書喪至言氏不言姜先儒皆以爲貶何不貶於薨夷之時獨貶於歸喪之日蓋夷之薨齊人正夫人之罪不待貶也至於歸喪則魯居然以爲夫人若無罪然故特去姜以示義

癸惠王十二年

春王正月城楚丘

城邢書齊師宋師曹師城楚丘非獨魯也獨以魯辭書之者何蓋城邢之役三國來救其師未散因而城之故據其實而書三國焉若狄入衛齊桓未之救也不過立戴公以廬於漕其年戴公卒文公

春秋微旨

卷之九

三

立桓公城楚丘而封之爾時以霸命令諸侯諸侯奉其命各從本國往衛非與諸侯同行故不得書諸侯先儒以城楚丘不請於天子罪桓之專封律以無有封而不告之義則齊桓不能無罪與邢自遷而城之者不同故書法各異楚丘衛地今直隸大名府滑縣東六十里隋衛南廢縣卽古楚丘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哀姜雖莊公之正配僖公之嫡母然淫逆得罪宜絕於宗廟以私禮葬可也以小君禮葬不可也

虞師晉師滅下陽

公穀作夏陽

晉人假道於虞以伐虢虞未嘗出師也但貪利假道伐虢者晉而滅虢者虞也故春秋以爲首焉下陽邑也虢之亡由此故卽書滅猶書鄭伯入于櫟而不書入鄭也下陽號邑在今山西平陽府平陸縣東北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公作貫澤

江居新息黃居弋陽皆楚之東北境可出兵以截齊後者也齊桓謀楚故先服此二國貫宋地今山東兗州府曹縣西南十里蒙澤故城是

冬十月不雨

春秋微旨

卷之九

四

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杜元凱謂一時不雨則書首月蓋自酉至亥三月皆不雨也余按莊三十一年書冬不雨一時不雨也此果一時不雨則亦必書冬不雨何爲獨書首月哉蓋止十月不雨耳杜說不可信

楚人侵鄭

楚用子文爲令尹以來兵勢浸強齊桓身爲霸主未敢輕動必待明年伐鄭而後師乃出

癸惠王二十三年

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此時雖不雨無害於農若四月則今之二月東作方興望雨正殷連類書之皆所以勤民也杜元凱亦謂一時不雨則書首月其說不可信

徐人取舒

舒隸於廬而近楚徐服於齊故取舒爲齊通伐楚之徑也今江南鳳陽府泗州北八十里有古徐城六月雨

周之六月夏之四月萬物始盛待雨而大得雨則書見僖公之勤民也

春秋微旨

卷之九

五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彙纂曰伐鄭救鄭之謀已定於會釋諸侯惟宋最大江黃最遠故再爲貫與陽穀之好以堅其信陽穀齊地今山東兗州府陽穀縣東北三十里有故城

冬公子友如齊

泄盟穀作公子季友泄公穀作莒後同

泄臨也往盟乎彼也齊將伐楚秘不洩機故不煩諸侯而使大夫受盟以審師期盟期未定故不曰楚人伐鄭

楚自莊十六年以來五加兵於鄭於此見齊桓之

伐楚蓋已緩矣

惠王二十四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涇

楚最强未敢遽伐書曰遂伐楚言志不在蔡也伐而後次見齊桓之不戰而詘楚也至此始書爵所以褒之涇楚地今屬河南許州鄆城縣

夏許男新臣卒

左氏以爲卒於師然經無其文趙伯循謂遇疾而歸卒於國者是

春秋微旨

卷之九

六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屈居勿反完音桓召上照反

楚子遣完于師以觀齊完因而求盟權在完故不稱使屈完本欲卽盟於軍故曰來盟于師齊桓退舍以禮楚故曰盟于召陵言非涇也公羊謂師在召陵者非春秋書法內及外大夫盟則諱齊桓陳師以出執言漢湄荆蠻蠢焉傲我以辭其君安居使臣泄剗故爲列國公侯諱不著盟楚之爲誰也論語以事言之則爲民受其賜曾西以道論之通爲功烈如此其界不書日者畧諸侯則畧日月也召陵在今河南許州鄆城縣

齊人執陳轅濤塗轅公

先儒皆謂濤塗使齊

兵東夷循海而歸陷於沛

澤之中顧而執濤塗

桓公既與陳侯南服強楚

歸而反執其大夫

齊人以貶之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江黃國近於陳故

伐之但遠而且小不可無主

兵故使魯人及之謂書及者蒙上文執轅濤塗

之文乃齊及之非魯及之觀下文公至自伐楚在

及江黃伐陳之後則及者實魯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春秋微旨

卷之九

七

師出三時也穀梁曰有二事則以後事致後事小

則以先事致其以伐楚致大伐楚也

葬許穆公穆公作穆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

人曹人侵陳茲公作慈

茲叔牙子書公孫茲帥師則知諸國皆大夫帥師

以會之矣傳言陳成歸轅濤塗經畧而不書先儒

皆病齊桓責楚甚畧罪陳甚備者是也

兩惠王二十五年

春秋侯殺其世子申生

罪晉侯之嬖寵聽纓也致管亂二十餘年可不戒

哉蕭穎濱曰父子兄弟人之大倫也至於相殺則

人倫廢矣故凡殺父子兄弟必稱其君

杞伯姬來朝其子

杞伯姬來其子蓋年十餘歲杞伯在而使其子隨

母以來也是年杞惠公卒成公嗣位蓋伯姬豫欲

託其子於魯爾然朝者宗廟朝廷之上諸侯相見

之禮父在不可以幼子行也

夏公孫茲如牟

牟附庸之國叔孫戴伯因聘而娶假公濟私其事

春秋微旨

卷之九

八

著矣仲孫叔孫氏之僭基此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

于首止

子帶有寵於惠后世子危不得立故桓公率天下

之諸侯以會之范武子言及諸侯然後會王世

子不敢令世子與諸侯齊列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首止穀作

約諸侯以同戴世子也穀曰無中事而復舉諸

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穀曰盟也觀下文書鄭伯

逃盟則春秋深與齊桓之穀曰首止衛地

鄭伯逃歸不盟

凡言逃皆謂義當留而竊去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罪楚也國亡無赴告者故不日弦國在今河南汝

寧府光州西南黃在今湖廣黃州府蘄水縣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下陽二國之門戶下陽既滅則虞已包裹屬晉故

雖在虞執而不書其處春秋執國君稱人者九皆

以強暴弱故執皆稱人亂辭也不告滅故不書滅

春秋微旨

卷之九

九

然實則已滅矣故下陽不應書滅而書滅

丁惠王二十六年  
卯十三年

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以其逃首止之盟也伐而不報故圍之許不預者

留守其國以備楚也新城今河南開封府密縣東

南三十里有故密城者是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楚子圍許以救鄭書遂救許美其赴難之甚速也

卽伐鄭之諸侯故不復更叙

冬公至自伐鄭

不以救許致伐鄭本志也救許遂事也僖公賢者

常事會盟不行告至之禮伐鄭伐楚茲兩役也荆

舒是懲史克爲之作頌公蓋自以爲功而魯人大

之也故獨書至

戊惠王二十七年  
辰十四年

春齊人伐鄭

諸侯以救許而釋鄭不得志於鄭故齊桓復伐之

上年伐鄭書爵此復書人蓋譏其黷兵也

夏小邾子來朝

公作小邾  
婁子後同

春秋微旨

卷之九

十

小邾子邾之別封也杜元凱曰邾黎來始得王命

而來朝今山東兗州府滕縣嶧縣有邾城者是

鄭殺其大夫申侯

申侯嘗導鄭伯以從楚故殺以說齊然非無專殺

大夫之義矣故春秋書以罪之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

母音  
某

陳新被侵伐欲渝盟而未敢鄭伯恐桓公不解殺

申侯之故先使求通故二君皆不行而止遣世子

也甯母魯地今山東兗州府魚臺縣東二十里有

穀城鎮者是

曹伯班卒

班公作般

不日者嗣子有爭不暇赴也

公子友如齊

勤伯國之好也

冬葬曹昭公

七月卒冬而葬

已惠王二十五年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欵盟于洮

陳世子欵下公

春秋微旨

卷之九

十一

王人下士也惠王疾惠后主叔帶世子之位猶未

定故王人使齊求援而齊會諸侯以謀之雖非正

法時勢宜然故無所褒貶洮曹地今山東東昌府

濮州西南五十里有洮城

鄭伯乞盟

乞盟請服也前日之逃何哉鄭伯見義之不明如

此

夏狄伐晉

晉恃其強且遠自齊之霸未嘗一會故齊亦不救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禘三年大祭之名太廟周公廟夫人成風也僖公

妾母嫁非廟見不得與祭僖公欲尊其母故因此

秋禘用夫人之禮致於太廟使之與祭也雖尊其

母是卑其父故曰非正魯禘非禮况用於不當致

之夫人因事書之其義嚴矣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左氏謂惠王於七年閏月崩八年十二月而後告

喪蓋秘喪一年之久先濡皆疑之吳草廬曰蓋惠

王前年之冬有疾今年歲終乃崩

惠王九年

春秋微旨

卷之九

十一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說音悅公穀作禦說正月公穀作三月

宋桓公也不書葬不會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

丘

周公宰孔也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故宋稱

子葵丘之會申王禁明天下之法有功王室故曰

五伯桓公爲威今河南開封府考城縣東三十里

卽古葵丘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啖叔佐曰內女爲夫人書卒許嫁爲夫人亦然其



爲勝及嫁大夫公子大夫則不書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既會兩月而復盟先儒謂齊桓有矜心焉然以孟  
子之言觀之則此盟爲善故詳而日之

甲子晉侯詭諸卒

詭左作詭

經書甲子於戊辰之後杜注孔疏皆謂赴在盟後

公羊作甲戌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殺公作弑

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今書其君之子穀梁曰國

人不子也又不書弑而書殺知晉人之不君奚齊

春秋微旨

卷之九

十三

也

春秋筆削微旨卷之十 三原劉紹敏集註

僖公

襄王  
二年十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魯不朝王而朝齊伯業愈盛王綱愈墜所以傷之

狄滅溫溫子奔衛

周司寇蕪公之後國於溫故曰溫子狄於閔之季

年伐邢入衛伐晉至是復滅畿內之溫王靈不振

伯圖亦安在哉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卓公作卓子

春秋微旨

卷之十

一

卓子雖荀息所立意當時必相安而奉之故書君

書弑荀息不能輔君以正雖不得比於孔父仇牧

然以死踐言固賢於臨難苟免者矣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伐山戎則書人伐北戎則書爵先儒皆不言其故

余謂春秋時僭據無王者莫甚於楚故春秋所最

惡者亦惟楚伐山戎在未伐楚之時舍元惡而勤

遠略故貶而人之伐北戎在服楚以後故無所貶

據其實而爵之

晉殺其大夫里克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先儒皆謂惠公懼里克將為

已患而殺之未嘗討其弑二君之罪故曰晉殺其

大夫余意非也里克之殺即當其罪要必請於天

子故凡春秋之書殺大夫者皆罪其專殺也

秋七月

冬大雨雪雪公作雹

周之冬夏之八九十月雨雪非其時也

襄王三年十有一年

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丕滿

鄭父名也里克之黨里克死鄭父懼而生心惠公

春秋微旨

卷之十

以私殺之稱國以殺罪專殺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夫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閭今以兩君相會

而婦人廁於其閒此桓莊之覆轍也故特書以譏

之

秋八月大雩

穀梁曰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

冬楚人伐黃

黃從齊不從楚故伐之以至於亡惜桓之不能救

也

襄王四年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何邵公謂二日食趙東山曰雖非正朔猶是此月

所統之日故書日

夏楚人滅黃

楚人伐黃自冬徂夏桓不能救然則陽穀之會黃

之盟徒以促其亡爾霸業安在哉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杵公作處

襄王五年十有三年

春秋微旨

卷之十

春秋侵衛

前年狄滅溫溫子奔衛今狄侵衛以衛納溫子也

諸侯坐視而莫恤霸業之不振如此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城

左傳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城衛地在今直隸

大名府開州東南六十里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公方會而季友隨聘魯益恭而齊益驕矣

襄王六年十有四年

春諸侯城緣陵

踰年乃城諸侯之懈桓德之衰也書曰諸侯總衆國之辭也不曰杞緣陵杞未遷也緣陵故城在今

山東青州府樂昌縣東南七十里時爲徐莒所脅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鄆似綏反穀作綏後同

按左氏季姬來寧公怒鄆子不朝止而絕其昏遂

遇於防使朝焉胡傳從公穀謂僖公愛女使自擇

配過矣鄆國在今山東兗州府嶧縣東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春秋微旨 卷之十

四

名山大川不以封故不繫之晉爲天下記異也沙

鹿山名在今大名府元城縣東四十里

狄侵鄭

狄數犯畿內之諸侯齊桓不能治蓋老而溺於內

寵霸心怠矣

冬蔡侯辟卒辟許乙反

楊士勛曰麋信云蔡侯辟父哀侯爲楚所執辟不

附中國而常事父仇故惡之而不書日也

襄王七年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張元德曰公十年朝齊此又朝齊純用五年一朝之制同於事天子之禮矣

楚人伐徐

左傳徐卽諸夏故也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

牡丘

爲楚伐徐而合諸侯諸侯不一故又從而盟之烏

能有功哉牡丘齊地今東昌府聊城縣東北七十

里

遂次于匡

春秋微旨

卷之十

五

救不言次言次著救徐之不力也匡衛地在今直

隸大名府長垣縣西南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帥公作率後同

敖慶父之子諸侯既約救徐而遣大夫往緩於救

患桓志荒矣

夏五月日有食之

陰雨食也見莊十八年註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厲在徐楚之間攻楚之必救以解徐也然諸侯志

怠莫有從者唯曹共爲齊桓所定故獨從之厲楚

與國今湖廣德安府隨州北四十里有厲山

八月蝻

蝗也

九月公至自會

不以救徐至者諸侯不親行救徐無功也

季姬歸于鄆

鄆子既朝乃使歸之書以見前此非遂絕鄆而離魯也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說文云震霹靂振物者夷伯魯大夫晦九月二十

春秋微旨

卷之十

六

日也惡稔而人不誅故雷擊之春秋書晦者二此與成十六年鄆陵之戰是也蓋事遇晦朔則必書之以爲歷數之證

冬宋人伐曹

莊十四年曹從齊桓伐宋至今滅之然宋曹同盟自相攻伐於此見桓之益衰而宋襄早有圖伯之心矣

楚人敗徐于婁林

敗必遇反

救徐無功諸侯之罪也婁林徐地今在江南鳳陽府虹縣東北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護晉侯

戰而言及者主之者也秦三將而晉無報所以秦伐晉而不書又以晉主是戰也生得曰獲匹夫之辭也韓今陝西同州府韓城縣

襄王八年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五月六鵠退飛過宋

都隕公作實鵠五歷切穀作倪過古禾切

杜元凱曰隕落也聞其隕視之石數之五各隨其

聞見先後而記之鵠水鳥高飛遇風而退宋人以爲灾告於諸侯故書彙纂謂經書是月非止嫌同

春秋微旨

卷之十

七

日也或鵠之退飛不止一日故以是月槩之春秋書朔者二此與二十二年泓之戰是也蓋事遇晦朔必書之以爲歷數之證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季字也友名也名字雙舉公羊以爲賢之孔仲達謂名字雙舉者有矣如仲遂叔肸之類不知此聖人之筆法也古未有生而賜氏者公子友以立僖公之功生而賜之氏俾世其卿卒致權臣竊命之禍春秋故以此特書之以爲陰始凝之戒仲遂叔肸合之季友乃成三家故書法並同友不曰公弟

而曰公子以莊公先死不得稱弟以宣公尚存故得稱弟

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

不書葬者魯不會也禮諸侯之女嫁爲諸侯夫人者有大功之服故承其赴而書之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茲公作慈

茲叔牙子叔孫戴伯也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淮夷病鄆桓率諸侯而東畧卽其國而會之邢侯

春秋微旨

卷之十

八

始與會而在鄭許之下齊次之也淮今臨淮左右

戊襄王九年十有七年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英氏皐陶之後徐人將報婁林之役而無以撼楚

也故齊爲之伐英氏英氏何與於楚霸業蓋益衰

矣故貶而人之英今江南廬州府六安州西有英

氏城

夏滅項

公穀以爲齊滅之然何以書如內詞或曰例以城楚丘安知非齊滅也曰城楚丘有我在焉故書之

如內詞滅項無我而亦書之如內詞可乎左氏以爲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夫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者是也項國在今河南開封府項城東北六十里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卞皮彥反

齊侯歸自會道由乎魯夫人以止公故湏其至也會于卞以請之不然聲姜乃詩人之所謂令妻者豈肯出境獨會乎然情則可矣而禮不可故謹書之聲姜兩會齊侯先儒以爲桓女卞魯地在今山東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

春秋微旨

卷之十

九

九月公至自會

恥見執託會以告廟也公之執經雖不書然是年公未出會也且書公至於夫人會齊侯之下則其實固不可掩矣此聖人之微意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乙襄王十年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齊人邾人伐齊

宋公下公會字

齊孝公鄭姬所生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故宋合諸侯以納之不書納者納不以正也蓋立子以嫡無嫡以長桓之六子均庶也均庶則無虧長

襄公奉少尊長大亂齊國直書以罪之

夏師救齊

善救齊也然春伐而夏救之亦已緩矣稱師將卑師衆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靡齊師敗績

無虧立踰年矣三月宋人脅齊殺之將立孝公四

公子之徒爭國曹衛邾先去故宋獨戰稱師用大衆也書及宋爲主以著宋襄伐喪之罪書敗責齊

臣也靡齊地在今山東濟南府歷城縣界

狄救齊

春秋微旨

卷之十

十一

諸侯不能救而狄救之雖緩不及事然終善之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孝公立而後得葬故遲至十一月

冬邢人狄人伐衛

衛滅於狄齊桓封之桓死未踰年衛與諸侯伐之

邢亦受桓之德不忍齊之見伐衛之背德故與狄

伐之趙木訥曰狄書人便文爾如襄五年成之會

書吳人鄫人蓋不可吳鄫人也故二十一年狄獨

伐衛則復書狄

庚襄王十一年十有九年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宋襄求霸執之以威諸侯也凡執者皆人之亂辭

也滕子被執失地故名然虞公見執何以不名陳

止齋曰虞自亡矣晉人之罪徒執其君焉爾不於

執焉加以遂失國之辭所以見虞之自亡也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公作宋人

曹南曹之南鄙也杜元凱曰曹雖與盟而猶不服

不肯致餼無地主之禮故不以國地而曰曹南所

以及秋而見圍然則宋所與偕者僅一邾人而已

欲以圖霸不亦難乎二國書人宋獨書公望其霸

春秋微旨

卷之十

十二

以匡天下趙木訥謂予之於始者是也

鄫子會盟于邾

杜元凱曰不及曹南之盟諸侯既罷乃會之于邾

故不言如會

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惡無道也吳草廬從左氏謂殺之而用其尸爲牲

以祀神公穀皆謂叩其鼻以血社宋盟曹南怒鄫

子後期故欲用之因子魚之諫而止邾人修舊怨

遂承其意執而用之春秋有見於此是以書邾不

書宋

秋宋人圍曹

曹雖與盟而猶不服也其稱人何陳止齋曰凡圍國雖君將貶人之

衛人伐邢

報伐衛也然何爲舍狄怨乎書人者貶之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公作公會

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故爲此會先陳主是盟也

後鄭者桓公沒鄭首朝楚鄭畿內之地非陳蔡隣

楚者比春秋惡之故仍其下楚而下之曰是甘爲

服屬者爾此魯及諸侯盟楚之始故諱不言公而

春秋微旨

卷之十

十三

諸侯書人

梁亡

梁伯不道民罷而潰國亡而後秦取其地秦人具

其事實以告且逃滅國之名然實非秦罪故仍之

而書梁亡

春秋筆削微旨卷之十一 三原劉紹攷集註

僖公

至襄王二十二年二十年

春新作南門

改舊制而增大之不止於非時勞民也南門王彥

光以爲路門魯庫雉二門既用天子之制唯路門

仍舊故僖公因共弊而斥大之

夏郕子來朝

孔仲達曰郕之初封文王之子聃季之弟以後更

無所聞惟此年一見而已不知誰滅之鄭夾漈曰

春秋微旨

卷之十一

一

郕有二桓二年取郕大鼎北郕也在單州城武郕

子來朝南郕也單州有二郕城

五月乙巳西宮災

西宮小寢也公羊曰諸侯亦有二宮夫人居中宮

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家則堂

曰人君之過嘗在深宮燕處之際天之示譴豈徒

然哉其後魯僖沒於小寢

鄭人入滑

滑近鄭而服於衛鄭首從楚遠興師而入其國以

強陵弱故貶而人之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左傳以爲謀衛難穀梁以爲主救齊其實一也衛欲滅邢故齊狄同盟以謀之而衛所以欲滅邢者實以救齊之故耳狄書人便文也與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同張元德謂進而書人誤矣

冬楚人伐隨

隨漢東姬姓國桓公六年楚武王嘗侵隨自是屈服於楚矣

襄王十三年二十有一年

春秋侵衛

春秋微旨

卷之十一

二

因邢之盟也伐衛盟邢與邢齊並序則稱人便文也此獨侵衛則止以號舉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宋襄欲霸天下而求之於楚故皆書人以貶之齊孝以其納己之故不得已而從焉鹿上宋地在今江南鳳陽府潁州太和縣西

夏大旱

大者久而且甚之辭春秋書大旱者二此年及宣七年是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

公以伐宋孟公作霍穀作雩或作宇

胡傳執宋公者楚子也何以不言楚子執之分惡於諸侯也諸侯皆在會拱手以聽而莫之敢違其不勇於爲義亦甚矣故特立楚子於陳蔡之上而以同執爲文孟宋地今河南歸德府睢州有孟亭冬公伐邾

邾滅須句故須句爲成風母家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宜申闕氏子西也捷軍得也孟之會魯獨不與故楚假宋捷以威魯魯亦恐矣故十二月從薄之盟

春秋微旨

卷之十一

三

不言宋捷爲內諱不與楚也君使大夫何以特稱人貶之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爲宋請平於楚以釋其執楚主盟而書公會諸侯不以霸權予楚也衛鄭曹襄執於霸主故其歸也名之宋公執於荆楚故其釋也不名薄宋地今河南歸德府治西北有亳城卽薄也

襄公十四年二十有二年

春秋伐邾取須句

句其俱反公作昃

邾取而我伐之義也然取須句反其君使爲我附



庸故書之無異於自取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怒鄭如楚故伐之然宋襄不能反身修德所以取泓之敗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陘音邢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遂敗書及公戰也內戰不書敗書戰即敗矣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楚人伐宋以報伐鄭之師宋襄慢諫求欲一戰奔北幾至於亡實自取之故戰而言及者主之者也

春秋微旨

卷之十一

四

楚子書人貶之也宋襄傷股而曰宋師敗績不斥言宋公爲中國諱也泓水名今河南歸德府柘城縣北三十里

可襄王十  
申五年 二十有三年

春齊侯伐宋圍緡緡杜中切  
作閏後同

齊孝非宋襄之力則不能有其國既不能救乃因其困而伐之所謂以怨報德者也書爵者目其人而愧之也緡宋邑在今山東兗州府金鄉縣東北三十里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茲公  
作慈

傷於泓故也不書葬諸侯從楚不會也

秋楚人伐陳

左氏謂討其貳於宋也吳草廬曰考之經不見陳之貳於宋也蓋以伐宋之後鄭畏而朝楚陳未朝楚即誣以貳宋之罪而伐之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左傳不書名未同盟稱子劉原父以爲天子貶之乙未王十  
酉六年二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春秋微旨

卷之十一

五

左氏謂王以狄伐鄭朱灌甫曰鄭在王畿王所倚毗顏叔桃子將欲叛王故先伐鄭此蓋爲叔帶謀也伐鄭果出王意是年王出居于鄭伐鄭而倚鄭無是理也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此顏叔奉叔帶以狄師攻王也天子以天下爲家故所在稱居曲禮有天子不言出之文然鄭列國也在王畿之外故當言出周書曰王出在應門之內易曰王用出征三傳天子無出之說實不可拘

既而晉侯勤王右師圍溫左師逆王王入於王城  
取太叔殺之春秋削而不書者以其請隧伐原區  
區之勲不足以蔽其心迹之誦也

晉侯夷吾卒

晉惠公以二十三年九月卒至是晉文定位而後  
告喪故書於今年前此魯未與晉通也

兩襄子十  
七年二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朱子謂諸侯滅國未嘗書名今經文只隔夏四月

癸酉一句便書衛侯燬卒恐是傳寫之誤然昭十

春秋微旨

卷之十一

六

一年楚子虔誘殺蔡侯般蔡侯失地名之宜也楚  
子何以亦名豈非罪而書名乎比而觀之則衛侯  
燬滅邢三傳謂滅同姓而書名者是也况衛與邢  
皆齊桓所存一旦自相殘滅其見惡於聖人也固  
宜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宋桓公生公子蕩後以爲氏伯姬公女也其往嫁  
不見於經者國君不與大夫敵也今來逆婦而史  
策書之蓋婦人不專行姑無爲婦逆者公自主大

夫之昏皆非禮也故兩譏之

宋殺其大夫

稱國殺者君臣共之也不書名與莊二十六年曹  
殺其大夫義同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頓小國介於陳蔡陳欲迫而兼并之故楚必圍陳  
乃得納頓子假行仁義以爲圖霸之地

葬衛文公

葬例月以其滅同姓故惡而畧之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春秋微旨

卷之十一

七

衛子在喪之稱莒慶莒國大夫莒以元年酈之役  
怨魯衛文公將平之未及而卒成公追念父志然  
莒子不至蓋疑魯之不肯平也故以大夫聽命焉  
洮杜注魯地孔仲達曰八年盟于洮杜注曹地三  
十一年魯始得曹田此時不得爲魯地注誤爾

丁襄王十  
八年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速公作  
速後同

洮之會出於衛意莒人疑之故不親至今莒知魯  
肯平乎已故親爲此會衛知兩國已平故以大夫  
與歆以質信而已春秋所以無貶詞向莒地在今

山東青州府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鄆戶圭反公作鄆設作鄆弗左作不

寇至不知譏內無備也追而不及譏師不勇也侵

書人罪齊之無道然恐後世疑於將卑師少故追

書師以見其動大衆也鄆齊地今山東兗州府東

阿縣西南有鄆下聚

夏齊人伐我北鄙

不義甚矣故亦貶而書人

衛人伐齊

衛以洮之盟故伐齊以救魯

春秋微旨

卷之十一

公子遂如楚乞師

公子遂即臧文仲乞師以伐齊也然內不修戎備

而乞靈荆楚書以罪之

夏楚人滅麇以麇子歸麇求龜反公作隗

以夷狄滅夷狄故從其畧而不月不名此聖人之

精義也麇楚同姓國今湖廣荊州府歸州有麇子

城

冬楚人伐宋圍緡緡穀作閭

范武子曰楚人出師爲魯伐齊而中道以伐宋故

伐圍兼書所以責楚緡宋邑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楚以其衆付魯使自用之以伐齊雖能取齊之邑

然楚僭王號魯從而乞師辱國莫大焉穀齊邑

公至自伐齊

公蓋自以爲功而告至耳穀梁以爲危之者非也

成襄王十九年二十有七年

春杞子來朝

杞稱子時王黜之也杞魯甥舅之國來朝所以自

結於大邦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春秋微旨

卷之十一

九

按史記昭卒弟潘殺其嗣子而自立是爲昭公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三月而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伯姬尚在春來朝而秋用師以報之僖公烏得爲

賢君哉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楚執宋於孟敗宋於泓宋成以父之讎義不爲屈

楚合四國以圍之楚首序於諸侯之上矣故獨書

人以貶之不與其長諸侯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諸侯伐宋公與楚有好而往會之三彙纂曰齊之盟不書公而盟于宋則書公家則堂以爲不爲公諱其責公深矣然沒楚子不書亦所以爲公諱也與薄之盟同

己襄王二十一年

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曹衛楚與國也晉將救宋故侵曹伐衛攻楚之必救以救宋也侵曹既反而後伐衛故兩言之齊桓圖霸二十餘年而後服楚故每伐書人至伐楚後

春秋微旨

卷之十一

十

始書爵晉文一舉成功先天下之所難慰諸侯之衆望故一舉卽爵此聖人之權衡也胡傳譏復怨者非矣文公入國不見於經不告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刺七賜反

公子買魯大夫子叢也魯殺子叢本有兩意奉楚命戍衛懼於晉而殺之其赴於晉必曰子買戍衛殺之赴於楚必曰買不卒戍殺之蓋觀望於晉楚之間故不與城濮之戰至踐土之會而後朝於王所也不書殺而書刺知其無罪而殺之幽闇之中也特書其故所以貶之

楚人救衛

非善楚也著衛附楚之罪耳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昇公刊反

昇與也杜元凱曰執諸侯當以歸京師晉欲怒楚使戰故以與宋所謂譎而不正春秋執國君者皆稱人獨此與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兩書爵以其爲霸討也故變文以與之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春秋微旨

卷之十一

十一

經孔子達書爵者與其功不旋踵而建也彙纂曰城濮之戰宋公在焉乃三國皆稱師而晉獨稱爵與北杏曹南同是予晉以霸也得臣之殺書大夫而此戰貶而書人皆所以予晉也高抑崇曰城濮衛地

楚殺其大夫得臣

罪專殺也先儒多主再勝再敗之說郝仲與獨謂城濮敗而誅子玉泚水退而誅子上鄢陵敗而誅子反屬國叛而誅子辛是乃楚所以振爾衛侯出奔楚

衛以黨楚故晉雖私許復之終疑而不信故聞楚敗懼晉加害出而奔楚陸伯冲曰令叔武攝位而去故不名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

盟于踐土

踐在寅反

襄王以僖公二十四年出居於鄭至是未嘗歸也聞晉勝自往勞之然天子無會諸侯之禮故爲王諱而不書衛侯出奔其弟叔武攝位受盟故稱子晉於是遂霸諸侯矣踐土鄭地今河南開封府榮澤縣

春秋微旨

卷之十一

十三

陳侯如會

陳黨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受命於會故書

如會

公朝于王所

王在踐土非京師故曰王所踐土之盟諱不書王此書朝於王所則王之在踐土明矣春秋諱不沒其實如此但言公非會期不序也趙東山曰此何以不日盟之日也見諸侯已盟而後見乎天子非會盟則不見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衛侯執不名者疾晉之專也歸名者本其即楚去夏之非也復歸者言國乃其國昔失而今復之爾書自楚歸則即楚之罪著矣

陳侯歟卒

秋杞伯姬來

杞小國見陵於魯伯姬莊公女來寧成風蓋謝過而求乎也

公子遂如齊

齊自孝公以來與魯相伐昭公立與公同踐土之盟故公遣大夫聘之以釋取穀之憾皆晉霸之功

春秋微旨

卷之十一

十三

故邵子以爲功之首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

人于溫

晉侯下穀無齊侯

同楚圖宋者陳蔡鄭許也楚既敗三國皆會許獨不至故合諸侯以討許焉陳在喪故稱子溫畿內國爲狄所滅者

天王狩于河陽

狩數作守

左傳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程子曰晉文公欲率諸侯以朝王正也

懼其不能故謫以行之召王以就焉人獨見其召王之非而不見其欲朝之太心是公謫而揜其正也河陽晉地在今河南懷慶府河陽縣西三十里

壬申公朝于王所

古者天子巡狩其方伯率諸侯以朝於方岳之下今一歲之中兩朝天子晉文假此以夸諸侯耳趙東山曰其日謹其事也不月由會錄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元咺訴衛侯於晉文公文公右元咺故衛侯之詞不見直而見執也君臣無獄助其臣而執其君故

春秋微旨

卷之十一

十四

書曰晉人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大夫無復復者位已絕也書自晉惡其所自也倚

強國以訟君也

諸侯遂圍許

會溫之諸侯也故書遂以爲繼事耳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曹伯執不名而歸名與衛侯同義曹界於宋故不書自遂者得復而卽會未歸國也圍許而許終不

服蓋許近楚有鑒於江黃之失也

春秋筆削微旨卷之十二 三原劉紹攷集註

僖公

僖公二十九年

春介葛盧來

葛盧介君名夷狄之附庸例稱名此與邠黎來來是也先儒以不言來朝公在會未歸也然是年冬公在魯何亦不言來朝杜氏謂不能行朝禮者是介在今山東萊州府膠州西南七十里此魯頌所謂淮夷攸服者也

公至自圍許

春秋微旨

卷之十二

一

不以王所致而致國許猶成十三年如京師會伐秦不以京師致而致伐秦蓋魯侯原以圍許伐秦耳故春秋原其意而書之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

翟泉

會字

王人王子虎此晉初以大夫盟王子也故諱不言

公以大夫盟王人則諸侯敵王晉文之志荒矣翟

泉在今河南洛陽縣東北二十里

秋大雨雹

陰勝陽之徵爲文公縱權張本

冬介葛盧來

前公圍許不在故更來不言朝不能朝也

昭襄王二十三年

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晉霸方興狄敢於肆橫如此蓋自城濮踐土以後

霸業浸以衰矣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

元咺以臣訟君誠有罪矣然不請於王而誅之則非不專殺之義故稱國以殺

春秋微旨

卷之十二

二

及公子瑕

瑕見立於元咺殺而書及者以某之故而累及於某也彙纂曰春秋之法國無二君則雖立未逾年未會諸侯亦得稱君國不可無君也齊君荼是也國無二君而得列於會則雖其父爲篡弑之賊亦得稱君國不可無君又諸侯已君之也曹伯負芻是也國有二君而皆嘗列於會則皆得稱君以諸侯皆君之也衛衍與剽是也國有二君而其一未列於會則在位雖久亦不稱君以國既有君諸侯又未嘗君之也鄭忽與儀是也公子瑕與丁儀正

同國既有君已又未列於會故于儀不紀弑而瑕不稱君也

衛侯鄭歸于衛

鄭之奔令叔武攝政國固其國也故初歸書復及公子瑕再立國非其國也故不言復先儒皆謂貨醫獲免戕殺二弟故名之

晉人奉人圍鄭

翟泉之盟鄭不至故圍之然去年會溫朝王今一不預盟卽加之兵諸侯不見德而惟虐是聞豈霸者服貳之道哉故俱貶而人之

春秋微旨

卷之十二

三

介人侵蕭

張元德曰介再來魯而次年遂侵蕭求援而後舉兵也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宰周公天子三公兼冢宰者禮雖有天子聘諸侯之文然魯未嘗朝王不過因會盟朝於王所而使三公兼冢宰聘之周室陵夷大臣失職也

公子遂如京師

此聘周之始報宰周公也

遂如晉

此聘晉之始遂繼事也見公子遂之不專於如京師也

襄王二十三年三十有一年

春取濟西田

濟子禮反

淮濟岱皆魯之境則濟西蓋魯田也嘗見侵入于曹晉侯執曹伯而反諸侯之侵地魯於是乎取之故不繫曹然汶陽濟西則言取鄆謹龜陰則言歸呂僕卿以爲言取非彼所欲也非彼所欲我取之曰取言歸其所欲也非我強之而彼自歸曰歸公子遂如晉

春秋微旨

卷之十二

四

左傳拜曹田也

夏四月四卜郊

四卜郊者蓋三月每旬一卜至四月上旬更一卜也不於日之至避王室也趙木訥曰春秋卜郊者四無一從者天豈容僭哉然四卜五卜而遂不郊猶爲知自反以畏天而僭之不從則猶三望是犯天威而必於僭也其可乎

不從乃免牲

不從日不吉也免牲則不郊矣

猶三望

郊後必望祭不郊則不當望三望之說諸家不同

胡傳獨取公羊以爲泰山河海蒼素山在魯西而海在魯東河在魯北也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逆婦非姑道求婦非母道蓋弱杞求庇於魯耳

狄圍衛

狄屢犯諸侯意晉文居狄日久而德之故有恃而然歟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于教作於

春秋微旨

卷之十二

五

避狄也齊桓城楚丘以遷衛至是三十年晉文坐視不恤文德衰矣帝丘今直隸大名府開州有顓頊城者是

襄王二十三年三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捷公作接

文公也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狄有亂衛侵之以報前年之役盟不地者就狄廬帳盟爾書及則是盟衛人所欲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晉文以二十四年入國至二十八年城濮始主霸

迄三十二年卒凡五年

甲寅王二十三年卒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秦成鄭乃因成襲鄭鄭人覺之秦兵轉而入滑滑

伯爵莊十六年同盟于幽僖二十年鄭公子士洩

堵冠帥師嘗入滑蓋國近於鄭在今河南府偃師

縣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春秋微旨

卷之十二

六

二十八年公子遂聘齊越六年而報之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敗必違反敗秦下左穀有師字

秦律入滑若得全師以歸諸侯必有再受其毒

者故殽之敗實秦兵不敢東下之一機也彙纂謂

敗楚者文之功制秦者襄之力殽師之烈豈亞於

城濮哉晉文未葬晉襄用師蓋諸侯之孝在乎保

其社稷而利其民人故爲之書人諱晉子也外以

諱爲善崤山在今河南府永寧縣北五十里

癸巳葬晉文公

此見襄公在喪從戎也然徐淮並興魯公凶服命

師費誓一篇列於周書古人有行之者矣詳而書

日善之也

狄侵齊

二霸之興皆未圖狄故狄屢肆侵伐如此

公伐邾取訾婁

訾子斯反訾婁公作業穀生訾婁

訾婁邾地在山東濟寧外界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僖公懷升陞之忿迄今十年報之歲至於再聞晉

霸之多事也

晉人敗狄于箕

春秋微旨

卷之十二

七

狄屢肆侵掠自是懲艾不復犯矣箕今在山西太

原府太谷縣東南三十五里

冬十月公如齊

公聞晉而虐邾故齊侯一使卿來聘而公遂往朝

之所以自託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公不朝周聘而朝齊聘書此以罪之

乙巳公薨于小寢

小寢公羊以爲西宮燕息之地也僖公魯之賢君

然季友受費而季孫氏始公孫茲帥師而叔孫氏

始公孫敖帥師而孟孫氏始三桓之禍皆肇於僖公也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隕公作實

此君詠不行舒緩之應也三桓專魯咎徵著矣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許堅於事楚蓋鑒於江黃之失也自此服晉至宣十二年敗郟後復事楚

春秋微旨

卷之十二

八

春秋筆削微旨卷之十三 三原劉紹攷集註

文公名與魯公之子諡法慈惠愛民曰文

乙未襄王二十六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文公承國於先君得書即位胡傳以為即位之事冢宰攝告廟攝臨羣臣朱子謂他事可攝即位不可攝乃不易之論觀康王以麻冕黼裳見諸侯然後反喪服蓋權一時之宜如借吉之例以繼世正統而三年之喪仍不廢耳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公曰上有朔字

春秋微旨

卷之十三

言日不言朔二日食也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高抑崇曰葬者臣子之事會葬者諸侯相送終之辭也天子唯有弔贈含禭之禮今使叔服來會葬是自同於諸侯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胡傳從公羊謂賜以命服劉原父謂命為諸侯然在衰經之中錫與受皆非也

晉侯伐衛

晉文季年衛成不朝且侵伐隣國晉襄嗣位欲修霸業故伐之傳言朝王經不言朝王以晉侯爲伐衛而行也故但書伐衛

叔孫得臣如京師

得臣叔牙之孫受王之寵命而使大夫往朝直書以罪之

衛人伐晉

以小謀大滅亡之道也故春秋不書晉取戚孔達帥師而人之所以貶也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春秋微旨

卷之十三

二

晉侯疆戚田公孫敖會之此大夫專會諸侯之始

晉事可知獨奈何晉襄亦肯下會大夫耶戚衛地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頹頹俱倫反公毅作髡

言世子有父之親言君有君之尊也所以罪之者

至矣頹亦弑其兄熊羆而得位者天道好還豈不

信哉

公孫敖如齊

圖婚於齊也在喪行吉禮何以爲秉禮之國乎

兩襄王二十七年二年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秦穆越國圖利不自悔責而事報復又取敗績其罪著矣晉襄敵加於己不得已而從之故書曰及猶曰晉侯爲志乎此戰也稱秦師憫其衆也彭衙在今同州府郃陽縣西北彙纂謂在今西安府白水縣東北者誤

丁丑作僖公主

禮卒哭作虞主既期作練主僖公薨至是十有五月然後作主蓋逆祀有萌議論未定故遲遲耳春秋十二公作主未嘗書之今書作僖公主既議其慢而不敬且以爲逆祀張本也

春秋微旨

卷之十三

三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不書公諱也趙東山曰處父不稱族惡處父也抑以晉失宗諸侯之道矣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晉襄復霸致諸侯而大夫會之魯以穆伯仇三國之君皆非禮也明年衛人會晉伐沈則知衛服於是會矣垂隴鄭地在今河南開封府滎澤縣東北自十有二月不再至于秋七月

譏其無志於民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猶僖公

大事禘祭也合羣廟之三食於大廟文公以僖公於閔公爲庶兄置僖公於閔公上故先儒以爲逆祀穀梁謂逆祀是無昭穆杜元凱只以爲位次之逆不以爲昭穆之異孔仲達謂閔僖不得爲父子同爲穆爾今升僖先閔此二公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若兄弟相代卽異昭穆設令兄弟四人皆立則祖父之廟卽已從毀禮必不然此說甚善蓋兄弟同代則昭穆同位同堂異室不相爲後也明嘉靖不後正德亦當同堂異室而當時專與獻於正

春秋微旨

卷之十三

四

德之上則非也正德在時與獻生稱臣而死遂居其上可乎是當以春秋爲斷李厚菴謂閔公旣爲君雖弟父也僖公雖爲兄旣曾爲之臣則子也此仍穀梁無昭穆之說前明爲人後者爲之子之議也試以孔氏兄弟四人皆立則祖父之廟卽以從毀之說詰之坐見其絀矣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報彭衙之役也不務德而修怨故書人以貶之

公子遂如齊納幣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此書冬則納幣在十月是僖

公之薨甫及二十三月况納幣之先猶有納采問名納吉諸儀失禮甚矣

襄王二十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沈沈潰

沈楚與國諸侯不忍楚之暴故伐其所與之國以懼之霸國大夫會諸大夫伐國自沈始蓋入春秋來侵伐之柄下移於諸侯至是遂移於大夫矣故皆書人以貶之沈國在今河南汝寧府汝寧縣東南六十里

春秋微旨

卷之十三

五

夏五月王子虎卒

王子虎王叔文公也嘗主諸侯之盟故死而赴然王臣無外交之禮故不書爵而貶之

秦人伐晉

報前日三敗之辱也晉人不出秦於是始霸西戎然殘民以逞構怨隣國故書人以貶之若秦晉之錄於周書聖人取其終能悔耳

秋楚人圍江

江自賈澤之盟服從於齊晉襄嗣位霸業始衰近又與秦爲敵無暇圖楚故勢復有圍諸侯之意先

圍江以試之

雨蚤于宋

蚤蝗屬自上而墮衆多如雨爲災甚矣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公親朝以雪敖之抗晉旣以處父盟公於國至是

雖云改盟而猶要公之朝以約誓於國都甚矣文

公之屈辱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公穀無以字

楚聞晉師起而江兵解然今年救而次年滅未有

功也故胡傳責晉不能合諸侯以致討且大夫帥

春秋微旨

卷之十三

六

師專伐著矣

襄王二十九年四年

春公至自晉

著去國踰時之久也

夏逆婦姜于齊

婦者有姑之辭也不言夫人公自逆也春秋婦姜

不言氏者二此與宣元年是也且時出姜有適姑

聲姜在而實成風以妾祖姑爲媼主陳氏曰有成

風則出姜不氏有敬贏則穆姜不氏所以別適姑

也

狄侵齊

大國如齊狄侵者四矣

秋楚人滅江

江近楚晉師旣還楚師復出遂致滅耳晉之恥也

晉侯伐秦

報王官之役也然救江則遣大夫修怨則親行故

書曰晉侯似褒而實貶元儒或以爲褒或以爲貶

皆未明於比事屬辭之教

衛侯使甯俞來聘

善其睦隣不似孔達之伐霸主侵與國也

春秋微旨

卷之十三

七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哀姜以罪誅死義不可以入宗廟故僖公因此尊

成風爲夫人妾母僖夫人自此始

襄王三十一年五年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賻含戶賻反

珠玉曰含車馬曰賻妾母稱夫人自成風始王不

能正又使大夫歸含賻焉亂倫甚矣魯弑君始於

桓妾僖嬀始成風三綱墮廢非若求車殺母弟之

爲小惡故皆不稱天以正其始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小君者嫡夫人之稱風氏也成謚也

王使召伯來會葬召殺作毛

召伯天子卿也天子無會葬之禮况妾母亂倫乎故不稱天義同於前

夏公孫敖如晉

王使兩至不一報焉徒殷殷於晉不待貶而惡自見矣

秦人入都都音若

秦以叛而入之後為楚所并書人者貶之都微國本在商密秦楚之界後遷南郡都縣

春秋微旨

卷之十三

八

秋楚人滅六

商臣肆惡諸侯無正之者六皐陶後今在江南廬州府六安州北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僖公卒昭公易我立

廟襄王三十一年六年

春葬許僖公

不月國小禮不備而畧之也

夏季孫行父如陳

行父季友孫季友如陳者再行父因其祖之舊好

假公室之聘而圖昏人臣營私公室之害也

秋季孫行父如晉

夏如陳秋如晉阿結強援為三家僭竊之漸八月乙亥晉侯驪卒驪喚官反公作謹

襄公也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

三家相繼出聘私交樹黨也

葬晉襄公

三月而葬蓋趙盾患秦之送公子雍欲禦秦師故急於舉葬自後悼平昭頃皆以為制

春秋微旨

卷之十三

九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射殺作夜

晉與狄戰使狐射姑為將處父密言於襄公而易之公不能謹而漏之襄公死射姑使續鞠居殺之

稱國以殺君與大夫皆不能以無責焉上書晉殺處父繼書射姑出奔則處父之死於射姑昭然矣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告音格

諸侯歲受朔於天子退而藏之祖廟朔告月於祖廟退而班之百官文公以閏非常月故闕不告朔

猶祭於廟將已而不遂已是知其不可已而自不能已也與猶三望猶釋之義不同彼可已而不可已

此則幸其不已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閏月多矣  
獨此書不告月可見其常告也

至襄王三十七年

四十二年

春公伐邾

公因晉有難而侵小

三月甲戌取須句句公作駒後其地復入於邾雖

僖二十二年公伐邾取須句後其地復入於邾雖

曰私其母家猶有崇祀恤小之義文公則乘晉難

而取之罪不可逭矣

遂城郛郛音吾

春秋微旨

卷之十三

十

備邾難重勞民也邾魯邑今在山東兗州府泗水

縣東南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穀作王臣

其弟禦殺世子而自立國人殺禦而立其少子杵

臼是為昭公以國亂故不葬高抑崇曰凡治則禮

詳亂則禮畧

宋人殺其大夫

春秋稱人殺大夫者二此與八年冬宋人殺其大

夫司馬是也以見國亂無政衆人擅殺之也大夫

不名殺之者衆抑以其人不足錄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令力呈反茂公作賂

趙盾始議求長君使先蔑如秦終喪其說秦人雖

知其立靈公而欲以衆兵強納公子雍以爭國秦

固曲矣晉曲尤甚故秦伯趙盾皆稱人而特以晉

及不書秦師之敗深罪晉之廢立其君也令狐今

平陽府猗氏縣地

狄侵我西鄙

中國多事故狄人乘間肆橫如此春秋益深傷之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晉大夫趙盾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春秋微旨

卷之十三

十一

趙盾柄政權始下移後乃尤而效之故於是盟扈

晉大夫而不序諸侯若曰自此諸侯大夫班矣扈

鄭地今在河南開封府原武縣西北

冬徐伐莒

不書將帥貶而畧之也

公孫敖如莒洫盟公穀作洫

莒為徐所伐敖娶於莒故許其盟修僖公洮向之

好協謀備徐假公以濟私也

至襄王三十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襄王崩子頃王壬臣立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盾從本反

大夫專盟始此故特書名以謹之三桓專魯六卿

分晉有自來矣後漢河南卷縣有垣垣城古衡雍

也

乙酉公子遂會維戎盟于暴維戎公作伊維戎

壬午乙酉相去四日之間不書遂者受命於其君

也暴鄭地

春秋微旨 卷之十三

十三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公無而字

如京師奉公命以弔天王之喪也不至而復者中

道而返已為不赦之罪又懷桑中之行奔莒以從

己氏文公不能誅此敬贏所以私事之以殺嫡立

庶

冬

災也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朱司城來奔

大夫者階也司馬司城者官也司城即司空宋武

公名司空故改曰司城宋人者戴氏之族非一人

也紀綱不立政權紛亂故君臣不能相保殺其大

夫中之司馬而大夫中之司城來奔宜昭公之卒

死於弑也書官者春秋因事而見義宋王者之後

得自命官故因司馬殺司城奔而書官則知列國

之不書者階也

春秋微旨

卷之十三

十三



春秋筆削微旨卷之十四 三原劉紹攷集註

文公

項王九年

春毛伯來求金

求金以其葬事也先儒皆謂三年諒闇不稱王葬  
纂謂天子卽位以後冢宰雖攝政未有不奉王命  
而行者愚謂此孔子筆法所繫茲葬而求車求聘  
猶之可也至於用喪之缺亦下求於諸侯天子不  
能正毛伯不能諫故不書王若毛伯之自求者然  
夫人姜氏如齊

春秋微旨

卷之十四

一

出姜齊昭公之女魯子叔姬所生惡及視文公  
又娶於共嬴生倭嬴寵而倭將貴出姜有所不安  
故歸寧以愬於父母春秋書之爲十八年歸齊之  
張本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使卿共葬也

辛丑葬襄王

魯奔齊晉楚之喪而於天子之喪則使卿共之無

王甚矣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先克舉狐趙而抑先都等先都等殺先克君不能  
討而晉人殺之故稱人以殺以見國亂無政書大  
夫罪專殺也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魯夫人多淫縱不告廟歸寧書至唯有此耳然非  
爲歸寧而得書也文公無正家之法乃十八年歸  
齊之張本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士穀事傳載之不詳劉原父謂先都士穀皆晉之  
強家求專晉而不得怒而作亂殺其大夫先克君

春秋微旨

卷之十四

二

不能討而晉人殺之故稱人以殺以見國亂無政  
書及者原其事之本末非論其事之輕重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趙盾爲政不能振霸國之威師及鄭而楚已囚鄭  
公子而去晉遂不競而楚莊霸矣故大夫貶而書  
人

夏狄侵齊

狄不侵齊五年矣至是復肆其強書以病晉也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按周語伯陽父謂陽伏而不能出陰遁而不能蒸於是地震春秋書地震者五不書震於某蓋魯地四五百里之間無所用其區別也

冬楚子使椒來聘

椒穀作荻

伐鄭而聘魯遠交近攻之意楚以禮來故爵其君

而著其臣名非以其漸強而假以名號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襚音送

成風之歿至是六年矣始來歸襚何也是時秦與

晉爲讎魯乃望國數與晉通恐爲之合諸侯故過

時始至以結魯耳踰年遂卽伐晉蓋亦遠交近攻

春秋微旨

卷之十四

三

之計外微者以事來但書人莊六年齊人來歸衛

俘文十二年齊人來歸子叔姬定十年齊人來歸

鄆謹龜陰田皆是也

葵曹共公

甲寅二年十年

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哀伯之孫文仲也子許嗣爲宣叔

夏秦伐晉

李厚菴曰自殺之後秦晉交兵是非曲直相互雖

然晉遂不能制楚而楚益競秦爲之撓也使夷夏

消長於是則春秋之所惡也是故於晉之敝於秦

而楚乘間以得諸夏也則狄秦以見志其後河曲之戰又人之何也曰晉稱人故人秦且深貶者一而不再凡爲主者書及河曲之戰不書晉及亦猶惡秦焉耳

楚殺其大夫宜申

商臣弑君宜申爲工尹不能討賊北面事之越十

年君臣之分已定乃謀弑之非義也然不請於天

子而殺之故稱國以殺罪專殺也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汪德輔曰正月之上不繫王者但紀月數而已非

春秋微旨

卷之十四

四

若歲首正月之比也聖人書法各有微意游夏不

能贊一辭謂此類也或者猶以桓公之正月不書

王爲闕文豈未深考耶

及蘇子盟于女栗

王新立故使內卿與魯盟以親諸侯然內諸侯不

外交外諸侯不內交盟王臣罪也故諱不書公女

栗杜注地名

冬狄侵宋

狄肆橫而無以懲之故連年侵伐如此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厥公作屈音同貉音麥

將伐宋而不行故書次諸侯不從唯蔡與楚比故  
皆書爵以見二君之親比爾厥貉在今河南陳州  
項城縣

頃王十有一年

春楚子伐麇麇俱倫反  
公作園

楚子書爵自椒來聘始矣麇微國今爲鄖陽府治

夏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筐公穀無  
仲字筐作匡

晉謀諸侯之從楚使次卿爲會諸國莫至魯獨遣

彭生如會諸侯之政大夫擅之矣彭生叔牙孫承

筐宋地在今河南歸德府睢州西三十里

春秋微旨 卷之十四

五

秋曹伯來朝

曹文公卽位相見諸侯世相朝禮也

公子遂如宋

左傳襄仲聘於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

楚師之不害也魯聘宋始此

狄侵齊

高抑崇曰十餘年之間狄四侵齊其強如此所以

大鹹之功也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狄防風氏之後漆姓連年肆暴諸侯莫能制得臣

一舉而勝之孰謂魯弱不足振哉由無自強之志  
耳不言帥師者將尊而師少也鹹魯地

頃王十四年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邾伯來奔邾公  
作盛

左傳謂邾太子以夫鍾與邾邾來奔公以諸侯逆

之故書曰邾伯夫許叔入許不稱許男衛武盟踐

土止稱衛子安有竊地之臣子而予之以爵君在

而世子擅其位亦予之以其君之尊稱者哉劉原

父云意者先邾伯以去年卒太子卽位而不能自

安遂出奔此乃真邾伯矣其初卽位日淺或謂之

春秋微旨 卷之十四 六

太子而左氏則誤以爲太子出奔也

杞伯來朝

范武子曰僖二十七年稱子今稱作蓋時王所進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公羊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

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左氏因杞伯來朝與子

叔姬卒相連遂以叔姬爲伯姬所求之婦以不繫

杞爲出而見絕者誤也書子二傳皆以爲同母妹

夏楚人圍巢

書曰巢伯來朝蓋古諸侯也楚取爲屬邑後爲吳

所滅小國之困於強暴如此巢今江南廬州府巢城縣西巢湖

秋滕子來朝

滕昭公

秦伯使術來聘術公作遂

九年秦將伐晉先歸僖公成風之讎今將戰河曲先爲西乞術之聘書之所以罪之然歸譏稱秦人來聘稱秦伯是亦漸進之也先儒皆以爲賢誤矣冬十有二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不書敗績交綏而退不大崩也自殺至此凡六交

春秋微旨

卷之十四

七

兵晉疲於西楚得乘間以翦小國病天下耳修怨逞殘故皆貶而人之穀梁以不書及爲畧之程子謂凡戰皆以主人及客秦曲故不云晉及者是也河曲杜注在河東蒲坂縣南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鄆公作運

黃若晦曰城其國邑宜無待於帥師也行父帥師以城諸鄆何也歎於義也案莊二十九年城諸及防則知諸魯地也襄二十二年莒人伐我東鄙圍臺季孫宿帥師救臺遂入鄆則知鄆莒邑也莒邑而魯城之是城非其所有之地也城非其所有而

慮莒必爭於是乎將兵以往焉故曰歎於義也鄆今山東青州府沂水縣北鄆城是

丁卯五年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不書葬不會也

邾子貜除卒邾其俱反薛丈居反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正月不雨至於七月可知八月雨矣何爲不見於經蓋旱之爲災多在於夏僖三年書六月雨及時

春秋微旨

卷之十四

八

也此不書八月雨後時也聖筆之謹嚴如此

世室屋壞世左穀作大音泰

世室先儒皆以爲伯禽之廟蓋魯祖周公故周公

曰大廟伯禽曰大室世大二字通用如世子作大

子世叔作大叔是也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則

無壞道也而竟至於壞蓋必簡慢宗廟使至傾頽

此屬辭而可知者也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子沓會下公無公字

公往朝晉衛成南困於楚北偏於狄久不預盟會矣聞公適晉要之於杳求通晉也杳杜注地闕

狄侵衛

衛成出會狄乘虛而侵之狄暴如此霸業衰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子

裴還上公裴無公字

高抑崇曰凡言公及諸侯會者皆公往與之會也

齊之會公已出魯而衛侯因公之將如晉而亦會

裴之會鄭伯因公還未至於魯而就會之故皆曰

會公裴鄭地今河南開封府新鄭縣東二十五里

林鄉城是其地

周頃王十有四年

春秋微旨

卷之十四

九

春王正月

家則堂曰是歲頃王崩以不赴而不臨不賻不奔

春秋不書著天下諸侯之無王也

公至自晉

冬初如晉春初始反見公之怠於王而恭於晉也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此即叔仲彭生也文公七年伐邾取須句又城郛

以備之至是公如晉踰年而反邾人伺其隙而伐

之不知公之既至叔彭生帥師伐之兩國果於報

怨春秋所以交責之也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是為昭公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

酉盟于新城

是時霸業不修楚莊方立有蠶食諸侯之志天下

之望晉伯亟矣故趙盾雖以大夫合諸侯實有益

於天下是以春秋書之與齊幽之盟同新城宋地

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西南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李音

孛者邪亂之氣偏指曰彗光芒四出曰孛黃東發

春秋微旨

卷之十四

十一

曰唐李淳風始算孛行度謂此星在角由杓入斗

是月自北而入晉居北齊宋居晉之東故晉齊宋

當之斗數七故云不及七年劉向曰北斗貴星入

君之象

公至自晉

公勤於事霸如此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捷公作接菑側其反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

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

乘納捷菑於邾邾人辭之乃還大夫奉不正以奔

正其罪著矣書曰晉人所以貶之其曰弗克納善  
邾人之守義亦以見盾雖失之於初猶能得之於  
末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穆伯廢命奔莒已而奔齊主齊而請復公於是乎  
許之書卒爲歸喪張本亦以見典型之壞有罪與  
無罪等也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趙本訥曰春秋書弑未踰年者二晉之奚齊與齊  
之舍是也奚齊書弑其君之子而舍書君是乃春

春秋微旨

卷之十四

十一

秋之法也奚齊庶孽獻公殺世子而立之國人不  
君也故以君之子書舍齊之嫡長昭公卒國同其  
國也雖未踰年齊人君之矣故以君書春秋於此  
誠輕重之權衡也

宋子哀來奔

宋哀宋大夫也知宋將亂而去之先儒皆美其見  
幾而作左氏以書字爲貴之獨家則堂議其臨難  
自免夫使難已作而去之則不免於爲臣不忠乃  
杵臼之弑在十六年哀之來在十四年相距三歲  
家氏之論刻矣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單音善

單伯見於莊元年此蓋其子若孫而襲其世稱者  
也如齊唁叔姬齊人意欲辱魯故執之書以志齊  
亂也

齊人執子叔姬

叔姬魯女齊君舍之母商人弑其君執其母王法  
不行天倫絕矣齊國之人無能討之者均有罪焉

故書曰齊人

己丑王十有五年

春季孫行父如晉

春秋微旨

卷之十四

十二

爲單伯與子叔姬故將因晉以請齊魯之不克自  
振如此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華戶化反

華孫華耦也前日子哀來奔以不義昭公而出宋  
蓋疑子哀間宋魯之好故因是而求盟其君未有  
成命其臣以權出而行之故不稱使齊高子楚屈  
完者是也書官者能其官也然春秋因事見義來  
爲王者之後得以備官終春秋之世唯宋書官而  
已他國皆僭故無聞焉

夏曹伯來朝

纓四年而又朝非諸侯五年再相朝之禮矣況不朝天子而朝諸侯乎故凡書朝者皆譏之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公孫敖仲孫也大夫喪還不書先儒皆謂善其子惠叔毀請於朝余謂非也敖有罪獲赦魯之典型廢矣此三家所以日強也故謹而書之事無專使則書人宣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哀八年齊人歸謹及闕是也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高抑崇曰莊公兩以日食鼓用牲于社其非禮妄

春秋微旨

卷之十四

三

作義已著矣今文公亦復如此必以爲先朝故事可舉而行之也後世人君有舉行先朝故事不顧義之可否皆因陋承誤不知春秋之義者也

單伯至自齊

大夫歸未有書至者單伯被執而反故以至書國體所係也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蔡背晉卽楚而晉伐之蔡受伐不服而晉入之故先伐而後言入非卽入可知所以兼惡蔡也

秋齊人侵我西鄙

齊商人弑君執母又執我命大夫復怙逆以伐人

春秋書此所以著亂臣賊子之暴

季孫行父如晉

告齊侵也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杜元凱曰將伐齊晉侯受賂而止故總曰諸侯言不足序列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晉侯將伐齊受賂而止故齊人自歸子叔姬以解諸侯之意書曰齊人亂辭也

春秋微旨

卷之十四

四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郛音

扈之盟諸侯受賂而止故商人益肆其暴曹魯之與國而朝於魯故遂伐之入郛幾乎入國甚之矣

齊王  
二年十有六年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程子曰魯齊既先約盟而公稱疾不往乃使季孫行父會故齊侯不及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視朔者每月必聽政因朝於廟也公以疾詐齊故不得視二月三月四月五月之朔春秋不用昭公

有疾乃復之例書公有疾四不視朔而特書公四

不視朔以見公之怠於政事不自今日有疾始也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丘鄆音西公作犀丘穀作師丘

左傳公使襄仲納賂於齊故盟于鄆丘朔不視盟

會不親行此公室所以日卑也春秋蓋深傷之鄆

丘齊地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境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僖公夫人文公母聲姜也

毀泉臺

泉臺即臺也有蛇自泉宮出聲姜薨故毀之譏共

春秋微旨

卷之十四

十五

勞民而迷民以怪也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楚強暴滅人之國而秦人助之罪則均矣故俱貶

而人之庸在今鄖陽府竹山縣東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公作杵處曰

昭公無道國人利公子鮑之惠奉而欲立之因昭

公田孟諸郊甸之師攻而殺之春秋弑君稱人者

三此與十八年齊人弑其君商人襄三十一年莒

人弑其君密州是也當時赴告必有所譏其罪大

都微者當之也夫子參稽國史以及七十二邦之

聞得其故矣而不放造其辭故書曰人執政任事  
之臣不能辭其罪矣

昭王三年十有七年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此晉荀林父與列國之卿欲行天討而伐宋也先

儒皆以釋賊成亂故貶不書卿啖氏謂不命之卿

例書人非貶也夫十五年晉卻缺帥師伐蔡豈皆

命卿乎啖說非也彙纂又謂釋賊之罪當貶於釋

賊不討之曰不當預貶於帥師討賊之時不知是

時政在大夫釋賊者諸卿也即會扈之諸侯亦為

春秋微旨

卷之十四

三

諸卿所脅而中止故當貶於此時先儒之說是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聲公作聖

文公之母九月而葬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鄆丘之盟未幾齊復來伐以魯專事晉也自盟于

穀乃專事齊故不與扈之會

諸侯會于扈

晉侯欲平宋何以中止蓋制於強臣耳故前既貶

諸卿此復畧諸侯而不序所以深傷之也

秋公至自穀



苟免齊難而已書至者危之

冬公子遂如齊

畏齊伐也然政在遂矣

四年十有八年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臺下非正也文公在位十八年怠於政事魯之衰自此始

秦伯罃卒

秦康公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春秋微旨

卷之十四

七

商人固篡弑之賊然齊人北面稱臣而君之者三年矣故書曰齊人弑其君以誅亂賊之黨義見十年宋人弑其君杵臼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公子遂當僖公之世入祀伐邾已得兵權文公即位遂執魯國之政至是將弑君挾得臣同往結援強隣以定弑立之計故上書如齊繼書子卒聖人之誅亂賊者至矣

冬十月子卒

子赤也諸侯在喪之稱不曰以其未成君稍畧之耳胡氏居仁曰內不書弑者不忍言也不忍言則惡極當誅可見矣此聖人言外意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

上書子卒繼書夫人歸于齊則夫人之見害於權奸可知也李厚菴曰婦人嫁曰歸故常事歸寧則內夫人曰如適外之女曰來不言歸也姜氏無罪不容於魯而去言孫則非惡言如則不還故取歸寧之歸爲義而變文以書之

季孫行父如齊

春秋微旨

卷之十四

六

前後如齊三人實與謀弑立之計據實書之所以惡齊也而三人之罪實不可追矣

昔弑其君庶其

弑君稱國者四此與成十八年晉弑其君州蒲昭二十七年吳弑其君僚定十三年薛弑其君比是也必弑君者當國國人皆逆賊之黨故無能以名氏告者稱國以弑當國執政之臣不能逃其罪矣

春秋筆削微旨卷之十五 三原劉紹攷集註

宣公名倭或作接文公之子敬嬴所生諡法善問周達曰宣

五年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繼弑君不言即位宣公與聞乎弑而行即位之禮

故書法與桓同

公子遂如齊逆女

石徂徠曰暈弑隱公遂殺子赤桓公之立逆女使

暈宣公之立逆女使遂斯二人者在國以爲賊而

桓宣以爲忠也故終桓宣之世暈遂皆稱公子無

春秋微旨 卷之十五

異辭 此穆姜也齊惠公女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以者左右之也夫人非大夫所得以遂弑君立篡

結援強齊書以所以誅遂也婦者有姑之辭春秋

婦姜不言氏者二此與文四年是也蓋皆以妾姑

主昏逆婦之日特不稱氏使不得與適姑逆婦同

文以明妾母僭竊之非禮也但文四年不言夫人

公自逆也此書夫人者卿爲君逆臣子之辭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以拜婚之禮行納賂之事請列於會蓋春秋時諸

侯立之不以其道苟得一預諸侯之會則他不得

復討其罪矣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秦晉戰於河曲撓與駢之謀者趙穿也趙盾當國

庇穿而獨放下軍佐胥臣之子胥甲弑君之謀兆

於此矣稱國以放見晉政之在私門也不去官著

其專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

齊惠魯宣皆以篡得位魯復恃齊之強以求庇耳

故納賂而爲此會平州齊地今山東濟南府萊蕪

春秋微旨 卷之十五

縣西有平州城

公子遂如齊

如齊拜成也再書於策於以著其始終成就弑立

之謀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濟西杜注故曹地僖三十一年晉文以分魯鳴呼

許田入鄭而桓篡成郕鼎入魯而督罪釋濟西入

齊而宣位定亂臣賊子以利自固前後一轍書曰

取而貪利成亂之罪著矣春秋取田邑皆貶之故

曰齊人

秋邾子來朝

因宣公之立而求成焉小國之畏大國如此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人鄭者罪其從楚也陳止齋曰書遂伐楚言志不在蔡也書遂侵宋言志不在陳也南北之勢於是始也

晉趙盾帥師救陳

救未有不善者也傳稱師救陳宋經不言宋蓋宋負弑君大惡不當救也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棗林伐鄭

春秋微旨

卷之十五

三

上書趙盾帥師此但書晉師則知帥晉師者趙盾也此自行文常例先儒多謂君不會大夫之辭獨不思新城之盟固以晉趙盾列數諸侯之下乎棗林鄭地在今河南開封府新鄭縣東二十五里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晉欲求成於秦而反伐其與國此穿之謬計也彙纂以崇在今陝西西安府鄠縣晉不應深入至此公羊以崇作柳在華陰縣東今俗名柳子地近於晉當以公羊爲是

晉人宋人伐鄭

棗林之會晉合四國以伐鄭而無功三國不復至矣伐鄭本以救宋故再與宋連兵

宣公六年二年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戰而曰及主之者也鄭伐宋而以宋主之春秋被伐者爲主例之常也其將皆尊其師皆衆故皆言帥師大棘在今河南歸德府睢州又寧陵縣西南有大棘城亦與睢近

秦師伐晉

春秋微旨

卷之十五

四

河曲之戰七年矣至是因侵崇而有報怨之師此趙穿之謬計曲在於晉故秦得稱師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杜元凱曰鄭爲楚伐宋獲其大夫晉趙盾與諸侯之師將爲宋報恥畏楚而還失霸者之義故貶稱人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作穆

弑君者穿主弑者盾也盾能討穿司馬昭能討賈充則可免弑君之罪矣此春秋之義也朱子綱目知之歐陽氏未之知也今律謀殺人以主謀者爲

首卽是此意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乙定王元年三年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此魯宣除喪始郊牛自傷口非備災之道不至乃

天示之譴也魯僭郊禮久矣聖人不敢無故斥言

君父之過故因變始書

猶三望

三望泰山河海也天子四望魯殺其一然郊禮既

廢望祭亦不當舉

春秋微旨

卷之十五

五

葬匡王

胡傳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畧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

渾戶門反公作責渾戎穀無之字

僖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逼近王城

楚子伐之窺周室也故問鼎之大小輕重焉

夏楚人侵鄭

著楚之暴橫諸夏書人書侵者貶之

秋赤狄侵齊

張元德謂赤狄白狄俗尚白衣赤衣也在潞州余

氏光謂赤狄隗姓別爲一種在山西潞州以北卽

古黎國按赤狄屢年侵齊若在潞州以北豈能越

晉而謀齊張氏謂在潞州者是

宋師圍曹

按左氏宋文公卽位盡逐武穆之族二族以曹師

伐宋故宋師圍曹以報武氏之亂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葬鄭穆公

穆公作穆

歸生將不利於嗣君速葬而禮不備故不月以示

義

丙定王四年

春秋微旨

卷之十五

六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

向

平者心不偏黨之謂邾莒相怨而邾乃魯婚姻之

國公爲邾平莒未出於公故挾齊以爲重宜莒之

不服也齊不伐公獨伐之無道甚矣邾今山東兗

州府郕城縣向今山東青州府莒州南七十里

向城

秦伯稻卒

家則堂謂秦之卒葬或名或不名或葬或不葬秦

不吉史闕書也余謂秦自歸成風之臨以來數通

聘問豈有不告之理蓋以其黨楚而撓晉伯以致諸夏多事秦之罪也故畧其名與葬以示貶此聖人之筆削也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公子宋首謀弑逆歸生懼譖而從令春秋定爲首惡以其位爲上卿久執大權況宋欲弑而不敢先以語歸生則歸生必有以制其可否之勢也故以爲首惡

赤狄侵齊

以齊之大狄屢侵之齊之不克自振可知矣

春秋微旨

卷之十五

七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宣公以篡得國故謹事大國以自固屢書於冊而齊人黨惡之罪亦不可掩矣

冬楚子伐鄭

前年書人書侵以鄭無可伐之道故書侵以著楚之暴此年鄭弑其君人人得而誅之故書爵書伐以正其罪聖人一字不苟如此

丁定王三年五年

春公如齊

高固使齊係止公請叔姬焉以諸侯而昏大夫厭

尊毀列可恥甚矣

夏公至自齊

經雖不書止公之事然踰時始返比事觀之其實亦可見矣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左無子字

子叔姬宣公同母姊妹高固脅而求昏又以大夫伉禮於國君魯之辱大矣

叔孫得臣卒

莊叔也子僑如嗣是爲宣伯不日者何邵公謂不能止仲遂逆謀是也彙纂疑仲遂身爲逆者其卒

春秋微旨

卷之十五

八

何以書曰余按仲遂之卒在垂書日所以著遂之廢君命也不可與得臣一剛而論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左氏曰反馬也按禮女嫁留其送馬不敢自安及廟見成婦遣使反馬高固躬至非禮也叔姬歸寧亦無男女並行之禮故書以譏之

楚人伐鄭

楚不能討其弑君之罪惟以服楚爲事故前伐書爵此伐書人然鄭實有可伐之道故不書侵

戊定王四年六年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陳背晉即楚亦以救陳之無功故也故書侵以貶之

夏四月

秋八月螽

程子曰螽蝗也劉歆曰貪虐取民則螽

冬十月

定王五年七年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宣公以篡立之故事齊而外晉衛成睦於晉爲晉

春秋微旨

卷之十五

九

求魯使良夫來聘故冬遂同黑壤之會

夏公會齊侯伐萊

齊欲伐之公往助之故曰會萊小國今山東登州

府黃縣東南二十里有萊子城

秋公至自伐萊

萊不爲魯患而飲至於魯廟徒以著魯之服役於

齊而已

大旱

汪德輔曰旱之爲言悍也上之人持亢陽之節暴

虐於下則旱災應之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黑壤之會晉以不朝聘之故止公不見以賂免焉

春秋諱而不書黑壤今山西澤州府沁水縣西北

四十里有黑嶺

定王六年八年

春公至自會

此特書至以公見止於晉踰年始返也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遂言至黃而下書卒則知有疾而返大夫受命而

出雖死以尸將事以疾還非禮也與公孫敖不至

春秋微旨

卷之十五

十

而復同黃齊地

卒已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太音泰

有事者時饗之常禮也以仲遂之卒而書叔仲季

三家爲患魯國故於友之卒書季得臣之卒書叔

遂之卒書仲以著其世氏之禍仲遂身爲逆首其

死也詳而書之既以見遂之廢命亦以見魯之失

賊聖人之意深矣垂齊地在今山東兗州府平陰

縣境

壬午猶釋萬入去篇

釋祭之明日享賓也萬文武二舞之總名篇管也

萬入去驚者於二舞中去羽舞吹簫者檀弓云卿卒不釋遂雖爲逆首然既爲國卿卒而猶釋非所以待大臣之禮昌黎云春秋書王法不於其人身如此之類卒而猶釋典禮不合春秋爲禮書非爲仲遂書也昭十五年叔弓卒與此同義萬入去簫亦非事神之誠

戊子夫人嬴氏薨

公穀作嬴氏

汪德輔曰春秋既書夫人姜氏薨于夷又書夫人風氏薨則知哀姜爲莊公夫人而成風乃妾也既書夫人姜氏歸于齊又書夫人嬴氏薨則知出姜

春秋微旨

卷之十五

十一

爲文公夫人而敬嬴乃妾也直書於策讀者比事以考之雖微傳而嫡妾之分明矣

晉師白狄伐秦

殺之役書及姜戎此與白狄伐秦不復書及累晉也秦晉爭伐不已而楚勢成矣繼書滅舒蓼亦比事屬詞法

楚人滅舒蓼

公作舒鄧

中原多故壘方得以肆其侵暴矣蓼阜陶庭堅之後爲羣舒之一今江南廬州府廬江縣西故舒城者是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春秋日食三十六食之既者三言日不言朔二日食也

又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公穀作頃嬴

葬以小君僭也魯之君臣皆不能無責焉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雨不克葬及葬而雨也蓋天變駭異雨甚水至不可以卽土喪事有進無退故次日卽葬胡傳以爲著咎徵者是

城平陽

春秋微旨

卷之十五

十二

先儒皆以爲備晉也平陽故城在今山東濟南府新泰縣西北四里

楚師伐陳

以從晉故晉不能救後復事楚汪德輔曰書師書伐所以著楚之強而傷晉伯之不振也

至定王九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孫明復曰公有母喪而遠朝強齊公之無哀甚矣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仲孫茂公孫敖之孫魯大夫未有無事而如京師者左氏謂王使來徵聘君朝於齊而臣聘於周亦深可慨乎

齊侯伐萊

萊小國七年會魯伐之今年又自伐之卒滅於襄六年齊不報狄而陵萊可慨也夫

狄取根牟

內諱滅故書取成六年取鄭襄十三年取邾皆是根牟東夷國在今山東青州府沂水縣南

八月滕子卒

春秋微旨

卷之十五

三

滕昭公也不曰國小禮不備也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晉合諸侯于扈蓋會以求陳陳不至於是荀林父并將諸侯之師以伐之故書之無貶詞扈鄭地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公羊傳扈者何晉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卒於會故地也未出其地故不言會也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衛成公

宋人圍滕

滕有喪宋因而圍之故書人以示貶

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

家則堂曰五年楚伐鄭荀林父救之不書今書救何也曰楚之初伐鄭也人謂之討弑君者既而但欲鄭之歸己故許之以救

陳殺其大夫洩冶

洩公穀作泄治音也

陳靈公淫於夏姬而寵任其子徵舒洩冶直諫不能用而反殺之乃陳亡之本也先儒執書名之例

多爲不滿之說獨不思諸侯不生名死則名之諸

春秋微旨

卷之十五

四

侯且然況大夫乎孔父仇牧荀息皆名也



春秋筆削微旨卷之十六 三原劉紹攷集註

宣公

王定王八年十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四朝齊矣

齊人歸我濟西田

內失地不書我納於彼而非力取旋復歸者則書之濟西田及謹闡是也歸謹及闡不言我旋取旋歸之詞也金氏賢曰曰歸非善齊也蓋益以著其取之之罪曰我非予魯也蓋益以著其賂之之非

春秋微旨

卷之十六

二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言日不言朔二日食也

己巳齊侯元卒

齊惠公

齊崔氏出奔衛

書曰崔氏以族奔也左氏謂即崔杼考崔杼之弑在襄二十五年距是五十有一年恐別是一崔氏也書以見世卿之強今日雖逐之異日尚能反國而為禍可不戒歟

公如齊

如齊奔喪不言其事史之常也

五月公至自齊

公如齊止此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徵舒弑君書其名氏以正亂賊之罪此則據事直書而罪自見者也

六月宋師伐滕

胡傳前團滕稱人刺伐喪也此伐滕稱師譏用衆也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春秋微旨

卷之十六

二

歸父仲遂之子魯缺於天子而厚於強國如此又以見強臣之外結大邦內逢君惡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晉不庇鄭而從楚率三國以爭之鄭何罪焉故書人以貶之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王季子王之母弟也江德輔曰來求之書止於文公來聘之書止於宣公錫命之書止於成公非例之而不紀蓋王命不足為輕重而王亦不復遣使於諸侯耳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繹公作繹

文十三年傳稱邾遷於繹取繹是滅邾矣繹與嶧通今嶧山在鄒縣東南二十里詩曰保有鳧繹蓋邾魯二國之境

大水

張元德曰陰勝陽微之微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

行父以頃王立而往歸父以取繹之故其父又弑齊甥而立宣公畏齊之討故致卑屈效恭順焉書以誅姦也

春秋微旨 卷之十六

三

齊侯使國佐來聘

齊侯忘哀思而結懽好故書使以惡其即吉之速饑

五穀不成曰饑大水之故也

楚子伐鄭

是歲鄭即楚故士會救鄭及諸侯戍鄭皆畧而不書

定王九年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穀作夷陵

陳鄭所恃者晉晉不足庇之故背晉即楚楚莊合二國爲盟欲討夏徵舒也是以楚子先序而無貶辭辰陵陳地今開封府陳州西南四十里有辰陵亭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莒恃晉不事齊魯從齊而伐之是時楚盟辰陵諸侯所宜警心也不知自修而挾強陵弱罪可知矣

秋晉侯會狄于橫函橫才端反

橫函狄地晉景就彼往會其卑甚矣况是時楚盟辰陵齊魯伐莒皆置之不問而汲汲狄人之是會

春秋微旨 卷之十六

四

霸圖安在哉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程子曰人衆辭大惡衆所欲誅也

丁亥楚子入陳

邵二泉曰誅惡者衆人之公心故曰楚人取國者一人之私心故曰楚子楚子有欲取之心焉故曰入楚人既得則無事於入矣其入也何爲哉然卒不取也故不曰取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寧公作寧

納者內弗受而強致之也二子導君以淫卒致弑

亡之禍楚子不討而反納之其殆二子許以陳從

楚歟

甲定王  
十年十有二年

春葬陳靈公

傳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蓋賊不討必其人尚居要路不以君禮葬之安得而書葬微舒既爲楚討陳之臣子得以禮葬其君故得書葬不可執一而論也故曰可與立未可與權

楚子圍鄭

鄭自此從楚至成五年羸牟之會方從晉左傳謂

春秋微旨

卷之十六

五

鄭伯肉袒牽羊以迎退三十里與之盟家則堂謂是時晉師已起楚子聞而亟去非得鄭而不取也其說亦是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

績邲音

鄭自春被圍今六月而後救緩不及事故不書救而書及猶曰荀林父爲志乎此戰也云爾先穀趙旃實敗晉師獨書林父責元帥也城濮之戰主楚師者得臣也先書楚人繼書殺得臣則知楚人即得臣也邲之戰主晉師者林父也繼殺先穀若不

書林父則幾疑先穀爲主兵矣故二戰書法不同

李厚菴謂得臣避晉侯故稱人林父不避楚子故稱名非也邲鄭地今河南開封府鄭州東六里有邲城朱子曰左傳分謗事近世士大夫多是如此只要徇人情如荀林父邲之役先穀違命而濟乃謂與其專罪六人同之是何等見識當時爲林父者只合按兵不動召先穀而誅之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蕭宋之附庸也上書勝邲此書滅蕭蓋晉霸已衰

春秋微旨

卷之十六

六

楚勢益橫易于析骸之禍已兆於此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晉爲楚敗諸侯懼而同盟然皆以大夫主之不足結信未幾而宋師伐陳衛人救陳矣清丘衛地在今直隸大名府開州東南七十里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黃若晦曰陳附楚者也宋以清丘之盟而伐之衛背盟而救之伐者義而救者不義矣

乙定王  
十有三年

春齊師伐莒

以不肯平之憾也書師者罪其動大眾也

夏楚子伐宋

以其伐陳也張元德曰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宋不知屈伸消長之道而欲以區區力強侯國由此致伐彙纂曰是時盟會征伐皆不自行而政在大夫是以不競於楚聖人屢書楚子以見其親蒞行間也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穀穀作穀音同

先穀敗邲固有罪矣然不請於天子故稱國以殺

春秋微旨

卷之十六

七

罪其專也

丙定王十有四年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衛穆叛清丘之盟背晉而與楚今將復歸於晉故殺孔達以說之與刺公子買之事同稱國以殺罪其專也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家則堂曰邲之役楚莊身履戎行晉景畏懦不出此自將伐鄭雖無能為猶書晉侯嘉其稍能自強

耳

秋九月楚子圍宋

伐宋不屈繼之以圍春秋屢書於冊罪楚之暴責晉之不能救也

葬曹文公

不月畧之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歸父父子事齊齊侯樂之故屈君之尊而下與之

會

丙定王十有五年

春秋微旨

卷之十六

八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魯與宋隣宋人見圍故魯人恐而往會朱子曰歸父會楚宋及楚平春秋責其叛中國而從夷狄耳罪其貳霸非是春秋豈率天下諸侯以從三王之罪人哉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平在大夫故書曰人外平不書然天下自此有南北之勢故謹書之於以見列國之無霸荆楚之暴橫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潞氏子爵乃赤狄內之一種也在今山西潞安府潞城縣陸伯冲曰啖氏助云凡滅國直書滅者罪來滅者不責見滅者也言其力屈而亡且能死社稷矣然自致滅亡之道則異文梁亡是也凡書滅又書其君奔者則兩罪之責其不死社稷也凡書滅又書以歸者則名之責其不能死位又無與復之志也奔而不名者言其位或未絕也隨而歸則名之言其位必絕也

秦人伐晉

秦晉久不交兵矣乘其畧狄土而闕其虛也故有

春秋微旨

卷之十六

九

此役書人者貶之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生殺天子之柄王孫蘇與毛伯召伯爭政使王札

子矯王命以殺之罪孰大焉定王不能討周益衰

矣公羊云王札子者長庶之號也

秋螽

張元德曰此宣公不修德節用愛人之所感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無婁公羊作牟婁

高固在無婁仲孫蔑候之於途諂事外臣以結強

援此三家之所以專魯也直書以貶之無婁杞地

即隱四年莒人伐杞所取之邑

初稅畝

杜元凱謂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取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朱子從之胡傳從公穀以為稅而取一但廢古之助法審如是不得謂之十而取一矣故以朱子為是

冬螽生

螽悅全反

王彥光曰螽螽之子爾雅謂之蝻蝻說者以為螽之有子不因牝牡腹中陶冶而自生故螽曰蝻蝻皆蝗屬

春秋微旨

卷之十六

十

饑

螽螽之所致春秋書饑者凶荒之甚也

戊定王十辰四年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甲氏留吁赤狄內之二種晉既滅潞氏今又并盡

其餘黨書及所以別二族也晉不得志於楚而貪

於拓地故橫函之會未幾而三滅狄書人者貶之

今山西潞安府屯留縣即故留吁國也

夏成周宣榭火

榭公作榭火公穀作災

成周東周今之洛陽言宣榭則疑魯言京師則不

親故舉國號以書宣榭宣王之榭講武之屋也左  
傳人火曰火天火曰災來告故書

秋郊伯姬來歸

來歸出也夫婦人倫之首內女見出故書以志變  
議父母之失教吳草廬曰常事不書故歸郊不書  
冬大有年

先儒皆以宣公不道不應有豐年之報謂之紀異  
按盈虛循環遞為消長宣公之世稅重民困饑饉  
屢臻若非大有則人類滅矣春秋書此所以憫魯  
民而幸之豈必曰紀異而後志乎

春秋微旨

卷之十六

十二

定王十有七年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季明德曰是時許蔡從楚皆來討喪而魯往弔焉  
見魯亦與楚通矣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言日不言朔二日食也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斷音短

彙纂曰諸傳以為謀齊殺梁以為外楚考其情事

三說並可用也宋楚既平南風方競曹衛適當其  
衝晉為盟主合諸侯以共籌之則外楚者其本謀  
也卻克微會而齊侯不至僅使國大夫知會晉人  
怒而執之則伐齊之舉亦即於此盟定其謀也斷  
道晉地在今山西沁州東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肸許乙反

叔肸公母弟也纖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春  
秋義之故書其卒不然非大夫不書卒

定王十有八年

春秋微旨

卷之十六

十三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齊不與諸侯之會而伐之也衛之世子代父掌兵  
非宜也故書名

公伐杞

宣公之立杞未嘗來朝故伐之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邾子于郕

戕音牆郕穀作翁

先儒以戕為支解節斷之邾文公嘗圍邾于葢世  
讎也言於邾者刺邾無守備也邾稱人葢邾子而  
戕之使果微者則當書盜殺邾子矣

甲戌楚子旅卒旅穀作呂

何邵公曰旅即莊王也葬從臣子辭當稱王故絕其葬

公孫歸父如晉

左傳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公雖終於正寢然魯君自是失政制於三家矣

歸父還自晉至筮遂奔齊筮公穀作榘魯境

公羊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歸父使於晉還自晉

春秋微旨 卷之十六 三

至榘聞君薨家遺墀帷哭君成踊反命乎介曰是走之齊李厚菴曰歲尹克黃則君在也安得與歸父同側君在則殺之者君也命可逃乎君死則殺之者三桓也可以無死死傷勇矣

春秋筆削微旨卷之十七 三原劉紹微集註

成公名黑肱宣公之子諡法安民立政曰成

定王十年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周之二月夏之十二月故以無冰為異

三月作丘甲

按左氏為齊難故周制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一甸之民五百餘家賦車一乘每

春秋微旨 卷之十七 一

乘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凡二十五人為一甲是四

丘共出三甲七家共出一人爾今作丘甲是一丘

出一甲幾於人盡兵矣乘有甲士故云甲

夏滅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滅孫許滅孫辰子齊怨成矣故汲汲求援於晉然

以大夫而盟諸侯權移於下亂亡所從始也赤棘

晉地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公穀作賈戎

不書敗地而書茅戎明為茅戎所敗不言戰莫之

敢敵也故孔子以王師自敗為文茅戎戎之別種

在今山西平陽府平陸縣界

冬十月

定王十二年

春齊侯伐我北鄙

魯絕齊而與晉盟齊遂即楚而伐我自齊懿公之後兵不加魯者二十年書曰齊侯目其人而貶之也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彙纂曰新築之戰說者以爲衛伐齊也或又謂新

春秋微旨

卷之十七

二

築衛地戰于衛則齊伐衛也考其情事蓋衛與侵齊之師尚在衛之封內而齊既伐魯遂乘勝而伐衛兩軍遇於新築而戰爾良夫喪師辱國故以之主戰而書及今直隸大名府魏縣南二十里有新築城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師

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齊

師敗績

卻去逆反首公穀作手鞏音安

四卿帥師魯之權移於私門公家之禍所由始也

彙纂曰戰齊于鞏諸大夫與大衆以雪一笑之恥

故說者多以爲忿兵然是時楚氛孔熾齊以東方

之大國亦與楚通矣晉將復興霸業若不得齊則

魯衛曹邾皆有依違觀望之意故盟于斷道謀楚

即以謀齊及袁婁既盟而齊不肯晉者二十餘年

楚亦少歛其鋒晉人世伯之緒賴以不墜則鞏之

戰亦安可少哉鞏齊地華不注在濟南城北則鞏

卽古之歷下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國佐受成命於君欲以賂免非專盟也故不曰來

盟而曰如師不曰國佐及諸侯之大夫盟而曰及

春秋微旨

卷之十七

三

國佐盟以我師存焉則有內辭矣且以見實追及而盟之也張元德曰臨淄縣西有袁婁穀梁以爲去國五十里鞏去國五百里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宋文公

庚寅衛侯速卒

衛穆公

取汶陽田

汶音

汶陽魯田爲齊所侵一反於曹沫之盟再復於鞏之戰杜元凱曰晉使齊還魯故書取不以好得故



不言歸

冬楚師鄭師侵衛

鄭從楚而伐衛喪直書以罪之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吳草廬曰楚用子重之謀以救齊爲名加兵魯衛

魯納賂請平又約諸侯會盟公先往會嬰齊不沒

嬰齊之氏名者欲見其挾衆威魯而以臣仇君也

按凡會外大夫不書公此獨書公者三家之執

國命久矣盟會征伐專之久矣獨是役也臧孫不

行孟氏請賂故特書公見三家之畏而不前憂貽

春秋微旨

卷之十七

四

君父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

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齊爲晉所敗導楚以來諸侯懼而從之故晉獨不

與盟諸國皆卿大夫惟公在焉故人之諱也不沒

公者深著魯大夫之畏楚不前憂貽君父也楚秦

在諸侯上以強大相先也所以悼周綱之不立者

至矣

定王十三年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討邲之役也四國書爵序晉爲首褒之也鄭敗晉

師削而不書所以尊諸侯也

辛亥葬衛穆公

穆公作穆

六月而葬

二月公至自伐鄭

伐鄭無功危之也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三日哭

知所哀而哀也高抑崇曰君子於是乎知有天道

也宣公弑君篡立生不能誅死方立廟遽遇火災

春秋微旨

卷之十七

五

春秋志此示有天道

乙亥葬宋文公

七月而葬

夏公如晉

除喪拜汶陽之田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許近於楚楚越許而後至鄭則許固鄭之蔽也乃

怒其不事己連年伐之豈非自撤其蔽乎

公至自晉

春秋諸侯知有霸而不知有王故於其至必謹書

之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棘者汶陽之不服邑也故圍之凡內自圍者皆叛

邑圍鄆圍成圍費圍郕是也棘今肥鄉縣地

大雩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廬咎如廬在良反公作將穀作牆咎音羔

廬咎如赤狄別種晉常滅赤狄潞氏甲氏及留吁

矣此又欲殄滅之耳屢書以罪之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此晉來聘之始

春秋微旨

卷之十七

六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

盟

聘而遂盟是二臣兩受君命非奉命來聘而擅及

魯盟也十一年卻犇襄七年林父十五年向戌皆

同

鄭伐許

許爲鄭敵一歲再伐春秋惡其暴且譏其無知也

故書法與狄同

甲寅王二十四年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宋聘魯始此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杜元凱曰將出叔姬先修朝禮言其故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文仲之子宣叔也子紇爲武仲

公如晉

公嘗卽楚故內自懼而屢如晉以求悅也

葬鄭襄公

二月而葬襄公以弟代兄意其嗣子有爭故汲汲

春秋微旨

卷之十七

七

於卽位治葬

秋公至自晉

晉侯見公不敬公歸而謀卽楚春秋備書其至所

以貶之

冬城鄆鄆公作運

鄆者汶陽之一邑書城譏勞民也

鄭伯伐許

程子曰稱鄭伯見其不復爲喪以吉禮從戎

乙未王二十五年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趙木訥曰內女見出有歸之者有自歸者齊人來

歸子叔姬罪在齊也杞叔姬來歸罪在叔姬也

仲孫蔑如宋

左傳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首公作秀

穀齊地荀首如齊逆女而僑如往饋之非禮也

梁山崩

梁山在韓韓滅於晉其地爲晉而不繫之晉山崩

川竭天地不爲一國而示變也梁山在馮翊夏陽

縣卽今陝西同州韓城縣

春秋微旨

卷之十七

八

秋大水

不繫之地魯地四五百里之間有則俱有矣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定王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邾子杞伯同盟於蟲牢

鄭服也程子曰天王崩而會盟不廢書同見其皆

不臣蟲牢鄭地在今河南開封府封丘縣北三里

簡王六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公之勤於事霸怠於事王也

二月辛巳立武宮

左氏以武宮爲武軍先儒皆從公羊爲武公之宮

觀季孫意如逐昭公禱於煬公因爲之立煬宮豈

牽之戰季孫行父亦有請於武公故爲之立武宮

歟武公伯禽九世孫敖在宣王時佐王師有功謚

之曰武煬公武公之六世祖親盡皆不當立

取郭郭音

附庸國也內諱滅書取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春秋微旨

卷之十七

九

以其辭會也

夏六月邾子來朝

懼而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嬰齊叔駘子事霸之勤也

壬申鄭伯費卒

鄭悼公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晉使之也然宋實與蟲牢之盟今一辭會命衛伐

之繼之以魯暴亦甚矣故皆書侵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鄭從晉故

冬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以爲賀遷也趙木訥謂魯疑晉以宋爲未服而罪魯故以行父如晉言宋之服明年救鄭之役宋復從晉者魯故也

晉欒書帥師救鄭救公作侵

書救者莫不善之

丁簡王七年

春王正月麋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麋鼠又食其角乃

春秋微旨

卷之十七

十

免牛麋音

孫炎曰麋鼠如鼠狼鄭夾漈謂草鼠而微黃將祭之犧皆繫於牢設楅衡以制其角故麋得以食之

免牛所以免郊也卜日後而免則曰牛

吳伐鄭鄭音

吳本子爵至壽夢僭稱王此卽壽夢之二年也惡

其僭號故以國舉如狄焉

夏六月曹伯來朝

曹宣公

不郊猶三望

高抑崇曰正祭已廢而舉其從祀此僖公之舉也祭從先祖蓋有惑焉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王彥光曰齊桓之救徐先盟于牡丘所以盟者爲救徐設也晉景之救鄭後盟于馬陵非特爲救鄭

也有宋莒在焉宋以五年辭會魯衛受晉命侵之莒自晉文之卒至是始與盟約故知其因馬陵之

會以固結之耳馬陵今直隸大名府治東南十五里有馬陵城

春秋微旨

卷之十七

十一

公至自會

高抑崇曰諸侯會而楚師退故不以救鄭至

吳入州來

乘楚伐鄭而入之州來楚邑在今江南壽州北三十里

冬大雩

傳例得雨曰雩若此年雩不得雨則必書旱

衛孫林父出奔晉

林父良夫之子衛定公惡林父故逐之亡七年恃

晉反衛值衛衍不能君稱兵逐之立所善之公子

晉反衛值衛衍不能君稱兵逐之立所善之公子

卒入戚以叛爲衛患者四十年書曰奔晉罪晉之納逆也不書公逐之譏衛之不能制強臣也

戊簡王  
三年八年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汶陽之田齊所侵魯地也韋之戰齊師大敗晉侯使反其侵地至是齊服事晉復使還之書爵書使譏晉之予奪非義也

晉樂書帥師侵蔡

報伐鄭也許崧老曰大國爭衡而小國受敗春秋矜焉

春秋微旨

卷之十七

十三

公孫嬰齊如莒

託聘之名而自逆其婦書曰如所以誅其私也

宋公使華元來聘

聘共姬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楊氏士助曰納幣不書其經之所書者三莊公以非禮書一也公子遂以喪錄二也此爲賢伯姬三也李厚菴曰史例有詳畧古史雖不可見班馬以後皆以人之賢否殊殺其辭也伯姬有賢行舊史蓋錄之獨詳故聖人因之欲厚伯姬不得不書伯

姬之歸書伯姬之歸不得不書其始皆緣末錄本之義也必皆以爲譏非禮過矣媵微事猶書之况納幣乎

晉殺其大夫趙盾趙括

趙盾通於趙莊姬同括放之於齊莊姬譖其將爲亂晉侯殺之非其罪也又不請於天子故稱國以殺以著其專史記載此事與左傳異又有屠岸賈公孫杵臼諸人孔仲達以爲馬遷妄說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賜公數  
作錫

成公初立非有勤王之績輒使錫之志溫賞也天

春秋微旨

卷之十七

十三

子之見經者三十有二稱天王者二十五稱王者六稱天子者一先儒皆謂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無所區別夫春秋斷自聖人字字謹嚴故游夏不能贊一詞若隨便記寫賢者皆能爲之何謂其義則丘竊取之乎是蓋有深意焉何邵公曰仁義合者稱王天下歸往天子者爵稱也胡康侯曰臨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今卽其說考之春秋三書錫命始錫於桓公則去天稱王見其寵逆背天也繼錫於文公則稱天王爲諸侯嚴堂廉之分也終錫於成公則稱天子是時周室益微非天下所

歸往不復能臨諸侯獨存其爵猶爲天下之共主耳故稱天子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言有天子之位者必能恩育斯民然後天下歸往奉以爲君長耳其義正與何氏之說相同是天子天王原有區別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叔姬爲杞所出猶書杞者所以別於未嫁之女也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

邾

吳伐邾晉不能救及其已成而伐之不義甚矣

春秋微旨

卷之十一

齒

衛人來媵

媵共姬也媵者何諸侯有三婦嫡夫人行則姪娣從姪娣者同姓之國之妾所出者也伯姬以賢聞諸侯諸侯爭欲媵之春秋詳錄之賢伯姬也先儒以爲議者非矣

春秋筆削微旨卷之十八 三原劉紹攷集註

成公

四年九年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彙纂曰左氏謂魯請於杞公羊謂杞爲魯魯二說似異而實相同也叔姬之出或非其罪故魯以逆喪爲請杞人恐得罪於魯雖非所願亦屈意而從之則以爲魯而歸之也亦宜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春秋微旨

卷之十八

一

左氏謂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然自此鄭魯俱有叛晉之心執鄭盟魯紛紛甚矣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家則堂曰自始至成禮七見經貴之也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女嫁三月父母使人安之謂之致女公羊曰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錄伯姬也

晉人來媵

古者庶女不爲夫人故必擇賢小君而求媵焉伯姬之賢聞於同姓故晉人來媵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楚人以賂求鄭鄭伯會於楚晉人怒及鄭伯來朝執之而伐其國鄭人改立君以拒晉書執書伐著其暴也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與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鄭會楚則執而伐之莒困於兵則莫之恤晉政不

春秋微旨

卷之十八

二

可問矣

秦人白狄伐晉

諸侯貳於晉故乘間而伐之秦書人貶其黨楚也

鄭人圍許

高抑崇曰鄭以晉人執其君故追咎於許而圍之

城中城

中城東海地懼楚而城之此閏月在十一月之後

十二月之前故左傳以爲書時

庚辰五年十年

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晉使之也受大國之命輕用其師故皆書侵將兵非所以愛弟故直書以譏之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吳草廬曰二月下旬初卜三月上旬再卜三月下旬三卜不從則當止而不郊矣乃於三月下旬四卜又於四月上旬五卜五卜不從而後不郊禩神甚矣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鄭已立君故晉會諸侯伐鄭而歸鄭伯因與之成焉

春秋微旨

卷之十八

三

齊人來媵

三國來媵齊又異姓均非禮也春秋備錄固以賢

伯姬亦以見其失禮

丙午晉侯孺卒

孺乃侯反

秋七月公如晉

葬晉侯也爲晉人所執故不書葬

冬十月

公羊經無此三字而左穀有之則傳公羊者必文之闕字之誤也若桓四年不書秋冬三傳皆同則必有說矣

辛簡王十有一年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左傳晉人以公爲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

晉侯使卻攄來聘己丑及卻攄盟

攄尺由反公作州後同

卻攄卻克從父兄弟公留晉九月晉侯不與公盟

既反而使大夫盟之辱公甚矣故諱不書公

夏季孫行父如晉

按左氏報聘且泄盟也豈復有德晉之心哉畏其威而諂事之也

春秋微旨

卷之十八

四

秋叔孫僑如如齊

先儒皆謂受晉之辱而改事齊

冬十月

王簡王十有二年

春周公出奔晉

周公與伯與爭政怒而出王使劉子復之三日復

出奔晉晉敢受逋逃之臣其罪著矣周畿內之國

公之食邑書曰周公出奔晉蓋言自其食邑而出

爾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瑣澤公作沙澤杜注地闕

瑣澤之會經書魯與晉衛而不及鄭伯傳稱鄭伯

如晉而不及魯衛先儒多疑之呂樸卿謂爲伐秦

起文今年會而明年乞師比事覲之可見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交剛杜注地闕

成九年秦人白狄伐晉晉報九年之役故此敗狄

而明年伐秦

冬十月

癸簡王八年十有三年

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

錡魚綺反

將伐秦也不以王命與諸侯師雖晉之大亦書曰

春秋微旨

卷之十八

五

乞

三月公如京師

公從晉命伐秦道過京師因朝王本意非朝王也

故書曰如而不曰朝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邾人滕人伐秦

遂會晉侯以見伐秦者晉命非王命也又以見諸

侯之行止爲伐秦而不爲朝王也

曹伯廬卒于師

廬左作盧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孫明復曰不以京師至者明本非朝京師

冬葬曹宣公

甲簡王九年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莒渠丘公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林父以成七年奔晉此年歸國至襄十四年逐衛

獻公立公孫剽書曰自晉歸于衛罪晉之黨惡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成公夫人齊姜齊頃公女

春秋微旨

卷之十八

六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此著許之所以遷亦見晉厲之不霸也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稱婦者宣公夫人穆姜尚存也穀梁謂譏不親迎

程子謂親迎者迎於所館未有委宗廟社稷而遠

適他國以逆婦者然以者左右之也夫人非大夫

所得以書以見僑如之專而穆姜之亂兆於此矣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秦伯卒

秦桓公不日不名畧之也

乙簡王十年十有五年

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嬰齊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公羊謂歸父出

奔齊魯人傷其無後使嬰齊後之是弟爲兄後也

何邵公謂弟無後兄之義孫莘老因謂魯命嬰齊

後仲遂故曰仲嬰齊非爲歸父後也先儒多從之

繫之以氏所以著仲叔季之爲害於魯也與季友

仲遂叔孫得臣同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

春秋微旨

卷之十八

七

人同盟于戚

將討曹伯也理宜先執而後盟今既盟而執故書

同盟以譏之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公作歸之于

十三年曹伯卒於師負芻殺太子自立諸侯假他

事相會而與之盟既盟而執之非禮也歸於京師

禮也故晉得書爵春秋執國君者九皆人之唯此

與僖二十八年晉侯執曹伯皆稱爵以其爲霸討

也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宋共公

楚子伐鄭

爲伐許也書楚子見其親泄行間不似列國之權

移大夫也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三月卽葬必嗣子幼弱恐有他變急於襄事也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

宋魚石出奔楚

如左氏則華元未至晉耳安得言自晉歸於宋哉

春秋微旨

卷之十八

八

公羊註言宋公卒子幼華元以憂國爲大夫山所

譖出奔晉晉人理其罪宋人反華元而誅山故繁

文大之也言歸者明出入無惡魚石與山有親恐

見及故奔楚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

衛孫林父鄭公子鮪邾人會吳于鍾離

咎其九反  
鍾音秋

是時吳楚兩成晉既抗楚不得不結吳以奪楚援

故有鍾離之會吳夷狄也以號舉故殊會之此與

襄五年會善道襄十四年會向皆是鍾離楚邑今

江南鳳陽府臨淮縣

許遷于葉葉舒  
涉反

許以此年遷葉昭九年遷夷十八年遷白羽定四

年遷容城皆避鄭也又二年爲鄭所滅以大陵小

春秋傷之

丙簡王十  
一年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雨木冰

雨著木成冰朱子曰上溫故雨而不雪下冷故著

木而冰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滕文公滕入春秋至今三書卒皆不名國小而畧

春秋微旨

卷之十八

九

之也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鄭叛晉附楚故侵宋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黶於  
斬反

將與鄭楚戰也非王命故書乞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鄢音偃  
地

日事遇晦朔則書晦朔以爲歷數之證楚不言師

君重於師也泓之戰宋公傷股而但言師敗績諱

中國也此書楚子敗績外夷狄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罪專殺也城濮之敗殺得臣鄆陵之敗殺子反柏舉之敗囊瓦避刑而奔鄭然則楚所以強者賞罰行於將帥也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公不及鄆陵之戰且誣於叔孫僑如故不見公此與昭十三年平丘之盟公不與盟同一書法蓋晉曲魯直故不爲諱若曲在魯則諱之黑壤是矣沙隨宋地在今河南歸德府寧陵縣西六里

春秋微旨

卷之十八

十

公至自會

公雖不與會然實以會往故以會至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尹子王卿士子爵王臣會伐始此晉厲假天子以威諸侯也

曹伯歸自京師

曹伯篡立法所當誅天王舍之春秋所譏也不名者王不黜之未失位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荍邱

荍音條晉地

舍之者寘之也僑如之譖故貶而書人執未有言

舍之者書舍之于荍邱見其不在晉都也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季孫得釋將與公皆歸故僑如懼而出奔魯不能誅政安在哉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曄盟于扈

與之盟則釋之可知矣故不言釋春秋之文簡而明如此

公至自會

公以伐鄭往而以會致見公之不與於伐鄭也

乙酉刺公子偃

春秋微旨

卷之十八

十

偃鉏二公子公庶弟也公之將行穆姜指偃與鉏

曰皆君也鉏尚勿則姜之意在偃也公以是歸而刺之以視舜之待象爲何如哉故直書以譏之

簡王十有七年

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括公作結

晉命也春秋爲人役者皆書侵以貶之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尹子尹武公單子單襄公皆王卿士此晉挾天子以令諸侯也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柯陵鄭西地

即會伐之諸侯謀復伐鄭也

秋公至自會

諸侯方欲伐鄭楚救已至諸侯畏而還故不以伐至而以會至見諸侯之未嘗致伐也

齊高無咎出奔莒

以疑見逐也經於出奔者皆以自奔爲文然非有逐之者何爲而奔雖不言逐而逐在其中矣所以傷國之無政也

九月辛丑用郊

春秋微旨

卷之十八

三

用郊者不卜而強用之也九月亦非其時直書以譏之

晉侯使荀息來乞師

將伐鄭也非王師皆書乞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三假王命也然晉厲無服人之德鄭卒不服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以乞師而會故以伐鄭致

壬申公孫墨齊卒于狸脈狸脈杜注闕脈公作軫穀作璧

嬰齊從伐鄭道卒大夫卒不地其地在外也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獲俱轉反且子餘反

定公也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

厲公聽胥童長魚矯之譖一朝殺三卿自禍之道也

楚人滅舒庸

舒庸恃吳而不設備爲楚所滅

戊寅王十三年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春秋微旨

卷之十八

三

童雖道君爲亂然不請命而專殺之故稱國以殺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弑君者彙書中行偃也稱國以弑穀梁以爲君惡

甚晉厲之惡不加於晉靈靈之弑書曰趙盾厲之

弑不以人而以國蓋靈公時有董狐直筆故宣子

受惡而難辭厲公無良史其赴告列國必不實指

其人故稱國以弑以明當國大臣之所爲也其罪

不可追矣

齊殺其大夫國佐

佐雖專殺慶克據盧以抗君然其心則爲君正家

法也且不請於天子而殺之故稱國以殺

公如晉

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楚莊納寧行父於陳二子力不足以自還故書楚

納魚石實致楚師而力足以叛故以自入爲文入

者甚逆之辭也彭城宋邑今爲徐州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句來聘

公朝始至聘使卽來晉悼之有禮也

春秋微旨

卷之十八

十四

秋杞伯來朝

杞桓公

八月邾子來朝

邾宣公也杞邾相繼來朝謀從晉也

築鹿囿

許崧老曰大夫擅國威權曰去而公務自娛於鳥

獸草木是謂冥諫在上何可長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

路寢正也

冬楚人鄭人伐宋

序鄭於楚下以著其惡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魴音房  
公作彭

救宋也非王命皆書乞

十有二月仲孫夷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

盟于虛杼

諸侯師至而楚鄭之師已退襄公不會在喪故也

虛杼杜注闕或云卽宋之虛

丁未葬我君成公

五月而葬順也

春秋微旨

卷之十八

十五

春秋筆削微旨卷之十九 三原劉紹效集註

襄公名午成公之子諡法因事有功曰襄

十四年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繼正即位正也時公年方四歲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

人薛人圍宋彭城

是時楚取彭城封魚石戍之三百乘矣非復宋地

尚繫之宋若曰彭城乃宋邑魚石安得受之於楚

乎大鼎言郕齊實言衛此春秋予奪之義也

春秋微旨 卷之十九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晉人邾人杞

人次于鄆厥公作屈鄆公作合

晉以韓厥已足當鄭不欲重煩諸侯也次鄆所以

備楚師之出霸者不輕用兵而重民命之意也故

曰伐而書次其次爲善鄆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

南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所以救鄭也

九月辛酉天王崩

杜注辛酉九月十五日

邾子來朝

邾宣公

冬衛侯使公孫剡來聘晉侯使荀偃來聘

徐氏彥曰天王崩而四國得行朝聘者杜氏云辛

酉九月十五冬者十月初也四國行朝聘之時王

之訃告未至於魯

閔靈王 二年

春王正月葬簡王

五月而葬

鄭師伐宋

春秋微旨 卷之十六

楚令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成公夫人齊姜襄公嫡母也

六月庚辰鄭伯踰卒踰古困反

高抑崇曰不書葬者以成公附楚故諸侯不會葬

也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伐喪非禮也晉宋將卑師衆故稱師衛將尊師少

故甯殖書名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

人于戚

謀鄭故也然政在大夫矣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杜元凱曰齊諡也三月而葬速

叔孫豹如宋

通嗣君也叔孫豹僑如弟自僑如奔齊叔孫之黨

沮矣是時季文子爲正卿而耄故叔氏復出而干

政

冬仲孫蔑會晉荀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

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春秋微旨

卷之十九

三

鄭久從楚諸侯歲爲之興師於是孟獻子請城虎

牢以偪之扼鄭之吭使不得南向明年而鄭受盟

攘楚服鄭實關天下之大計虎牢不繫之鄭是時

晉已取之非鄭有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公子申與嬰齊王夫三人執楚之政申賄而專嬰

齊王夫畏其偪而殺之稱國以殺罪專也

宣靈王  
卯二年三年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吳楚爭強自此始

公如晉

始朝也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檣檣勃

長檣近城之地魯君童穉之年晉悼不敢使國君

就己出其國都與盟于外謙也

公至自晉

本謀如晉故不以長檣至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

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胡傳以諸侯盟天子之臣爲大亂之道杜元凱謂

春秋微旨

卷之十九

四

周靈王新卽位使王官伯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

故無譏朱子亦云襄公之世晉悼公出來整頓一

番楚始退去然則此會固未可非也雞澤在今直

隸廣平府東北李氏廉曰日在諸侯下所以別會與盟之異日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僑其驕反

陳自辰陵卽楚二十有八年矣聞鄭受盟故使大

夫求成於晉本非召會來又後時故書如會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諸侯盟已畢而袁僑至故使大夫別與之盟論者

謂諸侯在大夫不得專盟拘矣兩及之者所以著

袁僑之後至

秋公至自會

前書公至自晉本謀如晉故不以長樗至此書公至自會本以雞澤之會往也

冬晉荀息帥師伐許

許事楚故也

到靈王三年四年

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陳成公

夏叔孫豹如晉

春秋微旨

卷之十九

五

左傳報知武子之聘也高抑崇曰且爲鄆世子故

秋七月戊子夫人妣氏薨作弋

妣杞姓成公姜襄公母二年書夫人姜氏薨今又

書夫人妣氏薨有兩夫人不待貶而自見矣

葬陳成公

會葬故書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妣作弋

死纔二十三日爾傳載季文子欲不以夫人之禮

葬之而不得已於人言觀此葬速必畧其禮

冬公如晉

襄之立至是七歲復有母喪僕僕道路時事可知

陳人圍頓

高抑崇曰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於頓陳人畏楚而不敢討頓子恃楚而不事陳今陳復從

晉而頓爲楚間故圍之

到靈王四年五年

春公至自晉

冬如而春至久也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發子產父鄭自雞澤之會始來聘於諸侯

春秋微旨

卷之十九

六

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

鄆請於魯爲之附庸豹與巫俱受命於魯故不書

及猶吾大夫焉魯晉之私屬鄆也皆不臣之著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通公穀作稻

晉將合諸侯於戚魯衛近吳且俱同姓故命以通

好吳夷狄也故殊會之盱眙本吳善道地今屬江

南鳳陽府泗州

秋大雩

因旱祭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王夫侵欲於陳而使之叛廢之可也殺之過矣書爵罪專殺也書公子譏不議親也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命戍陳也吳之稱人與鄫同列不可曰吳鄫人也鄫不能國故列於最後

公至自會

冬戍陳

高抑崇曰此諸侯同戍非獨魯戍之也書於公至之後則知諸侯各還國而遣戍與僖二年城楚丘

春秋微旨

卷之十九

七

同義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齊世子光救陳

旨伯下公穀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陳方附晉爲楚所伐悼公旣以諸侯之師戍之於無事之時復救之於被兵之日義事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善之也

辛未季孫行父卒

文子卒子宿嗣爲武子

甲午五年六年

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杞始以名計於諸侯其初微弱不能備禮故不名不葬

夏宋華弱來奔

樂轡以弓楛華弱於朝平公以弱司武而見楛遂逐之不書逐而以自奔爲文見宋之無政也

秋葬杞桓公

魯始會之故書

滕子來朝

滕成公

春秋微旨

卷之十九

八

莒人滅鄫

公穀以昭四年取鄫疑鄫未嘗滅遂有立異姓之說不知定六年鄭旣滅許哀元年許何以復見於經左氏以爲鄫特賂按四年公如晉請屬鄫晉以鄫屬魯必有賂以自托而魯不終其托故爲莒滅耳觀襄八年莒以彊鄫田伐魯東鄫則鄫爲莒滅無疑也

冬叔孫豹如邾

魯聘邾止此

季孫宿如晉

宿行父之子未終喪而出使非禮也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齊自宣七年伐萊至是滅之

乙重王  
六年七年

春鄭子來朝

季明德曰成七年吳伐鄭鄭既從吳至是吳與晉  
通好而遂不禁鄭之親魯故復來朝以修舊好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公穀啖氏皆以三卜爲合禮按左氏謂啟蟄而郊

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蓋卜郊止於

春秋微旨

卷之十九

九

三月四月爲非時

小邾子來朝

小邾穆公

城費費音

僖元年賜季氏汶陽之田及費於是爲季氏邑季

文子卒首城賜邑將以抗君而專國春秋書之所

以著履霜之漸

秋季孫宿如衛

公卽位衛侯使公孫剽來聘至是七年而後報之

故左氏云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

八月螽

高抑崇曰莊公以前螽猶書之莊公以後螽不復

書螽然後書以是知災異之益多矣春秋不勝其

書舉重以見輕爾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君與大夫盟非禮也故諱不書公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圍者以兵合而守之視伐爲更暴矣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

于鄆鄆于軌  
反鄆地

春秋微旨

卷之十九

十

杜元凱曰謀救陳陳侯逃歸不成救故不書救也

陳自是屬楚矣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鄆七報反公  
穀作操鄆地

鄭僖公也未見諸侯未至會所也三傳皆謂爲子

駟所弑以寢疾赴春秋從赴書卒以見鄭無臣子

陳侯逃歸

悼公會諸侯於鄆遷延鄭地是有畏楚之心而不

能卽救陳也故陳侯內爲二慶所逼而逃歸亦可

羞矣直書以譏之

丙重王  
七年八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昭三年鄭子太叔云文襄之霸也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今襄公嗣位甫及八年而三朝於晉矣春秋傷之

夏葬鄭僖公

鄭伯被弑然以瘡疾赴魯往會葬故後赴而書葬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蔡楚之與國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果致楚師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春秋微旨

卷之十九

十一

是時襄公在晉不使與會者優之也悼公不欲勤勞諸侯故使大夫聽命按左氏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皆大夫也故書人

公至自晉

經書公至於會後可見季孫往會之時公尚在晉也

莒人伐我東鄙

鄙田接於魯故左氏謂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鄙田据此益可見六年莒人滅鄆之爲實滅矣

秋九月大雩

周之九月夏之七月大雩旱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鄭又從楚至十一年蕭魚之會始從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傳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於鄭

丁酉靈王八年九年

春宋災災公作火

天火曰災來告故書

夏季孫宿如晉

報宣子之聘

春秋微旨

卷之十九

十二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成公母淫僑如爲行父所幽以死家則堂曰魯國之大無有如穎考叔之悟其君者畏季氏也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四月而葬別爲之謚用文姜之例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戲許宜反

戲鄭地鄭服也

楚子伐鄭

鄭復從楚故不與相之會楚書爵國君自將也

成靈王九年十年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相祖莊加反

荆楚地大人悍晉合諸侯以攘之猶恐不勝故通

吳以爲犄角之勢吳夷狄也春秋以號舉故殊會

之先儒謂壽夢在相晉以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吳

非也相楚地今山東兗州府嶧縣沭口是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偃音福又彼力反穀作傳

晉因相會之諸侯而滅之故曰遂偃陽楚與國乃

春秋微旨 卷之十九 三

吳入北方之要衝今在兗州府嶧縣南五十里

公至自會

不致滅而致會魯本往會滅偃陽者晉人之意也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以宋受偃陽故

晉師伐秦

去年秦人侵晉晉饑不能報至是報之修怨之兵

故畧而不序

秋莒人伐我東鄙

猶以鄆田故乘諸侯之有事而搆兵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此三駕之一

案左氏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於師故

長於滕鄭不服於是成虎牢

冬盜殺鄭公子騂公子發公孫輒騂公穀作斐

譏鄭失刑也孔仲達謂被殺者非盜之所有既以

盜爲文故不得言其大夫然何不依蔡侯申例而

書盜殺鄭大夫某人乎故程子以爲失卿職也

戊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諸侯既城虎牢非鄭地矣而繫之鄭諸侯將服鄭

春秋微旨 卷之十九 十四

而歸之彙纂曰此年書楚救鄭與僖二十八年書

楚救衛義同蓋以見晉霸之方興而楚不能爭耳

公至自伐鄭

鄭雖未服然已戍虎牢矣故以此至

成靈王十年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作三軍

左氏謂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然於作三軍之文

義實不相合是以杜元凱不從左氏而從穀梁謂

魯本無中軍惟上下二軍皆屬於公有事三卿更

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

作既合文義且與昭五年舍中軍之師文相符

春秋時惟晉楚有三軍桓六年傳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宣十二年傳王巡三軍拊而勉之襄二十六年傳楚之良在其中軍是楚有三軍也成十三年傳欒書將中軍士燮將上軍韓厥將下軍是晉有三軍也他國無聞焉雖費誓有三郊三遂魯頌有公徒三萬之說意必舊制如此其後衰微不振因而墮廢孔仲達直謂自文公以來霸主之令軍多則貢事多自減爲二軍耳蓋至三家假公濟私不度民力而復作之故其書法與作丘甲同

春秋微旨

卷之十九

五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四卜瀆也春秋因事見義亦以著魯郊之僭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鄭知楚弱於晉欲從晉故侵宋以致諸侯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此三駕之二

禱虛以救宋也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亳蒲洛反公穀作京

杜元凱曰伐鄭而書同盟鄭與盟可知亳城鄭地

在今河南府偃師縣

公至自伐鄭

本以伐鄭往故以此致

楚子鄭伯伐宋

甫盟而即伐宋蓋欲見信於楚使不疑其心欲從晉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此三駕之三蕭魚鄭地

書會伐鄭再書會于蕭魚美悼公也與盟於召陵

正同皆一經之特筆

公至自會

春秋微旨

卷之十九

六

程子曰兵不加鄭故書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穀作良宵

鄭人使良霄告絕於楚楚人怒而執之亦不伐鄭

見楚之力盡於是不能得鄭也古者兵交使在其

間書執行人所以譏也

冬秦人伐晉

是時秦人南交於楚秦景公妹又爲楚共王夫人

於是爲楚伐晉且以報去年之伐書人者貶之故

畧晉敗而不書

惠靈王十一年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台穀作郕下同

范武子曰伐國重圍邑輕舉重可以包輕不足書

而今書蓋爲下事起台在費縣今屬山東兗州府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鄆公作運

鄆莒邑因救台遂取鄆而自益其邑遂者生事也

惡季氏之擅權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謝前年伐鄭之師晉霸有禮矣

秋九月吳子乘卒

壽夢也吳書卒始此是時吳正強魯非不會其葬

春秋微旨

卷之十九

七

春秋不書者以其僭稱王聖人削之與楚同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晉霸方盛楚無能爲徒事其侵伐耳書侵者貶之

公如晉

左傳公如朝晉且拜士魴之辱

宣王十二年 十有三年

春公至自晉

踰年而返久也

夏取郟郟音詩公作詩

乘其衰亂滅之以爲附庸內諱滅故書取公羊以

郟爲郟婁之邑左氏以爲微國在今濟寧州東南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冬城防

防臧氏之邑魯既事晉而外齊故城之以備齊

宣王十三年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句齊人宋人衛人鄭

公孫薑曹人莒人邾人滕人杞人小邾人會吳

子向董丑遺反公作嚮

爲吳謀楚也二卿並行非禮也吳夷狄也以號舉

故殊會之自蕭魚而後凡役皆大夫悼公之意也

春秋微旨

卷之十九

六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

孫薑曹人莒人邾人滕人杞人小邾人伐秦秦晉

止此

十三國之卿大夫宜若無敵於天下而將各異心

師出無功晉政衰矣

己未衛侯出奔齊公作衛侯衍

出者不容而逐之非臣子所宜施於君父故春秋

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爲文實則孫林父竊殖

出之也諸侯失地則名襄二十六年衛侯衍復歸

衛故不名

莒人侵我東鄙

報入鄆也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楚不得志於北方吳實爲之梗也故舍宋鄭而伐吳

冬季孫宿會晉士句宋華閭衛孫林父鄭公孫薑莒

人邾人于戚閏音悅

林父出君舍而不討復與會以立剽抑君而助亂

臣罪莫大焉然則襄昭之際大夫無君之禍晉實

春秋微旨

卷之十九

九

爲之也

劉靈王十有五年

春秋四年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劉魯城外之近地晉悼嘗盟公於長檣此霸主之

謙以待隣國也今以施宋之大夫過矣故諱不言

公

劉夏逆王后于齊

劉采地夏名士也王后天下母當使卿逆士逆非

禮也春秋周王十二而逆后者唯二是知非禮則

書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遇魯地公畏齊不敢至成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成孟氏之邑名爲備齊以城之實則強私以弱公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言日不言朔二日食也

邾人伐我南鄙

邾屬齊而黨莒故繼齊莒而來伐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春秋微旨

卷之十九

王

春秋筆削微旨卷之二十 三原劉紹敏集註

襄公

昭王十  
五年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平公欲合諸侯故喪未三月而速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溴古  
間反

諸侯在而大夫盟先儒皆謂權移於大夫溴梁水

隄也今河南濟源縣西北原山有白澗水卽溴梁

也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莒邾侵魯晉爲執之不歸京師非也

齊侯伐我北鄙

爲莒邾故

夏公至自會

公未至而齊已伐齊之暴魯之弱也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許欲棄楚從晉既而不果故晉會諸侯大夫伐之

鄭有夙怨故親行先書鄭伯臣不可先君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左作  
圍成

齊師六至於魯意在爭霸也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言齊之見伐也

昭王十  
六年 十有七年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貜苦耕反公  
穀作闕音問

宣公

宋人伐陳

七年鄒之會陳侯逃歸從楚也楚連年侵宋宋於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

是請於晉而伐陳所以撓楚也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衛無故而伐曹故明年晉執衛行人石買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桃公作桃高厚  
上左無齊字

齊君臣同來分兵圍邑其暴如此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華臣暴亂宗室懼而出奔失國討矣

冬邾人伐我南鄙



莒伐其東齊伐其北邾伐其南魯之不振如此

宣王十  
七年 十有八年

春白狄來

杜元凱曰不言朝不能行朝禮與介葛盧同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爲侵曹故然行人非所執也

秋齊師伐我北鄙教作齊侯

杜元凱曰不書齊侯齊侯不入境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

齊數行不義諸侯同心圍之見其得罪於天下也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問鄭伯之出也迄無成功

宣王十  
八年 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柯公作柯

前年圍齊之諸侯也春秋子圍齊故盟無褒貶而

其辭平祝柯在今山東長清縣豐齊鎮北

晉人執邾子

執邾悼公以其伐魯也然既與盟而執之非霸討

矣故書人

公至自伐齊

湛元明曰書公至自伐齊謹君之出入也同圍齊而云伐者圍卽伐也

取邾田自濞水郭音郭

魯以晉命取田於邾以濞水爲界言邾明非魯地也言取譏非所有也

季孫宿如晉

謝討齊且取邾田也

葬曹成公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十四年衛侯衎爲林父所逐而奔齊故伐之其逆

如此霸者所當討也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環公作環

齊靈公廢嫡齊光篡父而立輔光者崔杼也

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林父逐君而伐之霸主所當討也乃助逆而伐之

罪莫大焉然士句不伐喪猶爲得禮故詳錄所至

及還以與之穀齊地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孟獻子文伯之子也子速爲莊子

齊殺其大夫高厚

高厚嘗帥師伐魯齊侯始立欲親晉故歸罪於高

厚而殺之接左氏殺高厚者崔杼也書曰齊殺其

大夫從君於昏也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嘉公作喜

嘉之爲政也專然不請天子而擅殺之故雖殺有

罪亦稱國以殺

冬葬齊靈公

齊魯世爲婚姻前雖有怨不廢喪紀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

五

城西郭

郭外城懼齊也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魯懼齊故爲柯之會以自固然政在大夫矣

城武城

懼齊也武城在今山東費縣西南九十里

戊戌王十  
九年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速公作  
速後同

向莒邑二國結好自是十五年不交兵速未練而

從政無復三年之喪矣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澶市然反

齊以晉不伐其喪而感服故爲此盟澶淵衛地在

今內黃之南開州之西北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背澶淵之盟矣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燮穀作濕

燮欲去楚從晉不幸見殺於國人故稱國以殺公

子履其母弟也懼禍而奔楚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

六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爲慶虎慶寅所譖也陳黃書弟穀梁以爲陳侯不

容其弟先儒皆從之程時叔謂兄弟無可去之道

以書奔爲罪黃今考之左氏陳侯聽譖則其罪不

在黃也

叔老如齊

齊屢伐魯至澶淵始平叔老之聘欲固齊好也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報向戌之聘也魯連歲見伐於齊今始修好故緩

於報聘

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拜師及取邾田公之勤於事霸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庶其邾大夫叛其君又盜其土地來奔時公在晉

季武子納之叛而歸他國曰叛叛而歸魯曰來奔

內外異辭也春秋三叛臣庶其牟夷黑肱也皆公

不在而季氏受之漆閭丘二邑俱在今山東鄒縣

夏公至自晉

春秋微旨

七

先書庶其來奔復書公至可見納邾叛者非公也

秋晉欒盈出奔楚

盈不能防閑其母為范句所逐以楚強大可恃故

往奔焉春秋凡出奔者皆以自奔為文見國之無

政也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此年及二十四年皆頻月日食古今術者不能考

知疑為傳寫之譌然漢高帝三年文帝前三年十

月晦十一月晦亦係頻食則非傳寫之譌可知

按穀梁孔子以此年十月庚子生公羊謂十一月

曹伯來朝

曹武公即位三年而來朝此喪畢入見於天子之時也不朝於京師而朝於宗國會是以為禮乎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

任地闕

錮欒氏也豈所謂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者哉

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久也

夏四月

春秋微旨

八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叔肸之孫聲伯之子也子弓嗣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復錮欒氏也所謂又極之於其所往也

公至自會

期年再會甚之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追舒寵近小人故及於難然非不專殺之義故稱

國以殺

辛靈王二十二年二十有三年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句卒

夏邾邾我來奔公作鼻我

界我庶其之黨竊已叛君書以惡魯之納叛也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奔母弟黃於楚者二慶也楚為陳討而殺之然非

不專殺之義故稱國以殺書及罪在虎而及寅也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

九

黃之歸楚人專之故曰自楚稱弟言歸明無罪也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盈帥曲沃之甲以入晉犯君當誅書曰復入惡甚

之詞又曰入于曲沃可知其兵敗而反矣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齊莊爭霸意在伐晉而伐衛以先之書齊伐晉於

盈入之後則助叛明矣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雍於用反榆公穀作渝

救而書次不即救也雍榆晉地在今濬縣西南十

八里

乙卯仲孫速卒

孟莊子也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杜元凱曰阿順季氏為之廢長立少以取奔亡書

奔罪之

晉人殺欒盈

稱人以殺從討賊辭自外犯君而入非復晉大夫

矣故不書爵與十三年鄭人殺良霄同

齊侯襲莒

襲者掩之也齊人還自晉襲莒春秋書爵書襲見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

十一

其以諸侯之尊為盜賊之事所以深惡之

辛靈王二十二年二十有四年

春叔孫豹如晉

賀克欒氏也

仲孫羯帥師侵齊

仲孫速子孟孝伯也侵齊報伐晉也羯未練帥師

亦不行三年之喪

夏楚子伐吳

無功而還吳強而楚弱矣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齊莊襲莒身傷臣獲未伸其志故復命崔杼伐之  
然假以兵柄積爲篡弑之禍今古皆然履霜之戒  
也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七月八月連書日食與二十一年九月十月同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夷儀公作陳儀後同

將以討齊既憚其強又憂楚伐鄭一會而罷晉無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

十一

能爲矣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無功而還楚主兵故書於三國之上

公至自會

諸侯書會不書伐故以會致

陳鍼宜咎出奔楚鍼其廉反

左傳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叔孫豹如京師

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至是五十餘年矣此後止

書叔鞅會葬魯之聘王止此

大饑

五穀不收爲大饑又爲大祲

靈王二十五年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報孝伯之伐也崔杼自虛村同盟專國柄者二十

五年矣假兵權奸齊莊之所以及禍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齊莊勢陵大邦衆暴小國民怨久矣崔杼遂以宣

淫之故弑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

十二

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晉會諸侯以伐齊齊以莊公既弑爲解因納賂以

求成晉不可爲矣夷儀今順德府地去東昌爲近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舍字

鄭慮楚復來故先帥師入陳以奪其心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重丘龍反

夷儀之諸侯也受齊賂而許之成書曰同盟同心

爲惡也重丘齊地在今山東東昌府聊城縣東北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夏五月會夷儀之衛侯剽也此衍也剽在國則知入夷儀者衍也故不必書名而兩君自不可混此行文之當然者先儒多生議論反覺委曲難明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舒鳩偃姓子爵國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夏公作墜

鄭從晉故伐陳以撓楚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遏於葛反公穀作謁

吳子攻巢之門而卒爲卒書名

中靈王二十有六年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

三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剽匹妙反

剽篡衛自立甯殖從林父而逐衍今其子復弒剽

而納衍夫君臣之分一正而不可復易今其父子

反覆二君之間春秋書之所以定天下之經也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衍之奔齊也林父逐之故懼而入戚以叛書叛甚

於奔也孫甯出君之罪前此未書至此一書弒一

書叛而前罪亦因以明矣

甲午衛侯衍復歸于衛

上書甯喜弒其君此書衛侯復歸于衛則知衍之

與聞乎弒矣夫君臣之分一定而不可復易衍誘人以亂故書名以貶之與衛侯鄭殺公子瑕而書名者同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將以討衛也黨叛之罪著矣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衛剽死獻入晉平聽讒止獻公因甯喜取衛田以

益林父冠履倒置三分晉國之禍兆於此矣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痤才何反穀作座音同

父子天性也至於相賊稱君稱世子以見倫常之

表微旨 卷之二十一

十四

大變春秋所以作也

晉人執衛甯喜

甯喜弒君可執以林父之訴而執之則悖矣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甯即錫我之子許靈公也如楚請伐鄭而卒故書

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鄭未服楚明年晉楚爲成而楚得諸侯矣

葬許靈公

乙靈王二十有七年

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景公立始通好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

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屈居勿反奐  
公作琰後同

向戌以晉霸無爲則宋受楚之患故爲弭兵之說

以諸侯分爲二國之從而交相見也於是始而列

國乃有二霸矣天下之政大夫專之地於宋則與

盟可知

衛殺其大夫甯喜

喜弑剽而納衍誠有罪矣然不請於天子而殺之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

圭

故稱國以殺罪專殺也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鱄音專  
公作專

鱄許喜專衛國之政喜始納衍衍入而殺喜鱄自

以失信避兄而奔書曰衛侯之弟先儒皆謂衛侯

不能容弟譏不友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劉原父曰此乃一事再見者前目而後凡耳李氏

廉曰春秋兩書地宋以首禍罪宋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丙靈王二十有八年

春無冰

時燠也

夏衛石惡出奔晉

左傳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

邾子來朝

邾悼公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左傳孟孝伯如晉告將爲宋之盟故如楚也

冬齊慶封來奔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

圭

慶封與崔杼爲比盧蒲癸王何莊公之倖臣也乘

其家亂殺慶舍逐慶封戮崔杼魯受慶封是召亂

矣崔杼之死齊人戮尸於市而  
不書者不予以討賊之例也

十有一月公如楚

爲宋之盟故諸夏之君始旅見於楚也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不書葬諸侯不會也

乙未楚子昭卒

楚僭稱康王春秋削而書子

丁景王二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公在楚

諸侯歲正月以禮祭於宗廟謂之朝正魯君屢以

正月在晉而不書者朝霸主也今朝夷狄故獨書

在楚與昭公失國在乾侯同蓋深傷之

夏五月公至自楚

留楚七月久也

庚午衛侯衍卒

閹弑吳子餘祭閹音昏祭側界反

閹者刑人也吳伐越獲俘使之守門卒以見弑禍

生於所忽也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

七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

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儀公作齊莒人下公穀有邾人

晉平公杞出也故合十一國之大夫而城之所以

著其私也

晉侯使士鞅來聘

拜城杞且使我歸杞田以私情令諸侯霸業所由

隙也

杞子來盟

晉使魯歸前所侵杞田故親來以要結之

吳子使札來聘

吳魯相去經塗至遠吳子使札來聘未至於魯而

吳子遇弑既弑而札始至魯書曰吳子使札來聘

札在國必曰王子札也春秋所惡於吳楚而外之

者僭號焉耳故去其號與楚子使椒來聘秦伯使

術來聘同胡傳謂因其辭國生亂而貶之夫其辭

國在二十九年不應貶於二十八年且褒貶者必

於事來聘無可褒貶也若因此而褒貶其生平則

繫矣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北燕始見經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

六

齊公孫董公孫鼂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臣放大

夫不可訓也故春秋以自奔為文南燕姑姓在鄭

衛之間北燕姬姓在晉之北

冬仲孫羯如晉

左傳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

戊辰王

至

二年三十年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遠於委反罷音皮公作頗後同

公踰年在楚楚郊敖新即位使薳罷來聘以報之

然魯以君行楚以大夫此霸主之禮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般音班



蔡景侯爲太子般娶於楚通焉太子弒景侯書曰  
世子有君之尊有父之親也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伯姬上公殺無宋字

伯姬宣公之女成公之妹成九年歸宋成十五年  
共公卒娶居三十有四年至是蓋年六十矣不幸  
遇災保姆不在不下堂而死於火致堂胡氏以爲  
婦中之伯夷信哉

天王殺其弟佖夫公作年夫

億括爲亂佖夫實不知謀尹言多劉毅諸人乃殺  
佖夫稱弟稱王殺者罪王無親親之恩也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

九

王子瑕奔晉

佖夫見殺瑕懼及禍而奔晉不言出周無外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共姬上殺無宋字

外夫人不書葬賢伯姬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伯有嗜酒荒淫奔而復復而作亂國中此春秋所  
以正名以討賊之辭

冬十月葬蔡景公

君弒不葬者非臣子隱而不成喪則弒者不以君  
葬之否則諸侯猶知其爲弒而不會也故君弒賊

不討不書葬此何以書版以葬飾弒君之惡隣國  
諸侯亦忘賊般之惡公然會葬豈獨罪蔡人哉魯  
亦不能辭其責矣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  
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一國失火自焚其財小事耳諸侯羣聚而謀之將  
歸宋財既而無歸春秋繫此於葬蔡景公之下而  
直書宋災故譏其舍蔡亂而圖宋憂非特惡夫失  
信而已臣弒君而諸侯定之自宋晉始弒父而  
諸侯定之自蔡般始故兩書所會之故爲一經之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

十

大書特書州吁何以不非州吁誅卒不定也

己景王三年三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公朝楚好楚宮歸而作之故以爲名不修德政而  
務晏樂故書以示譏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子野胡女敬歸之子哀毀而卒以視弒父弒君爲  
何如哉春秋故特書之

己亥仲孫羯卒

羯居謁反

孟孝伯也子獲爲僖子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喪諸侯會之非禮也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書人義見文十六年宋人弑其君杵臼程子曰莒

子虐國人弑之而立展與展與非親弑也故書國

人家則堂曰犁比公虐國人作亂而弑之展與既

廢於父而見立於國人使展與能討賊於既立之

後庶乎可免矣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一

三

春秋筆削微旨卷之二十一 三原劉紹攷集註

昭公名稠襄公之子子野之弟諡法威儀共明曰昭

四年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繼正即位正也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

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國弱公作

國酌齊惡公作石惡罕虎公作

會於虢尋宋之盟也楚再先晉而春秋不以楚先

者爲天下諸侯隱存內外之坊也宋之盟齊人不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一

一

與焉今齊亦從之晉霸之衰可知矣招是陳侯母

弟罪在殺世子偃師蓋母弟至親其相殺害則稱

弟以示義至於會盟嘉好之事非例所與故稱公

子號杜注鄭地按東虢君爲鄭所滅故爲鄭地

三月取鄆鄆公作運

鄆莒邑季孫宿乘莒亂也李厚菴曰莒魯爭鄆日

久春秋書鄆悉未嘗繫莒也則意此邑疆界未明

與釋爲邾邑異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鍼其廉反

鍼以母弟而車之多伉其君鍼有罪矣然秦伯以

千乘之國而不知所以善處之失親親之道故四傳皆罪之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大鹵公穀作大原杜注大原晉陽縣

此毀軍用卒之始是時六卿曰張趙氏事盟會荀氏工戰伐皆非晉之利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去起呂反

去疾長當立密州舍之而立展與既又廢之國人

弑密州展與因而即之國本去疾之國也故曰莒

去疾入于莒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一

二

莒展與出奔吳展下公穀無與字

展與爲弑君者所立又不討賊故雖踰年不稱君然不繫之莒則無以見爲國人所立矣

叔弓帥師疆鄆田

正其封疆乘亂牟利也

葬邾悼公

高抑崇曰入春秋來邾始書葬蓋邾滕薛小國也

秦遠國也皆至昭公而書葬是魯哀甚矣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麇九倫反公穀作卷音權

圍縊而殺之以疾赴於諸侯其事必甚秘春秋嚴

亂賊之法而不輕與人以弑君父之名故承赴而書之

楚公子比出奔晉

圍弑君自立比爲令尹力不能制故出奔上書麇卒下書公子出奔其爲國亂可知而麇之不得其

死亦因以著矣陳壽書高貴鄉公卒而載司馬昭之奏則公不得其死也即是此義

辛丑五年二年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韓起始代武爲政欲以嘉好結魯故以上卿親聘

叔弓如晉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一

三

報宣子也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駟黑富而無禮鄭人畏不敢討子產因其疾而殺之稱國以殺罪其專也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少姜晉侯之妾公親致禭服晉以非伉儷辭公公

見辭乃復動不以禮自取其辱公既返矣猶有所未盡於心故遣宿將命以修其事焉春秋備書之

既以譏公亦以傷世道之衰也

壬戌六年三年

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原公作泉

滕成公文公之子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魯未嘗會小國之葬葬滕始此

秋小邾子來朝

小邾穆公不失事大之禮

八月大雩

旱也春秋書雩二十有一昭公之世有七焉

冬大雨雹

災也既遭旱暵未幾而連月雨雹天之示變豈偶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一

四

然哉

北燕伯欵出奔齊

按左氏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

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春秋不許

諸大夫威脅其君而出之也故以自奔爲文

齊景王  
七年四年

春王正月大雨雹雹公穀作雪

凡陽侵陰不入爲霰陰侵陽不入爲雹是時季氏

專國人道乖戾干犯陰陽申豐以爲不藏冰之故

益不敢端言其罪也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楚初專合諸侯也曹邾辭以難魯辭以時祭衛侯

辭以疾是時趙武爲政晉日益衰楚益肆於北方

矣淮夷從楚者也與吳之主會不同故不殊會

楚人執徐子

徐既來會楚疑徐子出於吳而執之蓋欲効桓文

之舉以威諸侯尋亦釋之故不言所歸以夷執夷

故不名若哀四年晉人執戎蠻子赤則名之以中

國執夷狄也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一

五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

吳

因申會以伐吳然北方諸侯皆去唯屬楚者從之

爾

執齊慶封殺之

時慶封在朱方既克而執之慶封弑君之賊法所

當討故書執書殺明其罪之可殺也然楚圍身爲

弑逆故不書楚子所以別於殺微舒也

遂滅賴賴公穀作厲

遂繼事也著楚之暴也

九月取鄆

鄆國也自襄六年見滅於莒遂爲莒邑至是魯乘

莒亂而有之內諱滅言取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叔孫穆子

中景王  
八年

春王正月舍中軍

左氏謂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子各一按之經文

亦屬不合范武子謂魯次國舊二軍襄十一年立

三軍今毀之是也忽作忽舍罪三家之變亂軍制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一

六

豈必四分之而後爲罪哉先儒多惑於左氏故其

說皆支離委曲而與經文相背 襄十四年傳晉

侯舍新軍成十三年趙旃會將新軍矣至是以新

軍無師故舍之其事其文正與舍中軍同蓋三家

不度國勢不量民力改作三軍至是不能支而舍

之亦猶晉之新軍無帥而舍之也左氏於舍新軍

無異說而於舍中軍曲爲之解斷不可從

楚殺其大夫屈申

楚子疑屈申貳於吳不請於天子故稱國以殺罪

專也

公如晉

公內迫強臣故匍匐晉廷而不知晉之不可恃也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牟夷莒大夫以地來奔季氏乘魯君之出而納之

防在今山東安丘縣西南六十里茲在今山東青

州府諸城縣西北牟婁地未詳

秋七月公至自晉

莒人愬於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請歸之故歷三

時乃得歸季氏招亡納叛使晉人歸罪昭公而已

得以遂其竊國之計耳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一

七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蚡扶粉反公作潰  
穀作黃蚡泉魯地

鄭子美曰晉人方以納牟夷之故欲止公而叔弓

又敗莒師不顧霸討以成君禍比事而觀罪可知

矣

秦伯卒

不名畧之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此爲楚通越制吳之始吳非怯也養精蓄銳至於

柘舉一戰及郢矣越蠻也當以號舉但人徐於上

則不得不人越於下以後則皆從其號矣

五十九年景王六年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高抑崇曰卽襄二十九年所書杞子是也至是復稱伯者豈其後復振歟

葬秦景公

魯未嘗會遠國之葬葬秦始此

夏季孫宿如晉

莒旣伐魯則魯有辭故季氏如晉拜莒田而不見討

葬杞文公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一

八

宋華合比出奔衛

宋公聽寺人柳之譖而逐華合比經以自奔爲文國無政也

秋九月大雩

旱也

楚遠罷帥師伐吳

罷音皮

楚於是伐吳者五見終不得志於吳也

冬叔弓如楚

趙木訥曰諸侯兩事晉楚季孫宿如晉則不得不以叔弓如楚也

齊侯伐北燕

齊侯伐北燕將納其君受賂而還故春秋不書所以伐若以強陵弱者然

丙景王十年七年

春王正月暨齊平

杜据左氏謂燕暨齊平穀梁謂魯暨齊平以經文繹之穀梁爲是蓋齊魯世爲婚姻至襄公時齊靈數相侵伐盟好中絕是時魯方附楚齊亦與楚睦故相與平耳先儒皆以爲書暨者齊欲之也然以事實考之暨齊平之後叔孫婼往泄盟而齊不報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一

九

使則是魯欲之非齊欲之也詳定十年註

三月公如楚

楚作章華之臺公往落之蓋屢年朝晉不納不得不依楚耳

叔孫舍如齊泄盟舍公數作婼後同

許崧老曰始暨齊平故盟以結好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衛襄公

九月公至自楚

七閱月而後反危之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此季文子之子武子也子紇嗣爲悼子季氏自友之賢聞於諸侯文子相二君儉德昭著至武子而盜兵權偪幼主世爲逆臣成季文子之辱大矣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景王十八年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陳哀公二子太子偃師次子留公愛留屬諸招公疾招與公子過遂殺偃師而立留公聞亂自縊書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一

十

弟親之也親而相殘深惡之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左氏謂聞亂自縊經雖不著然書卒於殺世子之下則陳侯之不得其死可知矣

叔弓如晉

賀麇祁也晉不務德而崇宮室衰益甚矣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古者兵交不殺行人干徵師赴於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於楚楚人執而殺之稱人以執非霸討也

陳公子留出奔鄭

留爲招所立未成君而出奔高抑崇曰偃師曰世子留曰公子別嫡庶也

秋蒐于紅

蒐簡車徒也經書蒐五雉見於昭定者君不得有其國季氏挾兵權以聲威也十一年蒐比蒲二十二年蒐昌間定十三年十四年兩蒐比蒲皆是也紅魯地在今江南徐州府蕭縣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過古禾反

陳哀公屬留於招與過故招過共殺太子招懼楚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一

十二

來討委罪於過而殺之若書招殺則疑過爲非招之徒而見殺矣書曰陳人乃當時執政者也不言招而招自不可追矣招曰公子首也過曰大夫從也此聖人之爰書也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

孔魚

與公作瑗

討賊疑於善矣先書滅陳後書討賊與楚莊殺夏徵舒不同文者見圖有利陳之心非能執討賊之義也招實殺世子之賊宥而放之魚爲招黨執而

殺之直書其事而惡自見矣招不去氏不與楚討之義也

葬陳哀公

左氏謂嬖人袁克葬之賈服以葬哀公之文在殺孔魚之下謂楚葬之蓋蒙上文也若莊四年書齊侯葬紀伯姬者上文無齊滅紀之文故不得不目齊耳

景王十九年

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楚子在陳魯敬大國自往會之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一

十三

許遷于夷

許自楚莊以來世屬楚畏鄭欲遷都近楚楚從其意而遷之故以許自遷爲文諸侯吞噬可以觀世變矣夷一名城父本陳地在今江南鳳陽府亳州東南

夏四月陳災

災公穀作火

陳已滅矣而地實陳地故春秋據實書之亦以見陳乃先王所封楚雖并吞而不能沒其實也

秋仲孫貜如齊

貜俱縛反

獲仲孫羯子孟僖子如齊修舊好也

冬築郎囿

囿有垣之苑公內制於大夫外侮於大國不知發憤自強猶爲耳目之娛魯事尚可爲哉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一

十三



春秋筆削微旨卷之二十二 三原劉紹徽集註

昭公

己景王十年  
己三年

春王正月

夏齊樂施來奔齊公作晉

齊樂施高疆皆嗜酒而惡陳氏鮑氏陳鮑及其醉

而攻之不勝來奔書以罪魯之納亡也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覆帥師伐莒意公作應後同

惡三卿之專國肆暴也叔弓非叔孫氏乃叔胥後

臨事所置之帥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二

戊子晉侯彪卒

晉平公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成公作成

李厚菴曰昭十年無冬先儒謂是取吳孟子之歲

也四時之序春者父子之仁夏者賓主之禮冬者

夫婦之別冬之時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判而

後陰陽交不判則無以爲交也夫婦別而後父子

親不別則無以爲親也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

厚其別也昭始亂之天叙之與紊矣削冬見志不

亦宜乎

己景王十年  
己四年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二月公作正月

禮卿共盟主之葬大夫共同列之葬今以卿往非

禮也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虔殺作乾般音班

襄三十年般弑景公而立昭四年同楚子諸侯會

申又會伐吳五年再會伐吳今利其國以好召而

殺之非討其罪也故名楚子而書誘十六年楚子

誘殺戎蠻子不名者以夷滅夷畧之也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二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般既殺矣復圍其國所以著楚人貪利之罪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昭公母胡女歸姓左氏以爲敬歸之娣何氏釋公

羊以爲襄公嫡夫人

大薨于比蒲比音毗

大云者僭天子之制也是時公在喪乃三家爲之

也

仲孫纁會邾子盟于祿禚祿子鳩反又七林反公作曼羊

喪不貳事今季孫講蒐禮仲孫從會盟皆繫五月

之下所謂直書其事而惡自見者也祿祥在今兗州府嶧陽縣境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狄也公作屈銀杜注地闕

欲救蔡而不能也書以見晉霸之衰而諸大夫之無能爲也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范武子曰齊謚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有穀作友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二

三

書誘書殺書圍書書用深著其惡也君沒既葬

稱子未葬稱子某蔡侯死於楚喪未至故稱世子

蔡王十五年 十有二年

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燕伯出奔十年矣諸侯不能救而大夫納之於別

邑可哀也已納者內弗受而強致之辭書曰北燕

以別姑姓之燕也陽在今直隸保定府唐縣東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鄭簡公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高抑崇曰公始以卿共平公之葬故宋元公嗣位而卽使來聘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莒人愬於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然納叛伐國皆季氏之所爲而輒歸咎於公豈有情而不能自達歟

五月葬鄭簡公

三月而葬

楚殺其大夫成熊熊公作然穀作虎

虔猜忌信讒專殺無罪故以累上之辭書之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二

四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愁出奔齊愁公作整

愁患季氏強公室弱將欲去之謀泄事變遂出奔

君子哀之故繫以公子

楚子伐徐

徐吳之姻國楚疾吳故遷怒而伐之

晉伐鮮虞

凡夷狄舉號晉不能圖霸徒事侵伐故狄之與文十年秦伐晉成三年鄭伐許同先儒以爲闕文者非鮮虞曰狄別種在今直隸真定府新樂縣西南

王景王十  
六年 十有三年

春叔弓帥師圍費

南蒯以費叛叔弓帥師圍之見家臣之強季氏之  
無君也不書叛者蒯號於人曰吾以尊公室故不  
得正其罪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穀

溪作穀

楚共之子長康王次虔次比次黑肱次棄疾棄疾

因虔無道謀代其位以己次居初不足服人故脅

比而立虔自縊而死比見利而動遽欲爲君則成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二

五

虔之縊者比也故聖人以比爲首惡乾谿左氏謂

田於乾谿公羊謂築乾谿之臺杜注在譙國城父

縣南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殺公作弑

棄疾以圖位而殺比其罪均也比未能君楚故不

書君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晉昭會十三國之諸侯臨之以劉獻公欲復霸業

然大勢已去不能修德感人齊人不可鄭人爭承

魯不預盟晉合諸侯由是止矣平丘衛地在今河

南開封府陳留縣北九十里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晉自重丘之後會盟皆大夫至此再合諸侯惜乎

其止於此也

公不與盟與音預

杜元凱曰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公不與盟非國

惡故不諱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晉固知季氏之專魯政也既執而復舍晉卿專權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二

六

而庇強臣也故稱人以執所以貶之

公至自會

公雖不與盟然已與平丘之會故以會致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廬蔡靈之孫吳陳哀之孫平王始依陳蔡之國藉

以發難今既得位遂復陳蔡以報之二君各有素

非諸侯至此始立也不言歸自楚者非楚得滅而

得復也然書於棄疾殺比之後則二國之依楚爲

援可知矣

冬十月葬蔡靈公

國復乃葬凡三十有一月

公如晉至河乃復

請季孫也見辭於晉不得入

吳滅州來

州來莒邑楚附庸也吳乘楚亂而滅之

癸景王十有四年

春意如至自晉

大夫不至執則至不稱氏已見於前也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二

七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在位十四年子郊公嗣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意恢受託孤之寄莒子卒而莒亂殺意恢逐郊公

逆庚與於齊而立之意恢為君死也故以國殺為

文而不去其族

甲景王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公作夷昧

子僚立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武宮魯武公廟成六年復立方其祭也籥入而叔

弓卒則當祭畢而後告今以卑而廢尊非禮也若

叔弓預於祭粹有疾而死則君為之去樂卒事可

矣

夏蔡朝吳出奔鄭

朝公作昭無出字

朝吳蔡大夫楚已滅蔡朝吳仍居蔡費無極譏於

楚平王故見出卒能復蔡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二

八

晉不能加於楚則肆暴於鮮虞

冬公如晉

公屢却於晉忍辱而屢朝畏之也

乙景王十有六年

春齊侯伐徐

昭四年申之會楚人以徐貳於吳即會執之明年

從楚伐吳齊乘楚亂伐之此景公爭霸之始事也

趙木訥曰齊侯書爵非褒也杜謬以為別大夫之

專兵是也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公作戎曼

楚聞亂誘而殺之書誘書殺罪之也不名者畧於夷狄也戎蠻戎之別種今河南南陽府汝州西南有蠻城是也

賈公至自晉

家則堂曰公如晉踰歲涉三時之久乃還意如陷其君也其後公與兵討之勢不容已論者謂為啟釁非也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晉昭公

九月大雩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二

九

旱也

季孫意如如晉

葬晉昭公也

冬十月葬晉昭公

西曆王二十有七年

春小邾子來朝

小邾穆公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邾子來朝

小邾子邾子豈不知魯之無能為也而奔走不服

蓋畏魯之強臣耳左氏謂孔子從而問官焉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公作資渾戎教無之字

陸渾之戎本居荒服之外在秦晉西北僖二十二年秦晉遷之於伊川宣三年楚子伐之遂服於楚至是荀吳襲滅之震驚王畿不能無罪矣

冬有星孛于大辰

大辰杜孔以為房心尾也孛者彗之屬其光直指似彗曰彗光芒四出曰孛許崧老謂大辰明堂當宋之分故王室亂宋亦亂衛陳鄭災氣所溢也漢志云星者其氣在地而上升於天最為知言前史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二

十

所載姑不具論以余近年所見乾隆十四年四月火入南斗斗為越分越二年浙江遂旱十八年歲星在井是年陝西大熟占驗之說自屬不爽彙纂取余氏光之言以為上別三垣下分列宿所以定天體紀曰躔初無預於占驗是不知天者也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楚先勝吳吳後復勝楚蓋吳兵至楚境而禦之也楚書人吳書國畧之也長岸楚地在今江南太平府當塗縣

丁曆王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曹平公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四國同日而火其異甚矣此星牽大辰之驗胡傳以大辰爲心宿則止應變在王室而不及宋衛陳鄭矣故當從註疏

六月邾人入郕

書以惡邾且爲宋公伐邾起也邾宋姻也在今山東兗州府沂州北

秋葬曹平公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二

十一

冬許遷于白羽

成十五年許遷於葉昭九年許遷於夷至是蓋三遷矣楚雖發意遷許許亦畏鄭樂遷故以自遷爲

文白羽楚邑

景王二十有九年

春宋公伐邾

邾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宋元於此一正入邾之亂春秋蓋錄而進之故特書其爵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歐陽永叔以爲真弑公穀謂不當葉按左氏許悼

原缺第十二葉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縶公穀作縶

縶靈公母兄以有疾不得則於宗而縶靈公當保護之乃爲盜所殺書兄者所以深罪之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寧公作寧

公子城公孫忌八子奔鄭華亥向寧華定奔陳但書三子爲下文入南里以叛作張本也然大夫同

日出奔其君亦不能無過矣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廬左作廬

景王二十四年二十有一年

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二

十三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頃公即位五年始出聘諸侯蓋亦制於六卿耳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叔公作畔

書叛誅姦之極典書自陳陳亦有罪矣南里杜注

宋城內里名在今商丘縣境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春秋日食三十有六昭公之世凡七見此季氏逐公之兆也

八月乙亥叔輒卒

輒公作莊

叔弓之子伯張經無所見志世爵也

冬蔡侯朱出奔楚朱穀作東

楚蔡薳也乃奔而親之罪尚可言哉書奔不書卒蓋卒於楚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六卿專晉助其臣而不有其君故公爲所却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二

十四

春秋筆削微旨卷之二十三 三原劉紹攷集註

昭公

平景王二十五年二十有二年

春齊侯伐莒

趙木訥曰前年齊高發伐莒今齊侯伐莒皆責其殺意恢之故也殺意恢者何與齊故齊特假是以虐莒爾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三叛自陳入宋以叛復出奔楚無有能討之者陳楚縱叛之罪也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三

一

大蒐于昌間問公作姦

汪德輔謂紅比蒲昌間皆非蒐田之所然當魯昭之季綱常逆亂公不能有其政皆三家爲之春蒐雖時必書以示譏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如京師止此三月卽葬者劉單欲使王猛急成喪以行事也猛王母弟

王室亂

劉單立猛尹氏立王庶子朝遂以于戈相向故特

書亂惠襄之世子頽亂鄭號討之子帶亂晉討之

猶有臣子焉耳故不與此同書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以者猛不能自立其出與入皆劉單之所為也皇

在今河南鞏縣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書王未踰年之君也不書名無以別於朝也居于

皇言失京師也入于王城言始得京師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孫明復曰言王所以明常嗣之人也言子所以見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三

二

未踰年之君也言猛所以別羣王子也不崩不葬

降成君也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王敬王至元年二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癸丑叔鞅卒

叔弓之子輒之弟也子詣嗣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傳稱晉以魯取邾師之故然諸侯有罪當以師討

之不得執其使書行人謹也

晉人圍郊

討子朝也敬王即位逾年而後圍郊以其怠於勤

王是故貶人之郊周邑在今河南鞏縣西南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朝楚而卒也楚平僞復楚故未與東國皆不久而

死必有不得其死者春秋書此所以罪楚人也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庚輿著丘公之弟國人逐之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

逞滅獲陳夏齧

父毅作甫髡苦門反逞公作揭毅作盈齧五結反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三

三

頓胡沈蔡陳許楚與國也吳伐州來楚帥六國之

師以救之吳盡敗之胡沈之君書滅不得其死也

夏齧以獲書貶也不書楚不與其主諸侯亦未戰

也雞父楚地今江南鳳陽府壽州西南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朝如字

敬王也書曰天王居于狄泉明正也立者篡辭書

尹氏明非國人所同心也稱氏譏世卿也上書天

王下書立子朝則尹氏之罪著矣狄泉在今河南

洛陽縣東

八月乙未地震



王城震而有子朝之奔魯地震而有陽州之孫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至河下公穀又有公字

本以請叔孫舍也懼晉不納托疾而返

敬王二十有四年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獲卒獲俱

孟僖子也子何忌嗣為懿子

叔孫舍至自晉左穀無叔孫字

大夫執則至趙木訥曰晉之執媿實為無罪不可

與季孫意如同則疑公羊不去氏者為正也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三

秋八月大雩

旱也

丁酉杞伯郁釐卒郁公作鬱

冬吳滅巢

巢楚附庸吳將謀楚故先翦其與國此入郢之漸

也是時楚費無極用事國政日非故見辱於吳如

此以夷滅夷故皆以號舉

葬杞平公

甲敬王二十有五年

春叔孫舍如宋

傳稱為季平子逆婦也遣正卿以行其私專恣甚

矣魯尚可言哉春秋諱之所以正君臣之分也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

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諸五計反公穀作倪音諸後同大心公作

世心

此為王室而會不書者無勤王之實也政在大夫

諸侯皆贅旒矣黃父晉地

有鸛鵒來巢鸛其俱反又作鵒公作鸛音權鵒音欲

張元德曰邵子曰天下將治則天地之氣自北而

南天下將亂則天地之氣自南而北鸛鵒不踰濟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三 五

而至魯豈非自南而北之驗哉自此之後晉霸不

競吳楚越迭主夏盟馴至大亂不特昭公出奔之

兆而已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再雩旱甚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己亥穀作乙亥陽公作楊

季氏逐君而以自孫為文諱出奔也魯夫人書孫

者二皆月而不日此書日君與夫人之別也陽州

齊魯境上邑在今山東兗州府東平州東北次于

陽州不得入於齊也

齊侯唁公于野井唁音彦

唁者弔也齊侯將唁公於平陰公至野井以逆之齊魯相近何難定魯之難書此所以罪齊之忘大義而崇微禮也野井在今齊河縣東濟河北岸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以昭公失國而祈死心固忠矣然不能委曲周旋其不及審偷遠矣

子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宋元公爲公故如晉卒于曲棘書以錄之所以發人之疑問其故而可知此所謂定哀之間多微辭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三

六

也曲棘宋地在今河南開封府杞縣境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此書取鄆後書公居于鄆則取鄆所以居公也然齊侯不伐魯以納公而取鄆以居公故書以譏之

乙敬王四年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公在外而遣使會葬意如之專魯也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公爲意如所拒不得返國書至者以其入魯境也書地者猶在外也與天王居于狄泉同文所以存

魯君而抑亂賊也凡諸侯在他國曰在公在楚公在乾侯是也出在境內曰居公居于鄆是也天子雖在畿外亦曰居天王出居于鄭天王居于狄泉是也綱目書帝在房州世儒皆謂得春秋之意不知其誤用諸侯出在他國之文矣

夏公圍成

成孟氏之邑地近於齊齊景公將納公以梁丘據一言而止雖使公子鉏帥師從公圍成不足紀也故取鄆則書齊圍成則書公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鄆音專杜注地闕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三

七

謀納公而不能也是時梁丘據士鞅與季氏相表裏故齊晉之君無以自主書以譏之

公至自會居于鄆

君行而返返必告廟告廟則書至公在外則不告廟矣何以書至此春秋之所以存君也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楚平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王城曰東都在澗水東遷水西周公營下都以遷殷頑民是爲成周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

王畏之故徙都成周書入幸之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子朝謀亂王室兵敗而奔三子實爲罪魁春秋書此譏失賊也

兩敬王五年二十有七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公屢如齊求納而不能故復居鄆是時公在外若他國則復立一君矣獨昭公之世意如猶未敢立君也故時猶稱魯爲秉禮之國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三

八

弑吳君僚者公子光專諸也而稱國以弑彙纂取湛若水說謂使人考其跡而罪人斯得審是言也華督宋萬又何爲而指名乎蓋當時弑父弑君不有董狐南史之直其赴於列國必有所護其罪大抵以微者當之夫子參稽國史以及七十二邦之聞得其故矣而不敢造其詞故書曰某國弑其君執政任事必有當之者昌黎所謂書王法而不誅其人身者此類是也

楚殺其大夫卻宛

卻製作卻宛於阮反又於元反

由費無極之譖楚令尹子常殺之也稱國以殺譏

君無道以令其臣也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許崧老曰士鞅謀納公而以貨解無貶辭者以令戍周故也霸圖不競苟有一善則爲之匿諸隱而存之此春秋所以扶衰亂也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快邾之賤者不足錄也然庶其畀我來奔季孫宿受之今快來奔意如又受之世濟其惡故雖賤必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三

九

書

公如齊

求納也

公至自齊居于鄆

求不遂而歸困辱若此是時夫子年已長矣何忌承父命而稟業寃未聞三家有所咨詢聖人有所論白蓋勢不可爲而不在其位故也可以爲處亂邦之法矣

丁敬王六年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季孫遣使會葬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

公朝齊者二會齊者一不能爲公謀也故如晉然六卿專晉與三家等扈之盟既取貨於季氏故公不得入而徒次于乾侯聖人汲汲於存公屢書不一書也乾侯晉境內邑在今直隸廣平府成安縣

東南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寧公作寧

六月葬鄭定公

三月而葬季氏遣使會之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三

十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寧公作寧

冬葬滕悼公

公在外凡喪葬之禮皆季氏專之所以結外援也

故備書以罪之

戊敬王七年二十有九年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郛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春秋書齊唁者再非與其能唁也譏其無救災恤患之實耳齊晉之君制於強臣不能正君臣之義冠履倒置綱常廢壞田常六卿之禍蓋已兆於此矣

公如晉次于乾侯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公以其卑我也故復如晉冀其見恤晉復不受故次于乾侯屢書不一書所以繫天下臣民之望而深誅季氏之無君也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先儒皆謂叔詣欲納公無病而死以爲天命余謂不然叔詣欲納公使季氏不知其事則其死必天命也按穀梁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是納公之事季氏蓋已知之知之而肯聽之乎倪之死必季氏賊之爾意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三

七

其事甚秘故春秋不得而書書名書氏書曰蓋所以美之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民逃其上曰潰此固公之失民然實季氏凶威所

脅爾

己敬王八年三十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鄆潰而遂不反故在乾侯每歲首月必書所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而魯之臣子隣之諸侯皆不

能以無罪矣鄆之書居乾侯書在內外之別也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頃音

三月而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羽公作禹

齊滅譚楚滅弦狄滅溫國滅君奔皆不書名哀之

也其名徐子劉光伯陳止齋皆謂既已臣吳而後

奔楚也李厚菴謂罪其僭王亦是

廟敬王九年三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三

存公亦以罪晉也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躒力狄反公殺作躒後同

晉侯將納公先使荀躒會季孫是以納君之事取

必於季孫也可哀夫書此所以罪晉適歷晉地

夏四月丁巳葬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晉使荀躒唁公勸公以入不過借以塞責穀梁以

爲意如不可必有所據書此所以罪晉者至矣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肱公作号

黑肱邾大夫不書邾者公穀謂邾人以濫封黑肱

使爲別國故不繫於邾以非天子所封故無子男

爵號許崧老曰邾快黑肱相繼來奔季孫當國以

類至也濫在今山東兗州府滕縣東南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聖敬王十年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闕

闕魯羣公墓之所在特以取書見季氏據國公無

寸土矣季氏廉曰公旅寄乾侯久矣非有兵力可

以得邑也所以取闕者魯人以闕與公而公取之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三

也

夏吳伐越

前此越與楚伐吳故吳從事於越史墨曰越得歲

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

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世叔殺

莒人下公有邾婁人殺有邾人

敬王避子朝之黨居于成周晉率諸國城之遂定

都焉此霸政之僅克舉者也故春秋特書其故以

褒之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己未杜元凱謂十五日也昭公在位二十五年居  
鄆四年客乾侯三年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三

十四

春秋筆削微旨卷之二十四 三原劉紹攷集註

定公 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諡法安民大慮曰定

王敬王十一年 元年

春王

定無正月公羊以爲卽位後也余氏光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書春王三月屢矣非獨定也不書正月無事也然隱莊之元年他月有事而特書首月蓋以元年不可無正也公六月始卽位則是前此無君也無君而何以有正公羊爲是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四

一

京師卽成周也諸侯之大夫相率而城天子之都仲幾不受功晉人執之可爲以義討不義矣然執人於天子之側又不歸京師書以罪其專也故貶而稱人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

昭公薨閏七月而喪始至又廢其嫡嗣專立其弟越五日定公始立皆制於季氏也定公不能執子臧季札之節故書卽位以著其篡君之子受位於賊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公爲季氏所逐而葬必曰我君所以嚴君父之義

九月大雩

薛士龍曰有三年之喪而行大雩之禮見三桓之無上也

立煬宮

煬羊讓反

煬公伯禽之子考公之弟左氏謂昭公出季平子禱於煬公至是立之然煬公實魯之以弟繼兄者季氏廢嫡立弟恐人議己故立煬公以飾己非不弟以禱之而立也

冬十月隕霜殺菽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四

二

菽大豆周之十月夏之八月非隕霜之時至於殺

菽則殺草可知是非常之災也

癸敬王十二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觀工喚反

禮天子五門雉門當中爲象魏之門兩觀闕也在

雉門外之兩旁魯僭天子之制有庫雉路三門雉

門有兩觀因災而書實譏其僭也

秋楚人伐吳

報雞父之役也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高抑崇曰莊二十九年新延廡不言作言作者改舊制而增大之也魯僭天子之禮天示變以警之遇災而不知以爲戒罪在定公也

甲敬王十三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家則堂曰意如死昭於行擁定以纂皆晉大夫爲之羽翼公如晉至河乃復者意如所以操縱其君使之一切聽己也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二月公穀作三月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四

三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拔公作拔

凡盟必書日今邾莊公卒未踰年而出盟魯以大夫而盟邾君兩失之矣故去日月以示貶拔魯地在今兗州府境

乙敬王十四年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

國夏于召陵侵楚晉楚交兵止此

晉合十八國之衆救蔡伐楚而六卿專權求貨弗得遂辭蔡人潛掠楚境而還故書侵以譏之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姓公作歸姓音生後同

沈微弱近楚其不與會勢使然也晉使蔡伐之書滅書殺罪蔡也書以歸責其不能死位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鼬由又反皋鼬公作浩油

此侵楚諸侯也前目後凡耳當如視阿重丘會盟殊地之例又書公及者定公制於季氏見辭於晉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四 四

今乃得與諸侯之盟春秋喜而書之不言劉子則王人不與盟可知矣此夫子當時之事非遠而無可考也不書曰者著衆志已渙散怠於禮而畧於事也皋鼬鄭地在今河南開封府臨潁縣界

杞伯成卒于會成公作戊

晉以求貨辭蔡未伐楚也故以會書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許至是四遷皆由楚令而許願之故經悉以自遷爲文容城地闕

秋七月公至自會

不書侵楚與杞伯成卒于會同

劉卷卒卷音權

此即會召陵之劉子以與會來赴而書不日者赴不以日也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爲沈故也諸侯莫之救霸主何爲哉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圉公作圍

荀氏士氏趙氏交伐中山貪其利也不救蔡而伐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四 五

鮮虞比事以觀罪可知矣

葬劉文公

魯不葬天子而葬畿內諸侯非禮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柘舉楚

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柘舉公作伯莒穀作伯舉

師能左右之曰以謀出於蔡侯而吳爲之用蓋善

之也故稱子焉言救則美在吳言以則自強雪恥

其美在蔡柘舉楚地在今湖廣麻城縣境

庚辰吳入郢郢公穀作楚

入國不言邑言郢非得國之辭也公穀以吳於戰



稱子爲其憂中國故進而稱爵及其入郢君舍於  
君室大夫舍於大夫室故貶而稱人此先儒所謂  
一字見褒貶者也

丙敬王十五年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三月公作正月

夏歸粟于蔡

蔡爲楚人所困故諸侯歸之粟不書諸侯各自其  
國而歸之爾與城楚丘同義杜以爲魯歸粟者非  
於越入吳

於發聲也吳在楚越人乘其間而入之不脩德而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四

六

務兵戎故兩舉其國號以畧之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意如書卒著定公不能爲君兄討賊也綱目字文  
士及卒書爵馮道卒具官皆是此義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叔孫成子也

冬士執帥師圍鮮虞

前伐矣今復圍之著其暴也

丁敬王十六年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速公作速

同後

許畏鄭四遷恃楚爲固鄭乘楚之失國而滅之鄭  
之暴許之不知自立也

二月公侵鄭

以滅許故晉命討之內有強臣之讎外結怨於鄭  
故書侵以貶之

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按左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  
往報夫人之幣二卿將命於禮不合故連名書之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四

七

使人考其實而知陪臣執國命也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舉臆之盟諸侯皆散唯宋事晉而晉卿潰貨爭權  
擅執國使霸統所由絕也

冬城中城

公之所有中城而已陽虎欲去三家託於懼齊鄭  
而城中城蓋欲挾公以自固耳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鄭

昭公二十五年居鄭三十年鄭潰遂貳於齊故圍  
之何忌不言何公羊以爲譏二名然定哀之間何

忌帥師者八皆有伺字則此必闕文也

周敬王十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諸侯復盟始此

此齊景公圖復霸之始不日不月者我不在焉故畧之鹹衛地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執行人非也鹹之盟徵衛不至故使往謝因而執之非禮也故齊侯稱人而書侵所以深貶之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四

八

齊侯衛侯盟于沙公作沙澤

執其使而後盟脅盟也不日不月與鹹之盟同沙在今元城縣東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齊與鄭盟故爲鄭伐我且報圍鄆之役也

九月大雩

經書雩祭二十有一惟昭二十五年及此再雩不惟僭而且瀆矣

冬十月

周敬王十八年

春王正月公侵齊

杜元凱曰報國夏之伐也傳言魯無軍政士無閭志

公至自侵齊

還師必告廟故致

二月公侵齊

陪臣執國三桓拱手公逾月之間再出侵齊見公之不能自主也

三月公至自侵齊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四

九

再書至危之也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以公不與鹹沙之盟且報此春之再侵也於魯書侵於齊書伐譏魯之構怨也

公會晉師于瓦

齊師伐我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逆會之親至於瓦齊師已退故晉救不書以諸侯之尊越國而會諸侯之師非禮甚矣瓦衛地今直隸大名府滑縣東南瓦岡集古瓦亭也

公至自甯

公不可以會大夫故不以會至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士公作趙

高抑崇曰鄭伯與齊爲鹹之盟衛侯與齊爲沙之

盟二國皆爲齊而叛晉晉是以侵鄭侵衛所以絕

齊之與國也晉不能聲其罪不能取服故兩書侵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三月而葬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四

十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衛與魯爲婚姻之國兄弟之邦今迫於晉命而與

師故書侵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去年公侵鄭今年二卿侵衛皆以晉命故二君同

盟結叛晉也曲濮衛地在今山東東昌府濮州境

從祀先公

三傳謂正閔僖之位於經文無據胡傳獨取馮氏

之說謂昭公至是始從祀於大廟按昭公之葬稱

諡似已祔祭祖廟矣高抑崇曰從順也魯祀之不

順多矣武公塲公在所當祀僖公閔公在所當正

昭公則又當祀而不祀者也今但稱先公則盡從

典禮不止爲一公設也然不舉所祀之名不指所

祀之所者非時妄祀其事可醜出於陽虎之矯舉

故雖禮之復正者而聖人實書之在盜竊寶玉大

弓之上所以誅陽虎之亂也所謂定哀多微辭者

意在言外也

盜竊寶玉大弓

寶玉大弓說左氏者以爲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

弱成王所以封魯公也陽虎行亂國中脫甲公宮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四

十一

攘之以出故謹書之家臣賤故不書名

春秋筆削微旨卷之二十五 三原劉紹攷集註

定公

敬王十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薨卒

鄭叔適反公作嘯

得寶玉大弓

陽虎竊之何以得之殆以爲無益而棄於道路追者得之也但不獲盜者以正典刑政刑之失也趙伯循曰穀梁云不地蓋也

六月葬鄭獻公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五

三月而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任氏公輔曰此伐晉也不書伐而書次者晉實大國未敢輕伐始盟于沙中次于五氏又次于垂葭又次于蕞蔭至哀元年而後伐其欲有所逞也久矣五氏晉地在今直隸廣平府邯鄲縣西有五氏城

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秦自晉悼以後復不見於春秋故畧其名

敬王二十年

春王三月及齊平

前此魯數侵齊齊數伐魯是時孔子爲相講信修睦乃救時第一務也經有書暨齊平者以事實考之暨齊平之後我往蒞盟而齊人不報使及齊平之後兩君好會而且來返侵田則暨爲強彼而及乃彼我同欲也李氏廉以暨爲彼欲平而我與之平及爲我欲平而彼從我平非矣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夾公穀作類後同

左氏穀梁載萊兵劫魯侯優施舞幕下之事史記家語亦皆述之自趙伯循疑之後儒因謂必無兩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五

二

君好會之地遽行誅戮之理又謂聖人言語氣象自有以感人於周旋揖讓之間必不效曹沫蘭相如之爲指爲附會之言余竊以爲不然夫所貴乎聖人者相時而動不拘一節故時文而文時武而武當時風尚多以智劫成功事出倉猝權濟一時聖人所不廢也若必謂理義之論足以愧之是乃腐儒之智豈聖人之時中哉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孟子之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又何嘗非戰國處士之習一聖一賢固皆隨時而爲之左穀所述不可疑也夾谷魯地在今山東萊蕪縣有夾山

公至自夾谷

不以會致而以夾谷致可見夾谷之會為危而幸其至也故書法不同

晉趙鞅帥師圍衛

討五氏之次欲以離齊黨也然畏齊之大陵衛之小卒不能以服衛況齊乎

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

田上穀有之字

濟西汶陽書取以其仗大國而得之也濟西謹及

閭書歸以其請之而後得也此言來歸者孔子相

魯道化所感彊暴革心自以取彊來歸也三邑皆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五

三

汶陽田龜山在新泰縣之西南泗水縣之東北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郕音后反又下遺反

郕叔孫氏邑也侯犯據之以叛孔子方仕於朝子

路為季氏宰建墜三都之議三家從之武叔懿子

圍郕弗克魯之無政也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郕公作費

杜氏諤曰大夫攻叛邑自夏至秋再圍以兵春秋

離其文而書之不待貶而貶者也

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景公以桓魋之讒而逐之也然大心以國卿之

重挾詐避事亦不能以無罪矣

宋公子地出奔陳

地公作池後同

王彥光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若地者亦驕

伉矣故春秋以自奔為文家則堂曰樂大心以讒

逐也公子地以嬖人故翦公族也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安公作鞏

結叛晉也安甫杜注地闕

叔孫州仇如齊

先儒皆謂謝致郕也然以上文觀之鄭衛俱會于

安甫矣魯不及會故汲汲如齊耳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五

四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暨字下公教有宋字彊苦侯反

宋景以私寵向魋之故辰以母弟代為地請不得

而奔仲佗石彊羣然奔叛君臣兄弟皆失其道可

為炯戒者也書暨辰彊之也

王教王二十有一年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

叛

入叛書及辰主也前書弟罪景公之薄此書弟罪

辰之亂也蕭宋邑、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杜元凱曰入蕭從叛人叛可知故不書叛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還音旋盟公穀作茲

魯自僖公以來七世事晉至是晉政多門貨賄譎

愚諸侯離心魯亦叛之故去年及齊平今又及鄭

平也我欲之故鄭卿不來而魯卿往叔還叔弓曾

孫

敬王二十二年十有二年

春薛伯定卒

在位十三年子比嗣不日不月者小國之君畧之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五

五

也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郕墮許規反後同

三桓之邑皆爲堅城以自固叔孫與仲孫圍郕弗

克至是再圍之侯犯以郕奔齊齊人乃致郕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彊苦侯反

彊靈公子爲孟彊後列國無盟主故肆其侵伐如

此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費音秘下同

費強於郕故墮郕以一卿墮費以二卿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齊公作晉

黃齊地盟夾谷矣又盟于黃是時陽虎奔齊侯犯

繼往恐其間也故爲此會以結之季明德曰黃之

盟齊魯睦也蓋因孔子用魯政化大行有所感焉

然忌而沮之之意已間之矣女樂之歸其在此盟

後歟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不以會致而以黃致見魯之越境親齊也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五

六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將墮成公欽處父言於孟孫不肯墮圍之弗克圍

在國內而書至者興動大衆出入皆告廟以見成

強若敵國也叔孫武叔之毀疑卽在此時蓋護毀

而欲去之非特無故訕笑也按朱子語錄三家孟

氏最弱季氏爲強強者墮之而弱者反不可墮者

強者不覺而弱者覺之故也

甲敬王二十三年十有三年

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葭無衛侯字葭公作琅

杜元凱曰二君將使師伐晉次垂葭以爲援垂葭

衛地改名鄭氏在今兗州府濟寧州

夏築蛇淵囿

此何時也而築囿以爲娛此必孔子去魯後事宜其終制於強臣而不克自振也蛇淵囿卽蛇丘在

濟南府肥城縣南

大蒐于比蒲

比音毗

是時三家分軍私歛則蒐者非公也故他公不書獨屢書於昭定之間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靈公問陣王孫賈治軍旅君臣樂於戰鬪故肆暴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五

七

如此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趙鞅專殺邯鄲午其心已無君矣荀寅范吉射不請於君而伐之鞅遽入晉陽抗晉人之圍專士與

兵故春秋直書曰叛晉陽今山西太原縣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荀寅下公及字

荀寅中行氏也士氏卽范氏也寅吉射以午之故與兵首禍不請於君故於其奔以叛書之

晉趙鞅歸于晉

彙纂曰人臣之罪莫大於叛春秋所必誅也趙鞅

專地以叛結韓魏以脅其君復入於晉聖人書之

所以譏晉侯之失刑而三卿分晉之禍實始於此

也

薛弑其君比

比如字

胡傳稱國以弑者當國大臣之罪也義見文十八年莒弑其君庶其

敬王二十有四年

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戌式樹反衛趙陽公穀俱作晉趙陽

胡傳公叔戌將去南子之黨夫人愬曰戌將爲亂故公叔來奔趙陽北宮結皆戍黨也故亦出奔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五

八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

詳歸二月公作三月孫公作子佗徒何反辟子卽反公作詹

頓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也書以歸責其不能死社稷亦以罪陳楚之連兵肆暴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

公叔戌之故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檇音醉公作碎

此吳子玩兵滅身之戒也於越帝少康之庶子封於會稽今浙江紹興府檇李在今浙江嘉興府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牽公作堅又作擊

齊魯爲會止此合謀救范中行氏也牽衛地在今

直隸大名府內黃之西南落縣之北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范氏故也崇亂獎逆大義亡矣洮曹地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脤市軫反

石氏尚名脤俎實也脤曰脤熟曰膳魯未嘗助祭

歸脤非禮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蒯苦怪反曠五怪反

先儒皆謂左氏所記蒯聵殺南子之事乃南子之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五 九

讒言非當時之實錄李氏廉曰驪姬害晉南子害

衛其情一也然則申生蒯聵之賢否雖異而晉獻

衛靈之聽讒則同故皆書世子

衛公孟彊出奔鄭

靈公疑其爲蒯聵之黨而逐之其無道明矣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胡澹菴曰書公弟見宋公失兄之道也書自蕭罪

辰據邑以叛也書來奔罪魯納叛臣也

大蒐于比蒲比音嘏

觀魚於棠狩於郎皆書公自昭公蒐紅以來皆書

大蒐而不書公以見政在三家也此所謂定哀之

間多微詞若桓六年八月壬午大閱亦不書公者

大閱爲天子之制又以非時行之故諱而不書也

邾子來會公

黃若晦曰邾子來會公會公於比蒲也其不言

公蒐於比蒲者公雖在比蒲而治兵之事實三家

王之公不與也

城莒父及霄

莒父今莒州地霄在今莒州境杜元凱以爲公叛

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五 十

李厚菴曰十三年春魯有事於郊膳肉不至夫子

去魯矣至十四年而無冬蓋傷王道之不成也則

曷不於十三年去冬曰其春夫子猶在魯也故於

此年去之王道無成而不終不猶天之歲功不究

者乎

丙敬王二十五年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邾朝止此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郊牛死廢牛可也改卜則非趙伯循謂鼠噬牛纔



傷皮膚無有不死者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去年滅頓今年滅胡所以報召陵之怨書滅罪楚之暴書以歸罪豹之不能死社稷也

夏五月辛亥郊

牛死改卜而失時也

壬申公薨于高寢

高寢宮名不於路寢非正也

鄭罕達帥師伐宋罕公作軒

宋公子地奔宋鄭伐宋欲以處公子地也伐大國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五

十一

以居叛人直書其事而惡自見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渠蔭公作蔭蔭

謀救宋也言次不果救也渠蔭宋地

邾子來奔喪

諸侯奔喪非禮也

秋七月壬申妣氏卒妣餐作弋

定公之妾哀公之母也凡夫人及妾母尊為夫人者皆書薨唯此與哀十二年孟子兩書卒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諸侯會葬非禮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景乃克葬穀梁作穀

穀梁謂葬既有日不為雨止明日乃葬無備之甚也

辛巳葬定姒

公羊有子則廟廟則書葬喪不數閏辛巳乃閏九月也但定姒妾母得以閏數故經不書閏月與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不同

冬城濞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五

三

邾庶其邑城之謀伐邾也

春秋筆削微旨卷之二十六 三原劉紹敬集註

哀公 名蔣定公之子  
法恭仁短折曰哀

丁未十六年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繼正也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報栢舉也但不報於強吳而報於弱小之蔡可乎

鼯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郊牛下穀有角字

定公之薨未及小祥郊禮不可行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六 一

著霸統之絕也二國以范氏之故黨叛伐君罪不

可誅矣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邾之事魯至矣無故而伐之何哉天下之亂甚矣

戊申十七年二年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

漸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

盟于句澤鄭火號反又音郭

邾爲附庸之國魯納其叛復取其田以強陵弱暴

亂甚矣句澤邾地在今山東兗州府鄒縣境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衛靈公

滕子來朝

滕朝止此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稱世子明正也于戚爲輒所拒不得入也輒貪國

叛父逆人理以滅性故孔子於蒯聵出入皆正其

世子之名蓋聵以疑似之迹出靈公未嘗廢之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

師敗績鐵公作栗又作孩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六 二

家則堂曰鞅圍范中行鄭罕達以師救之鞅爲主

達來戰客也書及所以辨主客謂鞅爲兵首而書

及其不然歟晉國盛時兵行天下莫之敢撓今鄭

人以偏師至幸而勝之書晉鞅帥師及鄭達帥師

戰言其敵也卑晉而罪鄭也鐵衛地在今直隸大名府開州

冬十月葬衛靈公

蒯聵之亂故七月而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驪

姚承菴曰蔡初不自量受命於楚而背楚既不自

安請遷於吳而詎吳及其事急殺執政以爲解其  
何以令一國哉經書蔡遷于州來不與其能遷也  
書殺大夫公子駟不與其能殺也

敬王二十三年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曼姑爲輒圍父逆亂人倫莫甚於此國夏帥師助  
之聖人惡其不義故以爲戎首劉原父曰春秋抑  
曼姑於齊以明臣之不可侵其君離戚於衛以明  
子之不可加其父一言而君臣父子之道正矣

夏四月甲午地震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六

三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桓公哀公之十世祖僖公哀公之七世祖三桓私  
於其祖竊附祖功宗德之義親盡而廟不毀爲天  
所災故孔子在陳聞火知其必桓僖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啓公作開

杜氏謂魯黨范氏故懼晉比年四城以備之所城  
近敵故帥師焉啓陽故邾國今山東沂州北十五

里有開陽城

宋樂髡帥師伐曹

曹奉樂大心入蕭以叛宋方亂未暇致討今始伐

之蓋曹公孫彊爲政之時也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斯有疾命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  
之及生或殺之於是肥嗣爲康子朱子曰康子奉  
嫡卽此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獵公子駟之黨稱人衆逐之也國政何在其放之  
于吳召亂之道也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不名者遠而畧之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六

四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邾事魯最恭不免於伐大之陵小如此

庚敬王二十四年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二月公作三月殺公穀作弑

石徂徠曰一國之君行有軍從居有衛兵而爲賊  
所殺蔡之無臣子甚矣家則堂曰首惡者不名亂  
黨衆不容悉書故概目之曰盜

蔡公孫辰出奔吳

上書盜殺蔡侯此書辰出奔比事觀之則罪人斯  
得矣蓋辰與聞乎弑也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伐曹執邾宋亦有志於圖霸也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姓霍蓋辰之黨然辰已逃而徒誅其黨刑罰不中

故不去官以罪專殺焉

晉人執戎蠻子歸于楚

蠻公作曼音蠻

蠻為楚所陵自援投晉晉反助楚為虐書曰歸于

楚若以楚為京師然其罪晉深矣又晉稱人戎蠻

稱爵乃下執上之詞深惡夫執之者也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六

五

城西郭

不時而備晉也

六月辛丑亳社災

亳步各反公作蒲

亳社殷社諸侯皆有之故左氏云間於兩社為公

室輔亡國之社災戒魯之危亡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子虞母嗣為隱公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十一月而後葬國亂故

葬滕頃公

平敬王三十五年

春城毗

毗類夷反公作比又作其

不時而城畏晉也

夏齊侯伐宋

以伐曹執小邾子之故而伐之所以爭霸也

晉趙鞅帥師伐衛

衛助范氏故伐之而以納蒯聵為名其順矣乎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杵公作處

景公在位五十八年死未十年陳恒弑簡公

冬叔還如齊

還音旋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六

六

使弔且會葬卿行非禮也

閏月葬齊景公

喪不數閏今制亦然以閏月葬非禮也陳氏岳謂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苟以閏數則二年之內已有

二十五月安得謂之三年乎若定姒之葬在閏九

月經不書者以其為妾母得以閏數也

王敬王三十五年

春城邾瑕

瑕公作莒

因其城而繫之邾不與魯之兼并也瑕邾邑在今

山東濟寧州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陪臣封殖肆其強暴晉之所以不能復興也

吳伐陳

陳楚之與國元年侵之今又伐之修怨也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國高世臣景公逐長而立孺子國高受命焉陳乞

將立陽生故先逐之書來奔於前弑君於後託國

非人之戒也

叔還會吳于柵

內大夫會夷狄故以號舉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六

七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楚昭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茶

茶音徒公作舍

弑茶者朱毛與陽生不以陽生首惡者陽生之入

陳乞召之茶之弑陳乞爲之蓋春秋於弑君之賊

雖其人不爲必以禍所從發爲主所以誅其意

也陽生不稱公子爲父所逐也繫之齊宜有齊也

茶與奚齊同不曰君之子何也奚齊殺世子而茶

未殺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必欲滅邾而後已也

宋向曹帥師伐曹

高抑崇曰樂髡伐之猶未服且爲入曹起也

宋敬王三十七年

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瑗子春反

諸侯交爭傷天下之無霸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曼音萬

晉不能正衛父子之爭國而以范中行氏加兵故

書侵以貶之

夏公會吳于郕

郕音穀作綱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六

八

高抑崇曰吳欲霸諸侯魯先往會之是時魯有職

貢於吳而吳猶以號舉者不以諸侯之禮相接也

十二年彙舉之會同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是時政在三家公迫於同行爲之受惡耳不言滅

邾者明年吳伐魯魯復邾子也內惡當諱但歸邾

子於後則不諱獲於前正如歸濟西謹闢於後則

不諱取於前也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書圍著其暴書救善之也

甲敬王三十八年  
宣十三年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罪滅國也不言滅曹未亡也孟子時猶有曹爰爲曹君之弟則戰國曹尚未亡蓋滅而復存如陳蔡

許之類

吳伐我

以邾子益來故也不至國都則書某鄙直曰伐我加兵於都城也

夏齊人取譚及闕闕尺善反公作俾後同

公穀謂齊爲邾故左氏謂季姬未歸故孔子相魯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六

九

而齊人歸田孔子去魯而齊人取田聖人之關係人國如此內失邑當諱此不諱者以書歸於後不得

不書取於前也闕在今山東兗州府寧陽縣東北三十五里

歸邾子益于邾

吳伐我齊取邑然後歸邾子于邾此小人之不威不懲也比事觀之罪可見矣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過音

齊人歸譚及闕

汪德輔曰齊本取譚闕齊魯歸邾子今既歸邾子則齊遂所欲故歸譚闕非感於義而心悅來服故不言來歸彙纂曰宣公賂齊感齊之德非齊魯之也故其歸言我此則取歸並不言我不諱之中猶有諱焉

乙敬王三十九年  
卯十四年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三月而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雍於勇反又於用反

杜注謂左傳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蓋盡俘以歸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六

十

也長平之坑所由來漸矣故春秋書以深惡之雍丘宋地今河南開封府杞縣治

夏楚人伐陳

陳即吳故陳之爲國屢滅於楚而僅存者也

秋宋公伐鄭

既取其師又親伐之兵驕者敗宜其喪師於囂也

冬十月

丙敬王三十八年  
辰十五年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吳人討邾奉太子爲政而後奔但先爲魯所俘而

又來奔其不知恥甚矣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經書卒傳書弑杜元凱謂以疾赴也孔仲達謂如

襄七年鄭伯髡頑卒于鄆傳稱子驪使賊夜弑僖

公而以瘧疾赴於諸侯是也上書伐下書卒不得其死可知

夏宋人伐鄭

玩兵不已春秋蓋深惡之

晉趙鞅帥師侵齊

譏伐喪也

五月公至自伐齊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六 十一

公會吳者五獨此與黃池書至豈其他皆不告至

乎蓋春秋之末盟會往來日以益煩聖人擇其甚

者而書之也

葬齊悼公

汪德輔曰悼公書葬與鄭僖公同不及五月禮畧

也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彊蒯聵之黨今歸衛必從輒爾書歸蓋齊納之

薛伯夷卒秋葬薛惠公夷公作寅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李厚菴曰吳不挾陳以叛楚何用救哉陳之禍吳

爲之也救庸足多乎此與楚救鄭一耳蓋爭諸侯

非救也季子自言之矣文定未免穿鑿

敬王三十有一年

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十年公會吳伐齊故國書來報也兩書伐我見魯

之無備也此夫子歸國之年非不詳其月日凡侵

伐之類多書時而已

夏陳轅頗出奔鄭轅公作袁頗破多反

轅頗聚飲媚上致衆怒而逐之故不書爵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六 十二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

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侵伐之類書時而已但戰必書曰下有日故上不

可無月也李氏廉曰此戰以國書主之者吳之來

伐齊人皆知其不可禦而必敗矣苟能全民兵嚴

守備屈之以義而勿與交鋒則齊可以坐困強吳

而却之矣今乃以伐魯方歸之罷兵未息肩未解

甲而快志於一朝之忿師敗身獲爲國大殃故艾

陵之戰以國書主之者深罪之也艾陵齊地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春秋之末政在大夫相攻相逐故多出奔

丙敬王三十有二年

春用田賦

論語以子路可使治賦則賦之本義專為出車計

兵而出兵車乃賦之常法今計田而出故曰田賦

漢時計口而出則曰口賦是也魯自宣公稅畝首

壞井田什一之法則賦民之財非古成公作丘甲

則賦民之力非古蓋盟會兵戎日以浸繁故國用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六

三

不足至是遠事強吳益復竭蹶故股削至此而民

財民力交困矣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昭公夫人吳女也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雜記

云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故不稱夫

人何以不書葬按左氏孔子與弔而季孫不挽孔

子亦放綏而拜是當時不以小君待之故不書葬

范武子謂葬當書姓諱故亦不書葬非也

公會吳于橐皋 橐皋夜反又音托

吳欲尋盟于貢言之而免此與七年鄆之會並以

號舉橐皋吳地在淮南今江南廬州府巢縣西北

六十里有柘皋鎮漢之橐皋縣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 鄆音云公作運

按左傳衛侯會吳于助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

辭吳盟助吳地在今江南揚州府如皋縣東

宋向曹帥師伐鄭

修怨不已也是以及崑之禍

冬十有二月螽

周之十二月夏之九月螽氣燠也為異之甚

丙敬王三十有三年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六

十四

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

誅取者之不仁以多殺為功也春秋書此罪兩國

之報復不已

夏許男成卒 成公作成

汪德輔曰元公也國滅後楚立之

公會晉侯及吳于於黃池

春秋會吳皆不稱于此稱吳子者何始接以諸侯

之禮也左傳稱乃先晉人與經書合而吳語稱吳

公先歆蓋吳方爭長而邊吏以越亂告吳子倉皇

畢事不復與晉爭爾所以序晉吳上書及者殊會



之所以外吳也黃池衛地在今河南開封府封丘

縣西南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楚畏吳乘其出而暴其與國爾

於越入吳

吳子方會越乘其無備而入之夫差可謂無遠謀

矣春秋書之以示戒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魏下公無曼字

趙鞅魏曼多數修怨於衛晉之霸業尚可問哉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六

三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去年十二月螽今年九月螽十二月又螽蓋重賦

害民陰陽乖錯天變人怒之時也尚可為哉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李音佩又音勃

不言所次不加宿也公羊以為見於旦蓋太陽將

升列宿皆隱故總以東方言之此蓋東方特亂於

越滅吳之兆

盜殺陳夏區夫區烏侯反公作區苦侯反

區夫微舒之後陳人猶使世掌國政春秋因其為

盜所殺而書之

十有二月螽

陰陽錯亂至此極矣聖人尚何為哉

周敬王三十九年十有四年

春西狩獲麟

冬獵曰狩周之春夏之冬故稱狩也公狩於郕公

及齊人狩於禚皆公親行故書公此蓋虞人自修

常職故不書狩者名氏麟為聖人之瑞出非其時

戕於虞人此孔子將歿之徵也故朱子以為不祥

今之星象多占驗於第三年獲麟在哀公十四年

春秋微旨

卷之二十六

三

孔子之卒在十六年四月應在三年正與占驗相

符故孔子絕筆於此而有吾道窮矣之嘆反映拭

面之悲先儒或謂書成感麟或謂感麟作春秋皆

不明於天象者也但五石六鷁必書甲子獲麟止

書春又非遠年之事何難咨問而得之豈得謂之

無意哉夫春秋不書秋冬屢矣以周末政失之縱

也故劉向謂周末無寒歲秦哀無燠年然周以寬

而長秦以急而促春秋之始於春終於春者蓋以

春為歲始生生之心也於時為仁螽生星李氣序

雖有錯亂而生生之理長在盟會侵伐王道雖不

能行而天理之流行萬世如一也故以此終篇  
始於春終於春人或疑之不知孔子之雜卦也始  
於乾終於夬夬者決也決盡則爲純乾是始終一  
乾也乾於德爲仁於時爲春周易之始終於乾猶  
春秋之始終於春豈非以其生生不息哉又義文  
卦序始於乾不終於既濟既濟則窮矣春秋知夫  
物不可窮也故不訖於冬而以春終焉

春秋後旨

卷之二十六

二

春秋筆削微旨二十六卷

陝西巡撫  
採進本

國朝劉紹攽撰紹攽有周易詳說已著錄是編採公  
穀二傳附會之說與孫胡諸家臆斷之論彙爲一  
書而更以己意穿鑿之大旨惟以名字日月爲褒  
貶而掊擊左傳尤力其說謂左氏不過敘事於經  
義毫無發明不知有事迹而後有是非有是非而  
後有褒貶但據書字爲褒矣其所以褒之故紹攽  
能研求其字而知之乎但據書人爲貶矣其所以  
貶之故紹攽能研求一人字而知之乎如宰咺賈  
惠公仲子爲貶設無左傳何由知仲子爲妾而貶  
之齊高子來爲褒設無左傳何由知爲高僂存魯  
而褒之幸藉傳而知其事又諱所自來以傳爲不  
足據是何異迷途之人藉人爲導得途之後鞭其  
人而逐之乎

# 春秋通論六卷

〔清〕劉紹攸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通論

五卷》提要

春秋通論卷之一

三原劉紹攸

易有繫詩書有序皆通論也矧屬辭比興上下錯綜以見義乎故爲此以與前編相發明云昔乾隆十九年長至後一日也

隱公

春王正月元年

春秋用周正微旨已詳矣然其祭祀兵戎則仍用夏正如烝者冬祭也而桓八年正月烝狩者冬獵也而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可見周之建子不過改正朔以新一世之耳目一切禮樂政刑仍準夏正然後以時合事耳胡氏夏時冠周月固爲牽強後儒知爲周正而輒謂一切典禮遂違寒燠之候則亦未之深思也

不書即位元年

胡氏謂隱公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故不書即位以紂之獨不思首爲篡弑者桓也與聞乎弑者宣也何皆書即位而不紂朱子本穀梁之意謂書即位者是時君行即位之禮不書即位是時君不行即位之禮其義甚長蓋隱志在讓桓莊父弑母孫閔僖皆繼弑君不行即位之禮故四公獨不書即位

桓宣身為亂賊欲自附於繼正即位之列故行即位之禮以飾人之耳目春秋書而不削正以著其忍心害理不得與文成襄昭哀繼正即位承國有各者並論耳定之卽位在六月亦制於強臣不得其正者書以著其實也

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元年

魯與邾盟者五此年蔑桓七年趙皆公也昭十一祿祥定三拔哀二句釋皆大夫也變而愈下春秋蓋深傷之 附庸書字微旨已言之家則堂謂桓五年邾黎來亦附庸也何以書名余謂未受王命故名之基春秋通論 卷之一 二

後數從齊桓會盟尊周室始受王命故僖七年書小邾子

鄭伯克段于鄢 元年

春秋殺母弟者必稱弟以罪之天王殺其弟佖夫是也段不弟故不言弟左氏之論篤矣不曰殺而曰克者殺其一人耳克則勝其徒衆也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元年

王使來魯者一十八隱七年凡伯僖三十年宰周公文元年毛伯成八年召伯文五年召伯文九年毛伯皆爵也隱九年南季桓八年家父宣十年王季子莊

元年榮叔文元年叔服五年榮叔桓十五年家父皆字也隱三年武氏子桓五年仍叔之子皆幼也惟定十四年石尚以微者而稱名若既爲冢宰則不應稱名乃隱七年之宰咺桓四年之宰渠伯糾皆以冢宰而稱名不得與僖三十年之宰周公並稱者一則以天子而賄諸侯之妾一則以天子而聘纂弑之人冢宰不能正故俱貶而名之止齋陳氏謂周大夫不名爵從其爵未爵稱字必微者而後名之卒名之舍是無名道矣以經考之良是趙伯循以宰爲名氏如宰子之類或又以宰爲小宰則無所褒貶失春秋之義春秋通論 卷之一 三

矣

及宋人盟于宿 元年

內盟書及者八此年及莊二十二高僖文二年處父成三年荀庚良夫十一年卻犂襄七年林父皆以大夫盟諸侯故諱不書公文十年女栗之盟則以諸侯而盟天子之大夫故亦諱之

祭伯來 元年

來未有無辭者但書來而無辭者七祭伯寔介葛盧白狄祭公仲孫皆不與其來也若婦人歸寧則異是公會戎于潛 二年

書公會者四十有六唯戎狄以號舉而君臣同詞示不得與中國均敵也會吳亦然則春秋之外吳可知矣

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二年

公穀以日月釋經世多疑之惟張元德此條最精可釋諸儒之疑張氏曰諸侯會盟皆有相期約行禮之日然會未有書曰者至盟誓必詳其月與日以其相與約信或尋或寒皆考於此固有國所尤謹也

入甸入極二年

造其國都曰入春秋書入二十有七內入者六外入

春秋通論

卷之一

四

者二十有一皆惡之也其我入不與此同例而亦惡之

鄭人伐衛二年

公羊謂鄭曰侵精曰伐穀梁謂也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皆與經不合唯胡氏本趙伯循之說曰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入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緣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說道而勝之曰收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皆誌其事實

以明輕重內兵書敗曰戰書滅曰取特婉其詞爲君諱也

尹氏卒三年

書氏者三尹氏武氏崔氏皆以譏世卿也左傳君氏之說誤矣

伐杞取牟婁四年

胡氏以取有三例悉虜而俘之曰取取師于雍丘于莒是也又取者得非其有之稱取郕鼎之類是也又取者收奪之名取牟婁長葛之類是也趙伯循曰凡力得之曰取可以該三例矣

春秋通論

卷之一

五

州吁弑其君完四年

公子弑君者五商人歸生楚比皆書公子獨州吁無知以國氏詳見微旨

公及宋公遇于清四年

書遇者六清穀魯濟皆書公及內之遇也二垂梁丘皆以爵列書外之遇也許崧老曰隱莊之閒凡六書遇以其去古未遠也自閔而後有會無遇忠益不足而文有餘矣

再書四國伐鄭四年

陳止齋曰書之復書之終春秋纔一再見焉特書之

法嚴矣又曰春秋有達例三有同號者焉有同辭者焉有同文者焉號不足以盡意而後見於辭辭不足以盡意而後見於文以同文爲猶未也而至於變文則特書也可謂深明比事屬辭之教者矣

衛人殺州吁于濮 四年

討賊書人者六州吁無知陳佗微舒樂盈良霄也樂盈良霄雖未弑君而身爲叛逆故書法並同若里克楚比殺之不以其罪商臣蔡般見殺於齊楚故書法異文春秋之權度審矣

衛人立晉 四年

春秋通論

卷之一

六

公羊云立者不宜立也春秋書立者四晉與子朝皆非所當立武宮煬宮亦當祧而不當立也故書法並同

公觀魚于棠 五年

書觀者二隱之觀魚莊之觀社既縱欲又遠地皆所以深譏之黃若晦以矢魚爲射魚據左氏云則君不射古之制也以是知其爲射魚也後世如秦始皇幸瑯琊候大魚出而射之漢武帝自尋陽親射蛟江中皆魯隱之爲可備一說

衛師入郕 五年

將尊師衆稱其率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此公羊之說胡氏宗之實一經之大義

李氏廉曰郕之事書於經者四考其始末一入於衛再入於齊鄭既而降於齊又七十一年而奔魯春秋不復書矣

初獻六羽 五年

書初者二初獻六羽僭妾之始也初稅畝聚斂之始也若作丘甲作三軍雖曰變法不過因舊制而增之耳故不言初 初獻六羽躋僖公初稅畝作丘甲立

春秋通論

卷之一

七

武宮作三軍舍中軍立煬公從祀先公皆變法之始故謹書之 魯僭八佾舊矣隱既以仲子爲夫人則當用八今減而用六是仲子不得爲夫人桓卽不得爲諸侯矣桓之殺機蓋伏於此

邾人鄭人伐宋 五年

公羊曰小國序上者主會也後倣此

螟 五年

書螟者三此年及八年九月莊六年秋也他公不書者災異迭見螟不勝書也必蠡而後書之

伐鄭圍長葛 五年

書圍四十有四始此年圍長葛終哀七年宋人圍曹皆以著其暴也傷六年齊侯伐鄭圍新城則又以著其無貪地之心也 內圍者七始成三年叔孫僑如圍棘繼此圍費圍鄆兩圍郕公兩圍郕魯之無政不知自強也

鄭人來渝平 六年

書平者五此年渝平者志諸侯之合定十一及鄭平者志諸侯之散宣十五宋楚平者南北盛衰之勢也昭七年暨齊平者譏魯之恃楚而得平定十年及齊平者孔子相魯齊人向化來平詞若同而義實異矣

春秋通論

卷之一

八

秋七月 六年

春秋無事必書首月書秋七月者十有七始於隱六年其書春正月者二十有四始於隱元年書夏四月者十有一始於桓九年書冬十月者十有一始於桓元年惟莊二十二年書夏五月爲筆削所存詳見微旨廬陵李氏謂本有事而闕之者誤矣

夏城中丘 七年

書城二十有九齊伯外城三邢也楚丘也緣陵也晉伯外城三虎牢也杞也成周也其中有美惡焉內城二十有三以夏城者七以春城者四皆以罪其不時

也其餘皆以冬城雖爲合時然春秋重民力故亦必詳書之此聖人之微意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七年

齊聘魯者五年再來及歸父國佐慶封也若魯使之聘齊者二十有二大小之勢強弱之形也王章亦安在哉

公伐邾 七年

內伐二十而伐邾者十有五其六爲公其八爲大夫其一止書伐邾皆以罪其恃強陵弱也

天王使凡伯來聘 七年

春秋通論

卷之一

九

王聘魯者七凡伯南季宰渠伯糾仍叔子家父宰周公王季子也魯未嘗一至周庭焉獨僖二十八兩朝王所成十三公如京師不臣之罪大矣

鄭伯使宛來歸祔 八年

書來歸者五鄭祔衛俘鄆讎石尚也其中有美惡焉若頃來歸斯內女來歸以及季子來歸與鄭祔衛俘不同然皆自外至也故書法總曰來歸

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八年

參盟者二瓦屋鄆陵是也穀梁曰外盟不曰此其日何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也

公及魯人盟于浮來 八年

公及人盟者二浮來及蜀是也張元德曰特書公及以著非魯人之敢敵諸侯公蓋自失人君之體也

大雨震電 九年

書雨者二此年及僖三年六月雨是也但彼為祥而此為異文同義不同也書震者二此年及僖十五年震夷伯之廟是也書雨雪三大雨雹三雨木冰一則皆為異矣

挾卒 九年

無駭聲挾不稱族氏皆在隱桓之世以未命於天子春秋通論

卷之一

十

也莊以後諸侯益復放恣故其大夫不待命而無不稱族氏矣此愈下之驗也

城郕 九年

此年城郕桓十年三國來戰於此莊八年陳蔡之役亦次於此十年齊宋又宿師於此郕固魯要地也其後築臺於郕築郕固則以為遊觀之所矣可不傷哉

公會齊侯于防 九年

公特會齊侯者入防麻謹艾濼城濮平州夾谷是也穀梁曰會者外為主焉爾夾谷為善其他見役於大國魯之不克自振也

敗宋師于菅 十年

季氏廉曰魯敗外師凡八而敗宋者三菅乘丘鄆也辛未取郕辛巳取防 十年

內書取者十有八唯此年取郕防文七年取須句書曰公羊曰取邑不曰此何以曰一月而再取甚之家則堂曰一月之閒敗人之師取人之邑又取其邑非書日無以見其為暴

滕侯薛侯來朝 十有一年

滕來朝者五此年及桓二年文十二襄六哀二也此書侯餘皆書子義詳微旨

春秋通論

卷之一

十一

公會鄭伯于時來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十有一年

先書會後書及此年及桓元年會于垂盟于越桓十二會武父及伐宋是也以明志在外也而亦魯之所欲也若桓十六春會曹夏伐宋皆書會而不書及則志在外而不在魯矣春秋謹嚴如此

公薨 十有一年

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余於微旨中已辨其非矣偶讀黃若晦通說甚合余心故特錄之其言曰公穀謂君弑賊不討不書葬非也蔡景許悼弑而賊未討皆書葬也蓋不書葬有二或讎人當國或國內亂不以禮



葬之與在外之國方有變雖葬而不暇赴故不書爾  
隱之不書葬離人當國不以禮葬之也是皆撫其實  
而已矣

桓公

公會鄭伯于垂 元年

桓篡弑之賊結鄭突以自固故特相盟會于垂于越  
于武父于曹不厭其頻也他公之特與鄭盟會者少  
矣

大水 元年

外書大水者一唯宋而已內書大水者八桓二莊三

春秋通論

卷之一

十三

宣成襄各一然皆以秋書唯桓十三書夏而大水之  
紀又始於桓張元德曰蓋陰盛惡逆之氣所感也

會于稷成宋亂 二年

春秋會盟不言其事會言其事者此與襄三十澶淵  
盟言其事者僖二十一盟薄釋宋公皆特筆也陳止  
齋曰春秋之褒貶至於變文嚴矣以變文爲猶未也  
而直言其所爲舍此無復見者矣

取郕大鼎于宋 二年

宋以郕鼎賂魯而書魯取魯以濟西賂齊而書齊取  
所以罪齊魯也若齊致衛寶而書來歸則均任其咎

矣

公至自唐 二年

凡公行一百七十有六書至者八十有二不書至者  
九十有四胡氏以爲或誌其去國踰時之久或錄其  
會盟侵伐之危或著其黨惡附姦之罪義本啖叔佐  
其言甚是隱不書至者志在讓桓不以人君之禮自  
處也他公不至者不告至也趙東山謂以書至爲恒  
則不書至以見義以不至爲恒則書至以見義其說  
爲鑒 不以會盟至而以地至者六此年唐文十六  
穀昭二十九乾侯定八年五定十年夾谷定十二黃

春秋通論

卷之一

十三

是也公及戎盟于唐及齊侯盟于穀春秋未有以盟  
至者故以唐至以穀至乾侯者拒於晉而不得入又  
不得返於其國至乾侯所以爲居鄆張本會瓦者晉  
士鞅趙鞅苟寅也公不可以會大夫故不以會至夾  
谷者孔子之所以退萊人以地者危之也盟夾谷矣  
又盟于黃是時陽虎奔齊侯犯繼往恐其閒也此會  
以結之至黃者越境以相親也其有一出而涉兩事  
者或致前事或致後事啖叔佐以爲夫子擇其重者  
而志之又有不致本事者叔佐以爲本事非功也按  
之經文其義亦長高郵孫氏取趙伯循說以爲魯地

則至自地以余考之五爲衛地其說難信

日有食之既三年

春秋日食三十有六隱食者一桓文成食者各二僖宣定食者各三莊之食者四襄之食者九昭之食者七其中食既者三此年及宣八年七月襄二十四年七月皆變之甚者

公子翬如齊逆女三年

卿爲君逆者三翬逆文姜宣元年公子遂逆穆姜成十四叔孫僑如逆齊姜先儒皆謂譏不親迎惟程子謂親迎者迎於其所館未有遠適他國以迎婦者此春秋通論

卷之一

古

年公子翬譏寵逆也遂殺子赤僑如通於穆姜皆悖逆之人而公寵任之故曰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以者左右之也夫人豈大夫所得以哉

夫人姜氏至自齊三年

李氏廉曰夫人初至皆書告於廟也經書夫人至三文姜得見公故不書單以穆姜齊姜書遂僑如書以者言不當以也哀姜書入不可見乎宗廟也出姜不書至貶成禮於齊也昭公娶吳女不書至恥娶同姓也

有年三年

此書有年宣十六書大有年先儒皆以爲紀異余謂桓宣之世饑饉流行至若非大有則人類滅矣天蓋憫斯民而延其生也春秋重民命故謹書之

公狩于郎四年

狩有常所故西狩不書地書地者二于郎譏遠地于禚譏親讎也

甲戌己丑陳侯鮑卒五年

余於微旨謂以兩日赴矣讀左氏益信左云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

春秋通論

卷之一

圭

作國人分散故再赴

齊侯鄭伯如紀五年

書如者二齊鄭如紀將以襲紀州公如曹度其國危不復也實異而跡則同故書法不異

大雩五年

書雩二十一皆在於秋唯成七年書冬則早甚而無格天之誠矣左氏以爲龍見而雩然經無建巳之月雩者則知公羊以爲旱祭者是也

螽五年

書螽者十一皆在於秋唯文八年書冬哀十二十三

書十二月則異甚矣程氏曰蝗也既旱又蝗則饑不  
必書也

大閔六年

周制大司馬中冬大閱教衆庶修戰法乃天子之禮  
經書大閱者一大蒐者三皆僭也

蔡人殺陳佗六年

殺他國之君者四陳佗郕子蔡般戎蠻子也稱人者  
討賊之辭也程子曰蔡人雖以私殺之而春秋與以  
討賊者廣爲義之塗也

子同生六年

春秋通論

卷之一

三

莊文成襄皆適嗣也何以獨書子同生蓋因文姜亂  
於齊襄故書此以決後世之疑而公又以世子之禮  
舉之也他公則否故不書

遂逆王后于紀八年

書逆王后二此年及襄十五劉夏也皆以我主昏而  
書書逆者十九穀梁皆以爲繼事之辭有書之不以  
爲譏者有書之以見譏者許崧老曰遂救許遂之善  
者也遂次于匡遂之不善者也

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九年

書使朝者二此年及李姬使郕子是也穀梁曰朝不

言使言使非正也

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十年

李氏廉曰經書弗例四此年弗遇罪衛也文十六齊  
侯弗及盟罪季孫也然皆爲內諱恥也追齊至鄆弗  
及有畏也胡氏皆以爲遷詞晉人納捷苗弗克納則  
亦遷善之義矣

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郕十年

內兵書戰者五桓十二宋十七奚莊九年乾時之戰  
書敗績桓十三魯紀合戰四國敗績成二年四卿帥  
師會晉敗齊有諱有不諱焉皆特筆也書來戰者一

春秋通論

卷之一

七

此年是也劉原父曰來戰者外爲志乎此戰也

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十有一年

外盟書人者四惡曹鹿上清丘邢也皆所以貶之詳  
見微旨

宋人執鄭祭仲十有一年

他國執他國大夫者九祭仲鄭詹陳袁濤塗衛甯喜  
宋仲幾鄭良霄衛石買宋樂祈衛北宮結是也皆稱  
人以執公羊曰稱人以執非霸討也然仲身爲正卿  
貪生畏死背先君之命而立庶其罪不可追矣

突歸于鄭十有一年

書歸者六此年突莊二十四赤慕而歸也倍三十衛  
侯鄭成十六曹伯執而歸也昭十三蔡侯廬陳侯吳  
得封於大國而歸也成十八左氏傳曰凡去其國國  
人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  
惡入曰復入注曰此四條所以明內外之援辨逆順  
之辭通君臣取國有家之大例

鄭忽出奔衛 十有一年

君奔而名者三鄭忽曹羈莒展與也不書爵不能君  
也陳止齋曰祭仲以大夫專廢置君曷爲從其恒稱  
而不名春秋之褒貶名號不足以盡意則見於辭書

春秋通論

卷之一

六

曰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其爲詞也  
詳矣則從其恒稱不名可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十有一年

內大夫盟外諸侯者九始於此故余以爲魯之禍桓  
爲之也內大夫會外諸侯者六單伯于郵季孫宿于  
邢丘公孫敖會晉侯公孫歸父會楚子季孫行父公  
孫歸父會齊侯皆以卑伉尊爲履霜堅冰之戒

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十有二年

去年正月盟惡曹秋盟折會夫鍾冬會闕今年六月  
盟曲池七月盟穀丘八月會虛冬會龜盟武父盟會

煩數無有過於此者維茲小民何以堪命於以見天  
下之無王諸侯之放恣也聖人蓋深傷之呂東萊曰  
後之君子有意於善者其知慎事守約愛民爲意以  
合聖人之意乎

丙戌衛侯晉卒 十有二年

陳止齋曰丙戌再書日日衛晉之卒也於以見春秋  
之有日例也春秋之日例莫謹於崩卒以往日起則  
書往日以來日起則書來日再赴則亦再日之舍卒  
而稱日皆大事也是故非內辭必戰也弑君也滅國  
而執殺其君世子大夫也則日之會不日會有盟焉

春秋通論

卷之一

九

則日盟有滅焉則日侵伐不日入之則日入潰之則  
日潰圍不日滅之則日滅宜日而不日者不得日也  
凡日必甚之也是故公卽位不日日定公夫人至不  
日日哀姜諸侯奔不日日衛侯衍入不日亦日衛侯  
衍執不日日鄆子外災不日日宋衛陳鄭外敗不日  
日賴胡沈蔡陳許皆甚之也非甚之也者而稱日則  
天變也郊廟之事也

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 十有三年

趙伯循曰戰而書及以主及客也以華及夷也戰不  
言及交爲主也胡氏遵川其說以爲戰而言及主乎

是戰者也又文二年傳曰凡戰皆以主人及客者處己息爭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也

內戰書及者四此年及桓十七戰奚莊九年乾時僖二十二升陞也皆不書公諱也內勝外師言敗勝敗相當言戰大崩言敗績惟乾時而已

無冰 十有四年

無冰者三此年春及成元年二月襄二十八年春也劉向所謂周末無寒歲者

鄭伯使其弟誘來盟 十有四年

來盟者五鄭語衛良夫楚屈完齊高子宋華孫也語

春秋通論

卷之一

三

與良夫稱使者前定之盟也三子不稱使者權在三子也

御廩災 十有四年

內災者八此年御廩僖二十四宮災成三年新宮災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哀三年桓宮傷宮災四年亳社災也外災者六莊二十齊大災宣十六成周宣榭火襄九年宋災三十年宋災昭九年陳災十八年宋衛陳鄭災皆所以謹天變也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十有四年

用兵書以者三此年及僖二十六公以楚師定四年

蔡侯以吳子是也以一國而用諸侯之師於是始此霸之所由興也

鄭伯突出奔蔡 十有五年

諸侯被逐書名者六桓十五鄭突十六衛朔昭三燕伯欵二十一蔡侯朱二十三莒子庚與哀十邾子益也襄十四衛侯奔齊公羊作衛侯衎蓋亦名之皆以自出爲文所以罪其道之自失邦之自喪非臣民所得而逐也惟莊四年紀侯不名憫無罪也僖二十八衛侯不名攝位而去也文十二邠伯不名張元德曰太子當立邠人豈得而絕之故書曰邠伯來奔春秋

春秋通論

卷之一

三

大居正之法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十有五年

諸侯失國復歸者四鄭忽衛侯鄭曹伯襄衛侯衎也忽之出與歸名而不爵終不能君也鄭也襄也衎也出不名而歸名詳見微旨至大夫失位復歸者衛元咺一人而已

許叔入于許 十有五年

人者難詞也春秋書入者七許叔齊小白陽生莒去疾鄭突衛朔衛獻也小白陽生去疾無君父之命鄭突衛朔亂倫失正衛獻入夷儀春秋侯其改過也惟

許叔書字所以別有罪而褒之

鄭伯突入于櫟十有五年

張元德曰春秋止書突入櫟而忽儀瑩之事皆不書者所以見大都耦國既入於此則鄭國之命已制於突與入其國都蓋無以異特書入櫟而畧其入國亦所以謹亂之所由生也 按晉滅下陽而不書入就卽是此義

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十有五年

地而後侵伐者三此年于袤伐鄭宣元年柴林伐鄭定四年召陵侵楚是也事未前定故會於某以集事

春秋通論

卷之一

三

而後伐也若夫會伐會盟會救皆前定之詞也

公至自伐鄭十有六年

公至自伐十二伐鄭者五爲公自行伐齊者三伐衛伐戎伐萊伐秦各一皆顯命也

衛侯朔出奔齊十有六年

諸侯出奔衛侯朔名鄭伯突名衛侯衎名惟倍二十八衛侯出奔楚不名呂樸鄉以爲奔而名者國非其國奔而不名者國猶其國也朔出而黔牟立國非朔之國也突出而忽入國固忽之國也衎出而剽已立則是國有二君也故名之若晉文有憾於衛侯而立

叔武國故鄭之國也故其出也不名

蔡季自陳歸于蔡十有七年

諸侯之兄弟非有罪不名故陳黃楚比皆以名書若許叔之復蔡季之歸紀季之去叔胖之不仕季子之來歸皆書字所以褒之也衛鱄書名者主於書第以罪衛侯而鱄亦無可褒也

春秋通論

卷之一

三

春秋通論卷之二

三原劉紹敬著

莊公

夫人孫于齊 元年

書孫者三文姜哀昭公也文姜去其姓氏哀姜不去者哀姜殺于文姜弑夫有弑等也文姜哀姜之孫皆月而不日昭公則日月並書則又君與夫人之別也聖人之析義精矣

築王姬之館于外 元年

築者創始也故春秋必謹書之築館一與離主昏縱在城外豈爲禮乎三十一年三築臺成十八鹿囿昭

春秋通論

卷之二

一

九年郎囿定十三蛇淵囿譏縱欲也二十八年築鄧重民力也 十一年冬王姬歸于齊非無逆之者然畧而不書仇讎之人已易世矣故擇其重者錄之若此年公父新見殺創巨痛深忍於忘讎故於其逆其築館必詳而志之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元年

錫命者三此年莊王錫桓公文元年襄王錫文公成八年簡王錫成公皆非禮也而桓身爲篡弑尤爲非禮故獨不書天詳見微旨

王姬歸于齊 元年

王姬歸齊者二此年歸襄公及十一年歸桓公也皆以魯主婚而書

齊師遷紀邢鄆部 元年

遷國邑者三此年及十年宋人遷宿閔二年齊人遷陽是也但遷宿遷陽書人此獨書師蓋用大衆以迫之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所以更著其暴也

葬桓王 三年

春秋十三王唯桓莊匡簡景書葬餘皆不書周室之弱諸侯之無王也可慨矣夫

紀季以鄆入于齊 三年

春秋通論

卷之二

二

趙伯循曰諸侯兄弟以國連字者蔡叔許叔紀季蔡季皆國而字之言與君一體也

公次于滑 三年

公之書次惟莊與昭耳莊之次三此年次滑謀救紀八年次郎謀圖鄆三十年次成謀救鄆也救不克救圖以肆暴故書次者皆所以譏之昭之次一一拒於齊一拒於晉書次亦所以譏也

紀侯大去其國 四年

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諸侯失國皆以奔書紀季以詐謀挈邑入齊以奉宗祧於鄆至十二年紀叔姬

歸于鄭則紀之五廟猶血食也故不以失國之辭書而以大夫爲辭所以憫紀而罪齊也或以大夫爲紀侯之名如漢人褚大樂大之類

齊侯葬紀伯姬

丙女書葬者三紀伯姬所以憫之紀叔姬宋伯姬所以賢之

鄭黎來來朝

鄭來朝五此年及僖七襄七昭三昭十七也僖七年改稱小邾子先儒以爲邾之別封

王人子突敗衛

春秋通論 卷之二 三

春秋無義戰故凡書救者皆善之也書救二十有三

始於此年王人之救衛救在於王則罪諸侯終於哀十年吳之救陳救在夷狄則罪中國若晉陽處父救

江救在遠國則罪四隣此聖人恤患之大義也

讀春秋者全要上下其文以見意上言伐衛次言王入救衛下言衛侯朔入于衛則其逆王命可知矣

齊人來歸衛俘

李氏廉曰春秋嚴賄賂之禍魯齊陳鄭之立督也以郕鼎也魯齊宋陳蔡之納朔也以衛貨也晉平公以

十一國會夷儀而與崔杼成也以宗器樂器也是三

役者皆定纂弑也春秋於郕鼎書取蔽罪於魯也於衛俘書來歸首惡於齊也重丘之盟書同以同情罪伯主及諸侯則不必書所賂矣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魯與齊會穀者三莊二十三年之遇文十七年之盟是也唯此年以夫人春會於魯之防冬會於齊之穀越境宣淫其惡著矣

師還

書還者四歸父還自晉公還自晉士句侵齊聞喪乃還皆所以善之惟此書還則譏其暴同姓耳文同而

春秋通論 卷之二 四

義異

公及齊大夫盟于薛

書及大夫盟者二此與扈之盟書晉大夫是也公羊曰公易爲與齊大夫盟齊無君也若晉靈初卽位而

趙盾書大夫則以著盾之專也

納糾

納者內弗受之詞書納者七糾與捷菑蒯聵及楚納頗納公孫寧儀行父齊納北燕皆弗受而強致之也

二月公侵宋

內侵者七書公有四焉此年及定六年侵鄭八年再



侵齊也皆所以示貶穀梁曰侵時此其月何乃深其怨於齊又退侵宋以衆其敵惡之故謹而月之

荆敗蔡師于莘 十年

楚文王立於莊之四年此年始書荆莊二十三始書荆人僖元年始書楚人僖四年始書楚大夫姓名僖二十一始書楚子所謂漸進之也

齊師滅譚 十年

書滅三十有三譚豎溫徐蕭邢遂黃頓江六庸舒麥甲氏舒庸萊舒鳩賴蔡州來巢鄆陳潞嬰兒沈嘉許斯頓祥胡豹胡光沈盈下陽偃陽陸渾麇子是也嘆春秋通論 卷之二 五

叔佐曰凡滅國直書滅者罪來滅者甚於見滅者言力屈而死也其名其不各詳見微旨

戊寅公敗宋師于鄆 十有一年

魯敗宋者三皆不書曰惟此書曰穀梁曰其日成敗之也宋萬之獲也注曰結日列陳不以詐相襲得敗師之道故曰成也

宋萬出奔陳 十有二年

外大夫出奔者三十有五始於此譏佚賊也

鄭人侵宋 十有五年

外書侵五十有七始於此終哀十三晉魏曼多侵衛

書伐二百一十三始隱二年鄭人伐衛終哀十三楚公子申伐陳天下之無道也甚矣

荆伐鄭 十有六年

李氏廉曰經書荆伐鄭二始此年楚人伐鄭四始僖元年書楚子伐鄭五始宣四年書大夫伐鄭四始成六年楚會諸侯伐鄭二始襄二十四年

自桓二年鄭已懼楚至此三十餘年而後伐之楚之養精蓄銳如此

同盟于幽 十有六年

同盟者十有六此年幽二十七盟幽齊桓也文十四春秋通論 卷之二 六

新城晉虜也宣十二清丘十七斷道成五年蠡牢七年馬陵九年蒲晉景也成十五戚十七柯陵晉厲也成十八虛打襄三年雞澤九年戲十一毫城北晉悼也襄二十五重丘晉平也昭十三平丘晉昭也胡文定謂有諸侯同欲而稱同者有惡其反覆而稱同者呂樸卿謂有以主是盟則不書同葵丘踐土主伯之盛也故不書同二幽之盟桓公霸業未成之時趙盾新城以後皆書同晉霸漸衰之際也蓋同者衆欲也衆欲則猶未純乎專主盟也

鄭詹自齊逃來 十有七年

逃者匹夫之事也書逃者三此年及僖五年鄭伯逃歸不盟襄七年陳侯逃歸也君臣無異辭皆所以貶之

公追戎于濟西 十有八年

書追者二此年及僖二十六年是也胡氏謂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爲國無武備義本左氏

有蜚 十有八年

有者不常有也故以爲異書有者三此年有蜚及二十九有蜚昭二十五有鸛鶴來巢也

遂及齊侯宋公盟 十有九年

春秋通論 卷之二

七

大夫無遂事故胡文定以遂者專事之詞魯大夫書遂始於此僖三十公子遂遂如晉襄十二季孫宿遂入鄆其所由來也漸矣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 二十有二年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殺大夫者四十七皆出於諸侯故春秋必謹書之以罪專殺也孫明復謂殺世子母弟則稱君者甚之也殺大夫不以其罪則稱國稱國者次之也殺有罪則稱人稱人者又次之也

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 二十有二年

微者之盟不曰及宋盟宿及蘇子盟女栗是也若高

侯處父荀庚良夫御犇孫林父向戌皆國之上卿公屈體而與之盟若盟諸侯然故謹而目之蓋所以恥之

公如齊納幣 二十有二年

書納幣者三此年如齊譏不使卿而親行也文二年公子遂譏喪娶也成八年宋公孫壽譏其不當使公孫也皆以非禮而書

李氏廉曰禮有納采問名納徵吉期四者備而後娶納幣卽納徵逆女卽親迎春秋止書此二禮者以納幣方契成逆女爲事終舉重之義也

春秋通論 卷之二

八

公至自齊 二十有三年

莊公之與齊會盟多矣獨三如齊書至者皆爲娶離女而行也

荆人來聘 二十有三年

荆聘魯三此及楚子使椒楚子使鬬罷是也楚自近年加兵蔡鄭復修禮於宗邦遠交近攻之計也

口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二十有五年

日食而鼓用牲者三此年六月及三十年九月文十五年六月是也穀梁曰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張元德曰皆非禮也古人應天以實不以文肩征周禮所載

禮文之末耳今莊公藐然於充陽之本鼓何益乎

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二十有七年

春秋書大夫之葬止此所以罪私交也而季氏之勢成矣

新延廐 二十有九年

書作者三作倍公主作丘甲作三軍變法之失也書新作者三此年及倍二十新作南門定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輕用其民也惟延廐不書作非創始也

齊侯來獻戎捷 三十有一年

書獻捷者二此及倍二十一楚宜申來獻捷是也獻

春秋通論

卷之二

九

者下奉上之詞非禮著矣

冬不雨 三十有一年

書不雨者七此年及倍二年冬三年春夏兩書文二年十年十三年三書皆以重農事惜民命也

子般卒 三十有二年

君在喪當稱子宋子陳子之類是也卒亦稱子文十八年子卒是也若未葬也則卒稱子某子般子野是也王在喪稱王某王猛是也卒稱王子某王子猛是也

狄伐邢 三十有二年

狄北狄也自此始見於經爲中國患自桓文剗伯南之楚北之狄有所憚而不敢肆至宣三年晉伯既衰楚狄復交爲中國患而狄也忽分爲二有赤狄焉有白狄焉不相統一其勢衰矣故晉人滅赤狄

閔公

齊仲孫來 元年

慶父弑君之賊齊桓使復歸魯以遣後患又使仲孫覿魯虛實於以見無討賊之義而有取魯之私故於仲孫直書曰來上不書使下不書事蓋交譏之

吉禘于莊公 二年

春秋通論

卷之二

上

書禘者二此及倍八年七月是也魯木不當禘况閔公喪未三年必哀姜慶父之所爲僖公用致夫人雖尊其母實卑其父皆失禮之中又失禮也故特書之

夫人姜氏孫于邾 二年

李氏廉曰夫人孫二文姜無妻道哀姜無母道文姜一見貶絕之哀姜喪歸貶姓而已春秋之權衡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二年

慶父奔莒莒人歸而殺之與宋萬奔陳陳人歸而殺之者相同然皆受賂而後歸之故春秋皆畧而不書所以譏魯之佚賊陳莒之納叛也

高子來盟二年

穀梁疏曰高子不稱使所以歸美於高子屈完不稱使所以歸功於屈完

李氏廉曰閔公編書三子之來皆特筆也故季子高子之書來著國人之喜而仲孫止書來乃春秋之所譏仲孫高子不書使皆齊侯之過而高子能權乃春秋之所善一字之法精矣

春秋通論

卷之二

十一

春秋通論卷之三

三原劉紹攷著

僖公

次于聶北救邢元年

此年及十五年次匡救徐次而救也襄二十三年叔孫豹救晉次雍榆救而次也皆不逮於爲義也公羊謂此是君也進止自由叔孫豹是臣也先通君命張元德謂桓公用兵主於持重均屬曲說

邢遷于夷儀元年

書遷者十邢遷夷儀衛遷帝丘許遷于葉于夷于白羽于容城蔡遷于州來皆迫於強國而自遷也若齊

春秋通論

卷之三

二

遷紀邢鄆邢宋遷宿齊遷陽則爲大國徙而臣之矣天下無王以強陵弱以衆暴寡春秋所深傷也

城邢元年

齊桓外城者三此年邢二年楚丘十四年緣陵也晉伯外城亦三襄二年虎年襄二十九杞昭三十二成周也惟邢楚丘書月以其存亡國也城成周似乎尊王然諸侯不城而大夫城之故亦不月

城楚丘二年

不書桓公先儒皆謂不與齊桓之專封呂東萊曰夫所謂專封者以此地界此人也如同時諸侯有相滅

亡天子不能令方伯不能救天下諸侯力能救而復之則是蹈仁而踐義也而以是爲專封是嫂溺援之以手而以爲罪也 余謂諸侯各自其國而往城故以魯辭書之詳見微旨又黃若晦以楚丘不繫衛謂是魯邑夫下陽不繫號虎牢不繫鄭其地其名固有常處矣安得皆以爲魯地乎黃說非也

虞師晉師滅下陽二年

穀梁疏曰號之滅由於下陽之亡郢之入由於州來之亡故皆書滅 下陽滅則虞已亡所遺者惟其君而已故五年書晉人執虞公則虞公不得有其國猶春秋通論 卷之三 二

若執之晉也

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三年

僖公三十三年間久不雨者僅見而已故三時不雨必舉二首月若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十年十三年皆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歷時而數二公政治之得失見矣

徐人取舒三年

內諱滅書取取郕取鄆是也外滅國不書取惟伐其國而收其邑乃書苦人伐杞取牟婁宋人取長葛是也此滅國也獨以取書公羊曰其言取之何易也詩

曰荆舒是懲蓋是時齊魯方睦徐人倚齊魯取之故易如此

六月雨三年

春秋書雨唯此而已公羊注曰所以詳錄賢君精誠之應也

公子友如齊蒞盟三年

書蒞盟者四此年公子友及文七年公孫敖如莒昭七年叔孫婁如齊定十一年叔還如鄭是也穀梁注曰昭七年傳例曰內之前定之盟謂之蒞外之前定之盟謂之來蒞位也盟誓之言素定今但往其位而盟春秋通論 卷之三 三

以國與之謂舉國爲主

蔡潰四年

書潰者四此年蔡潰文三年沈潰成九年莒潰昭二十九年鄆潰是也所謂委而去之也上不能有其下下不能忠其上罪在受兵者而舉兵者之罪反輕矣

遂伐楚四年

伐而書遂者四皆以言其志不在彼而在此也此年侵蔡遂伐楚宣元年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襄二十二年齊侯伐衛遂伐晉定八年晉士鞅侵鄭遂侵衛皆是也

許男新臣卒 四年

諸侯卒於外者五皆以地書晉侯卒于扈許男卒于楚宋公卒于曲棘曹伯廬卒于師杞伯成卒于會是也許男之卒不地蓋必歸而卒於其國也左氏以爲卒於師者不可信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四年

定四年會召陵侵楚蓋齊晉謀楚皆於召陵也成三年晉敗齊師于鞏齊侯使國佐如師及國佐盟于袁婁書法相似而實異詳見成三年

齊人執陳袁濤塗 四年

春秋通論

卷之三

四

執大夫者十五皆非勦討之正執諸侯者十二唯晉侯執曹伯歸京師得勦討之正餘皆非也故皆貶而人之

公至自伐楚 四年

僖公與齊會盟者七不書至兩如齊亦不書至獨伐楚伐鄭杜丘于淮書至伐楚伐鄭大其功杜丘于淮志其衰也

會王世子于首止 五年

公羊曰曷爲殊會王世子世子貴也疏曰世子於諸侯將有君臣之義故殊世子而不殊宰周公 按此

以殊會爲尊與外吳而殊會之者不同蓋諸侯同列不可殊也

諸侯盟于首止 五年

李氏廉曰春秋會盟同一地者止書盟而不書會舉重也會盟並舉者其中必有大美惡也首止葵丘尊王之事美之大也于宋平丘畏楚之事惡之大也會盟盟蜀雖微不同亦當入大惡之例矣故一經惟此五條皆書重詞複以見意也又曰王官與會而不與盟則於盟重書諸侯以別之首止葵丘舉勳是也王官與會而復與盟則於盟不重書諸侯以見之柯陵

春秋通論

卷之三

五

公會王人 八年

書王人者三千洮王入下士也翟泉王入王子虎也王臣不可與諸侯盟若此年王室有難謀以安王室故無貶詞

鄭伯乞盟 八年

書乞者六乞盟一乞師五胡氏以爲未知其得與否也左傳疏云既言請服義無不受諸言乞師皆乞得其師知此乞盟亦乞得其盟但盟理可見不復別言盟耳

公會宰周公 九年

李氏廉曰宰周公見經者二此會宰孔也三十年來聘宰閔也

諸侯城緣陵 十有四年

諸侯不序穀梁以爲散辭公羊謂不與齊桓之專封

春秋通論

卷之三

六

後儒或從公或從穀不一也此當比事以求之夫諸侯不序必前目而後凡如杜丘之盟諸侯歷序故其下止書諸侯之大夫救徐新城之伐諸侯歷序故其下止書諸侯遂救許是也非前目後凡而不序者四此年及文八年十五年兩盟于扈十七年一會于扈是也前盟于扈不與趙盾之臨諸侯後盟于扈不與晉伐齊而取賂若扈之會欲平宋亂而不果是皆以爲不足序也故畧之由此以推則緣陵之城左氏以爲有闕而去之失去災卹隣之道故比於盟扈會扈耳齊桓三城獨城邢爲美先儒之說有由來矣

沙鹿崩 十有四年

書山崩者二此年及成五年梁山崩是也名山大澤不以封故皆不繫之地此天王出居于鄭之驗也卜偃謂期年將有大咎胡氏謂書沙鹿崩於前書獲晉侯於後皆不明於不地之義

盟于杜丘 十有五年

杜丘盟而後救督率於未然也馬陵救而後盟戒懼於已然也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十有五年

以救主兵內辭也大夫何以不序無功不足序也經

春秋通論

卷之三

七

書諸侯之大夫三而始於救徐齊桓之失也成於晉悼之盟袁僑極於晉平之盟于宋此大夫之所以專故春秋必特書之

戰于韓獲晉侯 十有五年

書獲者六莒季晉侯華元蔡公子燮陳夏齧齊國書也陳止齋曰獲匹夫之辭也

鄧子會盟于邾 十有九年

公羊曰其言會盟何後會也諸侯會盟而後至者四此年鄧子及踐土陳侯如會雞澤陳袁僑如會于鄧鄭伯髡頑如會是也

邾人執鄆子用之十有九年

用人者二此年用鄆子及昭十一楚執蔡世子有用之是也或曰殺之以祭也或曰血其鼻以祭也其虐爲已甚矣故人邾而鄆子不名

新作南門二十有二年

書新作者二此年及定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是也皆以譏其改舊制而輕民力也

夏大旱二十有一年

書大旱者二此年及宣七年秋是也所以誌異之甚憂之深也

春秋通論

卷之三

八

公會諸侯盟于薄二十有一年

張元德曰春秋不書會楚子而曰會諸侯聖人務全中國之體也 按此與僖二十七年公會諸侯盟于宋同

公伐邾取須句二十有二年

李氏廉曰經書取須句二蓋此年雖取之而升陞之敗復喪於邾至文公七年開晉以伐邾乃取之而寘文公子焉於是魯有須句矣

宋公及楚人戰于泓二十有一年

中國與楚戰者四泓城濮鄆鄢陵也勝敗不同皆以

中國及之所以內中國而外夷狄也故城濮之戰陳止齋以爲尊晉胡文定以書及爲罪晉誤矣

天王出居于鄭二十有四年

書王居者三鄭也狄泉也皇也書公居者五昭公居鄭也諸侯以國爲家故於其國內曰居國外曰在天子以天下爲家故內外皆曰居

家則堂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天王三出莊二十年惠王以于頹之難出居于鄭踰年而虢鄭納王其出其歸春秋皆不書僖二十四年襄王以叔帶之難復出春秋書天王出居于鄭明年晉侯納王春秋不書

春秋通論

卷之三

九

王入昭二十二年王子朝作亂王猛出悼王也未成君故名

秋書葬景王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又書劉子單子以王猛八于王城其冬王猛卒母弟敬王立復以難故出春秋書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又書天王八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觀天王三出春秋書法詳畧各異知聖人於成周之盛衰存亡深注意焉惠王之出之入皆不書者猶爲周諱也王者無外不可以出言也至襄王復不能自植以召狄難春秋於是始書天王出居于鄭不以狩書而以出書春秋不得爲襄王諱矣然



猶書出不書入至悼敬之出入春秋始變例而書曰  
葬景王王室亂自是五六年閒悼敬子朝更迭迭入  
春秋記之不遺憫周室之傾覆內難仍作將無以爲  
國不得已而遂書也定六年敬王再出春秋不復書  
知其無可興復之望重爲憂歎非若初年諱而不書  
矣

公子遂如楚乞師 二十有六年

乞師者五此年及成十三卻錡十六欒黶十七晉荀  
息十八士魴是也但晉以乞於諸侯魯以乞於夷狄  
不可同日而語矣

春秋通論

卷之三

十一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二十有八年

魯刺者二買及公子偃也偃刺不言其故爲公諱也  
買則上言晉人伐衛買不卒戍明不勝而還非其罪  
也

執曹伯畀宋人 二十有八年

執曹伯畀宋人與執戎蠻子歸楚同但畀者以此與  
彼之辭歸則以京師之禮待之矣

公朝于王所 二十有八年

此年朝王者二不言諸侯各自往朝非一時也此不  
書口而朝河陽書日者以見先狩而後朝也若成十

三公如京師則以其因伯事而經過無朝王之實故  
書如而不書朝

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二十有八年

大夫出奔而歸多書所自因其力也諸侯歸而書自  
者獨衛侯書自楚曹伯書自京師一則著其去夏卽  
夷之非一則見京師之釋有罪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二十有八年

歸京師者二此與成十五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是  
也此曰歸之于者君臣無獄執不以正之詞彼曰歸  
于者晉屬執曹伯使王治之故程子以爲順易之詞

春秋通論

卷之三

十二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二十有八年

大夫歸入稱復者三元咺宋魚石晉欒盈也復者位  
已絕也已絕無歸道也書曰自晉晉有奉焉耳

諸侯遂圍許 二十有八年

齊桓之諸侯遂救許以其困於楚也晉文之諸侯遂  
圍許以其會不至也一救一圍蓋皆義之

秋大雨雹 二十有九年

大雨雹者三此年及昭三年冬四年春是也穀梁注  
曰陰脅陽臣侵君之象

介葛盧來 二十有九年

此年來替者二次年遂侵蕭求援而後舉兵也

衛侯鄒歸于衛 三十年

諸侯執書歸者三晉文之執曹衛書歸陳氏曰危不得歸也晉厲之執曹伯書歸胡氏曰言天王之釋有罪也若僖十九宋人執滕子成九年晉人執鄒伯襄十六晉人執莒子邾子十九年晉人執邾子之類皆不言歸也

取濟西田 三十有一年

李氏廉曰經書田十桓元年假許田宣元年齊取濟西田十年齊歸濟西田成二年取汶陽田八年韓穿春秋通論 卷之三 三

來言汶陽襄十九取邾田定十年齊歸鄆謹龜陰田哀二年取鄆東田沂西田及此年也不係國者吾故田也非吾田則係國邾田是也鄆東沂西田不係國者乘上文伐邾文也

四卜郊不從 三十有一年  
魯不郊者八此年夏四月四卜成十年四月五卜襄七年四月三卜十一年四月四卜皆以卜不定也宣三年正月成七年正月定十五正月哀元年正月皆以牛傷也若成十七九月辛丑用郊則專以非時而書蓋魯郊非禮聖人不敢無故言國之失故因事而

後見義焉

臨江劉氏謂魯之有郊惠公請之引史記曰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公止之其後實爲墨翟之學於魯陳止齋用其說然程子謂成王所賜本之禮運三傳皆同不可疑也

猶三望 三十有一年

書猶者三猶三望猶朝於廟猶釋也三望與釋譏其可已而不可已甚之詞也朝廟喜其不可已而不可已幸之之詞也

文公

春秋通論 卷之三 三

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元年

內大夫會諸侯者五始於單伯會齊侯于鄆繼見於敖會晉侯于戚行父會齊侯陽穀歸父會齊侯于穀歸父會楚子于宋叔弓會楚子于陳皆是也大夫之事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及晉處父盟 二年

李氏廉曰處父繫國而去氏荀庚良夫等繫氏而去國此兼罪晉侯之失彼止罪大夫之專也內諱之書法有二恥在公則但書其事不書公如及晉處父盟之類是也若諱在事則但書公不書其事如黑壤之

會不與盟但書會而不書盟之類是也

盟于垂隴二年

晉以大夫主諸侯始於翟泉今垂隴士穀新城趙盾實以主是盟也春秋序穀盾於諸侯之下大夫不可與諸侯班也

公如晉三年

文如晉二此年及十三年成如晉四三年四年十年十八年襄如晉五三年四年八年十二年二十一年昭如晉二五年十五年不得入五二年十二年二十三年二十一年二十三年奔而如晉二二八年二十年春秋通論

卷之三

志

九年定如晉不得入一三年朝而及晉侯盟者三此年十三年襄三年長楊是也固以見天下無道小國迫於強大亦以傷魯之不克自振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三年書帥師者內辭也諸侯侵伐未有書帥師者晉以大夫帥師於是始故謹而書之以見大夫尊強卒乘繁與非國之利也

宋人殺其大夫七年

此年宋人殺其大夫罪專也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死其官也不名者他無可稱也

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七年

秦康公送公子雍戰于令狐與宋襄立齊孝公戰于麻皆敗而書人非託孤之義也秦敗不書者晉使先蔑召公子雍於秦秦為送之曲在晉也

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七年

及某大夫盟者二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蔑齊無君也此年晉靈在抱趙盾當國故書法相同舍是則必書名以罪大夫之仇君焉

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衙雍八年

內大夫盟外大夫者二此年公子遂又季孫行父及春秋通論

卷之三

志

晉卻犇盟于扈是也內大夫會外大夫者五卻缺承篋高固無斐荀首于穀士句于柯荀躒適歷是也奸臣之擅權也久矣可不戒哉

不至而復八年

陸氏纂例曰還者事畢復者事未畢之詞公如晉至河乃復仲遂至黃乃復公孫敖不至而復皆事未畢而復也穀梁以復為事畢還為事未畢蓋誤倒其文也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九年

凡殺二大夫以上如成八年晉殺趙盾趙括十七年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哀四年曹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不書及者其罪均也書及者因殺是人而並及之也

地震 九年

地震者五此年及襄十六昭十九二十三哀三年也伯陽父以爲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蓋陰勝陽微之異

楚子使椒來聘 九年

李氏廉曰秦自韓戰稱伯至殺而狄之楚自孟會稱子至圍宋復人之晉文襄之盛秦楚未嘗得以爲通

春秋通論

卷之三 表

也至是椒聘書子衡聘書伯雖曰能聘而中國之無霸亦可見矣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九年

黃若晦曰仲子惠公之妾成風僖公之母也仲子繫之惠公可也成風繫之僖公何哉蓋以仲子爲妻者惠公也故曰惠公仲子以母成風爲夫人者僖公也故曰僖公成風因仲子成風以見惠僖之過也然惠不能正家而乖庶嫡之分僖欲厚其母而不節以禮釣是二者則惠之過甚於僖矣

秦伐晉 十年

不稱人先儒皆以爲狄之也此年及成三年鄭伐許昭十二晉伐鮮虞是也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十年

伐而次者伐楚次陸渚晉悼伐鄭次郕胡氏謂修文告以威敵善之也次而伐者次厥貉伐麇齊衛三次以伐晉胡氏謂藏禍心以惡夏貶之也

及蘇子盟于女栗 十年

高侯處父之盟諱不書公然皆書曰此以諸侯而盟天子之大夫其惡大矣故既不書公又去日以畧之若曰是失禮之人者不足詳也其亦等於宋人盟宿

春秋通論

卷之三

七

之例而已

楚子伐麇 十有一年

楚侵伐書魯如此蓋自是與中國等矣

子叔姬卒 十有二年

書子叔姬者三此年及五年兩書子叔姬是也陸氏纂例趙子曰時君之女故曰子以別非先君之女也或曰若是文公女不當有兩叔姬按伯仲之外皆曰叔如管叔蔡叔霍叔是也

城諸及郕 十有二年

莊二十九城諸及防則知諸魯邑也襄十二莒人伐

我東鄙固台季孫宿救台遂入郛則知郛莒邑也至昭元年取郛其秋叔弓疆郛田至昭二十五齊侯取郛以居公二十九郛潰此一郛之始終也若成四年城郛以備晉任公輔以爲魯西境廩丘縣邑

有星孛入于北斗 十有四年

星孛者三此年及昭十七孛于大辰哀十三孛于東方皆亂微也

晉人納捷菑于郛 十有四年

正義曰捷菑不言郛者下有于郛之文猶納子糾不言齊者上有伐齊之文也頃子北燕伯舊是國君故

春秋通論

卷之三

六

稱其國納衛世子蒯聵于戚者上下無衛文故稱國也

宋司馬華孫來盟 十有五年

屈完來盟高子來盟皆不書官此獨以官書蓋華孫華督之後惡世卿也呂東萊謂能其官者非

單伯至自齊 十有五年

內大夫執而書至者三單伯叔孫姑季孫意如也若季孫行父與公同歸故雖執而不書至

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十有五年

書日於伐入之閒通經無此例公年疏謂卻缺以今

日至便以今日伐之故書日以起其暴與齊人伐衛同義穀梁疏謂伐而不卽入故兩舉也李氏廉以旣先伐而後日入則非卽入可知安得與甲寅齊人伐衛同義乎蓋厥貉之次獨蔡有心於從楚新城之盟中國大協而蔡又不至蔡之得伐未爲過也又不卽聽命故春秋特書戊申於伐蔡之下者見其不服然後入之也穀梁疏爲是

齊人來歸子叔姬 十有五年

內女來歸者三宣十六鄭伯姬來歸成五年杞叔姬來歸皆大歸也子叔姬先書被執次書來歸非鄭杞

春秋通論

卷之三

九

之比矣

齊侯弗及盟 十有六年

弗及者二鄭之弗及魯畏齊而弗敢及也陽穀之弗及齊弱魯而弗見及也

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丘 十有六年

內大夫特及諸侯盟者三鄆丘赤棘拔是也會盟者一祿禚是也二大夫及盟者一句釋是也大夫之專固不待言獨奈何以國君之尊亦下而與之盟耶

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十有八年

二大夫並使者二此年及定六年季孫斯仲孫何忌

如晉是也又並使以出會者一襄十四季孫宿叔老會向是也此君之所以日弱臣之所以日強也可不戒哉

莒弑其君庶其 十有八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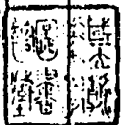
弑君有稱人稱國之異稱人者三衆辭也亦微辭也文十六年宋人弑其君杵臼者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襄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者展與因國人以攻之皆衆也必有所諉其罪而不以實赴也文十八年齊人弑其君商人者郕毀閭職微也微者之姓氏不見於經益竊竊王太弓閭弑吳子餘祭皆知

春秋通論

卷之三

三

其名而不書不足書也稱國者四當國之辭也此年莒弑其君庶其者太子僕也成十八年晉弑其君州蒲者樂書中行偃也昭二十七年吳弑其君僚者公子光也皆弑君者當國國之人皆逆賊之黨無有以名氏告者故稱國以弑當國執政之臣必有任其咎者矣此稱人稱國之所以異也若定十三年薛弑其君比左氏不詳其事意亦太子僕之類耳



春秋通論卷之四

三原劉

宣公

春王正月 元年

張元德曰宣公罪同於桓公而十八年皆書王者法已舉於前矣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元年

書放者三此年胥甲父昭八年公子招哀三年公孫微是也公年謂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然稱國以放晉政在於私門烏得謂之近正乎

春秋通論

卷之四

公會齊侯于平州 元年

宣公篡立而會齊侯于平州以定之與桓公弑立而會鄭伯于垂以定之結強援而成逆謀後先同一轍也呂東萊曰子赤卒夫人歸公卽位逆女于齊又會齊侯于平州齊人取濟西田雖欲不疑於人不可得也已家則堂曰昔者魯慶父哀姜比而弑閔齊桓公赫然發怒二人者咸抵於辟自是中國無篡弑之禍者四十餘年皆桓威德之所覆也今襄仲敬嬴比而弑赤乃以是謀之齊惠惠入其賂田而許之仲歸遂弑嗣君並殺君之母弟立羸之子接是爲宣公仲與

羸固當坐首惡之戮使齊惠能率厥考桓公之遺訓拒而絕之彼賤妾賊臣何敢肆無所忌至於此是故春秋專討齊惠自子赤之卒及宣公之篡前後八書齊不聞之以他事著其罪而討之此二弑書法所以不同也

齊人取濟西田 元年

呂樸鄉曰春秋書取田邑有伐而書取者八如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十年公敗宋師取郕及防僂二十二年公伐邾取須句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三十二年公伐邾取訾婁宣四年公伐莒取向九

春秋通論

卷之四

二

年齊侯伐萊取根牟十年公孫歸父伐邾取繹是用兵力以取之也有直書取者如僖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我取之曹也此年齊取濟西田齊取之我也成二年取汶陽田以蠹之戰而齊以歸我也此則不用兵力而取之易也凡言取者皆非其有之義若齊人取濟西田謂之非其有宜也若我取濟西田取汶陽田皆言取何哉蓋嘗失之於彼矣而今取之是亦非其有而已矣

會晉師于棗林伐鄭 元年

先地而後伐者三于棗棗林召陵也謀定後伐所以

美之 書會師者二此年及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是也不書帥師之卿臣不可以敵君也

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 二年

未有書大夫帥師而戰者書大夫帥師自此始其後晉荀林父衛孫良夫魯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僂如公孫嬰齊晉趙鞅鄭罕達齊國書皆以大夫而帥師大夫之強可知矣戰不書大夫帥師者惟吳而已

趙盾弑其君夷臯 二年

非身弑而書弑者五晉趙盾鄭歸生許世子止楚公子比齊陳乞是也皆所以原其事而誅其心亂臣賊

春秋通論

卷之四

三

子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矣

葬匡王 三年

呂樸鄉曰春秋書崩而葬者四葬桓王葬匡王則不書其人葬襄王則叔孫得臣也葬景王則叔鞅也或謂桓王匡王之葬皆公親往然以他文比而觀之葬諸侯而使卿者則備而書之其他不書其人者皆謂公親往可乎

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四年

春秋記事多不詳其故此獨書之詳何哉家則堂曰春秋之法有事大而書之畧者有事小而書之詳者

事小而書之詳將以垂法於後也此書公及齊侯平莒及鄭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辭繁而不厭蓋示後人以持平救偏正義辨利之要惟學問君子而後可語以此聖人亦因莒鄭之事而垂訓焉耳夫莒鄭所以爭爲不平故耳齊魯欲求其平高者抑之下者舉之以我平而平彼之不平庶乎其可也而魯之於莒積不相下徒挾齊人之威力而要莒以必從莒之不肯宜哉而宣公遽以兵加莒而取其一邑以己之不平而求人之平况又因以爲利其無道也亦甚矣

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七年

春秋通論

卷之四

四

來盟書使者二鄭語孫良夫皆前定之盟也

壬午猶釋 八年

呂樸鄉曰石氏曰禮有重輕先後大小之不同有國者當圖其稱也以祭視釋則祭爲重而釋爲輕以釋視卿佐之喪則釋爲輕而卿佐之喪爲重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叔弓卒去樂卒事以大夫之卒而去祭樂是以所輕廢所重也有事於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釋以卿佐之喪而猶釋是忽所重而行所輕也宣公之行所輕昭公之廢所重春秋譏之一也孔子嘗有事於大廟有事於武宮皆在二臣卒之前至稱

萬入去箒去樂卒事在叔弓仲遂卒之後明猶釋去樂之爲不當也

楚人滅舒蓼 八年

詩云荆舒是懲荆與舒一類也其後荆曰威舒曰散乃復屬於楚僂三年徐人取舒爲中國撓楚也但其種類不一後復叛服於吳楚之間文五年楚滅六與蓼蓼卽舒蓼意者旣滅而復興也成十七楚滅舒庸襄二十五楚滅舒鳩春秋詳書之殆以著其同類相殘與

齊人歸我濟西田 十年

春秋通論

卷之四

五

齊歸田者三此年濟西歸於十年之後故書我以明之不言來者請而後得之也哀八年謹闡歸於取之年故不言我若定十年鄒謹龜陰書來歸則以孔子相魯齊人感於義而歸之心悅誠服之詞也呂樸鄉曰言來者無所惜之辭也不言來者有所惜之辭也無所惜其所欲也有所欲則出於不得已矣

齊崔氏出奔衛 十年

奔未有書氏者書氏以見其族之盛此崔杼所以出而能入八而能弑也

饑 十年



書饑者三此年及十五襄二十四大饑是也前此百有餘年亦有水旱蝗蝻之災未嘗書饑莊二十八太無麥禾亦凶歲也不以饑書當時雖無素備猶不至於乏食今大水之後卽以饑書見公之煩於事外國民俱困也

楚子陳侯鄒伯盟于辰陵十有一年

楚主盟會者三此年序楚子於陳侯鄒伯之上僖二十七亦書楚人於其上昭四年會申則不殊淮夷於其下傷中國之無霸也

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十有一年

春秋通論

卷之四

六

傳稱入而後殺經書殺而後入若曰討賊一事也入一事也不以利陳累莊王也豈若執陳招先書滅殺蔡般特書誘哉李氏廉曰晉侯執曹伯先書入曹楚子殺徵舒後書入陳見書法之精而已矣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十有一年

書納者六莊九年子糾文十年提菑僖二十五頓子昭十二北燕伯皆有國者哀二年崩噴世子爭國者也公孫寧儀行父大夫而從君於昏者亦以納書其繆甚矣

宋人及楚人平十有五年

書平者六外平惟此而已向也晉宋爲一黨及宋師伐陳而衛救之則衛貳於楚矣晉楚之爭望國如魯未嘗卽楚也今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而魯又卽楚矣抗楚者獨有一宋耳乃楚子圍宋者九月至於易子而食析骸而爨晉不能一出力以援之宋及楚平豈得已哉於以見中國之無霸也於以見夷狄之恣橫也春秋蓋深傷之

初稅畝十有五年

加賦者三此年稅畝成元年作丘甲哀十二用田賦也皆譏其變古制以朘民故特書之

春秋通論

卷之四

七

冬螽生十有五年

黃若晦曰螽始生者爲螽螽蜚蔽天或來自他處不必見其生也故不曰螽生螽生於境內見其生也故曰螽生

郊伯姬來歸十有六年

內女來歸者三齊子叔姬遭人倫之變者也郊伯姬杞叔姬皆出也夫婦人倫之本故謹而書之

大有年十有六年

書有年者二此及桓三年也先儒皆以爲記異余謂天之憫斯民而延其生也詳見微旨

同盟于斷道 十有七年

陳止齋曰同盟至新城而再見斷道之後不曰同盟者寡矣

公弟叔肸卒 十有七年

經未有書公弟者書公弟見其無祿而卒也所以賢之其後爲叔氏公孫嬰齊叔弓叔輒叔還

公伐杞 十有八年

自此以前征伐十四凡九書公自此以後征伐十二惟四書公陳止齋曰內不言君將征伐在大夫矣

成公

春秋通論

卷之四

八

王師敗績于茅戎 元年

王師敗者三桓五年五國從王伐鄭敗也莊六年王入救衛師無功而朔入亦敗也其過不在王故皆不以敗書爲王諱也若茅戎夷狄也既和戎而又伐之其過在王故書以示戒然經以自敗爲文則不諱之中猶有諱焉

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

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 二年

四卿並將古未有也自此以後昭十年伐莒書三卿

哀二年伐邾書三卿成六年侵宋書二卿定八年侵衛書二卿而魯三家之勢成矣黃若晦曰魯自季友卒政歸仲氏宣公薨歸父奔齊故四卿專政而懼歸父因齊以入也於是併力挫齊始分公室而不相下故與尸之也

齊侯使國佐如師及國佐盟于袁婁 二年

此與屈完來盟之義畧同然書曰屈完來盟于師則來盟者屈完之意也盟于召陵因其來盟而與之盟也書曰齊侯使國佐如師則國佐之來請於四國也及國佐盟于袁婁則四國之欲也齊桓爲有禮而四

春秋通論

卷之四

九

國爲忿矣

取汶陽田 二年

內諱滅書取如取鄭取郕取根牟是也外歸魯皆曰歸如濟西鑑陰謹闢是也汶陽魯田也何不書歸而書取蓋侵於齊久矣鞏之戰恃大國兵力而得之實非本有故比於郕鼎而書取

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二年

公與外大夫盟會皆諱不書公書公者惟此而已詳見微旨

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

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二年

諸國之大夫書人者三此與翟泉澶淵是也翟泉諱公不書澶淵沒魯大夫不書惟此書公詳見微旨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三年

許崧老曰前此外志惟霸國有卿帥師至是諸侯書卿帥師霸統微也

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三年

棘者汶陽之不服邑也內叛書圍者七此年圍棘昭十三圍費二十六圍成定六年圍鄆十年圍郕圍費十二圍成是也魯事蓋日非矣不言叛者諱也

春秋通論

卷之四

十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三年

聘而遂盟者五此年荀庚良夫十一年卻犇襄七年林父十五年向戌也孫明復曰此公及荀庚孫良夫盟也不言公者二子伉也二子來盟不能以信相親反要公以盟非伉而何故言聘言盟以惡之

鄭伐許 三年

文十五秦伐晉昭十二晉伐鮮虞及此年鄭伐許先儒皆以爲狄之罪其背華即夷也

鄭伯伐許 四年

三年冬鄭伐許既已狄之矣此復書爵非褒也春秋

之義貶不再見且以目其人而誅之也

杞叔姬來歸 五年

陸氏纂例曰鄭伯姬杞叔姬不書嫁而書出或嫁時夫未爲君也

梁山崩 五年

山崩川竭變異之大猶疾病之見於脈不虛生也梁山沙鹿不繫之晉爲天下紀也蓋周自東遷賴二霸以存齊既衰矣獨有晉在耳而君庸臣貪坐失霸業晉之不振實天下之憂也故災異獨見於晉而春秋以天下之詞書之

春秋通論

卷之四

士

立武宮 六年

書立者二此年立武宮定元年立煬宮親盡不祧皆典禮之失也

取鄆 六年

書取者三此年取鄆襄十三取邾昭四年取郕是也不言滅而言取爲內諱也項亦國也其書滅者以僖公在會乃季孫所爲故直書而不諱君臣之義嚴矣哉

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六年

李氏廉曰春秋凡奉霸主之命或爲霸主而與師者

皆書侵此年二卿侵宋十年衛黑背侵鄭左皆曰晉命也襄二十四羯侵齊定六年公侵鄭八年二卿侵衛左皆曰晉故也蓋本非有怨但屈於不得已故亦無志於深入但淺侵其境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六年

許崧老曰前此外志諸侯有卿帥師者矣至是書楚卿帥師者霸統幾亡也

吳伐鄭 七年

此書吳之始其後伐陳入州來入郢滅州來滅巢滅徐戰長岸雞父會鍾離善道桓向鄧繁舉皆以號舉

春秋通論

卷之四

三

所謂狄之也惟襄五年始書吳人便文爾不可曰吳

鄭人也襄十二年吳子卒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至柏舉黃池皆書子李氏廉以爲主諸侯之詞余謂削其僭王而稱子總以夷狄待吳也

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八年

書歸之于者二此及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也常山劉氏曰歸之于者歸不以道也

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八年

書納幣者三莊二十三公如齊納幣居喪娶讎女也文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譏喪娶也此年公孫壽來

納幣則以其賢而詳錄之

杞叔姬卒 八年

諸侯無大功以下之服叔姬雖出猶書者爲明年歸喪之事將有其末者先錄其本也

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十年

來聘來盟書弟則齊年鄭語也帥師書弟則衛黑背也皆以其寵愛之私也若夫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衛侯之弟鮒出奔晉天王殺其弟佗六秦伯之弟鍼出奔晉陳侯之弟招殺世子偃師盜殺衛侯之兄繁宋公之弟辰出奔陳宋公之弟辰自陳入于蕭以叛則

春秋通論

卷之四

三

皆以著其友愛之薄而已

晉侯使卻犇來聘己丑及卻犇盟 十有一年

家則堂曰或曰卻犇來聘而盟與三年荀庚來聘而盟書法全同其事同乎否乎曰不同也荀庚之聘而盟尋舊盟也實魯自嫌其貳求與爲盟故雖仇也其責在魯今卻犇之來繼公至而書蓋晉人自知其無禮於公懼公之遂叛而卽楚故隨遣卻犇爲此盟其責在晉是時晉厲新立輕狂不度欲以無禮加於諸侯春秋書以貶之

晉人敗狄于交剛 十有二年

呂東萊曰春秋之世中國有事於夷狄未有言戰者蓋過絕之爲務惟力是恃不以戰爲罪也

晉侯使卻錡來乞師 十有三年

自齊桓以來霸者征伐召兵而已晉景始使士燮來聘以濟伐鄭之役厲公承之乞師者三卻錡爲伐秦樂厲爲戰楚荀營爲伐鄭乞師謙辭也然不務本而崇尚虛文霸統衰矣至十八年悼公復興使士魴來乞師猶遵厲公故事也元年以後遂無乞師則召兵而已矣

公如京師 十有三年

春秋通論

卷之四

齒

魯觀天子者二僖朝于王所成如京師是也僖執朝王之禮而不行於京師則非其所矣成假道於京師因以朝王非真能朝王者也故一則書朝而曰王所一則書如京師而不書朝春秋之義嚴矣

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十有四年

夫人稱婦者三此年及文四年宣元年皆有姑之詞也但彼皆不氏唯此書氏陳止齋曰不氏者別妾姑也有成風則出姜不氏有敬贏則穆姜不氏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十有五年

李氏廉曰華元之奔其奔而歸與鄭良霄之奔其奔

而入事若相類然逆順之情不同故歸入之詞亦異鄭良霄之入不再書鄭良霄而宋華元之入再書宋華元所以予之也

會吳于鍾離 十有五年

晉會吳者六鍾離祖向善道戚黃池是也惟戚列會而書人以其來與中國之會而不爲主也餘皆殊會陳止齋謂齊桓公以殊會王世子厲公以殊會會吳以是爲尊吳之文非也俞氏泉曰會王世子而殊會是尊之而不敢與抗若曰王世子在是而諸侯往會之不敢與世子列也會吳而殊會是抑之而不使其

春秋通論

卷之四

五

抗若曰諸侯自爲會而後會吳不使與諸侯列也

許遷于葉 十有五年

許畏鄭依楚以是年遷葉昭九年遷夷十八年遷白羽定四年遷容城又二年而滅於鄭游速不知自立而依附夷狄春秋屢書於冊所以垂戒者至矣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十有六年

王臣會伐者四此年尹子十一年尹單其冬單子定元年劉子皆所謂挾天子以令諸侯也

曹伯歸自京師 十有六年

晉文執衛侯晉厲執曹伯其歸一也衛侯書自楚著

其卽楚之罪曹伯書自京師見天王之釋有罪也

晉人執季孫行父 十有六年

晉執魯卿者三此年行父昭十三執季孫意如二十  
三執叔孫舍也晉皆書人罪其私也

公至自會 十有六年

此年伐鄭而以會至見公不得與於伐鄭也襄十八  
年圍齊而以伐至見齊環無道可以伐而伐之也故  
皆不以本事致

刺公子偃 十有六年

書刺者二張氏曰刺公子買言不卒成無罪之詞也

春秋通論

卷之四

去一

偃止言刺有罪之詞也然舜之待象豈如是哉春秋  
書刺皆深譏之

同盟于柯陵 十有七年

王臣同盟者三柯陵尹單雞澤單子平丘劉子是也  
皆以諸侯而要王官無王甚矣

辛丑用郊 十有七年

春秋書用者五用郊用幣用牲用田賦用致夫人用  
卽子是也公羊曰用者何不宜用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 十有八年

呂東萊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比其事則時可知十

七年晉殺三郤十八年殺胥童而晉弑其君州蒲齊  
殺其大夫國佐兩年之間諸國君臣相殘殺如此則  
仁義不施而禮樂絕滅之效也後之君臣欲思患而  
預防者觀此亦可以少戒矣

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十有八年

復入者二魚石樂盈是也大夫無繼世稱復者已絕  
之詞稱入者甚逆之詞故先儒曰以惡曰復入

築鹿圃 十有八年

築圃者三此年及昭九年築鄆固定十三年築蛇淵  
罔皆以譏縱欲而勞民也

春秋通論

卷之四

去

春秋通論卷之五

三原劉紹放著

襄公

圍宋彭城 元年

宋華元會晉圍彭城與衛石曼姑會齊圍戚其事一也戚不繫衛而彭城繫之宋者不與楚之助叛而專封也會而討之義也然政在大夫矣

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

人次于鄆 元年

伐而書次未有不善者也但五國之大夫不以其衆會韓厥之師是從晉而未決也胡氏善之殆未審於

春秋通論

卷之五

當日之情事矣

晉師宋師衛師殽侵鄭 二年

上書鄭伯賁卒次書三國侵鄭義諸侯之伐喪也衛不稱師將奪師少也

城虎牢 二年

外城者六邢也楚丘也緣陵也祀也成周也虎牢也獨虎牢爲異蓋虎牢鄭地諸侯之師城而戍之扼其險要絕其道里使鄭人迫感無聊不得不聽命於晉是不以城爲守而以城爲攻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三年

家則堂曰吳楚交兵久矣春秋不書至是始書此著夷狄迭爲威衰中國安危存亡於此乎繫也楚自成穆始憑陵諸夏至於莊而其猷益擗而晉之霸業及是乃衰幸而吳日以大爲楚之內梗諸夏得以小康耳

公及晉侯盟于長溝 三年

朝而及盟者三此及文三年十三年也惟此特出而與之盟悼公之謙也

同盟于雞澤 三年

張元德曰晉悼始合諸侯尊王室而盟單子與桓公

春秋通論

卷之五

葵丘首止異矣故不再言雞澤而例之於新城同盟之書

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三年

此諸侯既盟而陳袁僑至也諸侯既盟則大夫無盟可也今以袁僑之故而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是政在大夫也至十六年溴梁之會則曰戊寅大夫盟不復言諸侯之大夫君日弱而大夫日強矣及陳袁僑盟與及國佐盟同國佐不再言齊而袁僑再書陳者公羊曰喜得陳也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 五年

春秋於吳皆殊會獨此年列會而不殊胡氏曰吳何以稱人吳人來會不爲主也來會諸侯而不爲主則進而稱人諸侯往與之會而主吳則貶而稱國其說甚善本之杜元凱

冬戊陳 五年

不言諸侯與城楚丘同蓋諸侯歸國各自其國而往戌之與楚丘之城同故書法不異

莒人滅鄆 六年

鄆有莒患故叔孫豹挾世子巫如晉以求庇晉不能

春秋通論 卷之五

三

庇而爲莒所滅上書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次書莒人滅鄆可比事而知也豈有一年之間鄆即乏嗣者哉趙伯循曰莒人以兵破鄆立其子使守之而爲附庸其子又鄆之外甥令奉鄆祀然神不歆非類是使鄆絕祀故須書滅公穀但傳得立鄆甥守祀之說而不知事實耳

齊侯滅萊 六年

春秋書窮有以爲褒者有以爲目其人而誅之者滅國惡之大者也而以爵書所謂目其人而誅之也

城費 七年

僖元年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始爲季氏私邑至是南遺城之而費益強昭十二年南蒯以費叛如齊十三年叔弓圍費弗克十四年費人叛南氏蒯奔齊齊來歸費定八年公山不狃又以費叛十二年始用子路墮三都之計而墮費此一費之始終也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鄭陳侯逃 歸 七年

穀梁謂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弑而死公羊注曰鄭伯欲與中國卒逢其禍諸侯莫有痛疾之心陳侯於是懼而逃歸書以刺中國之無義

春秋通論 卷之五

四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邾 丘 八年

自入春秋百五十年未有國君在會而大夫亦預於盟者雞澤之不戒而邢丘抑又甚矣

春宋災 九年

高郵孫氏曰二百四十二年之久書災者一十有二未嘗有曰火者火則人爲之也人爲之者又悉書之

春秋豈勝紀哉

盜殺鄭公子驂公子發公孫輒 十年

書盜者四始於此公羊曰大夫相殺稱人賊者窮諸



盜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十年

陳止齋曰書救陳見晉之終失陳書救鄭見楚之終失鄭

作三軍 十有一年

余於微旨謂魯舊有三軍其後衰微不振因而墮廢後讀東萊之說與余相同喜而錄之東萊曰三軍舊制也數不必常以示稱也今魯無事而用常制勞民費財不尚德而黷武亂所由作也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

春秋通論

卷之五

五

初駕以伐至再駕盟於亳城北矣仍以伐至必待三駕之後始以會至鄭之未易服而蕭魚所以序績也

楚人執鄭良霄 十有一年

執行人者六此年良霄十八年石買昭八年干徵師二十八年叔孫婁定六年樂祁犂七年北宮結是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閒書執所以譏之

城防 十有三年

李氏廉曰莊二十九年已城防矣今又城之蓋滅武仲始受邑也十七年齊師圍滅孫于防二十四年滅孫自邾如防據防以求後於魯此一防之始末也

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句 十有四年

許崧老曰四卿帥師自成公始二卿列會自襄公始大夫張也

公救成至遇 十有五年

陳止齋曰自宣之季年內不言君將於是書公救成而不敢進無惑乎三家之專魯也

劉夏逆王后于齊 十有五年

書逆王后者二桓八年祭公譏遂事不稟命於王也劉夏非卿而逆不重人倫之本而輕天下之母也

戊寅大夫盟 十有六年

春秋通論

卷之五

六

三年雞澤之盟猶曰諸侯之大夫言有君也此年直曰大夫盟大夫無諸侯矣蓋宣成以前諸侯之大夫尚多稱人宣成以後魯宋齊晉蔡衛陳鄭八國之大夫會盟侵伐名氏悉書無復更稱人者變而愈下可勝傷哉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十有六年

執諸侯者十三惟此書以歸執大夫者十二惟意如書以歸

同圍齊 十有八年

圍未有書同者此一經之特筆陳止齋曰同圍齊不

但晉志也

取邾田 十有九年

取汶陽不言自齊汶陽本魯田也今以晉命取之邾故曰邾田

叔孫豹會晉士句于柯 十有九年

許崧老曰宣十五年書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成五年書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裏十九年書叔孫豹會晉士句于柯以見政在大夫列國之事如此非正也故屢譏之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二十年

春秋通論

卷之五

七

穀梁謂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故凡稱弟者罪其兄也陳黃泰鍼衛鱄宋辰皆是也齊年鄭語衛黑背又以罪其寵愛之私也非兄之罪則曰公子

盟于澶淵 二十年

自雞澤以來皆書同盟澶淵之盟齊人始服而不書同盟者譏晉之不能討有罪也齊光篡立莫或問之安用盟主為哉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二十有一年

庶其牟夷黑肱皆大夫也故以其食邑來奔左氏以為賤者殊不知春秋之義非大夫不名如盜竊寶玉

大弓是也使天下諸侯皆知其非義而莫之容則盜賊穿窬之輩將不禁而自絕矣

樂盈出奔楚 二十有一年

杜元凱以宣十年崔氏出奔稱族文八年宋司城來奔書官十四年宋子哀來奔書字為無罪則凡出奔書名者為罪之然春秋之義國君與大夫見逐者皆以自奔為文明其自有取奔之道也崔氏稱族非一人也司城書官不能其官也烏得為無罪哉唯子哀見幾而作故書字以別之其他書奔者皆罪之也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

春秋通論

卷之五

八

之二十有一年

春秋類月食者二此及二十四年七月八月是也自漢以來曆家每以百七十有三日為一交會未有頻月而交即未有頻月而食故先儒多疑之然漢高帝時亦有頻食者此天度之變巧曆所不能知也漢五行志曰董仲舒以為比食又既象陽將絕夷狄主上國之象也

晉樂盈復入于晉 二十有三年

樂盈非晉臣猶繫之晉魚石非宋臣猶繫之宋何哉一以明君臣之分而討之一以憫盈與石為晉宋世

臣未達絕之於晉宋耳及盈典曲沃之甲與其君敵  
春秋始誅絕之書曰晉人殺欒盈

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雞輪 二十有三年

陸氏微古淳問於師曰凡言救者救急之名不當次  
止也傳元年次于師北救邢木次止而遙爲邢援故  
先書次後言救譏其失救急之義也今此君命往救  
晉豹畏齊而次故上言救晉以明師出本意是先通  
君命也言君本命往救而豹自次止所以不譏君而  
罪豹也

齊侯襲莒 二十有三年

春秋通論

卷之五

九

書法與齊侯滅萊同所謂日其人而誅之也

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二十有四年

許崧老曰春秋三書食既桓三年以周桓敗宣八年  
以楚莊興至是而中國諸侯皆受盟於楚矣

叔孫豹如京師 二十有四年

魯之聘王止此許崧老曰自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  
其後五十餘年乃始有叔孫豹以罕書也

齊崔杼弑其君光 二十有五年

二十七年齊人暴崔杼之尸而葬莊公春秋畧而不  
書者以其自死自敗而誅之如宋萬慶父皆奔而後

得誅之春秋不書譏佚賊也

衛侯入于夷儀 二十有五年

家則堂曰春秋之世內外二君者鄭忽與突也衛衍  
與剽也忽之君國正也而祭仲以突篡之衍之君國  
亦正也而孫林父以剽篡之逆順之辨較然可見其  
後忽既復位而突自外入突乃賊也是故突之入櫟  
以名入內外不二君也衍既入于衛地而剽猶居位  
剽乃賊也是故衍入夷儀而不名內外不二君也及  
剽死而衍入大然後名衍所以結正其失國之罪剽  
既死則無嫌於二君矣

春秋通論

卷之五

十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二十有六年

宋魚石入于彭城晉欒盈入于曲沃鄭良霄入于鄭  
皆不書以叛者魚石爲華元所陷欒盈爲士句所陷  
良霄之事執政者不善處之原其初皆非有叛意也  
若林父以一朝之忿稱兵犯上故特書叛以誅之

書叛者五孫林父宋華亥向寧華定宋公之弟辰仲  
佗石彊公子地晉趙鞅荀寅士吉射也陳止齋謂春  
秋之季家有藏甲邑有百雉之城故叛者屢見於經

衛侯衍復歸于衛 二十有六年

衍入夷儀猶突入櫟然突不書復歸於鄭何也突雖

在櫟而大都耦國且嘗與諸侯會于垂則已爲君矣故不復書並忽薨儀之事皆不書也衍猶未定必弑剽而後得國故書法不同如此

家則堂曰春秋於國君之奔多不名之及其反國而後以名書所以正其失國之罪如僖二十八年衛侯鄭曹伯襄之反國是其証也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二十有六年

據傳宋向戌後至不名宜也晉卿趙武獨不名而名鄭良霄界晉之用事者貶之也若曹人則傳本無名

春秋通論

卷之五

十一

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二十有七年

孫明復曰隱桓之際天子失道諸侯擅權宣成之間諸侯錯命大夫專國自宋之會諸侯曰微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大夫專持之故二十九年城杞三十年會澶淵昭元年會虢諸侯莫有見者

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二十有八年

呂樸鄉曰或問杜預謂十二月無乙未信乎曰呂本中曰甲寅乙未相距四十二日明閏月之驗然不書閏月者承前月而受其餘日故書閏月之日係前月之下史策常體又有定例故不必每月發傳此范甯

之說也然杜預以十二月無乙未曰誤矣蓋預專據左氏說經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左氏以爲辰在中司曆過也再失閏矣二十八年春無冰杜預以爲前年再失閏顛置兩閏故此年正月得以無冰爲災而書而孔穎達正義又以爲甲寅乙未不得同月是皆不知閏月之日係於前月之下史策常體之法也

公在楚二十有九年

春秋通論

卷之五

十二

僖十六年冬會淮宣七年冬會黑壤成十年秋如晉十二年冬如晉皆以次年至春秋畧而不書獨書公

在楚蓋以中國而朝夷狄岌岌乎殆哉故比於公在乾侯而書之公在乾侯失國之辭也

城杞二十有九年

城虎牢城成周天下之公也城邢城緣陵城楚丘恤隣之義也今以悼夫人之故而合十二國之大夫以城之則私矣故僖公爲成風伐邾而春秋不予以救災之義平公爲悼夫人城杞而春秋不予以保小之仁

子野卒三十有一年

黃若晦以爲季氏害之而以毀閭爲內諱猶子般子

赤卒不言弑也

昭公

取郕元年

家則堂謂郕有東西之異文十二年城諸及郕者魯  
郕也成九年楚入郕襄十二年季宿救台入郕者莒  
郕也但季孫伐莒取郕與歸父伐郕取郕其事同也  
繹繫之郕郕不繫之莒則其說不可通也李氏廉謂  
其居莒魯之閒或爲莒或爲魯初無定屬者是 諸  
侯方爲會而魯以兵取人之邑故不書某帥師者爲  
魯諱亦以貶也

春秋通論

卷之五

五

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元年

陳止齋曰前言齊無知弑其君後言小白入于齊前  
言莒人弑其君後言去疾入于莒則不與弑之詞也  
前言衛侯入于夷儀後言衛甯喜弑其君前言齊陽  
生入于齊後言齊陳乞弑其君則與弑之詞也辭有  
先後罪有大小故曰屬詞比事春秋教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二年

公如晉而不得入者四皆不言其故唯二十三年書  
有疾乃復可見其他之不得入皆晉人卻之也卻其  
君而不卻其臣然則季孫之敢於逐君者恃有晉焉

耳

淮夷會于中 四年

高郵孫氏曰淮夷之不殊會之者蓋殊會之法施於  
中國會夷狄也晉中國吳夷狄也于相于向是以殊  
會之楚夷狄淮夷亦夷狄也以夷狄會夷狄又何殊  
乎

執齊慶封殺之 四年

李氏廉曰書殺他國大夫之法有二凡有罪而當誅  
者曰某人殺某楚人殺陳夏徵舒是也無罪而不服  
者書執而殺之若執蔡世子有用之執陳行人干徵  
師殺之是也慶封與弑誅之宜也楚靈有諸己而非  
諸人是以慶封不服而春秋亦不純以討賊之法書  
之

取郕 四年

襄六年莒人滅郕矣此復書取郕公穀因有立異姓  
之說不知莒取郕以爲己邑而其地仍繫之郕哀七  
年公會吳于郕是也如楚取彭城以封魚石而春秋  
仍繫之宋昭九年楚已滅陳而猶書陳災也又如郕  
郕已屬於衛唐魏已屬於晉而詩人不沒其故號也

齊侯伐北燕 六年

三年北燕伯欵出奔齊景公伐而納之義也故書爵  
書伐卒之受賄而還不克成功故不書所以伐則貶  
也宜康節先生以春秋爲孔子之刑書

執陳公子招

八年

楚之討罪者四惟夏徵舒爲討賊之詞慶封書執有  
諸已而非諸人也公子招書執書放釋有罪也蔡侯  
般書誘惡其詐也故皆名之

許遷于夷

九年

殺梁鮒曰邢衛之遷皆書月今許遷畧而不月者許  
比遷徙所都無常居處淺薄如一邑之移故畧之不

春秋通論

卷之五

五

得從國遷常例

叔弓會楚子于陳

九年

楚爲無道諸侯所當共嫉也魯以望國先使會之故  
上書滅陳繼書叔弓會楚子于陳所以罪魯者至矣

陳災

九年

陸氏辨疑趙子曰公穀作火左氏作災按前後未有  
書外火者小事若一一書之固不勝紀諸侯亦當不  
告也災是天火事大故書之唯宣冊火以樂器之所  
在書之以示周之所司無人示譏耳此不同其例也  
故當依左氏爲災

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矍帥師伐莒

十年

莒之戰四卿並出今莒之伐三卿俱行臣曰強君日  
弱逐君之禍豈一日哉

仲孫矍會邾子盟于祲祥

十有一年

春秋盟皆書曰此何以不曰公年曰諱喪盟故不曰

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十有二年

書納者六伐齊納糾楚子圍陳納頓子晉人納提葛  
楚子納公孫寧儀行父趙鞅納蒯聵及此是也蓋內  
無有爲之助而自外用勢力以納之耳張元德曰燕  
伯出奔名而納之不名者其罪未至如衛朔鄭突劉

春秋通論

卷之五

五

質夫以爲與襄二十五年衛侯入于夷儀同蓋國固  
其因非臣下所當逐也

同盟于平丘

十有三年

孫明復曰自宋之會諸侯不出大夫專盟會者十年  
至申之會則又甚矣楚子專盟會者又十年矣今晉  
昭一旦與劉子合諸侯同盟於此者乘楚靈弑逆之  
禍爾乘楚靈弑逆之禍與劉子合諸侯同盟於此何  
所爲哉此固不足道也自是訖會召陵諸侯復不出  
者二十四年

公不與盟

十有三年

微旨取杜元凱之說以爲非國惡不諱比於沙隨之不見家則堂以魯乘晉人之衰侵暴邾莒受其叛人入其土地復加之以兵至是晉人伸其霸討公不與盟其責在魯李氏廉曰黑壤之曲全在魯故諱而不書沙隨平丘之曲雖在晉然沙隨以僑如之譖魯實無罪而平丘以邾莒之訴魯亦不能無責焉故於曲之中又分曲直也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十有三年

楚平卽位封陳蔡而皆復之似乎善矣然諸侯不振二國之命制在夷狄春秋以陳蔡自歸爲文不與楚

春秋通論

卷之五

七

之專封也故書法與衛侯鄭歸于衛同

吳滅州來 十有三年

成七年吳入州來不能撫而有之今五十載又從而滅之著吳之暴亦以見其無以控楚也其後州來卒歸於楚

齊侯伐徐 十有六年

僖十五年楚伐徐齊桓盟于牡丘次于匡以救之今無故而自殘其與國景不逮桓遠矣

宋公伐邾 十有九年

晉霸方衰邾邾邾人之不備襲其國執其君據有其

土晉不能治而宋治之春秋所予也故繼邾人入邾而書宋公伐邾

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十有九年

余於微旨謂止進藥以殺之諱黃若晦之說益信黃氏曰不以刃而以藥猶漢霍顯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是也苟以不當藥而蓋其藥殺之情則世之亂臣賊子皆得借是以逃罪矣

公孫舍自鄆出奔宋 二十年

奔未有言自者此言自鄆自鄆待放也春秋之時臣能專其邑無不叛其國者會之待放而後出奔與公

春秋通論

卷之五

六

孫歸父之自筮奔齊爲能以禮自處也以視臧武仲之求後爲何如哉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二十有二年

家則堂曰晉悼公之討魚石也以諸侯之師圍彭城春秋書以美之今華向爲亂晉苟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皆以師救宋共討華向於南里而春秋畧之不書爲其有畏於楚討之不能力叛者皆得逸去也晉楚交兵百有餘年宋人爲之出力弭兵楚得以竊霸權號召天下今宋大夫爲亂於內楚乃從而羽翼之背施忘義利人之難而伐取其國謂楚非夷不可也

先書叛繼書奔楚罪楚之納叛臣也然宋之強族華無向麟自彭城以來世爲亂再有討芟剪幾無存者而宋得以少事視魯之季齊之田晉之智韓趙魏日爲亂而其君討之無可奈何者有閒矣春秋詳著三叛之始末嘉宋討叛有成功也

王室亂二十有二年

前此子頹之亂子帶之亂春秋皆不書此何以書家則堂曰王猛以太子母弟而立子朝以長庶而求襲位名體治亂諸夏莫適所從當是時周有兩天子其爲亂與頹帶之事異矣此春秋所以變常法而爲之

春秋通論

卷之五

九

書

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二十有二年

呂東萊曰洛誥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先儒以爲今河南城也所謂王城也成王定鼎於郊廓是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先儒以爲今洛陽也卽所謂成周也是時以成周爲下都所謂成周既成分正東郊成周是也至敬王時自王城遷而都之

尹氏立王子朝二十有三年

李氏廉曰衛晉之立書衛人衆立之詞也子朝之立書尹氏簒立之詞也書衛人而復書公子則嫌於當

立書尹氏而不書王子則嫌於外姓此春秋之精意也

有鸛鵒來巢二十有五年

記異書有者八有年二有星孛三有蜚一有蜚一有鸛鵒一有者不常有也

齊侯取鄆二十有五年

取鄆所以居公春秋不書者以魯之君居魯之邑而鄆人不受必待齊侯爲之取之可恥甚矣此春秋之所諱也然上書齊侯取鄆次書公至自齊居于鄆則其實亦不可掩矣

春秋通論

卷之五

王

居于鄆二十有六年

書居于鄆五至二十九年十月鄆潰

公圍成二十有六年

圍成者二昭公圍成大夫之專也定公圍成家臣之逆所謂自大夫出陪臣執國命也

天王入于成周二十有六年

天王敬王也子朝猛之兄敬王猛之弟皆景王庶子也王世子壽早卒子朝有寵於王欲立之未果劉豎單旂惡子朝而立王子猛於是子朝因之以作亂敬王不與於朝猛之爭以待神器之自至去郊廓而遷



成周焉及三十有二年始爲成周之城且諸侯不以  
身服王事而使大夫共之可慨矣夫

天子之居曰京師不曰京師而曰成周所以見王室  
之衰同于列國也至三十有一年仍書城成周幾同  
于城邢城杞春秋蓋深傷之

公在乾侯 三十年

自公孫于齊次于陽州繼書公居于鄆者四公在乾  
侯者五家則堂曰不與季氏以頒朔也歲序更新吾  
君失守宗祧越在他國之境書公在乾侯若公之猶  
在國中所以教天下後世爲人臣者當國家艱難  
春秋通論 卷之五 主

人主播遷常如威顏之咫尺盜賊亂竊不能爲之移

奪夫然後無愧于人臣之常分

取闕 三十有二年

前書取鄆圍成此書取闕所以見賊臣據國公無寸

王也

春秋通論卷之六

三原劉紹微著

定公

春王 元年

李氏廉曰隱元年事在三月莊元年亦事在三月定  
元年亦事在三月然隱莊皆書正月則定公之無正  
始可知矣蓋隱莊雖無正始而卽位皆在正月定卽  
位在六月故也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元年

京師卽成周也執宋仲幾以其城成周不受功也何  
爲城則書成周執則書京師京師云者衆大之區天

春秋通論 卷之六 一

王所在所以正晉大夫無王之計也

葬我君昭公 元年

呂樸卿曰葬本國之君稱葬某公足矣必曰葬我君  
某公者隆君父之恩盡忠愛之義資於事父有父之  
道焉故必曰我君以明之也此道也常時無事則不  
見此理特于昭公爲有大警動于其臣下者

隕霜殺菽 元年

微旨謂殺菽則殺草可知菽菽豆也孔穎達以爲耐  
霜之穀穀梁疏亦謂菽易長而難殺故以殺之爲重

雉門及兩觀灾 二年

桓宮僖宮災不言及此獨書及所以見雉門先災延及兩觀也李氏廉謂若不言及則嫌於雉門之兩觀獨災者誤矣

楚人伐吳二年

許崇老曰自襄三年書楚公子嬰齊伐吳終於人之則楚力竭矣於是吳人入郢自昭三十二年書吳伐越終於越再入吳於是吳亡吳楚介在南荒夷蠻相攻不可殫錄故刪取其要如此以爲伐國之戒

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三年

夏葬邾莊公秋盟于拔不恤人之喪所以責魯也君

春秋通論

卷之六

二

不往而大夫會之昭公時祿祥之盟猶未爾也是將爲叛盟計耳比而觀之春秋之義著矣

召陵侵楚四年

齊晉之攘楚皆于召陵召陵固要地也但齊桓以八國之師仗義執言故春秋書伐大其攘夷之功也晉定以十八國之師求貨弗得遂辭蔡人故書侵以鄙之此春秋之權衡也

公及諸侯盟于泉池四年

公會諸侯盟于薄公會諸侯盟于宋皆後至之文也此非後至而曰公及諸侯是以魯爲主見晉之不足

主是盟也重言諸侯劉子不與盟也

許崇老曰齊桓晉文之興至於盟不言同者過乎同之辭也春秋之季至于盟不言同者不及乎同之辭也泉池之盟諸侯攜矣

劉卷卒四年

陳止齊曰王卿士不卒有關於天下之故則卒之於襄王之難有王子虎焉於敬王之難有劉子焉君子曰王室其庶幾乎而無救於周是故特卒之也司馬遷于諸國世家多卒孔子蓋知此者也

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四年

春秋通論

卷之六

三

春秋書以師者三惟蔡侯以吳師伐楚爲褒若桓四年宋以三國伐鄭僖二十六年魯以楚師伐齊皆貶也當比事而求之

吳入郢四年

前書吳子大其攘楚之功也此以號舉罪其君居其君之寢大夫居其大夫之寢有狄道焉故從而狄之若夫入國不言邑今入楚而曰入郢非得國之辭也於越入吳五年

越見於經者六昭五年越人與楚子伐吳八年楚放陳公子招於越三十二年吳伐越是也定五年於越

入吳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檇李哀十三年於越入吳是也其三稱越皆在昭公之時其三稱於越皆在定哀之時先儒多生異論惟高郵孫氏以爲當是時越有數種有東越南越閩越甌越越於定公之前國名爲越故經據其號皆書曰越也於定公之後欲自別於羣越始改號爲於越經據其已改之號故皆書曰於越也此猶楚初見經稱荆其後稱楚始改號也

鄭游速帥師滅許 六年

李氏廉曰此鄭叛伯之始也自隱十一年鄭入許而齊鄭之黨合天下遂無王自定六年鄭滅許而齊鄭春秋通論 卷之六 四之黨又合天下遂無晉許以太岳之裔不能屈節於鄭而甘心向楚其亡國宜獨至是而晉楚俱弱春秋以終則世變亦可慨也夫

公侵鄭 六年

是時陪臣執國命故自宣公十八年書公伐杞之後至是八十年魯君無將兵者矣今侵鄭而書公非公之能自強寔奉晉命耳春秋凡奉伯令以討人者皆書侵以師出無名也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六年

取鄆以居公本齊景之善意自三十年鄆潰遂貳於

齊至是圖之欲取以自利魯之罪也季仲同惡相濟比而書之所以誅也

齊侯鄭伯盟于鹹 七年

齊鄭之盟叛晉也其後次五氏次垂葭次渠條至哀元年而伐晉故先儒以爲石門志諸侯之合鹹志諸侯之叛也李氏廉曰自是以後有盟沙盟曲濮會安甫盟黃會牽會洮皆齊鄭糾合之事可與隱公初年對看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七年

內伐十六宜以後七內侵七宜以後六伐我二十一春秋通論 卷之六 五

宣以後十七侵我五宜以後一魯之用兵則侵多而伐少魯之被兵則侵少而伐多衰日甚矣然齊既與魯盟不問罪於意如逐君之時而肆暴於定公卽位之後春秋繼鹹沙二盟而書國夏伐我蓋深貶之

公侵齊 八年

書公侵齊者二陪臣執國三桓拱手自正月至三月再書侵齊議公之重怨也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八年

李氏廉曰晉自召陵之後苟有事于諸侯皆書侵今年士鞅侵鄭衛哀七年魏曼多侵衛十年趙鞅侵齊

十三年曼多使衛豈果潛師掠境與燕義不足以服人故春秋例之以無名之師也

益竊寶玉大弓八年

家臣賈故不書名如陽虎以鄆謹龜陰叛奔齊侯犯以印叛南蒯以費叛皆略而不書是也唯寶玉大弓爲國之重器故不得不書然猶略其名焉

齊侯衛侯次于五氏九年

介會書次者二厥貉之次楚莊窺中國也五氏之次齊景圖繼伯也然齊景果有志於伯業何不夷楚之是據而晉伯之是圖其失均也故書法相同辭舉堯

春秋通論

卷之六

六

曰春秋之初諱伐王春秋之季諱伐伯世至無伯而中國夷矣

晉趙鞅帥師圍衛十年

次于五氏者齊與衛也晉不能治齊而圍衛比事觀之可議孰甚焉

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十年

書歸田者五宣十年齊人來歸濟西田成二年取汶陽田襄十九取邾田自鄒水哀八年齊人歸謹及闡及此年是也取汶陽取邾田書取不書歸以其仗大國而得之也歸濟西歸謹及闡言歸不言來歸以其

請之而後得也惟此年歸鄆謹龜陰田不假兵力智計而得之是之謂自歸故書曰來歸聖人道化所感固如此夫

宋公子地出奔陳十年

家則堂曰春秋每于一國之事而再三書之深致意焉耳自此兩年間書宋事凡五見而大夫公子母弟奔者三春秋始終備書之不加貶斥而義自見矣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弼出奔陳十有一年

辰與仲佗石弼其出奔也書暨其自陳入蕭以叛也暨及穀梁注曰辰爲佗所強故曰暨然則暨者不得

春秋通論

卷之六

七

己之詞及者得己之詞也得己而己罪愈不可逭矣暨齊平及齊平皆同此義暨者勉強及者自然也

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十有一年

家則堂曰辰爲首惡而仲佗石弼公子地樂大心其從也春秋於辰之奔也書暨仲佗石弼出奔至其入蕭也書及仲佗石弼公子地自陳入蕭以叛嚴首惡之誅遠脅從之戮也又繼書樂大心自曹入于蕭而不書叛叛非樂大心之始謀其罪又下於彼三人觀乎此見春秋用法絲絲無爽必有是罪而後加之以是刑彼意錄云者非春秋垂法之旨也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十有一年

是時齊以盟主自居而此年及十三年兩書公孟彊帥師伐曹傷中國之無伯主不獨責衛亦以責齊也

大蒐于比蒚邾子來會公 十有四年

李氏廉曰公及齊遇穀而蕭叔朝公大蒐于比蒚而邾子來會公皆非其所也

滕子來會葬 十有五年

呂東萊曰邾子來奔喪畏魯甚也滕差遠而大于邾故但來會葬此專以強弱利害爲國者也

哀公

春秋通論

卷之六

八

齊侯衛侯伐晉 元年

晉自入春秋以來惟與秦構兵爲多列國無敗伐晉者文元年衛人伐晉襄二十四齊侯伐衛遂伐晉春秋于衛書人於齊書遂明晉之爲伯主也此年直書二侯伐晉詞無異於列國傷中國之無伯也陳止齋曰春秋之初諸侯無王者齊鄭宋魯衛爲之也春秋之季諸侯無伯者亦齊鄭宋魯衛爲之也許崧老曰王道既盡伯統復亡春秋之變至是而窮矣嗚呼此孔子之所以絕筆也

取漕東田及沂西田 元年

襄十九年因晉之力取邾田自漕水以復舊疆至是四十年矣三卿復出爲惡取漕東田及沂西田是魯人之逐利無厭所以貶之者至矣

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二年

書世子者三鄭忽蔡有衛蒯聵也突雖立而忽之位未絕楚雖滅其父而有之位未絕慷慨雖立而蒯聵之位未絕故曰春秋以道名分

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三年

李氏廉曰衛石曼姑圍戚與宋華元圍宋彭城相類然宋事以晉首兵者晉之討逆也衛事以齊首兵

春秋通論

卷之六

九

者不以子圍父也彭城書宋者正彭城歸于宋也戚不書衛者不以子制父也

桓宮僖宮災 三年

劉原父曰桓僖久矣其宮何以不毀三家者出於桓立于僖以是爲悅者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三年

邾事魯最恭魯納其叛人取其土田至是圍之七年入邾以邾子益來無道之甚合前後而觀之春秋之義見矣

盜殺蔡侯申 四年

昔盜者五盜殺鄭公子騂公子發公孫輒盜殺陳夏  
區夫盜殺衛侯之兄縶及此年是也又有盜竊寶玉  
大弓者皆不罪爲盜而罪致盜也使爲國者紀綱素  
立刑政素明則安有盜賊公行之事哉

城邾取六年

定哀十六年間凡八城邑春秋詳而錄之譏其不務  
本而罷民何益於公室哉

齊國夏及高張來齊六年

國高齊之世臣也世臣去則國體輕而奸人得以肆  
其謀春秋書國高之奔于前繼書陽生入于齊繼書

春秋通論

卷之六

十

陳乞弑其君比而觀之春秋之義也

齊陳乞弑其君荼六年

衛侯入甯喜弑陽生入陳乞弑先後同一轍也家則  
堂曰齊桓之入齊無君也陽生之入齊有君也陽生  
先荼之弑而入既入而後陳乞弑荼茶弑在陽生  
既入之後謀寔定于陽生未入之前不與小白同也

以邾子益來七年

蘇穎濱曰在外曰以歸在內曰以來內外之別也

以曹伯陽歸八年

曹不書滅先儒多生異論微旨據孟子時曹交爲曹

君之弟則曹未亡也故不言滅

鄭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九年

呂東萊曰隱十年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伐取之不義也猶有難也此直言取之易之甚也

趙鞅帥師侵齊十年

上書齊侯卒此書趙鞅侵齊譏伐喪也故特言春秋  
者當比而觀之

吳救陳十年

列國不能救而吳救之殆與齊之救邢救衛晉之救  
宋同爲義矣春秋書之爲中國惜也

春秋通論

卷之六

十一

公會吳伐齊十有一年

十年書公會吳伐齊此復書之會夷狄而伐中國因  
責吳而並責魯也

孟子卒十有二年

黃若晦曰陳司敗以聖人黨魯昭而爲之諱不知孔  
子謂昭公知禮者正未嘗諱也凡人之於禮未必不  
知之而鮮能行之君娶于吳爲同姓而謂之吳孟子  
此豈不知禮者哉使不知禮則不謂之孟子矣

冬十有一月螽十有二年

呂樸鄉曰左氏載仲尼之言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

火猶西流司曆過也以是爲失閏之故然觀今年書十二月螽明年九月螽又十二月螽恐不專爲失閏然則何以書紀災也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十有三年

高郵孫氏曰春秋之辭雖萬其尊異而爲法者三天王也魯也中國也故內京師外諸夏尊天王也內諸夏外夷狄尊中國也內魯外諸侯尊魯也及其既久而天王益衰諸夏益弱魯益無道則聖人一反之以託於春秋之終而深爲後世之戒也春秋天王之事見於經者必曰京師而昭三十二年書曰城成周天

春秋通論

卷之六

三

王竟衰而同之列國也魯爲他國侵伐者必曰某鄙而哀公八年十一年再言伐我魯竟無道而同之諸侯也夷狄之會稱國而離春秋之常法也而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進吳稱子又言晉侯及之諸夏竟弱而同之夷狄也春秋之旨微矣

呂東萊有取于孫氏之說前輩皆以爲知言家則堂謂春秋書法當貶則貶當削則削自同于夷則夷之未聞天子衰而同之列國魯衰而同之諸侯伯國衰而同之夷狄欲與知春秋者共講焉余竊思之城京師而曰成周詞幾等于列國然繼書晉人執宋仲幾

于京師京師即成周也非列國之所得同也他國侵伐必曰某鄙哀公之時再言伐我邊備不修直抵其國都故不言某鄙亦豈同之諸侯哉黃池之會吳雖書晉然先晉侯而書及則亦非弱諸夏而同之夷狄也唯所云春秋之辭雖萬其尊異而爲法者三實通經之大義讀春秋者宜致思焉

於越入吳十有三年

於越入吳者二此及定五年是也定五年吳在楚而越入之此年爭長黃池而越又入之太子爲虜不數歲而亡所謂螳螂捕蟬不知黃雀之握其後也可不

春秋通論

卷之六

三

戒哉

西狩獲麟十有四年

麟之獲祥耶異耶麟爲聖王之瑞識者皆知其爲祥賈誼弔屈原賦云使麒麟可繫而羈今亦何異於犬羊蓋言不可得而搏執也今爲田獵者所得則與熊豕豹鹿同歸於罟罟捕擊之餘猶孔子以聖人而斥逐於庸君奸相之手斯乃天下之大異也故與螽生星孛而並書道之不行聖之將亡春秋焉得而不終

春秋通論五卷

陝西巡撫  
採進本

國朝劉紹攽撰是書與所著筆削微旨相爲經緯而  
往往循文敷衍罕所發明如桓三年日有食之既  
一條云春秋日食三十六隱之食者一桓文成食  
者各二僖宣定食者各三莊之食者四襄之食者  
九昭之食者七其中食既者三此及宣八年七月  
襄二十四年七月皆變之甚者又莊十五年鄭人  
侵宋一條云外書侵五十有七始於此終哀十三  
晉魏曼多侵衛書伐二百一十三始隱二年鄭人  
伐衛終哀十三公子申伐鄭天下之無道甚矣僖  
十九年邾人執鄆子用之一條云用人者二此年  
用鄆子昭十一年楚執蔡世子有用之其虐爲已  
甚矣夫日食之爲變侵伐之爲無道殺人以祭之  
爲虐亦何待贅言乎



# 空山堂春秋傳十二卷

〔清〕牛運震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嘉慶二十三年刻空

山堂全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空山堂春

秋傳十二卷》提要

## 春秋傳序

歲辛酉始從家一山刺史署齋得空山先生春秋傳讀之既畢業作而歎曰吾乃今而得先生之志也夫前世傳春秋者多矣左公穀而外宋有胡氏安國傳劉氏敞傳程氏頤傳劉氏絢傳陸氏佃後傳葉氏夢得傳鄭氏樵傳陳氏傅良後傳凡十有一家先生後出豈欲以掩十一家之長哉志在於得其平如衡之懸水之準得其博如崇期之八達

春秋傳序

一 空山堂

遠之九達得其簡如導河之積石導江之岷源得其遠如千里之步起於足下九成之臺始於累土而已矣是先生之志也所以公之天下者也今挈其宏綱鉅指凡三十有一條縷析陳之為讀是書者告焉有三傳皆有取而胡氏傳及諸儒之說未安者如桓元年及其大夫孔父公穀皆以孔父為字左氏亦謂父字而嘉名杜氏註則以孔父稱名趙氏註劉氏敞程子胡氏從之以為君前臣名名

君不可字臣今證以啖氏助說孔字父美稱孔氏之先皆以字連父故有弗父金父肅恭讀

御纂春秋傳說亦稱啖氏之詳挾語可並存定八年從祀先公三傳謂正閔僖之失胡氏獨以為昭公則斷之以經書葬而祔廟諸禮可推昭既書葬是祔廟已有明文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胡氏謂札以讓國階禍則證以札書名猶楚椒秦術之類非褒貶所係又札之辭國在襄二十九年之

春秋傳序

二 空山堂

後豈得預貶有專主左氏或駁正左氏者如襄元年圍宋彭城左氏曰非宋地追書也則以證書宋彭城者孔子特筆不予楚之取彭城以置叛人昭七年燕暨齊平穀梁以為魯暨齊說者援下叔孫舍如齊涖盟為證則斷以涖盟在公如楚之後間時間事明屬兩事而傳首齊求之也四字劉敞誤解作齊求魯耳至莊三十二年城小穀左氏謂管仲城之則斷以小穀魯地非齊地今曲阜西北有

小穀城齊別有穀左氏乃牽附申無字之言致誤宣九年陳殺其大夫洩冶左氏載孔子稱詩無自立辟先儒多以書名為責治則證以荀息仇牧經予之而皆書其名肅恭讀此條

御案推明大夫死必書名之義而黃氏仲炎以左氏所載非孔子之言萬世臣道之準立矣成三年伐鄭左氏謂討邲之役則據毛氏奇齡說陽橋之役鄭從楚侵衛衛請師以拒之有左氏未可據而

春秋傳序

三 空山堂

公穀義長者如隱三年辛卯尹氏卒左作君氏公羊謂天子大夫則據劉向封事尹氏世卿而專恣與公羊同且王子虎劉卷皆以周卿卒于魯史肅按程子亦有夫人未聞稱君氏之疑僖十七年左稱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滅項公穀謂為齊滅之則證以上條齊伐英氏之文斷從公穀成十七年秋公至自會穀梁謂公不周乎伐鄭解者以周為信訾穀梁之謬則證以楚師至而諸侯還未嘗得

致伐于鄭是為不周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穀梁以為不正其閏公羊云喪曷為以閏數喪數畧也毛氏奇齡力排公羊孫氏復謂閏月葬非禮家氏鉉翁并謂當時計閏為喪則斷以喪期不數閏而未聞閏月葬之為非禮肅恭讀此條

御纂徐氏彥引鄭志云居喪之禮以月數者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無與數此解出自康成所當並存俟攷也有公穀未可據者如隱四年夏四月葬

春秋傳序

四 空山堂

衛桓公公穀謂月葬故也則證以春秋月葬三十三豈皆有故五年螟穀梁謂甚則月不甚則時則斷以實書非有義例八年盟于瓦屋穀梁謂參盟于是始謹而日之則斷以盟之例日其不日者史失之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火公羊以宣榭為宣宮之榭何休謂廟制似榭則證以杜氏預註孔氏穎達疏榭為講武屋成十五年仲嬰齊卒公羊謂仲嬰齊為兄後則據毛氏奇齡說大夫繼爵不繼統

無弟為兄子子為父孫之理昭十年十有二月甲子何休謂昭公取吳孟子之年貶之則從孫氏復說此年無冬者脫文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灾公穀以魯雉門為僭則證以雉門兩觀謂之臺門禮器天子諸侯有臺門而子家駒之言亦出自公羊未可依據十三年晉趙鞅歸于晉公穀謂趙鞅以地正國又謂美其逐君側之惡則斷以鞅之罪視荀寅士吉射少間耳公穀獎之悖理十四年無冬何

春秋傳序

五 空山堂

休謂孔子去魯不書冬則斷以為闕文哀三年桓宮僖宮災杜氏預謂桓僖親盡而廟未毀公羊謂毀而復立則斷以諸家襲左氏傳孔子聞火之言非經之正旨而後毛氏奇齡說古七廟五廟之外有遷廟桓宮僖宮者遷廟耳十二年春用田賦公穀謂多于什一非古則證以毛氏奇齡說井田有稅以足食有賦以足兵宣公初稅畝是加稅也哀公用田賦是加賦也田賦者以田為賦邱賦之外

船征馬一匹牛三頭而賈氏達謂一井出一邱之賦則加賦十六倍胡氏誤引國語籍田以力賦里以入謂田出里賦為弛末削本皆失經旨有三傳皆未可據者如昭三十一年黑肱以濫來奔左氏稱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公穀二家或以為別乎邾或以為通濫為國則斷以經無略賤之例邾快非以地來亦以賤書名黑肱不係邾者乃係闕文定元年春王三月三傳皆截春王二字為一節謂定

春秋傳序

六 空山堂

公不得正其始則斷以定公此時尚未立無君以統朔又正月無事故不空書哀十四年西狩獲麟左氏謂春秋感麟而作公穀謂文成致麟則證以賈氏達服氏虔說孔子自衛反魯而作春秋在哀公十一年而後儒雜用緯候謂麟是漢受命之瑞又謂春秋終於春者以天地生生之理在斯均屬迂謬肅恭讀此條

御案削去衆說以朱子之論為定而大義炳日星

矣有後儒論說異同兼資攷質者如成十五年宋華元出奔晉下經文凡四條徐氏仲山謂有五疑則證以公羊何氏註謂華元實奔晉而云未至晉乃左氏之誤經書宋殺其大夫山討罪例不書字左氏誤謂蕩澤字子山耳華元重係之宋奔楚止書魚石一人而亦係之宋經文皆有微旨不得信傳以疑經襄十一年作三軍疏家謂費誓三郊三遂詩公徒三萬則魯本有三軍胡氏傳從之杜氏

春秋傳序

七 空山堂

預謂季氏假立三軍劉氏敞謂襄之前未有三軍孫氏覺謂三桓不量力而作三軍則證以周禮大國三軍次國二軍春秋惟齊晉楚有三軍恭讀此條

御案三軍二軍係並存其說者定十二年公至自圍成先儒或謂圍成非孔子之意或謂孔子不能墮成因未攝相毛氏奇齡又謂成不必墮不當墮皆非篤論則斷以三苗逆命崇人弗降舜禹文王

皆不能免何損于聖人使孔子終用於魯墮成之事必有以處之又有信經黜傳別具苦心深指可存一解示後以嚴名分之防者如文十二年邾伯來奔左氏謂邾太子以夫鍾與邾邾來奔公以諸侯逆之則據八年邾降于齊此為迫于齊而來奔者當實是邾伯若魯擅予邾世子以君之爵是為樊亂襄元年鄭伯髡頑卒于鄆昭元年楚子麇卒哀五年齊侯陽生卒先儒或以為諱或謂以疾赴

春秋傳序

八 空山堂

則必謹之又謹信經之書卒者為實蓋書卒者實則此外被斧鉞之誅者愈以見聖筆之嚴無一人可倖貸而綱常名分森列天壤者益以凜凜且此解皆依準以經筆毫無枝葉牽鑿之言洵為可貴凡此諸條視其去取可否則權權平也搜菁鉤稽則聞識博也要約深婉則辭事簡也親切著明則制防遠也平故頗側泯而心不爭博故野僿祛而胸不固簡故支蔓削而情不流遠則人風靖王法

彰聖作範圍而億萬紀可以永永無弊是則先生之志也夫是則先生之志也夫

嘉慶六年七月朔日涵齋張燾拜撰於南通州紫琅講舍



春秋傳序

九 空山堂

春秋傳卷一

滋陽牛運震學

隱公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東遷以後王綱淪矣適當隱公之初故春秋託始焉爾

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君之始年謂之元年唐虞三代以來之通稱也春歲之始也不言一月而言正月猶始年稱元年之義也王者謂當時之王也侯國之史義當

春秋傳

卷一 隱公

空山堂

稱王又以著其爲周正建子之月也春正月者舊史文王者孔子所加也不言周正月而言王正月尊昭代義不得稱周也編年次月所以紀事雖無事必書首月謹始也事在二月則書二月事在三月則書三月是年三月有事而仍書首月以其爲元年也不書卽位者公實不卽位史無可書也公何以不卽位或以爲讓或以爲攝夫以爲讓則攝焉爾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邾公僕作邾婁蔑公穀並作昧

及者何與也內爲志外爲主皆稱及其稱會者行會禮

也邾魯附庸儀父其字左傳以爲邾子克也附庸之君稱字據此及蕭叔朝公是也諸侯私相盟非禮也然比國結信繼好息民聖人亦無譏焉爾蔑之盟何以書內相盟則書且先錄其本以著七年伐邾之爲渝盟也按盟之例日不日闕文也穀梁曰其盟渝也攷桓十七年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趯秋及宋人衛人伐邾渝盟甚矣又何以日之邪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春秋他未有書克者此其書克何特筆也克者兩相敵

春秋傳

卷一 隱公

二 空山堂

而力勝之辭也段不書弟段叛不得爲弟也稱鄭伯鄭伯帥師也非殺世子母弟目君之例也段不言叛鄭伯不言伐以是爲鄭伯亦有譏焉爾不言出奔略之也春秋著義而不著事褒貶之義明則事不足悉也

公羊傳克之者殺之也穀梁傳克者何能殺也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然則爲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按左傳太叔出奔共莊公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餽其口於四方則段之未殺明矣鄭伯之力固足以制段而段猶得出奔此卽鄭伯之緩追逸

賊也乃穀梁猶以爲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不亦誣乎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天王者周平王也天王者臨諸侯之稱惠公者隱之考也仲子者桓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諸侯不再娶仲子者惠公再娶之夫人故不得爲夫人也周賵惠公因兼賵之然非禮矣咺者何名也天子之宰不名則以名爲貶矣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春秋傳

卷一 隱公

三 空山堂

宋人微者也孰及之公也何以不書公恥與微者盟故沒公以殺恥以國地則宿之與盟可知也

按宿之盟不日闕也穀梁云卑者之盟不日莊二十二年及齊高偃盟文二年及晉陽處父盟又何以日邪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王卿士祭國伯爵也自來曰來不正其非王命而私行也或曰來朝或曰來奔書曰來而貶見矣朝與奔不足究也

公子益師卒

內大夫卒例得書不書葬降於君也不以大夫目之者不與世官也

按大夫之卒例日不日史失之也穀梁以爲惡不書日左氏謂公不與小斂故不日彼公子牙公孫敖之卒皆日豈其善類邪抑公皆與小斂邪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戎者徐戎也潛魯地戎來而我會之脩世好息外患也戎狄以號舉所以別於中國也

孫氏復曰凡書會者皆惡之蓋謂天子在上諸侯不得

春秋傳

卷一 隱公

四 空山堂

私會也然亦有當會而會者非概惡之也孔子嘗從定公會夾谷矣豈其不義而孔子行之而猶書於策邪

夏五月莒人入向

莒人者莒師也小國非君將恒稱人人之者寡辭也凡書入皆貶

無駭帥師入極

駭穀作倅後同

無駭何以不氏公族大夫例名而不氏無駭又未賜族也內大夫將恒書帥師入極非滅也內滅國書取極不書取則非滅可知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公羊云日者爲後背隱而善桓能自復爲唐之盟竊謂盟之繫日不足見義也

九月紀履緌來逆女

履緌左傳作裂繻

此卿爲君來逆女也天子娶則稱逆王后卿爲君則稱逆女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內女未有言來逆者此其書來逆何紀伯姬遭國變而卒哀之故詳錄其本也公穀胡氏皆以爲譏不親迎夫諸侯越國而親迎吾未之前聞也則譏之者已固矣

春秋傳

卷一 隱公

五 空山堂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逆者外辭也歸者內辭也內女爲諸侯夫人者恒書歸不書者有故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伯左作帛

伯上有闕文不知其何伯也公羊曰無聞焉爾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子氏者何穀梁以爲隱之妻也不地夫人無出境之事薨有常處也夫人之義從君隱公在故不書葬左傳以爲桓母夫仲子之卒已在前矣公羊以爲隱母夫隱母

未有不書葬者也以此知爲隱妻矣

鄭人伐衛

伐衛者討公孫滑之亂也不書討滑以鄭爲志平伐衛也是爲鄭人脩怨之師矣書之固非其善之者也

劉紹攷曰春秋書侵書伐皆不詳其事蓋征伐天子之事諸侯專之罪也故第書侵書伐而貶惡見矣其事奚足錄邪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日食必書謹天變也日食者月掩之也不言月食日而

春秋傳

卷一 隱公

六 空山堂

言日有食之者以月不可見又惡以陰加陽也日食書日書朔或言日不言朔或言朔不言日或朔日並不言史失之也日月干支非褒譏所可加聖人亦姑略之爾

三月庚戌天王崩

天王平王也王崩來赴則書魯不會故不書葬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尹左作君

尹氏天子之卿也言氏者著其世繼也來赴故書公羊以爲譏世卿世卿非禮也

劉紹攷曰左傳謂君氏先儒多非之公羊謂天子大夫



而世或疑周之大夫不應卒於魯史毛西河因謂與隱公俱歸自鄭之尹氏余讀劉向封事引此亦云尹氏世卿而專恣與公羊同觀王子虎劉卷皆以周卿卒於魯史則尹氏之爲周卿信矣

秋武氏子來求賻

賻禮也求賻非禮也書來求賻魯賻不入也不稱使當喪未君也稱氏與尹氏同武氏子者父在之辭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外君稱卒別於我君也外君卒書名紀易代以別彼國春秋傳

卷一 隱公

七 空山堂

之前後君也其不書名史失之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齊鄭之黨合天下始多故矣內盟言會及外盟不言會及內外之辭也

癸未葬宋穆公

穆公穀作繆

凡書葬者言我國有葬之者爾不曰宋葬穆公而曰葬宋穆公據我也此當書大夫如某國葬某公或書或不書略之也稱諡稱公據彼國也臣子之義稱其本國之君曰公或以爲僭稱公或以爲稱私諡所以罪其臣子

皆已甚之辭爾諸侯日卒月葬正也曷爲或日或不日或月或不月史文有詳略也非所謂渴葬慢葬與危不得葬之義也赴卒書卒會葬書葬卒自外錄也葬自內錄也不卒外不赴不葬內不會也其不會而書葬者則

春秋之變例爾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凡力得之曰取書取則伐可知矣伐取並書惡之也他伐國無取邑者乎此何以獨書取邑曰書之於春秋之始而惡之之義見矣自此以後或書或不書者書之則不勝書故書之有詳略也說者以爲告伐不告取故不書取者固也

春秋傳

卷一 隱公

八 空山堂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州穀作祝

州吁不書公子削之也曷爲削之州吁者嬖人之子其母賤其子不得稱公子削之所以絕其屬籍也君弑書名與君薨書名例同

按弑君之賊例應從同蔡般許止楚商臣皆書世子齊商人書公子乃獨於州吁不書公子無知不書公孫其義何居穀梁曰以國氏者嫌也弑而代之也商人商臣

獨非弑而代之乎程氏曰不削之無以著其弑逆之罪  
不世子公子之安知非盜與微者無以著其弑之之實  
夫弑逆之賊雖不削之其罪自見也况情均罪等安有  
自岐其例俾後人炫而莫定乎胡氏申公羊之旨謂莊  
公不待州吁以公子之道故去其公子春秋爲亂臣賊  
子而作子有罪而追咎其父非通道也孔穎達以爲史  
有詳略文無褒貶夫日月非褒貶所係謂之史有詳略  
可也稱名者春秋之大義聖人烏有因仍舊史而不著  
其義者然則所謂筆削者安在也夫蔡般許止楚商臣  
春秋傳

卷一 隱公

九 空山堂

以弑君而兼弑父者也不書世子則無以知其爲弑父  
也商人固已貴爲公子矣弑其兄之子而自立又定於  
其位故於其弑君也稱公子於其被弑也稱君州吁於  
屬也賤無知之於諸兒於誼則疎弑而自立又皆不定  
於其位旋即見誅聖人於其弑君也絕其屬不稱公子  
不稱公孫於其誅也不與其爲君直曰殺州吁殺無知  
而已此春秋之微旨也

杜氏預曰戊申三月十七日有日而無月按月者所以  
繫日有日無月史文闕也知此益不可執日月以定褒

貶矣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諸侯不期而會曰遇遇必有所往之處書遇不書所往  
則非不期而遇也蓋相期簡其禮以見也曷爲簡其禮  
宋魯合而謀鄭託於無約而遇所以秘之爾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首宋宋爲主也說者以爲衛志而責宋者非也宋陳君  
自帥師書爵蔡衛大夫帥師稱人

秋鞏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春秋傳

卷一 隱公

十 空山堂

書鞏帥師專兵也專兵故名之再序四國重言之以重  
其罪也左氏以爲再舉者非也

按公羊以爲鞏不氏者與弑公貶也穀梁曰不稱公子  
貶之也夫公子鞏果以弑君貶當於其弑君焉貶無爲  
先事而貶也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邱傷三十  
三年公子遂帥師伐邾皆弑逆而皆書公子何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公羊傳書人者何討賊之辭也此石碯殺之也不書石  
碯者不以爲一人之私討也不書陳人執州吁備予衛

人以討賊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稱人一國之辭也繼故不書立此其書立何予衛人以立君之義也晉者所宜立也不書公子嗣國也然則何以不罪其擅立也曰上無天王下無方伯國人能仗義討賊立君以主其社稷春秋與之者權也

胡傳立者不宜立也內不承國於先君即不宜立按此時桓公已弑矣又何先君之可承然則衛自此當終不立君邪甚矣胡氏之固也

春秋傳

卷一 隱公

士 空山堂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左傳觀作矢

魚魚者于棠遠地也書之以爲隱公之志荒矣爲氏之禍其兆於斯乎不月歷時久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

十四月葬衛亂是以緩春秋弑君賊不討不書葬此弑而葬州吁即刑故也

穀梁傳月葬故也非也春秋書月葬者三十三豈皆有故邪

秋衛師入郕

郕公作盛

書入譏之也將卑師衆稱師書師不繫褒貶褒貶在事不在師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

考者成而祭之也隱爲桓築宮以祭其母也仲子者先君再娶之夫人以祔廟則無二適祔於女君則非妾故爲別宮以祭之然則禮乎曰非禮也公子允之母非公所宜爲之立廟也

初獻六羽

此羽翟之舞也諸侯用六其用八僭也諸侯用六則繼

春秋傳

卷一 隱公

士 空山堂

室別宮當用四其用六亦僭也書初所以著前此用八之僭書六羽所以著妾母之僭

邾人鄭人伐宋

邾小國而序於鄭上著兵首也

螟

蟲食苗心者書之記災也

春秋記災或月或時皆以實書非有義例也穀梁以爲甚則月不甚則時非也夫月胡以甚於時邪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

大夫卒皆書親親貴賢之義也胡氏曰書日著恩禮之厚非也卒大夫不以日不日為褒貶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

報入郛之役也書伐書圍著其暴也圍人者兵必眾而稱人者貶之也春秋書外相伐圍邑者四自僖以後則不書書之於春秋之始舉其重者也他則略之猶書伐不書取之義爾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輸左傳作渝

和而不盟曰平輸平者納成也鄭人易為納成以利相

春秋傳

卷一 隱公

三

空山堂

啗解怨脩好所以結魯而閒宋也曷為知其啗之以利也以其歸祊知之也他平不言來輸此獨言來輸者以見鄭之屈已請和而魯亦為其所使而不悟也是亦聖人之特筆也

按公穀以輸平為墮成夫魯自鄭人輸平以後未聞其惡鄭也左氏以輸平為更成謂更復狐壤以前之好也夫訓渝為更義本牽曲而鄭人來求於我之情不見胡氏以輸平為納成得之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齊為鄭結魯也

秋七月

無事書首月備四時也

冬宋人取長葛

左傳作秋

此與前圍長葛二事也前年冬宋嘗圍長葛矣今又乘其無備而取之書之著其暴也長葛不言鄭因上文也說經者以為圍之期年而後取之又以沒鄭為貶鄭者皆非也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春秋傳

卷一 隱公

四

空山堂

娣歸不書為叔姬歸鄫書之也所謂因紀其末故錄其始也

滕侯卒

諸侯死而書名例也不名史闕之聖人亦略之爾

夏城中邱

書不時也雖時亦必書重勞民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母弟稱弟使其弟云者為其親於魯特使其弟故不書公子而曰使其弟無貶也

按此及鄭語來盟說經者皆以爲稱弟者罪其有寵愛之私夫諸侯愛弟未見其可罪也不愛則以爲薄愛之則罪其私必如之何而後可以無譏也胡氏又以爲僖公私年遂成無知篡弑之禍故於來聘書弟以示貶夫以兄寵弟而貶其兄以子篡弑而貶其父春秋之法恐不如是是說春秋者之固也

秋公伐邾

元年盟蔑七年伐邾比事以觀而貶見矣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春秋傳

卷一 隱公

圭

空山堂

凡書天王下聘者責諸侯之不朝也先儒反責天王以聘諸侯爲非禮夫安有舍下而責上者邪

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

此執也其言伐何大天子之使使若一國然故變文以異之公羊傳曰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楚邱內地也以歸脅之而歸也書之以見周室微弱夷狄交橫諸侯無王以爲非天下之小故也

孫氏復曰于楚邱者責衛不能救難書以歸者惡凡伯不能死位夫戎執天子之使中國有土之君皆不能無

罪焉而徒責衛可乎凡伯見執未見有必死之義春秋責戎責諸侯未暇及凡伯也

再書凡伯重之也書曰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九字耳而其人其地其事備見此聖人書法也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齊侯將平宋衛於鄭而宋衛忌鄭之深有異志焉故宋衛遇垂以謀鄭遇者欲秘其迹也瓦屋之盟鄭不與十年宋衛伐鄭則垂之遇爲之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祊公穀作邶

春秋傳

卷一 隱公

圭

空山堂

宛鄭之微者祊者鄭所受於天子而祭泰山之邑也鄭以所受於天子之邑予魯其昭而求之也至矣前此來輸平者以言請之而未入地也歸祊所以固輸平之事也然鄭伯之罪著矣

庚寅我入祊

歸不言入歸斯有之矣此特書入者以其不當入也入逆辭也非我所有外雖歸之其道猶爲逆爾入未有言我者言我亦譏之

按鄭謹龜陰書來歸此亦書來歸美惡不嫌同辭然此

特書入則非鄆謹龜陰之比也孫氏復以爲非魯土地故皆曰來歸者非也

左傳鄭以泰山之祔易許田諸儒皆本此說按經文隱八年鄭伯歸祔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本自二事未見其以祔易許也歸祔者結魯開宋所以終輸平之事未必遽言易許若有之則許田何待四年之後逮桓公之世始加璧以假乎左氏言以祔易許蓋比事以觀鄭志而非春秋之本旨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春秋傳

卷一 隱公

七

空山堂

辛亥宿男卒

不名與滕侯同義不葬魯微之而不會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齊欲平宋衛於鄭然瓦屋之盟宋爲主而鄭不與則鄭猶未平也

穀梁曰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按盟之例日其不日者史失之非必參盟而後日也春秋褒貶之法罪同同誅惡同同罰不以終始爲輕重也

八月葬蔡宣公

三月而葬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浮公葬作包

成紀好也公與大夫盟沒公莒小國不書公則嫌於非公也莒人微之也屈禮以盟卑以病公也

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不得稱公會孫其有氏者稱氏未氏則徒名而已無駭未賜氏故稱名溺挾柔皆同此例

春秋傳

卷一 隱公

六

空山堂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再書下聘罪魯之不朝也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周三月夏正月也大雨震電不時也三月雨雪不爲災大卽災矣公羊曰傲甚也

何以書記異也春秋災異必書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太史公曰孔子論六經記異而說不書是也

挾卒

挾公穀作俠

夏城郎

書不時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防公作那

謀伐宋也魯陷歸祊之利齊背瓦屋之盟會于防以謀

宋爾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邱

為師期也於是乎偕鄭以合謀焉

夏翟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齊鄭稱人大夫帥師也再書翟帥師疾擅兵也蓋賊君

春秋傳

卷一 隱公

九 空山堂

之禍浸已成焉終隱之世翟不稱公子貶也於桓之世

稱公子者不著其公子則無以知不稱公子之為貶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翟帥師會齊鄭矣此公自將先期取勝也不言戰言敗

者言敗而戰見矣

辛未取郕辛巳取防

一月而取二邑也不書日嫌於同日取之故兩書之

秋宋人衛人入鄭

報取部防也宋連衛以報鄭鄭不暇禦之故宋衛入鄭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戴公穀作載

伐取者何伐其師而取其眾所謂覆而敗之也戴鄭所

與之微國宋連蔡衛以伐戴所以報鄭也鄭又伺三國

之懈伐之而覆其師焉書之以著列國構怨之相尋也

公穀謂鄭因三國之力以取戴戴鄭附庸也何以取為

胡氏謂鄭一舉而兼四國亦與情事未合程子以為取

三國之眾者是也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鄭公羊作盛

戴鄭所與也而三國伐之郕衛所與也而齊鄭入之入

春秋傳

卷一 隱公

三 空山堂

郕報伐戴也

按齊鄭伐宋左傳以為王命也齊鄭入郕左傳又云討

違王命也夫鄭之無王久矣安能以王命戮人矧王臣

不行則非王命審矣特矯假以逞私忿耳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諸侯相朝正也兼言之旅見也旅見非正也非天子不

旅見諸侯書來朝亦以見魯之不朝天子也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公穀夏下有五月字時來公作那黎左作那

謀伐許也

孫氏覺曰隱之出十二皆不致隱攝位不欲當正君之禮聖人本其意而略之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書公及者目公主之也非內爲主則先書會伐後書入也伐許鄭志也入許鄭功也然齊魯交主其謀故書之首我而殿鄭以爲攘伐之罪三國共之也不言滅許未滅也不書許君出奔略之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公弑而書薨諱之也曷爲諱之不忍言也諱之則何以知其爲弑公薨皆地以其不地知其爲弑也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以弑故不成葬雖葬猶不葬也公羊又曰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

按隱元年書正月餘皆不書正月公羊謂隱不有其正穀梁謂隱不自正近世說春秋者又謂隱在位十一年王命五至身既不朝又無一介之使報禮於京師不書正以著公之不奉正朔愚以爲皆非也夫元年雖正月無事必書正月謹始也其他事在二月則書二月事在三月則書三月隱元年已書正月義著於始年矣三年

春秋傳

卷一 隱公

三 空山堂

四年事在二月七年事在三月十年事在二月他則朝聘例當書時觀魚歷時久亦當書時會遇輸平本可時可月略之則皆時之非事在正月而特削其正也定元年無正月故謂之無正隱元年已書正月則不得謂之無正若謂隱不有其正則元年何以有正月邪如謂隱不朝聘京師故貶不書正彼桓公亦未嘗遣一介於京師也又何以書正邪此說經者之陋也

春秋傳

卷一 隱公

三 空山堂

春秋傳卷之一終

蘭陵門人張魯文校刊



春秋傳卷二

滋陽牛運震學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繼弒不書卽位繼弒不忍卽位也隱弒而桓書卽位者桓自正其卽位之禮如其實而書之也桓卽位所以飾其弒之不由已也書卽位所以著桓之忍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公篡立懼討故結諸侯以固其位也會鄭以鄭之善隱也

春秋傳

卷二 桓公

一

空山堂

鄭伯以璧假許田

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許田近鄭鄭欲之久矣桓篡弒而求好於鄭鄭脅而取之以爲割地而賂鄭爾以璧假者鄭伯自文之辭非假曰假假不反矣不書以許田歸鄭者猶以失地爲內諱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公欲結鄭以自安故及鄭伯盟以終許田之成也春秋繼假田而書之以爲賂之以田以求爲此盟爾

秋大水

書時不書月概一秋而言也不書地大水則魯地徧矣不可別其地也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督徒名不氏未賜族也孔父何以不名天子之命大夫也此弒其君與殺其大夫其言及何也由弒及之也所以重督之罪而著孔父之節也孔父先死曷爲以君及大夫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

春秋傳

卷二 桓公

二

空山堂

按公穀皆以孔父爲字左傳孔父嘉爲司馬亦以孔父字而嘉名未嘗以孔父爲名也其稱孔氏者自其得氏之後追稱之亦猶華父督之稱華氏耳蓋孫以王父字爲氏此正孔父是字之證杜註以爲孔父稱名誤矣後儒趙匡劉敞程子胡氏皆重駁稱字之說以爲君前臣名名君不可字臣夫諸侯不生名死則名之本未有稱字者也大夫則有稱名稱字之異雖君臣連書亦何嫌於各從其例乎啖氏助以爲孔字父美稱也孔氏之先皆以字連父故弗父何亦以弗父爲字若孔爲氏豈世

世改者又春秋時名嘉者多字孔是其證也春秋固不  
拘拘以名字爲褒貶而孔父之爲字則有確然者此不  
可以不辨

滕子來朝

滕侯而書子時王黜之也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春秋列會未有書所爲者此指事而書孔子之特筆也  
宋督弑君亂莫大焉四國會稷受賂以立華氏使相宋  
公則是四國信有力於宋亂矣以者爲志乎成是亂也  
春秋傳 卷二 桓公 三 空山堂  
惡莫大于獎逆自是而弑君之賊接迹於天下四國爲  
之也

按四國會稷直是獎成宋亂爾何休以爲欲共誅華氏  
受賂便還者非也以者深文之辭何休以爲辟直成亂  
者亦非也左傳以受賂立華氏解成亂之義甚明杜預  
以成亂爲平亂殊失經旨

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不言宋歸我而曰我取于宋罪我也納者以力强致之  
辭成人之亂受賂而還以汙其先祖之廟以是謂周公

爲弗受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

杞公穀作紀

書來朝以見九月入杞之非義也

程子曰凡杞稱侯者皆當爲紀杞爵非侯文誤也劉氏  
敞曰杞來朝魯有少不敬未宜便入其國以是知爲紀  
侯也夫杞之書侯始此何所據而知其爵之非侯也杞  
來朝自不宜入其國然僖二十七年春杞子來朝秋公  
子遂帥師入杞則魯之背義陵小亦不可以常事拘矣  
凡此皆以依經本文爲是

春秋傳

卷二 桓公

四 空山堂

蔡侯鄭伯會于鄧

始懼楚也其地以國蓋鄧與會爾

九月入杞

七月杞侯來朝九月入杞比事以觀貶自見矣不言我  
不書公沒之以甚其貶也

左傳謂討其來朝之不敬非也或別有故而以討不敬

爲辭爾

公及戎盟于唐

懼戎爲患結好以自固也

冬公至自唐

書至爲盟戎危之也凡君出反行告廟則書至其有告而不備書者書之必有所爲志其重者也

三年春正月

不書王以見桓之無王也元年何以有王元年者桓之始也二年何以有王未畢喪桓未成爲君也十年有王十年者數之終也十八年有王十八年者桓之終也此四年有王正以著餘年無王之爲貶也

按桓公三年以後經不書王說者或以爲闕文無關義

春秋傳

卷二 桓公

五 空山堂

例夫春秋或日或不日或不書秋冬以及隱之十年無正以爲史文有詳略是矣獨至桓公一公之內凡十四年皆不書王則不得以爲闕文也春秋無王者一百有八其不書正月者不書王無足疑者桓書正月而無王此孔子之特筆也但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有王解經者或以爲正宋督之罪或以爲正與夷之卒或以爲正終生之卒其說甚鑿故折衷解之而著其無王之義如此

公會齊侯于贏

成昏于齊也不媒而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胥之爲言猶相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胥命者以王事胥相命而莫敢或先也善胥命以是爲近正也此孔子之特筆也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杞公作紀  
郕公作盛

杞求成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既盡也

春秋傳

卷二 桓公

六 空山堂

公子翬如齊逆女

古者諸侯親迎有故則使卿公子翬如齊逆女卿爲君逆也此常事何以書文姜亂魯故於出處本末之迹詳而錄之也在齊故稱女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諸侯踰竟送女非禮也何以不稱夫人未成禮也以齊侯爲之辭猶曰吾姜氏

公會齊侯于讙

曷爲不書逆女公不爲親迎出爲志乎會齊侯也

夫人姜氏至自齊

告於廟也不書殯以者非殯所當以也春秋惡文姜之終故不得不詳其始爾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致夫人也

有年

五穀皆熟也總一年之收而書之故繫之冬春秋重民

命故凶豐必書

賈逵曰桓惡而有年異之也書有言不宜有也程子胡

春秋傳

卷二 桓公

七

空山堂

氏皆從其說夫有年爲異則將以無年大饑爲祥君則

無道民亦何辜而必欲其凶饑相仍而以爲安邪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狩時也于郎非常所也蒐狩常事不書非時非地則書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此何以書譏弑逆之人王弗能討也而聘之是崇亂也

糾者何名也名宰貶之也

按是年及七年無秋冬史闕文也公羊何休注云桓無

王天王失刑又下聘焉故闕二時以示貶胡氏頗取其

說夫魯桓弑君天子下聘其非自著何待去秋冬以示

貶乎若以惡桓不書秋冬則十三年秋冬皆無事何以

書秋冬也若以天王下聘而闕秋冬則七年並無下聘

之事何以闕秋冬也況定十四年亦有春夏秋而無冬

矣此時又豈有失刑聘逆之事邪進退考之並無一據

固知其爲說經者之陋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諸侯未有以二日卒者也此言甲戌己丑陳侯鮑卒闕

文也甲戌之下有脫事焉或曰陳佗殺其世子免云爾

春秋傳

卷二 桓公

八

空山堂

然不可考矣

左傳再赴也公疾而難作夫國亂豈暇再赴卽再赴孔

子亦不當以二日竝存而書公穀皆云甲戌之日出而

亡己丑之日死而得按國君雖狂而出亦寧無臣子從

之何至死不知日邪

夏齊侯鄭伯如紀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疾諼也何諼爾齊鄭窺紀而欲

襲之也書此以見紀之卒滅于齊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叔作任

仍叔之子者何父在子從政也宰糾名貶也仍叔之子不名亦貶也

按程子謂仍叔承命而使子代行則是仍叔自使其子爾何以稱天王使邪如此則顯與經文悖矣

葬陳桓公

不月史失之也

城祝邱

非時也故書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春秋傳

卷二 桓公

九 空山堂

書從王尊王也不言王以蔡人衛人陳人伐鄭者不使天子首兵也王不書天者王不在首則不稱天非貶也三國稱人微者也王自將而以微者從亦罪之也其不書王師何王爲重也不言戰諸侯不可敵王也不言敗績爲王室諱也王師敗績于茅戎何以書王不可言敗王師猶可言敗焉爾

鄭伯不朝王伐之非過也繻葛之戰王師敗績矢及王肩鄭伯之惡不可貰矣胡傳以王不討宋魯憤怒興師並爲王罪故以削去天字爲貶夫舍其臣而責其君大

義安在此說經者之悖也

大雩

雩者何旱祭也何以不書旱公羊曰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其稱大者重其祭也何以書重民事也

按雩有二一龍見之雩舉以建巳之月一呼旱之祭夏秋隨時可祭此呼旱之祭秋旱則行之左氏以爲失時

非也

冬州公如曹

春秋傳

卷二 桓公

十 空山堂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以失國書也不書奔以朝出也州公者何寔內諸侯寔爲天子三公者也胡氏曰將有其未先錄其本爾

六年春正月寔來

寔來者是來也謂州公也州公來而曰寔來以其不復國略之也

此變文也不言州公者承上五年冬如曹閒無他事其爲州公可知也李光地曰語勢如所謂西傾因桓是來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郕左公作成

紀來謀齊難也

秋八月壬午大閱

大閱簡車徒也書八月不時也周禮中冬教大閱

蔡人殺陳佗

佗立踰年矣曷爲稱陳佗不成其爲君也稱人以殺討賊之辭也此蔡人也其以討賊言之何乎鄰國以討賊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何以書別嫌也夫人姜氏淫於齊侯春秋於此特書子

春秋傳

卷二 桓公

空山堂

同生其別嫌之旨明矣

按桓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子同生十八年桓公乃與夫人如齊天下後世不疑莊公爲齊侯之子者賴有春秋也史例世子生必書于策孔子脩春秋皆削去此獨存而不削者必非無意也穀梁曰疑故志之殆有得於聖人之旨公羊以爲喜有正啖以爲舉接子之禮則書者皆非也

冬紀侯來朝

請王命以求成于齊也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邱

焚火田也譏淫獵而盡物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兩書之非同時朝也書名者穀鄧皆南方小國遠絕於魯終春秋一來朝則亡滅不復見故名以詳之也

按穀鄧二國書名公穀以爲失地之君夫州公失地不書來朝已有明例矣此何以書來朝邪胡氏以爲貶其朝桓故名之則諸侯之朝桓者多矣他何以不名邪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春秋傳

卷二 桓公

空山堂

子月而烝時也書之爲五月復烝見瀆也

天王使冢父來聘

謀納后也言娶於紀命魯主婚也書字天子大夫例稱字

夏五月丁丑烝

不時也又瀆祀也

秋伐邾

不書公亦不書帥師貶也

冬十月雨雪

夏八月也雨雪記異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逆后不書此何以書我爲主也何以不稱使王者至尊不自爲婚主也不反命而逆王后于紀明魯之主婚也遂者因上事生下事也其不稱逆女者辭成爲后矣此受魯命以往不敢斥后爲女也凡逆后一公一卿不書卿略之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書紀季姜以著王后之字與氏也自王國而逆則曰王春秋傳

卷二 桓公

三

空山堂

后自紀而往則曰紀季姜尊王也劉夏逆王后于齊不書其歸此何以書我爲之主也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世子攝朝禮也曹伯有疾而使世子攝朝於諸侯非禮也蓋有所畏而不得已爾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十年有王數之終也天道一周而不書王則嫌於不書

王之爲常事也十年書王正以著他不書王之爲貶也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邱弗遇

衛侯何以弗遇中背公而更與齊鄭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來戰變文也譏不在內以外爲志乎此戰也不言師敗績爲內諱也

家氏以三國爲討亂之師夫桓之弑隱十年矣烏有至是而始討亂者乎况齊鄭之與魯也久一旦構釁而來

春秋傳

卷二 桓公

四

空山堂

戰乃以討亂爲名其爲辭也不亦難乎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同絕魯也此郎之諸侯也曷爲戰稱爵盟稱人凡一役而再見者人之略之也著其爵而後人之其爲貶也可知矣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

三月而葬鄭有故也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此宋公也其曰人何也貶之也祭仲稱字天子之命大夫也不稱大夫亦貶之也

按公羊以祭仲爲知權非也仲以出君易死其罪大矣而謂之知權可乎

突歸于鄭

仲執而突歸突由仲入也突不稱公子不繫之鄭絕之也

鄭忽出奔衛

何以不書爵未踰年也未踰年則何以不稱子未成君

春秋傳

卷二 桓公

五 空山堂

也何以名別二君也以國氏正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宋結三國以圖鄭鄭背宋也柔不氏未賜氏蔡叔蔡侯之弟也

公會宋公于夫鍾

鍾公作童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

宋結魯以讎鄭也二年之間兩盟四會春秋備書之惡

屢盟也

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曲池公作殿蛇

平杞莒也  
按杞侯公穀皆作紀侯以爲盟紀莒謀齊難也夫爲紀求援而僅僅偕小弱者與之盟何也且以紀訛杞亦烏有一再訛者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邱

此燕人南燕也是時北燕隔于山戎故知是南燕也公盟燕以斷齊道而陰援紀也十三年二月齊及魯戰而燕與焉則燕背盟而合齊也

春秋傳

卷二 桓公

六 空山堂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公會宋公于虛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宋成未可知也故又兩會之

黃氏曰折闕夫鍾之會宋爲主也會於魯地是宋欲親

魯伐鄭也虛龜之會魯爲主也會於宋地是魯欲平宋

鄭也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宋辭平也始背宋而合鄭



家鉉翁曰來戰于郎者忽也突纂忽而善魯自是魯鄭遂合

程端學曰魯與宋兩盟四會不決旬而背之盟鄭反覆甚矣比事而觀其義自見

丙戌衛侯晉卒

再書曰決諸侯之卒例稱日也

李光地曰凡春秋書事繫日矣其下有不月日而事者則非復蒙此日而蒙上之時月也武父之盟衛侯晉之卒兩事適同日故特書兩日以別之

春秋傳

卷二 桓公

七

空山堂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此公及鄭伯伐宋也沒公諱敗也鄭曷爲前稱君後稱師略之也地以宋則宋與戰也曷爲不言及宋師省文爾

穀梁曰不言與鄭戰恥不和也按下文魯鄭合戰四國則以爲不和者誤矣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

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此紀與齊戰也內兵先紀外兵先齊爲主乎是戰者也

先言會而後言日會戰異日會不舉日戰例日也會何

以不地以戰會也戰何以不地略之也穀梁曰於紀也

戰稱爵稱人敗稱師重敵也衛侯在喪何以稱爵踰年也踰年未葬而以吉行於是乎稱爵蓋不能無譏焉爾

三月葬衛宣公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春秋傳

卷二 桓公

六

空山堂

懼齊衛之報也以曹地曹與會也

無冰

建子之月而無冰記異也劉向曰周失之舒秦失之急

故周秦無寒歲秦滅無煖年

夏五

闕而不益傳疑也

鄭伯使其弟簡來盟

語較作禦

脩曹之會出諸侯之母弟稱弟

按穀梁謂前定之盟不日非也春秋盟不書日者多矣

豈其皆前定邪趙訪謂來盟不月雖內蒞盟亦不月亦

非也夫上有夏五脫文安知其不月邪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御廩桑盛之所藏天火曰災何以書譏不謹也

左傳以爲不害非也夫不害何以書災邪

乙亥嘗

周八月夏六月也當禘而嘗爲非時災後不改卜而嘗

亦不敬也

按穀梁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譏其以災餘之米供桑

春秋傳

卷二 桓公

左 空山堂

盛也改周禮祭祀先十日戒享是時廩人已扱以授春

人矣嘗之桑盛其供已久然則御廩所災固未春之粟

也遇災而懼未可遽有事於祖考書乙亥嘗特爲其不

改卜而嘗以是爲不敬爾穀梁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

者非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公蔡人在衛人下

報宋之戰也宋公稱人貶也能左右之曰以宋人不當

用四國之師四國不當從宋爲不道交責之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冢父來求車

王者無求言求者傷王室之卑責諸侯之無王也然非

所求而求王室亦有譏焉爾

三月乙未天王崩

趙氏匡曰此後莊王僖王不書崩王室不告故也於以

著魯之不赴諸侯之無王焉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突何以出逐也孰逐之祭仲也何以不書祭仲逐君國

春秋傳

卷二 桓公

平 空山堂

君無自出之理言出奔則見逐可知也突何以稱鄭伯

突立四年矣例得成之爲君也然則何以名著突之爲

篡而絕之也

陸淳曰逐君之臣其罪易知也君而見逐其惡甚矣凡

諸侯之奔皆不書逐之之臣而以自奔爲文此說本於

杜預而胡氏上之夫春秋之義所以治臣子未聞專責

君父也如謂逐君之臣其罪易知則弑君之臣其罪更

易知見弑之君亦多有惡胡不沒其弑之之罪而以自

薨爲文乎胡傳於君臣之際往往舍臣下而責君上此

天下之特言亂辭也先儒又謂春秋嚴君臣之大分不使賊臣得以逞志於其君故以自奔爲文其說似也然大夫之出皆以自奔爲文豈亦嚴君臣之分顧使君不得逞志於臣邪

劉紹攷曰國亂無政強弱相陵甚至下犯其上有逐之者而後有奔之者書奔而逐自見也其說良然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出稱忽入稱世子著其世嫡當嗣也著其世嫡當嗣則當於入焉著之也書復歸言忽之宜有鄭也

春秋傳

卷二 桓公

三 空山堂

許叔入于許

許叔何以書字賢其能存許也其曰入者何叔居許東偏久矣至是而入于許國爾叔非舊君且又非外至故

不曰復歸而曰入也

公會齊侯于艾

艾公作鄭穀作蒿

復通齊好也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諸侯旅朝非禮也三國稱人貶重于滕薛者爲天王崩而相朝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櫟者鄭之邑也何以不書突之入鄭大都耦國突入於此鄭之命已制于突矣雖不言入國可知也

此突據櫟以求復國也公羊以爲遂入于鄭非也又云祭仲亡忽出奔按桓十七年鄭高渠彌弑忽莊十四年祭仲始死則此時祭仲未亡忽亦未嘗出奔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

袤作修公羊宋公上有齊侯二字

將納突也

春秋傳

卷二 桓公

三 空山堂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謀伐鄭也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再書伐鄭誅宋魯之輔篡而干正也蔡序衛下者蓋以至之先後兵之強弱爲序不復用周班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書至以見公之勤於鄭突也

冬城向

夏正八月而興役不時也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朔得罪於天子衛人立公子黔牟而朔出奔也朔何以

名衛有君也或曰名而奔者絕之爾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爲紀平齊且謀衛也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越會公穀作及

尋蔑之盟平再伐之怨也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公關夏字穀奚作郎

齊背盟也書及不書公爲公諱也

春秋傳

卷二 桓公

三

空山堂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劉氏敞曰蔡季何以稱字賢也何賢爾其去也以道其

反也以禮

按蔡侯無子季次當立蔡侯欲立獻舞季辟之陳蔡侯

卒季反奔喪故春秋以爲合於義杜預以爲季卽獻舞

蔡人召於陳而立之則書名而繫之蔡可矣何爲賢而

字之邪

癸巳葬蔡桓侯

葬者稱公此其稱侯何稱侯本爵也稱公臣子之辭也

或侯或公義皆可通不足爲褒貶所係也或以爲請諡

稱侯者固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

從宋志也公於是棄趙之盟爲已蹙矣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書朔不書日闕也

穀梁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范甯謂是月二日食也夫

既朔何以言朔日食必朔無食月二日之理若日官失

春秋傳

卷二 桓公

三

空山堂

占則當書二日不當書朔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

十八年書王者桓之終也春秋之法王無十年不書也

公會齊侯于濼

曷爲不言公及夫人如齊夫人之志也會濼非夫人之

志也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公無與字

不書及而書與言公與夫人偕行也猶匹夫匹婦之相

與云爾遂者繼事之辭也會不言公及夫人則如齊曷

爲以繼事之辭言之公自會而與夫人如齊也如齊非  
公志也見公之制在夫人而不能自克以及其身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公薨不地故也此其言齊何在外不可不言也薨于齊  
亦故也

毛氏曰內薨不地以薨而求其地也外薨必地以地而  
求其薨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春秋傳

卷二 桓公

重

空山堂

劉紹攷曰公穀皆曰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此何以書曰  
讎在外也讎在外者不責踰國而討於是也夫君父之  
讎不共戴天安有內外之分若以齊強魯弱量力不討  
君子不責是復讎者伸於柔弱而屈於強禦也左氏曰  
不書葬不成喪也蓋有亂臣賊子貶其君父殺其禮而  
不成喪者魯之葬閔公晉人之葬厲公是也故均不書  
葬隱公之不書葬殆羽父貶而殺之不成禮以葬之耳  
桓公之書葬則魯之臣子成禮以葬之也如是則春秋  
全經之義可通矣葬君葬夫人皆書我者別鄰國之辭

也

春秋傳

卷二 桓公

重

空山堂

春秋傳卷之二終

蘭陵門人張營文校刊

春秋傳卷三

滋陽牛運震學

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者繼父弑不忍即位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

孫者何諱奔也言慙而避之爾不稱姜氏貶之也夫人歸不書略之也

夏單伯逆王姬逆左氏作送

春秋傳 卷三 莊公

空山堂

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于天子也天子嫁女於齊命魯主之是以遣使逆之也王姬不稱字尊王也且別於內女也

單姓伯字天子之命大夫稱字此必周單子之族而仕於魯者猶鄭之有祭仲也左氏以爲周大夫觀經文莊十四年單伯會齊侯于鄆文十四年齊人執單伯十五年單伯至自齊以書例考之則單伯之爲內臣明矣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築禮也于外非禮也于外何以非禮居喪而爲離主婚

非禮也有三年之喪天王義不當使之主有不戴天之讎莊公義不可爲之主雖築館于外不以是爲變之正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錫命者策命之也死而賜之哀策也桓公篡弑之賊王因命魯主婚而追錫其先君是無人紀也

按王不稱天先儒以爲貶其寵篡弑夫使宰渠伯糾來聘使仍叔之子來聘王之寵桓於生前者屢矣春秋皆

春秋傳 卷三 莊公

空山堂

稱天王何獨於其身後錫命而去天以示貶邪且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此與天王使宰咺來歸仲子之賵何殊而一稱天一不稱天共義安在然則春秋或言天王或言王明非義所在史文有詳略爾

王姬歸于齊

何以書我主之也書歸于齊而後忘父親讎之罪者矣齊師遷紀邾鄆郛

遷者遷其民而取其地也蓋紀自是遂亡矣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邱

國而曰伐於餘邱邾之邑也其曰伐何也惡公子慶父之專兵故以伐國之辭言之

秋七月齊王姬卒

齊王姬卒何以書我主之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禚公作鄆

書淫也何以復書姜氏不書姜氏無以著其爲兄妹之淫也

乙酉宋公馮卒

春秋傳

卷三 莊公

三 空山堂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謀納朔也溺者未賜族也不曰帥師師少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七年而葬緩也閔王室之無臣子也

秋紀季以鄫入于齊

鄫紀之邑也以鄫事齊降志以存先祀也書字書入閔之也蓋紀季受命於紀侯而爲是不得已焉爾

冬公次于滑滑公穀作鄆

書次譏救紀而不能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邱享公穀作饗

齊侯來而夫人享之假兩君之禮爲鳥獸之行大亂之道也

三月紀伯姬卒

內女也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謀取紀也殺禮以遇密而不欲彰也

鄭伯先儒俱以爲突獨蘇氏以爲子儀按左傳桓十五

春秋傳

卷三 莊公

四 空山堂

年九月突入于櫟十八年鄭人立子儀莊十四年突始殺子儀而入鄭然則莊四年突雖在櫟猶未入鄭是時據有鄭國者子儀也則遇于垂之鄭伯其爲子儀決矣鄭立子儀突殺子儀皆不書略之也

紀侯大去其國

不言滅言去不與齊之滅紀也其曰大去者何去而不反曰大去猶歸而不復之爲大歸也然則何以不書奔爲紀侯諱奔也諸侯失國名紀侯書爵者閔之也閔紀蓋以惡齊爾終春秋未有書大去者此獨書大去其國

孔子之特筆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公羊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於齊爾書齊侯者何不書齊侯則疑於齊之微者之葬之也

按此以齊侯葬紀侯之妻以是閔伯姬爾說者以爲貶齊侯夫齊侯葬亡國之君之妻而貶之乎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禚公穀作部

春秋傳

卷三 莊公

五 空山堂

齊人者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公之與讎狩也然則何以知其爲齊侯曰遊田之事而君會之則非微者也不沒公隱公也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書時歷時久也不言地者次止無常也

秋邠黎來朝邠公作倪黎左作黎

此小邠也小邠則曷爲謂之邠未成國也附庸之君例稱字此名者賤之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納朔也曷爲不言納衛侯朔不與納也四國稱人貶之也內何以言公不言公則無以見四國稱人之爲君也蓋人諸侯而人公之義在焉爾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正月公穀作三月

書王人貴之也子突書字予之也書救善之也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衛侯朔何以名絕之也其言入何篡辭也入而不言復者不與朔之復衛也

春秋傳

卷三 莊公

六 空山堂

書朔入衛則諸侯伐衛之爲納朔可知而子突之救衛無功亦不書而自見此春秋比事之法也

秋公至自伐衛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俘公穀作質

此衛質也言齊人歸之者齊首兵納朔朔以賂齊而齊以分四國也書之以見諸侯之黨篡逆者要厚賂也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會于魯地齊志也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辛卯夜夜字穀梁作昔隕公羊

實作

恒星者利星也星即恒星省文也恒星常見故以不見為異恒星不見左氏以為夜明者是也夜中星隕如雨者言眾多不可為數如雨之下也穀梁以為星隕而雨公羊以為雨星不及地尺而復者非也

按啖助曰眾星奔流如雨之多夫奔流而謂之隕可乎何休曰周四月夏二月恒星參伐狼注之宿夫經星不見則皆不見矣而獨參伐狼注邪

春秋傳

卷三 莊公

七 空山堂

李氏廉曰星隕先星後隕星在天有象先見星而後見隕也隕石隕霜先隕後霜石與霜皆隕而後見也

秋水無麥苗

記災重民命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八年而五相求屢書之以播其淫之已甚也

按夫人淫于齊侯不可書屢書夫人會齊侯則淫可知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次于郎為伐邾也次不言俟此其言俟何露師于外齊約未合而汲汲以待陳蔡以公之滅同姓為已亟矣

此魯欲伐邾出師以俟陳蔡二國不至乃連齊伐邾也若謂管預合齊與陳蔡伐邾則齊魯并力已足制邾不應藉兵陳蔡且歷春徂夏亦不應淹師如是之久至賈逵及說穀梁者皆云陳蔡欲伐魯故待之夫陳蔡於魯境絕路遙春秋以來未嘗構怨何緣伐魯君謂畏其來伐則但得稱防不可言俟以此解經失之

甲午治兵

治公作祠

春秋傳

卷三 莊公

八 空山堂

治兵者習戰也久次於外故申明約束以訓齊之譏勞師也

夏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師

邾公作成

此君將也何以言師不言公譏與讎人為役也二國圍邾而邾獨降齊畏齊也公黨仇讎而伐同姓已任其惡而人尸其功固不如其已也

秋師還

譏久役也公不致而書師還重眾也終春秋未有言師還者此言師還惡其勞師會讎也左氏以為善之者非

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弒君者連稱管至父也何以專罪無知君弒而無知受之也無知何以不稱公孫無知之於諸兒其誼疎矣削

公孫所以絕其屬籍也

按齊無知書法與衛州吁同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殺無知者雍廩也稱人以殺者討賊之辭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薛薛公穀作暨

春秋傳

卷三 莊公

九 空山堂

謀納糾也大夫何以不名非一人也公不以復讎為志

又屈諸侯之尊以與大夫盟公則有罪矣

夏公伐齊納糾糾小白入于齊左作納子糾

納者逆辭也入者難辭也糾不繫齊蒙上伐齊也小白

繫齊不書齊無以知為齊之小白也

凡書例必曰某國某名糾與小白均非世嫡均無先君

之命則未知其孰宜立也春秋著其爭立之本末已爾

說春秋者或以為糾宜為君或以為小白當有國者皆

非也

子糾兄也小白弟也三傳皆無異詞考之管子荀子莊

子史記越絕書其說較然甚著獨漢薄昭貽淮南王書

有曰齊桓殺其弟以返國其云弟者以淮南王為文帝

之弟稱弟於事為合或引據偶誤亦未可定後儒如程

子胡氏遂爭以子糾為弟夫捨春秋以來經傳子史可

據之書而從薄昭一言之誤豈有當乎考其承誤之由

徒謂桓兄糾弟故管仲可以相桓而召忽必不可死糾

不知孔子予管仲者正以其功業之大非為桓兄糾弟

而管仲可以不死也況復誤邪或又謂子糾小白皆襄

春秋傳

卷三 莊公

十 空山堂

公子此又不稽之甚者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九月乃葬亂故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公忘復讎之義為納糾之舉其敗宜矣凡內敗不書此

書者為其納讎喪師以重惡內此孔子之特筆也不書

公者蒙上公伐齊則其為公可知也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納糾不稱子此復稱子者怒之也明其不當殺也此魯

人殺之也則其曰齊人殺之何甚齊侯也取易辭也魯  
我使殺之以爲爲所取者之已病矣

冬浚洙

畏齊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不書齊伐我譏不在我也春秋凡戰而內勝者皆書曰  
敗某師

左氏凡敵未陳曰敗某師杜氏因之以爲書敗齊師者  
以未陳爲文夫長勺之戰齊人三鼓則齊之成列久矣

春秋傳

卷三 莊公

十一

空山堂

何所爲而以未陳爲文邪胡氏以爲責魯惡其詐謀取  
勝夫以魯之積弱苟非長勺乘邱二戰幾不能國雖用  
詐謀亦非兵家所廢況長勺之戰本非詐謀邪

二月公侵宋

宋合於齊侵宋所以撓齊也凡潛師掠境曰侵

三月宋人遷宿

此脅而置之而取其地也凡書某遷者其意也書遷某  
者非其意也不言滅者猶以爲附庸爾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邱

長勺不書伐此書齊師宋師次于郎何也長勺祇齊師  
書敗者而伐者見此齊宋兩師但書敗宋則齊伐不可  
見也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舞穀作武

書荆外之也此戰也不言戰獲也不言獲春秋惡楚之  
猾夏故變其恒辭不使與諸侯戰獲同文也蔡侯失國  
故名胡氏以爲責其不能死位者非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宮

譚子不名閔無罪也

春秋傳

卷三 莊公

十二

空山堂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

宋報乘邱之役而我再克也其曰穀梁以爲結日而戰  
也

秋宋大水

何以書志外災也外災不可悉書書其甚者爾

冬王姬歸于齊

我主之也不書逆王姬略之也

元年王姬歸齊書之詳者以其忘襄公之離居喪而爲

之主婚也此爲桓公主婚故略之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鄫

何以書賢之也鄫者紀邑紀之宗廟在焉紀侯去國而死猶祔于鄫廟叔姬歸鄫以待終義也杜氏以爲自魯歸鄫者非也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捷公作接

宋萬不書氏未賜氏也仇牧以捍衛其君而見殺書之予死節也大宰督亦死於此難不書者督嘗負弑君之

春秋傳

卷三 莊公

三 空山堂

罪矣其死不足錄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書萬之奔以爲宋猶有臣子也宋人殺萬不書略之也宋之殺萬比於衛之蒞殺州吁則有閒矣書奔不書殺責佚賊而不予宋以討賊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齊侯穀梁作齊人

平宋亂也齊侯書爵貴之也四國稱人衆與之也不稱人則無以知齊侯書爵之爲貴之也於是齊序宋上蓋

自是而浸予齊以伯者之事矣

四國稱人何休謂爲微者劉氏敞謂爲大夫皆非也夫齊平宋亂而宋以大夫會邾邾國小而近齊益不敢以微者會齊侯矣胡氏謂爵齊侯爲予之人四國爲貶一事而褒貶異例說更難通

夏六月齊人滅遂

滅遂爲其不會於北杏也稱人貶之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春秋傳

卷三 莊公

古 空山堂

始及齊平也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宋背北杏之會齊偕陳曹以伐之稱人貶之也

劉紹攷曰齊伐宋稱人先儒以爲將卑師少揆之經文亦不盡合按是時荆方暴蔡齊桓公不敢過問徒縱兵於中原故貶而人之至重耳初起卽書晉侯以其首能攘楚也觀晉文可以知齊桓矣

夏單伯會伐宋

其言會伐宋何後會也

胡氏隱四年鞏帥師會伐鄭則再舉宋陳蔡衛四國之名今鞏伯伐宋不復再舉三國之名何也凡再舉而列書者甚疾之之辭也鞏之會伐鄭黨逆也故再舉以疾之單伯之會伐宋從伯也故具辭平

秋七月荆入蔡

劉紹攷曰蔡從齊爲北杏之會而荆入之著荆之強暴亦以惜齊霸之不振也比事而觀則伐宋書人之爲貶益信矣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春秋傳

卷三 莊公

五

空山堂

朱始服也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復同會齊始定霸也陳序衛上始用周班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

夫人以國事行也齊魯之交於是乎合書之以譏非禮

亦以累齊桓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鄭

鄭公羊作兒

邾宋附庸也而叛宋齊爲宋攬利以伐之其陵小已甚矣故貶而人之宋序齊上宋主兵也

劉紹攷曰書人者貶其舍荆之強暴鄭之小也自此以後至伐楚之前凡齊伐諸侯書人者義皆倣此

鄭人侵宋

背鄭之會也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報侵宋也

按伐鄭稱人齊序宋下並與伐鄭同

春秋傳

卷三 莊公

六

空山堂

秋荆伐鄭

南北爭鄭於是始劉紹攷曰連類而書所以著楚之暴而傷齊伯之不振也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

同盟于幽

二月下公羊有公字許男下公穀有曹伯字

志鄭成也桓公主盟天下與之書曰同盟諸侯之公辭

也齊之伯業於是乎成故特筆以獎之書會則公在可知也不書公者義在序齊侯於諸侯之上故沒公以尊齊侯也胡氏以爲惡公失信故諱之者非也

邾子克卒

邾儀父也稱子者杜氏曰齊桓請王命以爲諸侯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詹公作驪

詹不氏未賜族也幽之盟鄭已聽命矣而猶執其使以是爲非伯討也凡執皆書人惡其以力制人也不書行人者詹失行人之道矣或曰執之不以其所爲使者也孫復曰不稱行人者會未歸而見執也夫冬會而春執則非執于會可知也公穀皆以詹爲倭人而稱人爲與齊此又無據之言也

春秋傳

卷三 莊公

七 空山堂

夏齊人殲于遂殲公作殲

殲者何盡也此遂人盡齊人也其曰齊人殲于遂何殲齊者非遂也齊人自殲焉爾遂已亡矣猶言遂何存遂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

書逃賤之也

冬多麋

何以書記異也無者以有爲異有者以多爲異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不言朔不言日官失之也穀梁以爲夜食者非也

夏公追戎于濟西

不言來而言追者言追而來自見也不言弗及略之也

秋有蜚

記異也魯所無也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春秋傳

卷三 莊公

六 空山堂

書陳人之婦則其爲陳之大夫可知也書于鄆則陳之大夫之娶于鄆可知也書媵陳人之婦則其爲公子結之私媵可知也書盟不書地其于鄆可知也媵淺事不足書爲其有遂事書也齊宋謀伐我結矯君命以盟之其爲國事則是也然大夫無遂事春秋不能無譏焉爾公羊傳以陳人爲陳侯夫陳侯也何故人之人之而曰陳人之婦其爲稱也亦未言矣且公子結爲陳媵他國邪爲他國媵陳邪爲陳媵他國則當書如陳媵女不當書媵陳人之婦也若如孔疏謂陳娶衛女結爲衛媵至

鄭而盟則當書如衛媵女至鄭不當書媵陳人之婦于鄭也說穀梁者以爲公子結之媵與盟皆出君命夫媵非陳侯則不得爲君命可知也臨川吳氏又以盟出君命而媵乃結之私事則私媵不足錄也例當書盟不書媵如公孫茲之因聘而娶書聘不書娶可矣程氏以爲果鄭人之女嫁于陳人則當書公子結之女媵鄭人之女于陳不知爲鄭人而媵當書于鄭不當書于陳也且書于鄭則盟于鄭可見書于陳則盟又在何地邪程子曰鄭之人嫁女于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反覆推之而知其說之不可易也

春秋傳

卷三 莊公

九

空山堂

夫人姜氏如莒

婦人踰竟往異國書姦也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伐我爲受鄭詹也結之盟齊宋以公子之微未足以結成也故來伐而取服焉書人貶之

是年王室有子頹之亂王出居櫟不書春秋詳魯事而略王事書其亂之甚者則其不甚者略之也且以惠王之避子頹爲尊尊諱也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夏齊大災

天火曰災其志以甚也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我

戎穀作我

伐戎爲魯也其稱人何是時周有子頹之亂惠王出居于鄭之櫟王室如燬齊桓擁兵不救區區伐戎不足多也是以貶而人之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春秋傳

卷三 莊公

辛

空山堂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夫人薨不地穀梁子曰婦人弗目也以爲不殊言之而其不正自見也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八月乃葬緩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書公作省

肆放也眚過也肆大眚何以書譏無事而赦以爲失刑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小君者臣子之辭也文姜何以稱小君以臣子之義葬之則小君而已我小君者恒稱此稱文姜則有我以爲君之恥焉文姜者諱也婦人不尸善不別立諱諡文姜非禮也或曰魯之人不欲使爲桓姜也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御公穀作禦

此陳世子也其稱公子者未誓於天子也殺非大夫公子不書殺公子母弟當其罪亦不書殺公子御寇何以書殺之非其罪也殺世子母弟非其罪目君此其稱人

春秋傳

卷三 莊公

三 空山堂

何君之嫡嗣而國人得以殺之則其不得於君可知矣以是爲陳侯病也

按御寇見殺左傳未詳其由然以公子完之賢而爲之黨御寇殺完奔齊則御寇之殺不以其罪可知也

夏五月

春秋未有以五月葬時此言夏五月者蓋五月之下有脫事爾

何休謂譏公取讎國女不可以事先祖猶五月不可首時李光地謂周四月夏二月婚姻之時也婚姻不正故

去月義俱迂曲不可從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爲請婚也孰及之公也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齊侯使大夫要公公屈人君之尊而與大夫盟交責之

冬公如齊納幣

親納幣非禮也且以喪昏也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祭叔來聘

春秋傳

卷三 莊公

三 空山堂

祭叔者祭公之弟來聘爲祭公使也何以不稱使王臣無外交非王命不得言使也

夏公如齊觀社

諸侯踰竟觀社非禮也穀梁子曰以是爲尸女也

公至自齊

荆人來聘

此荆之臣來也其稱人何略之也

公及齊侯遇于穀

爲昏故而簡禮以結齊也



蕭叔朝公

不言來朝而言朝公者公在外也書之以惡公之不受於廟也

秋丹桓宮楹

丹楹非禮也爲將迎齊女欲以耀而媚之爾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謀逆姜氏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春秋傳

卷三 莊公

三 空山堂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親迎常事不書此何以書不正其取妻必齊之姜也

秋公至自齊

親迎先至非禮也公他往不書至特三書公至自齊者

貪妃匹之合而履讎人之地以公之至齊爲無人心矣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夫人不與公偕至非禮也其言入何難也何難乎爾公

羊氏以爲孟任已在官矣夫人與公有所約而後入也

不書至其義以宗廟爲弗受也

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不書及兼言之爾書用用者不宜用也私見曰覲大夫見於廟婦見於內並覲非禮也男子之贄羔鴈雉婦人之贄棗栗棗脩同用幣非禮也

按哀姜襄公女公娶讎人之女而多行踰禮之事失夫婦正始之道矣春秋詳其本末以示貶書納幣書逆女書公至書夫人入書大夫宗婦覲春秋之書夫人未有若斯之悉者也

春秋傳

卷三 莊公

三 空山堂

大水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

羈曹世子也此踰年矣其不稱爵何嗣君失國恒稱名

赤歸于曹

赤曹庶子也不繫之曹不宜爲君也

按曹鄭之事一也鄭先書突歸後言忽出著突之篡也

曹先書羈出後言赤歸明羈逐于戎亦爲國人所逆也

郭公

闕文爾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始結陳好也女叔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鼓禮也于社非禮也日食于正陽之月天子鼓于社諸

侯鼓于朝鼓有聲以充陽也于社則以諸侯侵天子之

事也凡天災有幣無牲用幣禮也用牲非禮也

伯姬歸于杞

不言逆者略之也胡氏以爲逆非大夫則不書者非也

春秋傳

卷三 莊公

空山堂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何以書譏何譏爾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非禮也

冬公子友如陳

報女叔之聘也內聘言如者尊內也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

公無春字

報濟西之恥也

夏公至自伐戎

曹殺其大夫

惡專殺也不名略之也

劉紹攷曰此專殺大夫之始大夫見殺之事不可知也

不書名者或曰非其罪也或曰報也或曰無命大夫也

春秋惡專殺書曰曹殺其大夫而曹專殺之罪著矣其

人之死不足輕重故略而不書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宋序齊上宋主兵也稱人亦貶之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春秋傳

卷三 莊公

空山堂

杞伯姬何以會于洮爲杞伯請朝也杞侯嘗來朝矣魯

人以爲不敬而入杞杞伯既昏將來朝而伯姬先之也

然非正矣春秋特書之參譏之也

按杞伯姬先儒以爲莊公女夫父母在而歸寧禮也常

事合禮則不書伯姬來本以非禮得書不于魯于洮則

非女子之歸寧明矣書公往會亦是等夷敵體之文以

是知伯姬之爲桓公女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陳鄭服也會者五國爾何以書同盟同志而盟不在眾

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仲公子友之舊也如陳葬原仲請諸公而行也何以書不正其越國而葬私交也原仲天子之命大夫故不名公羊以爲通私行穀梁以爲諱出奔胡氏以爲王臣始亂而諸國大夫無譏皆非也

冬杞伯姬來

來者不宜來也凡女子父母沒義不得歸寧書來有故也

春秋傳

卷三 莊公

毛 空山堂

莒慶來逆叔姬

此內女適外大夫也其書來逆禮也不書逆女別於爲其君逆也諸侯嫁女子大夫使同姓大夫主之不書大夫主之者略之也先儒以爲公自主之者非也

杞伯來朝

杞侯而稱伯時王所黜也

公會齊侯于城濮

謀伐衛也齊伐衛而魯不與焉同其謀不同其伐也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

人敗績

此齊人伐衛也其曰衛人及齊人戰何以衛人爲志乎此戰也齊衛書人貶何貶乎爾衛則有罪而齊亦不得爲伯討也

夏四月丁未邾子貜卒

公羊作邾婁子

秋荆伐鄭

書荆伐鄭以著荆之暴亦以見齊伯之不振也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宋人下公  
有邾婁人

善救鄭也書人者譏其不能卽正荆楚之罪也

春秋傳

卷三 莊公

毛 空山堂

冬築郿

郿公穀作衛

冬而築時築也以大無麥禾而築郿則築之非時也

大無麥禾

麥熟於夏禾成在秋書於冬者總計其不足而書之以爲一歲之事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國饑告糴禮也不言如齊告糴而言告糴于齊言如齊則其詞緩言告糴于齊則其詞急不稱使內大夫出例不言使也先儒以爲臧孫之私行又以譏魯之不務本

而重蓄者非也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廐

書不時也且譏凶年而脩也

夏鄭人侵許

齊命也盟幽而許不與諸侯救鄭而許不至是以侵之也

秋有蜚

記異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春秋傳

卷三 莊公

无

空山堂

紀已滅矣猶書叔姬之卒錄其守義也

城諸及防

及者先後之辭也魯歲比饑而併城一邑雖時必書以其用民力爲已悉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左無師字

欲救鄭而不能也

秋七月齊人降鄆

鄆附庸之國也不曰鄆降于齊而曰齊人降鄆者齊而

降之爾書人貶之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滅國不葬此何以葬賢叔姬也叔姬不歸魯而歸鄭死而繫之紀哀其志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救日用牲非禮也非正陽之月而伐鼓亦非禮也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謀山戎也

齊人伐山戎

春秋傳

卷三 莊公

辛

空山堂

此齊侯也其貶而人之何荆楚憑陵諸夏尚未明正其罪山戎遠在邊徼桓公親往以征之雖志在攘夷哉君子以爲征伐輕重之序爲已傾矣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譏厲民也去國而築臺是樂而已矣

夏四月薛伯卒

不名略之也薛侯而稱伯時王所黜也

築臺于薛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諸侯不相遺俘此其來獻捷何耀我也書爵書來獻抑之也伐戎稱人矣此其稱爵何不稱爵則無以著齊侯之爲親來也且無以著伐戎之爲齊侯也

秋築臺于秦

一歲三築臺厲民甚矣公汲汲顧景及時般樂惟恐不及非死期將至邪

冬不雨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比年興作城小穀又非時書之以閔農也

春秋傳

卷三 莊公

三

空山堂

小穀魯地非齊地齊自有穀無小穀左氏以爲爲管仲城之此牽附楚申無字之言而談者無字言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未聞言小穀也卽如無字言書例亦當云會齊城小穀不應沒齊也今曲阜西北有小穀城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邱

齊侯以楚伐鄭欲會諸侯宋公請先焉故爲此遇然伐楚之謀定於此矣凡會先主會盟先主盟遇禮簡莫適爲主仍以簡序爾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此般也何以不書殺爲季子諱也牙將爲亂而未成季子誅之而不名其罪且爲之後兄弟之恩君臣之義至矣春秋隱其事平其文使牙若自死於位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公薨必書其所詳內事謹凶變也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己未公穀作乙未書子在喪故稱子書名先君未葬也稱卒未成君也

書弑諱也

公子慶父如齊

春秋傳

卷三 莊公

三

空山堂

慶父請立閔公以悅於齊也

弑氏以爲慶父宜書出奔其曰如齊者慶父之專恣國人不制也今以事考之慶父實非出奔閔二年出奔

三歲而

春秋傳卷之三終

蘭陵門人張魯文校刊

春秋傳卷四

滋陽牛運震學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繼弑君不即位也

齊人救邢

書救善之也書人者以大夫帥師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亂故是以緩

春秋傳

卷四 閔公

空山堂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落公穀作洛

盟納季子也季子賢而奔陳齊侯盟而復之書曰盟于

落姑齊侯之志也左氏以爲請復季友是時閔公幼慶

父專夫人爲內主則未知其孰請之也

季子來歸

其曰季子貴之也其言來歸喜之也貴之者賢之故不

名異其文以嘉之也喜之者國內之人不言來國人思

季子懼其去而不反也今得其還則其慰而幸之者至

矣故曰季子來歸春秋如其意以書之也季子之出奔

不書爲賢者諱也書來歸則出奔可知也

冬齊仲孫來

此齊侯使之也何以不言使來則有事也何以不書事

齊侯之使仲孫以爲省難又因以覘國則所事不可言

也所事不可言則亦不得言使也仲孫者氏也何以不

書名亦不書字書字則已褒書名則已貶仲孫之對齊

侯曰慶父將自斃又曰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夫是以

褒貶兼之也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春秋傳

卷四 閔公

二 空山堂

齊而遷之也不地自是不復見也書人貶之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吉禘禮也未三年而吉禘非禮也于莊公亦非禮也三

年之喪實二十五月而畢於是大祭奉新死者之主于

廟而遷廟之遠主於祧莊公薨至是適二十二月未應

吉而吉也禘禮當行於大廟今禘於莊公則于新宮行

之非所禘而禘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

不地弑也何以不書弑隱之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書孫邾而夫人之與聞乎故可知也文姜削氏哀姜存而不削者文姜孫於宗國不削氏不足以見其罪哀姜孫於邾非宗國雖不削姓氏而貶已見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繼公薨而書孫邾奔莒則夫人慶父之同惡弑君可知也不書討賊爲內諱也公子牙書卒而慶父不卒何也牙之罪猶可言卒也慶父之罪不可言卒也

冬齊高子來盟

春秋傳

卷四 閔公

三 空山堂

其曰高子貴之也其曰來盟喜之也其不言使何也不以齊侯使高子權在高子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滅而書入或曰不以夷狄滅中國也或曰不以累齊桓也然狄入衛而不有其地則實非滅也

此即狄之伐邢者去邢而入衛也

鄭棄其師

國未有棄其師者鄭人惡高克使帥師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焉是之謂棄其師云爾不書高克奔陳略之也

略克所以罪鄭此孔子之特筆也

春秋傳

卷四 閔公

四 空山堂

春秋傳卷之四終

蘭陵門人張魯文校刊

春秋傳卷五

滋陽牛運震學

僖公

元年春王正月

繼弒不即位正也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曹師左作曹伯

此狄人再伐邢也書救善之也書次譏不速救也前救

邢書人蓋齊之偏師足以卻狄矣此救邢書師則以齊

合三國之衆而不能振邢於未潰也公羊子曰緩不及

春秋傳 卷五 僖公

空山堂

事也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此諸侯遷邢也書之如邢自遷者邢如歸也公羊子曰

邢之所欲遷也不書邢潰者略之也邢既遷矣則可以

不言其潰也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此三國之師也其再序之者何齊得救患分災之禮故

重其事以書之也不曰城夷儀而曰城邢者以存一國

之義予齊桓也言夷儀則邢不見言邢則夷儀見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公薨必地不地弒也夫人薨不地地有故也書齊人以

歸著齊人之殺之也不稱齊侯稱齊人者討賊之辭也

以歸歸于齊也

楚人伐鄭

鄭即齊故也稱人外之也

春秋書楚自此始荆楚二木名南國以爲號詩奮伐荆

楚是也熊氏本稱荆更號爲楚如商之稱殷也說經者

曰州不若國書楚者進之非也來聘稱人略之也伐鄭

春秋傳 卷五 僖公

二 空山堂

稱人外之也說經者以楚爲夷狄而謂春秋稱人者進

之或以爲浸強稱人皆非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榿公作打

謀救鄭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偃公作緩

邾同榿之會而公敗其師書之著魯之棄信而忘義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郕獲莒郕公作犁殺作麗

莒貴賂也君大夫生得曰獲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夫人書氏不稱姓絕於齊也齊姜姓也齊殺之齊已絕之矣於義夫人不得稱姜也何以書氏去氏則不稱姜之義不著也然則何不於其薨絕之夷之薨齊正夫人之罪不待絕而自見也

何休曰貶置氏者殺子差輕於殺夫夫哀姜與弑二君幾亡一國罪不殺於文姜矣矧殺夫去姜氏殺子去姜置氏義殊牽曲非通解也

###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邱

楚邱衛邑也不言城衛與城邢異詞者邢遷而後城衛

春秋傳

卷五 僖公

三 空山堂

城而後遷也此齊與諸侯城之也不言齊侯不書諸侯者略之也其文使若魯自城之者然城邢詞繁而不殺城楚邱則略之者何狄伐邢則救之邢遷則城之齊侯之於邢得救患分災之道矣書之重備予之也狄入衛而不救衛既滅而城之君子以齊侯為怠於恤衛矣特其存亡繼絕之功不可沒爾書之略非備予之也

先儒以城楚邱不請於天子罪桓之專封夫救患分災與滅繼絕善之大者也城邢城楚邱春秋以齊桓猶知尊王章恤同盟矣書之有詳略予之有輕重爾非以城

楚邱為罪其專封也且齊桓未嘗專封也衛周室封建之國狄滅之齊不容不復之與擅建一國者不同何專封之有而先儒猶以無封不告之義律之甚矣春秋之難言也

###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哀姜得罪於宗廟僖公以私禮葬可也以小君禮祔不可也

虞師晉師滅下陽

公穀作夏陽

下陽號邑也書滅如一國者重下陽也先虞賄故罪虞

春秋傳

卷五 僖公

四 空山堂

也號之滅不書下陽舉而號亡矣其滅不足更言爾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公作貫澤

江黃來盟善謀楚也蓋楚之右臂孤矣

### 冬十月不雨

此一時不雨也一時不雨則何為獨書首月春秋一時不雨則書時踰時不雨則書首月此書冬十月不雨與莊三十一年異文者踰時不雨也

### 楚人侵鄭

###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

夏四月不雨

每時前一書閔雨也爲六月雨書也

徐人取舒

舒楚與國也徐服於齊而取舒齊之謀也蓋爲齊通伐楚之徑也

六月雨

其言六月雨何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也春秋書雨此爲特筆以是著僖公之勤民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春秋傳

卷五 僖公

五 空山堂

申伐楚之謀也

冬公子友如齊泣盟

穀作公子季友泣公穀作苾

聽師期也公羊子曰泣盟者往盟乎彼也

楚人伐鄭

楚自莊十六年以來五加兵於鄭於此見齊桓之伐楚

蓋已緩矣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陟

善伐楚也書爵衰之也遂者繼事之辭幸其伐楚而爲

之滿志又以爲志不在蔡也書次者有制之師用見桓之不戰而詘楚也

夏許男新臣卒

新公羊作辛

不言卒于師實非卒于師也觀兩曹伯之書卒于師可比而知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何以不稱使權在完也猶齊高子來盟不稱使之義也

其言來盟于師盟于召陵者何師在召陵也師在召陵

則何以再言盟不書來盟于師則無以序桓帖楚之績

春秋傳

卷五 僖公

六 空山堂

不書盟于召陵則無以著盟之地何以不言及諸侯盟

不使屈完得與諸侯仇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

轅公穀作衰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及者公及也何以知爲公及比下文公至自伐楚在伐

陳之後則及者實公也然則何以沒公陳旣從齊與諸

侯伐楚矣齊執其大夫又令江黃伐之而使魯主之其

罪陳已備矣沒公爲內諱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一書而涉兩事擇其重者志之此以伐楚致大伐楚也

葬許穆公

穆公作穆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侵

陳

茲公作慈

諸侯稱人貶之也陳成歸轅濤塗不書略之也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目晉侯斥殺稱世子罪晉侯也罪晉侯則申生無罪也

公羊曰殺世子母弟直稱君甚之也

春秋傳

卷五 僖公

七

空山堂

杞伯姬來朝其子

來朝其子者以其子來朝也子不能朝而杞伯姬來爲

主乎朝其子也然非禮矣

夏公孫茲如年

公孫茲易如年爲娶也娶則易爲不言娶不予其因聘

而私娶也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

止

首止公穀作首止

諸侯何以會王世子定世子也及以會者桓不主會也

會王世子者殊之也尊世子不使世子與諸侯齊列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約諸侯以同戴世子也何以不與世子盟尊世子而不

敢與盟也諸侯何以不序公羊子曰一事而再見者前

目而後凡也

鄭伯逃歸不盟

書逃歸賤鄭伯也以爲國君而行匹夫之事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罪楚也

春秋傳

卷五 僖公

八

空山堂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虞已滅矣易爲不言滅執天子之三公其罪大於滅國

舉其重以罪之其滅則略之爾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伐鄭討其逃盟也圍新城鄭未服也穀梁子曰伐國不

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病鄭也著鄭伯之罪也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善救許也書遂美其救之速也

冬公至自伐鄭

其不以救許致何也伐鄭本事也

七年春齊人伐鄭

諸侯以救許而釋鄭未得志於鄭也故齊復伐之書人

譏其瀆兵也

小邾子來朝

公作小邾  
婁于後同

此邾黎來也初得王命而別封于邾故稱小邾以別之

鄭殺其大夫申侯

春秋傳

卷五 僖公

九

空山堂

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或曰申侯非無罪也鄭之殺

之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寧母

謀鄭故也陳鄭先遣世子受盟欲與盟而未敢也

曹伯班卒

班公  
作般

公子友如齊

勤伯國之好也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

子款盟于洮

陳世子款下公  
羊有鄭世子華

謀王室也王人微者而序於諸侯之上尊王也王人法

得與諸侯盟非王世子比也

鄭作乞盟

書乞賤之也以向之逃歸乞之也

夏狄伐晉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春秋傳

卷五 僖公

十

空山堂

此因禘而致夫人也夫人者僖公夫人聲姜也凡夫人  
初至自有告廟之禮因禘而兼舉之非禮也書曰用致  
用也者不宜用也夫人至自齊不書略之也

按禘于太廟用致夫人三傳之說不同左傳曰秋禘而

致哀姜焉夫哀姜葬于僖二年既葬而殯廟始當久

已行之乃至今而始致主母乃已後乎且經文明明云

致夫人非致主之謂也穀梁傳曰言夫人而不以氏姓

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說穀梁者以爲夫人僖公妾母

成風也嫁非嫡兒不得與等諸公位尊其母故因秋禘

用夫人之禮致於太廟使之與祭也夫僖公既立爲君母以子貴成風固得爲夫人矣焉用禘于太廟而以夫人之禮致之且禮君與君婦共事廟中未有君主祭而使君母與祭者揆之體統舛逆殊甚僖公卽蹈非禮或不至此矧穀梁氏本未嘗爲此說也公羊傳曰禘用致夫人非禮也譏以妾爲妻也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說之者謂僖公本聘楚女爲嫡齊女爲媵乃齊先致女而脅僖公以朝廟其說不知何據然以其事揆之則齊桓必有所不爲而楚人亦必不肯受也細按經文當

春秋傳

卷五 僖公

土 空山堂

是僖公逆聲姜于齊聲姜初至適遇禘于太廟因禘而行告廟之禮故曰用致夫人此以失禮得書也其不稱姜氏者義在禘以致夫人而不在姓氏又失禮在僖公而不在聲姜又致夫人之下書姜氏則不成文故從省也左氏勿論已公穀二家其說大略相似以爲致者初至而舍薦於廟是矣第皆泥於不稱姜氏之說而謂脅公告廟以妾爲妻事本無考解者岐出浸失其旨此經義之所以不明也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左氏七年閏月王崩踰一年而後赴於諸侯說春秋者蓋疑之經文自有可據爾

九年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正月公穀作三月御公穀作禦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邱

會于葵邱定王位也宋公稱子者在喪未葬也凡諸侯在喪而出以喪行者稱子以吉行者稱爵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內女許嫁書卒不稱國未嫁也稱字許嫁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邱

春秋傳

卷五 僖公

土 空山堂

申王禁也桓公之盟葵邱爲盛重舉諸侯者前目後凡且明宰周公之不與盟也

甲子晉侯詭諸卒

甲子公作甲戌詭左作僂

甲子前戊辰五日則曷爲繫於後赴在後追書之也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殺公作弑

遇弑雖未踰年稱君此其稱君之子何不成其爲君也

不正獻公之殺適而立庶孽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公朝齊稱如者內辭也

狄滅溫溫子奔衛

溫天子靈內之國而狄滅之王靈之不振伯圖之有闕也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卓公作卓子

奚齊不書弑則卓易為稱君正里克之罪也不書其君之子則無以著獻公立庶之惡不正其為君則無以討里克弑逆之罪於奚齊則書曰殺其君之子以為特其君之子爾於卓則書曰弑其君以為固儼然里克之君也里克弑君之罪著然後荀息死節之義明唯是可以春秋傳

卷五 僖公

三

空山堂

稱及其大夫不正其為君則無以及其大夫也奚齊之與卓一也書之而兩著其義脩春秋之特筆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書爵予之也

劉紹攷曰伐山戎在未伐楚之時舍元惡而勤遠略故貶而人之伐北戎在服楚以後故據其實而爵之

晉殺其大夫里克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弑二君矣則得為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殺之不以其罪也

秋七月

冬大雨雪

公作雹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稱國以殺不與其殺也不鄭父不去其官原之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此僖公夫人桓公女也兩君相見而婦人廁其間非禮也參譏之

秋八月大雩

此旱祭也傳以為過時非也

春秋傳

卷五 僖公

四

空山堂

冬楚人伐黃

滅不言伐書伐病桓公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

不書君出奔死於其位也蓋自是而桓公之伯業衰矣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杵公作處

十有三年春秋侵衛

楚滅黃而齊不救狄所以橫行也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爲王室平戎且謀城杞也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淮夷病杞齊桓合諸侯城緣陵而遷之不書城杞者城

而後遷也此卽會鹹之諸侯也何以不再序踰年乃城

力不能攘淮夷而遷杞桓之美桓之衰矣故書之略不

春秋傳

卷五 僖公

圭 空山堂

如楚邱而詳不如城邢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鄆穀梁作給

季姬不繫之國未嫁也稱字許嫁也朝未有言使者言

使非正也季姬許嫁于鄆遇鄆子而使來朝者使來請

已也君子以夫婦之始爲不以道矣

按左氏鄆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鄆子之不朝也遇于

防使鄆子來朝則季姬乃已嫁而歸寧者也傳公穀者

則以季姬爲未嫁之女遇鄆子于防使來請已以經文

書法考之季姬不繫鄆明未嫁也書遇不期也書使來

朝變其辭深其文而使來請已之意可見焉後書季姬

歸于鄆明季姬與鄆子先遇而後嫁也義更顯然若如

左氏之說則季姬來寧公既止之何以得遇鄆子于防

且鄆子既來朝矣卽當及鄆子偕歸何至遲至一年之

後然後歸鄆卽歸鄆亦當書復歸不得徒言歸于鄆也

反復考之義與經文不合故不敢據先儒謂季姬有淫

佚之行僖公使自擇配此又錯解公羊之義失之愈遠

矣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春秋傳

卷五 僖公

圭 空山堂

記異也此晉地而不繫之晉爲天下記異也

狄侵鄭

狄數犯畿內之諸侯書之著齊桓之怠也

冬蔡侯肸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楚人伐徐

徐卽諸夏故也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邱

遂次于匡

盟于杜邱謀救徐也救而書次失救道也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帥公作率

書救善之也君止不進而使大夫帥師以前則桓之志荒矣諸侯之大夫不序無功不足序也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伐厲以救徐也

八月螽

書災也

春秋傳

卷五 僖公

七

空山堂

九月公至自會

季姬歸于鄆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記異也左氏以爲展氏有隱慝焉其說誣君子所不道

爾

冬宋人伐曹

宋始貳於齊伐曹脩舊怨也

楚人敗徐于婁林

救徐無功諸侯之不力也以是爲盟主病矣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罪晉也書晉侯及秦伯以晉主是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也其不曰以歸何言獲則以歸不足言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鵠退飛

過宋都隕公作實鵠穀作鵠

記異也隕石隕星也星落地則爲石不言隕星者見石

不見隕星也鵠退飛風也風逆驅則鵠倒飛不言風者

言風不若言鵠之退飛也先隕後石者隕而後石也石

春秋傳

卷五 僖公

大

空山堂

後數鵠先數變文也是月者鵠之退飛不可以日言故

以是月槩之爾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大夫卒名則其兼書字何錄賢也或曰氏之也不言公

弟者以莊公先死不得稱弟也

劉紹攽曰公子友以立僖之功生而賜氏俾世其卿春

秋以此特書之仲遂叔肸書法竝同著三家之始也

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茲公作慈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

伯于淮

爲鄆謀淮夷也邢始與會而在鄭許之下齊次之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齊爲徐報婁林也憾在楚而不能制以是爲遷戮爾人之者貶之也

夏滅項

孰滅之齊滅之何以不書齊蒙上伐英氏之文也然則

何以書之如內辭滅項之役而我在焉猶之城楚邱也

春秋傳

卷五 僖公

九

空山堂

何以知其非內滅之內滅國言取不言滅

按左氏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說經者以

爲內滅國書取此獨書滅者非公命也當是時季友已

卒魯卿未有專政者滅項之舉誰尸之邪且取鄆取邾

皆魯近國魯未能興師踰遠而滅項也公穀以爲齊滅

之者是也第謂爲桓諱滅國者其說曲矣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齊侯歸自會夫人會之于卞非禮也

九月公至自會

公出有故則致此何以致以公出踰三時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宋公下公羊有會字

邾公羊作邾婁

此納公子昭也易爲不書納譏不在所納也桓公嘗屬

公子昭於宋公以爲太子昭之立正也宋之納昭宜也

則曷爲書伐不書納宋公志在伐齊不主於納昭故不

與其納也

夏師救齊

春秋傳

卷五 僖公

三

空山堂

書救者善之也書師救齊略之也不與其救齊也

夏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鹹濟師敗績

戰而言及者主之者也猶曰宋師爲志乎此戰也齊人

殺無虧曹衛邾之師皆散魯亦罷去宋則獨與齊戰而

勝之是宋之亟於墮桓業而圖伯功也

秋救齊

齊人召之也書救齊非予之也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十一月而葬亂故也

冬邢人狄人伐衛

狄書人便文也書邢人狄人蓋不可曰邢人狄也以邢  
齊狄責邢不當與狄比而伐國也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執者亂辭也人之者貶之也執君不名此其名何遂失  
國也名者諸侯之終事也閔之故名以詳之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公羊作人邾  
公羊作邾婁

曹邾稱人宋獨稱爵疑於齊桓之北杏然則春秋遂予  
宋以伯乎曰非也予其圖伯爾其予其圖伯何曰楚勢

春秋傳 卷五 僖公 三 空山堂

張矣宋以區區之國而與之抗是以予之也

鄆子會盟于邾

其言會盟何後會也不言如會者不及會所也然鄆子

爲會盟來矣書之以著鄆子之無罪也

己酉邾人執鄆子用之

惡無道也用之者殺之而以爲牲也其不言宋人使之  
何鄆邾仇也執之者宋之志也用之者邾之志也邾子  
稱人貶也

秋宋人圍曹

討不服也其稱人何凡圍國雖君將貶而人之

衛人伐邢

報伐衛也書人貶之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公羊作  
公會

此諸侯始與楚盟也陳蔡鄭稱人惡其與楚盟也沒公  
諱與楚盟也齊不序爲桓公恥之也先陳倡是盟者也  
後鄭鄭新朝楚因其下楚而下之曰是爲楚役者爾何  
以盟謀宋也

梁亡

春秋傳 卷五 僖公 三 空山堂

孰亡之秦亡之秦亡之則其言梁亡何梁自亡也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譏更舊制也南門城南門也

夏鄆子來朝

隱十年已取鄆矣今來朝者蓋魯以其地別封之爲附

庸爾

五月乙巳西宮災

記災也西宮小寢也

鄭人入滑

貶而書人者惡強陵弱也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爲邢謀衛難也狄書人便文也齊齊於狄亦所以狄齊也

冬楚人伐隨

二十有一年春秋侵衛

爲邢之盟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先宋宋爲盟主也此宋公也何以稱人盟楚以求諸侯

春秋傳

卷五 僖公

三 空山堂

異於齊桓之攘楚者也

夏大旱

記災也言大者久且甚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以

伐宋

孟公作崔穀作雪

執宋公者楚子也何以不言楚子執之不與楚子之執

宋公且分惡於諸侯也楚子何以先諸侯不先書楚子

則無以見執宋公之爲楚子且無以見楚宋之爭長也

于齊楚上楚皆書人此其稱楚子何爲執宋公不可言

執宋人不可言宋人則諸侯皆稱爵楚亦不得不稱子

也

冬公伐邾

邾公羊作邾婁

爲邾滅須句也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不言宋捷者從上文可知也君使大夫何以特稱人不

人之則是遂予楚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諸侯不序前目後凡也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也不書宋

春秋傳

卷五 僖公

三 空山堂

公歸自楚而曰釋宋公病宋公之制於人亦以重楚惡

也

三十有二年春伐邾取須句

句公作胸

須句魯附庸也邾滅之公伐而取之書之若邑然以其

爲魯之私屬也不書反其君略之也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以鄭如楚故也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書及公戰也不言敗爲內諱也沒公亦爲內諱也內以

諱爲貶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戰而言及者主之者也楚子書人貶之也宋公傷股而

曰宋師敗績不斥言宋公爲中國諱也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緡穀作緡後司

書伐書圍罪齊也齊侯賴宋襄之力以得國乃乘其敗

而伐之所謂以怨報德也書爵者目其人以愧之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茲公作慈

秋楚人伐陳

春秋傳 卷五 僖公

圭 空山堂

爲頓故也城頓而還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不名略之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王爲衛請滑于鄭鄭執王使不臣甚矣王出狄師伐之

書曰狄伐鄭不及王討者不正王之用夷狄以伐中國

且爲王諱也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王者無出此其言出何內王都也曷爲言居不言奔晉

天之下莫非王土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故不言奔

而言居也諸侯去國則書奔天子去國則書居此有國

有天下之別也

陳氏傳良曰子頹之亂惠王未有過也王出居櫟不書

爲尊尊諱也叔帶之亂襄王則有罪矣其言出居于鄭

以爲無足諱焉爾

劉紹攷曰晉文勤王王入于王城取子帶殺之春秋削

春秋傳 卷五 僖公

圭 空山堂

而不書者以其請隨伐原用譎殊甚雖有功不足錄焉

爾

晉侯夷吾卒

惠公以二十三年九月卒而書于此赴後也惠公及文

公之入皆不書略之也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衛侯燬滅邢

衛侯何以名滅同姓也他滅同姓者有之矣何以獨名

衛侯不正其陰謀用閒以取同自出之國是以於其甚

者絕之也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婦人不專行宋蕩伯姬來逆婦非禮也不言逆女言逆

婦者姑自來逆緣姑稱之也胡氏以爲譏公自主之則

未知其誰主之也

宋殺其大夫

稱國以殺君臣共之也不名略之也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書納不與納也頓子迫於陳而奔楚楚人納之何爲不

春秋傳

卷五 僖公

毛

空山堂

與納不與楚之納諸侯也不言遂一事也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盟于洮脩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衛子者何在喪也

公與大夫盟不諱洮之盟無惡焉爾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衛子衛甯速盟于向

遊

尋洮之盟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

鄆公作崗殺作  
弗左作不

侵曰人貶之也追曰師爲追言振也弗及者可以及而

不敢及也

夏齊人伐我北鄙

一歲再伐不義甚矣故貶而人之

衛人伐齊

洮之盟故也

公子遂如楚乞師

書乞賤辭也不正其請夷狄之兵以苟自救也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夔公羊  
作隗

春秋傳

卷五 僖公

天

空山堂

楚滅同姓夔子失國不名略之也

冬楚人伐宋圍緡

緡穀  
作閔

宋卽晉也書伐書圍以著楚之橫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以者非所以也爲其用夷狄之師以伐中國惡之也

公至自伐齊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史記昭卒弟潘殺其子而自立春秋經傳不書然則史

記之說非也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三月而葬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春來朝而秋用師以報之不義甚矣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楚何以先諸侯主兵也此楚子也則何爲獨人之正其猾夏之罪也人楚子而諸侯從楚之罪見矣穀梁子曰

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然則諸侯何以書爵不書爵則

春秋傳

卷五 僖公

无

空山堂

無以見罪楚之甚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此圍宋之諸侯也書會與盟不沒公不爲公諱從楚也

然猶曰會諸侯不曰會楚使公從楚之罪必考而後見也以宋地者宋在圍而不與盟不嫌也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晉侯書爵予之也侵曹伐衛則曷爲予之予晉侯之侵

曹伐衛以救宋也然則曷爲不言救宋晉侯攘楚以存

中國侵曹伐衛攘楚之事起於此救宋不足言也不開

事而再舉晉侯何也言之不足而重言之所以大晉侯之功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刺之者殺之也殺之則曷爲言刺之刑于隱也刺不言

所坐此其言所坐何譏曷爲譏買無罪也公子買戍衛

楚人救衛公懼晉畏楚殺買以說焉謂晉人曰以戍衛

謂楚人曰不卒戍也

楚人救衛

書楚救衛以見晉之能致楚也

春秋傳

卷五 僖公

三

空山堂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凡執皆書人此其稱侯以執何伯討也其爲伯討奈何

曹卽楚也執曹伯則曷爲畀宋人爲譎也

夏四月己巳晉侯濟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

敗績

戰而言及者以晉侯主乎是戰也齊宋秦言師晉獨稱

爵者予之也楚稱人不以楚大夫敵晉侯也敗稱師以

衆舉所以大晉侯之功也

孫氏復曰齊桓書人伐楚後始書晉文一舉卽晉者

與其功不旋踵而建也

楚殺其大夫得臣

此殺有罪也而以累上之辭言之者惡楚子也

衛侯出奔楚

不名未失國也或曰以罪晉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

踐土

序晉侯於諸侯之上予晉以伯也衛叔武稱子不成君

也王下勞晉侯不書爲王諱也王子虎泄盟不書不與

春秋傳

卷五 僖公

三 空山堂

欽也不書王錫晉侯命略之也

汪克寬曰踐土于溫諸侯皆先朝而後會春秋皆先書

會後書朝者著晉文之合諸侯以尊王也

陳侯如會

其言如會何外乎會不及序也

公朝于王所

天子所在曰王所朝于王所禮之變也以爲晉文能使

諸侯尊王也其但言公何非期會不序言公則諸侯可

知也

按王所者謂王在踐土也前書盟于踐土後書朝于王

所則王之在踐土明矣左傳無召王之事蓋王自來勞

晉侯爾公羊以爲不與致天子非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復歸者順辭也以爲國猶其國也衛侯出奔不名則復

歸何以名別二君也其言自楚何惡自楚也

衛元咺出奔晉

愬殺叔武也殺叔武易爲不書以爲衛侯猶未處心成

於殺爾

春秋傳

卷五 僖公

三 空山堂

陳侯款卒

秋杞伯姬來

來謝過而求平也

公子遂如齊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

溫穀無齊侯

謀討衛許也

天王狩于河陽狩穀作守

古者天子有巡狩之禮此非狩也則其曰狩何春秋之

特筆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書之使若王自狩然爲晉侯諱也曷爲爲晉侯諱諸侯不朝久矣以爲晉侯雖謫猶能尊王也此溫也而以河陽言之爲天子之狩大之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歸之于者強辭也用元咺之愬也不正晉侯之崇其臣而執其君故貶而人之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春秋傳

卷五 僖公

三

空山堂

歸諸侯而後言復大夫言復者罪之也自晉者譏在晉也

諸侯遂圍許

遂繼事也此目會溫之諸侯也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失國非二君不名此其名之何罪之也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不書朝者何夷無朝禮言來而已

公至自圍許

以圍許致著公之久在外也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會上公穀有公字翟公作狄

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此晉初以大夫盟王人也大夫稱人而不序諱以大夫盟王人也沒公爲公諱也不斥言王子虎爲尊尊諱也以大夫盟王人則諸侯敵王蓋自是而晉文之志荒矣

秋大雨雹

何以書爲災也

春秋傳

卷五 僖公

三

空山堂

冬介葛盧來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書之以著晉文霸業之衰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稱國以殺者君與大夫殺之也衛侯在外其稱國以殺何也穀梁子曰待其殺而後入也瑕見立於元咺曷爲以咺及瑕咺累瑕也稱公子不成君也

衛侯鄭歸于衛



書歸不書復不與衛侯以復也初歸書復國猶其國也再歸不書復國非其國也名之者亦失國之辭也

晉人秦人圍鄭

翟泉之盟鄭不至故也一不預盟而虐之以兵非服貳之道也故貶而人之先晉晉爲志乎圍鄭也

介人侵蕭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如京師報周公之聘也遂繼事也見公子遂之不專於

春秋傳

卷五 僖公

三 空山堂

如京師也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凡力得之曰取此濟西田也惡乎取之取之曹也曷爲不繫之曹吾故田也

按濟西魯之西境是時曹不得志於晉魯乘曹之危而以兵復其故田故書曰取左傳以爲晉分曹地而魯受之晉非也

公子遂如晉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魯曷爲郊啓蟄而郊爲農事也古者天子有冬至之郊

有啓蟄之郊一以報本一以祈穀魯不得有冬至大郊

之事而於啓蟄祈穀殺於天子也然則何以四月中氣

在四月也郊曷爲卜祭則卜日也比甸而卜遠慢也三

卜不從則不郊矣四卜非禮也曷爲或言免牛或言免

牲未卜曰牛旣滌曰牲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三望者望

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淮海天子祭四望魯祭三望者

亦殺於天子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

按郊祭有二一是冬至報本之祭天子用之郊特牲所

春秋傳

卷五 僖公

三 空山堂

云迎長日之至大報本反始也一是正月啓蟄祈穀之

祭天子諸侯皆用之孟獻子所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

左傳啓蟄而郊是也春秋所載郊祭皆祈穀之祭本非

僭禮歷考卜郊之月皆在四月蓋啓蟄中氣多在卯月

祈穀之祭則自啓蟄以後春分以前皆得卜之所謂不

過乎分是也其在孟春之月祇卜牲耳帝卜必在滌三

月故正月可以卜牲非于天子冬至報本之祭也

按家語孔子對定公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

天而主日至於啓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此二者天

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于天子若此則魯郊之非僭明矣春秋書郊者九皆以郊之有故而書著其變而失禮非著其僭也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求婦非正也姑無自求婦者也

狄圍衛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邱于穀作於

避狄也於此見晉文之德衰矣

春秋傳

卷五 僖公

毛

空山堂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捷公作接

衛人侵狄

報狄之圍也稱人者大夫帥師

秋衛人及狄盟

不地盟于狄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滅而書入不能有其地也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殺公羊無師字

此晉子也其稱人何爲晉諱也何諱乎爾爲其能敗秦善之故爲其釋殯而戰諱之也稱人使若晉子不在行然

癸巳葬晉文公

狄侵齊

公伐邾取訾婁訾婁公羊作叢婁穀梁作曾樓

報升陞之役也

春秋傳

卷五 僖公

毛

空山堂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公羊作率

閒晉之有事而連伐邾備書之所以貶也

晉人敗狄于箕

稱人猶殺義也

冬十月公如齊

省狄難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此何爲至公反自齊而薨嫌以齊故也

乙巳公薨于小寢

小寢非正也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隕公作實

記異也草舉輕則重者可知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討其貳於楚也

春秋傳

卷五 僖公

堯 空山堂

春秋傳卷之五終

蘭陵門人張魯文校刊

春秋傳卷六

滋陽牛運震學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雖未葬稱公踰年也踰年何以即位稱公國不可曠年無君也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公羊曰土有朔字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天子使大夫葬諸侯禮也

春秋傳

卷六 文公

一 空山堂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錫命者錫之策命也何以書王命也然則無譏乎曰未畢喪而錫命非正也

按錫命之典有以始立而錫命者有以有功而錫命者有以既沒而錫命者蓋皆有敕告之文若蔡仲之命文侯之命是也先儒以為命為諸侯或以為錫之命服或以為錫之命圭錫命之禮固宜有此但經文不可詳考不必臆指爾

晉侯伐衛

伐衛書爵予之爲其能脩霸業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

拜錫命也在喪使臣可也

衛人伐晉

衛伐書人貶之也貶衛所以予晉也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此內大夫始特會諸侯也外大夫會我君貶稱人內大夫會他諸侯不貶者貶已見於外也

春秋傳

卷六 文公

二

空山堂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頹頹公穀作兒

此弑君兼弑父也言世子有父之親言君有君之尊也

公孫敖如齊

卽位而聘且圖婚於齊也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此秦人伐晉也書敗不書伐惡秦之以忿取敗也戰而言及者主之也此秦伐晉而以晉侯主之者以晉侯爲

志乎此戰也

丁丑作僖公主

作僖公主何以書譏後也凡君薨卒哭而耐耐而作主

僖公之薨於是十有五月矣始作主緩書之爲躋僖公

起端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此公與處父盟也沒公爲公諱也處父不稱氏惡其以大夫敵君也不地於晉也不書公如晉諱之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盟未有外大夫別會諸侯者垂隴之盟譏政在大夫也士穀主盟曷爲序於諸侯之下春秋不以大夫主諸侯

春秋傳

卷六 文公

三

空山堂

也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歷時而言不雨文無志乎雨也不言旱旱可知也不雨至于秋七月則八月雨矣不書以文無志乎雨略之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大事者何大祫也言大與有事異也躋僖公逆祀也僖之繼閔世統之正也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

躋僖公非禮也

按閔僖昭穆之辨先儒紛紛不一或云閔僖各自爲世

此三傳之說也韋昭范甯孫覺胡安國趙鵬飛皆主之或云閔僖兄弟不得爲父子逆祀只是位次之逆不以爲昭穆之異此杜預之說也孫抃家鉉翁汪克寬皆宗之孔穎達用晉賀循之議謂兄弟同代當同堂異室若兄弟相代卽異昭穆設令兄弟四人皆立則祖父之廟卽已從毀禮必不然其言甚辨西河毛奇齡云廟次與世次不同世次以倫敘言而入廟之次則一以傳位之先後準之國語云工史書世世卽世次如曹爲文昭晉爲武穆是也又宗祝書昭穆昭穆卽廟次如懿王姪而

春秋傳

卷六 文公

四

空山堂

孝王叔則孝之嗣懿姪昭叔穆平王祖而桓王孫則桓之嗣平祖昭孫穆是也夫昭穆者父子之別名而祖禰者宗廟之定位以世次言閔僖本屬兄弟以廟次言閔僖雖不得有父子之稱而實當父子之序閔昭僖穆閔祖僖禰固有截然不可紊者三傳之說確有可考若謂兄弟相代不爲昭穆因而晉則景文同廟唐則中睿皆處昭位此皆後世變禮之謬夫同堂異室則一廟不可二主若各立一廟則廟制本有定數非可變易增置如謂兄弟四人皆立則祖父之廟卽已從毀夫親盡則祧

祖父之廟本有必毀之時卽令兄弟四人皆立世窮從毀亦無如何者且事極其變安知不別有權宜之制豈可執其變以駁其常邪然則兄弟相代雖讀祝告廟自有先君嗣君之稱不得爲父子而昭穆之廟次則無可疑者說春秋者守三傳及韋昭以來諸儒之說而折其中可也毛氏奇齡以大事爲吉禘按閔二年書吉禘此曰大事則非吉禘可知也吉禘是喪畢特舉之祭書吉禘于莊公專祭莊公也此曰大事是大廟大禘之祭於禘焉躋僖公也文公未大禘而大事于大廟亦非禮也

春秋傳

卷六 文公

五

空山堂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報彭衙之役也大夫不序稱人爲其脩怨貶之也

公子遂如齊納幣

喪未畢而納幣非禮也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

沈沈潰

伐沈以其服於楚也諸侯不忍楚之暴而伐其所與之小國以爲諸侯失所伐矣大夫不序而書人貶之也

夏五月壬子虎卒

王子虎者王叔文公也書其親不書其爵貴之也王子虎劉卷書卒錄賢也

### 秦人伐晉

此秦伯也曷爲稱人王官之役晉師不出秦猶逞兵以尋怨焉

### 秋楚人圍江

楚復圖諸侯也

### 雨蟲于宋

記災也蟲自上而下衆多如雨

### 春秋傳

卷六 文公

六 空山堂

### 冬公如晉

### 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晉人請改盟也書曰及晉侯盟釋處父盟公之恥也

###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公穀無以字

大夫帥師略之稱人此書陽處父帥師予之也凡救者

皆善之伐楚以救江攻其所必救又救之善者也

### 四年春公至自晉

自是公朝大國皆書至著其勤於事疆也

### 夏逆婦姜于齊

孰逆之公自逆也曷爲不稱夫人公自逆故不稱夫人婦者有姑之辭也不稱氏省文也稱婦姜不必稱婦姜氏也不書略之也

穀梁以婦爲有姑之辭又以爲禮成于齊按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成十四年僑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以爲有姑之辭則皆得之以爲禮成于齊則不可通矣先儒又以去氏爲貶夫婦人有從人之義卽禮成于齊亦不應貶及夫人彼宣元年成十四年婦姜皆不稱氏又曷爲而貶邪

### 春秋傳

卷六 文公

七 空山堂

### 狄侵齊

### 秋楚人滅江

晉不能復救霸業之衰也

### 晉侯伐秦

報王官之役也

### 衛侯使甯俞來聘

###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夫人者莊之妾僖之母也妾母何以稱夫人母以子貴故正其爲夫人也

以妾僭嫡春秋之所惡也以子尊母則春秋不得而奪之春秋書妾母正其爲夫人者四一成風一敬嬴一定一齊歸皆先書夫人某氏後書葬我小君某氏正名定分前後一例並無異詞蓋子以母貴母亦以子貴適夫人在則喪葬諸禮以厭而降適夫人薨則耐姑反哭成喪無不如夫人之禮此春秋所以正其爲夫人也成風者僖公之母在文公爲妾祖母其薨也適夫人哀姜已前死則此稱夫人後此書葬於禮爲宜不然聖人豈以僭分悖倫之事屢書不一書於經而並無貶詞邪後

春秋傳

卷六 文公

八

空山堂

世諸儒紛紛爭論至爲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之議亦見其考禮之不詳而持議之已苛矣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贈

其言歸含且贈者兼之也天子有贈送諸侯小君之禮

王不稱天史文有詳略爾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王使召伯來會葬

數作毛伯

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郛

秦入郛以其貳於楚也書人貶之

秋楚人滅六

秦楚肆惡侵滅小國傷中國之無霸也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

不月略之也

夏季孫行父如陳

秋季孫行父如晉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驩公作謹

春秋傳

卷六 文公

九

空山堂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

葬晉襄公

三月而葬速自此以後晉君之葬皆三月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此狐射姑殺之也其稱國以殺何譏在君也襄公已葬

則曷爲譏曰君漏言而殺之處父之死則有由矣以是

爲累君也

晉狐射姑出奔狄

射殺作夜

狐射姑曷爲出奔書出奔則處父之爲射姑殺可知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告月者告朔也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諸祖廟月朔則朝于廟告而受以行之閏月不告月非禮也猶朝于廟幸之也以爲禮之不盡已者有此爾孔子曰我愛其

禮

七年春公伐邾

公作邾婁

爲其滅須句也

三月甲戌取須句

公作邾

須句不繫邾從上文也僖二十二年伐邾取須句矣此

春秋傳

卷六 文公

十

空山堂

何以再書取前取之而還其君也亡何而邾又伐而有之矣於是乎復取之此春秋兩書之而事自見者也

遂城郛

備邾也遂者因伐邾之師也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穀作王臣

宋人殺其大夫

稱人以殺叙辭也大夫不名略之也義繫於殺大夫其名可略焉爾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公羊蔑作昧奔上有以師字

秦晉何以俱書人秦納不正晉求君子秦而拒之兩有

罪也此晉敗秦也書晉及而不言敗甚晉罪也先蔑奔秦不言出在外也或曰先蔑無罪故不例之於出也

狄侵我西鄙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凡稱諸侯皆前目而後凡扈之盟非一役再有事則曷爲不序中國無伯大夫主盟略之以爲不足序焉爾趙盾不名而書大夫讓在大夫也且不以一大夫主諸侯書之若報大夫者然

春秋傳

卷六 文公

十一

空山堂

冬徐伐莒

公孫敖如莒蒞盟

蒞公穀作蒞

復脩泚之盟協謀以備徐也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大夫會盟于王畿大夫專也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雒公作伊雒



壬午乙酉相去四日爾不書遂者以二事出也再書日再稱公子所以謹華夷別內外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公羊無而字

如京師弔天王之喪也不至則曷為不言所至舉京師以為重不至則所至不足言也曷為或言乃復或言而復乃難乎而也以為敖無意乎京師為志乎奔莒也不言出自外也

公作錄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

春秋傳

卷六文公

主 空山堂

宋司城來奔

大夫司階也司馬司城者官也司馬者何公子邛也司城者何蕩意諸也曷為書官司馬有典兵之任而見殺是宋公無司馬也司城有扞禦之職而來奔是宋公無司城也為司馬者握節以死為司城者效節以出是其官猶可錄焉書官為宋重之也然則何以不名稱國以殺罪累上也稱人以殺殺有罪也司馬之殺以國無政不以有罪稱官不名別有罪也出奔有罪則名司城不名亦別有罪也且書官則以官重以官重則名可略焉

爾司馬書大夫司城何以不書大夫曰無罪而來奔存其官而已足不得與死節者並也

按宋司馬司城略名書官春秋之變例穀梁曰以其官稱無君之辭也劉敞以為言不能其官程子云王者之後得自命官故獨書官說皆迂曲悉與經旨不合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求金猶求賄也書求金者甚之也不書王命當喪未君也

夫人姜氏如齊

春秋傳

卷六文公

主 空山堂

歸寧也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辛丑葬襄王

卿共葬非禮也猶愈於莫往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稱人以殺殺有罪也曰大夫惡專殺也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書至以得禮也書至以著不至者之為非正也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其言及箕鄭父何以罪及之也書及則其罪有分也

楚人伐鄭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此大夫帥師何以不序貶之也曷爲貶爲緩於救鄭也

夏狄侵齊

書狄之橫以病晉也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記異也

春秋傳

卷六 文公

古

空山堂

劉紹攸曰不書震於某者蓋魯地四五百里之間無所

用其區別也

冬楚子使椒來聘

椒穀作荻

來聘書爵從禮制也前書荆人來聘楚始通中國略之

也此書楚子書椒楚浸強而習交於諸侯書其實也

按楚以禮交於我如諸侯來聘之例而書之非褒之也

公羊以爲善累而後進先儒謂春秋予其慕義皆非是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稱人來者微也稱僖公成風雖母子猶先君後夫人也

不言及成風子不可及母也成風不稱夫人非薨非葬

正名之義不繫於此故不必盡其稱且連僖公稱夫人

嫌其爲僖公之夫人也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晉

秦以國舉略之也略之者貶之也秦晉之曲直未有定

也則曷爲貶之晉主中夏之盟舍秦無加兵於晉者也

秦附楚以難晉晉疲於秦而楚逞志於南服晉之失伯

春秋傳

卷六 文公

五

空山堂

秦爲之也此春秋所以黜秦也

楚殺其大夫宜申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傳稱宜申謀弑君焉然以國殺則

殺之不以其罪也或曰宜申信有罪矣而商臣有弑君

之惡故不以討賊之義予之也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蘇子盟于女栗

王新立故也孰及之公也何以沒公諱獨與內大夫盟

也不書使而書及爲王諱也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厥公作屈

書次將伐宋而不行也楚書爵君親帥師書其實以著其橫用以見中國之無伯也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麇公作圖

厥貉之會麇子逃歸故也

夏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筐公穀無仲字僅作匡

謀從楚之諸侯也

秋曹伯來朝

春秋傳

卷六 文公

六

空山堂

公子遂如宋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不言戰內勝不言戰也不言帥師將尊而師少也獲長

狄僞如不書敗則獲矣舉其大者也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邾伯來奔邾公作盛

邾以莊八年降於齊則邾齊之附庸也何以稱伯存其

本爵也不書名爲其迫於齊而來奔閔之也

按左傳邾太子以夫鍾與邾邾來奔公以諸侯逆之故

書曰邾伯若然則竊地之臣子而予之以爵君在而世

子擅其位而予之以君之尊稱是獎亂也烏在春秋爲

正名之書邪以是知此實邾伯來奔非邾太子也

杞伯來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也其稱子何周人字積叔故或加子以自異也左氏以爲子叔姬已歸杞爲出而見絕者非也

夏楚人圍巢

春秋傳

卷六 文公

七

空山堂

秋滕子來朝

秦伯使術來聘術公作遂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秦晉何以皆稱人自穀至此秦晉六交兵矣脩怨逞殘

故皆貶而人之不言及者凡戰皆以主人及客秦曲尤

甚故不言晉及也不言師敗績交綏而退敵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鄆公作運

城未有言帥師者帥師而城畏莒也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邾子遫蒞卒遫蒞穀皆從竹公蒞從竹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世室屋壞世左穀作大

世室魯公之廟也書壞譏久不脩也

冬公如晉

衛侯會公子伋公羊會下無公字

求通晉也書會公要公而就之也

狄侵衛

春秋傳

卷六 文公

六 空山堂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公還自晉公穀無公字

鄭伯會公子斐斐公作斐

亦因公請平于晉也公一出而鄭衛二公附晉備書之

善之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春初始反以久書至

邾人伐我南鄙

叔彭生帥師伐邾

此即叔仲彭生也脫仲字爾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盟于新城

扈之盟不序諸侯此其復序何諸夏之志也晉伯不振

楚勢方張中國有蠶食之禍新城之盟諸侯猶有同欲

焉趙盾以大夫合諸侯實有補於中國書曰同盟予之

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春秋傳

卷六 文公

无 空山堂

有星非常星也既見而移入北斗異之大者也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捷公作接

書人者貶之也書弗克納善之也貶之者責其不審於

義也善之者大其能克於義也捷菑邾公子晉出也何

以弗克納捷菑不正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奔大夫不書卒此其書卒何也為受其喪不可不錄其

卒也書卒于齊則敖之自莒奔齊可知也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所以正商人弑君之罪也君未踰年稱子緣人子之心而爲之稱弑未踰年稱君緣臣民之義以正其名

宋子哀來奔

奔大夫名此其不名何別於有罪而見出於其君者也

冬單伯如齊

唁叔姬也

齊人執單伯

春秋傳

卷六 文公

晉

空山堂

齊人執于叔姬

叔姬魯女舍之母也不稱夫人從內稱也齊稱人貶之也弑逆之賊執其君母以及諸侯之使王法絕矣兩書齊人重其罪故殊書之又不可以臣及君夫人也

按單伯如齊唁叔姬也唁叔姬則齊人何爲執之蓋單伯詢舍見弑之由而叔姬質之此單伯叔姬所以併執也左傳以爲齊執天子之使公穀以爲單伯叔姬道淫皆非也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此華耦也何以書華孫貴之也書官能其官也書來盟不言使盟在華孫也宋公無道華孫以權來盟睦鄰脩好以紓國難是以善之也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大夫喪還不書此何以書書歸之者以著受之者之非禮也不言來無特使也不言至自齊別於君及夫人也

春秋傳

卷六 文公

三

空山堂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單伯至自齊

大夫歸不書至執而反則書至係國體也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晉有辭也新城之盟蔡不與以是爲宜計也

秋齊人侵我西鄙

弑逆之賊又怙惡以伐人國書人貶之

季孫行父如晉

告齊侵也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盟于扈謀伐齊也何以不序受賂而止廢討獎亂不足序也何以不書晉會諸侯削晉伯也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齊人者亂辭也其言來歸何絕也稱人以歸歸無罪也不言齊子叔姬來歸而言齊人來歸子叔姬譏在齊也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郭

齊侯侵我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郭討其來朝也

春秋傳

卷六 文公

三 空山堂

於是齊商人之無忌甚矣蓋夷然有抗晉長諸侯之心焉凡一役而再有事不悉書此其悉書之何齊始敗夏盟也書爵所以著齊之橫而病晉也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弗及盟者不與盟也曷爲不言不與盟諱之使若齊侯有故不及於盟者然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公何以不視朔公有疾也何以不書有疾公非實有疾也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邱鄆公作邱穀作師

復行父之盟也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毀泉臺

何以書重勞民且彰先君之過也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滅國書人貶之也先楚楚主兵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公作處曰

弑君書人非一人之辭也以爲國人咸有罪爾蕩意諸

春秋傳

卷六 文公

三 空山堂

死不書以意諸不得班於仇牧孔父之義略之也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大夫稱人與討賊之師而成其亂貶之也

劉紹攷曰啖氏謂不命之卿例書人非貶按十五年晉

卻缺帥師伐蔡豈其命卿邪或者又謂釋賊之罪當貶

於釋賊不討之日不當貶於帥師討賊之時不知是時

政在大夫釋賊者諸卿也卽會扈之諸侯亦爲諸卿所

脅而中止大夫稱人而諸侯不序貶之之義乃著矣先

儒之說是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聲公作聖

九月而葬慢也別作諡非禮也

齊侯伐我西鄙

以魯專事晉也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諸侯會于扈

諸侯何以不序不足序也其不足序奈何欲治宋而後

不能也

秋公至自穀

春秋傳

卷六 文公

空山堂

書至爲會齊商人難之也

冬公子遂如齊

拜穀盟也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臺下非正也

秦伯罃卒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此祁歇閭職也曷爲以齊人言之商人者非二人之所

能弑也因齊人爾是以稱人以弑之也商人何以稱君

齊已成之爲君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聘則曷爲二卿共使非常聘也其非常聘何公子遂將

弑子赤而立宣公偕叔孫假二事以請于齊春秋竝文

書之著其邪謀於奉使之日也

冬十月子卒

子者孰謂子赤也何以稱子成之爲在喪之君也何以

不名既葬也凡君未葬稱子某既葬稱子書卒不書弑

春秋傳

卷六 文公

空山堂

諱之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

大歸也前書子卒繼書夫人歸于齊則知夫人之子沒

於弑而不安於魯也

李光地曰夫人無罪不容於弑逆之人而去言孫非惡

也言如則不還故取歸寧之歸爲義而變文以書之

季孫行父如齊

告宣公之立也議納賂以平焉則是與聞乎故也

莒弑其君庶其

稱國以弑弑弑君之辭也傳曰君無道也

按左傳以爲弑庶其者莒太子僕也果使莒僕弑君則  
弑君而兼弑父矣春秋爲誅亂臣賊子而作易爲不直  
著其事而爲之諱邪且如左傳所云莒僕因國人以弑  
紀公則僕何不自立而奔魯邪信傳不如信經凡若此  
者悉當以經文爲斷

春秋傳

卷六 文公

美

空山堂

春秋傳卷之六終

蘭陵門人張魯文校刊

春秋傳卷七

滋陽牛運震

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繼弑君不言卽位書卽位者忍於行卽位之禮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

喪娶非禮也書公子遂如齊逆女譏有重於喪娶者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書遂制在遂也遂何以

春秋傳

卷七 宣公

一 空山堂

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其稱婦有姑之辭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拜婚且請會也於是行父佐篡之惡著矣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河曲之役撓與駢之謀者趙穿胥甲也趙盾當國舍穿

而放甲以是爲失司馬之法矣稱國以放見晉政之在

私門也不去官著其事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

求庇於齊也



公子遂如齊

拜齊成也詳錄之以著篡立之惡遂爲首謀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外取內邑不書此何以書賂齊也賂齊何言乎齊人取之諱也然則何以知爲賂齊比事書之而可見也

秋邾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人鄭罪其從楚也楚書爵而獨人鄭所以深罪鄭也書遂侵宋言志不在陳也

春秋傳

卷七 宣公

二

空山堂

晉趙盾帥師救陳

凡書救者善之也不書救宋宋有弑君之罪矣以其不當救略之也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棗林伐鄭

棗公作斐

上書趙盾帥師而此書晉師其爲趙盾之師可知也靈

公之會諸侯不序此趙盾之師也則其列諸侯以會之

何嘉諸侯之即晉抗楚猶能伸中國之大義也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崇公作柳

伐秦之與國以求成是謬計也書之以著趙穿之專兵

也

晉人宋人伐鄭

鄭未服也人之者貶之疾晉之偕宋以伐鄭以爲非伯者之師殆異乎棗林之役矣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

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戰而曰及主之者也鄭伐宋而以宋主之被伐者爲主也不言伐以及戰見之也其將皆尊師皆椒故皆言帥師言獲言師敗績師與大夫等重也

春秋傳

卷七 宣公

三

空山堂

秦師伐晉

報侵崇也世在晉故秦稱師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曷爲稱人以罪晉也爲宋報大棘之恥畏楚而還失伯者之義故貶而人之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皋公作獮

弑君者穿也主弑者盾也書曰趙盾弑其君據其實而書之誅首惡也惡莫慘於意說春秋者以爲趙盾實不弑君與聞乎故而歸獄焉非聖人之旨也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不言傷之者牛自傷也改卜牛又死變之甚也乃者言

如是乃不郊爾不然郊矣言免牲不言不郊從可知也

言牛死則須言不郊牛死得再卜也此不郊爾書之煩

而不殺者以爲異乎常卜郊之不吉者也

猶三望

望以郊及不郊無望可也猶者通可以已也

葬匡王

春秋傳

卷七 宣公

四 空山堂

未滿七月而葬速

楚子伐陸渾之戎

陸公作賁後同穀無之字

夷狄相伐不書此何以書近王室也

夏楚人侵鄭

鄭卽晉故也書人書侵著楚之暴也

秋赤狄侵齊

宋師圍曹

報武氏之亂也書圍罪宋也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葬鄭穆公

穆公作繆

葬速禮不備也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

向

平莒及邾義也挾強齊以要平非義也莒人不肯非有

罪也伐莒取向利之非君子之道也君子平國以禮不

以亂

秦伯稱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春秋傳

卷七 宣公

五 空山堂

謀弑君者宋也成其弑者歸生也書曰歸生弑其君權

在歸生也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

公至自齊

書至著公之謹于事齊以自固也

冬楚子伐鄭

鄭未服也書爵著其強以恥中國之不振也

五年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踰時始返也齊侯止公不書諱之也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左無子字

諸侯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書來逆接內也著高

固之亢又以罪宣公也

叔孫得臣卒

不日闕也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反馬也禮遣使反馬高固親來非禮也大夫非公事與

春秋傳

卷七 宣公

六 空山堂

妻出境亦非禮也

楚人伐鄭

稱人貶之也惡其陵中國也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陳及楚平故也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公作

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謀會晉也書使前定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

伐萊齊志乎利也會伐萊魯助之虐也

秋公至自伐萊

書至踰時且遠也

大旱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晉靈之會盟不序此其復序諸侯何也予成公之能合

諸侯庶幾文襄之餘烈也書會不書盟爲公之不與盟

春秋傳

卷七 宣公

七 空山堂

諱之也

八年春公至自會

書至以見公之止於晉踰年始返也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此有疾而復也曷爲不言有疾義不可言有疾也國君

外如有疾而復禮也人臣不以生死壅君命以疾還非

禮也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有事者時饗之常禮也常祭不書以仲遂卒于祭之日

書之也稱仲遂者遂生而賜氏於其卒書氏以著世卿

也卿卒不繹繹非禮也猶者可已而不可已也萬者文武

二舞之總名去籥去文也大夫卒去樂萬入去籥亦非

禮也

戊子夫人嬴氏薨

公穀作熊氏

嬴氏文之勝宣之母也書夫人書薨成之爲夫人也

晉師白狄伐秦

殺之役書晉及姜戎此書晉師白狄而不書及累晉也

楚人滅舒蓼

公作舒鄧

春秋傳

卷七 宣公

八 空山堂

秦晉構兵而楚得肆其暴也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公穀作頃熊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雨不克葬及葬而雨也禮庶人懸封而葬不爲雨止則

諸侯之葬之爲雨止可知也次日卽葬喪無退也日中

克葬猶得反虞也左氏以爲禮者是也

城平陽

城築之役必書重民力也

楚師伐陳

陳卽晉也書師書伐所以著楚之強而傷晉伯之不振

也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公有母之喪而朝齊非禮也

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王室徵聘故也不書徵聘者諱之也

胡安國曰歲首月公朝齊夏使大夫聘京師此皆比事

春秋傳

卷七 宣公

九 空山堂

可攷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

齊侯伐萊

秋取根牟

內滅國曰取諱之也

八月滕子卒

不日不名略之也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討不睦爲陳故也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陳侯不會荀林父帥師以伐之因上文其爲諸侯之師可知也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其地於外也不言卒于會會已畢不可言禮也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宋人圍滕

伐喪也貶而人之

楚子伐鄭

晉卻缺帥師救鄭

春秋傳

卷七 宣公

十

空山堂

書救予之猶幸其能救鄭也

陳殺其大夫洩冶

洩公殺作泄

稱國以殺殺無罪也稱其官錄忠諫也

先儒多以書名爲責洩冶此不明於事君之忠亦不明

於稱名之義也禮諸侯不生名死則名之則大夫之死

而名之宜矣仇牧荀息春秋皆予之而皆書其名何疑

於洩冶邪

十年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

書至以志公朝齊之數也

齊人歸我濟西田

歸田邑不言我此其言歸我何著其爲我田也猶曰取

諸我之懷而予之爾歸鄆謹龜陰之田歸謹及闚曷爲

不著其爲我曰善之也歸濟西田非善之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書氏著其以族出也

春秋傳

卷七 宣公

十一

空山堂

公如齊

奔齊喪也

五月公至自齊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六月宋師伐滕

宋間晉之不競而伐滕書之貶之也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晉不能庇鄭而汲汲爭鄭稱人貶之也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王季子者何天子之母弟也其來聘荅前年仲孫蔑之聘也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繹公羊作邾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

聘嗣君也

冬公孫歸父如齊

爲伐邾畏齊討也

春秋傳

卷七 宣公

三 空山堂

齊侯使國佐來聘

報聘也齊侯在喪稱爵惡其以吉禮行也

饑

楚子伐鄭

晉士會救鄭不書以晉終不競於楚略之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穀作夷陵

盟于辰陵陳鄭服楚也書之閔中國之衰也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稱齊人以示貶人齊所以入魯也

秋晉侯會狄于欒函

狄狄服也書之以責晉之不務諸侯而汲汲於狄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此入而後殺也不書入而先言殺予楚以討賊也書楚

人責中國之不能也

丁亥楚子入陳

殺而又書入不正楚子之入國也書楚子目其人以貶

之也

春秋傳

卷七 宣公

三 空山堂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寧公作甯

納者內弗受也二子導君於淫以致弑亡之禍宜爲陳

人所不容而楚子納之是以討賊始而以納姦終也比

而觀之楚子之功罪彰矣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書葬賊已討也

劉紹攷曰傳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蓋賊不討必不以

禮葬其君安得而書葬徵舒旣爲楚討陳之臣子得以

禮葬其君故得書葬

楚子圍鄭

不書入楚許鄭平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不書晉救鄭緩不及事也書及猶曰荀林父為主乎此

戰也先穀趙旃實敗晉師獨責林父者責帥也大夫不

敵君此書荀林父以敵楚子者尊晉以抑楚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蕭宋之附庸滅蕭以動宋也

春秋傳

卷七 宣公

古 空山堂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邱

晉爲楚敗而結諸侯也大夫不序以盟之無益略之也

宋師伐陳

衛人救陳

陳附楚者也宋以清邱之盟而伐之書師非惡之也衛

救陳叛盟也書人非義之也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莒公作衛

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夏楚子伐宋

以其伐陳也書爵以著楚子之親蒞行間而肆於用武

也

秋螽公作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穀穀作穀

討邲之罪也逾年而始討則殺之不以其罪也稱國以

殺而不去其官以爲晉失刑焉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爲救陳故以說于晉也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春秋傳

卷七 宣公

圭 空山堂

晉侯伐鄭

爲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則其書晉侯何嘉其稍

能自強而以爲中國不可無伯也

秋九月楚子圍宋

伐宋未服繼之以圍書之以罪楚之暴責晉之不能救

也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謀事楚也歸父以大夫抗諸侯齊侯屈君之尊而與大

夫會皆非禮也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懼楚也書之以著魯之叛中國而從夷狄也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外平不書有關於天下之故而後書宋及楚平南北之勢成矣書之傷中國之無伯幸宋之猶能與楚平也人之者平在大夫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此荀林父也曷爲略之稱師以晉人之釋楚而甘心於

春秋傳

卷七 宣公

六 空山堂

羣狄也潞氏者亦狄之一種也稱子不絕其爵也

秦人伐晉

秦晉不交兵久矣此復伐晉者乘晉之略狄而闕其虛

也故貶而人之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兩下相殺不書此何以書王子殺卿士王無政也

秋各公作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雙公作

初稅畝

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藉而又稅藉取九一焉稅取什

一焉其曰初者言自此始也何以書譏重斂也

冬蠶生

饑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此士會也曷爲稱人貶之也盡狄而并其地非攘夷之

道也稱及者所以別言二族也

夏成周宣榭火榭公作謝火公穀作災

宣榭者宣王之榭講武之屋也宣榭火何以書以王者

春秋傳

卷七 宣公

七 空山堂

中興之迹之重書之也

按公羊以宣榭爲宣宮之榭何休因謂宣王中興其廟

不毀胡氏又謂廟制似榭其說皆近傳會毛奇齡以爲

宣廟不祧而遠廟無寢故名爲榭亦無的據杜預釋榭

爲講武屋而孔穎達引楚語以證之蓋成周爲周之東

都吉日車攻咏宣王講武之盛則宣榭爲宣王之榭有

由來矣

秋郊伯姬來歸

來歸見出也內女見出書之以志變也始歸不出略之



也

冬大有年

何以書幸有年也

先儒皆以宣公不道不應有豐年之報謂之紀異夫君之不德民則何罪天何爲怒其君而移禍於民邪宣公之世稅重民困饑饉薦臻苟非大有則民靡孑遺矣書此所以閔魯民而幸之也何謂紀異哉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春秋傳

卷七 宣公

六 空山堂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同外楚也書曰同盟幸其猶能同也或曰同謀齊也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其曰公弟貴之也稱字賢之也何賢乎叔肸宣弑而非之也非大夫不卒以叔肸之義合於春秋錄之也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爲齊不與斷道之會故也晉侯稱爵曲在齊也衛世子書名譏其父在掌兵非子道也

公伐杞

爲其不來朝也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鄆子于鄆穀作

戕者掇而殺之也此邾子也其曰邾人者惡之也書于鄆著邾之惡又以責鄆之無臣子也

春秋傳

卷七 宣公

九 空山堂

甲戌楚子旅卒旅穀作呂

何以不書葬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

公孫歸父如晉

欲援晉以去三桓也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筮遂奔齊筮公穀作檀

大夫還不至其曰還自晉何終事也奔不言出在外也其奔何以季孫行父之逐之也

春秋傳卷之七終

蘭陵門人張魯文校刊

春秋傳卷八

滋陽牛運震學

成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周之二月夏之十二月也盛寒之月而無冰則終無冰

矣洪範曰豫恒燠若

三月作邱甲

春秋傳

卷八 成公

一 空山堂

志重賦也周制軍賦起於井而成於甸甸四邱而出三

甲今作邱甲是一邱出一甲一甸出四甲也每一甲步

卒二十四人是一甸增出二十五人也於是民力之困

為已亟矣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為齊難乞援也不月略之也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茅公穀作質

伐戎不書略之也不言戰嫌於敵王也不言茅戎敗王

師而言王師敗績者茅戎非能敗王之師也以為王自

敗爾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為赤棘之盟魯即晉故也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齊衛相伐遇于新築而以良夫主此戰者輕進喪師以

是為良夫罪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

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春秋傳

卷八 成公

二 空山堂

首公穀作手

將師稱帥不及其佐四卿並書各自為帥也大夫不敵

君列敘四國之七大夫而敵一齊侯為諸大夫之逞忿

搆兵甚之也齊侯無禮而躁不以齊侯主此戰者略齊

侯而罪諸大夫也不書伐不予逞忿者以伐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殺作婁

不言來盟者國佐受命於君以賂請免盟未前定也不

曰國佐及諸侯之大夫盟而曰及國佐盟以我師存焉

則有內辭矣且以見四國汲汲追及而盟之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衛侯速卒速公作速

取汶陽田

此魯田也不曰復而曰取者以力得之也不言齊人歸之者非齊所欲也曷爲不言取之齊本非齊地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

侵衛以救齊也稱師著其叔也不書侵我諱之也楚居喪以伐人喪鄭從蠻夷以伐同姓之喪楚則非矣鄭罪有甚焉

春秋傳 卷八 成公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公何以會嬰齊侵我而與之成也公會外大夫不沒公外大夫會公不沒其名氏公自降班而夷于蠻夷之公子公之辱甚矣不足爲諱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

薛人鄆人盟于蜀鄆穀梁作魯

此諸國之大夫也其稱人何貶其從楚也會稱公子嬰齊盟稱楚人者會從其恒稱盟從諸國也公何以不諱公固與嬰齊夷矣無足諱焉爾先楚主盟也秦序列國

三 空山堂

之上以強處右也齊序鄭下以其導楚卑之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不成之爲國君也蓋自是而中夏之勢益不振矣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報侵衛也四國書爵序晉爲首存晉霸也諸師敗績不書諱之也

毛奇齡曰陽橋之役鄭從楚侵衛衛請大國之師合諸侯以報之左氏以爲討鄭之役非也

辛亥葬衛穆公穆公作穆

春秋傳 卷八 成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四 空山堂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何以書記災也新宮者宣公之宮也稱新宮者當時之辭廟災三日哭禮也

乙亥葬宋文公

七月而葬緩

夏公如晉

拜汶陽之田也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疲命於晉楚而以伐與國書伐惡之也

公至自晉

書至譏事晉之亟也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棘者汶陽之不服邑也書圍譏之

大雩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麇咎如

麇公作將穀作牆

討赤狄之餘也書之譏用師之不戢也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春秋傳

卷八 成公

五

空山堂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聘而盟者尋盟也聘且盟兩受命於君也殊日殊盟各

聘也二卿不係國因上文也汲公公與大夫盟不言公

鄭伐許

不書將帥略之也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通嗣君也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將出叔姬故也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公屢如晉者以嘗卽楚故也

葬鄭襄公

二月而葬不懷也

秋公至自晉

冬城鄆

鄆公作運

春秋傳

卷八 成公

六

空山堂

鄆者汶陽之一邑書城譏勞民也

鄭伯伐許

此鄭伯自將伐許也不書子而書爵者譏其喪未踰年

以吉禮從戎也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來歸者大歸也不言杞人歸叔姬而言叔姬來歸罪在

叔姬也

仲孫蔑如宋

報華元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首公作秀

荀首如齊逆女而僑如往饋之非禮也

梁山崩

記異也此晉地也而不繫之晉爲天下記異也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不書葬不告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

杞伯同盟于蟲牢

春秋傳

卷八 成公

七

空山堂

鄭服也書同盟幸晉之復伯也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書至見公之勤於事伯怠於事王也

二月辛巳立武宮

武宮者武公之宮也立者不宜立也宗廟之事卽遠有

廢而無立

取鄆

滅國書取爲內諱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以其辭會也晉伯宗鄭人不書略之又以侵宋之非專

病衛也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受命伐宋也

壬申鄭伯費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晉使之也書侵陋之也二卿並帥大夫競強兵在私室

也

春秋傳

卷八 成公

八

空山堂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鄭服晉故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

報宋之屈也

晉欒書帥師救鄭

救公作侵

書救善之也蟲牢之盟有始終焉

七年春王正月鼫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鼫鼠又食其角乃

免牛

爲不郊言故且著天之重譴不恪也免牛者卜而免之

也未成牲故曰牛

吳伐邾

吳始患中國也以國舉爲其僭號狄之也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猶三望

免牛則不郊矣言不郊閒有事也猶三望非禮也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

書救善之也救者善則伐者之罪自見矣

春秋傳

卷八 成公

九

空山堂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書曰同幸諸侯之猶同也不

書戰楚避晉也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州來楚與國也書入州來幸吳之能罷楚也

冬大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

見惡於其君也書曰奔晉罪晉之納逆也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書使未有書所言者書歸未有書所由者書使書來言

書歸之于齊書之詳辭之曲非所言而言非所歸而歸

也制命不衷令諸侯不以其道於是乎晉伯益偷矣

晉樂書帥師侵蔡

報伐鄭也大國爭衡而小國受病春秋矜焉

公孫嬰齊如莒

因聘而逆也

宋公使華元來聘

春秋傳

卷八 成公

十

空山堂

聘伯姬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

李光地曰史例有詳略古史雖不可見班馬以後皆以

人之賢否殊殺其辭伯姬有賢行舊史錄之獨詳故聖

人因之書納幣書來聘書歸宋書致女皆緣末錄本之

義也胡氏以爲議非禮者過矣

晉殺其大夫趙盾趙括

稱國以殺殺無罪也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賜公穀作錫

公不朝而來賜命志濫賞也其稱天子者何天王天子王者之通稱也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雖出猶書卒爲喪歸杞故也繫之杞者所以別於未嫁之女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

言伐鄭也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鄭

春秋傳 卷八 成公 十一 空山堂

爲其事吳也吳伐鄭晉不能救及其乞成而伐之不義甚矣

衛人來媵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夫無逆出婦之喪逆出婦之喪非禮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爲諸侯之貳於晉且尋馬陵之盟也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自始至成禮備錄于經賢之也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爲伯姬錄之也

晉人來媵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鄭伯朝晉而晉執之以爲討貳也然失自反而後責人之道矣

晉欒書帥師伐鄭

春秋傳 卷八 成公 十三 空山堂

既執其君又伐其國無道甚矣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

莒潰於夷狄而莫之救晉之政舛矣

楚人入郢鄭公羊作運

鄆莒之附庸也楚公子嬰齊稱人亦貶之

秦人白狄伐晉

諸侯貳於晉故也秦稱人惡其黨狄也

鄭人圍許

示晉不急君也然君在外而興脩怨之師以是爲鄭無臣子矣稱人貶也

### 城中城

爲懼楚急備也冬而成城得時

###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晉命也特書弟譏之也

###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郊不過三卜五卜不從而後不郊瀆神甚矣

陳岳氏曰公羊氏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

### 春秋傳

卷八 成公

圭

空山堂

也按不郊則是免牲也其文雖殊其旨無異

###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於是晉三伐鄭晉之暴鄭甚矣鄭伯歸于鄭不書罪不

及失國也凡執君歸不書伯主釋有罪而後書

左傳晉侯有疾乃立太子州蒲爲君而會諸侯伐鄭說

經者以爲直書晉侯者著其惡也按父在而爵其子春

秋必不爲此且此書晉侯爲州蒲後書卒者又爲晉侯

孺亦無此體例蓋君在而立君者鄭也非晉也左傳所

記傳聞之誤爾

### 齊人來媵

何以遲致待年也

### 丙午晉侯孺卒

### 秋七月公如晉

葬晉侯也何以不書葬諱之也

### 冬十月

公羊無此三字

###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爲公見止致之也

### 晉侯使卻棼來聘已丑及卻棼盟

棼公羊作州後同

### 春秋傳

卷八 成公

古

空山堂

公在晉而晉不與盟旣反而使大夫盟之辱之也不書

公諱公與大夫盟也

### 夏季孫行父如晉

報卻棼之聘也

### 秋叔孫僑如如齊

復脩齊成也

### 冬十月

###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不名天子之三公也書日出奔絕之也王者無外其言



出何王人內京師也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公羊傳沙澤

爲伐秦也

左傳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

成故也按瑣澤之會楚鄭不至宋亦不與安見其合晉

楚也且不數年而有鄢陵之師晉楚之成安在左氏之

言未足信也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報九年之役也

春秋傳

卷八 成公

圭 空山堂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

將伐秦也以伯主之尊猶以乞言之重師也

三月公如京師

爲會晉伐秦過京師也因其過而朝故書曰如而不曰

朝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

人滕人伐秦

其言自京師者何諸侯不敢過天子也公會晉伐秦也

其以伐秦爲遂事者不使伐秦重於朝王又以見伐秦

者晉命非王命也劉子成子不書不以伐秦累王室也

秦敗于麻隧不書略之也

曹伯廬卒于師

廬左作廬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不以京師至者明諸侯以伐秦爲重也

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春秋傳

卷八 成公

夫 空山堂

罪晉之黨惡也自晉晉有奉焉爾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著許之所以遷亦見晉之不已也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僑如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稱婦有姑之辭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秦伯卒

不曰不名略之也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嬰齊者仲遂之子也仲遂受賜爲仲氏故其子孫稱仲氏爾

毛奇齡曰嬰齊不稱公孫而稱仲者以襄仲卒時宣公賜襄仲氏仲經於宣八年書曰仲遂卒于垂是也公羊氏不解嬰齊氏仲之故乃造爲說曰曷謂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人後者爲之子也爲其子則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爲氏也夫嬰齊歸父之春秋傳

卷八 成公

七 空山堂

弟歸父奔齊本末絕嗣原不必爲後即使爲後而大夫繼爵不繼統亦並無弟爲兄子子爲父孫之理如公羊言潰倫滅禮於此爲甚以之解春秋不亦怪乎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

盟于戚

將討曹伯也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公羊作歸之于

稱爵以執討有罪也歸之于京師禮也曷爲討有罪曹伯殺太子而自立者也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爲伐許也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三月卽葬有故也

宋華元出奔晉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宋殺其大夫山

春秋傳

卷八 成公

大 空山堂

宋魚石出奔楚

再書宋華元不省文者錄其正也何錄乎華元爲其能平內難也言歸者出入無惡自晉因伯國之力焉爾華元自晉歸而宋殺其大夫山明華元殺之也山不書氏背其族也魚石之奔爲與山有親而嘗同惡懼見及也五大夫同出而止書魚石書其重者也

徐仲山日記謂此經有五疑華元未奔晉曰奔晉一疑不自晉歸曰晉歸二疑蕩澤去氏而爾字予邠否邠三疑五大夫同時出奔而止書其一何去何取四疑書例

多省文爾宋華元五宋字五疑按公羊註何氏曰宋公卒子幼華元以憂國爲大夫山所譖出奔晉晉人理其罪宋人反華元而誅山據此則華元實奔晉也如左氏則華元未至晉耳經安得言自晉歸于宋以此知左傳誤也傳又謂蕩澤字子山山弱公室殺公子肥則討當其罪也例不書字書曰宋殺其大夫山其爲名也明矣何以知澤非其字邪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同出亦復同入則其但書魚石何魚石左師也止華元殺蕩山魚石實主之其族同其志同則書其重而已華亥向

春秋傳

卷八 成公

亢 空山堂

寧華定宋公弟辰仲佗石驅公子地出入悉列名氏其族不同其罪無輕重故備錄之華元重見而皆係之朱者與以靖亂也何氏以爲繁而大之魚石係之宋者本其所自出也他日復入彭城而爲宋禍焉不係之宋則無以著其叛宋也徐氏五疑皆信傳疑經之過今悉有以正之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鮑邾人會吳于鍾離

始通吳也一地而再言會者明一會也一會則曷爲殊

言吳外吳也吳則其君也未可以爵通稱人則不從大夫之例故言會吳以成文爾

許遷于葉

鄭偃之也其地許復見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雨著木而成冰也何以書記異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滕入春秋三卒不名國小略之也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春秋傳

卷八 成公

三 空山堂

鄭叛晉卽楚也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將與鄭楚戰也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伐鄭不書晉遇鄭楚而遽與戰未及乎伐鄭也故直言

戰爾楚敗不言師君重於師也泓之戰宋公傷焉而但

言師敗績爲中國諱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稱國以殺不與其殺也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會于沙隨謀伐鄭也晉侯不見公爲其後戰期也何以書譏不在內也公之後期國難故也晉用僑如之譖怒公不見曲在晉矣君子正己而無恤於人故不足爲諱也

公至自會

以會至者謂公之不會猶會也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春秋傳

卷八 成公

三 空山堂

王人會伐不書此何以書疾晉之以諸侯挾王臣也於是厲公恣矣

曹伯歸自京師

曷爲不言復不與復也曷爲不與復釋有罪也其言自京師何天子不能討有罪則以累乎京師也曹伯何以不名未絕其位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君邸

若公作招

用僑如之譖也舍之者寘之也罪晉故貶而稱人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爲季孫之將釋而歸懼討也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雙盟于扈

不言釋季孫而書晉大夫與之盟則釋之可知也

公至自會

公以伐鄭往而以會致見公之不與於伐鄭也

乙酉刺公子偃

內殺公子有故其但言刺之何其故不可言也刺之刑非正也不言殺而言刺則殺之不得其罪矣公子者屬也謂先君之子也而可刺而殺之乎

春秋傳

卷八 成公

三 空山堂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括公作結

鄭侵晉故也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王人未有書二卿者書二卿竝與伐也晉主兵先二卿者重王命也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不重言諸侯二子與盟也狄泉之盟諱王子虎此其不諱何以王人會伐而不諱則會盟不足諱爾

秋公至自會

不至自伐鄭者不周於伐鄭也

按穀梁謂公不周乎伐鄭者以爲楚師至而諸侯還未

嘗得致伐鄭也解者以周爲信而反訾穀梁之謬失之

齊高無咎出奔莒

以疑見逐也

九月辛丑用郊

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宜郊不卜而強用之非時失

禮之大者也

晉侯使荀偃來乞師

春秋傳

卷八 成公

垂 空山堂

將伐鄭也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鄭不服也楚救鄭不書略之也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服

服公作珍  
穀作蜚

於伐鄭之役道卒也大夫卒不地其地在外也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貍且卒

晉殺其大夫卻鉤卻犇卻至

用胥童長魚矯之譖也一朝而殺三卿自禍之道矣稱

國以殺貶也列書三卻著其惡也

楚人滅舒庸

舒庸恃吳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胥童導君爲亂而稱國以殺者明非君殺之也蓋樂書

中行偃自是弑君矣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稱國以弑弑弑君之辭也弑君者樂書中行偃也曷爲

春秋傳

卷八 成公

垂 空山堂

以弑弑君之辭言之晉厲無道書偃當國而弑之晉之

羣臣無討焉蓋與之同其惡者不少矣故書之不以入

而以國

穀梁氏稱國以弑君惡甚也夫君卽極惡無道臣子無

可以加刃之理烏有以弑君之賊而以君惡怨之者且

晉厲之惡不加於晉靈靈之弑不原趙盾厲之弑何以

怨書偃主胡氏者以爲時無良史其赴告列國必不實

指其人故稱國以弑者略之以明當國大臣之所爲夫

春秋之作正以誅亂賊若以弑君之逆而略之則春秋

之法弛矣且邾莒小國史文不備聞見荒忽或難有的據如以大國弑逆之事昭然在人耳目即使赴告失實正當考信徵實書其人以誅其罪俾逆惡不得漏網何得概從含糊徒使後人意度恍忽春秋討賊之義安在邪家鉉翁以爲晉厲剛暴不仁國中之人自書偃而下羣起而弑之春秋以國弑爲文紀其實也其說有據從之

齊殺其大夫國佐

爲佐專殺慶克以穀叛故也然齊侯石克而殺佐亦非

春秋傳

卷八 成公

重 空山堂

正矣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公如晉

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

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此楚子鄭伯納魚石也其不言納何譏不在納者也魚石實致楚師而藉其力以自還故以自入爲文罪魚石也復者位已絕也入者甚逆之辭不言自楚者伐重於有奉也此叛也曷爲不言叛大夫入邑則言叛復入則

有重於叛者叛不足言也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拜朝也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

杞邾來朝謀從晉也

築鹿囿

書不時也苑囿自娛公之志日偷矣

春秋傳

卷八 成公

重 空山堂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開晉難也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魴公作彭後同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侯於夷儀于

虛行

謀救宋也書曰同盟諸侯同欲也襄公不會三國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

春秋傳卷之八終

蘭陵門人張魯文校刊

春秋傳卷九

滋陽牛運震學

襄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圍有宋人在焉曷爲言宋彭城嫌非宋地也楚已取彭城封魚石矣則曷爲繫之宋不與楚之取彭城以置叛人見諸侯之爲宋討也書諸侯之大夫圍宋彭城褒之

春秋傳

卷九 襄公

一

空山堂

也曹以下稱人小國略之也

胡氏曰按左氏曰非宋地追書也然則書圍彭城者魯史舊文也曰圍宋彭城者孔子特筆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

厥公作屈

討其從楚納魚石也韓厥偏師不欲重煩諸侯也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郕

郕公作合

曰會以次何備楚也伐而書次其次爲善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救鄭也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偃來聘

天王崩諸侯朝聘非正也

按二國來聘左傳以爲得禮杜氏爲說以通之曰王赴未至也當時諸侯朝聘不避天王之喪久矣左氏知朝聘之爲禮而不知喪王之禮尤重杜氏之說亦臆度之見爾

春秋傳

卷九 襄公

二

空山堂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五月而葬同軌之不至可知也

鄭師伐宋

楚令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賁卒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伐喪非禮也晉宋稱師師叔重師也衛甯殖書名師少重將也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營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

戚

謀鄭也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叔孫豹如宋

通嗣君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營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

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此鄭虎牢也曷爲不繫之鄭虎牢嚴邑南北之阨險在

春秋傳

卷九 襄公

三 空山堂

焉晉以諸侯之師城之所以扼楚而偏鄭實關天下之

大計故以天下之辭書之也不言伐取予其城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稱國以殺罪專殺也申賄而專嬰齊王夫畏其偏而殺

之爾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爲吳之與晉也吳伐楚不書略之也

公如晉

始朝也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檮

去其國而盟公於外禮也

公至自晉

不以長檮至者本謀如晉也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

己未同盟于雞澤

爲鄭服故也王臣下盟非禮也日繫諸侯下著會與盟

異日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

春秋傳

卷九 襄公

四 空山堂

其言如會何後會也陳之卽楚久矣至是疾楚政而來

會非有召會者也故言如會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曷爲殊及陳袁僑明諸侯大夫所以盟爲與袁僑盟也

言諸侯之大夫則不得括陳袁僑故殊之也諸侯之大

夫則曷爲以叔孫豹及之自魯言之特以別內臣也諸

侯已盟袁僑後至諸侯不專敵袁僑而使大夫別與之

盟書曰諸侯之大夫大夫受命於諸侯之辭也穀梁子

曰大夫張也陳氏曰大夫專也以今考之蓋無譏焉爾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偃帥師伐許

許事楚故也

四年春王正月己酉陳侯午卒

夏叔孫豹如晉

左傳報知武子之聘也毛奇齡曰荀偃元年來聘於今

已四年矣豈有至此始報聘者或曰爲鄆故也

秋七月戊子夫人妣氏薨

妣公作弋下定姒同

葬陳成公

春秋傳

卷九襄公

五 空山堂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踰月而葬略之不成喪也

冬公如晉

聽政也毛奇齡曰請以鄆屬魯也

陳人圍頓

頓爲楚閒陳故也

五年春公至自晉

冬如而春至从也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通嗣君也爲雞澤之會鄭始脩好焉

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

鄆穀梁作緄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爲與叔孫豹俱也曷爲不言及

俱受命於魯旅見於晉猶吾大夫焉爾其如晉何鄆屬

魯而受成于晉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道公穀作稻

曷爲殊會吳往會之也曷爲不言及俱受命于晉也晉

與楚爭衡而急吳故命魯衛通吳而後爲戚之會

秋大雩

春秋傳

卷九襄公

六 空山堂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稱公子譏不識親也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

謀戍陳也曷爲不殊吳吳來會也吳何以稱人吳鄆人

云則不辭不可曰吳鄆人也鄆後列不能國也

公至自會

冬戍陳

孰戍之會戚之諸侯戍之也曷爲不言諸侯雖至不可

得序故但以成陳爲文猶城楚邱之義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曹伯下公  
穀有莒子

鄭子滕  
子蔣伯

成之於無事之時救之於被兵之日伯者之義也書救

善之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善救陳也

辛未季孫行父卒

春秋傳

卷九 襄公

七 空山堂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來奔

弱以自奔爲文見宋之無政也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鄆

鄆與莒同列于會矣書莒滅鄆病晉也

按昭四年書取鄆此而言滅者蓋莒滅之以爲附庸爾

公穀以爲鄆立異姓故非滅而言滅若然則當如梁亡

之例而書鄆亡不得書莒人滅鄆矣

冬叔孫豹如邾

聘且脩平也

季孫宿如晉

爲晉以鄆故來討也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萊恃謀也滅國惡也而目其君誅之甚者也

七年春邾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春秋傳

卷九 襄公

八 空山堂

夏四月不時也禮郊而後耕耕而下郊瀆也

小邾子來朝

城費

費季氏之私邑也書城費著大夫耦國也

秋季孫宿如衛

報公孫剽之聘且辭緩報也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

壬戌及孫林父盟

公與外大夫盟沒公諱之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伐陳已甚圍則加暴矣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

穀或作騰

救陳也曷爲不書救陳不成救也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公穀作髡原鄭公穀作操

諸侯死書名此何以如會名於卒不欲再稱鄭伯故於

其如會時名便文也鄭伯卒則其言如會何見其以如

春秋傳

卷九 襄公

九 空山堂

會卒也如會則曷言其未見諸侯善其志在於見諸侯

也其地於外也

按鄭伯之卒三傳皆以爲弑左氏曰弑而以瘞疾赴春

秋從赴書卒夫春秋本爲討亂賊而作鄭伯果弑聖人

自當考正其實著之於策以誅其臣子何得從赴告之

文含糊失實而使賊臣漏網乎劉氏敞則謂從赴書之

徧絕其臣子以爲鄭舉國無人紀矣夫釋正賊弗誅則

弑君之罪且不明彼其舉國臣子之罪又安從治之公

穀謂鄭伯欲從晉大夫俱欲從楚以此見弑夫成公臨

卒子驪之請從晉左傳具載之未見其欲從楚也果由

從楚之故而至于弑君則鄭伯卒後正可背晉歸楚而

考之經文則今日葬僖明日諸大夫侵蔡以撼楚驪安

在其從楚也乃以隱弑書卒爲中國諱以爲不使夷狄

之民加乎中國之君其說牽曲殊不可通攷春秋全經

自內弑君而外未有諱弑君者鄭伯實卒非弑也何諱

之有且弑君賊不討不書葬鄭伯書葬益見其非弑矣

或又以諸侯卒于境內不地鄭伯地卒此爲諱弑之文

不知鄭伯以如會中道而卒不得不地以著之烏在其

春秋傳

卷九 襄公

十 空山堂

爲諱乎總之執傳疑經不如信經而黜傳此爲解經之

要法不獨此條爲然也

陳侯逃歸

陳侯晉於其臣去諸侯而從楚書逃譏之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變

變穀作淫

侵楚之與國以生國患稱人貶之也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邱

晉侯及諸侯之大夫會不欲勤諸侯也大夫不書尊晉

侯也獨書季孫者內魯也鄭伯親與會者獻捷也

公至自晉

晉人伐我東鄙

疆鄙田也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討侵蔡也鄭及楚平不書略之也

晉侯使士句來聘

春秋傳

卷九 襄公

十一

空山堂

拜公之朝且告伐鄭也

九年春宋災

災公作火

記外災也天火曰災

夏季孫宿如晉

報士句之聘也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穆公作穆

四月而葬略之也別爲之諡非禮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伐鄭而書同盟鄭與盟也其不致何未得鄭也盟後復

伐鄭不書不與其復伐鄭也

楚子伐鄭

鄭及楚平不書不與鄭之從楚也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柎

謀病楚也特書會吳以吳爲會故也

春秋傳

卷九 襄公

十一

空山堂

按晉悼之時能制楚者吳悼公通吳以爲犄角之勢此

卽齊桓遠結江黃之故智也說者以會吳爲晉悼伯業

之累不亦過乎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

偃殺作傳

偃陽楚與國滅之以病楚也其言遂滅之何諸侯會而

滅人之國非禮也以偃陽子歸不書滅則以歸不足言

也

公至自會

以會致公本以會往也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以宋受偪陽故也伐我不書恥公之從晉不能服鄭而受伐諱之也

晉師伐秦

不書大夫帥師以其爲脩怨之師略之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

閒諸侯之有事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伐鄭

春秋傳

卷九 襄公

吉

空山堂

此左氏所謂三駕之一也齊世子光序四國上主會者爲之也直書之以譏非禮

冬盜殺鄭公子騂公子發公孫輒

騂公穀作斐

兩下相殺則兩書名氏稱盜殺者非卿賤之也其不稱大夫何以非國討不當書爵也

按三子不稱大夫孔穎達謂被殺者非盜之所有以盜

爲文不得言其大夫然何不依蔡侯申例而書盜殺鄭

大夫某乎胡傳本程子說以爲失卿職夫三子身爲國

卿而駢戮於盜則不能其職明矣何待削其大夫始足

戊鄭虎牢

示戒乎毛氏以爲非國討例不當書爵於義爲長

孰戍之伐鄭之諸侯戍之也城虎牢不言鄭戍之則曷爲繫之鄭諸侯將服鄭而歸之爲鄭戍之也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楚救鄭不書此何以書爲晉復伯著楚之爭鄭而不能也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春秋傳

卷九 襄公

吉

空山堂

作三軍何作中軍也以其言舍中軍知此爲作中軍也作中軍則何以言作三軍始改作也周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魯無中軍惟有上下二軍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專魯增立中軍因以改作春秋以爲擅國權亂王制竭民力莫此爲甚書曰作三軍罪之也

劉紹攷曰左氏謂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然於經文作三軍之義實不相合按三分公室自是當日實事經文所書作三軍則非三分公室之謂也季氏之擅國久矣卽欲分公室何必定作三軍且不旋踵而舍中軍又何

意也孫氏曰魯次國而作三軍亂聖王之制春秋特以此罪季氏至三分公室則左氏附及之爾

周禮大司馬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春秋時惟齊晉楚有三軍國語齊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凡三軍教士三萬人是齊有三軍也左傳僖二十七年作三軍卻穀將中軍狐毛將上軍欒枝將下軍是晉有三軍也左傳楚子北師次于郟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軍子反將右軍桓六年傳鬬伯比曰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宣十二年傳王巡三軍拊而勉之是楚

春秋傳

卷九 襄公

左

空山堂

有三軍也魯雖元侯之封而次國之賦不能半天子之軍是以舊無三軍疏家謂魯有三郊三遂本有三軍其後中廢至僖公始復古制作三軍故魯頌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文宣以來以伯主之令軍多貢重自減爲二軍此臆揣之見非有據也夫魯頌誇靡千乘三萬出於一時歌頌之辭當時未必果備其制如使僖公復古而作三軍文宣以來減而爲二春秋當具書其事何闕焉無聞邪卽令魯建國之初備有三軍中衰而廢亦必在春秋以前其不在文宣之世決矣劉氏敞曰作三軍者

至襄而作三軍也明襄之前未有三軍也孫氏覺曰三桓不量其力之可否而頓作中軍春秋之所譏也其說皆得經旨杜預所云季氏假立中軍因以改作其意謂作三軍祇是改二爲三爾說固牽岐無的據至胡氏直謂魯舊有三軍季氏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故謂之作斯則穿鑿鉤曲之論名實舛錯不足深辨也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書不郊則不復免牲矣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春秋傳

卷九 襄公

夫

空山堂

楚使之也左氏以爲侵宋以致晉者非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伐鄭

擣虛以救宋左氏所謂三駕之二也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公穀作京城北

鄭與盟也

公至自伐鄭

致伐不致盟雖同盟而猶未得鄭也

楚子鄭伯伐宋

鄭叛盟楚脅之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此左氏所謂三駕之三也其言會于蕭魚何鄭與會也  
春秋書地會而後伐者多矣未有書伐而後地會者伐  
而後地會集事之辭也書會伐鄭再書會于蕭魚美晉  
侯之能服鄭也召陵之盟書屈完來盟此不書鄭伯如  
會者猶不欲以蕭魚匹召陵爾

公至自會

春秋傳

卷九 襄公

七

空山堂

致會不致伐喜得鄭也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執行人非禮也於以見鄭之堅於從晉而楚之不能爭

鄭也

冬秦人伐晉

爲楚伐晉且報去年之役也不書救鄭者非鄭志也晉  
師敗績不書不與秦之敗晉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晉人伐我東鄙圍台

台穀作  
鄙下同

莒背蕭魚之會也書圍台以病晉也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鄆公  
作運

其言遂何受命救台不受命入鄆惡季孫也何惡乎季  
孫取鄆以自益也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魴公  
作彭

拜伐鄭之師也

秋九月吳子乘卒

始書卒者吳強而通於中國也吳楚不書葬以其稱王  
不可書葬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春秋傳

卷九 襄公

六

空山堂

報晉之取鄭也書侵貶之也秦人與焉不書略之也

公如晉

朝晉且拜士魴之辱也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書至見公不朝正於廟也

夏取郟

郟公羊  
作詩

滅而書取諱滅也

秋七月庚辰楚子審卒

冬城防

備齊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句齊人宋人衛

人鄭公孫薑曹人莒人邾人滕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

向鄭公作  
嚮後同

爲吳謀楚也季孫叔老並書二卿並行也卿使大夫爲

介二卿並行非禮也諸國大夫稱人微之也晉自蕭魚

而後凡役皆大夫會者稱人爲晉伯之不振微之也鄭

大夫獨書名氏者鄭初與會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春秋傳

卷九襄公

九

空山堂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薑

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報櫟之役也十三國之卿大夫連重兵而西宜若無敵

於天下而將帥異心師出無功稱人恥之也北宮括公

孫薑獨書名氏者爲二子之勸濟師表之也

己未衛侯出奔齊公作衛  
侯衍

衛侯見逐而以自奔爲文國君無自奔者書出奔則逐

於其臣可知也諸侯失國名不名以其復歸猶未失國

也

春秋凡逐君者皆書出奔衛侯之出以自奔爲文者書

例也杜注孔疏謂舊史書孫林父甯殖出其君仲尼筆

削稱衛侯出奔胡氏因之以爲歸罪其君夫人臣而逐

其君罪莫大焉即使其君不道亦未有舍臣責君而專

治其不君之罪者將逐君之賊何懲焉以此說經恐弑

奪之行接跡于天下此其害教非小故也

莒人侵我東鄙

報入鄆也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春秋傳

卷九襄公

十

空山堂

爲吳通晉梗楚故也

冬季孫宿會晉士句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薑莒人邾

人于戚

謀定衛也衛亂不討爲之會以定之不義也林父在會

直書其名氏而貶自見也諸國之卿列序爲林父書名

故皆從其恒稱以爲皆林父之儔爾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尋盟也盟于外崇向戌也沒公諱去國而與外大夫盟

也



劉夏逆王后于齊

劉夏者天子之士也逆王后卿不行非禮也何以書過我而告昏也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成公作卿

貳於晉故也書圍成以病晉也

公救成至遇

畏齊也至遇不成救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郭

備齊也二卿帥師見私家之相黨以競強也

春秋傳

卷九 襄公

主 空山堂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邾黨於齊害故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踰月而葬晉平汲汲於合諸侯也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于洪梁戊寅大夫盟

爲討邾莒也

此諸侯會而使大夫盟也書之若大夫自盟者信在大夫也信在大夫者權在大夫也雖澤之盟言諸侯之大夫此其不言諸侯何大夫無諸侯也

洪梁之會諸侯在而大夫盟公穀胡氏皆以爲權移於大夫蓋經書大夫而不繫於諸侯則大夫之不臣可知也杜注孔疏謂晉使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而大夫共盟非大夫之專西河毛氏從之夫使大夫本爲高厚盟高厚逃歸自盟何爲若依雞澤書例當書齊侯使高厚如會高厚逃歸戊寅大夫盟如此則大夫無專盟之嫌

春秋傳

卷九 襄公

主 空山堂

今俱略之而直書曰大夫盟謂之非刺大夫之專可乎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爲我故也書以歸惡其專也稱人貶之

齊侯伐我北鄙

爲晉討邾莒也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不能服齊而伐許非務也晉卿主兵而先鄭伯臣不可

過君又鄭伯志乎伐許也宋稱人而後於衛大夫微者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成左作卿

齊師六至於魯欲致晉而爭伯也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言齊之見伐也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經公穀作囑

宋人伐陳

春秋傳 卷九 襄公

爲中國撓楚也稱人微者也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衛無故而伐曹書之以累晉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桃公作逃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高厚上左無齊字

君臣伐圍竝書爲其分兵異道而來甚之也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臣暴其宗而出奔宋無政也

冬邾人伐我南鄙

爲齊故也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言來不言朝別之於諸侯之來朝者也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爲伐曹故然行人非所執也稱人非伯討也

秋齊師伐我北鄙穀作齊侯

不書齊侯齊侯不入境也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春秋傳 卷九 襄公

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圍未有言同者此其言同圍齊何齊數行不義諸侯同

心攻之變例書同言得罪於天下也莒邾黨齊而亦從

圍齊之役者脅於義也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楚復爭鄭也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柯公作阿

此圍齊之諸侯也再舉諸侯閒有事也

晉人執邾子

以其貳於晉且伐我也然既同會盟而執之非伯討也不言以歸既執而舍之也

公至自伐齊

同圍齊而以伐致者著圍之爲伐義之也

取邾田自鄒水

晉命也言邾田明非魯地也言取非所取也

季孫宿如晉

拜討齊且取邾田也

春秋傳

卷九 襄公

空山堂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晉命也晉樂魴不書林父主兵也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環公作環

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齊未服也書所至書還大其不伐喪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孰殺之崔杼殺之也書之以國殺者累上之辭也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嘉公作嘉

嘉有罪而稱國以殺者殺之不以其罪也傳曰專也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郭

懼齊也

叔孫豹會晉士句于柁

大夫外交而援大國之權臣以自固非禮也

城武城

懼齊也

春秋傳

卷九 襄公

空山堂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速公作速

及莒平祝柯之盟故也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齊成故也齊感晉之不伐喪故受盟于澶淵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爲邾數伐我報之也然已甚矣

蔡殺其大夫公子變

變公作變

稱國以殺非其罪也

蔡公子履出奔楚

爲變之殺懼及而奔也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黃公穀作光後同

爲慶虎慶寅所譖也稱弟罪陳侯也

叔老如齊

通齊好也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春秋傳

卷九 襄公

毛 空山堂

始報向戌之聘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拜師及取邾田也

邾庶其以漆聞邱來奔

此叛也曷爲不書叛大夫以邑出爲叛叛而歸魯曰來

奔內外之辭也漆聞邱不言及公邑言及私邑不言及

也納叛人曷爲不諱公猶在晉季孫納之也季孫納之

則不爲大夫諱也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盈不書爵而以自奔爲文著盈之不能無罪且惡其適

楚也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頻月日食志天變之亟也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錮欒氏也

春秋傳

卷九 襄公

天 空山堂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沙隨

邾子下公穀有滕子

復錮欒氏也大夫奔而極於所往於此已甚矣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追舒有罪不極於殺稱國以殺惡之也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句卒

夏邾界我來奔公作鼻我

庶其之黨也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見陳侯之不能以罪討也其言及

慶寅何罪在虎而及寅也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春秋傳

卷九 襄公

完

空山堂

二慶誅而黃歸黃之以二慶出可知也稱弟稱歸黃無

罪也自楚楚有力焉爾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欒盈非晉臣矣猶繫之晉者不絕盈于晉亦以治盈也

復入者逆辭也不言叛盈劫眾以敵其君罪不止於叛

也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伐晉因欒盈之亂以爭霸也其言遂何志不在伐衛也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榆殺作渝

言救後次不成救也

己卯仲孫速卒速公作速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紇不道以阿季氏其奔不能無罪也遽伯玉曰不以道

事其君者其出乎

晉人殺欒盈

稱人以殺討有罪也不書大夫奪其大夫也

齊侯襲莒

著爵而書襲賤之也

春秋傳

卷九 襄公

辛

空山堂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賀克欒氏也

仲孫羯帥師侵齊

晉命也

夏楚子伐吳

十年而再伐吳怨吳之與中國也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為襲莒之無功也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于夷儀夷儀公作陳儀後同

謀伐齊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以救齊也不書以救齊不于楚人之救也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春秋傳 卷九 襄公

三 空山堂

慶氏之黨也

叔孫豹如京師

賀城王城也

大饑

秋水而冬饑無政也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報仲孫羯之師也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趙氏曰弑君稱名氏者以賊赴也按弑君之人當國必

不以賊赴於他國凡稱名氏者孔子因舊史考而正之

爾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于夷儀

伐齊不書齊逆服也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報陳之通楚師也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邱

齊成故也曷爲不言齊成不與諸侯之及齊成也受齊

春秋傳 卷九 襄公

三 空山堂

賂而舍其弑君之罪書曰同盟同爲不義爾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會于夷儀者剽也則衍入夷儀何以不名剽在國則入

夷儀之爲衍可知也鄭伯突入于櫟何以名衍之君國

正也突之君國不正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舒鳩叛楚從吳也書滅者惡之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夏公作豐

鄭再出師伐陳以撓楚書之從平辭與之也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遏公歿作謁

吳子伐楚而卒何也名其卒也凡攻門曰門伐楚而以門巢卒則其卒于敵可知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剽之立非正也則其曰甯喜弑其君何甯氏出衛侯而立剽北面而事之者十三年孰有加刃於所事而不以爲弑君者乎書曰弑其君甯氏也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春秋傳

卷九襄公

三 空山堂

據土背君曰叛書叛罪孫氏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剽弑四日而衎歸以剽之弑歸也書復歸見衎之宜有衛不絕其位也衛侯出入不名曷爲於其復歸名別內外二君也剽以弑名則復歸者亦著其爲衎以別之爾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召討衛也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討衛疆戚田也於是執衛侯取衛田以益孫氏晉之樊

叛甚矣公會大夫不諱公與於樊叛人之會不足爲諱

也晉趙武宋向戌稱人貶之也曹稱人微者也鄭良霄

稱名氏者鄭伯爲衛侯如晉鄭獨不釋君而助臣也且

不稱鄭良霄無以見晉宋稱人之爲貶也執衛侯不書

止而卽歸之略之不足書也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痤殺作座

稱君以殺世子甚之也

晉人執衛甯喜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甯喜信有罪矣執之曷爲非伯討

春秋傳

卷九襄公

三 空山堂

爲伐孫氏執之執之不以其罪也此於澶淵之會執之

也則曷爲不於會焉書執不與晉人之以會執也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許請之也

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齊始通好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奭

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與公作  
後同

此晉楚同主夏盟也諸侯分爲晉楚之從於是始則是

南北二伯也列序大夫大夫專也宋不書地於宋則與

會可知也齊秦不書齊秦不與會也邾滕不書邾滕齊

宋之私屬亦不與會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

喜有弑君之罪殺之不以討賊之辭言之者累獻公也

何累乎獻公殺之以其私不以其罪也

衛侯之弟縶出奔晉縶殺  
作專

春秋傳卷九 襄公 孟 空山堂

縶曷爲出奔晉爲殺甯喜出奔也稱弟罪衛侯之不能

其弟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豹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諸侯之大夫前目而後

凡也諸侯不在而稱諸侯之大夫爲大夫存君也再地

宋罪宋之爲此盟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夏衛石惡出奔晉

喜殺而惡奔以其爲甯氏之黨也

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告將朝楚也

冬齊慶封來奔

慶封崔氏之黨書來奔咎內之納亂臣也

十有一月公如楚

爲宋之盟故也於是諸夏之君始旅見於楚矣

春秋傳卷九 襄公 孟 空山堂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乙未楚子昭卒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其言公在楚何存君也公嘗以正月在齊在晉矣不書

在楚何以書傷公之在外夷也會楚子葬不書諱國辱

不忍言爾

夏五月公至自楚

閔公之遠朝楚致之也

庚午衛侯伋卒



閻弒吳子餘祭

稱弒則其君也不稱其君閻賤不得君其君也不名閻不得稱名略之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

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儀公作齊莒人下公穀有邾人

合十一國之大夫以屏外家晉之煩諸侯已甚矣書城

杞貶之也

晉侯使士鞅來聘

拜城杞且使我歸杞田也

春秋傳

卷九 襄公

毛

空山堂

杞子來盟

要歸田也杞取田不書未盡歸也

吳子使札來聘

吳子書魯爲其以禮來聘進之也札不稱公子吳始通禮未同於上國也

按札稱名不書公子猶楚椒素術之例非褒貶之所係

也胡傳謂札以讓國階禍聖人書名以示貶夫讓國之

節自季子之書本無可貶且讓國聘魯事不相關豈得

因其聘魯而致不足於其讓國者矧札辭國在二十九

年之後而預於來聘焉貶尤非聖人經旨胡氏之論非

所以論春秋其有害於世教不小也

或疑經文所稱吳子不知其何人者按杜預曰吳子餘

祭既遣札聘而後遇弒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賈逵

服虔皆以爲夷末新卽位使來通聘孔疏駁之謂先君

未葬嗣君不得命臣札來聘與閻弒吳子之文不隔月

豈以君死之月卽命臣而得書吳子使乎蓋吳子以未

弒之前遣札去魯之後而後吳子赴至緣係五月被

弒故追書在來聘之上耳然則吳子者餘祭也但左傳

春秋傳

卷九 襄公

毛

空山堂

以札之出聘爲通嗣君攷餘祭已立四年未有立四年而始通嗣君者札之出聘恐不爲此此則不敢以左氏

之說爲然爾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此公孫董公孫竈放之也其言出奔何臣放大夫不可

以訓故以自奔爲文

冬仲孫羯如晉

報士鞅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罷公作  
頗後同

報公之朝也以聘報朝楚人行伯主之禮於中國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稱世子以弑弑君而兼弑父也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公穀伯姬  
上無宋字

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婦人之義保傳不在宵不下堂伯姬以貞爲行守死不渝錄其卒以賢伯姬也

天王殺其弟佖夫公作  
年夫

春秋傳

卷九 襄公

三

空山堂

凡王殺不書此何以書殺無罪也稱弟譏王無親親之道也此尹氏劉氏殺之而直書王者罪在王也

王子瑕奔晉

爲作亂奔也書奔罪王子也不言出周無外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共姬上穀  
無宋字

外夫人不書葬此其言葬何內女賢而災卒故隱而葬之也其稱諡何賢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

良霄汰虐嗜酒奔而復復而作亂國中書奔書入罪之

也自許許有奉爾

鄭人殺良霄

稱人以殺討賊之辭也不書大夫絕其位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君弑賊不討不書葬君弑賊不討書葬者無臣子之可責也無臣子之可責則書葬以責天下之臣子也

劉紹攷曰君弑不葬者非臣子隱而不成喪則弑者不以君禮葬之否則諸侯猶知其爲弑而不會也故君弑賊不討不書葬蔡景之葬蓋般以葬飾弑君之惡鄰國

春秋傳

卷九 襄公

早

空山堂

諸侯亦忘賊般之惡而公然會葬春秋書葬所以罪蔡人亦所以責諸侯也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

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會未有言故者言故者傳文也此其言宋災故何貶也何以知其爲貶十二國之大夫略而不序內大夫諱而不書以是爲貶也救災恤患鄰國之義春秋固將善之則曷爲於其會焉貶曰災者一國之變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天下世道之憂也蔡般弑其君諸侯舍而不討

而圖宋憂春秋繫此會於葬蔡景公之下而直書宋災故以爲舍大罪而恤小患蔑人倫棄名教其爲恥且懼也大矣臣弑君而諸侯定之自宋督始子弑父而諸侯定之自蔡般始春秋于稷于澶淵之會兩書所會之故此一經之大書特筆非因魯史之舊文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楚宮非正也書公之薨地而公之作楚宮亦見矣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春秋傳

卷九 襄公

望 空山堂

子名者襄公未葬也不薨不地不書葬降成君也

胡氏曰子般子亦弑而書卒子野殿亦書卒何以別乎

曰閔公不書即位則子般之弑可知上書公子遂叔孫

得臣如齊下書夫人姜氏歸于齊則子赤之弑可知子

野之書卒與此異矣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諸侯之喪諸侯會之非禮也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莒子虐國人弑之而立展與展與非親弑也故稱人以弑

左氏云書莒人之弑其君言罪之在上也如是則父有過子得而弑之也置其子之大惡歸過於其父春秋必不然據傳展與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攷經文乃國人作亂而弑莒子立展與爾展與之見立於國人非也而其弑君則猶有辭也凡此當依經之所言以證傳之謬誤可也程子曰春秋傳爲案經爲斷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僞斯言得之

春秋傳

卷九 襄公

望 空山堂

春秋傳卷之九終

蘭陵門人張魯文校刊

春秋傳卷十

滋陽牛運震學

昭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子曰繼正即位正也其言繼正者嫌繼子野之非正也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

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統國弱公作國

石惡罕虎公作軒虎

春秋傳

卷十 昭公

一 空山堂

尋宋之盟也不書盟不歃也公子圍亞於晉趙武而序

於諸侯大夫之上兩伯之辭也招者陳侯之弟何以不

稱弟曰稱弟者因事而特稱也公子者恒稱也

三月取鄆鄆公作運

此季孫宿伐莒取鄆也其不書伐莒者何書伐莒則嫌

以討賊予季孫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罪秦伯也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大鹵公穀作大原

箕與交剛皆書人而此書卿帥師者將尊師衆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莒展與出奔吳展下公穀無與字

去疾展與皆繫之莒者爭國之辭也去疾繫莒明其當立也展與繫莒明其已立也去疾曷爲不稱公子內無

稟命於先君徒因齊之力以入爾其立正而立之以不

其正也展與曷爲不稱爵爲弒君者所立國人不與是

以不成其爲君也

春秋傳

卷十 昭公

二 空山堂

叔弓帥師疆鄆田

因莒亂也曷爲帥師而往懼不服也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麇公穀作卷

此卒也傳以爲弒者公子圍弒麇之子而自立也孔穎

達曰傳稱弒而經書卒者以疾赴也夫楚子果弒于圍

聖人何難考正其弒君之罪乃隱弒而書卒其爲縱賊

舍惡孰大焉陳氏曰圍弒其君赴於他國如恒辭而其

臣子聽焉書卒所以誅楚之臣子聽賊之所爲也夫舍

首惡而罪楚之臣子已屬非理且弑君之罪未彰而附  
同之罪從何誅之家鉉翁曰圍所弑者楚之嗣君麇之  
世子如魯子般子赤之類而非弑麇也圍乘君之殞戮  
其子而篡其位是亦弑也而非弑其君也當時諸國傳  
聞遂以爲弑其君此椒舉之言慶封之對固有所自來  
矣按左傳公子圍殺麇之二子幕及平國則家氏之說  
本屬有據又傳稱葬王於郊楚人謂之郊敖夫郊敖不  
成君之稱麇已立三年安得謂之不成君若以之稱麇  
子則固允合以此知左傳誤也總之信傳不如信經傳

春秋傳

卷十 昭公

三 空山堂

有可疑則據經以折之經書麇卒自然非弑無庸存依  
違之見也

楚公子比出奔晉

辟國難也書公子比出奔則圍之殺其君之子而自立  
可知也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爲公卽位脩好也左氏以爲告爲政而來見非也

夏叔弓如晉

報韓起也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稱國以殺其大夫者罪累上也黑有罪曷爲以累上之  
辭言之惡鄭之失政殺之已後而不以其罪也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如晉弔少姜也晉人辭公故至河而復書此以見公之  
動不以禮其卑且勞爲已甚矣

公羊以至河乃復爲不敢進釋公羊者以爲晉將執公  
穀梁又以爲公如晉而不得入惡季孫也其說皆非

季孫宿如晉

春秋傳

卷十 昭公

四 空山堂

爲少姜致禭也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原公作泉

夏叔弓如滕

五月葬滕成公

爲滕來會襄公之喪報之也

秋小邾子來朝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款出奔齊

爲其大夫脅而出之也其稱名何諸侯失地名燕伯奔不復國也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雹公穀作雪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楚始專會諸侯也夷主夏盟會盟之大變也淮夷不殊會者以夷會夷別之無容別以爲與會者皆夷爾

楚人執徐子

爲其貳於吳也以夷執夷故不名

春秋傳

卷十 昭公

五 空山堂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再序諸侯有不與伐者也宋華遂鄭大夫從不書略之也

執齊慶封殺之

伐吳曷爲執慶封慶封在吳也慶封在吳則其言齊慶封何著其爲齊賊也書執書殺明其罪之可殺也此殺有罪也曷爲不再言楚子不與楚子以討賊也

遂滅賴

賴公穀作厲

遂繼事也著楚之暴也伐吳滅賴書之詳而不殺者傷

中國之失伯蠻夷之爲禍烈也

九月取郕

取之於莒也公羊以爲內諱滅非也郕一滅無再滅也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毀中軍也魯舊二軍襄十一年作三軍今毀中軍復二軍之舊書之罪季氏之擅兵制也

左氏舍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子各一按季氏之

春秋傳

卷十 昭公

六 空山堂

卑公室固不待言但以舍中軍爲四分公室攷之經文實不相合劉紹攷曰春秋書作三軍舍中軍忽作忽舍罪季氏之變亂軍制也先儒惑於左氏四分公室之說牽合曲引與經文多不相中攷襄十四年傳晉侯舍新軍緣成十三年趙旃會將新軍至是以新軍無帥故舍之其事其文正與舍中軍同蓋三家不度國勢不量民力改作三軍至是國不能支而舍之亦猶晉之新軍無帥而舍之也左氏於舍新軍無異說而於舍中軍別生異義此不可以解經文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曷爲稱國以殺楚子疑申之貳於吳而殺之非其罪也

公如晉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公出而季孫納之也邑而言及者以大及小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蚡公作潰穀作貢

爲受牟夷邑莒來討而又敗之魯之惡可知也

秦伯卒

春秋傳

卷十 昭公

七

空山堂

不名略之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報吳棘楸麻之役也其曰徐人越人者便文也猶滅之

會吳以鄆故稱人也胡氏以爲進越者非也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葬秦景公

七月而葬僭也

夏季孫宿如晉

拜歸公且偵晉也

葬杞文公

宋華台比出奔衛

宋公用寺人柳之譖而逐華台比經以自奔爲文見國之無政也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

三書伐吳見楚終不得志於吳也

冬叔弓如楚

以聘往也左氏以爲弔敗非也

春秋傳

卷十 昭公

八

空山堂

齊侯伐北燕

納燕伯也書爵書伐師出以義也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此燕及齊平也不言燕蒙上文也齊侯伐燕納燕伯庶

幾天下之大義乃受賂而與之平是棄義而黨亂臣也

不書齊暨燕平而書暨齊平以求盟自燕也

按此書暨齊平左傳謂燕暨齊平穀梁以爲魯暨齊平

先儒多從穀梁蓋以定十年春及齊平十一年冬及鄭

平之文例之似從穀梁爲是不知平以釋怨必先有怨

春秋傳

卷十 昭公

九 空山堂

隙而後借盟以平之如定七八兩年公兩侵齊齊國夏  
兩伐西鄙而後十年及齊平定六年侵鄭而後十一年  
及鄭平是也魯自襄二十五年齊崔杼伐我後及此已  
十有四年齊魯並未兵怨相尋之事且二十七年齊  
侯使慶封來聘昭元年叔孫豹與齊國弱又同與于號  
之會其棄惡脩好已久既無怨隙何平之有說者又謂  
下文叔孫舍如齊蒞盟以爲魯與齊平之驗亦猶定十  
一年冬及鄭平叔還如鄭蒞盟相類攷定十一年上書  
及鄭平下書叔還如鄭蒞盟中閒並無閒事相連

爲文以平與蒞盟本一事也此處齊平在正月蒞盟在  
三月且記其文在公如楚之後閒時閒事明係兩事不  
相蒙者與定十一年及鄭平叔還如鄭蒞盟又不相合  
劉敞謂杜註與傳意錯傳所云齊求之者似指齊求與  
魯平按左氏載燕人行成齊人受賂之事本末甚明篇  
首齊求之也乃左氏繹解經文罪齊之旨以爲齊人欲  
之爾若截齊求之也爲齊與魯平下文乃紀燕齊之事  
成何文理况燕齊之平明見他傳鄭公孫段卒在齊燕  
平之月罕朔殺罕魋在齊師還自燕之月以傳證傳更

自較然然則暨齊平之爲燕及齊平章灼無疑此正與  
州公如曹寔來省文之例相合趙東山毛西河辨之甚  
詳學春秋者守以斷疑可也

三月公如楚

楚召公也公如晉則不得不如楚也

叔孫舍如齊蒞盟

舍左穀作  
媯後同

爲公遠適楚結齊好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春秋傳

卷十 昭公

十 空山堂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鄉曰陳公子招此曰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爲殺世子盡  
其親所以惡招也不曰殺其世子而重舉國者偃師非  
招之世子重君之貳也陳侯之弟殺陳之世子陳之無  
政可知也稱陳侯之弟又以罪陳侯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傳曰綏也經雖不著然書卒于殺世子之下則陳侯之不得其死可知也

叔弓如晉

賀虜祁也

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楚人惡公子招而殺于徵師書曰行人罪不在行人也

陳公子畱出奔鄭

畱爲招所立復稱公子者未成君也偃曰世子畱曰公

春秋傳

卷十 昭公

十一

空山堂

子別嫡庶也

秋蒐于紅

蒐春田而秋興之田獵之事通爾曷爲不言公公不得與于蒐也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此公子招殺之也其言陳人何不與招殺也且稱人以殺以見過之罪之當殺也過有罪曷爲不去其大夫從陳人稱之也招曰陳侯之弟過曰大夫別首從也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與公作瑗

此討賊之師也曷爲先書滅陳惡楚子爲其志乎滅陳也招爲殺世子之賊楚則放之奐爲招黨楚則殺之直書其事而惡自見也招猶書公子不與楚討之義也奐不言大夫非其大夫也

葬陳哀公

滅國不葬此書葬如未滅之辭者存陳也此楚子葬之也不言楚子葬之者不與楚子之滅陳而葬哀公也

春秋傳

卷十 昭公

十二

空山堂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此楚子在陳而叔弓往會之也書之惡其會楚也

許遷于夷

楚遷之也不言楚遷者許志也

夏四月陳災

災公穀作火

陳已滅矣其言陳災何存陳也曷爲存陳不與楚之得

陳也

秋仲孫矍如齊

殷聘也

冬築郎固

冬而築時也何以書譏勦民力以事觀游爾

十年春王正月

夏齊築施來奔

齊公作晉

爲陳鮑所逐也高彊不書非卿也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矧帥師伐莒

意公誤作應後同

三卿並書惡其擅國也先季孫主兵也

毛奇齡曰按此時魯已舍中軍而仍用三卿者非必一

卿一軍或但用上下二軍而又分正佐以領之爾叔弓

春秋傳

卷十 昭公

三

空山堂

自叔肸之後非叔孫氏也胡傳失之

戊子晉侯彪卒

九月叔孫舍如晉

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成公作戊

書月不書冬闕文也

孫氏復曰此年無冬者脫也何休謂昭公取吳孟子之

年故貶之非也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

公作正月

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虔殺或作乾

般有弑君之罪楚子殺之而不以討賊子楚子者殺之

不以其罪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何楚子嘗會蔡侯于申

又與伐吳矣及是利其土地以好召而殺之不得以討

賊例也楚子何以稱名名者諸侯之終事蔡侯書名矣

而楚子不名則嫌於以尊戮卑楚子名則是兩君相殺

也且以見楚虔蔡般之罪同也書誘惡之也

楚公子囊疾帥師圍蔡

春秋傳

卷十 昭公

四

空山堂

殺般而圍其國著楚人之志乎滅蔡也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昭公之母襄公之妾也

大蒐于比蒲

喪蒐非禮也

仲孫矧會邾子盟于祿禚

公作侵并

喪盟亦非禮也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

曹人杞人于厥慙

厥慙公作屈銀

謀救蔡也不書救不果救也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有穀作友

書師罪其用衆也書滅書執書用深著其惡也稱世子

未成君也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左有款字

其言納何言納者與納也燕伯何以不名諸侯復國名

別二君也燕伯未至國都不嫌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春秋傳 卷十 昭公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通嗣君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晉爲莒人之愬辭公也穀梁子曰季孫不使遂乎晉也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熊公作然穀作虎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其累上何君用讒也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愁出奔齊愁公作整

爲謀去季氏懼不克而奔也稱公子哀之也

楚子伐徐

爲吳故也

晉伐鮮虞

楚滅陳蔡晉不能救而詳於事狄其以國舉罪之也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內邑言圍皆叛也費叛曷爲不書家臣叛其大夫非叛

君也徐氏曰春秋國書也家臣叛家不叛國書叛則疑

于國也

春秋傳 卷十 昭公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谿穀作溪

不書復入而言歸者明比不與弑君之謀也比在楚則

曷爲弑君于乾谿比入而虔谿則比尸其弑君之罪也

虔之弑成於棄疾倚比爲名爾比曷爲尸弑君之罪曰

倚比爲名則比爲首惡也然則比何以稱公子曰比之

志不在於篡國是以不去其屬親差於州吁無知爾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殺公誤作弑

比有弑君之罪殺之不以討賊之辭言之者棄疾殺而

代之不與棄疾以討賊也然則曷爲不書弑其君比未

成君也比未成君則是以公子殺公子爾

李氏廉曰比若實弑君則不當仍書公子棄疾若實討賊則不當不書人比若實定爲君則不當不書其君兩書公子不書人不書其君此春秋之變文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邱

爲諸侯貳徵會以示威也於是晉伯之不振甚矣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邱

書同盟于平邱者先目後凡又以見劉子與盟也

春秋傳

卷十 昭公

七 空山堂

公不與盟

晉聽邾莒之愬也不諱曲在魯不能爲諱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意如有罪曷爲非伯討執之不以其罪也

公至自會

公不與盟而與會故以會致

蔡侯廬歸于蔡

陳侯吳歸于陳

二君皆公孫也其遂稱爵何位其所固有也此滅國也

其言歸何國固其國故使若有國自歸者也曷爲不言復歸凡言出奔而後言復歸二君未嘗去陳蔡也曷爲不言歸自楚不與楚之滅而復之也其名者繼絕始立別其爲何君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

國復乃葬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請季孫也晉人辭焉

春秋傳

卷十 昭公

六 空山堂

吳滅州來

閒楚亂也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大夫不至執則至危之也不氏前見也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稱國以殺而不去其族意恢爲君死難也不曰殺其大夫而曰殺其公之義不在於專殺大夫而在殺君之親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公作夷昧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有事于宗廟大夫有變不以告叔弓卒則曷爲去樂卒事曰叔弓泣事籥入而卒于其所也籥入而卒于其所去樂卒事禮也春秋常事合禮不書此何以書爲事之變而中禮焉書之也

春秋傳

卷十 昭公

九 空山堂

夏蔡朝吳出奔鄭

朝公作昭無出字

脅於無極之讒也書之者爲朝吳復蔡之人錄之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晉不能加於楚而鮮虞是陵春秋之所貶也前以國舉君與大夫咸有貶也此書荀吳帥師者責荀吳也

冬公如晉

平邱之會故也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齊復貳於晉伐徐以爭伯也盟不書不足書也書魯齊侯自將也杜謬以爲別大夫之專兵是也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公作戎曼

書誘書殺罪之也不名略於夷狄也

夏公至自晉

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踰久乃還季孫陷其君也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春秋傳

卷十 昭公

十 空山堂

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邾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公作黃渾戎穀無之字

爲其貳於楚也滅國於王畿之內貶之也

冬有星孛于大辰

孛者何彗星也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何以書爲天象記異也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楚書人吳書國略之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四國同日而災書之爲天下記異也

六月邾人入郕

書人書入惡之也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春秋傳

卷十昭公

三 空山堂

自葉遷也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討有罪也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許悼公癯飲世子止之藥而卒則曷爲書弑其君止進

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爲加弑焉止自爲藥

而君死於止之藥則是止殺君也凡殺人者有過與故

臣子於君父不可過也且安知其非故也則直謂之弑

君爾止奔晉不書止誠無所逃其罪猶不使與君弑而

佚賊者同文也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莒不事齊故也

冬葬許悼公

許止出奔而許人以禮葬其君故書葬

劉紹攷曰春秋弑君賊不討不書葬者以賊臣當國不

以禮葬其君安得而書葬如魯隱晉靈是也若賊雖未

討而奔而他出在國之臣子以禮葬之安得而不書葬

春秋傳

卷十昭公

三 空山堂

如魯桓許悼是也公羊聽止赦止之說甚爲迂謬世多

從之不可不辨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

鄭穀作夢

鄭者會之邑也其言自鄭者別於從國都而去也

按會之奔公羊氏以爲畔也不書畔者爲公子喜時之

後諱也夫會誠有叛逆之罪豈以其賢者之後而諱之

且子臧之節春秋不錄何爲爲其子孫諱凡大夫自其

叛邑出奔者皆先書叛若宋華向宋公之弟辰是也此

書會自鄆出奔而先不書叛則非叛也胡氏引劉敞之說以爲待放夫待放三年而後出奔此自臣子之禮經書自鄆者蓋得罪而出由邑而奔爾未見其待放也總之大夫出奔於例當書傳雖不詳其故經文本自可解不必曲爲之說也

秋盜殺備侯之兄繫繫公穀作輒

此齊豹也曷爲書盜曰賤之也以其爲盜賊之事是亦盜賊而已矣衛侯之兄云者貴之也千乘之國不能庇其兄故稱至賤殺至貴以罪衛侯也

春秋傳 卷十 昭公

三 空山堂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寧公作甯後同

三大夫同日出奔宋之無政也公子城公孫忌八子奔

鄭不書但書三子者爲其入南里以叛書其甚者也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廬左作廬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通嗣君也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公作畔

書叛罪之也孫林父入于戚而不言衛宋公之弟辰入

于蕭而不言宋此獨言宋南里何南里者宋國城內之里入宋而居于南里則是中國而與宋君抗也是以繫之宋以甚之也自陳陳亦有罪焉爾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輒公作連

冬蔡侯朱出奔楚朱穀誤作東

蔡人立東國而朱愬于楚也書奔不書卒其卒于楚可知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春秋傳 卷十 昭公

三 空山堂

晉以將伐鮮虞辭公蓋晉卿黨季氏而公不得遂于晉也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書奔譏逸賊也其言自宋南里何以其嘗據此而叛也

晉齊曹衛大夫救宋不書畏楚而討叛不力不足書也

大蒐于昌間間公作姦

雖時必書譏三家耀兵公不得與也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師

葬景王

三月而葬亂故也

王室亂

何以言王室亂嫡庶並爭無主乃亂也何不言京師亂亂在宗室不得言京師也子頽子帶之亂不書此何以書朝猛爭立於是周有兩天子亂重於頽帶也下書王猛子朝之事則王室之亂自見此又先書王室亂者聖人之特筆也

春秋傳

卷十 昭公

三 空山堂

毛奇齡曰春秋記事未有無事而空書其義者王室亂者義也非事也春秋魯史一遇王室之亂特變史例空書三字以示倣切所謂以宗國而憂王室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其言以者何猛不能自立其出與入皆劉單之力也其稱王猛何未踰年不可以稱天王又不可以諸侯例稱子稱王繫猛從王者在喪之恒稱所以成之爲王且以別于子朝也居于皇言失京師也不言出在畿內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書入于王城言始得京師也入者難辭猶與子朝分國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書卒未成君也不葬不成喪也前書王猛此其稱王子猛何稱王猛所以明其當立稱王子猛從其未踰年之恒稱胡氏曰於其卒也正名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爲取邾師晉人來討也

春秋傳

卷十 昭公

三 空山堂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稱行人譏執非其罪也

晉人圍郊

討子朝也稱人微之也晉師納王不書以其怠於勤王也猶書圍郊者不沒其實也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以如楚卒也晉卒于楚則東國之如楚可知也死非其

葬楚人與有罪



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

國人逐之也郊公出入不書略之也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

獲陳夏齧

父穀作甫是公作榼穀作盈

不言戰從便文言敗則戰可知也不書楚楚未陳亦不

與六國之從楚也頓胡沈先蔡陳許者以君與大夫爲

序也胡沈二子言滅陳夏齧言獲君臣之辭也諸侯滅

則書名亦以其終事爾

天王居于狄泉

春秋傳

卷十昭公

毛 空山堂

此敬王也始立未三年而遽稱天王者明正也著天下

之已有王也

尹氏立王子朝

立者不宜立也書尹氏惡其專也明非周人所同欲唯

尹氏立之爾朝之書王子何也別嫌於他姓之朝也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公穀河下有公字

如晉爲叔孫也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恥也公如晉不

入者六此書有疾以明他不入之非有疾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獲卒

叔孫舍至自晉

左穀無叔孫字

一事而再見者卒名此其書氏何爲叔孫之賢別之也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

郁公作釐

冬吳滅巢

翦楚與國也

葬杞平公

春秋傳

卷十昭公

毛 空山堂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舍如宋

傳稱爲季孫逆婦春秋諱之所以正君臣之分也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

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詣公穀作倪後同大心公作世心後同

謀王室也明年而荀躒趙鞅之師出不書無勤王之實

也

有鸛鵒來巢

鸛公作鸛

何以書記異也鸛鵒魯所無又宜穴而巢也

張氏洽曰邵子曰天下將治則天地之氣自北而南天

下將亂則天地之氣自南而北鸛鵒不踰濟而來魯豈非自南而北之驗哉自此之後晉伯不競吳楚越迭主夏盟馴至大亂不特昭公出奔之兆而已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書再雩旱甚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穀作乙亥陽公作揚

季氏逐君而以公自孫爲文諱出奔也次于陽州待命于齊也

齊侯唁公于野井

春秋傳

卷十 昭公

元

空山堂

弔失國曰唁書唁公非與其能唁也以其無納公之實譏之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繼公孫而書舍卒見舍之以憂國死也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爲宋公之卒于行錄之也其卒于行則何爲錄之宋公爲公故如晉以是爲憂內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以處公也不言處公者明年公至自齊居于鄆則處公可知也齊侯不能討意如而但取鄆以處公書取鄆以病齊侯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書至以其入魯境也公未嘗至齊其曰至自齊者見公之已去魯也書地者猶在外也不言入而言居使之如未失國者內辭也此與天王居于狄泉同文所以存魯君而抑亂賊也

春秋傳

卷十 昭公

辛

空山堂

劉紹攸曰凡諸侯在他國曰在公在楚公在乾侯是也出在境內曰居公居于鄆是也天子雖在畿外亦曰居天王出居于鄭是也朱子綱目書帝在房州世儒皆謂得春秋之旨不知其誤用諸侯出在他國之文矣

夏公圍成

用齊師也不書齊師者齊侯爲義不終不足書也戰于炊鼻不書不成戰略之亦不與成人之抗公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鄆公作剽

謀納公也

公至自會居于鄆

公在外何以書至存君也凡書至必繫之居鄆者嫌於復國也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書入幸之也于成周猶未得王都也不言劉單以之者嗣王之位已正不使二子有專制之嫌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於是罪人遠遁王室始靖也子朝奔楚而書三子以之

春秋傳

卷十昭公

三 空山堂

者罪三子也尹氏獨欲立子朝則其奔楚曷為兼言召

伯毛伯敬王在外四年而後入則二子為之也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鄆

書至書居所以繫魯國臣民之望也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弑君者公子光也曷為稱國以弑遠國不以賊赴稱國以弑則其代立之君及其當國之大臣必有任其罪者以是可考而誅之爾

楚殺其大夫卻宛郤穀作郤

此囊瓦用無極之讒殺之也其稱國以殺何君無道以令其臣故以累上之辭加之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令成周且謀納公也士鞅主會宋衛大夫皆利納公故名以序之三小國大夫不序者略之也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書納叛人也快賤者不足錄錄之誅季氏之無君也

春秋傳

卷十昭公

三 空山堂

公如齊

求納也

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公不得入于晉晉之諸臣陰黨季氏故也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寧公作甯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寧公作甯

冬葬滕悼公

三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以乾侯至不得見晉侯也屢書居于鄆聖人之汲汲于存公也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唁淺事何以書譏齊侯之志於納公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秋七月

春秋傳

卷十 昭公

空山堂

冬十月鄆潰

鄆之潰季氏爲之也季氏閒公如乾侯誘其民使潰而叛公春秋書之閔公之無託正以誅季氏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其言公在乾侯何正月以存公也曷爲存公公在外也

前此居于鄆歲首不書公在者公在境內也今公羈旅

他國淹恤不寧春秋特書公在所以挈一國之事託首

月以繫臣民之望也鄆書居乾侯書在內外之別也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羽公作禹

書滅徐貶也國滅君奔不名此其名徐子何爲其臣吳而後奔楚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躒公穀作棟後同

意如逐君之賊臣晉人欲伸其伯討乃先與之爲會是以納君之事取決於季孫其無成可知也春秋書之責

晉也

春秋傳

卷十 昭公

空山堂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書唁公而不書納公痛納公之無成也不言來晉地也

季孫如乾侯不書不與季孫之假辭納公絕之也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肱公作弓

此邾大夫也曷爲不繫之邾脫文也以地來則書重地

兼罪外內也不書叛來奔內不言叛也

按左氏稱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夫黑肱大夫不得爲賤

春秋書名並無略賤之例卽邾快亦以賤書名又初非

以地來也黑肱不繫國者明係闕文公穀二家或以爲

別乎邾或以爲通濫爲國支離無當要之皆妄說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取鬬

闕者魯先公寢墓之所在公因謁闕遂入之書取者志

賊臣拒命公雖得魯邑猶取之於外爾

夏吳伐越

春秋傳

卷十 昭公

三

空山堂

吳始用師於越也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

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世叔穀作大叔  
莒人下公有邾

妻人穀  
有邾人

會不言故此其言城成周何善之也周自東遷定都王

城久矣敬王以子朝之難居於成周諸侯之大夫相帥

以城之此衰世之義猶知勤王事也曷爲不言京師言

京師則疑於王城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書地言失其所也

春秋傳

卷十 昭公

美

空山堂

春秋傳卷之十終

蘭陵門人張魯文校刊

春秋傳卷十一

滋陽牛運震學

定公

元年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國未有君而稱元年者追書以統月也凡一公之始雖無事必書正月此不書者無君以主正朔也

宋仲幾不受城功而晉執之討有罪也曷爲稱人以執不與大夫執人於天子之側也此歸於京師矣其不言歸之何執之以歸而後歸於京師不足言也

春秋傳

卷十一 定公

一 空山堂

按三傳皆載春王二字爲一節以爲定公不得正其始故無正月似乎本有正月而特削去者夫春時也王正月連讀猶言周正月也今但載春王二字本無文理成何書法經文自連春王三月爲文所謂事在三月則書三月也第元年與常年不同雖正月無事必空書春王正月四字以著君之始年緣定公此時尚未爲君正月又無事可書故不空書春王正月以特謹其始無君故也至定公始立不正本自昭然不必削去正月而後見也先儒因三傳之說解此處經義支離爲甚特正之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

公之喪者昭公也公卽位者定公也一年而書兩公者一年而有二君也定公之元書前公之喪至以爲昭公之末事也喪至五日始書後公之立以爲定公之始事也卽位不日以卽位皆於朔日也定公之卽位不朔變也故謹而日之也癸亥喪至曷爲戊辰然後卽位諸侯五日而殯殯而後卽位禮也凡君內無所稟於先君則不書卽位定公之立不書卽位正也書卽位者所以明繼嗣終始之統亦以定公之非所當立而立特書卽位

春秋傳

卷十一 定公

二 空山堂

以正之也

毛奇齡曰按癸亥喪至越五日戊辰而後卽位者王制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自癸亥至戊辰適五日此殯期也凡卽位必受命于殯行奠殯之禮然後出而卽位昭公喪自外來斂事早畢猶用奠殯之禮以始死之喪治之是以遲至五日然後卽位非有他也先儒以爲季孫假此相持樹已援立之恩夫季孫何必遲公之立乃以爲樹恩乎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葬必稱我君者尊之也親之也昭公遂於其臣以死而葬特稱我君所以嚴君父之義而動臣子之隱異於常時無事之稱我君也

九月大雩

立煬宮

煬宮考公之弟立煬宮非禮也宗廟之事即遠有毀而無立

毛奇齡曰徐仲山日記云煬公繼世兄弟相禪立煬宮者明立公子宋之爲舊制也左氏謂昭公出時季氏每

春秋傳

卷十一 定公

三 空山堂

禱于煬宮而立之則先公多矣何取乎煬而禱之邪

冬十月隕霜殺菽隕公作實

建酉之月隕霜非常之災也未可以殺而殺舉重言殺菽則殺草可知也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雙闕也此雉門與兩觀俱災也其先言雉門者兩觀在雉門之旁故言災先雉門也桓宮僖宮災不言及此其言及者桓僖二廟分明故不必

言及此不言及嫌於雉門之兩觀獨災也公穀以爲兩觀先災劉敞以爲災自雉門始不足言焉爾

先儒說此條以爲因災而書著其僭也毛奇齡曰雉門兩觀謂之臺門禮器云天子諸侯有臺門明堂位云庫門天子之皋門雉門天子之應門言諸侯之庫雉二門即天子之皋應二門非謂庫雉二門諸侯不宜有也郊特牲以臺門爲大夫僭諸侯不謂諸侯僭天子公穀以魯之雉門兩觀爲僭天子之禮特妄說爾或以爲說本于子家駒夫子家駒之言亦出自公羊氏他書則無見也

春秋傳

卷十一 定公

四 空山堂

秋楚人伐吳

報雞父之役也書人微之也蓋自是楚伐吳之力竭矣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言新有故也言作創而有加其度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朝晉而晉人卻焉亦季氏使公不遂於晉也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公穀作三月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拔公作拔

脩邾好也以大夫而盟諸侯非禮也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

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子

召陵侵楚

此救蔡伐楚也其言會于召陵侵楚何諸侯不振不終

伐也上致天子之卿下合十八國之眾宜若足以有爲

春秋傳

卷十一 定公

五 空山堂

乃及境而還卒以無功書曰侵楚陋之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公羊作公

孫歸姓後同

晉使蔡伐沈爲其不與於會也書滅書殺罪蔡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公作浩油

此侵楚之諸侯也不序前目而後凡也前目後凡未有

言公及者此其言公及者幸公之得與于此盟也不言

劉子者不與盟也

杞伯成卒于會成公作戊

不言卒于師者以不成乎伐楚也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自白羽遷也

秋七月公至自會

不以侵楚致者侵楚無功也

劉卷卒

王卿士有卒有不卒此劉子也其書卒書葬何召陵之

會實合諸侯之師不幸而卒中國之事不可爲矣書卒

春秋傳

卷十一 定公

六 空山堂

書葬深惜之也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蔡滅沈故也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圉公作圉

荀氏士氏趙氏交伐鮮虞貪其利也書之以見晉卿之

專又罪其不救蔡而事伐戎也

葬劉文公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



績柏舉公作伯  
宮穀作伯舉

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其言蔡侯以吳子者吳師而蔡用之主在蔡也書蔡侯貴蔡侯也爲中國伸數十年之憤爲先君復三世不共之讎故特書蔡侯以之以大其事也其不言救何言以則不得言救且善不盡於救蔡也書吳子者君重於師舉其重者也楚稱人賤之也

楚囊瓦出奔鄭

兵敗國危而以身免書奔罪之也

庚辰吳入郢郢公穀  
作楚

春秋傳

卷十一 定公

七 空山堂

入國不言邑言郢非得國之辭也戰稱吳子矣入郢曷爲稱吳一役而再有事從其恒稱也

按公穀以前之稱子爲襄以後之不稱子爲貶此非經意也柏舉之役書蔡侯之以則吳之稱子文不得不然耳後書吳入郢亦自史文之常非有他義也又公穀謂吳之入郢君舍於君室大夫舍於大夫之室蓋妻楚王之母故狄之按左傳吳入郢時以班處宮謂以班次尊卑分處王與大夫之宮爾公穀誤以宮爲室以室爲妻失之已遠乃謂以此狄吳不亦謬乎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公作  
正月

夏歸粟于蔡

我歸之也諸侯相歸粟正也

於越入吳

於越夷言也書其所自稱也入吳者聞吳之在楚也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意如之卒書氏書卒如常禮者不貶而罪自見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春秋傳

卷十一 定公

八 空山堂

報觀虎之役也伐而復圍之書之惡晉也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速公  
作速

後

因楚敗也

趙汭曰哀公之世許復見者楚又存之也

二月公侵鄭

爲鄭滅許晉命之也書侵爲其志乎爭許也

陳氏曰自宣之季年凡伐不言公君無親將者八十年

矣此書公侵鄭者陪臣專政挾公以出師也

公至自侵鄭

危而致之也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獻鄭俘也二卿將命非禮也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書行人言使人不宜執也

冬城中城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爲鄆之貳于齊也何忌不言何闕也

春秋傳

卷十一 定公

九 空山堂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結叛晉也諸侯始復特盟蓋自是中國無殷會矣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執爲鹹之盟徵衛不至也執行人非禮也因以侵衛抑

又甚矣書人貶之也

齊侯衛侯盟于沙

公作沙澤

執其使而後盟脅盟也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爲鄭伐我且報圍鄆之役也

九月大雩

一時再雩旱甚也

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報國夏之伐也

公至自侵齊

春秋傳

卷十一 定公

十 空山堂

二月公侵齊

逾月之閒再出侵齊見公之不振於政而搆怨於鄰也

三月公至自侵齊

再書至危之也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報再侵也於魯書侵於齊書伐責魯也

公會晉師于瓦

爲晉師救我故也不書救齊師已還不得爲救也此士

鞅趙鞅荀寅帥師也易爲不言會三卿而言會晉師義

在公會晉師故不書三卿也

公至自瓦

不以會至者公不可以會大夫也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士公作趙

爲二國與齊而叛晉也侵鄭侵衛所以絕齊之與國也

王人成子同行不書不與晉之假王師也

葬曹靖公

春秋傳

卷十一 定公

十一

空山堂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爲晉討衛也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結叛晉也

從祀先公

從祀者何順祀也先公者閔公僖公也文公二年有事

于大廟躋僖公是爲逆祀此言從祀者先閔後僖順正

二公之位次也言爲不言躋閔公彼所升者僖公之一

神不得不指言僖公此則從祀閔僖俱得正位故通言

先公且逆言躋此言躋則嫌於逆也稱先公者五世親

盡也因前有躋僖公之文故不言其何先公可考而知

也不言所祀之名與祀所者以其出於陽虎之舉故略

之不盡其辭也

從祀先公三傳皆謂正閔僖之位其說可從胡氏獨以

爲昭公至是始得入廟按經文稱吉禘于莊公稱用致

夫人皆直指其人書之今但言從祀先公正不知何公

從祀成何書例若以先公爲昭公則從祀昭公文理殊

春秋傳

卷十一 定公

十一

空山堂

爲不協且昭公不得稱先公攷經文後君之於前君自

有專稱如錫桓公命作僖公主是也先公自是屬遠之

稱安得於昭公施之春秋恒例但書葬而卒哭耐廟諸

禮可推經既書昭公之葬則昭之入廟已有明文安得

至是始入廟書從祀邪又先儒謂先公統指羣公非一

公也攷魯先公自閔僖之外別無逆祀之事若從僖祀

先公正其典禮不得言從祀也諸說各有異同以經文

考之其失且妄者自見矣

盜竊寶玉大弓

盜者孰謂陽虎也寶玉大弓者何夏后之璜封父之  
繁弱周公始封之分器也書盜賤之也書竊寶玉大弓  
國器不守魯無人之辭也此陽虎爲亂執季孫也何以  
不書而書竊寶玉大弓陪臣謀權臣無重繫於國略之  
不足書也宗器重於國卿書盜竊則國之有亂端可知  
也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薨卒

薨公作薨

得寶玉大弓

春秋傳

卷十一 定公

三

空山堂

此陽虎歸寶玉大弓也曷爲不言歸盜不得言歸也喪  
之書得之書春秋於國之宗器三致意焉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此伐晉也曷爲不書伐晉猶未成乎伐也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釋兩國侵伐之怨也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夾公穀作類

結齊成也不書盟者公不親盟且盟非我志也

劉紹攷曰左氏穀梁戴卻萊兵斬優施之事史記家語  
亦皆述之自趙伯循疑之後儒因謂兩君好會之地必  
無遽行誅戮之理又謂聖人言語氣象自有以感人於  
周旋揖讓之間必不效曹沫藺相如之爲遂指左穀爲  
附會之言余竊以爲不然夫所貴乎聖人者相時而動  
不拘一格文武之事唯其所用當時風尚多以智劫成  
功事出倉卒權濟一時聖人所不廢也若必謂義理之  
論足以愧之是乃腐儒之見烏足與言聖人之時中哉  
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此正聖人經權隨時之用左穀  
所述不可疑也

公至自夾谷

不以會致而以地致危而幸其至也

晉趙鞅帥師圍衛

討五氏之次欲以離齊黨也

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

田上穀有之字

濟西汶陽書取以其倚大國而得之也濟西謹及闡書

歸以其請而得之也此言來歸者孔子相魯道化所綏齊人服義自以侵疆來歸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侯犯以郕叛不書書圍則郕叛可知也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郕公作費

二卿攻叛邑自夏至秋再圍以兵則郕之強可知也

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公以樂溷之讒逐之也

宋公子地出奔陳地公作池後同

春秋傳 卷十一 定公

五 空山堂

爲向魋故也此宋公之弟也何以不稱弟非母弟也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速公作邀安甫公作峯

結叛晉且爲衛之難故也

叔孫州仇如齊

謝致郕也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暨字下公穀有宋字

爲公子地故也母弟稱弟書暨者辰彊之也

家鉉翁曰宋大夫公子母弟奔者三春秋於一國之事

再三書者深致意焉爾樂大心以讒逐也公子地以嬖

臣故翦公族也公弟辰爲地請畱不許亦以嬖臣奔也奔者固有罪宋公亦少恩矣春秋備書之不加貶斥而義自見也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

蕭以叛

辰不去其弟者罪之也前書弟罪宋公之薄此書弟罪

辰之亂也書及者辰之志主於叛而佗彊與地從之爾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春秋傳 卷十一 定公

六 空山堂

四卿在蕭以叛而大心自曹從之其叛可知也不書叛

叛非大心之始謀也

冬及鄭平

平六年侵鄭之怨也左氏曰始叛晉也

叔還如鄭泣盟泣公穀作莅

鄭卿不來而我卿往我欲之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郕

郈叔孫氏之邑也州仇曷爲自墮其邑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孔子仕於魯建議墮三都爲公室弱私家爲私家絕陪臣之禍是以州仇墮郈孔子本謀也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曹不叛晉故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費季孫氏之邑也斯何爲自墮其邑孔子建議墮三都亦季孫之願也墮郈以一卿墮費以二卿者費強於郈也

春秋傳

卷十一 定公

七

空山堂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齊公作晉

陽虎奔齊侯犯繼往懼其間也故盟于黃以結之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不以會致而以地致見公之越境親齊也

十有二月公圍成

成孟孫氏之邑也公曷爲自圍成孟孫不肯墮成也孟孫曷爲不肯墮成公斂處父之言曰成孟氏之保障無

成是無孟氏也此公所以圍之而弗克也

公至自圍成

公圍其邑不致此何以致爲成負固若敵國危之也按成不受墮圍之弗克蓋三家專魯陪臣抗命而非可以一朝正也如三苗逆命崇人弗降舜禹文王皆不能免亦何損於聖人使孔子終用於魯墮成之事自必有以處之惜乎不久遂去不幸事不竟爾先儒或謂墮成非孔子之意或謂孔子不能墮成因未攝相毛奇齡又爲成不必墮不當墮之論皆曲說也

春秋傳

卷十一 定公

六

空山堂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穀無衛侯字葭公作瑕

謀伐晉也不書伐以其不終伐也

夏築蛇淵囿

書不時且志不在國也

大蒐于比蒲

三家分軍私斂蒐閱軍實以自固也書蒐不書公公不得爲政也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再書衛彊伐曹者著列國之無盟主也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鞅之入晉陽拒范中行氏也而直書曰叛何也鞅專殺邯鄲午其心已無君矣乃據邑與兵以抗本國之師是使晉陽非晉有也晉陽非晉有是叛也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荀寅下公有及字

此奔也其言入何以兵據之也二子之入朝歌避君討也曷爲直書曰叛二子以午之故與兵首禍又據邑以抗其君是叛也

晉趙鞅歸于晉

春秋傳

卷十一 定公

九

空山堂

鞅與寅吉射之叛一也二子伐君鞅不伐君二子據公邑鞅據私邑二子終叛鞅則請復鞅之罪視二子少閒矣歸者君受之之辭也書叛正其罪也書歸不絕之于晉也不言自晉陽者不予鞅之有晉陽也

按鞅之罪在叛不在歸春秋於鞅之歸書之用平辭者無譏焉爾先儒以爲責晉君之失刑亦自近理但經文似無此旨公穀以爲趙鞅以地正國又謂美其與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此又獎之太過而悖理者也

薛弑其君比

稱國以弑衆弑之也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公穀作晉趙陽

戌將去南子之黨衛侯用南子之愬逐之也趙陽戌黨也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二月公作三月公孫公作公子牂公作牂

頓事晉故也書楚結陳佗人滅頓誅楚而罪陳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

公叔戌之故也

春秋傳

卷十一 定公

三

空山堂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檇公作醉

繫吳子之卒於越敗吳下見吳子之以創卒也不言師不言戰略之也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牽公作堅又作擊

謀救范中行氏也

公至自會

三國之君同爲會以亢不衷故致公以危之也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爲范氏故也聯書二會貶之也

天王使石尚來歸賑

周禮大行人歸賑以交諸侯之福歸賑常禮也天王使石尚來歸賑非常事也春秋常禮而閒行則書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衛侯出其世子夫人之故也稱世子不絕其屬也蒯聵以世子欲殺南子至不能安其身衛侯以溺於南子而不能保其世子書曰世子兩罪之也

按二劉張氏辨蒯聵無弑母之事其說固善然皆泥於

經文書世子之義因疑左氏之說夫經之書世子特從

春秋傳

卷十一 定公

主 空山堂

其本稱而不絕其屬爾非褒之也南子本非蒯聵之母而蒯聵上忘其父下奪其子則其恥南子之行而欲殺之固有是事左傳所載未可盡廢也

衛公孟彊出奔鄭

蒯聵之黨故也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三書宋公之弟罪辰又以累乎其兄也書自蕭言自叛所也

大蒐于比蒲

觀下書邾子來會公則公親蒞矣其不言公蒐于比蒲者以軍政不屬於公而三家爲之也

孫氏曰觀魚于棠狩於郎皆書公自昭公蒐紅以來皆書大蒐而不書公以見政在三家也

邾子來會公

會公于比蒲也

城莒父及霄

書城二邑譏勞民也

杜氏曰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按莒父及霄皆

春秋傳

卷十一 定公

主 空山堂

在魯東境魯不應備晉于東然則以爲懼晉而城者非也

按是年無冬者闕文也何休以爲孔子去魯不書冬者傷王道之不成也其說牽合無當聖人無此等用心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麇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郊牛死廢牛可也改卜牛非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去年滅頓今年滅胡所以報召陵之怨也



夏五月辛亥郊

五月始郊改卜牛故也此夏三月也所穀之郊不得過分三月則過分矣過分非禮也

壬申公薨于高寢

高寢非正也

鄭罕達帥師伐宋

罕公作軒後同

宋公子地奔鄭鄭伐宋以處公子地也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公作蓮條

謀救宋也不書救不果救也

春秋傳

卷十一 定公

三

空山堂

邾子來奔喪

諸侯奔喪非禮也

秋七月壬申妣氏卒

妣穀作弋後同

妣氏者何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諸侯會葬非禮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辰穀作稷

雨不克葬葬爲雨止也日下昃乃克葬志其不得及時

而虞也

辛巳葬定妣

定妣何以書葬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小君子未成君也妾母之喪在先君之時則妾也不書葬不稱夫人不稱小君不以妾爲妻也在新君之時則母也書薨書夫人書小君母以子貴也

冬城漆

漆卽邾庶其之叛邑也城之爲伐邾也

春秋傳

卷十一 定公

四

空山堂

春秋傳卷之十一終

蘭陵門人張魯文校刊

春秋傳卷十二

滋陽牛運震學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報柏舉也楚入蔡不書不與其入蔡也許滅而復見者  
楚存之也

鼯鼠食郊牛改卜牛穀郊牛下有角字

改卜非禮也

春秋傳

卷十二 哀公

一 空山堂

夏四月辛巳郊

郊不過分書四月辛巳郊以過分書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

爲救范中行氏也晉爲盟主而諸侯伐之春秋特書之  
傷中國之無伯也我師與焉不書爲內諱伐盟主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邾之事魯至矣無罪而伐之利邾田故也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

鄆東田及沂西田

他未有書伐國取田此書伐邾取田內之惡甚矣三卿  
並將權在私家也先季孫季氏主之也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曷爲三卿伐而二卿盟季孫臨之而使叔仲與盟爾

按季孫不與盟者此自季氏之汰不屑與盟爾穀梁以  
爲各盟其所得季氏無得者以歸二家而不取也夫盟  
非盟其所得也季氏無得何妨與盟服虔以爲季先歸  
說少近理但邾事未已季亦無緣先歸先儒又有謂季  
氏志在滅邾不肯與盟者夫叔仲二氏已盟邾矣明年

春秋傳

卷十二 哀公

二 空山堂

仍事圍邾季志未厭盟而復伐誰得而禁之邪且魯之  
滅邾在季斯已卒之後安得以爲季氏之志而謂以此  
不與盟乎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此稱世子者明其當立也其言于戚者爲輒所拒不得  
入于衛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

續鐵公作栗  
又作秩

此鄭人救范中行氏而趙鞅以入戚之師遇之也皆稱帥師其叔敵也戰而書及主客之辭也此以趙鞅及鄭者以爲趙鞅主乎是戰爾

冬十月葬衛靈公

七月而葬蒯聵之亂故也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

此吳人遷之也其書蔡人自遷者不與其能遷也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春秋傳

卷十二 哀公

三

空山堂

稱國以殺殺無罪也吳入蔡蔡殺執政以解於吳書殺其大夫不與其能殺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以蒯聵故也先齊齊主兵也戚不言衛前書納衛世子于戚則戚爲衛邑可知此不繫國省文也

按齊爲衛圍戚是助子圍父也此直書而罪自見者先儒謂以齊首兵者不以子圍父也戚不書衛者不以子制父也曲說不可從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桓宮僖宮者桓公僖公之宮也桓僖已祧而尚有宮者遷廟也不言及者不嫌於一處也何以書記災也

毛奇齡曰古有遷廟在五廟七廟之外曾子問古者行師與巡狩必載遷廟之主以行是也七廟祀親主遷廟祀祧主明見禮文桓宮僖宮者遷廟也杜氏謂桓僖親盡而廟未毀服虔遂云季氏出桓公又爲僖公所立故不毀其廟夫宗廟之制親盡但祧其主而並不毀廟乃謂桓僖親盡而不毀其廟此不知廟制之言也公羊則云毀而復立夫春秋立廟必書如立武宮立煬宮之類未有新立一廟而經不書者總因左傳有孔子聞火知爲桓僖之言故支曲其說以附之要非春秋正旨卽所傳在陳之說恐亦非夫子之言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啓公作開

備邾也夏而城城而用師惡可知也

按城啓陽杜預以爲備晉夫啓陽屬琅邪在魯東鄙而以爲備晉可乎

宋樂髡帥師伐曹

春秋傳

卷十二 哀公

四

空山堂

討樂大心之亂也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公子駒之黨也稱人以放勑逐之也大夫而國人放之國之無政可知也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不名遠而略之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棄盟而虐邾內之惡甚矣

春秋傳

卷十二 哀公

五

空山堂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二月公作三月殺穀作弑

弑蔡侯者公孫翩也其書盜者何賤之也弑其君以求

說於楚是盜也首惡者不名亂黨眾不容悉書概而目

之曰盜以爲蔡之臣子皆當討也

蔡公孫辰出奔吳

公孫翩之黨也書出奔於盜殺之下則辰與聞乎弑也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小邾子不名無罪也伐曹執邾宋

其猶有襄公之志也而罪則大矣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公作公孫歸姓

此弑君之黨也曷爲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專殺大夫之辭書之黨罪未明而殺之又以其罪以是爲失刑也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蠻公作曼

晉稱人罪之也此陰地大夫也則其稱晉人何有當國

者之命也此當書昇楚人曷爲書歸于楚歸于楚者猶

曰京師楚也是晉不競而爲楚役也不書楚伐戎蠻子

春秋傳

卷十二 哀公

六

空山堂

而但書晉執戎蠻子歸于楚者書其甚者也

城西郭

書不時也

六月辛丑亳社災

亳公作蒲

亡國之社災變之大者也書之以記災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十一月而葬亂故也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

公作比  
又作比

雖時必書重勞民也

按春秋凡春有築作先儒皆以爲不時夫周之春正二月夏之冬十一月也而謂之不時可乎

夏齊侯伐宋

爲宋伐曹執邾故也

晉趙鞅帥師伐衛

爲衛助范氏故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杵公  
作處

春秋傳

卷十二 哀公

七

空山堂

冬叔還如齊

弔且會葬也

閏月葬齊景公

其書閏月何葬節以月斷故得數閏自九月併理閏月明其滿五月而葬也

按此書閏月者穀梁以爲不正其閏孫氏復曰閏月喪

事不數以閏月葬非禮也家鉉翁併謂當時計閏以爲

喪夫喪期不數閏未聞以閏月葬之爲非禮也齊葬景

公適當閏月未見齊喪景公之數閏也公羊云喪以閏

數者喪數略也其意謂喪以月計者猶得數閏以明葬

月數閏之爲合禮毛奇齡力言其非其說甚辨然葬期

不妨數閏以理揆之則有不可易者矣

六年春城邾

邾公  
作蔑

瑕邾邑也魯取於邾而城之其言邾瑕何魯有負瑕言

邾以別之也魯取不書言城則取可知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治范氏之亂也

吳伐陳

春秋傳

卷十二 哀公

八

空山堂

脩舊怨也楚救陳不書略之也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齊國高何以來奔陳乞逐之也二子以景公之命而立

荼陳乞將立陽生而弑荼二子不逐則荼不可得弑也

其以自奔爲文者二子亦有罪焉爾

叔還會吳于柎

始結吳好畏之也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齊陽生入于齊

此公子陽生也其不稱公子者陽生不子也曷爲繫之  
齊不繫之齊則不知其何國公子也

齊陳乞弑其君茶

茶公作舍

弑茶者陽生也其稱陳乞者陽生之入陳乞召之則茶  
之弑陳乞爲之也其不以陽生首惡者書陽生弑君則  
乞廢立之罪不明書陽生入齊而陳乞弑君則乞之惡  
著而陽生亦與聞乎弑爾茶之立與奚齊同其不曰君  
之子何也不稱弑其君則無以重陳乞之惡也里克之  
弑則奚齊與卓一稱君之子一稱其君以兩著之也

春秋傳

卷十二 哀公

九 空山堂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

曹未服也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報罕達之師也左傳以爲鄭叛晉宋爲晉討非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爲范中行氏故也

夏公會吳于郕

穀作郕

比年書會吳惡公之即吳也

秋公伐邾

伐邾三家之謀也其書公伐邾何公爲受惡也

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不言滅邾者明年吳伐魯魯復邾子故也內惡當諱此  
其不諱何書歸邾子於後則不得諱獲邾子於前也不  
曰歸而曰來者以我言也

宋人圍曹

書圍著其暴也書人貶之也

冬鄭駟宏帥師救曹

春秋傳

卷十二 哀公

十 空山堂

書救者善之也然曹卒滅于宋則非與其能救也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入國執君則宋之志乎滅曹可知也不言滅者曹猶未

亡也

吳伐我

爲入邾故也不言四鄙而直言伐我兵加於國也於是

爲城下之盟而還不書諱之也

夏齊人取譚及闕

闕公作譚後同

爲以邾子益來故也不書伐兵未加而賂之也內失邑

諱此不諱者以書歸於後不得不書取於前也

歸邾子益于邾

取之復以歸之善之也然吳伐我齊取邑然後歸邾子益于邾則非善之也易曰小人不威不懲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謹及闡

以我歸邾子故也不言來歸者齊義而歸非感於義而

歸之也歸濟西田言我此不言我者濟西田我與而歸

春秋傳

卷十二 哀公

士

空山堂

之故繫之我謹及闡齊取而歸之故不繫之我也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邱

覆而敗之曰取書取惡之也書取鄭師于雍邱則鄭之

伐雍邱可知也不言敗敗可知也

夏楚人伐陳

陳即吳故也

秋宋公伐鄭

報鄭之伐雍邱也既取其師又親伐之驕而不戢喪師

之道也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此吳人討邾邾子避吳也其但書奔何以是為自失國也

公會吳伐齊

此吳令也會夷伐夏公與吳皆有貶也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按陽生之卒左氏以為弑謂以說於吳也夫齊大國也

春秋傳

卷十二 哀公

士

空山堂

其勢足以抗吳何至弑君以說乎果弑君以說吳子不

應為之三日吳於軍門之外也且簡公王者陽生之子

齊人既弑其父必不立其子意當時吳師在齊而悼公

適卒齊人赴於師而吳還遂傳以為弑以說吳爾然則

陽生之弑傳未可信信經可也

夏宋人伐鄭

再書伐鄭惡其脩怨不已也

晉趙鞅帥師侵齊

譏伐喪也

五月公至自伐齊

公會夷伐強國書至危之也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齊納之也

薛伯夷卒

夷公作寅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爭陳於吳也

春秋傳

卷十二 哀公

吉

空山堂

吳救陳

書救者善之也然吳挾陳以叛楚而後有楚之伐救亦

未足多也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鄆之役我從吳師故也不書四鄆戰于郊也不言敗勝

負不殊也

按此直書伐我以國言之爾胡氏以爲欲省致師之由

以責魯臆說矣

夏陳轅頗出奔鄭

轅公作哀

此國人逐之也其以自奔爲文者罪轅頗之附上刻下以不安於其位也

五月公會吳伐齊

爲郊戰故也侵伐書時下爲戰書日上不可無月也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猶曰國書爲志乎此戰爾罪

之也戰不書公者言會伐則公與戰可知也不可言及

公吳戰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春秋傳

卷十二 哀公

南

空山堂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世叔齊之奔不足紀也爲大夫重而書之又以見國之

無政也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用者不宜用也用田賦者不以邱爲賦以田爲賦也古

者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出馬一匹牛三頭謂之邱賦

今於邱賦之外又征馬一匹牛三頭謂之田賦是加賦

也故曰用田賦非正也



毛奇齡曰井田之制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宣  
公初稅畝是加稅也哀公用田賦是加賦也田賦者以  
田爲賦邱賦之外又加征馬一匹牛三頭也公穀不知  
田賦爲何賦乃曰公田什一田賦多于什一爲非正此  
誤以稅爲賦也若賈逵謂一井之中出一邱之賦則一  
邱十六井將出賦十六倍恐無是理至胡氏引國語孔  
子之言籍田以力賦里以入謂田出里賦爲弛末削本  
則又誤認孔子立言之旨其於書用田賦之意失之愈  
遠斯又不足辨也

春秋傳

卷十二 哀公

五 空山堂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者爲要同姓諱之  
也何以不稱夫人不可夫人之也不書薨不書葬魯人  
不以夫人之禮喪之也

公會吳于橐皋

赴吳召也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

公作  
通

合宋衛以從吳也

宋向巢帥師伐鄭

書伐惡不已於怨也

冬十有二月螽

冬螽而螽生書以記異也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囂

報雍邱之役也

夏許男成卒

成公  
作成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會吳皆不稱子此稱吳子者何吳主盟也先晉存中國  
也書及者殊會之所以外吳也單子不書爲王人諱不  
忍書也盟不書不與吳晉之同主盟也

春秋傳

卷十二 哀公

六 空山堂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聞吳之出會而伐其與國也

於越入吳

吳不備也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公羊無  
曼字

再書侵衛疾權臣之脩私怨也

葬許元公

九月蝻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此長星也不言所次所加非一宿也故以于東方言之  
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

盜殺陳夏區夫

區公作疆

書盜微之也盜殺國君及卿大夫春秋之世變極矣

十有二月蝻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狩者冬獵也春而曰狩以周之春卽夏之冬也公親行

春秋傳

卷十二 哀公

七

空山堂

皆書公此不書公者虞人自脩常職也狩何以不地爲  
獲麟書略之也麟爲聖人之瑞今出非其時戕於虞人  
此周德既衰明王不與聖人道不行於時而厄窮在下  
一身將終之徵也故春秋於是絕筆焉

西狩獲麟論者非一家說左氏者以爲春秋感麟而作  
夫麟獲而孔子始作春秋則獲麟之歲距孔子之卒爲  
時幾何此其操筆何太卒卒且孔子作春秋以明王法  
麟不獲孔子終不作春秋乎學公穀者以爲春秋文成  
致麟經成道備嘉瑞應焉夫麟出而獲不得爲瑞而謂

可以應文成乎且聖人之道正不必以瑞應而後尊也

夫孔子之作春秋不知始自何年賈逵服虔皆謂自衛

反魯而作春秋在哀十一年或爲近之至絕筆獲麟則

以麟之見獲爲吾道終窮聖人將歿之徵感而投筆春

秋遂訖於是不必別求深義也若後儒謂麟是漢受命

之瑞周亡天下之異又或謂春秋終於春者以春爲歲

始天地生生之理長在斯又誕妄迂謬之說不足以解

聖人之經也

春秋傳

卷十二 哀公

六

空山堂

春秋傳卷之十二終

蘭陵門人張魯文校刊

空山堂春秋傳十二卷

通行本

國朝牛運震撰運震有空山堂易傳已著錄是編說經不信三傳動相駁難蓋宋劉敞孫復之流由其記誦淹通足以濟其博辨故異論往往而生也

春秋義補註十二卷

〔清〕楊方達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復初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義補

註十二卷》提要

春秋義原叙

合河孫錫公先生著

春秋編年之史也紀列國之事明一代之禮立萬世之防故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又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由此觀之文因舊史特因事以見義也然而會盟侵伐不言其故事有不詳義無由見傳者情焉乃區區於日月名氏爵稱之間本無義而強鑿之宜其輾轉牴牾而難通也自唐啖叔佐趙伯循陸伯冲創通經旨不守三傳宋元諸儒遞相祖述如劉原父呂樸卿程積齋黃若晦之流亦能細辨凡例之陋深詆褒貶之非顧於事之始末終有未明理可返心而求事不能憑虛而悟茫茫千載九原不作將誰使正蓋極諸儒之研窮無解於斷爛朝報之譏也夫春秋者孔子作之以教後世也顧乃

春秋義原序

關其事而不詳隱其義而不著以待後人之射  
覆乎且設三傳不作春秋其奚用焉淦自束髮  
讀書心竊疑之因盡去諸傳手錄經文沉潛反  
覆亦已有年而後乃今若有所見矣夫會盟侵  
伐不言其故非不言也不待言也記曰屬辭比  
事春秋教也事前有辭事後有辭比而屬之始  
終本末具在焉但使尋其起止通其脈絡則二  
百四十年國政之原委邦交之離合君卿之賢

春秋義原序

二

否制度之沿革如絲之綸如珠之貫其間正君  
臣親父子序長幼謹夫婦之禮敦交友之情微  
之天人性命之原顯之禮樂政刑之大使夫窮  
而在下者可以識正誼明道之功達而在上者  
可以得撥亂反治之要蓋內聖外王之義不啻  
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因不揣固陋而為之註釋  
義不盡用諸儒事不盡用諸傳即經以考事即  
事以見義使天下後世曉然知經本甚明無借

於傳於凡例褒貶之外別有以得聖人之用心  
而一代之禮與萬世之防自玩索而有得焉矣  
昔

雍正三年孟冬上浣之吉合河孫嘉淦題於姑  
孰署中

春秋義原序

三

春秋義補註叙

孟子說春秋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謂其義則丘竊取之然則春秋之不藉三傳而明也審矣夫孔子當日豈預料後世有作傳者而故為微辭隱語以待後人之推測哉傳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又曰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若是乎義不外乎事與文而文與事初非義由來舊矣自遭秦滅學漢興公羊氏

春秋義補註叙

最先立學宮宣帝總立穀梁左氏於哀平間寂後出後乃孤行嗣後學春秋者非三傳不談是仍其事其文而於孔子之義無與也今試以經文合之三傳其課鑿特甚天王使宰咺歸贈左氏謂兼贈仲子預凶事為非禮尹氏卒公羊以為男子左氏以為婦人又公穀多以日不日月不月生義左氏以舍族書族生義其去孔子筆削之旨愈遠昌黎云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

經究終始豈過論哉合河孫先生著春秋義一

書深明孟氏之旨盡撥棄三傳專用經文立言簡而明約而淨為二千餘年說春秋者獨闢障霧其有功經學不淺顧其間不無遺漏且其義或有可商武進楊君符蒼復為補註而後春秋之義大明如日中天非特為合河之功臣并為三傳之諍友真不朽之書也書成辱以示余楊君於易尚書多有著述余每服其精敏能發先儒未發之蘊今復得春秋讀之益歎其好學深思不可幾及爰不辭而為之序時  
乾隆丙子元日錫山同學弟顧棟高

春秋義補註叙

春秋義補註序

春秋者聖人垂教之書立萬世之大防者也上觀天道下察地理中驗人事旁徵庶物即事以見義其間禮樂征伐綱常名分之大法戒昭然可以撥亂世反之正故知春秋非聖人不能作也然孟子曰其文則史史者紀實之書也聖人因其所紀之實而直書之而其是非善惡之辨未嘗不炳著於其間初不假名弼官爵日月之

春秋義補註序

詳略以為褒貶也三傳興而聖人之筆說成刻酷嗣是附會者衆而穿鑿之說遂蔽錮於學者之心自唐啖氏趙氏陸氏不守三傳創通經旨宋元諸儒始知褒貶之非康侯胡氏又因三傳起例及一時進御之言意存納約不免於鑿而多偏朱子答門人問胡傳云如此說三綱五常不至廢墜足矣其實不滿於胡傳也

欽定春秋傳義獨取朱子之言曰春秋明道正誼據

實書事使人觀之以為鑒戒書名書爵亦無意義此言真有得者旨哉

王言學者可以知所宗矣合河先生有春秋義一書文類公穀而義出心裁一洗凡例之陋無事穿鑿而自得聖人屬辭比事之旨可以救四傳之偏而發程朱所未發是亦學者之指南針也達從友朋間借觀此書心大善之今括人云逝其中尚有數處志欲質疑而不可得不揣謏陋妄

春秋義補註序

為增汰要皆參用儒先成說以補其所未備訂其所不同亦祇體先生之虛衷而折衷之非敢謂有功於前哲也敬敬質之四方有道君子其以為然乎否耶

乾隆十有九年甲戌七月朔武進後學楊方達識

梗概

一春秋義一書于四傳之合于經者用之其不合者未嘗輕假也程子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朱子曰春秋不過直書其事而義自見今取程朱之說與春秋義之說參觀之無不脗合以之校正四傳其得失不辨而自明矣

一先儒春秋疏解不下百數十家自杜氏何氏范氏附益三傳而經旨反晦幸啖叔佐趙伯循陸伯冲孫大山劉原父葉石林之流出而有以辨三傳之非復得呂居仁鄭夾深呂樸鄉趙木訥戴岷隱李

春秋義補註 梗概

秀巖黃東發諸儒一掃陋集而經旨復明然學者必當以程朱爲宗元泰定間有程積齋採輯諸傳一主程朱名曰本義復作辨疑以訂三傳之疑似作或問以校諸儒之異同可謂明辨析矣近儒如孫合河方望溪顧復初論斷精詳俱能扶經之心後學者無汨沒于四傳而不求其至當也

一朱子四書集註有宋時刻本與今傳本不相同者其刻成復易可想見好學無窮今開合河春秋板已自燬雷翠庭先生云余親見合河先生晚年殊不滿于此書其亦昔賢精益求精之意與茲編意

主私淑而理必折衷原本中不可易者仍之其可節者汰之間有一說未盡者參衆說而增補之或附鄰見而引伸之凡以體經義而竟合河未竟之志也然末學淺見豈敢混入名賢之疏義乎故標明增案以別之

一尊王黜霸春秋之本旨也今考桓文行事名曰翼戴王室而其實暗干王權乃天下後世不惟少知其罪之人且多艷羨其振世之烈而世道人心之害靡有極矣合河一書必深切著明五霸假之之實可知春秋尊王黜霸之本旨如首止之會葵邱

春秋義補註 梗概

之盟城濮之師踐土之盟雖爲彼善于此而不得以大義許之說春秋者當爲世道人心計無以後世英雄之識而論聖人正誼明道之書也

一春秋一書既多闕文更有錯悞緣當日魯史原編久已無存即孔子手定之策書亦復盡失于是傳寫三傳之門人弟子遞相傳授率爾遺訛兼經秦火與篆隸之變更其間之附會穿鑿難于強通者合河一以闕疑之法斷之謂隱之冊多悞桓之冊多闕信乎直捷自然如二百四十二年歲首不書王者幾半夫歲首稱王春秋一經之大頭腦也尚



脫略如此況其小者乎諸儒不知斷為傳寫之脫誤而曲辭附和謂春不書王為貶過矣又如王不稱天皆非義之所存有稱天王有稱王有稱天子皆通稱也以此類推可知字褒字貶之說為非

孔子魯人也國惡宜諱而魯之非禮踰分種種備書不沒其實也如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公薨于齊夫人孫于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享齊侯于祝邱夫人姜氏如齊師會齊侯于防會齊侯于穀比年如莒經詳書之而不諱但緩其辭爾合河體其旨一則曰病公也一則曰絕之至也一則曰書

春秋義補註 梗概

三

奸再則曰書奸也此教人以閑有家杜禍亂也又如內朝聘皆書如見其出之無名也是無等也知聖人之悼傷于魯者甚殷而不能盡為之隱也一孟子曰其文則史其義則邱竊取之可知春秋之微辭隱義有仍乎舊史之文者或赴告偶略史策無從而書之或書其名矣書其爵矣而前後異稱彼此未洽凡此皆魯史之文爾聖人非全憑策書而概以為聖人之書法則不可也春秋大義數十無過正名定分其或筆或削炳如日星而世變邦交物情事迹皆于是乎見固無容以意更定而沒

其實也合河曰文因舊史可以解後人之射覆矣一春秋每一事而無數義必反覆詳註其義始備至于事有本末義有輕重在學者之以理為權衡而不必于註脚上更加註脚也

一春秋之教全在屬辭比事倫類區別為義至繁聯貫紛紜其端雖盡序講中限于尺幅不遑累述應俟另為編次

一解春秋者有文人之言有學者之言文人之言權時勢以立論者也學者之言宗理道以為歸者也合河于弒逆之禍閨門之變權臣專政之漸必推

春秋義補註 梗概

四

原其所由然以垂戒後世要皆論是非不論利害論曲直不論成敗此孫氏之言所以為不可易也合河文定先生愛士素著然達在京時未嘗請謁也後以易書呈覽蒙賜大序又聞以下士易圖說而奏

天聽未及進

呈而先生云逝今以燕陋之見叅校遺論書成不得請質于賢門所以撫卷低徊而不禁三歎也爰刊而藏之家塾以俟君子而是正焉

春秋義補註卷首

合河孫先生藁

後學武進楊方達增註

總論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又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又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又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春秋義補註卷首 總論

一

**證** 此春秋一書大格局也從天下有道發端而推極于人事之盛衰倚伏正欲以此惕亂臣賊子之心此春秋之所由作也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

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邱竊取之矣又曰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又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證** 自孔子以來知春秋者莫如孟子所謂邪說者正謂當時崇尚霸功欣艷盟主之邪說而弑逆之禍因之而起故孔子脩春秋以立教一生精神命脉全在懼字天德王道都到這裏其所取義無非天理之自然也春秋因魯史舊文而義則聖人自取尊王賤霸大義不泯其有關於世道人心者豈淺鮮哉

春秋義補註卷首 總論

二

禮記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其失也亂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于春秋者也

**證** 春秋一書只是前後相映彼此相形而是非善惡自著初不用明加一字褒貶以為賞罰予奪也三傳紛紛說成刻酷非聖人直道而行之旨矣且就其一節雖若可通而比以異事而同情者則隨處隔闕自相牴牾故知禮經之說為不可易也董子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又曰春秋上明

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又曰。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遇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罪。故春秋禮義之大宗也。又曰。春秋甚幽而明。無傳而著。

**謹案** 董子此段議論。不可謂不知春秋之大義者。若其天人三策。雖與春秋浮廓。而義理殊為通達。

春秋義疏註卷首 總論

三

至如繁露之穿鑿。則疑非董子之真也。

文中子曰。春秋之于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舍是則無所取衷矣。

**謹案** 文中子語。猶為影響。聖人只是據事直書。非脩此以為後世法律也。如朱子謂何嘗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者。得之。但言是非善惡。舍是無所取衷。是亦可爾。

莊子曰。春秋維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又曰。春秋以道名分。

**謹案** 議而不辯。明是有案無斷。以道名分。一語。槩

括春秋大意。蓋名定則分定。分定則是非自見。故春秋一經。其大本始于尊王。首以王繼春。以王冠月。明天子者。繼天立極之天王。時月者。天王之時月也。故東周雖替而共主也。桓文雖霸而侯也。宋雖式微而公也。吳楚雖僭王而子也。列國諸卿。雖主盟而大夫也。陪臣雖執國命而名不登于冊也。皆不用字褒字貶。而隱還大統于天王也。

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脩也。亂臣賊子。誅死者于前。所以懼生者于後也。

**謹案** 春秋一書。開繫宇宙治亂之根源。世道興衰

春秋義疏註卷首 總論

四

之樞紐。孔子當時風俗人心。不復知有王法天討之義。故聖人作春秋以正之。正先儒所謂史外傳心之要典也。

邵子曰。聖人之經。渾然無迹。如天道焉。錄實事而善惡形于中矣。又曰。春秋書實事而善惡見。此之謂天理之自然。而非一人之私意也。又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

**謹案** 邵子皇極經世一書。以皇帝王霸配易詩書春秋。此只言凡事之有四端爾。文人因此而附會其說。謂春秋之時。不可一日無霸。聖人思王者不

得降而思霸。思霸正所以維王迹也。邵子亦何嘗有此意乎。聖人正為二帝三王之統絕于桓文。故治桓文以維王迹。正為王迹熄而霸者興。非謂霸者亡而王迹熄也。但霸者之事之盛衰。正可以見王迹之熄之漸。故曰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張子曰。春秋之書。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先儒四傳並行。率多穿鑿附會。朱子謂左傳有縱橫意思。當非左邱明正直人所為。又答人問。

春秋義補註卷首 總論

五

公穀云。想得皆是齊魯間儒者。其所著之書。恐有所傳授。但多雜以己意。所以多舛舛。其去經也不亦遠乎。顧寧人曰。左氏之書。出于獲麟之後。實夫子所未見。是孔子所取義。正非左氏所得與知也。至公穀則因左傳而起例。字求褒貶。句別賞罰。支離穿鑿。殊非聖心。胡傳又因三傳起例。及一時進御之言。意存納約。故不免鑿而多偏。春秋之大義。汨沒于四傳久矣。

聖祖恐世之學者惑于支離之說而莫能悟。特命儒臣纂輯春秋。其有戾于經者刪之。信乎千古之

卓識矣。

程子曰。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又曰。以傳考經之事實。以經別傳之真偽。又曰。春秋百王不易之法。乃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也。

治春秋自當以經作主。有不待傳而始明者。以傳考經其失也。誣。程子所謂例者。亦非斟酌于一字之間。如俗吏之引例比律也。尊王賤霸。尊君抑臣。畏天戒。重民生。此乃百王不易之法。不可因程子之言。遂不信經而信傳也。

春秋義補註卷首 總論

六

書之。何嘗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耶。且如書會盟侵伐。大意不過見諸侯擅興自肆爾。書郊禘。不過見魯僭禮爾。三卜四卜牛傷牛死之類。是失禮之中又失禮也。不郊猶三望。是不必望而猶望也。仲遂卒猶繹。是不必繹而猶繹也。如此看却分明。又曰。春秋只是載當時之事。要見當時治亂興衰。非是于一字上定褒貶。初間王政不行。天下都無統屬。及五霸出來扶持。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到後來五霸又衰。政自大夫出。到孔子時。皇帝王霸之道掃地。故孔子作春秋。據他事實書之。教人見得當時事是如此。今硬說

那個字是孔子文。那個字是舊史文。如何驗得。甚至以日月爵氏名字上皆寓褒貶。聖人不解恁地細碎。又曰。春秋大概自成襄以前。舊史不全有舛逸。故所記不同。若昭哀以後。皆聖人親見其事。故記得詳。不至于有遺處。如何却說聖人予其爵。削其爵。賞其功。罰其罪。是甚說話。或問春秋多有變例。所以前後所書之法多有不同。曰。此烏可信。聖人作春秋。示萬世不易之大法。今乃忽用此說以誅人。未幾又用此說以賞人。使天下後世皆求之而莫識其意。是乃後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為也。曾大中至正之道而如此乎。又曰。聖人作經。不過直書其字而義自見。

春秋義補註卷首 總論

七

**論** 朱子反覆辨論。只說春秋據事直書而義自見。使人自觀之以為鑒戒。爾若謂推求一字之間。以為褒貶。朱子明以為不是矣。王氏豐川論朱子之言。謂齊桓晉文有足稱。此語與孟子五霸三王罪人春秋無義戰意不符。不知孔子于齊桓一匡之績。未嘗沒其功。孟子言彼善于此。便是足稱。朱子語正與孔孟合。非言聖人之深許桓文也。王氏又論朱子之言。謂五霸出來方有統屬。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到後來五霸又衰。政自大夫出。到孔

子時。皇帝王霸之道掃地。故孔子之春秋為霸業亦掃地而作。此意有乖于孟子三王罪人之旨矣。不知朱子之意。只言孔子見得當時之事如此。正欲挽既散之統。以歸天子。使人人知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之正義也。何嘗言春秋為霸業掃地而作乎。賢知之士好為苛論。而語有過當。不免于似是而非矣。

康侯胡氏曰。春秋凡常事皆削而不書。災異之變。政事闕失。則書之以示後世。使鑒觀天人之理。有恐懼祇肅之意。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

春秋義補註卷首 總論

八

夾漈鄭氏曰。以春秋為褒貶者。亂春秋者也。東萊呂氏曰。孟軻氏有言。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孔子懼。作春秋。說之邪也。天下所同聞也。行之暴也。天下所同見也。同聞同見而懼者。獨孔子焉。是何也。手足風痺。雖加笞箠。頑然而不知痛。無疾之人。一毫傷其膚。固已頻蹙達旦。中心達于面目。人皆風痺。而孔子獨無疾。宜舉世不懼。而孔子懼也。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何也。亦猶風痺之人。倉佗和緩。療以鍼石。氣血流注。復知疾痛疔瘵之所在。是知非外至也。

**論**

呂氏此論。極得聖人作春秋心事。聖人直是

合萬物爲一體春秋之作豈得已哉

新安汪氏曰春秋紀事大而天地日星人倫邦國小而宮室器幣草木禽蟲凡天下萬物之理無不具焉能通是經則理無不窮矣故楊子曰說理者莫辨于春秋

樸鄉呂氏曰學春秋者必知夫子未嘗以禮樂賞罰之權自任而後可以破諸儒之說必先破以日月爲例與夫以名氏爵號爲褒貶之說而後可以得春秋之旨又曰世之盛也天下之人以是非爲榮辱世之衰也天下之人以榮辱爲是非孔子之作春秋也明是非之理以治天下來世而已

春秋義補註卷首 總論

九

積齋程氏曰春秋所書皆非常事人知其非常則常道有在矣又曰孔子脩春秋其文則史史有其事孔子書之史無其事孔子不並也然書其事必有其義苟無其義雖有其事不書焉義者何非禮也書其非禮所以明禮也又曰記稱屬辭比事此孔門傳授之格言也其大者合二百年之事而比之其小者合數十年之事而比之人知此法則夫一字褒貶與夫一切凡例久當自廢不必置辯也

若晦黃氏曰春秋者聖人教戒天下之書也何謂教

所書之法是也何謂戒所書之事是也傳者不知而曰有褒貶焉質諸此而彼碍証諸前而後違或事同而名爵異書或罪大而族氏不削于是褒貶之例窮矣例窮而無以通之則曲爲之辭專門師授襲陋承訛由漢以來大抵爭辨于褒貶之異究詰于例類之疑渾重煙深莫之澄掃而春秋大義隱矣昔之善春秋者惟孟軻氏莊周氏軻之言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以言戒也周之說曰春秋以道名分以言教也由其法戒其事則人倫正而禍亂息故曰春秋者聖人教戒天下之書而非褒貶之書也

春秋義補註卷首 總論

十

春秋義補註目錄

卷一

隱公

卷二

桓公

卷三

莊公

卷四

閔公

卷五

僖公

卷六

文公

卷七

宣公

卷八

成公

卷九

襄公

卷十

春秋義補註 目錄

一

昭公

卷十一

定公

卷十二

哀公

春秋義補註 目錄

二

春秋義補註卷一

合河孫先生葉

後學武進楊方達增註

隱公

春秋繼詩書也。詩亡于黍離。書終于文侯之命。斯春秋作焉。託始隱公。時相接也。春秋作而治亂具。法戒昭。使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得以鑒焉。孔子之志也。

**釋義** 春秋何以託始乎隱。或謂以隱之讓國而賢之。非也。惠公無嫡子。隱桓皆庶也。然而惠公先已立桓矣。伯夷泰伯皆冢嗣也。父命立少。猶不敢干。

春秋義補註卷一 隱公

而況隱乎。隱而賢也。去之可爾。否則立少主而輔之爾。乃遽立乎其位。雖曰攝也。攝則非讓也。以伯夷泰伯比之。未可謂賢君也。故知桓之弑。隱隱實有以召之。久攝不還。疑其欲遂有之也。況隱公終身未嘗朝聘于周。豈賢君而無王若是乎。平王東遷。失柄之始。王迹熄矣。適當隱公之初。故春秋自隱公而始。止為時相接也。

元年 己未 平王四十九年

元年。一年也。先君之終。嗣君之始。易世改元。明有別也。不可一年二君。不可曠年無君。踰年改元。明

有繼也。史序世次。紀歷年。究終始。故王者正朔雖通天下。而列國之史。各得稱元年以記事也。

**釋義** 元年。始年也。諸侯改元。自共和之際。已有此稱。此聖人述舊史爾。

春。王正月。

元年書正月。謹始也。書王。周正也。夏正建寅。周正建子。建子之月。改朔改時。明天道也。周公之法也。正月之上。書春。書王。尊王制也。孔子之教也。不書即位。不行即位之禮也。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嗣子既殯而即位。既即位。反喪服。故元年不復即位。禮也。春秋之法。得禮不書。失禮而後書。不書公。不即位者。無識也。

春秋義補註卷一 隱公

**釋義** 周人即以子月為春。先儒以夏時冠周月。非也。在周之時。其民俗話言。撫辰論景。容有用夏時為言。如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與夫四月惟夏六月徂暑之類是也。至于王朝大事。史官記載。必遵周正無疑。不書公即位。先儒以為孔子削之。亦非也。謂上不請命于天子。則十二公之所同。謂內不承國于先君。則定公之書即位。又何說乎。杜氏預以為不行即位之禮。故不書即位。此定解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蔑魯地。

求好于邾也。不日。史失之。稱公。內辭也。及與也。有書及有書會。及者止有盟事。會者兼行會禮也。儀父邾卿也。劉原父曰。若行父處父之類是也。天子在上而諸侯私盟。非禮也。凡書盟者皆惡之。與諸侯盟已非矣。與大夫盟尤非也。

**謹案** 魯侯爵而稱公者。聘禮大射儀燕禮。王等諸侯皆稱公。則謂君為公。周制也。臣子之辭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鄆鄭地。

此交罪之也。目鄭伯誅意也。志于逐弟也。不兄也。

春秋義補註卷一 隱公

三

不書弟。爭國也。敢于抗兄也。不弟也。克勝而去之也。

**謹案** 鄭伯克段于鄆之辭。亦史氏立言之法。孔子錄之。為後世鑒也。不言段出奔者。公子之奔。皆不書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有稱天王。有稱天子。通稱也。王臣不書官而書宰。譏使宰也。宰統百官而掌王宮之政令。不可使于外也。或名或字或爵。因舊史也。惠公。隱父也。仲子。桓母也。仲子者。妾稱也。桓公可為太子。仲

子不可為夫人。以至尊而賵諸侯之妾。是啟亂也。君其替矣。

**謹案** 惠公仲子。左氏及公羊皆以為兼賵。獨程子謂惠公之仲子。發明惠公寵愛仲子。其義尤精。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孰及之。內之微者也。宋人。外卑者也。春秋之初。宋為大。且桓宋出也。及宋盟。求定位也。

**謹案** 宿。微國也。今盟于其國。則其君必與此參盟之端見矣。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祭音蔡。

春秋義補註卷一 隱公

四

王臣也。不書使。非王命也。書來。非事也。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祭伯來。非禮也。

**謹案** 祭。周畿內邑名。伯者。行次之稱。與凡伯祭叔南季同。是時內諸侯未有五等之爵也。王臣而出境。私交周室之法度。至此蕩然矣。

公子益師卒。

眾氏之先也。內卿皆卒之。志世也。諸侯世國。大夫不世官。春秋之時。卿皆世襲。權臣盛而公室卑。詳志之。為戒也。不日。史失之也。

**謹案** 春秋之義。內大夫卒。或日或不日。舊史之有

詳畧而非褒貶也。

二年 庚申平王五十年

春。公會戎于潛。潛魯地。

戎舉號。無爵也。書會戎。識之也。

**書會**。公為主也。凡書會者皆惡之。虛內務而修外好非策也。況會戎乎。

夏。五月。莒人入向。

凡用兵將尊師衆稱某帥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不知其將帥亦稱人。不詳其衆寡亦稱人。得而不居曰入。向魯附庸也。胡

春秋義補註卷一 隱公

五

康侯曰。非王命而入人國邑。諸侯不臣也。擅興兵而征討不加焉。天王不君也。

**莒**

入者以兵直造其國都也。左氏謂向姜不安

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而不見于經其事之

有無未可知。後向卒為莒所滅而地入于莒則莒之暴戾可知。聖人于此首誅之以見意。

無駭帥師入極。

報向之役也。極莒附庸也。書帥師惡專兵也。君將不言帥師宜帥師也。卿將言帥師不宜帥師也。

**無駭**

魯卿公子展之孫。不書氏未賜族也。大

夫專將天子不能誅周室陵遲可知矣。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唐魯地。

會戎非禮也。盟戎非策也。自治有違禦侮有方。是不能也。而與之盟。所以取之者末矣。

九月。紀履緌來逆女。緌音須。

卿為君逆也。昏姻不書失禮而後書履緌逆女。譏非命卿也。

**諸侯**

諸侯無出疆親迎之禮。宜使上卿往迎之。伯姬為嫡使大夫迎非正也。故譏之。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春秋義補註卷一 隱公

六

易曰。女歸。待男行也。不迎而歸。非禮也。

**紀侯**

紀侯不迎于館。所非禮也。且逆非上卿。魯順其非禮而使伯姬隨其大夫以歸。則非禮又在魯

矣。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密莒邑。

魯故也。莒魯有怨。紀昏于魯。故為魯盟莒也。子伯

闕文也。

**宋氏**鉉翁曰。于茂內盟之始也。于密外盟之始

也。內外盟必書。志東遷諸侯無所統一。自相為盟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穀梁曰隱妻也不書葬先卒也先卒不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

**薨**不地婦人無出竟之事也書夫人子氏薨謹正終也先卒故不書葬經書紀伯姬之葬紀侯尚存此其變者也

鄭人伐衛

征伐自諸侯出非禮也凡書侵伐者皆惡之鄭伯克段間無他事而伐衛必段故焉可知也故曰春秋甚幽而明無傳而著

春秋義補註卷一 隱公

七

**鄭莊**此討公孫滑之亂也公孫滑共叔子也鄭莊志于殺段使柶柶然繫繫于衛而又加兵于衛焉窮兵黷武遷怒復怨不貶絕而義自見矣成公以前侵伐稱人者多不必盡是君命之卿蓋從舊史之辭也

三年 辛酉 平王五十一年

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日食非異也變也天有常道人有常理陽尊而陰卑陽盛而陰衰天之常也君尊而臣卑君子盛而小人衰人之常也日有食之天失其常而陽衰也

變也春秋之法常事不書變而後書故月食不書以為常也示天下以陰陽盛衰之理也日食書之明其變也教人君以恐懼修省之道也食必當朔不朔史失之不然或不當朔也司歷過也

**既書王正月**則二月有事不復書王事起二月則書王二月在三月則書王三月無事則書時書首月備天道而正王朔春秋之大義也日食必書見人君不可忽天象也或言朔或言日或不言朔日或朔日並書因乎史之詳畧也三月庚戌天王崩

春秋義補註卷一 隱公

八

平王也不名至尊也不書葬君親往也得禮故不書凡書葬某王者微者往也某人葬某王者卿往也皆失禮故志之

**先儒**皆謂不書葬魯不會也孫氏謂魯會葬得禮故不書竊未敢以為然終隱之世不朝京師其無王可知則魯不會葬蓋有之矣禮天子崩諸侯為三年喪同軌畢至魯周公後不能循禮列國可知矣故知春秋不徒志崩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魯卿也

**尹氏**王世卿曰氏曰叔曰父皆世稱也以卒來討于魯故書不稱名承舊史也

**秋**武氏子來求賂

武氏子譏世官也父卒子未命也不稱使當喪未君也穀梁子曰歸之正也求之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此交譏之也

**張氏**洽曰入隱公三年間經書周室止四事爾而人亡政熄王道之不能復興蓋已具見此春秋所以為簡明也

春秋義補註卷一 隱公

九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諸侯不生名卒名之不書薨外辭也崩薨卒葬常也何以書史之為道著姓氏序世次記事實明是非昭法戒也

**外諸侯**稱卒非吾君也薨者臣子之辭也其書名非吾君也或不書名不知其名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石門齊地

齊鄭合也齊鄭合而天下始多事矣故志之

**外諸侯**盟來告則書天下無王諸侯數相盟誓所以長亂也鄭莊恃齊以自強齊僨貨鄭以糾

合自是齊鄭之黨合而列國並被其禍此關乎世變者也

癸未葬宋穆公

卒從外錄來告也葬從內錄往會也不言其人微者也

**凡書葬者**皆據我而言葬彼也不書使名知是大夫往也大夫不合書名也魯不赴天王之葬而葬宋穆公春秋正以罪魯也

四年壬戌桓王元年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牟婁杞邑

春秋義補註卷一 隱公

十

以力奪之曰取外取邑不書此書之者春秋之初猶以取邑為異也

**此伐國取邑之始**王室陵替諸侯放恣強者固肆其貪黷而無王即弱而小如莒者亦且恃其力能加杞肆然無忌伐之而取其邑周之不振概可見矣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凡弑君貴者書名賤者書盜貴者眾則書國賤者眾則書人兼弑父則書世子氏與不氏因舊史也弑父弑君聖人必志之者定首惡之名使亂臣賊

子無所逃其誅也。

**州吁**實公子而不稱公子者因舊史爾舊史之文隨世以襲宋萬以前外大夫本不書繫與族慶父以後內外之大夫皆書繫與族其不書者孔子又何從而增之哉以是知非孔子削之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清衛邑。

兩君相見有會禮有遇禮行會禮書會行遇禮書遇。紀實也。清衛地也。州吁弑君。兩君遇于其境而不之討也。曠其職矣。

**古者**諸侯或因王事不期而道見必有遇禮

春秋義補註卷一 隱公

十

周衰諸侯放恣出入無期度私為邂逅之約特簡其禮而謂之遇故知經所書遇皆期而見也宋魯合交將以謀鄭託于無約而遇蓋秘其迹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鄭人嘗伐衛矣是役也衛故也。三國黨衛助賊為虐也不能討又助之是胥而為賊也。

**是役**本衛志而序宋為首責宋也。衛弑其君天下所當誅不能致討而反與合黨連兵其惡甚矣春秋罪宋之意不尤深切著明也哉。自宣公以前外卿大夫侵伐恒稱人。

秋。鞏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惡鞏也。鞏帥師而會伐是勇于從賊也。是要君使黨賊也。是好人之為賊也。是將敢于自為賊也。鍾巫之禍兆矣。

**鞏**以不義強其君固請而行則鞏專兵可知此大夫與諸侯會伐之始再序四國正以甚鞏之惡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濮陳地音卜。

州吁既立矣。不書君以賊討也。人眾辭也。書衛人殺廣討賊之途也。明于是義而賊始無所容矣。

春秋義補註卷一 隱公

十一

**稱人**以殺明非石碯之私也。其言于濮者惡衛臣子緩不討賊久然後殺之于濮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衛人立晉眾也。眾立之可立矣。書之何也。不予人之得立君也。為子受之父。為臣受之王。人可立君則下皆生事以邀功。君可為人所立則上皆市恩以竊國特書之。所以定民志而止其亂也。

**顧氏**棟高曰春秋之初去東遷未遠聖人猶望王道復興故所書多責備天子之語。孔子生當定哀正陪臣執國命之世。追原禍本于春秋之初。首

書衛人立晉以志天王失權之漸嗚呼春秋托始于隱豈無意哉。

**經義** 顧氏所言是春秋一書之絕大關鍵也孫氏所言是春秋一事之權衡曲直也蓋探其本則咎不在衛人而在天王州吁弑衛侯而王不問衛人殺州吁而王不問衛人立晉而王亦不問王不能主一事矣論其事則石碻當蚤愬于王請王命將而討之周桓雖懦弱豈可逆料其無權而擅操爵命之柄哉書曰衛人立晉雖明非石碻之私然衛人可討罪而不可立君君臣之大分始壞于此聖人傷世尊王之心昭然可見矣孫顧二說並行不悖故兩存之

春秋義補註卷一 隱公

十三

五年 癸亥桓王二年

春公觀魚于棠棠魯地與唐同一地

魚漁也月令季冬始漁夏之季冬周之春也漁時也然而公觀之則玩而非事矣且棠遠矣非地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

衛亂是以緩也宋謚公爵也餘謚公皆僭也私謚也

秋衛師入郕

程子曰衛晉乘亂得立不思安國保民而入人之國失君道矣

**經義** 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桓公方葬即興兵脩怨入人之國書衛師入郕著其失道也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宮成而祀曰考庶子為君為其母立宮桓未君也而仲子有宮非禮也羽文舞也六羽六佾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初獻六羽前此非六羽也明魯用八佾之僭也然而用六佾于仲子之宮則仍僭也且止用于仲子之宮則其餘仍不改其僭也其辭微矣

春秋義補註卷一 隱公

十四

**經義** 考之為言落成之謂也隱公立宮以祭庶弟之母春秋書之譏也况六羽夫人禮也仲子妾而夫人禮此失禮之中又失禮也孫氏曰官廟有常故公夫人之廟皆不書書考仲子之宮書立武宮書立煬宮皆變常也

邾人鄭人伐宋

報伐鄭之役也首邾主兵也

**經義** 會盟則先主會征伐則先主兵雖小國亦序于大國之上也邾見侵于宋間宋鄭之隙而偕鄭

以伐宋報復之師。聖人所不與也。

蟲食苗心曰螟。志災也。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苟無歲。焉有民。苟無民。焉有國。書之。使人君畏天災。重民命。戒逸欲。啟憂勤也。

爾雅。螟。蠹。蝻。皆害稼。螟食心。蠹食葉。蝻食根。賊食節。而食心為最重。故獨書螟。春秋書災異。不書祥瑞。書災異而不言其故。欲人君廣修德以格天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彊。苦侯反。

春秋義補註卷一 隱公

五

臧氏之始也。

公子彊。喜伯也。大夫之有三命者。大夫書卒。所以尊王命也。後為臧氏。不書氏。僖伯以先。公子未賜族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長葛。鄭邑。

報邾鄭之伐也。伐國圍邑。兼書之。等重也。

伐國而書圍。肆其暴也。宋以此冬圍之。至六年冬乃取之。暴師經年。害民貪利。故伐國兼舉。以甚之也。

六年。甲子。桓王三年。

春。鄭人來輸平。

平和也。輸。賂也。當是時也。鄭宋為難。而諸侯分黨。齊邾黨鄭。魯衛陳蔡黨宋。今鄭輸平。所以孤宋而樹黨也。平可也。以利平不可也。

宋主代鄭而魯會之。至是鄭來納成。欲結魯以離宋。魯隱亦入于術中而不悟也。雖曰鄭志。魯何以五年黨宋。六年黨鄭也哉。鄭以利輸。魯以利合。皆非義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艾。齊地。

鄭故也。齊鄭為黨。與鄭平。故盟齊也。

春秋義補註卷一 隱公

五

前此魯未嘗與齊交。鄭來輸平。齊為之謀也。故鄭使反命。而齊為艾之盟。為鄭結魯也。盟不書及。而書會。明非魯志。而齊欲為盟也。

秋七月。

備四時以成歲也。

春以正月為始。夏以四月為始。秋以七月為始。冬以十月為始。歷一時無事。書其首月。亦魯史之常法也。聖人因之爾。

冬。宋人取長葛。

長葛。不繫鄭。蒙上也。經年攻圍而卒取之。暴甚矣。

**謹案**

國之經年必強奪而後已王法之不行可見矣鄭將為後日報復之計而委長葛于宋宋殤得志而後日終受鄭莊報復盛國喪身甚矣宋殤之愚鄭莊之狡也

七年乙丑桓王四年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伯姬娣也媵之也何以書不偕歸也不偕歸非禮也或曰賢叔姬也故書之賢而得書亦春秋之法也

**謹案**

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必格之同時者所以定

春秋義補註卷一

隱公

十七

名分室亂源也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今叔姬待年于宗國不與俱行年滿而歸可以不書以其後紀亡而姬歸于鄭故錄其始也春秋之法有其終必有以見其始

滕侯卒

不名史失之

**謹案**

不書葬魯不往會也滕為鄰境訃告既及而

魯不之恤豈非弱其君而不往會乎存其卒闕其葬而義自見矣

夏滅中邱

中邱魯邑

將以伐邾也不義而勞民也夏城之不時也

**謹案**

諸侯封域有定制則都邑有定數其侵并乎小國則敗王略也即自城其封內亦踰舊制也故雖築以時亦必書凡城之志皆譏也況非其時乎聖人惜民力重興作懲儆貳義不在書時與不時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結艾之盟也書弟非卿也凡出奔叛殺而書弟者譏無友恭之義也聘盟帥師而書弟者譏有寵愛之私也

春秋義補註卷一

隱公

十八

**謹案**凡稱弟而不稱公子者為無職也使弟果賢何不任之國政使弟不賢又何以偏厚而寵過之也聖人直書其事而義自見

秋公伐邾

邾鄭嘗伐宋矣是役也宋故也為宋伐邾以懼鄭也賁輸平之賂也病公也渝蔑之盟矣

**謹案**

公于元年為蔑之盟至此而伐之欲以悅宋而背盟忘義不待貶而自見矣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天子聘諸侯禮也何以書譏聘隱也經書天王來



聘者七。聘隱者二。聘桓者三。聘宣者一。隱篡也。桓弑也。宣與乎弑也。皆非所聘而聘也。僖公可聘矣。亦一書之者。為使宰周公也。皆譏也。

**隱公** 隱公在位已七年。其臣未有一如京師者。而天子遣使聘之。何哉。文宣以前。周室微弱。王命猶足以為重。至文宣以後。王室益弱。雖有禮文。不足以結諸侯。故來聘者。亦不見于經矣。趙氏鵬飛曰。春秋書天王下聘者。責諸侯不朝而受天子之聘也。諸儒多責天王為非禮。夫天王亦豈得已而下聘哉。

春秋義補註卷一 隱公

九

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楚邱。衛地。一曰戎州。已氏之邑。非衛楚邱也。

戎敢于伐王官。衛不能衛王使。凡伯不能死王事。皆罪也。

八年 丙寅 桓王五年

春。宋公衛侯遇于垂。垂。衛地。

謀從齊也。將為瓦屋之盟也。

**外諸侯** 遇來告則書。宋衛將要齊以絕鄭。故為此遇。以過禮見者。欲滅其迹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祊。鄭祀泰山之邑。

輸平之賂也。宋將平齊。鄭人懼焉。故歸賂以邀魯。

也。

**鄭宛** 宛。鄭卿也。祊者。湯沐之邑。鄭桓公受于天子。乃以歸魯。是無王也。魯人受之。其罪一也。

庚寅我入祊。

入。受也。賄賂之行。與者受者。均有罪焉。故兩書之。

**言我者** 明非我所有也。如鄭譚龜陰。本我之邑。歸之可也。此特書我入。故知其不當入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諸侯死則稱名** 乃策書常體。聖人亦因其舊而已。

春秋義補註卷一 隱公

十

辛亥宿男卒。

**不書名** 史失之。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瓦屋。周地。

宋衛從齊也。齊盟鄭于石門。盟魯于艾。盟宋衛于瓦屋。圖霸也。首宋。序爵也。春秋之初。猶序王爵。桓

文以後。皆首霸國。則無王矣。是盟也。鄭不與者。有怨于宋也。曾不與者。受祊于鄭也。

**程子曰** 宋為主也。盟與鄭絕也。左氏以為平鄭。此主齊而言爾。鄭不受平。是以知宋實為主也。

非徒序王爵也。三國合盟于畿甸之近境。而不入

觀于王。則無王之迹彰矣。

八月葬蔡宣公。

三月而葬。速也。蔡宿同訃不同葬。車宿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浮來莒邑。

成紀好也。密之盟故也。

**謹案** 前此魯莒有怨。紀雖為盟于密以平之。而猶

未釋然也。今魯與莒盟。而莒君不至。隱公屈已而

下盟。小國之大夫。公之失禮。非大夫之罪也。宣公

以前外卿大夫皆稱人。

螟。

春秋義補註卷一 隱公

主

災也。頻災而頻書之。見人臣當頻言之也。見人君

當頻知之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此展氏之始也。

**謹案** 未賜族而身為大夫。則書名而已。春秋初年。

周制猶存。故有未賜族之大夫。其後官人以世。無

不賜之族。而周制幾亡矣。

九年丁卯。桓王六年。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再聘隱也。屢書之。重傷之也。

**謹案** 隱公之世。無魯公朝京師及魯臣聘王之文。

而王使再至。王之不王。諸侯之不臣。皆可見。君臣

上下之分易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

異也。周之三月。夏正月也。雷未發。赫不應。大雨震

電也。

庚辰。大雨雪。

異也。雷雨既作。不應大雪也。

**謹案** 八日之間。再有大變。凡陰陽錯行。皆人為感

之。甚可畏也。

春秋義補註卷一 隱公

主

挾卒。

**謹案** 挾。魯卿也。未賜族。

夏城郎。郎。魯地。

不時。且非義也。將為鄭伐宋也。曷為為鄭伐宋。歸

祊故也。

**謹案** 魯受祊之後。將為鄭伐宋。以郎逼于宋。恐宋

為批亢擣虛之策。故城以備之。尚何顧其失天時

而害民力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防。宋地。

為鄭請齊也。曷為為鄭請齊歸祊故也。

**隱公** 隱公得利則合。鄭既歸祊而齊鄭併力可以伐人。此會防之謀。所以為明年伐宋之地也。  
十年 戊辰桓王七年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邱。

謀伐宋也。齊從魯請而黨鄭也。齊魯之于宋鄭。屢反覆矣。齊始盟鄭。既而盟宋。既又黨鄭而伐宋。視石門瓦屋之盟無有也。魯始盟宋。既而平鄭。又為宋伐鄭。又為鄭伐宋。視蔑宿之盟無有也。揆厥始終。有由然也。未輸平則黨宋。既輸平則黨鄭。不歸所輸則又黨宋。既歸所輸則又黨鄭。賂故也。君子是以知利之害也。能棄人之信而喪其恥也。能移人之心而亂其國也。

春秋義補註卷一 隱公

三

**汪氏克寬**曰。防之會。魯始與齊謀伐宋之舉。至中邱之會。復偕鄭合謀而決出師之期。經備錄之。若伐宋之兵所由合也。

夏。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報長葛之役也。以訪邀魯。以魯邀齊。而宋敗矣。鄭之詐也。魯之貪也。齊無信也。宋致寇也。

**謹案** 羽父先期而往。是不待公命也。故曰鞏帥師。

知其有無君之心矣。隱公之所以弑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菅。宋地。古頑反。

**謹案** 不言齊鄭者。齊鄭後期。故公獨敗宋師也。公與鞏眾悉力伐宋。而獨言公敗宋師者。以重書也。公雖僥倖而敗其師。實非奉王命。是君臣皆有罪也。

辛未取郕。辛巳取防。此西防也。

宋邑也。決旬而取二邑。貪也。

**謹案** 一月再取。此但記實爾。非甚之也。凡取邑皆有罪。何論一月再取乎。假如異月再取。豈可謂無罪乎。故知此乃直書其事。而非甚之也。不曰歸而曰取。譏不在鄭也。

春秋義補註卷一 隱公

三

秋。宋人衛人伐鄭。

夏鄭伐宋。秋宋伐鄭。報之速也。鄭敗宋師。宋入鄭國。復之甚也。宋新敗而遽勤其民。鄭恃勝而不守其國。均罪也。衛從宋瓦屋之盟故也。

**謹案** 宋量力未能報齊魯。故偕衛先報鄭。鄭韋管之敗而不備。故師還及郊。宋衛已乘其虛而入之矣。干戈相尋。王法不禁。諸侯放肆之罪。具見于此焉。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宋鄭排怨戴未與也。宋乘勝而伐之。鄭乘敝而取之。其怒遷而其毒熾矣。

**謹案** 公穀謂鄭因三國之力以加戴。故孫註從此。程子用左氏取三師之說。以爲鄭戴合攻。盡取三國之衆。似取之太易。然當日時勢實未可知。二說姑兩存之。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乘勝也。郕何罪。惟其小而易侮也。當時諸侯之得計。而聖人之所傷也。

春秋義補註卷一 隱公

主

**傳** 卓氏爾康曰。齊所欲者郕也。鄭所欲者許也。鄭黨齊以入郕。明年秋齊魯黨鄭以入許。交相倚恃。以侵小自肥。邦交之向背。惟利是視而已。

十有一年。己巳。桓王八年。

春。滕侯薛侯來朝。

諸侯朝于諸侯。非禮也。周室既衰。小爲大役。移所以事天子者。事之也。故魯所朝者。齊也。晉也。楚也。而三國未嘗一朝魯也。朝魯者。滕也。薛也。曹邾紀杞小邾也。而魯未嘗一朝數國也。朝人者。諂而受人朝者。僭也。滕薛累言之。旅見也。非天子不旅見。

諸侯隱公之志荒矣。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時來鄭地。謀伐許也。

**謹案** 凡稱會外爲主。伐許鄭之志也。蓋許與鄭接壤。鄭之所利故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甚三國也。伐宋取戴入郕入許。爲暴無已也。比一公之事而觀之。屢盟數會。壞典禮也。頻伐頻取。肆貪虐也。城郎中邱。勞民力也。觀魚開逸遊之端。入祊開賄賂之門。敗宋長詭詐之習。入許落滅國之

春秋義補註卷一 隱公

主

漸。不歸周賻。而旅見滕薛。則無君甚矣。以篡得國。以善守之。猶懼不終。況惡積而不可揜乎。是非彰于前。吉凶著于後。不可不察也。

**謹案** 伐許本鄭志也。而書及志公之所欲也。公以許與鄭償前日鄭師歸我郕防之邑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公薨必地。不地者。弑也。弑書薨。因舊史也。魯無董狐南史之輩。其隱忍而爲之諱。有由然也。弑君大惡也。爲其事而仍不居其名。亂賊其何懼焉。聖人有憂之。或變辭以見意。或比事以發微。隱閔之薨。

不地。變其辭也。公與夫人如齊。公薨于齊。夫人孫于齊。比其事也。皆所以明弑也。不直言弑者。不忍言也。養忠孝也。必見為弑者。不忍沒也。誅亂賊也。或曰。不地以明弑固也。然未知誰弑之也。曰。比事屬辭。春秋教也。桓弑而夫人孫齊。閔弑而夫人孫莒。夫人弑之也。般弑而慶父如齊。慶父弑之也。赤弑而仲遂得臣行父如齊。三人共弑之也。隱公弑賊無主名。而桓即位。則桓弑之也。不言弑而弑可知。不言誰弑而誰弑可知。春秋之作微而顯。志而晦。比類是也。不葬。不成喪也。

春秋義補註卷一 隱公

主

**謹案** 君終不于路寢而于別地。故不書地。蓋史策所諱也。若以實直書。當書曰。公子執使。弑公子于寫氏。聖心則未敢然。故微文見義。但使後人有所考焉而已。然則雖諱而亂臣賊子之獄具矣。

春秋義補註卷一

男

友諫  
廷綜

校字

春秋義補註卷二

合河孫先生葉

後學武進楊方達增註

桓公

隱公弟也。弑隱公而自立。

元年 庚午 桓王九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桓即位。不禰隱也。踰年改元。遂從吉也。書之。著弑立也。且以傷亂賊之得志也。天王之失誅也。方伯之廢職也。魯人之臣仇也。

**謹案**

桓實與聞乎弑。而晏然行即位之禮。故聖人

春秋義補註卷二 桓公

如其意而書即位。乃所以深責之也。聖人雖因舊史。而其罪惡自不可掩。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垂。衛地。

求定位也。隱自入祊。惟鄭是親。桓懼討焉。故求會也。書之。惡鄭伯也不能討。又會之也。

**謹案**

凡書會者。外為主。鄭欲結魯。不徒求賂也。故

有是會。

鄭伯以壁假許田。

惡鄭伯也。鄭嘗輸平。以祊歸魯。值桓弑立。鄭不討罪。而乘閒圖利。蓋要之也。歸祊非易許也。鄭賂魯

也。假許非易。易也。魯賂鄭也。賄賂公行。弒逆不討。聖人傷之。

**謹案** 鄭向以易許。魯入祊而未歸許也。乘桓之未定而求焉。則鄭以此要魯也。取許田而謂之以假。此鄭伯自文之辭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越近番地

定公位也。受賂而黨賊也。

**謹案** 凡言及者。內為志。藉鄭之力以求安其位也。桓諱求盟之心。而附納成之迹。此桓之懼討也。

秋大水。

災也。

**謹案** 不書月。概一時而言也。

冬十月。

二年。辛未。桓王十年。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與夷。平聲。

與夷者。宋宣公之子也。宣公舍其子與夷而立穆公。穆公舍其子馮而立與夷。與夷立而亟與鄭戰。其亟與鄭戰者。馮在鄭而欲除之也。其志慘矣。有取弒之道焉。孔父名也。及累也。死于其難也。凡弒

其君者。恒及其臣。或不書。非卿也。卿受王命。是為王臣。生當以名通。死當以卒起。變當以故聞。故殺其大夫則書。及其大夫則書。重命卿也。

**謹案** 此著華督弒君之大惡也。及其大夫者。著其節也。孔父名也。君前臣名。禮之大體。不特以其賢也。孔父之死節。宜褒者也。然春秋非褒孔父也。君不仁而累其臣也。賊殺其君。又及其臣。孫氏所謂甚之者也。

滕子來朝。

罪滕子也。朝賊也。書子者。貶之乎。非也。終春秋皆

**春秋義補註卷二** 桓公

三

書子矣。不應以一時朝桓。貶及其子與孫也。滕侯也。而稱子。薛侯也。而稱伯。杞侯也。而稱伯。小邾無爵。而稱子。意王朝之黜陟。不行于強大。而猶行于弱小也。春秋本王制以定名稱。名爵自有定號。是非在乎其事也。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稷。宋地。成。定之也。成宋亂。定賊也。為賂故立華氏也。會必有故。不書故者。故已明也。稷與澶淵之會。書故。故未明也。稷疑于討。督澶淵疑于討。般也。聚天下之諸侯。公然而受亂賊之賂。是欲利而無耻也。人心

陷溺。而亂靡有定也。特書其故。情見乎詞矣。

**經義** 宋弑其君而四國共成定之大惡也。春秋直著其故。誅貶自是分明。朱子所謂大義是也。原情定罪。四國當為惡首。

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華督之賂也。大鼎係郕。郕所造也。書取貪也。非其有也。書納逆也。神弗受也。太廟。周公廟也。以亂賊之賂而置于太廟。是彰賂而教弑也。

**經義** 華督之賂。不曰宋歸而曰取于宋。專罪公也。所以見其為成亂也。齊陳鄭受宋賂。不書。魯受郕

春秋義補註卷二 桓公

大鼎則書取書納。辭重而不殺。魯桓黨逆之罪深于三國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

罪杞侯也。朝賊也。滕稱子。時王黜之也。杞稱侯。未黜也。事之是非在于來朝。不繫乎其侯與子也。

**經義** 杞國小弱。為齊鄭所謀。故來朝。魯以求庇也。非為桓立而朝之也。然其朝賊之非。已不可掩矣。

蔡侯鄭伯會于鄆。鄆。蔡地。

始懼楚也。蔡鄭者天下之中也。楚得蔡而後可長驅宋曹陳鄭之郊。楚得鄭而後能界絕齊魯秦晉。

之路。故齊與楚爭蔡。而晉與楚爭鄭也。書鄆之會。

傷楚之漸強。而有意二國也。傷二國之無策。而無以禦楚也。傷天王之不能遠馭。而長貽二國之憂也。傷諸侯之不知大計。而不急二國之難也。

**經義** 蔡鄭皆近楚而鄆尤近。故三國懼而合謀。終不免也。聖人蓋傷之也。

九月。入杞。

方朝而遽入之。暴甚矣。

**經義** 桓弑君而乃入人之國。其辭雖畧而罪有餘也。

春秋義補註卷二 桓公

公及戎盟于唐。

脩舊好也。

**經義** 桓負大惡。懼戎為患。復脩舊好以自固也。

冬。公至自唐。

告于廟也。凡公行必告于廟。致其所出之事。反行飲至舍。

爵策勲焉。禮也。告至則書。不告至則不書。而義則隨事見矣。

**經義** 凡公行或書至或不書至者。舉告廟之禮則史書于冊。而孔子因之。史所闕者無考也。先儒謂或志其去國踰時之久。或錄其會盟侵伐之危。或

著其黨惡附奸之罪失之鑿矣。

三年 壬申桓王十一年

春正月。

不書王闕文也。隱之冊多誤。桓之冊多闕。或闕王或闕時。或闕月。非義也。

**傳** 先儒謂三年不書王見桓之無王也。然弑君見于即位。成亂效于納賂。易地著于璧假。桓罪已明。雖使春秋歲輒書王。豈可謂桓有王乎。是知不書王其不為此數事亦明矣。王豐川以為傳寫之遺脫是也。

公會齊侯于贏

春秋義疏註卷二 桓公  
贏齊地

謀昏于齊也。齊鄭之親隱久矣。故桓懼焉。首盟鄭既昏齊。以自固也。

**傳** 是時鄭莊為王卿士。每假王討以逞其私。故桓以賂納鄭。而齊又強國。以昏求齊。所以道弑君之計也。不由介紹。以已請昏。公之醜也。書會不書及。著齊僖黨惡之罪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蒲衛地

申瓦屋之盟也。胥命者相命也。不以齊侯命衛侯也。胥命正乎。曰不正。不受命于天子而自相命。雖

善亦罪也。

**傳** 齊衛胥命。約言而不盟也。比之屢盟長亂者為近古。然諸侯各有爭霸之意。必與勢力之相侔者共約而為之。彼此相命以成其私也。僭竊之漸已見于此。而荀卿謂春秋善胥命。豈善讀春秋者耶。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杞求成也。

**傳** 蓋齊魯方睦。杞與郕皆畏齊。故會魯而求庇也。桓之與會。則結外援以自固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既盡也。陽傷之甚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

翬弑隱者也。位以卿而使逆女。賞弑也。以是知桓之果首弑也。

**傳** 在齊故稱女。逆女為桓公逆夫人也。公子不宜逆女也。輕也。公子翬尤不宜逆女也。賊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讎

讎魯地

齊侯送姜氏于讎。非禮也。凡送女。父不下堂。

**傳** 送女而君親之。非禮也。越境益非禮也。魯逆



失之輕齊送失之過其失釣也。

公會齊侯于謹。

會齊侯也。非迎姜氏也。輕禮而重勢也。不能正其始也。

**謹案** 魯桓意在結齊而娶其女。故重在會。本非親迎。不能正其始也。其後姜氏失行。實桓公有以啓之。

夫人姜氏至自齊。

不言輦以。既得見乎公也。是委大昏于草莽也。不言公以。不與公偕至也。夫倡而婦不隨也。文姜之

春秋義補註卷二 桓公

亂兆矣。

**謹案** 易曰女歸待男行也。夫人姜氏不與公偕至。故書姜氏至自齊。以見非易待男之義也。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致夫人也。親送之。其弟致之。私文姜也。前使弟。今又使弟。私年也。私者禍之階也。

**謹案** 古者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經書來聘。傳言致夫人者。是行聘禮而致之也。聘而書弟。非大夫而任國政也。皆齊僖之私也。

有年。

五穀熟也。獨桓宣書有年何也。志少也。桓十八年而有一年。宣十八年而有一年。非常也。

**謹案** 桓宣以不道得國。宜無以致豐年。而經于桓三年獨書有年。宣十八年獨書大有年者。見其他歲之無年也。

四年 癸酉 桓王十二年

春正月。公狩于郎。郎魯地而非狩之所。

冬田曰狩。周之春。夏之冬。狩時也。何以書。為于郎也。非地也。蒐苗獮狩。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

**謹案** 狩必有數澤。古者田狩之地。必于其封內擇

春秋義補註卷二 桓公

九

隙地而為之。各有常地。魯有咸邱。狩之常處也。舍是而于郎。則犯害居民。故書地以譏之。非譏遠也。知此則不時為輕。非地為重。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譏聘桓也。不能討。又聘之也。渠氏伯糾字也。是年無秋冬。闕文也。

**謹案** 一說渠氏伯行次糾名也。亦通。非孔子書名以貶之也。使舊史無其文。孔子亦何從而益之。

五年 甲戌 桓王十三年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甲戌下有闕文也。其記陳佗殺世子免乎。春秋記事。必有終始。蔡人殺陳佗。事之終也。始無見焉。意者其在此也。鮑不書弒。以憂卒也。

**諸侯之卒**。未有兩書其日者。甲戌下當有其事。脫簡闕文也。據左氏陳亂在鮑疾而未卒之先。故知甲戌下有佗殺世子免之事。非鑿也。啖氏助趙氏匡陸氏燦孫氏復劉氏敞皆以為闕文。程子亦云然。葉氏夢得曰。此經成而後亡之也。然君子不敢輒益之。闕疑可也。

夏齊侯鄭伯如紀。

春秋義補註卷十 桓公

覘之也。齊鄭之為暴屢矣。入邾入許。又覘紀而欲滅之也。

**齊欲得紀與鄭同謀之**。假朝禮以濟陵人之事。齊可罪也。鄭莊之惡。可勝誅哉。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譏聘桓也。仍叔之子弱也。世官而子弟預政也。

**是時王綱解紐**。周望魯以夾輔之舊職。故頻年加禮于魯。然使世卿之子。聘弒逆之賊。而桓之報禮終闕。春秋書此。罪魯而傷周也。

葬陳桓公。

賊未討而葬。賊葬也。魯不討賊而會葬。非禮也。

**是年陳佗弒太子免而自立**。不書。不來告也。城祝邱。祝邱魯邑。

不時也。

**祝邱**。齊魯兩境上邑。城之以備齊也。而非時奪民之力。暴矣。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傷周之不復興也。東遷之後。王綱不振。近百年矣。一旦奮然總六師以臨諸侯。設克有功。周可復興。而惜桓王之失計也。事有輕重。勢有緩急。春秋所

春秋義補註卷十 桓公

書。鄭罪多矣。然而更有甚焉者。楚僭王號。戎執王臣。魯有弒君之桓。宋有弒君之督。釋此不討。而六師移鄭。輕重緩急之權失矣。鄭莊狡而善戰。敗宋取戴。入邾入許。未可輕也。不簡元老。俾壯其猷。而輕身以出。一敗而王靈盡矣。天子親征。諸侯皆無從焉。蔡衛自伐戴之後。與鄭有怨而未釋。陳佗弒立。借從王以求定位爾。又皆稱人。將卑師少可知也。而欲以圖鄭。可謂寡助而少算矣。伐鄭。不擇罪而討也。王伐鄭。不擇將而命也。蔡衛陳從。勤王者無大國也。蔡人衛人陳人從帥師者微也。自伐鄭

不服而王命並不行于天下。周之遂衰在此役也。書從君臣之分也。尊王制也。書伐微詞也。見鄭之敢戰也。不書戰與敗者。隱之也。所以存天下之防也。至鄭之致王伐而又不服。則罪不容于誅矣。

**傳言**王以諸侯伐鄭而經書三國從王。尊桓王所以甚鄭伯之罪也。鄭王室之近親。甸服之侯伯。王朝之卿士也。當平王之末。鄭已與王相惡。王崩之次月。興師以犯王都。鄭之逆亂。法宜急討。但方伯不能討。而王親征之。天威已不宜于天下矣。不料其抗兵相加。六師撓敗于以重挫王靈。而並

春秋義補註卷二 桓公

十二

周室之弱。其罪之大為何如哉。

大雩。

龍見而雩。建巳月也。經無書六月雩者。常也。過則書。大雩者。雩于上帝也。天子雩于上帝。諸侯雩于山川。特言大志。僭也。

**雩**有二。有常雩。有旱雩。建巳之月。舉雩禮。常雩也。故不書。若因旱而雩。則書之。謂之大者。別于山川也。非謂其旱之大也。

各錄

蝗也。為災也。

**繼雩**書螽。螽即旱氣所生也。生則害五穀。大意與書螟同。

冬。州公如曹。

王臣也。如曹。避鄭難也。王嘗以州與鄭。鄭弗能有也。伐鄭之後。師敗。王傷。州公懼焉。故如曹也。王臣而懼諸侯。無具也。何以書。過我也。

**州公**嘗為王三公。故稱公。州。襄內采邑也。州公實過魯。以如曹。遂不復。實則奔也。

六年。乙亥。桓王十四年。

春。正月。實來。

春秋義補註卷二 桓公

十三

王臣也。不書使。非王命也。書來。非事也。王室衰敗。王臣四出。以依諸侯也。

**三傳**皆以實來為州公。程子及胡傳亦同。而以實為州公之名。果爾。則當書州公來奔。何以時年既隔。而徑省其文。使辭旨不可別白乎。此經文有闕。傳者傳會而為此說也。孫明復之言得之。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郕。魯地。

謀齊難也。

**齊欲圖紀**。紀睦于魯。越境而謀。公往會之。義不容已。經書之者。見強國暴恣。而小國微弱。其後

紀終并于齊也。

秋八月壬午大閱。

簡車馬也。魯與齊鄭向爲一黨。今因紀故頓生異同。故簡車馬以待用也。大司馬中冬教大閱。魯舉之僭也。秋興之不時也。

凡王所舉皆曰大。大閱謂天子田。非諸侯之可行也。况以八月而行之乎。

蔡人殺陳佗。

佗踰年不稱君。以賊討也。陳賊也。蔡討之可乎。曰可。上無天子。下無方伯。亂臣賊子。力能討則討之。

春秋義補註卷二 桓公

十四

可也。

不言陳人者。著其臣之不能討也。蔡人不以佗爲陳君而殺之。此討亂之詞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志莊公之非齊侯之子也。

謹案 朱子曰。桓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子同生。十八年公乃與夫人如齊。則莊公誠非齊侯之子矣。適冢之生。舊史必備書于冊。而見經者獨子同。正其爲周公之裔也。

冬。紀侯來朝。

謀齊難也。

謹案 紀侯懼齊來朝以求助。魯與齊好。不敢顯言爲紀求成于此。見紀之不能自強于政也。魯桓之受鄰國之朝而莫之或拯也。齊之肆意吞噬于弱小也。其罪皆不待貶而可見矣。

七年 丙子桓王十五年

春二月己亥焚咸邱 咸邱魯地

火田也。蒐狩之制。講禮而非尚殺也。訓軍而非盡物也。焚林而田。則殺不由禮而物盡矣。譏淫獵也。狩既非法。雖得地亦譏。書咸邱。知地亦非也。

春秋義補註卷二 桓公

十五

咸邱魯邑也。見其廣之甚也。惡盡物也。

夏穀伯綏來朝 鄧侯吾離來朝。

謀楚難也。書名之義未詳。或曰失國也。兩書來朝特見也。是年無秋。闕文也。

謹案 諸侯不生名。失地名之。失地之君。不可以言朝。以朝禮見。故書朝也。先儒謂以朝桓貶稱名。非也。朝桓而不名者多矣。不宜同罪而異罰也。

八年 丁丑桓王十六年

春正月己卯烝

冬祭曰烝。周之春夏之冬也。烝時也。何以書。胡康

侯曰。非爲不時志也。爲再烝書也。

**謹案** 春秋欲見五月再烝。故于此不得不書。文起于此。而義在彼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

三聘桓也。

**謹案** 桓大惡也。而王使來聘者。三一切書之。傷周責魯之意。具見矣。家父。王朝大夫。家氏父字。

夏五月丁丑烝。

夏烝不時也。正月已烝矣。五月又烝焉。亟也。劉原父曰。亟則黷。黷則不敬。

秋伐邾。

滕杞紀殺鄧皆朝。而邾不至。故伐之也。邾不至。義也。是以不義伐義也。

**謹案** 天子在。諸侯擅相侵伐。君子以爲無王。桓以不義而伐人之國。用兵何名哉。故書之以著其罪。

冬十月雨雪。

異且災也。周之十月。夏八月也。

**謹案** 齊氏履謙曰。春秋凡三書雨雪。言大者以大爲異。不言大者。以失時爲異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其來何。命魯主昏也。書之何。來而遂逆之也。

**謹案** 天子娶于諸侯。使同姓諸侯爲之主。桓王娶后于紀。魯受命主之。祭公來謀逆后之期。既謀之。則當復命于天王。不可專也。祭公不復命于王。專

逆王后于紀。故曰遂以惡之。責其不虔王命。而輕天下之母也。內夫人之娶。非失禮不書。失禮然後

書。春秋之法也。

九年 戊寅 桓王十七年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逆稱后尊王命也。歸稱季姜。未見宗廟也。后必嫡女。今日季姜。非嫡也。程時叔曰。紀畏齊而納女魯

弑賊而主昏王娶紀之娣姪。皆非也。

**謹案** 自逆者而言。則曰王后自歸者而言。則曰季姜。季姜歸不書。以非祭公所得以也。季非嫡長而

稱歸失禮。所以書也。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朝非也。使世子朝。尤非也。世子攝其君者。謂朝天子也。朝桓何急乎。而使世子攝也。

**經義**

曹伯之使世子。世子之攝其君。揆之于義。無一可者。是以繼書曹伯終生卒。以見其當親病而出治常事也。

十年 已卯 桓王十八年

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是病而使世子朝也。可謂失計矣。君病而儲貳出危道也。世子可以已矣。而不已。是從亂命也。

**謹案**

曹伯與世子。固皆非義。魯受其朝。而奪人之親。以自明其尊。亦非義也。

夏五月。葬曹桓公。

春秋義補註卷二 桓公

**謹案**

湛氏若水曰。著葬之得禮也。禮諸侯五月而葬。何以書。有赴告。則史書之。聖人存之。

秋公會衛侯于桃邱。弗遇。桃邱衛地

衛約會而中變也。呂氏大圭曰。齊鄭圖絕。故急于謀魯。伐鄭之後。衛實從王。是與鄭有隙也。故桓公因而會之。將以爲援也。然蒲之胥命。齊衛有舊好矣。衛始以鄭之怨而約與魯會。終以齊之故背魯而弗來。是以有郎之戰也。書之。惡無信也。

**謹案**

春秋爲國諱恥。故言至桃邱而弗相遇。穀梁所謂弗內辭也。非魯之罪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郎魯地

書來戰。罪三國也。桓可討也。然其欲存紀則善也。不討賊而伐交。不爲義而爲暴也。

**謹案**

昔也桓有大罪。極惡齊衛鄭之君。既不能奉天討。而與之會盟矣。今乃以魯援紀之故。徇私欲而稱兵。特書來戰。甚其罪也。內戰不言敗。舊史諱之也。

十有一年 庚辰 桓王十九年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其君戰而其臣盟也。大夫參盟自此始。

春秋義補註卷二 桓公

**謹案**

先儒謂三國之君貶而稱人。非也。自宣公以前。會盟侵伐。外卿大夫皆稱人。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謹案**

莊公僭亂狡黠。身歿未幾。而世嫡出奔。庶孽奪正。忽突疊儀之際。兵戈不息。惡之之意。集于筆下矣。

秋七月。葬鄭莊公。

**謹案**

季氏本曰。鄭忽既立。不待五月而葬父。其故何也。必慮有爭焉。爾蓋嗣君爲葬主。諸侯會葬。其位始定。庶孽不敢爭。故凡速葬者皆有故也。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天子在上而專執大夫皆罪也。凡書執者惡之。宋曷為執祭仲。鄭忽者世子也。突宋出也。宋欲立突而取賂。故誘仲而執之。使出忽而納突也。宋君者馮也。馮嘗在鄭矣。鄭人以馮之故。屢與宋戰。今未有以報也。乃誘執其命卿。使廢正而立不正。可謂不義矣。

突歸于鄭。

突不繫鄭。不宜有鄭也。不稱公子。爭國也。曰歸。內受之也。突歸于鄭。權在祭仲也。

鄭忽出奔衛。

春秋義補註卷二 桓公

二十

忽繫鄭。宜有鄭也。不書爵。未踰年也。名之。失國也。或曰祭仲之為此者。權也。姑出忽而立突。則身可不死。而突可徐出。而忽可徐反。是不然。權者道之準也。不守節死義。而從人要盟以廢立。是悖道也。惡乎權。夫突出忽反。亦偶然爾。設雍糾之計行。則仲之骨朽矣。而突焉得出。而忽焉得反。君子論是非。不論成敗。祭仲一執。而突歸忽出。則其力足以濟而不能守義具見。比而書之。罪祭仲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折闕夫鍾皆魯地。

魯結黨以敵齊。且固紀也。柔魯卿也。以大夫而盟諸侯。非禮也。蔡叔蔡侯弟也。諸侯之弟。卿書公子。非卿書弟。當國而次及者字之。

**置柔** 是盟也。宋為主而魯應之。宋莊不得志于鄭。將為國鄭之計矣。然必得魯而齊兵始不敢擬其後。故合三國以為盟。此柔之所以與斯盟也。

公會宋公于夫鍾。

臣盟之。公會之。求之也。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闕口魯反。

秋會之。冬又會之。亟求之也。

春秋義補註卷二 桓公

主

**置柔** 折以下三盟。皆宋莊公結魯爭鄭之計。必桓公懷疑。故屢盟以堅其志也。二年之間。兩盟四會。惟宋之故。皆非為國為民者也。于以見屢盟而卒叛。數會而終離。會盟其可恃也哉。

十有二年 辛巳桓王二十年

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曲池。曲池魯地。

紀故也。申浮來之盟也。

**置柔** 是時紀謀齊難危急甚矣。魯為紀謀。當為之請于天子。會于連帥而伐之。何為會之紛紛。僅能

與小弱之昔偕而無救于紀之亡也。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邱。穀邱宋地

燕宋黨也。柔盟之。公又盟之。固宋也。

**增**黃氏正憲曰。是時齊鄭為黨。齊欲吞紀。桓公欲援之而不可得。其欲平鄭于宋者。意欲圖鄭。會齊合魯而陰援紀也。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桓公鮑之子也。

**釋**孔氏穎達曰。躍為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五父即仲也。是知躍非仲子也。不書葬。

春秋補義註卷二 桓公

圭

魯不會不恤同盟也。

公會宋公于虛。虛龜背宋地

既盟而又會。宋成未可知也。宋懼已之合于魯而不足敵齊也。故疑之深也。魯懼宋之合于齊而已。愈不敵也。故求之急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魯宋之會盟繁矣。皆書之。惡無信也。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此之謂也。

**欽定**彙纂云。自折以下。魯與宋四會二盟。有以為魯志者。左氏所謂欲平宋鄭也。有以為宋志者。穀梁所

謂會者外為志也。二說不同。惟黃氏正憲謂始則宋欲親魯伐鄭。故數會于魯地。宋為主也。繼則魯欲為宋平鄭。宋不受平。故數會于宋地。魯為主也。此說于情事為近。**釋**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武父鄭地

宋辭平而合于鄭也。鄭伯者突也。宋所立也。曷為背宋而盟魯。不堪其賁賂也。魯宋勢盡而交疎。鄭宋利盡而爭起。宋朝魯而慕齊。魯朝宋而慕鄭。鄭朝宋而慕魯。觀其離合。而世道人心可知矣。

**釋**鄭伯突也。突篡其兄而立。春秋以君書之。不

春秋補義註卷二 桓公

圭

沒其實也。王政不行。諸侯放恣。魯桓宋莊鄭厲皆以篡國而立。交相盟會。紛紛離合。惟利是視。煩盟潰信。祇以長亂而已。

丙戌衛侯晉卒。

再書丙戌。因舊史也。

**釋**冊書之正體。一日二事。本宜各書其日。而史所未詳。不可復考。偶有存者。則仍其舊文爾。孫氏以為美文。非也。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書伐書戰。深責魯也。夫魯之求宋。本欲敵齊而固



紀也。今又橫挑強寇而與之戰，則與初計左矣。是忽兵也。胡康侯曰：來戰者罪在外，戰于郎是也。往戰者罪在內，戰于宋是也。

**諱** 伐宋者公也。何以不書公？蒙上文而言爾，非諱之也。

十有三年 壬午桓王二十一年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魯與齊戰也。自戰郎以來，齊不忘紀，魯不忘齊。二年之間，三盟四會，懼齊故也。宋辭魯而從齊，魯結

春秋義補註卷二 桓公

主

鄭以伐宋，齊人怒焉，故偕宋衛燕來。而魯會紀鄭與之戰也。戰必地，不地，于魯也。以魯主戰，自治也。所以存紀者未矣。四國敗績，有敗道也。齊魯爭紀，齊曲魯直。紀怒齊，鄭怒宋。雖曰從魯，猶自戰也。燕衛之從齊，則怠矣。勢無強弱，曲則老，直則壯。兵無眾寡，奮則勝，怠則敗也。戰稱君，書重也。敗稱師，紀實也。燕稱人，將卑也。敗稱師，重眾也。衛宣未葬，朔稱侯，踰年也。喪在殯，孤無外事。踰年稱君可也。未葬即戎不可也。

**諱** 此一兵也。齊謀紀，舉宋衛燕三國之師以伐

之。紀于是耍魯鄭以為之敵，非一紀能主兵也。然春秋以紀為主，小國雖大國而幸勝焉，禍之始也。桓公為紀謀而不知所以促紀之亡在此役也。春秋首書公會公及罪魯也。

三月葬衛宣公。

**諱** 此為衛朔吉服即戎而書也。

夏大水。

**諱** 記異也。陰盛之象也。

秋七月。

冬十月。

春秋義補註卷二 桓公

主

十有四年 癸未桓王二十二年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修武父之好也。魯鄭同惡而曹比匪也。

**諱** 吳氏澂曰：前年魯鄭同救紀而敗齊衛之師，蓋虞齊衛之報怨也。故為會以謀之。

無冰。

煥也。周之春、夏之冬，不應煥而煥也。

夏五。

不月，闕也。

**諱** 此修經以後之闕文，非聖人疑而不益也。夏

五之下必知脫月字曾謂聖人而不知之乎故先儒以為後人傳寫之脫漏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來盟曹之會定之也使弟譏私也

**謹案**

來盟者盟于我之國都也故不地突既與宋

惡所恃惟魯忽方在外儀甯在內恐諸大夫或有

異心故使其弟來盟尋曹之約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御廩藏粢盛之所也災則害于祀故志之

**謹案**

御廩災在致齊之初日非常事也故志之

春秋義補註卷二 桓公

主

乙亥嘗

周八月夏六月也而遂嘗不時也

**謹案**

傳謂未易災之餘而嘗非也劉氏權衡曰壬

申之日災乙亥之日嘗嘗之粟已出廩矣乃其未

災者何謂災之餘乎春秋書之蓋以嘗之不謹而

災于齊之日也此說為勝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報丁未之戰也以用也列國之兵統于天子敢私

用與私為人用皆罪也魯背盟尤非也

**附**季氏本曰蔡鄭與宋盟折者也衛與齊盟惡曹

者也今合為一黨宋莊公當鄭莊公存日畏不敢

為及鄭莊卒遂侈然雄長而能以四國之兵矣伐

鄭所以報厲公連年之怨也

十有五年 甲申桓王二十三年

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左氏曰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

**謹案**

天子至尊雖當貢者亦不當來求求車非禮

也求金甚矣世彌降則求彌下也

三月乙未天王崩

春秋義補註卷二 桓公

主

桓王也

**謹案**

書崩赴告及也不書葬葬于六年之後也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附**

高氏閭曰魯不奔天王之喪而會齊僖之葬比

事以觀不貶而惡自見也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書奔罪突也書爵君鄭也名之失國也

**謹案**

突欲殺祭仲而不克故畏而出奔不書仲逐

其君而以自奔為文者不使賊臣得逞志于其君

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奔書名。不能有國也。歸書世子。當有國也。不書爵。未成君而奔也。書復歸。不絕其位也。

趙氏鵬飛曰。突歸則忽出。突出則忽歸。突忽之出入。惟祭仲之為聽。權臣執國命。而廢置其君。舉國之人莫之違。祭仲之事。不可以訓也。

許叔入于許。

許男弟也。齊鄭入許。許男出奔。鄭伯使叔居許東。偏鄭莊公既歿。叔當奉許君之子以入。而遂自入焉。是乘鄭之亂而返國也。亦乘許之亂而竊國也。

書之罪叔也。

書入者。宜復國而不得其道。無王命而強入也。故不書爵。而從其本稱。

公會齊侯于艾。艾齊地。

釋怨也。祿父敗于魯。飲恨以歿。何以遽釋怨。欲會文姜也。

魯嘗與齊絕。至是復通好。彭生之禍兆于此矣。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三國之君也。書人者。未王命。又失其名也。兼言之。

旅見也。邾者小邾之始也。

三國皆微國之君也。旅朝。諸侯事天子之禮。魯不當受旅朝。其禮上僭。是所以責之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櫟鄭別都也。

鄭突入櫟。而順逆自見矣。

世子忽歸鄭。突入櫟以逼之。書入以見其竊據也。大都耦國既入于此。則鄭國之命已制于突。而鄭已無事故。入鄭不告。而史無其文也。書爵。以後此卒君鄭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袤宋地。昌氏反。

伐鄭者。伐忽也。地而後伐。疑也。未知其伐忽與伐突與。會于袤以謀之。乃黨突而伐忽也。

突在櫟。忽在鄭。伐鄭是伐忽也。四國之助突無疑。魯執宋馮衛朔。皆以不正得國。同惡相濟。故悉力以助其黨。而鎮其國人也。

十有六年。乙酉。莊王元年。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謀伐忽也。

前年冬。謀納厲公。弗克。突猶居櫟。忽猶居鄭。

故諸侯復更謀。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復伐忽也。屢助突而伐忽何也。諸侯利其亂則助。逆貪其賂則黨邪也。春會則蔡先衛。夏會則衛先蔡。以意先後亂周班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連數國之衆。歷三時之久而後得志。故重其事而行飲至之禮也。告廟則書與二年公至自唐同。

冬城向。

春秋義補註卷二 桓公

三

不時也。冬何以不時。下有十一月。此十月也。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故曰不時。營室之中。土功其始。周十二月也。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君奔有逐之者也。以自奔爲文者。治其被臣逐之君也。治其本也。

朔弑兄篡國。罪固當逐。其但書出奔何。春秋之法。以自致之文書之也。此不待貶絕而義自見也。

十有七年 丙午 莊王二年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黃齊地。

平齊紀也。齊欲滅紀。魯欲存之。爲昏于王而敗齊焉。今何以與紀平。欲媚于魯以會文姜也。君子是以知齊襄之非人類也。

二月公會邾儀父盟于趯。邾魯地。翠執反。尋蔑之盟也。

隱公元年即爲蔑之盟。七年隱伐邾。已渝盟矣。桓公八年又伐邾。魯邾久不通好。十五年乃與牟葛同朝。至是始來魯地受盟。而公與之盟也。下書伐邾。則趯盟又不待貶而惡自見矣。

春秋義補註卷二 桓公

三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奚魯地。

春盟而夏戰焉。無信也。不書其人微者也。不書敗蓋魯敗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宣公考父之子也。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前書蔡叔。次及者也。季奔陳。避叔也。封人卒。獻舞立。而後自陳歸。季之去就可觀矣。劉原父曰。智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不攜。邇而不迫者也。

**經** 蔡季之去以道而去者也其歸以禮而歸者也既歸何以不有國獻舞立矣季終不為君也知其非爭國也

癸巳葬蔡桓侯

謚侯正也謚公非正也臣子不得私尊其君父義和之卒謚曰文侯知謚侯者正也

**傳** 五等諸侯本國臣子皆稱之曰公葬既不請王命因而私謚為公從而書之以見非禮惟蔡桓稱侯蓋告王請謚者也故特書之及宋人衛人伐邾

**春秋義補註卷二** 桓公  
宋志也邾鄭嘗伐宋也魯及之過矣春盟而秋伐焉無信也

**謹案** 雖魯從宋志此書及則亦魯之志也魯方與邾盟而反覆不仁宜其不踰年而見殺于齊也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謹案** 書朔不書日史文之闕也非朔不食定歷固然漢初以前有食于朔之前後者則司歷者之過也

十有八年 丁亥莊王三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 濼水在濟南鹿朴洛三音

尋父之好也齊侯之于魯勤矣凡以為文姜也

**經** 濼之會公實與姜氏同行志不在會也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齊侯邀之也書公與者病公也家之本在身婦之越禮夫之罪也遂繼事也夫人從公于會而遂往也不開有家而身殉之宜其及也

**傳** 如齊者文姜志也非公意也夫人不婦而強公以適齊公不夫而與之如齊以成其意故不言及言與不以夫人屬公也此春秋之書所以為簡嚴也

**春秋義補註卷二** 桓公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公弑不地此地于外也公會齊侯于濼遂與夫人如齊公薨于齊夫人奸齊侯而弑公可知也男女無別則淫僻生淫僻生則禍亂作矣

**謹案** 內弑君薨不地此其地何也不書于齊無以別于如齊或歸自齊而道薨也所謂不沒其實也然而本國之事又不得不諱故但云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公薨于齊公之喪至自齊以示後世之傳信焉故曰婉而成章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桓書葬成喪也。賊未討不葬。則桓不應葬。若謂賊在外而不責討焉。尤非也。君父之仇不共戴天。豈限內外哉。

**葬者權也。**不討賊則義猶不葬也。非許其可緩也。若以齊強魯弱。量力不討而恕之。是復讎者止行于柔弱也。不可以訓也。

春秋義補註卷二

男 友諒 廷際 校字

春秋義補註卷二 桓公

春秋義補註卷三

合河孫先生萊

後學武進楊方達增註

莊公

桓公之子也。名同。母曰文姜。

元年 戊子 莊王四年

春。王正月。

不即位何也。喪至已即位矣。踰年改元。不即位可也。喪至即位。何以不書。常事也。春秋之法。常事不書。失禮而後書。

三月。夫人孫于齊。

春秋義補註卷三 莊公

奔書孫。內辭也。不稱姜氏。承上也。然則夫人無貶乎。曰。書孫。是與弑也。有罪之辭也。文姜之不可為桓妻明矣。桓不妻之。莊不可以母之。魯不可以君之。聲其罪而討之可也。書孫于齊。見夫人之為賊也。見魯人之縱賊也。見齊人之容賊也。

**書孫諱辭也。**雖不曰奔。使若知愧耻而去。然亦可見其無所容。則絕之至也。稱夫人。所以別于娣姪也。

夏。單伯逆王姬。

單伯。魯卿也。逆王姬。魯主昏也。魯主昏何以書。王

姬者歸于齊者也。仇讎之人不可以接昏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

**謹案** 齊襄戕殺魯桓。仇讎未復。而莊公又見在衰經之中。天子乃使主王姬之昏。天下固多同姓之

國矣。何必魯。書之以見天子不當使魯不當受而單伯不當逆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為喪故。且惡齊也。與其築于外也。不如辭而不主之為愈也。

**謹案** 古者昏禮接于廟。魯人知接于廟之不可也。

春秋義補莊卷三 莊公

而避于外以自欺。非可謂變之正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桓公鮑之子也。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周官典命掌諸侯之命數。有始封而受命。有功德而加命。有喪畢入覲而錫命。桓公弑逆。未嘗入朝受命焉。今來追錫是賞惡也。君子是以知周之不可復振也。

**謹案** 王命魯主昏。故追錫桓公以寵之。弑逆之人。生不能討。死又追錫之。王朝之褒賞。益不足重矣。

不書天。闕文也。非去天以示貶也。禮緯說禮有九錫與周禮九命異。故三傳之說不同。此追錫止有命辭可知也。

王姬歸于齊。

公薨于齊。夫人孫于齊。王姬歸于齊。比而書之。忘親釋仇之惡著矣。九伐之法。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齊襄有焉。歸以王姬。是賞亂也。錫魯桓以爵命。結齊襄以昏姻。周之不振。不亦宜乎。

**謹案** 王姬之歸。常事也。法不當書。此何以書。以歸于齊也。春秋之書外女。未有詳于此者也。書逆女。

春秋義補莊卷三 莊公

書築館。書歸書卒。皆以病莊公之與齊昏也。

齊師遷紀邢鄆部。邢音萍。鄆音茲。部音吾。

紀三邑也。齊國紀久矣。前盟于黃。非愛紀也。欲媚

魯以會文姜也。文姜既如斯。決志滅紀矣。抑紀季

姜桓后也。王姬甫歸。而遽遷紀邑。其無王亦甚矣。

**謹案** 書師書遷。言用大眾以迫而遷之。爾黃之盟。

纔二年也。今又遷紀三邑。蓋自是遂滅紀矣。強暴

如此。此著齊襄之罪也。

二年 己丑 莊王五年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邱。於餘邱邾邑慶父即共仲也後為仲孫氏又曰孟氏

莊公庶兄也。書之惡專兵也。翬帥師而弑隱。慶父帥師而弑閔。外戚掌兵而危漢官寺作將而亡唐。春秋之垂戒遠矣。

**案** 莊公舍讎國弗圖。而用師伐附庸軍政之本已失。而權移于下。使慶父將兵以成異日子般閔公之禍。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秋。七月。齊王姬卒。

何以書。為之服也。于王姬則得矣。如桓公何。

**案** 莊公忘父之讎。既主其昏。又主其卒。罪之大

春秋義補註卷三 莊公

則書之備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禚齊地音灼

夫人孫矣。書會已歸也。歸不書。不敢以告廟也。義當絕矣。又使歸為夫人。是再死父也。歸已非矣。又

使出會齊侯。是重辱國也。莊公之罪也。詩曰。敝笱在梁。其魚魴鰈。齊子歸止。其從如水。刺不能制而從之也。

乙酉。宋公馮卒。馮音愚

穆公和之子也。華督弑與夷而立之者也。

三年。庚寅。莊王六年。

春。王正月。朔。會齊師伐衛。

納朔也。朔奔齊。齊伐衛。故知納朔也。朔構伋壽而殺之。其不可君衛明甚。且衛有君矣。齊黨逆而伐順。魯黨仇而伐交。故譏之。

**案** 殺梁曰。惡其會仇讎而伐同姓。知重責魯也。齊黨罪人。本不足責。莊公新立。寢苦枕塊。而同齊師以往。此何心哉。溺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案** 左氏曰。緩也。王崩已七年矣。至是乃克葬。傳

春秋義補註卷三 莊公

者疑其太緩。遂云改葬。夫經不言改葬。固當據經文。考之傳文。桓公十八年。王室有子儀黑肩之亂。因亂而緩葬。其然與會葬不書其人。是使微者往也。諸侯之不臣可知。

秋。紀季以鄆入于齊。鄆紀邑音攜

紀侯弟也。紀侯不能下齊。以國與季也。鄆紀都也。不書奔。非奔也。不書叛。非叛也。然則以鄆入齊何。請後五廟也。其亦不得已矣。齊強而暴。紀弱而無能。周衰而不能正也。

**案** 季見齊之必將滅紀。故先下齊以存先祀。是



季受命于紀侯也可謂明于權矣書入所以罪齊而憫季也

冬公次于滑滑鄭地

欲救紀而畏齊也

**經義** 用師之道有伐而言次者以次為善有救而言次者以次為讖紀告急于魯魯莊不能自己而度其力終不能救故次師于滑將以鄭之不會而辭于紀爾豈真有救紀之心哉故書次以深讖之四年 辛卯莊王七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邱祝邱魯地

書好也

春秋義補註卷三 莊公

六

**禮義** 始焉孫于齊猶有所媿中焉會齊侯已無所懼終焉享齊侯其無忌憚甚矣蓋莊公不能制其母而後夫人得以極其欲莊公亦罪矣哉

三月紀伯姬卒

內女不卒卒伯姬志變也齊侯葬之也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岳

謀滅紀也

紀侯大去其國

畏齊而逃也國君死社稷正也輕去之非正也大

者名也聖人從失國之例而名紀侯非大其去也

**經義** 紀不能固守疆土委宗社而去之聖人之所以責強大恤小弱而為不能自強其國者之戒也魯之不能援紀意在言外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志變也奪人之國而葬其妻輕棄其國而不及葬其妻皆非常故書之罪齊之暴也惡諸兒之詐也責大之懦也憫紀之亡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禚齊地

春秋義補註卷三 莊公

七

蒐狩有地不越境也況及齊人狩乎齊人者不共戴天者也而與之狩是忘親釋怨非人子矣

五年 壬辰莊王八年

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曰會曰享猶為之名也至于如師則章之矣覲然施面目于三軍之中是尚可以人禮責乎

**禮義** 不書日歷月而返也不言地師之次止無常也夫人之行往來恣縱詩人所以有載驅之刺也秋邠黎來來朝

邾國也。黎來其君也。名之。未命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復納朔也。

**○**衛朔殺二兄而自立。逆王召而不往。罪大惡

極。天王廢之。正也。朔奔諸侯。納之。則罪在納者矣。

是伐王命也。

六年 癸巳 莊王九年

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衛朔有罪。王命立黔牟焉。五國黨朔而伐衛。實干

王命。救之是也。惜其知順逆而不知衆寡。以偏師

春秋義補註卷三 莊公

當五國之衆也。自救衛無功。而王命並不行于天

下矣。蓋傷之也。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惡之也。王救衛。朔入衛。逆王命可知矣。

**○**入者何。逆辭也。朔故嘗有國矣。入而不言復

者。不與復之意也。但言入以著其惡。而天子之威

命蔑矣。公與諸侯之罪不容辭矣。

秋公至自伐衛。

非所至而至也。莊公之行十有九。其至者五。三至

自齊。昏于仇也。一至自伐戎。遠也。一至自伐衛。抗

王命也。雖紀實而善惡見矣。故春秋不徒志至也。

**○**出而至。必告于廟。今公黨朔而納之。又敗王

師以歸。將何辭以告。書至伐衛。以見公之曠日積

時。而爲此助逆之舉也。

蟬

冬齊人來歸衛俘。

軍獲曰俘。朔之賂也。齊人來歸。分之也。宋陳鄭皆

有焉。書齊歸衛俘。而諸侯之貪利而無王可知矣。

**○**俘者寶也。齊歸衛俘。則四國皆受朔之賂矣。

而主齊言之者。以齊爲首惡也。

春秋義補註卷三 莊公

七年 甲午 莊王十年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防魯地。書奸也。

**○**黃氏震曰。春會于防。猶魯地也。冬會于穀。則齊地

也。一歲再會。稔惡已極。無知之禍。行且及矣。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殞如雨。

異也。恒星經星也。不殞者也。而不見。夜明也。星殞

如雨。多也。如雨者非雨也。似雨也。

**○**朱子謂恒星不見。此陰不陰陽不陽。君不君

臣不臣之應。信然。張氏洽謂星殞如雨。蓋王道將

終而霸統方作之祥。非祥也。王室陵夷。紀綱掃滅。天象之變著矣。

秋大水。無麥苗。

災也。周之秋夏之夏。麥熟而苗將秀也。書大水。畏天災也。書無麥苗。重民命也。畏天災。重民命。聖人之心也。彌天災。救民命。帝王之政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穀齊地。

凡夫人齊侯之奸皆書之者。聖人之不得已也。男女無別。必至于淫。淫而不已。必至于亂。文姜淫而弑桓。莊公不禁。哀姜效尤。遂通慶父。子般。閔公之

春秋補義註卷三

莊公

十

禍。魯之不絕如綫爾。詳書之。教人以守禮。閑家遠恥辱。杜禍亂也。

八年 乙未 莊王十一年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約陳蔡以伐邲而不至也。

甲午治兵。

不地于郎也。古者三年而治兵。訓于閒暇。而用于不得已。故師出以律。而有成功。侯人不至。無聊而與是役。失治兵之義矣。

公輕次于外。俟陳蔡而不應。衆心離貳。故申

明約束。以訓齊其衆。雖欲治之。其將能乎。

夏。師及齊師。圍邲。邲降于齊師。

是次郎之師也。陳蔡不至。及齊圍邲。邲怒魯。故降齊也。胡康侯曰。及齊。親仇讎也。圍邲。伐同姓也。邲降于齊。伐國無義。而不能服也。

春秋直書以見其從讎而貪利。資人以虐小

國。同役而不同心。敵遂得以間之。魯師之出。大無功也。

秋。師還。

歷三時而後還。志久也。師出無名。久而無功。故詳

春秋補義註卷三

莊公

二

志之。

用大眾。歷三時。而不目其人。何也。公也。其不言公何也。諱敗諱辱。魯史之私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此禍淫之明驗也。無知者。年之子也。僖公寵年過禮。故無知敢于作亂也。襄公之死。淫而荒也。無知之亂。驕而怨也。其原皆始于無禮。以禮律身。則度謹。以禮使臣。則分定。亂何由作。審乎致弑之原。而戒之。則禍亂息矣。故春秋不徒志弑也。徒人費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孟陽死于牀。不書及

其大夫者。非卿也。

**謹案** 弑君者連稱管至父而專罪無知。則主弑者

無知也。罪不在二子也。

九年 丙申 莊王十二年

春。齊人殺無知。

無知踰年矣。不稱君。齊人以賊討也。

**謹案** 殺無知者雍廩也。而曰齊人者。討賊之辭也。

明非雍廩之私也。人皆得而殺之。所以尊君父而

誅惡逆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莒。莒。齊地音器。

春秋義補註卷三 莊公

謀納糾也。大夫盟。齊無君也。不名。衆也。書公及病

公也。忘其仇。納其子。而盟其臣。非義且失禮矣。

夏。公伐齊納糾。

齊背莒之盟也。糾不稱子。爭國也。不繫齊。不宜有

國也。公伐而納之。多事也。

**謹案** 邵氏竇曰。盟以謀納糾。內則釋怨親讎。外則輔

少亢長。如倫理何。

齊小白入于齊。

小白繫齊。宜有齊也。糾弟而小白兄也。書入。以兵

入也。天倫之際。有讓無爭。小白入齊。不能正其始

也。

**謹案** 小白子糾。皆襄公之子。以糾為小白弟。程朱

之言不可易。三傳非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齊亂是以緩也。魯會葬。非禮之禮也。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乾時。齊地。乾音干。

書及。以我主是戰也。大奔曰敗績。盟不信而至于

伐。伐不服而至于戰。戰不勝而至于敗。自取辱也。

**謹案** 內師不書敗。此何以書。莊公無復讎之心。至

此而憤然交兵。卒致敗北。何不用于先君見戕之

春秋義補註卷三 莊公

日。乃以納讎人之子哉。莊公之罪可見矣。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納不書子。罪糾也。殺書子。罪小白也。滅親也。書取

易辭也。病魯之不能庇也。凡殺子弟目君。此稱人

兼罪其臣也。其臣不諫而使殺焉。則君臣皆有罪

也。

**謹案** 殺糾稱齊人。非恕桓公也。目小白。則齊諸大

夫之罪隱。目齊人。則小白之罪自不能隱也。然取

之者齊。而聽之者魯。魯不能庇。遂殺之于魯地。亦

所以病魯也。魯自是為齊役矣。

冬浚洙。

浚之者深之也。畏齊也。書之。志勞民也。所以守國者末矣。

**洙**洙水在魯城北。齊伐魯之道也。魯不能明政。刑以修其本。而重勞民力。務以除自守。究何益乎。雖時非也。

十年丁酉。莊王十三年。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長勺魯地。

齊來伐而我敗之也。不言伐而言敗。意責魯也。齊殺子糾而又來伐。敗之是也。猶責魯者。自治之理。

春秋義疏卷三 莊公

十四

寡怨之道。止亂之方也。

**辛**此師不用之于復父讎。而用之于納子糾。雖幸勝之不為榮也。

二月公侵宋。

勝齊而驕也。

**所以**所以啓次郎之師也。凡無王命而侵人國者。皆非義之正也。

三月宋人遷宿。

魯宋嘗盟于宿。宋怒魯。遂遷宿。遷怒也。

**遷者**遷其人于己國。而使己國之人據其地。

猶未絕其祀也。僖文以後有滅國。無遷國矣。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

公敗齊而侵宋故也。

公敗宋師于乘邱。乘邱魯地。

同次而獨敗焉。宋先進也。

**公**公以千乘之君。而偷得一時之捷。勝人不以其道也。故書公以譏之。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莘蔡地。

春秋之書楚患。始此。蔡侯名。失國也。以歸。執也。

**荆**楚之故號也。其以號舉何也。舊史略之也。

春秋義疏卷三 莊公

十五

楚書荆。始此年。書荆人。始莊二十三年。書楚人。始僖元年。書楚大夫姓名。始僖四年。書楚子。始僖二十一年。皆從史文。非有褒貶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罪莫大于滅國。而桓公首倡之。所謂罪之魁也。譚子不名。史失之也。奔。不言出。國亡也。出無所出也。

**齊**齊為霸主。荆執蔡侯不能救。而滅弱小以示威于楚。直是恃強凌弱。而無異襄公滅紀之暴也。

秉心之不仁不義。已可概見。

十有一年。戊戌。莊王十四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鄆魯地音茲

再敗宋也。君無道而屢勝。非國之福也。

**公二年之中三敗齊宋之師其黷武甚矣屢戰則民疲屢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則國危矣秋宋大水。**

宋告而魯弔之也。外災亦書。聖人之仁而大也。謹天災恤民隱無分內外也。

**外災不書來告則書比歲交兵怨不廢禮猶行古之道也春秋之世災異多矣聖人亦不能盡**

春秋義補註卷三莊公

書書其一二甚者以明天戒也。

冬王姬歸于齊。

我主之也。魯主王姬多矣。獨莊公兩書之者。為歸于齊也。齊易世矣。猶不可與通乎。曰不敵怨可也。與為好不可也。先君之痛。不可以遂忘也。

十有二年。己亥莊王十五年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鄆音媽

紀侯去國叔姬從。至是叔姬歸鄆。紀侯卒也。卒不書。失國也。書歸鄆。賢叔姬也。鄆者。紀季入齊之邑也。紀之宗廟在焉。叔姬不歸魯而歸鄆。以奉先祀。

不以盛衰易節。聖人之所賢也。賢而得書。春秋之法也。

夏四月。

秋八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捷馮之子也。萬不氏。因舊史也。書及。死于其難也。能為有無。其庶幾焉。華督亦及而不書。削之也。賊也。不與其為大夫也。不傷其及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罪宋失賊也。惡于宋而保于陳。非義也。罪陳容賊也。

春秋義補註卷三莊公

**貴陳受賊且取賂也至于宋人緩不討賊猶能用賂以請于陳得而醢之罪未可與陳同科也**

十有三年。庚子信王元年

春齊侯宋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北杏齊地

齊始霸也。以諸侯而主會盟。自此始也。列國稱人。皆大夫也。會于北杏。謀宋蔡也。蔡新敗。宋新弑也。齊之禁暴安民。功亦偉矣。而春秋無褒辭者。裁以義也。

**齊桓既非九命之伯不得專征其不請王命而會于諸侯者不過假大義以濟私欲爾而于王**

室則為罪魁。邵子所謂功過不相掩者是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

壯杏之會。遂人不至故也。齊人滅遂。所以威天下也。以滅譚遂。知封邢救衛之皆假也。遂無譏焉。罪齊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柯齊邑音歌。

始平于齊也。懼滅遂之威也。

**經義**齊桓亦知魯未可取。故屈意和魯。皆霸術也。

十有四年。辛丑。僖王二年。

春秋義補註卷三 莊公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宋背壯杏之會也。

**經義**春秋初會盟侵伐。外大夫皆稱人。非必將卑師少也。

夏單伯會伐宋。

踐柯之盟也。

**經義**孫氏復曰。此公使單伯會伐宋也。桓以諸侯伐宋。本不期會。魯畏齊。故使單伯會伐宋。三國稱人。吾大夫不可稱魯人。故書單伯也。

秋七月。荆入蔡。

為其與于壯杏之會也。敗其師。執其君。而又入其國。楚暴甚矣。齊不能救。是以蔡子楚也。不力爭蔡。故楚患及鄭而不可制。齊桓之失計也。

**經義**是時齊桓之力。尚未足以制楚。况欲專力謀宋。故不暇相顧也。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鄆衛地音莫。

宋鄭服也。壯杏之會。鄭不至。宋背之。會于鄆皆服也。宋在齊下。尊霸主也。不復序王爵矣。鄭伯者突也。突于是年入國不書。不來告也。

十有五年。壬寅。僖王三年。

春秋義補註卷三 莊公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中霸命也。陳先衛者。桓公進之。重三恪也。魯不與疑也。

**經義**鄆之會。齊始霸也。而諸侯之心。尚有未一至幽之盟而齊霸成。

夏夫人姜氏如齊。

不會于鄆而使夫人往焉。魯之耻。齊之辱也。

**經義**文姜不如齊八年。齊桓絕之也。至此復如齊。桓公欲通好于魯以定霸業。而不之拒也。雖無齊襄之事。然非禮也。禮防一弛。夫人復啓越境之恣。

經 142—611

而遂有如莒之事。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鄭。

為宋討也。鄭舊屬宋。六年黎來來朝。是新從魯也。鄭之會。宋服而魯不至。故為宋討鄭。所以固宋而懼魯也。謀則工矣。而非王道也。鄭人敢問之。而侵宋。亦窺其心之詐而私乎。

宋主兵。故序齊上。然春秋責齊之意為多。結黨以陵小國。非義也。

鄭人侵宋。

間宋之伐鄭也。甚矣突之無遠慮也。始賂宋而求

春秋義補註卷三

莊公

三

立。既立而遂背之。後賂宋而求入。既入而又背之。蓋祖鄭莊之餘智。而不知其不可也。夫鄭四戰之地也。齊楚秦晉之所爭也。齊桓新霸。諸侯方睦。不從齊以禦楚。而首背盟以伐宋。是自求禍也。踰年而齊伐鄭。荆又伐鄭。鄭之不亡幸爾。不守信義而尚詐力。鮮不困矣。

冬。十月。

十有六年。

癸卯。僖王四年。

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討其侵宋也。

伐鄭伐鄭。皆宋主兵。故兩序齊上。鄭有罪而齊桓伐之。師有名矣。惜桓非受命而專伐。猶有罪也。所謂彼善于此。則有之矣。

秋。荆伐鄭。

荆患自蔡及鄭也。及鄭則諸侯病矣。及鄭則周室危矣。鄭天下之樞也。審邇畿甸。控齊引秦。北枕三晉。荆一得鄭。則齊不西。秦不東。晉不南。而楚可北。天下之勢。四分五裂而不能合也。河洛嵩嶽之險。與周共之。東都王城。可指顧而取也。

春秋義補註卷三

莊公

三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幽。宋地。

鄭服也。懼楚故從齊也。諸侯胥從。荆人歛迹。楚不得窺鄭者四十餘年。桓之功也。蔡人不至。服于楚也。齊必得蔡而後可制楚。終桓之世。蔡不從齊。故終桓之世。楚不大創。春秋惜之。

同尊周也。

桓自是霸成矣。桓非受命之伯。假

同盟之禮。制諸侯而脇從之。桓之罪也。而善惡則各繫乎其事焉。會公會也。不書公。公不親會也。疑之也。桓之霸。諸侯服之。魯首叛盟。故為公諱也。凡



盟或書同或不書同載書之辭異也先陳于衛躋許男于滑伯滕子之上者明王不作而霸者以意升降之也借也

邾子克卒

**疏**克者儀父之嗣君也邾本子爵隱元年稱邾儀父者大夫也

十有七年甲辰僖王五年

秦齊人執鄭詹

鄭貳于楚也鄭介大國之間而不能自立惟強可以相庇者是從爾桓能修德以勝楚鄭將不求而

自至不自反而虐執人使非義也天子在上而擅執人之大夫不臣也

**疏**幽之盟鄭伯在焉今書執鄭詹于盟幽之下見盟之不足貴也

夏齊人殲于遂

殲盡殺之也齊人滅遂遂君死之遂民思之桓公因以兵戍之遂人憤而盡殺之也此遂人殲齊人也書曰齊人殲于遂不罪遂人也齊自殲也亡國之餘能自奮而殲敵理之所得為也故變文書之類觀春秋之書法書某伐某罪伐之者也某及某

戰罪及之者也某執某罪執之者也某殺某罪殺之者也梁亡不罪亡之者也梁自亡也鄭棄其師非有敗之者也鄭自棄也比類以觀而義見矣

秋鄭詹自齊逃來

書逃罪詹也詹為人臣將命不辱執之而義死制可也執之不義死道可也逃遁苟免非夫也書逃來罪魯也魯以納糾之故與齊有隙雖盟于柯猶疑之也今又受其遁逃而為之淵藪非義也

冬多麋

麋魯所有也多則為異且害稼也

**疏**陰盛所感惡氣之應也周之冬乃夏之秋故麋多則稼害

十有八年乙巳惠王元年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疏**不言朔不言日舊史失之也或經成而後闕之亦不可知也傳以為夜食非也

夏公追戎于濟西濟西濟水之西蓋魯地

秋有戴音戴

戴魯所無也有則為異且害人也麋與戴必志之者謹其致此之由也聖人興而圖書出蕭韶奏而

鳳凰來。和氣之感也。君道失而災異見。國將亡而妖孽生。乖氣之致也。春秋上觀天時。下察地理。中驗人事。旁徵庶物。纖悉而不遺者。所以明感應之理。維氣化之變。範圍曲成之道也。

冬十月。

十有九年。丙午。惠王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結。魯卿也。陳人微者也。遂。繼事也。齊宋在鄆。結因

春秋義補註卷三 莊公

吉

媵婦而遂盟之也。以上卿而媵微者之婦。以大夫而盟大國之君。非君命而生疆場之釁。一事而三失焉。故詳志之。

結。魯大夫。媵者送女也。鄆之巨室嫁女于陳

人。結以其庶女媵之。送至嫁女之國。使之從嫡而行。遇齊宋欲深謀伐魯。遂專矯君命而與之盟。甚矣擅命之非禮也。即有利國之功。猶當以矯制論罪。終之齊宋皆怒。三國皆來伐我。結之召寇。則遂事之失矣。

夫人姜氏如莒。

書奸也。

附 孫氏覺曰。婦人無專行之禮。惟父母在得歸寧。父母歿。雖兄弟之國不往。況他國乎。惡自見矣。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惡。三國也。以結爲非。不應與盟。既已盟矣。不應來伐。失禮又失信也。

附 是役也。齊桓始霸。責魯不恭其事。故來伐也。是時天子播遷于外。桓公不能討。乃以三國伐魯。何輕重失衡若是哉。

二十年。丁未。惠王三年。

春秋義補註卷三 莊公

吉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比年如莒。縱欲也。如齊且不可。況如莒乎。莊公不禁。失子道矣。

夏。齊大災。

延燒也。宗廟廡庫皆焚也。

謹案 外災不志。傳曰。其志以甚也。春秋時。災異不可勝紀。但取其著者書之。如宋齊陳鄭數大國而已。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我。

二十有一年 戊申惠王四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突篡忽而立四年出奔忽復立二年遇弑子亹立  
一年齊人殺之子儀立十四年傳瑕弑之突復入  
七年卒突之奔也魯再納之遂與鄭絕子儀子亹  
之事不書不來告也凡所書者皆突也突篡而書  
爵始終君鄭也紀實也所以著世衰道微亂臣賊  
子皆得終于其位也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文姜也

春秋義補註卷三 莊公

主

以夫人之禮喪之也賊也而夫人之春秋有隱痛  
矣

文姜之惡極矣復稱夫人姜氏傷魯人不能

討罪莊公不知大義當絕使之生正夫人之位卒

用夫人之禮也直書其事而義自見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八月乃葬緩慢也突既能君有功王室猶謚  
曰厲時在春秋公議尚存鄭人不能諱其篡奔之  
實也

二十有二年 己酉惠王五年

春王正月肆大眚

肆赦也眚過也肆大眚罪無不赦之辭也書曰眚  
災肆赦肆眚可也肆大眚不可也大眚皆肆則廢  
天討虧國典縱有罪而善人冤矣

文姜身為大惡魯人切齒之深莊公欲以夫  
人禮葬毋豈有所忌而因其喪肆赦以說人心以  
蓋母惡乎此事之不可知而未必無是心者要其  
亂法易常非君道也不知者以為春秋之美事過  
矣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春秋義補註卷三 莊公

主

以小君之禮葬之也合于墓而與桓同穴也祔于  
廟而與桓配享也春秋有隱痛焉七月而葬與不  
從夫謚猶末也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書公子非大夫也公子之重視大夫也以人而殺  
其公子以公子而為人所殺以國君而使其公子  
為人所殺皆罪也

此書專殺之始也春秋之世國無大小其卿  
大夫士皆專命之有罪無罪皆專殺之其無王甚  
矣故孔子錄之以著其惡

夏五月。

闕文也。

**禮** 蓋五月之下有脫事爾。不然春秋未有以五月首時者也。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求昏也。

**禮** 父讎不報母喪未除而請昏于齊此為惡之大者。至于齊侯之傲魯魯君之屈體皆其末也。

冬公如齊納幣。

子同之生三十有五年矣始求昏非愆期也原有

春秋義補註卷三 莊公

主

夫人也。夫人者誰孟任也。公與孟任割臂而盟許為夫人。生子般焉。蓋夫人世子皆具矣。而又求昏並后匹敵是以有子般之弑也。齊仇國也與之會盟為社稷也。而又昏之是死父也。文姜之惡義本當絕然而莊則既母之矣。衰經之中非議昏之時也。昏禮有六。惟親迎宜自往也。其他五禮皆使大夫今喜于得齊而親納幣。非禮也。棄夫婦之恩陷子孫之禍忘父之仇背母之喪。又輕身為非禮之行。娶夫人之失未有甚于此也。故其受夫人之害亦未有甚于斯也。詳書之垂戒也。

二十有三年 庚戌惠王六年

春公至自齊。

踰年矣且非所至而至也。如齊納幣而告于廟桓公其愀然矣。

**禮** 莊公踰年而後反居喪告朔之禮俱廢且忘父讎冒母喪而往納幣反行大夫之職以此告廟

尚得謂有人心乎。此書至以見公過也。

祭叔來聘。

叔者祭伯之弟也。不書使非王命也。天子內臣非命而聘非禮也。

春秋義補註卷三 莊公

主

夏公如齊觀社。

**禮** 程子曰昏議尚疑故公以觀社為名再往請議後一年方逆蓋齊難之也。社者諸侯祭其土示

之常事未聞鄰國之君往觀之者莊公無故而行

是之謂縱有為而往是之為淫皆非禮也。

公至自齊。

非所至而至也。

**禮** 公以觀社為名而實窺齊女其誨淫召亂必矣。所以危而書之也。

荆人來聘。

書人其大夫也。未為命卿故書人也。書來聘謹之也。荆敗蔡伐鄭而聘魯。所謂遠交而近攻也。

公及齊侯遇于穀

謀昏期也。穀齊地也。如齊已亟矣病公也。

蕭叔朝公

蕭附庸也。叔蕭君弟也。當國而攝其君故書朝。不書來公在穀也。朝非禮也。朝于穀非地也。

嘉禮不野合。朝于外非正也。而君受之。公與

蕭叔皆失正也。

秋。丹桓宮楹。

春秋義補註卷三 莊公

手

楹柱也。禮天子諸侯黜堊大夫倉士黹也。堊者堊之

泥之。次以灰飾之也。堊字貫下二句。猶云。丹楹非

禮也。祖禰之宮一也。丹桓宮楹是典祀豐于昵也。

非孝也。為侈而已矣。侈則用費。用費則多取而民

貧。民貧則奸邪生而禍亂作矣。

丹楹刻桷欲以媚先君也。非諱示齊女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桓公終生之子也。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扈鄭地

將親迎也。急于娶女不遑寧處如是也。

過于穀盟于扈皆為要結姻好也。齊何難之

之甚。公何求之之急。二國之昏姻不以禮義如此。

哀姜之不終也宜哉。

二十有四年 辛亥惠王七年

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桷椽也。刻鏤也。諸侯之桷斷之簷之。刻桷非禮也。

丹楹刻桷皆書之者杜其漸也。始焉華其宗廟。繼

必廣其宮室。後必高其臺榭。新廡築郛。連築三臺。

土木之功繁興于此基之矣。

葬曹莊公

春秋義補註卷三 莊公

主

夏公如齊逆女

親迎不書此何以書為如齊也。王裒之父死于晉

哀終身未嘗西向而坐。莊公屢如齊獨不憶其父

乎。書之誅心也。

秋。公至自齊。

不與夫人偕至也。親迎而不偕至失夫道矣。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夫人未有書入者書入內弗受也。其弗受何也。孟

任故也。內有夫人也。且是齊襄之女也。雖宗廟亦

弗受也。神人之所弗受而齊強納之故書曰入惡。

之也。

**傳** 昏義以正始為先公不與夫人偕至姜氏不從公而入已失夫婦之正不正其始宜其亂也他日夫人淫縱奸臣篡弑之禍皆兆于此春秋屬辭比事昭然可見

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宗婦同姓大夫之婦也覲私見也穀梁曰男子之幣羔雁雉膾女子之幣棗栗服脩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女同幣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公越禮黷貨以悅齊女甚矣莊公之庸繆也

春秋義補註卷三 莊公

三

大水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羈奔陳弱也赤歸曹篡也忽羈皆不稱爵不能君也突赤不書公子失子道也忽羈皆繫國宜有國也突赤皆不繫國不宜有國也突歸而忽始出鄭有君而突逐之也罪甚于赤也羈奔而赤始歸曹無君而赤竊之也罪輕于突也比事以觀而曲直之繩墨觀矣輕重之權衡見矣

郭公

訛也郭亡也比梁亡之例而書之也

**傳**

郭公自是闕文先儒或以為郭亡者疑說文亡字从人从乚是公字與亾字相似爾然疑誤之事聖人闕之

二十有五年 壬子惠王八年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女音汝

釋伐我之怨也

**傳** 魯自公子結因滕而失陳好遂與齊宋來伐今乃來聘以結好也女氏叔字陳卿四命例不書名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春秋義補註卷三 莊公

三

朔拒王命而卒于君位傷王命之不行也故春秋不徒志卒也

**傳** 不書葬者魯不往會爾非去葬以為討也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不于朝而于社僭天子也不用幣而用牲詔鬼神也

**傳** 日食乃陰威侵陽之徵莊公于克陽之本失矣鼓何益乎況鼓社則有責神之意非禮矣又用牲而欲以物求免其過不亦甚乎

伯姬歸于杞。

不書逆不親迎也。書歸志失時也。伯姬者公姊妹也。桓公之薨二十有五年矣而始歸。愆期可知也。

**謹案**

內女之歸非失禮不書。杞伯姬之歸也。無失

禮而特書何也。此為二十七年公會杞伯姬于洮

與其冬伯姬來起文也。禮女子二十而嫁。有故二

十三年而嫁。桓女而至是始嫁。此文姜喪畢之後

或杞伯更有喪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非禮也。左氏曰。凡天災有弊無牲。非日月之眚不

鼓。

**謹案**

比年大水陰盛陽微之變極矣。莊公不務脩

政事以消患。彌災而徒以伐鼓用牲求免。抑亦未

矣。況禮文之末又錯乎。

冬公子友如陳。友即成季其後以王父字為氏

報女叔之聘也。凡書公如者朝也。書大夫如者聘

也。聘常也而書之。或志其交私也。或志其諂大也。

或志其專國也。友如陳志季氏之專政且私于陳

也。

**謹案**

經于內朝聘皆書如。以為國惡而諱之也。魯

十二公未嘗特朝于京師。是無王也。而使大夫出

聘列國。則無等也。故書如以見其出之無名。若外

君大夫直書朝聘。則明志其失禮而不為之諱矣。

二十有六年癸丑惠王九年

春公伐戎。

夏公至自伐戎。

曹殺其大夫。

赤除羈之黨也。大夫命于天子。諸侯不私命也。有

罪歸于司寇。諸侯不專殺也。故諸侯殺其大夫必

書不書名。史失之也。稱國者君與大臣共之也。

**謹案**

曹殺大夫大抵非一人。魯史不得其姓名。故

闕之。春秋因之不惟譏其專殺又誅其濫殺也。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與楚爭徐也。楚得蔡又得徐則患及齊魯而不可

制。故爭徐所以開侵蔡之路。為伐楚之謀也。宋序

齊上宋主兵也。

**謹案**齊實霸主而以宋主兵何也。離徐者宋故齊

以宋主之也。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甲寅惠王十年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洮魯地。

非禮也。失男女之別矣。杞伯不閑有家。伯姬不守婦道。莊公不循典禮。參譏之。

婦人無專行之道。伯姬會公于洮。雖未有淫惡之跡。而經書之與夫人姜氏同者。犯禮之迹無異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鄭服也。鄭貳于楚。齊執鄭詹。今齊伐徐。勢漸盛矣。故鄭服。

張氏洽曰。再舉同盟之禮。以申霸令。而一諸侯

春秋義補註卷三 莊公

三六

之心。魯宋陳鄭皆至。而衛不來。故明年伐衛。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原仲陳大夫。

原仲季友之舊也。棄國政而葬其私交。非禮也。

大夫不可私行出境。或請命于公。而公許之。

未可知。然亦以私自行爾。故先儒皆以為譏。

冬。杞伯姬來。

歸寧常事。不書也。伯姬非莊公子。義不當歸。

春秋以其歸之非禮故也。

莒慶來逆叔姬。

不稱逆。女慶自逆也。大夫逆婦不書。此何以書。志

失時也。叔姬。伯姬娣也。桓公之薨。二十有七年矣。而始歸。失時可知也。

莒慶之越境。莒子之不能制其臣。莊公之自為之主。皆有罪也。

杞伯來朝。

杞侯也。而稱伯。時王黜之也。書來朝。罪杞伯也。朝魯已非矣。又從伯姬來焉。所謂失禮之中。又失禮也。

觀杞伯來朝。知伯姬之來。為伯道殷勤也。來朝而假伯姬以自託。杞之過崇其夫人也。

春秋義補註卷三 莊公

三七

公會齊侯于城濮。城濮衛地。

尋幽之好。且謀伐衛也。

二十有八年。乙卯。惠王十一年。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討其不與幽之盟也。伐不書日。此日者。戰之日也。

齊以是日至。衛即以是日戰也。書衛人及。罪衛人也。齊桓之霸。衛人不從。衛有罪矣。又不服而速戰。

以至于敗。則衛人之過也。

伐衛之役。齊奉王命以討之。而書人者。何哉。

蓋齊侯待于城濮。特遣微者往伐。意欲以不戰而



屈人兵爾而衛遂與齊戰以至敗績故知齊稱人非貶也。

夏四月丁未邾子貜卒。

克之子也。

秋荆伐鄭。

為其從齊也。幽之初盟齊執詹者鄭貳于楚也。幽之再盟荆伐鄭者鄭專于齊也。與齊爭鄭荆禍烈矣。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善救鄭也。

春秋義補註卷三 莊公

手

朱子曰當時楚最強大時復加兵于鄭鄭則在王畿之內向非桓文有以遏之則周室為其所併矣公之勇往相齊亦善矣哉。

冬築郿。郿魯下邑。

譏新築而勞民且不時也。冬築之何以不時。大無麥禾而築郿。所謂時紕舉贏者也。

大無麥禾。

倉廩竭也。麥在夏禾在秋。書于冬者追計之也。趙氏恒曰土功不息費用浸廣調度不克有司于歲抄計之知倉廩竭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告糴于齊急也。君子以魯之治國為無謀矣。

歲一不登而告糴鄰國。蓋魯無儲蓄以備凶災。又兵革力役不息以致荒耗。所謂國非其國也。

二十有九年 丙辰惠王十二年

春新延廐。

延廐者法廐也。新之者脩之也。凡土功日至而畢春新之不時也。大無麥禾而冬築郿春新廐耗財已甚矣。勞民已亟矣。

汪氏克寬曰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亦荒政中

春秋義補註卷三 莊公

手

一事也。而春秋書築郿延廐以譏莊公何哉。夫國有儲蓄倉廩實府庫充則興工作以聚窮民使無轉徙之患亦云可也。今倉廩虛竭乞糴鄰邦而猶興不急之務何其不知務至此耶。

湛氏若水曰當春農作方興而舉工作是小不時。大無麥禾而與築郿相繼而興是大不時。

夏鄭人侵許。

鄭許有舊怨許自盟幽之後不與于齊桓之會。鄭人侵之或齊之命與是假公以濟私也。春秋惡之。

秋。有蜚。

興也。有者不宜有也。

**爾雅**通志本草皆以蜚為蟲。所謂蜚蠊蟲。能食稻花者也。山海經以蜚為獸。見則其國大疫。二說皆近是。姑並識以俟參考。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紀亡矣。猶繫紀者。從叔姬之志也。卒之。賢之也。崇獎節義。為後世勸也。妾媵不卒。特卒叔姬。公弟不卒。特卒叔姬。皆賢之也。

城諸及防。

春秋義補註卷三 莊公

早

備齊也。將與齊爭鄆也。諸及防者。先城諸而後城防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城之時也。何以書歲歉而勞民也。春秋凡用民力。不時害義。固為罪矣。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為重事也。

三十年 丁巳 惠王十三年

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鄆而不能也。伐而次者。以次為美救而次者。以次為譏。次于滑而紀滅。次于成而鄆降。見義不為。無勇也。

秋。七月。齊人降鄆。鄆。紀之逆邑。

脅服曰降。八年。邾降于齊。邾自降也。意責魯也。今書齊人降鄆。非鄆自降也。專責齊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國滅不葬。葬叔姬者。賢叔姬也。見叔姬之全乎為紀之婦也。抑以見紀季之全乎為紀之臣也。表苦節之貞婦。憫亡國之孤臣。為後世勸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濟。魯地。

**國語**謀伐山戎也。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為齊濟。

春秋義補註卷三 莊公

早

在魯界為魯濟。遇者。簡其禮以議軍旅之事也。

齊人伐山戎。

三十有一年 戊午 惠王十四年

春。築臺于郎。

遠築臺。非禮也。春非時也。臺非事也。郎非地也。

夏。四月。薛伯卒。

薛侯也。稱伯。時王黜之也。不名。史失之。

築臺于薛。薛。魯地。

再築臺。亟勞民力也。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山戎之俘也。來獻何威魯也。名曰自卑。實自矜也。獻戎捷禮乎。曰非禮也。諸侯不當遣俘。齊桓恃功而不知禮。魯不當納之也。

**方氏**苞曰。齊魯釋怨為昏盟。會必同。何為示威且使人獻捷。亦足以示威。而親至魯庭。則損威而傷重多矣。齊侯之來。蓋急于結魯。而又不甘用相朝之禮。故託于獻捷以為名也。其急于結魯何也。春秋時為天下患者莫如楚。而非得魯宋之死力。則不能與楚爭。故魯之未附。亦嘗臨之以威矣。既附則就會于魯濟。而復親至于其庭。所以深結魯心。而為伐楚計也。不然。豈桓公與管仲謀國之詳。乃為此無名之舉哉。

秋。築臺于秦。秦魯地。

三築臺。勞民甚也。比而觀之。丹楹刻桷。築郿新廡。大城二邑。連築三臺。土木之功。未有盛于斯也。人知國政之弊。在城邑築臺之日。而不知君心之侈。在丹楹刻桷之時。聖人謹于其微。而不為嗜慾。則娛樂之言無自進。不好功利。則興作之計無自生也。

冬。不雨。

災也。冬不雨。何以災。周之冬。夏之秋也。

**二百四十二年**中。一時不雨者必多矣。此何以書。承大無麥禾有蜚之後。故一時不雨。即以爲憂而書于冊也。

三十有二年。己未。惠王十五年。

春。城小穀。小穀魯地。

無麥禾而新延廡。冬不雨而城小穀。無恤民之心矣。身歿而禍作。非不幸也。宜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邱。

梁邱在齊宋接界處。其地近宋。

**家氏**鉉翁曰。左傳謂齊桓以楚人伐鄭。故欲會

春秋義補註卷三

聖

春秋義補註卷三

聖

諸侯。宋公請先見。為此遇。則是遇也。齊宋謀所以捍楚而救鄭者。霸主能虛己以求人。宋公能悉力以輔霸也。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牙即信叔也。是年立叔孫氏。

叔孫氏之始也。牙之卒。季友酖之也。為般故也。不書殺。無讖也。

**叔牙**將為亂而未成。季友因其未成也。誅之而不名其罪。且不廢其後。兄弟之恩。君臣之義。皆至矣。故平其文。使若自死然。以見季子之忠于國而適于權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莊公**正終。此常事何以書。公之宗嗣不定。閔聞不修。而主威不立。得免其身。幸也。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不稱爵。未踰年也。稱子。嗣位也。不書薨。未成君也。公薨而子般卒。弑也。慶父弑般。將以悅哀姜而專魯也。春秋自夫人孫齊以來。備載莊公內治之失。而終之以此。將使人君鑒焉。而守禮闢家以絕禍亂也。

**陳氏**深曰。子般孟任所出。始之不正。故羣公子

春秋義補註卷三 莊公

四

心不服。季氏以死奉般而立之。正也。既立矣。其如哀姜妬悍。不樂孟任之子得立。而慶父又通哀姜。志欲取國。哀姜力為圖之。則子般安得保其位。此皆莊公內治之失。稔成其禍。僅免其身。卒弑二嗣也。

公子慶父如齊。

子般卒而慶父如齊。是慶父弑之也。弑書卒。內辭也。繼書如。據實也。不書奔。非奔也。告立閔公也。書如。見魯人之不討而縱其往也。齊人之不討而容其來也。季友奔陳。不書。削之也。以別于慶父也。

**慶父**雖殺子般。未敢便取其國。利閔公之幼而立焉。其如齊告立君也。亦恐齊之見討。故結納其君臣。爾書如齊。以見其出入自如。威行中外也。狄伐邢。

春秋義補註卷三

男

友諫  
廷宗

校字

春秋義補註卷三 莊公

四

春秋義補註卷四

合河孫先生業

後學武進楊方達增註

閔公

莊公庶子也。慶父弑子般而立之。

元年 庚申惠王十六年

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不即位也。八月公薨。子般即位。十月般弑。慶父立。閔公而後如齊。則既已即位矣。故踰年不復即位也。

齊人救邢。

春秋義補註卷四 閔公

善齊人也。胡康侯曰。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而不速。書所次以譏之。救而不敢。書所至以罪之。兵者聖人之所惡也。獨至于救兵而書法若此。聖人之情見乎辭矣。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亂是以緩也。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落姑齊地。

復季友也。友訖牙而立般。慶父弑般而立閔。季友奔陳。因陳以訴于齊。欲因齊以歸于魯。而懼閔公之不安于已也。魯人厭慶父而思季子。而又懼季

子之不利于閔公也。故公及齊侯盟。使閔公安乎季子。季子安乎閔公。而後來歸也。

落姑之盟。孰使之耶。吳臨川謂國之世臣為

之。卓去病謂是時季友既出。慶父專國。豈復有如石碻者。能自安于內。以請于齊。以經傳考之。陳方為齊所厚。而魯交亦親。友與陳故。援陳人以請于齊。此說較勝。然不如孫說之兼而用之。于經字字有著落也。

季子來歸。

稱季子。國人尊之也。言來歸。國人喜之也。莊公薨

春秋義補註卷四 閔公

子般弑。閔公幼。慶父通乎夫人。以傾公室。國人洶洶。願得季子以平內難也。尊之至則貴之。周喜之深。則望之切。而卒使閔公再弑。則季子之過也。聖人據其實而書之。哀魯國而責季子之失其望也。書季子而不名。因魯史之文也。春秋于爵次名氏。一仍前史文。如聲以一人而或稱公子。或不稱公子。陽處父以一人而或氏或不氏。皆舊史之文。而非有常法也。夫子直書史家之辭。曰季子來歸。則國人之慰望可見。而季氏之專政亦由此起矣。故朱子曰。春秋取之。與取管仲意同。

冬。齊仲孫來。

仲孫齊大夫也。不名。史闕也。盟曰來盟。聘曰來聘。直書曰來。蓋覘國也。齊霸主也。而近于魯。不思明王法。脩霸職。討有罪。扶微弱。乃使智謀之士。覘虛實。而欲取之。齊之君臣。交失矣。故書之。譏之也。

**謹案** 桓公霸諸侯。將因人之難。以為利。書來不書事。所以病桓也。至仲孫之智。善于覘國。而不能輔君。速行方伯之義。是亦仲孫有罪焉。據傳所載。覘魯可取者。齊侯之心。俟其自斃者。仲孫之策。故交譏之也。

春秋義補註卷四 閔公

二年 辛酉 惠王十七年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罪齊人也。

**謹案** 陽國。天子所封也。桓公以尊王為名。而遷天子所封之國。則其尊王者。假之而已。非有興滅繼絕之心也。然降鄆遷陽。猶為不絕其祀。霸者功過。不相掩。此之謂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祭不書名。獨郊禘書之者。志僭也。禘。天子之禮也。禮不王不禘。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悉書則不可勝書。因事以見義焉。有書禘。有書吉禘。禘者常禘也。喪畢而禘。吉禘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今距莊公之薨。二十一月矣。猶在喪也。言莊公。非宮也。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寢。三年而升于廟。今猶未升也。禘當于太廟。不于廟而于寢。則褻矣。書禘。僭也。書吉禘。未可以吉也。于莊公。非廟也。一舉而三失禮焉。故志之。

**謹案** 淫逆之人。所忌者。羣臣百姓有先君之思。故早用吉。以變人之耳目也。莊公喪制未闋。未可入太廟。即于寢。而以莊公配之。所謂失禮之中。又失

春秋義補註卷四 閔公

四

禮也。初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而麻。不入。君臣雖未終喪。蓋皆吉服矣。豈獨祭為然哉。時閔公尚幼。此著執國政者之罪也。

禘祫辨疑六條 楊方達附

春秋言魯郊禘。皆後人之僭也。說者謂成王所賜。伯禽所受。其言本于明堂位。夫成王賢主。魯公賢侯。豈為此悖亂之舉哉。明堂位乃盛張言之。畔乎道矣。其篇首曰。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恰與禘事相應。蓋劉歆輩承莽意而偽作者爾。先儒已識其誣。

方望溪尤言之甚鑿其為後人之僭無疑也。要之天子有禘有祫諸侯有祫無禘魯非不得祭太祖止不應追周公所自出也魯行禘于周公之廟已為非禮況僭用之于莊公乎。

### 右論魯郊禘之失

漢初以金購遺書諸儒私撰禮篇以求購金皆約春秋為之見春秋禘于莊公遂以為時祭之名見春秋惟兩度有禘一春一夏所以或謂之春祭或謂之夏祭。閔公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今之三月僖公八年七月禘于太廟今各自著書不相符合而鄭玄不達其

春秋義補註卷四 閔公

五

意又妄為之注。注祭法及小記則云禘是祭天。注詩頌則云禘是宗廟之祭小于祫。注郊特牲則云禘當為祫。注祭統王制則云禘是夏殷之時祭種種乖謬殊可怪也。

### 右論經傳論禘祫之失

小記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王制曰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禘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郊特牲祭義曰春禘秋嘗祭統曰春禘夏禘曾子問曰祫祭于太廟祝迎四廟之主非祫祭則七廟五廟無虛主

諸儒聚訟迄無定論蓋嘗詳參其義禘祭有二有時禘有大禘皆禘者四時之小禘是也大禘者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者也祫亦有二有時祫有大祫時祫者不兼毀廟之主所謂祝迎四廟之主是也大祫者毀廟之主陳于太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廟者也蓋禘之義主于尊則推始祖所自出始祖而子以父屈所以尊尊也祫之義主于親未毀廟之主亦升于太廟而同享焉所以親親也若祠祭若禴祭皆行禘禮故悉云禘若禴祭若嘗祭若烝祭皆行祫禮故悉云祫外此有事而告祭殷祭

春秋義補註卷四 閔公

六

凡及始祖所自出者總為禘祫祫及未毀廟之主者總為祫天子禴祭曰祫禘祫而兼禘也諸侯禴祭之禘則一牲一祫乃牲與祫間雖禴祭之牲而牲用禘禮雖禴祭之祫而祫用禘禮也周禮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此周時祭名詩所謂禴祠烝嘗于公先王是也記云初禘嘗烝乃記禮者之誤爾鄭康成以春禘夏禘為夏殷之禮並無明文可據不必辨也。

### 右論禮經禘祫之異

馬融王肅皆云禘大禘小。鄭玄注二禮以為禘大禘小。賈逵劉歆則云一祭二名。禮無差降。夫禘之年月見于春秋。而禘之年月經傳無文。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之說起于禮緯。而東漢初據以定禮。雖經無所據。而于理或然。先王制禮必象天道。三年之禘象閏五年之禘象再閏。而禮數者小。禘者大。小者祭及近。大者祭及遠。此馬融王肅所以皆言禘大禘小也。鄭玄謂禘小禘大者。以禘用五齊三酒。禘用四齊三酒。禘九獻。禘十二獻。禘用六代之樂。禘以四代。又無降神。

春秋義補註卷四 附公

七

之樂也。不知禮有以簡為貴者。大禮必簡。小禮必煩。不得以此為禘小禘大之證也。爾雅曰。禘大祭也。得之矣。公羊穀梁以大事于太廟為禘。不知春秋之義所以甚逆祀之非爾。非言禘之大也。且宣八年有事于太廟。非禘也。乃時祭也。

右論諸儒言禘禘大小之異

趙伯循曰。禘者帝王立始祖之廟。猶謂未盡其追遠尊先之意。故又推所自出之帝。設于始祖廟祭之。而便以始祖配祭也。此祭不兼羣廟之主。為其尊遠不敢褻也。朱子遵之。許東陽曰。王

者始祖所自出世數既遠。不可以立廟。則祭于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凡廟各有主。皆居室中東面之位。而獨尊。禘則于其始祖廟中。特設所自出之虛位于東面。而始祖之主退居南面以配之也。蓋始祖自當旁坐。以明有父之尊。而不兼羣廟之主。不與羣昭羣穆為並列也。又何嫌于褻始祖乎。孔子之所以不語及于此者。為不敢斥言君過。而非謂報本追遠之幽遠不足信也。禘義深遠。比追王上祀之義更進一層。正在乎闊遠不可測處。見精神一脈之相聯。故

春秋義補註卷四 附公

八

朱子曰。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語此。

右論推始祖所自出之說

商頌之長發。序以為大禘也。而經無明文。朱子則以為大禘之詩。蓋其詩歌及玄王桓撥相土烈烈。與夫武王之湯中葉之大甲。未嘗不及親廟與夫羣廟之主也。此朱子所以謂禘祭之詩也。周頌之雖序亦以為禘太祖也。而歌皇考烈考。無一詞及于嚳稷。朱子以為武王祭文王而徹俎之詩。其信然也。漢唐以來。論說不一。名實混亂。無足據也。當以朱子之言為主。



右論詩言禘祫之証

秋八月辛丑公薨。

不地。弑也。孰弑之。夫人慶父弑之也。季友之返。非夫人慶父意也。故復比而弑公也。夫人慶父固不容誅矣。季子外有強援。內執國政。不順人心。以討亂賊。隱忍而待閔公之罹害。是季氏亦有罪焉。不言慶父弑者。內諱弑也。然不書地。則雖諱而亂賊之獄具矣。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書孫與弑也。文姜不氏。上已見也。故蒙之也。哀姜

春秋義補註卷四 閔公

九

書氏上未見也。故目之也。夫人之惡。莊公答之也。莊公不哀其父而昏于齊。是教弑也。不聞其母而播于衆。是誨淫也。故夫人不以淫爲羞。大臣不以弑爲恥。般弑于前。閔弑于後。魯國幾亡。莊公之過也。

哀姜不奔齊而奔邾。畏齊桓也。先儒謂降于文姜。恐非春秋正人倫之義。

公子慶父出奔莒。

夫人孫而慶父奔。二人共弑也。夫人慶父何以奔。季友立僖公也。然則季友之力足以濟而坐視禍。

變可想矣。

慶父之奔。蓋自知罪大惡極。畏魯人之討。與霸國之誅。而不得不奔爾。至季友既立僖公。則當治慶父之罪。乃視其奔而不能討。止以賂求于莒。不許其入而已。慶父既縊。又立孟氏之後。異于叔牙。邦憲大失。而三桓之擅政。由此始矣。朱子曰。縱夫慶父之罪小。季氏自有大惡。

冬齊高子來盟。

定僖公也。不稱使。權在高子也。稱子。魯人貴之也。

莊公薨。子般卒。閔公弑。夫人內亂。慶父外專。魯未

春秋義補註卷四 閔公

十

知孰有之也。齊侯使高子將南陽之甲以來。可定則定之。可取則取之。爾高子至而平魯。難定僖公。是再造魯也。貴之也。

高國齊世卿。國人尊之。皆以子稱。稱載于冊。

聖人因而不革。付天下後世公論。朱子以爲如季子來歸之類是也。齊侯不討慶父之亂。而但使高子一來。豈真有仗義之心哉。

十有二月狄入衛。

衛滅矣。書入。得而不居也。文靖先生曰。墻茨鴉奔。衛爲狄滅之因也。衛自宣惠以來。上蒸下淫。淫亂

之禍不纂則滅可不戒哉。

鄭棄其師。

清人之詩是也。其序曰。文公惡高克而不能遠。使將兵于河上。久而不召。其眾潰焉。是棄之也。書師志眾也。眾者國之所與立也。而自棄之。謀之不臧。未有甚于斯也。書曰。鄭棄其師。臣同罪之辭也。

**高克**見惡于君。其罪易知也。鄭伯惡其臣而不能退之。以禮。况已知其不賢而強任之。聽其久而自潰。不獨陷其身。且棄其民矣。故先儒多專咎鄭焉。

春秋義補註卷四

二

春秋義補註卷四

男

友誼

校字

春秋義補註卷五

合河孫先生業

後學武進楊方遠增註

僖公

閔公庶兄。成風子也。季友立之。

元年

壬戌惠王十八年

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不即位也。哀姜孫慶父奔。成季立僖公也。高子來盟。定公位也。然則公既即位矣。元年不復即位。正也。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聶北邢地

春秋義補註卷五

一

次而救。非救也。韓非子曰。狄伐邢。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太早。邢不亡。狄不敵。狄不敵。齊不重。且夫救危之功小。不如存亡之德大。故次于聶北。待邢亡也。先書次而後書救。誅心也。次者其實。而以救為名也。

**書次**雖所以譏其緩。而繼書救。後書城。再敘三國以美其救。則予其終有全邢之功也。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夷儀邢地

師次于聶北。邢遷于夷儀。齊之不成為救可知也。正月次于聶北。六月遷于夷儀。邢之守死待救可

知也。然則桓公之心可誅矣。

**謹案** 邢自遷也。與宋人遷宿齊人遷陽。強遷其國者不同。猶賴三師次于聶北。以為聲援。故狄不敢逼。而幸得自遷焉爾。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是次于聶北之師也。既遷而城之。孰如未遷而救之。然而猶愈于已也。故書城邢。紀功也。先書次而後書救。誅心也。既書遷而又書城。獎勞也。其察奸也。明其與人也。起。

**謹案** 邢即夷儀。既遷則夷儀乃邢國。故不曰城夷

春秋義補註卷五 信公

二

儀而曰城邢也。可知再舉三師。非更舉也。邢雖已遷。無力自城。桓公命三師為之。板築使之足以守。合于救患分災之禮。故再書之。如改事然。美齊侯之功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哀姜也。夷齊地。

夫人之薨不地。其地者有故也。齊人殺之也。以歸者。不可以歸者也。再辱魯矣。即其薨所而葬之可也。

**謹案** 夫人在國。必薨于內寢。故不地。曰薨于夷者。

桓公召而殺之也。不書殺。諱國之惡也。哀姜襄女。桓公以義奪恩。必殺無赦。霸政之有功于世道也。夫人得罪宗廟。義所不容。齊桓應即其死。所以葬之。勿許魯請可也。乃以其尸歸于齊。因魯請而遂歸于魯。使已絕之人。復享小君之禮。配莊公之祀。則典禮紊而大義乖矣。魯之辱齊之過也。

楚人伐鄭。

鄭從齊而又伐許。故也。荆稱楚何也。昔周封熊繹于楚。熊渠始大而改號荆。楚之所以為荆也。子文得政。復號楚。荆之所以為楚也。彼以荆來則荆之

春秋義補註卷五 信公

三

彼以楚來則楚之。紀實也。非進也。

**謹案** 前此聘稱人。今伐鄭而稱人。非以其浸強而人之也。楚君來則子之。楚大夫來則人之。自此稱人。以為常。又其後稱子。以為常。不可以此定褒貶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榿宋地。

謀鄭衛也。狄入衛。楚伐鄭。會于榿。以謀之。脩霸職也。

**謹案** 經書其會。傳書其盟。蓋會而後盟也。齊會諸侯合謀。畏楚之方強。慎重而不敢輕舉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偃邾地。

為其受夫人也。邾雖有罪。業與會于榿矣。而興兵以敗邾師。不亦過乎。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郕。獲莒挐。郕魯地。

季友以賂求慶父于莒。莒來責賂而魯敗之也。莒

貪而魯詐也。不書友殺慶父。當殺者也。不書魯人

殺慶父。不以賊討也。挐。莒卿也。公賜季友汶陽之

田。及費。季氏于是乎始大。

**書獲莒挐何也。**惡公子之給也。非嘉其獲也。

經書未有以書獲為善者。此于公子友書敗書獲

春秋義補註卷五 僖公

四

則責在季子爾。敗莒有功。而季氏專制之形始兆。

自此費授之季氏。而私門之強。漸不可制。何僖公

慮之不遠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哀姜也。

氏。衍文也。不稱姜氏。蒙上也。書喪至。不可以至也。

以兵死者。不入于兆。以罪出者。其子不喪之也。况

與弑二君。見誅于方伯者乎。

**傳以不稱姜氏為貶。**曷為孫于齊不貶。而于

此貶之耶。况莫葬皆不得為輕。何以喪至獨得為

重也。故杜氏以為不稱姜。闕文也。孫氏以氏為衍

文。尤為直捷。

二年 癸亥 惠王十九年

春。王正月。城楚邱。楚邱。衛邑。

是諸侯城楚邱也。不書諸侯。蒙榿之會也。

**凡城必由王命。**諸侯奉齊命城楚邱。而略之

若魯事然者。蓋不予桓公擅天子之大權。而專其

辭也。桓公雖有拯救衛人之功。而不免專封之罪。

此春秋所不與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不當葬也。有宜葬而不葬。隱閔是也。有不宜葬而

春秋義補註卷五 僖公

五

葬。文姜。哀姜是也。

**李氏本曰。**先儒皆稱哀姜僖公之嫡母。子無紂

母之文。得用小君之禮。竊意既得罪于夫。宜絕于

宗廟。以私禮葬可也。以小君祔不可也。僖公知有

母而不知有宗廟矣。其十一月而葬。非所論也。

虞師晉師滅下陽。下陽。虢邑。

下陽。國也。虞先晉。主兵也。下陽者。虞虢之塞邑也。

下陽滅。而虞虢舉矣。滅人以自封。猶不可也。况亡

人以自危乎。

**從晉人之請者虞也。**而又請先伐虢。則滅虢

者虞實主之。故聖人序虞為首以正其罪。然而晉獻之惡亦不可掩矣。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貫宋地

服江黃也。江黃服則楚有內憂。雖欲深入狼顧。恐江黃之議其後也。故服江黃者。服楚之要計也。斷其右臂而塞其門也。然而非王道矣。

**謹案** 公穀謂諸侯皆在。而止言齊宋江黃以包之。非也。春秋會盟未有諸侯在位而經不書者。蓋齊桓方謀伐楚。不欲先事而煩諸侯。故先盟其道里之近于楚者。以孤楚之勢。而伐楚之謀可定。楚近

春秋義補註卷五 僖公

六

于宋。而江黃與楚鄰。所以遠交而結其心也。惜乎為德不終。不數年而楚伐江黃。齊不能救。黃亡于僖之十二年。江亡于文之四年。而齊亦病矣。

冬十月不雨。

志不雨之始也。

**謹案** 僖公之世。三書不雨。纔一月必書。見僖公有

憂民之心。而念雨也。視一時不雨。與累月不雨。而君不問者。相去遠矣。

楚人侵鄭。

與齊爭鄭也。

**謹案** 會于稷。謀救鄭也。楚人比歲侵鄭。而齊師不

出。何哉。師必萬全。而後動。是時楚勢浸強。故春秋不以緩為譏也。

三年 甲子惠王二十年

春王正月不雨。

再時不雨也。

夏四月不雨。

三時不雨也。

**謹案** 詩稱僖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則誠賢君也。故冬不雨而書春不雨而書夏不雨而

春秋義補註卷五 僖公

七

書。以著其念雨也。且正月今之十一月。四月今之二月。此時雖不雨。無害于農。而必書僖公之念雨。可見矣。

徐人取舒。

舒近楚而從楚。徐近齊而從齊。齊欲伐楚。則必過徐。而恐徐之中變也。故使之取舒。以絕于楚。爾。

六月雨。

凡書雨者。憫雨也。謹天災。重民命也。

**謹案** 穀梁曰。喜雨也。夫有志乎民者。何喜焉。富公弼告神宗曰。願陛下不以今日得雨為喜。更以課

年災異為憂此春秋之旨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陽穀齊地

謀伐楚也

**桓**桓之病楚也久矣故元年會于榿二年盟于

賁今復為陽穀之會授以成算明年遂與伐楚之師焉萬全而後舉不敢以易也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聽伐楚之期也

**齊**齊將伐楚恐為楚所覺故再使大夫受盟陰戒師期也

春秋義補註卷五 僖公

八

楚人伐鄭

亟爭鄭也

**鄭**鄭頻受楚師小國何以堪之一失鄭則楚愈

熾而不可圖矣故明年次陘之師有所不容緩也

四年 乙丑 惠王二十一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陘楚地音刑

志齊桓之霸也荆楚五十年間伐蔡伐鄭憑陵諸

國莫敢誰何獨齊發奮而謀伐之兵威既振而後大舉厥功懋矣故序八國之君見與者眾也先侵

蔡攻瑕也書侵用奇也遂伐楚壯之也書伐用正

也聲罪而致討也于陘深入也示必戰也次于陘

節制也脩文告之辭申威讓之令也詳書之蓋予

之也五霸者樓諸侯以伐諸侯者也然而予之者

聖人之不得已也

**齊**齊桓此舉本是伐楚特因以侵蔡蔡嬴國也

不必煩八國之師也齊桓乘勢先披楚之黨蔡衆

既潰則威震而兵強故可以遂伐楚曰遂者言志

不在蔡也非譏其不請命而專伐也伐而後次是

整兵慎戰所以為節制之師非待其自來屈服真

春秋義補註卷五 僖公

九

能不戰而詘人兵者也觀其與屈完觀師恃力驕

矜形于辭色遂來方城漢水之對霸者之心于此

可見然而一匡之功亦聖人之所許也

夏許男新臣卒

不書卒于師者卒于國也陘近許疾而歸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召陵在邢之北

來盟于師聽命也嘉服義也盟于召陵退舍也嘉

有禮也

**其**其再盟何也既盟于師而復盟于召陵也完

非受命而桓公以禮下之也然楚人雖曰受盟而

君不赴會八國之君僅與其大夫一盟遂振旅而歸歸未踰年而圍許滅弦滅黃敗徐桀驚如故而齊不能禁齊何嘗能服楚耶況齊桓問罪之辭不敢訟言其僭王之大惡而姑責以可受可辭之罪僅僅屈完一來而苟且還兵其可謂王者之心乎孟子所謂彼善于此則有之者是也齊人執陳轅濤塗

陳貳于楚也陳從齊望倚齊以敵楚也名陵之後楚不大創陳人懼焉而後貳也桓公不自反而擅執人之大夫則功未成而志已驕矣

春秋義補註卷五 僖公

陳侯會伐同盟而歸途執其國卿則必謀之不協可知非專以濤塗之言也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齊命也獨用江黃均勞逸也書執書伐甚齊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穀梁曰二事偶則以後事至後事小則以前事致以伐楚致大伐楚也

歸致伐楚其出本以伐楚告也與六年伐鄭遂救許而以伐鄭致同

葬許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執之伐之而又侵之已甚矣諸侯方歸而又勤之已亟矣桓公之驕也

名陵之後桓公志已驕溢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桓德于是乎衰矣管仲曾不能諫則君臣俱驕矣

五年丙寅惠王二十二年

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春秋義補註卷五 僖公

書殺世子甚晉侯也溺于色而蔽于讒也有國者而殺其世子未有不亂者也晉侯殺申生里克殺奚齊又弑卓子夷吾獲于韓原子圉死于高梁皆是故也女戎一興骨肉不能保其生宗子一搖數世不能靖其亂詳書之為戒也抑申生之死可謂恭矣然而不如其行也不然則入而明之也隱忍而死是陷親于不義也董子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罪若獻公者所謂前有讒而不見者與故蒙首惡之名若申生者所謂遇變事而不知權者也足以不免于死而且陷父于不

義

太子繼于新城而斥之曰殺不稱國不稱人而直稱君專罪其君也專罪晉侯者探本之論也兼罪申生者處變之義也

杞伯姬來朝其子

僖公之姑也于禮不得歸寧來已非矣朝其子又非也父在子不當朝借曰朝焉不必其母之朝之也是夫老子幼女壯而干國事也

伯姬內女其子即魯之甥也然尚在幼穉不可以與于朝者也杞伯來而使其子隨母以來豈

春秋義疏卷五 僖公

主

伯姬豫欲託其子于魯乎杞伯失君道失夫道失父道伯姬失妻道失母道而魯侯受其朝皆非禮也

夏公孫茲如牟

牟小國也聘之何也娶于牟故也如陳公子友之故也如牟公孫茲之故也故志之

凡內朝聘稱如以別外也戴伯因聘而娶不書逆者不予其因聘禮以行私事也而叔孫氏之專其日熾矣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

于首止首止衛地

王世子者襄王鄭也會之定之也惠王欲立叔帶桓率諸侯以會鄭示天下皆戴世子而不可易也然而不可訓也夫惠雖失道是君父也桓人臣也鄭人子也桓而守臣節也者諫之可也以死爭之可也鄭而知子道也者安之可也謀而逃焉可也桓不諫王而會世子是要君也世子不奉王命而會諸侯是制父也或曰不如是則廢嫡立庶而周室危是亦變之正也曰春秋正其誼不謀其利孝子之行有順無制忠臣之義有死無要太王欲立季歷泰伯逃之孤竹欲立叔齊伯夷去焉龍逢比干諫而死爾不聞脅而制其君也父子有猜忌之嫌必啓篡弑之漸兄弟無友讓之志必開禍亂之原首止之會概以恒辭書之者明臣子之義也

春秋義疏卷五 僖公

主

與桓而孫氏之言不可謂非正論也○漢史載張良使四皓輔太子以朝其事與此相類朱子蓋嘗非之黃若晦曰使四皓實能制高帝使不敢廢太子是張良為其子立黨以制其父也嗚呼世子挾賓客以自固如四皓者然且不可而况外假強國



之接哉此春秋所以書首止之事為後世戒也程時叔曰權謀術數之說起而大人格君心之道不復見此孔子所以惻然有隱而書與以此知留侯之計不可以訓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書諸侯世子不與盟也諸侯何以不序蒙上也

**正義**復舉諸侯見王世子不與也不敢盟世子也既會而盟則書會而又書盟雖地同不得不重書也

鄭伯逃歸不盟

春秋義補註卷五 僖公

古

鄭伯不盟何也首止之盟非惠王意也王謂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于王命故歸也鄭伯奉王命以不受盟而書逃何也此則聖人之權衡也夫君之制命也制以義不制以勢臣之從命也從其治不從其亂鄭世嫡也桓之定之雖曰要君然所假者義也惠王不以義而制命鄭伯不以道而諍君是相率為匹夫之行也書會不當會也書逃不當逃也諸侯不當要君世子不當制父惠王不當廢嫡鄭伯不當從昏臣子之義著君父之道明非聖人孰能脩之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弦黃姻也黃從齊故楚滅弦滅弦者無黃也無黃也者無齊也桓驕而楚張君子傷之

**正義**楚人滅弦知齊不能問也而黃猶恃齊而受弦子之奔楚之滅黃亦自此始矣黃被滅亡而齊坐視焉其負愧于黃深矣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虞稱公天子之三公也是而可執孰不可執罪晉也抑以見虞公之愚也從晉而滅下陽宜其執于

春秋義補註卷五 僖公

主

晉也不書滅不絕其祀也不書取歸其職貢于王也不書以歸地入于晉也

**正義**下陽虞虢之門戶也書滅下陽于前而記執

虞公于後虞固愚也然晉獻詭計執之惡不可掩矣虞公天子三公天子所封又晉虞同姓而執之若一夫論者責虞豈春秋意哉即有憫虞之意亦以甚晉之惡也

六年丁卯惠王二十三年

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新城鄭邑

討其逃盟也。鄭之逃盟，王之命也。而遽伐之，是伐王命也。君子是以知首止之盟之不可訓也。

**謹案** 伐鄭之役，左氏殺梁氏胡氏皆予桓，獨公羊氏及孫氏駁之，亦理之正者也。然而桓之伐鄭，不得已也。觀下文書公至自伐鄭，大伐鄭也，則伐鄭義也。救許亦義也。所謂功之首罪之魁也。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圍許以救鄭也。不書救鄭，惡圍許也。諸侯不序蒙上也。遂救許，則鄭圍釋矣。楚得計而諸侯無功也。然而書救，不沒其善也。以為猶愈于已也。

春秋義補註卷五 僖公

十一

**補** 張氏洽曰：圍許之役，蓋攻其所必救，以解新城之圍也。此楚之狡也。釋鄭而救許，所以抑暴而救患。此桓公之急于義也。故書遂，善其救之速也。

冬，公至自伐鄭。

**謹案** 不致救許而致伐鄭者，不可以二事致，擇其

大而而有功者致之，所謂大伐鄭也。

七年 戊辰 惠王二十四年

春，齊人伐鄭。

鄭未服也。齊務武而不脩德，鄭合楚而不知變，皆非也。

**謹案** 諸侯以救許而解鄭圍，鄭不服則諸侯之心搖，而首止之盟不固矣。故急于伐鄭，不煩諸侯也。夏，小邾子來朝。

邾之別封也。稱小以別于邾也。來朝非禮也。既受王命而為子矣，則當朝于天子，不當朝于諸侯也。鄭叙其大夫申侯，以說于齊也。

**謹案** 申侯之貪侈爭欲，固有以自取殺身之禍。然鄭伯不自下齊，而乃歸罪于申侯，蓋內忌聽讒而失于刑矣。故春秋不罪申侯，而責鄭伯殺大夫之

春秋義補註卷五 僖公

十一

罪。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甯母，魯地。母音某。

鄭求成也。使世子來，懼見執也。陳亦世子來者，陳侯疾也。

**謹案** 左傳桓公受鄭之盟，而邾子華之請，威德事也。然而齊桓管仲皆非真能以德禮服人者也。但稱衣裳之會而已。

曹伯班卒。

曹自射姑卒後，羈出赤歸，會盟不與國亂也。赤卒

不書不告也。僖之元年城邢而曹師出意班已立矣。自是以後齊桓之役曹無不從。遂與魯衛宋鄭匹者昭公之為也。國無小在自強而已矣。

公子友如齊

聘也。三年友如矣。今又如焉。自是以後友與公迭如也。

**趙氏鵬飛曰**當齊之世僖友同心事霸主。三年再朝之節未廢也。雖不能一朝京師。然當時諸侯皆不朝。不可獨責魯也。

冬葬曹昭公。

春秋義補註卷五 僖公

八年 己巳 惠王二十五年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洮曹地

王人雖微序于諸侯之上尊王也。以王人而受盟于諸侯非禮也。鄭伯逃盟王所命也。今乃王人亦受盟者是必惠王病而襄王當國也。鄭失所恃故懼而求盟書曰乞鄭之也。其情迫矣。始于逃終于乞自取侮也。

**謹案**王室有叔帶之難王人使齊求援而齊會諸侯以謀之王人必非下士。凡王臣至魯者皆公卿

大夫也不會于周而會于洮見天子之弱就盟諸侯于下國也。然而襄王得嗣其位齊與有力矣。先書盟而後書乞則不得與盟之辭也。鄭伯見齊桓再會諸侯結盟以定世子之位襄王將嗣位矣故懼而乞與此盟也是鄭伯親至卑屈以請而得與也。

夏狄伐晉

晉強國也。狄敢伐之狄橫而晉衰也。世子殺公子亡大臣不協內有釁焉。故狄乘之也。女禍烈矣。

**謹案**狄伐邢齊救而城之狄入衛齊徙而封之今

春秋義補註卷五 僖公

九

狄伐晉而齊不一挫狄師何也。晉不與齊合也。于此見齊桓之霸功未為一視而同仁也。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謹案**楊氏士勛曰左氏以夫人為哀姜元年為齊所殺何以今日乃致之致生者之稱也。若哀姜入廟則當書祔矣。劉向以為成風而啖趙皆從之。成風者莊公之妾僖公之母也。嫁非廟見不得與祭。僖公欲尊其母故因此秋禘用夫人之禮致于太廟使之與祭也。妾母稱夫人。僭之大者。范甯所謂欲尊其母實卑其父也。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惠王也。

**左氏**

稱惠王崩于七年閏月。然天王之崩。天

下所聞。豈有一年秘不發喪之理。吳臨川曰。蓋惠王前年之冬有疾。今年歲終乃崩也。斯言得之。

九年。庚午。襄王元年。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宋桓公也。莊公馮之子。捷之弟也。春秋之初。宋鄭交爭。督弑與夷。萬弑捷。自御說立。而其國靖矣。與齊比而圖霸。凡其尊周之舉。無不從也。凡其滅小

春秋義補註卷五 僖公

十一

之事。未嘗一從之也。賢君也。不葬者。宋子與諸侯皆在葵邱也。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

邱。葵邱宋地。

謀王室也。襄王之立。非惠王意也。惠后猶在。叔帶伺釁。故桓盟諸侯。而王出重臣以臨之也。惠王得以正終。襄王得以正始。在此盟也。然而不可訓也。天王之喪。尚在衰經之中。而擅為會盟。非禮也。首止之盟。雖曰翊世子。實以制天王也。葵邱之會。雖曰定王室。實以威諸侯也。武王終以克商而為大

聖者。無利商之心也。曹操終身事漢而為巨奸者。有利漢之心也。三仁無益于商。而孔子許之者。其心為商也。五霸有益于周。而聖門不道者。其心不為周也。宋稱子。喪未踰年也。齊侯宋子。皆有罪焉。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為人而奪其喪也。

**程子**

曰。葵邱之會。有功于王室。不為不大。朱

子曰。葵邱之會。召陵之師。自是好。本末自是別。蓋桓公實欲樹霸威。而陽為翼王室。天下後世不知其罪。而徒艷羨其功。則以春秋原無尊王賤霸之明文也。試問桓公最盛之功。曾奉天王之明命否。耶。是盟乃桓霸盛衰之幾。本原不正。而驕吝漸形。桓公之志。自此荒矣。

春秋義補註卷五 僖公

十一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何以卒。為之服也。菽之喪。諸侯絕。大夫降。惟內女許字于諸侯。故不絕不降也。叔弓卒而猶繹失君臣之義也。伯姬卒而猶盟。無兄弟之恩也。聖人之于人倫。無所苟而已矣。

**經文**

下有盟葵邱連書。故孫氏為此論。此屬

辭比事之旨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邱。

書諸侯。周公不與盟也。不序。蒙上也。孟子所載五命之辭。亦云善矣。然不率諸侯以聽王命。而自命諸侯。非禮也。概以恒辭書之者。功罪不相掩也。  
**宰孔**歸而諸侯復盟者。慮叔帶之謀之未息也。故為之申五禁。以風示乎帶。終桓之世。帶無敢干。桓公之功大矣。然而桓公之心。亦自是滿矣。  
甲子。晉侯詭諸卒。

晉獻公也。殺其世子申生者也。

**經書**甲子于戊辰之後。杜註孔疏皆以為赴在盟後也。此說為正。

春秋義補註卷五 僖公

主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奚齊者。驪姬之子也。里克者。申生之傅也。晉侯為驪姬而殺申生。故里克為申生而殺奚齊也。稱子未踰年也。未踰年則統于先君。故內弑則書子卒。外弑則書殺其君之子。不稱弑。未成君也。不書公子。已嗣位也。

**穀梁**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申生而立之也。此說亦善。可兩存之。

十年 辛未 襄王二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朝正于齊也。齊與周匹矣。王室卑也。霸主偕也。諸侯諂也。

**魯**不朝王而朝齊。霸業盛而王綱愈墜也。魯然則他國可知。古者諸侯相朝之禮。齊等之國。往來報施。互相朝也。春秋之世。惟有小國朝大國而已。

狄滅溫。溫子奔衛。

狄益熾也。溫在王畿。而狄敢滅之。無王也。

**經書**狄敢于滅畿內之國。而齊桓不問。非徒王室之不振。抑亦霸國之有關也。豈葵丘之會。矜心日

春秋義補註卷五 僖公

主

生。以溫之滅。無損于齊。而不救與。其私心概可見矣。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卓。奚齊弟也。稱君。踰年也。書弑。既成君也。里克好勇而不知義。當獻公之殺申生也。宜爭之也。濟則國之福也。不濟則以死繼之。不然。去之可也。奚齊與卓。皆吾君之子也。君立之斯立矣。人臣敢以兵正之。是亂也。故概以弑書之。所以明君臣之義。定上下之志也。及荀息何也。荀息立卓也。從獻公之亂命。而以身殉之也。好義而不能精義也。然以視

食其言者猶愈焉。故書之。傷荀息而甚里克也。

**謹案**

奚齊書殺而卓書弑。何也。奚齊無可立之道。

而有可討之罪。義不得書弑。至奚齊見殺。諸公子惟卓在國。卓未嘗無可立之道。故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篡弑之罪。荀息以死踐言。固勝于荀免者。然事君大節。終有所愧。徒以不食言為忠。是匹夫匹婦之為諒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謹案**

當是時。患有大于戎者。狄及晉楚是也。舍強

圖弱。霸主乃如是乎。許方患楚。而歐之北伐。亦不

春秋義補註卷五 僖公

主

怨矣。

晉殺其大夫里克。

里克弑二君矣。猶書殺其大夫者。不以賊討也。

**謹案**

既書里克為弑君之賊矣。復書殺其大夫。明

惠公之不能討賊也。推見至隱。直以已私殺之。爾與專殺大夫者無異也。

秋。七月。

冬。大雨雪。

冬雨雪。常也。大則為災矣。故志之。

**謹案**

冬以大雨雪為異。知春秋所書。非夏時也。

十有一年。壬申。襄王三年。

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里克之黨也。

**謹案**

平鄭雖有私謀貳心。而惠公多忌濫刑。專殺之罪大矣。稱國以殺君臣同罪之辭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陽穀。齊地。

聲姜也。齊侯之女也。逆至不書。得禮也。婦無外事。不歸寧而會于陽穀。夫人失正矣。婦人從夫者也。不開有家。而及夫人以會霸主。公失正矣。會所以行禮也。行禮而失男女之別。齊侯失正矣。天下之

春秋義補註卷五 僖公

主

治本于禮。人君之治本于心。陽穀之會。桓公之心荒矣。故楚伐江滅黃而不能救也。且失男女之別矣。故嬖妾爭寵。公子爭立。而禍不止也。

**謹案**

聲姜魯夫人之賢者也。會齊侯于陽穀。雖賢必書。謹男女之別也。

秋。八月。大雩。

旱也。去冬大雨雪。今秋旱。志災也。僖公初政精明。故苗異亦少。茲稍怠矣。而水旱遂生。然則君人者。其可以是為適然也哉。

冬。楚人伐黃。

為其從齊也。江黃盟貫之初而不敗伐者齊方勤也。召陵受盟以後而反伐之者齊已怠也。

**黃以從齊見伐城守三時而齊救不至無以**  
**為霸主矣。**

十有二年 癸酉襄王四年

春王正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

罪楚也。抑病齊也。滅不書伐。此特書之。見黃之被伐久矣。齊不救而使至于滅也。不書其君死。于其位也。君子憫黃之不幸。惡楚之暴。而責齊桓之怠也。

春秋義補註卷五 僖公

主

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莊公林之子也。

十有三年 甲戌襄王五年

春狄侵衛。

溫子奔衛故也。狄嘗入衛而齊存之。今楚滅黃而齊不救。狄人其窺之矣。故侵衛也。驕滿一生戎馬四起甚可畏也。

**楚滅黃黃在江表猶曰齊遠不能及爾衛在**

中原與齊伊邇而聽狄之陵逼安用霸主為矣。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鹹衛地

欽案家氏鉉翁主謀王室趙氏鵬飛但主謀杞當依左

無用二說

**王子帶圍危王室**天下古今之大變齊桓曾

莫之恤子帶奔齊齊桓方且使管仲平戎于王。今二年矣王室略定乃為鹹之會以致諸侯之戍齊侯之勤王亦怠矣。次年有諸侯城緣陵事則此會亦將為城緣陵乎。夏令而冬城適其時也。

春秋義補註卷五 僖公

主

秋九月大雩。

旱也。周之九月夏之七月故雩也。頻旱僖公之政可知矣。

冬公子友如齊。

每三年而一如齊勤矣。非公如則友如也。

**友之專也**魯之諂也齊之驕也參譏之矣。

十有四年 乙亥襄王六年

春諸侯城緣陵。緣陵杞邑

**緣陵杞之緣陵也**不言杞杞未遷也諸侯不

序蒙上也。不書齊侯齊德衰矣。任霸而憊諸侯故

但曰諸侯不繫之霸者之辭也。以記實且以罪齊也。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過于防。使鄆子來朝。此魯之防山也。

**○** 卓氏爾康曰。鄆季姬之在魯歸寧也。過于防。囑

其來朝也。鄆子既朝。魯怒壻已解。明年歸于鄆。其事甚明。諸家以歸鄆為子歸。生出魯公。愛女使自擇配之說。夫女子于夫家母家俱稱曰歸。豈必新昏耶。若女子自擇壻。天下斷無是理也。

欽案僖公魯之賢若聲姜又有令妻之稱。豈肯令女自擇配乎。范氏甯疑公較為不然。而以左氏為近情。

春秋義補註卷五 僖公

主

是也。

**○** 王氏心敬曰。季姬之不冠以鄆者。以下有及鄆子遇之文。乃妻分宜統括于夫之辭。爾。明年歸鄆之文。則以公前止之。至明年乃歸也。豈必始嫁之謂于歸乎。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山崩。變之大者。沙鹿山在晉。不繫晉者。名山大川不以封。且其應不專在一國也。

**○** 災異之興。天子諸侯當各自引為己咎。不可謂天下大事不繫于國。而自寬其咎也。

狄侵鄭。

狄。愈橫也。伐邢入衛地相近也。鄭與狄遠矣。而來侵。是將有吞邢衛而病周之心也。是將有並齊楚而爭霸之意也。

**○** 張氏洽曰。狄數犯畿內之諸侯。而齊桓不能治。自入衛伐邢。滅溫而至此。霸圖弱而王室卑。諸侯受禍。著齊桓之怠也。

冬。蔡侯貶卒。

獻舞之子也。齊桓之霸也。惟肝堅于從楚。而蔡最先亡。所謂迷復者與。宜其凶也。

春秋義補註卷五 僖公

主

十有五年 丙子 襄王七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朝正也。十年公如齊。十五年又如焉。五年一朝。所以事天子也。而遂行之。而遂受之。魯諂而齊僭也。楚人伐徐。

為其取舒也。向之從齊以病楚者。楚皆伐之。無齊桓也。齊桓猶在。而無齊桓者。桓公之志荒矣。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邱。遂次于匡。公孫敖率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牡邱。齊地。匡。衛地。



救書盟不協也。盟而次焉，不急救也。諸侯次而大夫救，不成其為救也。桓德益怠，諸侯益離。大夫益專也，救衛無功。而王命不行，救徐無功。而霸命亦不行矣。聖人之所傷也。公孫敖慶父之子也。公孫敖率師，公孫茲率師。公子友率師，而三家盛矣。

**謹案**

此書也。直著桓公徒以虛聲動諸侯，爾其實無安天下之真心也。救惠如救焚，桓公豈不之知耶。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厲，楚與國。

春秋義補註卷五 僖公

三十

伐厲以救徐也。然而非所以救徐也。厲非楚所急也。姑為此者，以欺徐也。不敢當楚，而無辭于徐，故變計而伐厲。名曰救徐，實避楚也。

**謹案**

齊既畏楚而移師，則諸侯之大夫益無固志而徐不能支矣。

八月，螽。

頻旱又螽，僖公之政可知矣。

九月，公至自會。

以會致者，公未嘗救徐也。

**謹案**

公暴師于外，已輸三時，而以會致，見救徐之

無功也。無功而反，飲至何辭。

季姬歸于鄆。

**謹案**

公出季姬未得命而歸，至是公歸，乃歸于鄆也。然則非失禮何以書。以前公止之故書也。明非

遂絕鄆而離其昏也。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夷伯，魯大夫也。書廟，大夫亦有廟也。震，大夫之廟而國史書之者，志異也。

**謹案**

晦朔必書，無義例也。正蒙曰：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然不善之積亦

春秋義補註卷五 僖公

主

有罹此者，天之怒惡，每在于惡稔而人誅不加之後，可不敬哉。

冬，宋人伐曹。

當曹師之出也，齊桓盛時，諸侯無相伐者。今宋伐曹，齊衰而宋國霸也。欲霸而首壞盟以虐與國。又出齊桓下矣。書之，見齊桓之不克終也。見宋襄之不善始也。

**謹案**

方氏苞曰：齊桓避楚，不獨為楚所弱，且為宋所窺。故自莊十四年曹從齊伐宋，宋不能釋憾而至是始加兵也。

楚人敗徐于婁林。婁林徐地。

書楚敗徐罪齊桓也。遷延不救而使敗徐君子傷之。

**以**七國之衆不能敵楚千里之孤兵則以齊桓無志故諸侯解體而救徐不力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韓晉地。

書晉及秦戰罪晉侯也。晉侯者夷吾也。賂秦求入既入而遂背之。自我致寇而又不服。故以晉主是戰也。君獲不言師敗。書其重者也。秦獲晉侯獻公之餘殃也。不書以歸。未嘗以歸也。釋之也。秦稱爵。

春秋義補註卷五 僖公

主

未僭號也。

**此**一戰也。曲自在晉。韓為晉地。則秦伐晉可知。不書秦伯伐晉者。專在晉也。

十有六年。丁丑。襄王八年。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隕石星也。隕而後石也。石後數散辭也。鷁先數聚辭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也。退飛風也。言是月。嫌同日也。隕于一日。退飛不止一日也。書之。志異也。

**星**陽象。石陰類。星隕為石。是陽化為陰。精氣

反為頑礦也。鷁遇風欲進反退。倒逆而飛。不順也。先數後數。亦書法偶然。非有所區別于其間也。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季孫氏之始也。書季友生而賜氏也。生而賜氏者。命為世卿也。季友仲遂是也。

**顧氏棟高曰**。季友若生而賜氏。則其子孫如季孫行父。季孫宿。季孫意如。當云季行父。季宿。季意如矣。何以復贅一孫字乎。以是知季友賜氏之說非也。仲遂若生而賜氏。則其子歸父。當稱仲歸父。

春秋義補註卷五 僖公

主

不當更稱公孫歸父。公孫者。未賜族之稱也。仲之有氏。至嬰齊始受君賜。以前止曰東門氏。不稱仲氏。宣十八年。傳有遂逐東門氏。可証。以是知仲遂賜氏之說非也。

**胡傳**以為生而賜族者。季友仲遂是也。而顧氏駁之。竊以為春秋初年內有不稱公子。不稱氏之大夫。春秋中葉以後。外大夫無不稱公子。不稱氏者矣。原不以氏族名字為褒貶也。故一人而異其稱者有之。或稱公子。不稱氏。或稱公子兼稱氏。或稱某孫氏。或稱公孫。或稱其所居之地。舊史不

一其稱聖人亦仍而書之爾。又安知宣公時無異賞之條而據後世之虛稱以駁當年之重典乎。顧氏之言亦可並存而要以胡為正也。

夏四月丙申鄭季姬卒。

**方氏苞**曰鄭季姬之卒也以過禮而書其葬也以無變而不書與宋共姬紀叔姬自不同宋共姬之葬也以卿共葬事而書紀叔姬之葬也以媵而書皆葬之非禮者也書不書其義固兩行不悖也。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公子牙之子也。

春秋義補註卷五 僖公

書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淮臨淮郡左右

楚敗徐故也。次匡不救徐會淮不伐楚霸業衰矣。許先邢曹邢後鄭許非禮也。

**邢**未嘗與齊桓會而會淮忽與焉何也邢將與狄伐衛故自請從會以求親于齊也。

十有七年戊寅襄王九年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英氏楚與國

**報**婁林之役也不伐楚而伐厲伐英氏霸業衰矣。敗徐者楚也與英氏何與齊桓不能服楚而

為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亦何謂乎。

夏滅項。

內滅書取此書滅公在會未歸魯也季氏滅之也。為君諱尊君也不為臣諱惡惡也其義嚴矣。

**據**左氏則滅項者魯胡傳及諸家皆從之相沿已久公穀以為齊滅者蓋蒙上伐英氏之文也于理亦通。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卞魯國卞縣

春秋義補註卷五 僖公

書

為公故也齊以滅項之故止公夫人會而求之也。齊侯之荒也魯公之替也夫人之越禮也三家之積惡也公在會而滅項非公罪也不討其臣而止公失刑矣不釋公而會夫人無男女之別矣公不競而求助于夫人是不夫也雖為公自有國體而覲然與會是不婦也三家竊柄滅國自封而陷公于外使夫人蒙耻而求之是以君與夫人為戲也然則僖公之不出亦幸矣乾侯之禍豈無自而然哉。

九月公至自會。

以夫人之故釋之也齊侯可責公與夫人可蓋而三桓之子孫可誅也。

**僖公**去國日久。又以爲齊所止而歸。故受賀。而以至書。公于中路得釋而歸。公未至齊。故云至自會。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桓公之功偉矣。然而未聞道也。心溺于嗜慾。志存乎功利。望乎蔡邱震驚之後。不能定四國之亂。而并無身後之謀。律以內聖外王之道。無當焉。故仲尼之徒無道之者。

十有八年。已卯。襄王十年。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春秋義補註卷五 僖公

三

宋乘齊亂以求霸也。書之。罪伐喪也。程時叔曰。宋襄不度德。不量力。不守禮。而急求諸侯。宜其身見執而國幾亡也。齊桓之霸四十年矣。死僅數月。而諸侯伐之者。身不修。家不齊。而人心不服也。

**宋襄**求霸而成桓之私意。奉少奪長。大亂齊國。春秋書宋公以爲戎首深罪之也。然而致是師者。齊桓實啓其禍階也。

夏。師救齊。

書救。予之也。鄰有兵喪。撫而定之。使無亂焉。是可與也。救之者善。則伐者惡矣。

**書救齊**。善魯也。書師。非諱君將也。將卑師衆也。若卿將則當書某帥師。不書某。亦非卿將也。諸侯非王命不得擅興師。然爲救齊而興。猶爲彼善于此。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甌。齊師敗績。甌。齊地音殂。

凡戰多以主及客。今以客及主者。明宋之志乎是戰也。惡伐喪也。齊師敗績。內亂故也。桓公之澤斬矣。

狄救齊。

予救也。

春秋義補註卷五 僖公

三

**書狄救齊者**。許狄也。狄救善。則宋襄之不義可知也。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亂是以緩也。齊桓內嬖六人。嗣不早定。宜其亂也。管仲無格君之學。趣辦目前。而無遠慮。曾西不爲宜哉。

冬。邢人狄人伐衛。

衛伐齊故也。前書狄。其君也。此書人。其臣也。狄嘗病邢矣。衛同姓也。而黨狄以伐之。邢之罪也。

十有九年。庚辰。襄王十一年。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宋求霸也。執滕子。所以威諸侯也。然而暴矣。齊桓之霸。擅執大夫。春秋猶非之。況國君乎。以是求霸。雖以免矣。孟之會。遂自執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趙氏匡曰。諸侯被執失地。則名。胡傳罪滕之說非也。宋襄恃強陵弱。以肆其暴。故楚人效尤而執宋公也。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宋求霸也。曹邾稱人。君不往也。不以國而曰曹南。

春秋義補註卷五 僖公

曹未服也。未服則何以盟。要盟也。

宋襄不能致曹。而枉駕于曹南。以盟曹人。所與偕者。僅一邾人而已。曹邾皆但使其臣會之。寡助若此。而以圖霸。宜其終于無成也。

鄆子會盟于邾。

不及曹南之盟故也。

鄆子本欲會盟。未至于曹。諸侯已去。故往邾。

國為盟也。

己酉。邾人執鄆子用之。

以為牲也。人神之主也。用人誰其享之。人且不可。

況國君乎。此天下之大變也。宋公在邾。而邾用鄆子。宋令也。以是求霸。不亦難乎。

鄆子後會。宋公心惡之。適至于邾。邾人承宋之意。假宋之威。執而用之。以快其私忿也。然宋以後會之故。而縱邾人之大惡。春秋豈舍宋而罪邾乎。是時周道陵遲。諸侯悖叛若此。而天子不誅書之。亦以見王綱之大壞也。

秋。宋人圍曹。

討不服也。執滕用鄆。盟曹圍曹。不義而欲速也。

宋襄以威迫曹。曹雖與盟。而猶不服。故宋公

春秋義補註卷五 僖公

亟脩怨于曹。不從子魚內省德之言。宜其不遂霸也。

衛人伐邢。

報邢狄之役也。報復之師。春秋惡之。教天下以自反也。

張氏洽曰。衛不自省其從宋伐喪之罪。而以報復為事。罪也。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內不稱公。外稱人。微者也。齊桓既歿。中國無霸。宋襄汲汲為暴于邾邾曹滕之間。無能為也。魯陳蔡

鄭皆大國也。而與楚盟于齊。雖曰無忘桓公之德。實相率而從楚也。聖人其憂之矣。

**傳** 于齊之盟。魯及諸侯盟楚之始也。又二年復盟于鹿上。至會于孟。遂執宋公以伐宋。而楚于是乎大張。此會已為之權輿矣。寇不可放。漸不可長。此之謂也。

梁亡。

梁自亡也。梁近秦。秦取之。不書。不罪秦也。桀紂自亡。不罪湯武。梁郭自亡。不罪齊秦。欲人君兢業以保天命。而毋自取亡也。

春秋義補註卷五 僖公

四

**傳** 書梁亡。不言所以亡。蓋其取亡之道眾也。國亡而後秦取其地。非因秦取而後亡也。

二十年 辛巳 襄王十二年

春新作南門。

作為也。言新有故也。南門。非一門也。天子五諸侯三。新作之。更大之也。春不時也。新非制也。勞民以送僖公之志荒矣。

**傳** 修門不足書。其書者必改舊制而增大之。非禮也。罪不止于勞民已也。

夏。郕子來朝。

非禮也。

五月乙巳。西宮災。

西宮者。離宮也。宮室過制者恒災。戒崇土木也。

**傳** 此天之示譴也。其後魯僖殺于小寢。

鄭人入滑。滑音活

惡鄭也。

**傳** 張氏洽曰。此記天王出居于鄭之始釁也。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將為邢伐衛也。齊桓之霸也。北伐戎而南伐楚。齊孝之立也。南盟楚而北盟狄。可謂不善繼其志矣。

春秋義補註卷五 僖公

五

**傳** 前年冬。邢狄伐衛以救齊。齊但知德邢狄之見救。邢亦但知合黨伐衛以報私怨。其後齊益不振。邢卒見滅于衛。皆不知大義之所致。

冬。楚人伐隨。

漢東之國。隨為大。楚伐之。蓋張也。

**傳** 隨自是服于楚。楚既服隨。則將爭衡于上國矣。

二十有一年 壬午 襄王十三年

春。狄侵衛。

為邢故也。

吳氏澂曰。前之伐。以衛伐喪之惡。有罪可數。故

稱伐。今之侵。以衛有滅邢之心。無事可指。故稱侵。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鹿上齊地。

宋求諸侯于楚也。甚矣宋襄之愚也。欲圖霸而自

貶損于楚。雖楚許之。何面目以長諸侯乎。卒為楚

執。自取辱爾。

夏。大旱。

災甚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

公以伐宋。孟宋地。

春秋義補註卷五 僖公

聖

楚先諸侯自霸也。宋先楚爭霸也。執之辱之也。不

言楚執。分其罪于諸侯也。以伐宋。甚之也。楚強無

禮。宋暴無親。諸侯弱而不知大義。參譏之。

冬。公伐邾。

討其用鄫子也。伐之宜也。然而邾用鄫子。已三年

矣。畏宋而不討焉。今楚執宋公。不是圖而伐邾。

則是審勢而不審理也。春秋惡似而非者。故書之。

病公也。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獻宋捷也。不言宋。蒙上也。諸侯同伐而楚獻捷。楚

主兵也。魯不與伐而來獻捷。以脅魯也。

楚欺詐諸侯。執宋公而誇示于我。魯公不能

抗絕而受其使命。何也。魯雖忌宋。而未嘗不憤其

見執。雖畏楚而未嘗不惡其暴。聖人益傷之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薄宋地。

諸侯不序。蒙上也。公往焉。懾獻捷之威也。

宋公書釋有不釋之勢也。魯以一獻捷之威

求盟于楚。以請宋公。而後得釋。正中楚人之詭計。

聖人書之。罪魯與諸侯之無能為也。

二十有二年。癸未。襄王十四年。

春秋義補註卷五 僖公

聖

春。公伐邾。取須句。須句邾邑。句共俱反。

再伐邾矣。為暴也。取其邑焉。貪也。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與楚爭鄭也。力不敵而亟爭。宜其敗也。

鄭知力不能支。宋不可恃。遂朝于楚。宋公不

自布德修禮以綏諸侯。乃欲遽爭鄭而伐之。以致

楚師泓之敗。其自取爾。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升陘魯地。

爭須句也。及邾戰。罪魯也。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

城以戰。殺人盈城。魯始之。故責之也。不言敗。兩敗

也。傳曰：邾人獲公胄，懸諸魚門，魯敗也。記曰：邾婁復之以矢，自戰于升陘始也。邾亦敗也。

**證** 書及公戰也，不言敗，諱耻也。內戰不書敗，書戰即敗矣。邾之敗，又不足論也。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泓，宋水。

以宋主戰罪宋也。宋楚之不敌明矣。見執猶不知悔，復爭，鄭以與是役，自取敗也。書宋戰而宋敗，罪宋也。

二十有三年 甲申 襄王十五年

春秋義補註卷五 僖公

春，齊侯伐宋，圍緡。緡，宋邑，音民。

書伐書圍，罪齊侯也。宋敗于泓，楚勢張矣，齊不救宋，而助楚為虐，不仁哉。

**證** 宋伐齊喪，惡也。今宋為楚所敗，因其困而肆其暴也。且齊孝非宋襄之力，則不能有國。顧志納己之德，乘人之危而伐之，且圍其邑，忍為不義，一至此哉。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傷于泓故也。暴而不仁，躁而不靜，弱而好強，愚而好詐，兵敗身死，宜也。茲父者，御說之子也。

**證** 不書葬，諸侯從楚，不會也。而魯之薄亦不免矣。

秋，楚人伐陳。

為逐頓子也。

**證** 伐宋之後，鄭朝楚而陳不如，故伐之。左傳曰：討其貳于楚，蓋假以為辭。爾城頓而還是一舉而行此兩意也。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證** 王者之後宜稱公，而書子者，時王所黜也。傳謂有二杞，茲非中國之杞，則其卒也無赴，而何以

春秋義補註卷五 僖公

書可知。或子或伯，因魯史之文也。

二十有四年 乙酉 襄王十六年

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狄嘗伐鄭矣。今又伐之，間中國之無霸，而與楚爭鄭也。

**證** 方氏苞曰：據左傳，王出狄師，則是冬王出不宜反依鄭。豈顏叔挑子陰黨叔帶，以鄭為王所毗倚，而先啓狄以伐之耶。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襄王之立。齊桓定之也。齊桓既歿。叔帶猶存。內亂作。故奔也。內奔曰孫。隱之也。王奔曰居。尊之也。居狄泉。不言出。自外奔也。居鄭。言出自內奔也。以自出為文者。天王出居。自取之也。

**增**程氏端學曰。以天王而出居于鄭。必有失其道。而見逐于其臣者。而以自出為文何哉。孔子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此春秋所以正本也。鑒戒昭矣。

**增**汪氏克寬曰。惠王之處櫟。不書。而襄王出居于

春秋義補註卷五 僖公

聖

鄭特書之者。所以罪襄王也。夫叔帶以罪奔齊。踰十年而王復之。苟能明大倫之義。而不致褻狎。全同氣之恩。而俾無怨惡。綱紀截然。亂何由作。今襄王帥狄。以泄憤于伯叔之國。立狄女為天下之母。又不謹男女之別于內廷。拒諫而弗從。臨難而莫禦。犯此五不韙之罪。則自取危辱。視惠王蓋不侔矣。

**增**趙氏鵬飛論三傳。天子無出之文。為非。而引易王用出征以正邦也。書王出在應門之內。為證夫王出可也。而出居于鄭則不可也。王者雖有大

一統之義。然去王畿而越在諸侯之國。春秋豈與之哉。若謂寧避帶而出居于鄭。冀天下之必有勤王者。此又兒童之見也。襄王即有孝友之心。而去其所當守。得罪宗廟。聖人不能為王諱也。明年晉侯納王。經不書王入。家則堂曰。猶為周諱也。夫不諱其出而諱其入。何哉。觀于惠王之出之入。經皆不書。蓋因國史有詳略也。

晉侯夷吾卒。

惠公也。獻公之子也。

**增**晉侯夷吾卒。經在二十四年冬。傳云二十三

春秋義補註卷五 僖公

聖

年。徐邈之徒。皆謂文公定位而後告喪。春秋從赴而書非也。夫晉懷既立。即當告喪。安得待文公定而始告。即使文公入而後告。亦必曰某年某月某日卒。豈有于來赴之日而書某人卒之理。後人信傳疑經。而強求其通。未敢為附會之說也。

二十有五年 丙戌 襄王十七年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罪衛侯也。邢。兄弟之國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遂滅之。大惡也。書名。衍文也。凡滅國者。不名。不待名也。書滅則其罪見矣。滅同姓者。名之。滅異姓者。皆

無貶乎。且滅同姓者亦有矣。獨燬也與哉。而名之也。朱子曰。下有衛侯燬卒。蓋傳寫之誤爾。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文公造衛。晚年伐齊。伐鄭而滅邢。耄而荒矣。比于武公有愧焉。

宋蕩伯姬來逆婦。

蕩伯姬者。公姊妹而歸于蕩氏者也。來逆婦。非禮也。婦事姑者也。姑自逆婦。則過矣。蕩氏之失禮而亦書之者。公自主之也。諸侯女于大夫。公主之。非禮也。

春秋義補註卷五 僖公

果

伯姬以愛其子而逆婦。公以愛其女而自主。以愛奪禮。非所以愛之也。

宋殺其大夫。

罪專殺也。不名。史失之。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頓子之奔。由陳攻之。故楚必圍陳。乃可納頓。

子。陳不能以禮恤鄰。而致楚人納之。陳之罪也。楚自齊桓歿後。始與諸侯盟。至是圍陳。納頓。侈然欲廢置諸侯矣。皆為圖霸地也。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洮魯地

散盟也。同盟無王也。散盟無霸也。文公已葬。猶稱衛子。未踰年也。

莒慶莒大夫也。衛欲平莒。而莒不至。以大夫聽命焉。則洮之盟平未成也。然而釋怨者。固聖人之所予也。

二十有六年。丁亥。襄王十八年。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遠盟于向。向莒地

申洮之盟也。

十二月己盟。今又屢盟。何也。洮之會。衛意也。

春秋義補註卷五 僖公

果

衛本欲平魯莒之怨。而莒子不親至。先以大夫聽命。而測魯之情也。今魯公不欲與莒子盟。故復為此會。莒子既親至。則莒魯之平在斯盟矣。故衛以大夫與歆而已。不可以為抗也。

齊人侵我西鄙。

討洮向之盟也。書侵。罪齊也。已不能霸。而討人之盟多事也。

自宣以前。外大夫會盟。侵伐恒稱人。

公追齊師至鄒弗及。鄒齊地

書追弗及。譏無備也。倉卒不能應敵。既去而始追。

之。非為國之道也。至鄰遠也。追不出境可也。至鄰

而猶弗及。齊去已遠矣。緩不及事之甚也。

**謹案** 侵稱人。兼將言也。追稱師。別眾辭也。齊師無

名。固可罪矣。信公之輕身越逐。亦可罪也。

夏。齊人伐我北鄙。

**謹案** 惡齊也。

齊以憾魯報怨。而無名興師。不義甚矣。

衛人伐齊。

為我也。洮向之盟故也。信也。然不請王命。非義也。

春秋明大義。不肯小諒。故書伐齊。罪衛人也。

**增** 春秋義補註卷五 信公

吳氏澂曰。衛平昔魯。齊何與焉。洮向之二盟。雖

瀆。其過在魯。非齊人之所當問也。齊孝乃連與侵

伐之師。非義也。其致衛之伐。與魯之伐。自取之爾。

公子遂如楚乞師。

將以伐齊也。非計矣。

**謹案** 魯不能修戎備。而外乞師于楚。謀之不臧。未

有甚于斯者。直書其事。而惡自見矣。自公子遂用

事。信公末政。無一可觀。恤人之誤國。至此極也。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夔楚同姓。

楚蓋強也。夔。上游之國也。夔滅。則楚無內憂矣。

**謹案** 夔子不名。不知其名也。夔雖有罪。楚亦不得

專滅也。

冬。楚人伐宋。圍緡。緡。宋地。

宋戰于泓。師敗。君傷。且既易世矣。而又伐之。而又

圍之。甚楚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穀。齊地。

不助宋以退楚。反用楚以伐齊。伐之為侵我也。又

取其邑。尤而效之也。以事楚而博齊之一邑。重病

公也。

公至自伐齊。

**增** 春秋義補註卷五 信公

惡事不致。此其致之何也。信蓋不知其罪之

莫可追也。不義而反。猶以為功。而告至策勳焉。幸

而齊孝即世。晉文服楚。數年得以少安。書之蓋危

之也。

二十有七年 戊子 襄王十九年

春。杞子來朝。

非禮也。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桓公之子也。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增**杜氏預曰三月而葬速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杞方朝而遂入之。必非僖公意也。是遂專兵而為暴也。東門之禍兆矣。

**增**高氏閔曰弱國既來朝而用師以報之。杞魯乃甥舅之國而伯姬在焉。魯人不義甚矣。僖公之德衰矣。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楚先諸侯霸也。稱人。訛也。未有大疾而先諸侯者。下書諸侯盟于宋。其無大夫可知也。是楚子也。有

春秋義補註卷五 僖公

三

先經而闕有後經而訛。蓋春秋之闕訛亦多矣。前圍邑。今圍國。志于必得宋也。三國從楚。皆罪也。

**增**

穀梁人楚子以人諸侯。先儒因之。非也。二十

一年會孟執宋不貶稱人。而于圍宋貶乎。故知其為訛也。楚之強暴甚矣。然諸侯之屈服于楚。亦其有以自取之也。其所由來漸矣。今宋之被圍。陳蔡鄭許皆服役于楚。非始謀之不臧乎。故春秋慎始。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諸侯不序。蒙上也。盟何事。同附楚以病宋也。公與焉。報乞師之役也。書之罪公也。

**增**

圍宋之後。公初不與謀。而往會為盟。豈有意于救宋哉。殆亦若成衛以成楚志爾。不為公諱。深責公也。

二十有八年 己丑襄王二十年

春。晉侯侵曹。

晉侯者重耳也。侵曹以致楚也。當是時也。宋被圍。齊自守。蔡屬楚。陳鄭許從楚。魯受盟于楚。曹衛新附楚。蓋天下皆為楚矣。晉侯奮然而抗楚。人傑也。然無王命而爭雄。未善也。不救宋而伐曹。未光大也。直書之而功罪見矣。

春秋義補註卷五 僖公

三

晉侯伐衛。

復伐衛必致楚也。屢書晉侯。壯之也。亦惜之也。楚圍宋矣。晉不伐楚以救宋。而先動干戈于兄弟之國。非計也。奮其私智而倖一勝。一則曰晉侯侵曹。一則曰晉侯伐衛。惜其不義而紛紛多事也。

**增**

顧氏棟高曰。曹衛諸姬。且北方之大國。非如陳蔡鄭許密邇于楚。不得已而從楚也。乃甘心比楚。其罪首當伐。豈為報怨之私計哉。宋在南。衛在北。晉出國門。即為衛地。若不伐衛而救宋。楚與四國強敵在前。曹衛尾晉之後。是取敗之道也。子犯定

侵曹伐衛之計。是為致人而不致于人。其計良是。先儒動以伐衛致楚為譎。非也。

**禮記** 晉文欲伐楚。以楚勢方張。未可遽加以兵。乃侵曹伐衛。欲先破其黨與也。當宋人告急于犯已。定侵曹伐衛之計。蓋取威定霸。實出于此。然而計則得矣。未可謂正也。朱子曰。晉侯侵曹伐衛。皆是文公譎處。非過論也。聖人貴仁義而賤詐力。不擇事而皆然。是役也。兵非出于正名。意特傷于尚詐。豈可謂王者之師哉。孟子曰。春秋無義戰。此之謂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春秋義補註卷五 僖公

孟

內殺曰刺。公本畏楚。為楚戍衛。晉侯奮起。公又畏焉。故殺買以說于晉。而告楚人曰。不卒戍也。殺未自書故者。此書故。明非故也。誣也。既專殺大夫。以說于晉。而又飾說辭以說于楚。自以為計之工矣。而不知失刑長偽。將不可以為國也。

楚人救衛。

為晉所致也。狄救齊則予之。楚救衛則予之。聖人之惡侵伐而喜救不擇人而皆然。

**禮記** 此書救者。著衛國之附楚也。非善之也。楚人

分圍宋之師以救衛。子犯固已料其必然矣。此楚墮晉兵之計也。豈可與他書救例觀哉。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楚釋宋而救衛。晉釋衛而入曹。避其鋒而使之疲于奔命也。執曹畀宋。所以固宋而怒楚。使必戰也。計亦工矣。然而入曹暴矣。執曹伯無禮矣。不歸京師而畀宋人。非義矣。故曰譎而不正也。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城濮。衛地。

春秋義補註卷五 僖公

孟

以晉主戰。晉志乎是戰也。曩者齊桓伐楚。服之而已。不與角其力也。晉文擾擾多方致敵。雖幸而勝。其道不足尚也。故論戰功。則城濮之績過于召陵。論道義。則召陵之盟愈于城濮。

**禮記**

城濮一戰。維持列國。陰庇蒸民。這一段功在

中原。正自不容泯滅。然晉文致霸之根在此。晉文止于維霸之原亦在此。只應斷以孟子彼善于此之一言而已矣。戰稱人明主兵者大夫也。稱師眾辭也。非將畀師少而稱人也。

楚殺其大夫得臣。

罪專殺也。得臣喪師。信有罪矣。猶罪其專殺者。欲

天下之定于一也。

**謹案** 稱國以殺者以國法殺之也。而猶書大夫得臣固晉文之所忌也。楚子知晉不可敵不能使之退師而少與之師。又以一敗殺之。楚無能為矣。而得臣剛愎自用。卒至自殺其身。亦奚足惜也。衛侯出奔楚。

懼晉也。不名。未失國也。使元咺奉叔武以守焉。未有二君。故不名也。楚師敗績。晉文之功也。曹伯執而衛侯奔晉文之罪也。

**謹案** 諸侯失地則名。未失地則不名。叔武攝位。則

春秋義補註卷五 僖公

至

國固衛侯之國也。是以不名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踐土鄭地

晉始霸也。蔡亦至者。憚于戰勝之威也。是齊桓所不能致也。衛子者叔武也。不稱叔而稱子。且序莒子之上。是晉文立之也。是叔武因而自立也。臣道有虧矣。

**謹案** 胡氏安國曰。踐土之會。天天下勞晉侯。經削而不書何也。為襄王諱以存君道也。

**謹案** 高氏閔曰。晉一戰敗楚。威振諸侯。向之附楚者

皆會踐土而請盟焉。晉于是遂霸諸侯也。

**謹案** 顧氏棟高曰。左傳僖二十五年。晉侯以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則此時已離鄭地。胡氏銓謂晉文會盟踐土以謀納王。是年天王方入于京師。非是。晉文納王不書。是時晉不告魯。故史不書。即春秋無從書也。且事在二十五年。與是年無涉。

陳侯如會。

不及盟而止行會禮也。

**謹案** 陳從楚已五年矣。楚敗懼而屬晉。其來尚緩。

春秋義補註卷五 僖公

至

故不及于盟也。

公朝于王所。

即王所在而朝之也。王何在。在踐土也。獨言公朝。

魯史之辭也。言所者非其所也。天王蒙塵于外也。

**謹案** 王之所在。諸侯禮所當朝。但朝于踐土。非禮之正也。亦可見平日之不以時朝。而諸侯之不常朝。舉可見矣。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王命復之也。出不名。未失國也。歸名之。有二君也。

叔武已立矣。衛侯殺叔武不書。以為有可殺之道。

也言復歸不絕其位也。

**說文** 凡言復歸者言國乃其國昔失而今復之也。

書自楚歸著其懼晉之辱不得已而奔楚今始自楚而歸也由左氏言之則衛侯為誤殺由公羊言之則衛侯為忌殺誤與忌皆不可知然復者是則攝者非矣踐土之盟既以武為衛君使叔武真讓而以未踰年之君稱亦獨何哉。

衛元咺出奔晉

元咺立叔武者也奔于晉訟衛侯也逃其死而訟其君不臣矣。

春秋義補註卷五 僖公

五

**說文** 凡為臣而至于出奔皆不臣者也若元咺之

罪抑又甚焉晉受逋逃之臣亦罪也。

陳侯款卒。

宣公杵臼之子也。不言卒于會歸而卒也。

秋杞伯姬來。

非禮也。

**說文** 杞伯姬莊公女莊二十五年歸杞至是三十

八年已老矣方氏以為桓公之女非也杞伯來朝而見伐故伯姬復來謝過而求平亦不得已也公子遂如齊。

始平于齊也。

**說文** 魯以楚師伐齊取穀而齊好絕矣孝公遂卒

未及報怨晉文踐土之盟齊與魯復同會焉故魯遣大夫聘齊而釋前怨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說文** 左氏曰討不服也晉文此時霸業盛矣而猶

有不服者如許最小弱而不知改圖故欲合諸侯以討許也又欲討衛者元咺訴之于晉晉聽其訴而欲討衛也非誅叔帶也左傳言晉師取太叔于

春秋義補註卷五 僖公

五

溫殺之前此已三年矣。

大子狩于河陽。

書狩若王之時巡也尊之也溫在河之陽不書溫而書河陽大辭也諱就諸侯于溫也聖人于君臣之際辭愈謹矣。

**說文** 此非狩而書狩或魯史本書狩或夫子筆而

書狩皆未可知溫之會晉實召王以夸示諸侯非如踐土之會是天王自來也聖人以天王自狩為文者所以黜強侯而尊天子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

河陽去周不遠。納王定位而朝于廟可也。即河陽而朝之。褻矣。朝之非其地也。

**義** 晉與諸侯不書朝王。而但書魯朝。豈並其尊周之迹而削之乎。則晉之召王。並為無謂。而其罪大矣。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元咺訟之也。君臣無獄。為臣執君。非禮也。故書之。罪晉人也。歸于京師。正也。何以書。王自河陽入于京師。晉侯在溫。執衛侯以歸之。遂自溫圍許也。天威咫尺而不率。諸侯入覲。此何心也。

春秋義補註卷五 僖公

李

**傳** 李氏光地曰。王在京師。則曰歸于京師。京師即王也。王在會所。則曰歸之于京師。王既知其事矣。歸其人于京師爾。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書歸。罪咺也。書自晉。罪晉也。執其君而反其臣。不可訓也。君歸而已出。君出而已歸。是與君為敵也。諸侯世國。大夫不世官。故君書復歸者。無譏。書臣復歸者。譏之也。

**義** 元咺臣也。恃晉力以歸。君臣之理滅矣。雖異于宋魚石。晉樂盈之稱兵以入。而其抗同也。

諸侯遂圍許。

諸侯不序。蒙上也。遂。繼事之辭也。會溫之後。遂圍許。未嘗朝于周也。圍宋之役。許實從楚。踐土會盟。而許不至。是可伐也。然不朝周而遂圍之。則心急于功利。而非為義也。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晉釋之也。執不名。罪晉也。歸名之。失國也。書復歸。不絕其位也。遂會圍。不遑處也。晉之威赫矣。一年之間。侵曹伐衛。入曹敗楚。再合諸侯。再致天子。復衛執衛。復曹圍許。兵威雖振。而氣象之迫促煩擾。亦可見矣。聖門之不道宜哉。

春秋義補註卷五 僖公

李

**義** 晉文執之。晉文釋之。無復天王命也。自我而已。曹伯以貨脫囚。即驅之從于戈之役。霸令迫人。諸侯無寧居矣。晉之強不已甚乎。然以兼爾之許。合十一國之眾。踰時閱歲。而不能成功。雖曰義舉。亦以見威力之及人淺矣。彼圍許之諸侯。亦孰非強從晉哉。

二十有九年 庚寅襄王二十一年

春。介葛盧來。葛盧介君名也。

葛盧其名也。名之。未命也。不書朝。非朝也。何以來。



將以侵蕭也。

公至自圍許。

二事而以一事致者從告廟之辭也。

**謹案**

不致會而致圍何也。晉文圍許以討其不會

踐土河陽之盟名為王室討故以圍許致也。舊史

據告廟之辭書之于冊而聖人因之。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

翟泉。翟泉洛陽王城內地

謀伐鄭也。鄭貳于楚也。以大夫而盟王人非禮也。

古者諸侯同盟王官蒞之。不與盟也。洮之盟王人

春秋義補註卷五 僖公

奎

始與焉。然猶以諸侯敵王人也。今則以大夫敵之

矣。大夫敵王人則諸侯敵王故譏之。

**謹案**王人即王臣非微者也。王人與諸侯之大夫

同盟通春秋僅見于此。故書會不書公以見義也。

秋大雨雹。雹蒲學反

災也。

**謹案**劉向以為盛陽雨水濕熱陰氣脅之不相入

則轉而為雨雹。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

不相入則散而為霰。故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薄

陰也。此常理也。大者非常之辭。僖公末年有失政

之漸天之示人顯矣。

冬介葛盧來。

春來不見公故又來。何其勤也。將假道以侵蕭也。

三十年。十卯夏王二十二年

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問晉之有鄭虞也。

**謹案**

齊桓名陵之後狄伐晉晉文城濮之後狄侵

齊狄之敢于凌侮如此。知齊晉不能再出師也。晉

文自城濮踐土而下霸業駸駸日衰遂置狄勿問。

春秋義補註卷五 僖公

奎

尚何以稱方伯連帥哉。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咺有罪而書大夫不予衛之專殺之也。衛侯在外

而稱國以殺衛侯命之也。殺焉而後歸也。及累也

叔武稱子已立也。瑕稱公子未立也。而殺之刑濫

矣。殺武不書教人臣以守節也。殺瑕書之教人君

以慎刑也。

**謹案**

衛侯志在求入非以討罪殺之不正名其罪

也。則為殺其大夫而已。然元咺有可殺之道衛侯

雖不德臣無訟君之理也。而春秋必以專殺大夫

言者聖人正名分之書也。

衛侯鄭歸于衛。

不言復絕之也。始歸而殺武猶曰武已立也。再歸而殺瑕是以咎濫及也。故惡之。

**謹案** 衛侯當書歸自京師。而但曰歸于衛者。譏不在王室也。晉主之也。其歸不稱復者。魯公為納王。

于王與晉侯而後復焉。雖曰命之。不當復也。故不與之以復。書曰衛侯歸于衛而已。

晉人秦人圍鄭。

鄭貳于楚也。圍之已暴矣。

春秋義補註卷五 僖公

畜

**謹案** 此稱人。大夫主兵也。不可以將。卑師少言。圍

鄭之國。其兵必眾也。翟泉之盟。鄭不請服。故是春晉人侵鄭。侵之而猶不服。復偕秦以圍之。鄭之貳楚。固有可責。然霸者不以德見。而惟虐是聞。豈服貳之道哉。秦伯苟知義之不可。則當相率俱去。不當私及鄭。盟舍之徑歸。蓋由燭之武一語。而秦輔晉之心變矣。同役而不同心。秦穆之貪利忘義。尚何賢哉。

介人侵蕭。

屢來魯而卒侵蕭。惡介也。無罪魯也。

**謹案** 介再來魯。魯不能以禮義正之。致敢稱兵犯

附庸之國。魯亦罪也。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天子聘于諸侯。禮也。何以書。為使宰周公也。以冢宰而兼三公。是坐而論道之職也。使來聘。則輕周公而過崇魯矣。

**謹案** 魯因會盟朝于王所。而王乃遣使來聘焉。况遣冢宰乎。陵遲甚矣。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報周公之聘也。周公尊于魯侯。公宜自往也。而使

春秋義補註卷五 僖公

畜

遂聘。是抗魯于周也。

**謹案** 天子至尊。非諸侯所得抗。僖與襄王交聘。抗孰甚焉。况僅使公子報謝乎。是以邦交之禮事周也。不待以二事並書。而見其夷周于晉也。

三十有一年 壬辰 襄王二十三年

春。取濟西田。

濟西田 本魯地

邑必繫國。不繫附庸也。田必繫國。不繫吾故也。故何以書取。春秋之法。不以亂易亂。不請于天王。以正疆界。而私取之。亦罪也。以王道正天下也。

公子遂如晉。

去冬如。今又如。過恭也。

**經** 魯遣使如晉拜分田之賜。而不請命于周正。疆理之復。但知有霸。不知有王。當時諸侯舉動。皆不以義。惟視強弱為趨舍而已。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郊有二。有日至而郊。有祈穀而郊。魯郊皆祈穀也。然祀上帝則偕矣。啓蟄而郊。夏正月也。夏之正月。周之三月。經無書三月郊者。時也。過則書不時也。牲變則書志異也。悉書則不可勝書。因其失與變也。而書之。凡祭不卜而郊卜。重也。卜不過三。上旬

春秋義補註卷五 僖公

六

不從。卜中甸。中甸不從。卜下甸。下甸不從。郊之月殫矣。四卜郊。非禮也。曷為或免牲。或不免牲。不郊猶卜免牲也。從則免。不從則繫而待明年具牲時卜用也。曷為或言牲。或言牛。先郊三月卜牛。在滌。滌者三月而成牲。經于正月則言牛。方在滌也。四月則言牲。已成牲也。望祀日月星辰也。周禮大司樂舞雲門以祀天神。舞咸池以祭地示。舞大韶以祀四望。舞大夏以祭山川。四望附于天神。山川附于地示。故曰望郊之屬也。周四魯三制有殺也。猶之為言可已而不已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

無望可也。而猶望。好僭也。聖人之情。見乎辭矣。

**經** 魯所用者。止是祈穀之郊。故左傳家語皆云。魯以啓蟄而郊。朱子謂夏正之孟春是也。夏之首春。在周應為三月。夏四月不時也。比甸而卜之。必更三甸。禮盡于三也。卜三甸皆不吉。則不郊矣。四卜郊。非禮也。免。猶縱也。蓋卜牛不定。不郊。卜免牲而吉。則不郊可知。故不言不郊。郊後必望祭。不郊則不當望。曰猶望。識其不必望而望也。三望宜在天神之列。祭祀各從其類也。天子四望。諸侯比天子闕其一。公羊以為泰山河海。夫嶽鎮海瀆。從祭

春秋義補註卷五 僖公

七

于方澤者也。泰山河海不在四望之列。則魯之三望可知。魯之有郊。非成王賜之也。魯人既偕太廟重祭。而并偕郊。聖人無故不敢斥言君過。至僖公之世。而失禮之中。又四失禮焉。故書之也。四月不時。一失禮也。四卜則瀆。二失禮也。望祭則諂。三失禮也。既免牲而猶三望。四失禮也。故書之也。○又案或問郊乃國之重祭。魯既行之。則當歲舉之。而乃曰不從。則不郊何也。按大司樂圜丘之奏。定于冬至。月令孟春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元日。舊謂上辛日也。一曰月正元日。未詳。要皆無事于卜。

何氏謂天子不卜郊是也。魯之郊禘非禮也。東遷之後，諸侯多僭天子。魯君自知其僭，用卜日以決郊之從否，明不敢專也。若卜不從，則不郊。蓋雖僭而猶不敢盡同于天子也。然既歲卜而郊，則史不勝書。故于非禮中記其猶甚者，爾是不可以周禮大祭祀卜日同論也。左傳乃以常禮議之，而不察其不從則不郊之意，非惟不詳魯事，亦不知郊之時義矣。陳氏止齋斷明堂位之言為非，而謂諸侯之有郊禘，東遷之僭禮也，所以僖公始作頌以郊為祭，祝鮀詳稱成王命魯分器而不及郊禘，則魯僭未久可知。趙東山論之甚明，又言東遷之後，諸侯僭天子者多矣，而陳氏謂惠公請之，恐有未然。雖呂覽之書去周不遠，然其書未可據依。後儒述之，遂為典故，亦同于漢儒之附會也。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非禮也。王后之命，不行天下。夫人之令，不施國中。昏姻大事也。杞無君大夫乎。而使夫人求之也。書之，杜預政之漸也。

**謹案** 書杞伯姬來求婦，見伯姬之亂政也。杞伯之

春秋義補註卷五 僖公

三

不能正家也。僖公之容其來求而不以禮正之也，參讀之矣。

狄圍衛。

去年伐齊，今圍衛，無晉也。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邱。帝邱，衛地。

書某遷某，罪遷之者也。書某遷于某，罪自遷者也。衛不知自強而徙以避之，我能往，彼亦能來也。

**謹案** 齊桓城楚邱以遷衛，至是已三十年矣。衛有狄難，齊桓城而遷之，今狄日熾而衛自遷，衛近于晉，晉文坐視而不恤，何以為盟主乎。

春秋義補註卷五 僖公

完

三十有二年 癸巳，襄王二十四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鄭文公也。厲公突之子也。

衛人侵狄。

報國也。狄屢病衛，侵之可也。然而非王道也。衛宜自治而使其不敢犯也。自守而使其不能犯也。不然而效其所為，則亂無時息矣。

秋，衛人及狄盟。

書衛人及罪衛人也。不地于狄也。其威之也以侵。

其結之也以盟衛以此為長策而不知其非也。侵雖勝未必心服也。盟雖親未必能久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文公發憤為雄。三年之間取威定霸厥績茂矣。然道義不明舉動煩擾譎而不正信哉。踐土既盟鄭攜狄張驕矣。然齊桓沒身遂衰而晉世主夏盟者其用人異也。桓公止一管仲而已。文之從者皆卿材也得人者昌此之謂乎。

**附**家氏鉉翁曰齊桓優游不迫有周家盛時氣象

晉文淺狹迫急漸有戰國秦漢之風城濮之後左

春秋義補註卷五 僖公

主

傳所謂三罪而民服皆失刑也。顛頤祁瞞舟之僑皆在議勲議能之科有罪猶宥而况罪不至死乎。晉文執心不弘狐趙諸人濟以深刻每每如此。

三十有三年 甲午襄王二十五年

秦王二月秦人入滑

滑晉附庸也。晉文在殯而秦入滑乘人之危而殘

其民越人之國而不哀其喪有敗道矣。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報遂之聘也。齊魯之交于是乎始固。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殽秦地

書及戎敗秦罪晉人也。晉稱人非君將也。秦稱師紀實也。衆皆敗也。秦入滑固非矣。然非晉社稷之憂也。桓在殯孤無外事而墨衰以即戎背秦德而阨人于險雖有功不足尚也。

**經**以大夫主兵之辭。蓋是後實先軫主之也。若謂晉主兵而稱人以貶則當喪出會盟而書爵者。豈反得為褒乎。晉雖主兵亦不得厚非。晉文卒而秦不弔。秦則無禮何施之有。先軫非過激也。至墨衰即戎古人有行之者。伯禽凶服命師以禦淮夷。君子無譏焉。况秦師馳騁四境之地非晉人

春秋義補註卷五 僖公

主

一戰而挫其鋒則腹心之禍烈矣。晉之君臣豈得晏然而已乎。秦伯之罪在于利人之喪而襲其國弱人之孤而死其親。違諫襲遠而棄其師。是曲在秦也。書錄秦誓亦取其有悔過之言。爾春秋豈恕秦而專罪晉哉。

癸巳葬晉文公。

辛巳距癸巳十日爾有葬期而墨衰經以即戎非禮也。

**附**高氏闢曰此見襄公父死未葬而尋于戈也。

狄侵齊。

屢侵齊無霸也。

**間**晉喪也。狄未嘗無畏晉之心。晉以狄為不足畏也。而莫之阻。是為可罪云爾。

公伐邾取訾婁。訾婁邾地。

報升陘之役也。尤而效之。殆又甚焉。書伐書取。病公也。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屢伐邾。無厭也。遂屢帥師。專兵也。

**君臣**同惡也。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矣。

晉人敗狄于箕。箕晉地。

春秋義補註卷五 僖公

主

狄屢為患。狀之可也。然當喪而勤遠略。春秋戒之。

**晉**襄紹霸。惟恐霸威不立。故既敗秦而又敗狄。自有狄之敗。然後狄師三年不敢輕出。厥功亦茂矣。是功罪不相掩也。

冬十月。公如齊。

報歸父之聘也。周聘而卿往。齊聘而公朝。非禮可知也。公本事晉。間晉喪而伐邾。故懼而從齊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疾而返也。

乙巳。公薨于小寢。

譏失正也。小寢。內寢也。薨于小寢。即安也。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即安于內。非所以正始終。明顧命也。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異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霜既隕矣。草生而木實。反常也。

**當殺**不殺之徵也。僖公寬仁過厚。其失也。

豫。三桓之盛。由僖公始。卒以專魯咎徵著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居喪而亟用兵也。北敗狄。西敗秦。南伐許。以震楚。

春秋義補註卷五 僖公

七

是繼文之業也。書之者。為其不以道而以兵。且太急也。鄭嘗貳于楚。文公圍之。而不服也。今從晉何也。秦之入滑。將以襲鄭。晉敗諸殺。鄭德之。故從之也。

春秋義補註卷五

男

友諫

校字

春秋義補註卷六

合河孫先生葉

後學武進楊方達增註

文公

僖公子也。母曰聲姜。

元年乙未襄王二十六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改元即位。非禮也。桓即位。不成喪也。成喪而改元即位。自文公始也。舜正月元日。格于文祖。禹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喪已終也。非初喪之謂也。初喪即位。宜遵成王顧命之儀。既反喪服。宜守高宗諒

春秋義補註卷六

文公

闇之制。喪服既終。乃用元旦受命之禮。天子如是。諸侯可知也。今僖公以十二月薨。意其柩前即位之期。與改元朔旦相近。遂合二事而一之乎。過矣。夫期之近者。待朔旦而即位可也。設其期尚遠。則將柩前即位乎。抑將柩前不即位乎。柩前不即位。踰年即位。則已遲也。柩前既即位。踰年又即位。則已贅也。故曰改元即位非禮也。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杜氏預曰。不書朔。史失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非禮也。高息齋曰。葬者臣子之事也。會葬者諸侯相送終之辭也。天王止有弔贈含襚之禮。今使叔服來會葬。是自同于諸侯也。

謹案

僖公未嘗遣使會惠王之葬。而襄王遣使會

僖公之葬。且先二月至。是天子而急于奉諸侯也。

冠履倒置。至此極矣。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非禮也。諸侯立世子誓于王。諸侯薨。世子嗣位。必告于王。三年喪畢。以士服入見王。而受命焉。王錫

春秋義補註卷六

文公

之。敵冕命圭合瑞。然後得臨其臣民也。文公喪未畢。未嘗入朝受命也。而先來錫命。是自貶以媚諸侯也。

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歲時來朝。則有錫。能

敵王所憾。則有錫。今文公繼世喪制未畢。非入見來朝與獻功也。何為來錫命乎。天王命之。文公安受之。而不辭。皆非也。

晉侯伐衛。

昔文公之執衛侯也。過矣。其怨晉宜也。又新播遷。不自反而幸人之災。非義也。

**傳言**先且居而經書晉侯者伐衛本晉侯意也。罪晉侯也。晉之假義恃力。依然乃父讎而不正之家風爾。

叔孫得臣如京師。

拜錫命也。將親拜之。喪未畢也。使大夫則輕君矣。然則如之何。曰。辭而不受可也。既錫之而受之。則無之而可矣。唯禮可以行遠。遠禮未有不窮者也。衛人伐晉。

罪衛人也。夫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衛比于晉。小而弱也。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而興師報復。危

道也。

春秋義補註卷六 大公

三

**晉**霸主也。今衛成伐之。抗所宗矣。春秋書之。所以存霸主也。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戚衛邑。

大夫而專會霸主。政自大夫出也。戴岷隱曰。孟氏自敖而專。叔孫氏自得臣彭生而橫。季孫氏自行父而侈。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頹。

唐太子弘讀至此。廢書而歎曰。聖人何為書此耶。率更令郭瑜對曰。春秋紀善惡為勸戒。故商臣干

載而惡名不滅。其言似矣。而惜未盡也。夫所謂惡名不滅者。謂奸雄欺世。聖人誅心。趙盾許止之類是也。若商臣不可以是律也。而亦書之者。將以救世而止亂也。夫父子之親。人皆有之。然或寵妾並后。愛庶並嫡。猜嫌內作。覬覦外生。前後左右。起而諸之。謂子將弑父也。而父殺其子矣。或荒淫嬖倖。狎接小人。意指既失。疑懼遂起。不逞之徒。從而怵之。謂父將殺子也。而子弑其父矣。言之不忍。而筆之不削者。將使天下後世。知父子之間。一失其道。可以至于弑殺。于是乎父不敢燕溺于房帷。子不敢恣情于愛憎。父不敢不察讒間。子不敢不遠嫌疑。父曰。省其過。子曰。生其恭。而弑殺之源絕矣。然則書之者。將使謹禮制情。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也。豈徒曰留亂賊之惡名已哉。

春秋義補註卷六 文公

四

**稱**世子。明其親也。稱其君。明其尊也。皆所以著弑逆之罪也。此正論也。孟子曰。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是故孔子懼。作春秋。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此之謂也。易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易言履霜。冰至。故以辨之。不早責其君父。春秋誅亂臣賊



子故以直書之筆懲其弒逆言各有當也胡氏推本其所由而著楚類不善之積不幾昧于輕重之權衡耶孫氏探本而言以為萬世之為父子者戒此通論也商臣罪大惡極為宇宙未有之變春秋據事直書以道名分自應以郭瑜之說為正公孫敖如齊

既會晉而又如齊兩屬且求昏也

**何氏**休曰書者譏喪娶也非譏其政在大夫也三年之內豈無邦交之常禮若使臣以往亦何妨于禮意耶

二年 丙申 襄王二十七年 春秋義補註卷六 文公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彭衙秦地

以晉主戰罪晉侯也殺之敗秦穆悔之茲之來也志封殺尸而已避而不戰可也而又戰之而又敗之已甚矣

**此罪**晉亦無罪秦也晉得志于殺可以已矣當秦兵再至當修文告以却之若展禽之犒齊師秦必愧而反矣晉不諭秦而與戰是則晉襄之罪也秦穆自殺而反悔過自誓未幾尋怨再致彭衙

之衄是前此之悔不悔于德而悔于力也亦何取于悔哉忽以取敗罪亦著矣

丁丑作僖公主

慢也古者虞主用桑練主用栗栗者藏主也葬而虞期而練僖公之薨二十有五月矣而後作主慢也

**僖公**于元年四月葬今非虞練之時而方作主者以逆祀有萌議論未定緩于作主欲躋之故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春秋義補註卷六 文公

孰及之公及之也何以知為公不地也不地者于魯也于魯則公盟可知也教會晉侯公盟處父而後二國之交始固內外之政皆在大夫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垂隴鄭地

大夫主盟也晉文之沒諸侯從楚商臣之亂楚失諸侯晉襄而繼文之志也者投袂而起親帥諸侯以討亂賊可以易楚君而服楚國乃不親來而使士穀主之以大夫而主諸侯之盟前此未之有也是乎諸侯散矣事會可惜大義不明春秋書之

有餘憾焉。

**釋義**

列國之大夫盟王臣自翟泉始此諸侯之輕天子也。霸主之大夫盟諸侯自垂隴始此霸主之輕諸侯也。由是魯齊之大夫漸張而列國之大夫皆張矣。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久旱也不歷時而書省文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大事何。禘祭也。毀廟之主陳于太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廟諸侯之祭莫大于此也不書禘。

春秋義補註卷六 文公

七

待禮也。諸侯禘而不禘禘非禮故書之。禘得禮故不書也。躋僖公升于閔公之上也。高息齋曰僖雖閔兄然閔先立君臣之義定矣。今而繼體父子之義又定矣。文公尊其父而躋之則先禘後祖而昭穆失序。劉原父曰非祖禘也。謂之祖禘何。臣子一例也。

**釋義** 家氏鉉翁曰三傳明逆祀皆已得之。但謂閔僖

昭穆各自為世不可不辨。左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此言君臣猶父子。非謂閔為文祖也。公羊乃云先禘後祖。穀梁曰無昭穆則無祖也。杜氏預曰。

閔僖不得為父子。嘗為臣位應下。今居閔上逆也。孔氏穎達發明杜意頗詳。若兄弟各為世亂昭穆之序矣。

**釋義**

父為昭子為穆此禮之正也。兄弟旁及上繼先君猶臣子也。此禮之變也。兄既可以為弟後則子亦即可以為父孫故以文祖為喻。昭穆廟制也。設有四人相承同為一世則七廟之神主將不止于七矣。所謂親盡則祧者又當何以解乎。彼歷代禮官之說或出于一時之迎合或由于舊習之相沿而未可以為情理之至當者也。然則宜何從曰。論世統則父子異世天下之大義也。論常例則昭穆同行一家之私恩也。君子不以私廢公杜氏之言固不可廢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譏伐秦也。再敗秦而又伐之也。宋陳鄭盟于垂隴者也。不帥之討楚而乃伐秦。憚于為義而樂于為不義也。

**釋義**

四國伐秦皆國卿也。自入春秋以來外兵非君將者皆稱人。非以晉之報復無已而貶稱人也。公子遂如齊納幣。

春秋義補註卷六 文公

八

卿納幣禮也。曷為書。譏急也。葉石林曰。祥而縞。是月禫。徒月樂禫而圖昏。猶喪娶也。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于人一等矣。

**三年之內不圖昏納幣之月**在喪內。故曰喪娶也。

三年。丁酉。襄王二十八年。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不言帥師。師少也。伐沈。以其服于楚也。沈潰。民逃其上。也。商臣大惡也。不伸大義以討賊。殘小國而潰之。非義也。

**春秋義補註卷六文公**  
九

**霸國之大夫帥列國之大夫以侵伐**始于此。文之會盟征伐皆諸卿疊出。所謂政逮于大夫也。

而天下諸侯亦皆怠于政矣。

夏五月。王子虎卒。

**王臣不當赴喪于列國**。春秋卒王臣者二人。

王子虎劉卷也。汪德輔謂王子虎劉卷皆世執朝權為王室之秉政者。故特赴于諸侯。而魯史記其卒。春秋存而弗削也。或謂虎與卷皆夾輔天子于艱難困苦之中。春秋賢而卒之。則單穆公旗與劉

不地于晉也。

文公皆能安周室者。何以不書卒也。故知非賢之也。

秦人伐晉。

晉再敗秦。伐之宜也。書之。猶罪秦也。春秋貴自治。不貴勝敵。貴修義。不貴修怨。秦穆之悔過為不力矣。不書戰。晉不出也。

秋。楚人圍江。

報伐沈也。

**商臣負滔天之罪**。晉襄不能討亂。踰二年。乃使大夫伐其與國。故楚復有窺諸侯之意。而先圍江以試之。非專報伐沈之役也。

**春秋義補註卷六文公**  
十

雨螽于宋。而去聲。

異也。

**螽生于下者也**。乃不見其所從來。但自上而下。其多如雨。而在宋之四境。故曰雨螽于宋也。災異極矣。

冬。公如晉。

喪畢朝晉也。不朝周而朝晉。春秋傷之。

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不地于晉也。

**前此**

前此未有因朝聘而要盟于國都者。公不固辭而與盟焉。甚矣文公之屈辱也。迨其後諸侯之大夫亦因聘魯而要盟焉。世變可知矣。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伐楚是矣。書以救江何。譏不討賊也。會不書故。穆特書之。不書疑于討商臣也。伐不書故。此特書之。不書疑于討商臣也。惜伐楚之非伐楚也。且亦無救于江。晉不竭力。而以偏師臨之。遂足懼楚而解江圍乎。譏救江之非救江也。

**晉襄實無制楚救江之誠心。**

故僅遣偏師以

春秋義補註卷六 文公

二

塞責。書曰伐楚以救江。而晉襄之畏怯。亦可按跡而得之矣。

四年 戊戌襄王二十九年

**春。公至自晉。**

喪畢如晉。踰年始至。朝正于晉也。不朝于周可知矣。喪未畢而錫命。既畢喪而不朝君。君不君。臣不臣也。

**夏。逆婦姜于齊。**

不稱公。非公也不稱名。非卿也。稱婦。有姑之辭也。不稱夫人。禮有闕也。不至。不告廟也。君子是以知

出姜之不永于魯也。賞聘而賤逆之。君卑之矣。襄仲窺之。是以有廢立之謀也。禮之失也。甚微。禍之伏也。甚大。可不懼哉。

**方氏苞曰。**穀梁傳謂公逆非也。莊公娶仇親逆不諱。而喪娶親逆乃諱乎。公親逆。是重其事也。乃不書夫人至乎。左傳得之。蓋微者逆固不書名。不以夫人之禮致廟。故不書至。不稱夫人。至是而敬。贏仲遂之邪謀已兆矣。文公昏懦而不能察。是即他日子弑夫人大歸之端兆也。

**狄侵齊。**

春秋義補註卷六 文公

三

**自箕之敗。**狄師三年不出。及秦晉兵連。而狄始侵齊。知晉襄之不能救也。

**秋。楚人滅江。**

江之受圍。已周一期。而其國竟滅。豈徒處父之無功。實由晉霸不競。不能救一小國之亡也。

**晉侯伐秦。**

書伐秦。罪晉侯也。狄侵齊。楚滅江。不伐楚狄而伐秦。失緩急之序矣。伐楚遣大夫。伐秦則親行。失輕重之衡矣。

**伐秦之役。**報三年夏之役也。為修怨而興戎。

其曲自在晉。秦穆公次年遂卒，故不能報晉。先儒以見伐不報美秦，竊未敢以為然也。

衛侯使甯俞來聘。

甯俞始通且善甯俞也。

自甯俞為政以來，事大睦鄰，以安社稷，皆出甯俞之謀也。其智可知。然甯俞之聘，霸主令也，殷見之禮，不行于周，而止有諸侯之交聘，此聖人書之以傷周道也。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僖公之母，莊公妾也。生而夫人之者，僖崇所生也。

春秋義補註卷六 文公

三

卒而夫人之者，文尊父命也。以妾媵為夫人，徒欲寵所愛而不虞卑其身。以妾母為夫人，徒欲崇所生而不虞卑其父。以妾祖母為夫人，徒欲從其父而不知其非禮也。據實書之，義自見矣。

惠公仲子而不稱夫人，是當時猶不以夫人稱之也。今以夫人稱成風，則已甚矣。禮之失也，自成風始也。成風之為夫人也，自仲子始也。逮其後，宣母敬嬴，襄母定姒，昭母齊歸，哀母弋氏，皆援例以立。春秋于成風首以實書，著禮之所由變也。

五年 己亥 襄王三十年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昭。

珠玉曰含。含昭常事也。不書，唯仲子成風書之，不與妾母為夫人，而志天王之失禮也。

不書天，闕文也。天子成妾母為夫人，三綱墜矣。左氏曰：子以母貴，重嫡也。至云母以子貴，則嫡妾所由亂也。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以小君之禮葬之也。又別謚，非禮矣。風氏也，仲子別宮，猶疑之也。不疑而祔葬祔廟，自成風始也。

王使召伯來會葬。

春秋義補註卷六 文公

十

大夫舍昭，卿會葬。王之禮成風者益隆，而失禮愈甚矣。不稱天，因舊史也。舊史異辭，而聖人不改者，非義之所在也。苟以為賤也，則昭仲子何以稱天。甚且殺其弟而亦稱天也。其亦何說之辭。

李氏曰：經稱天王者二十有五，稱王者六，稱天子者一，三稱並行，故知王者之通稱，而史辭異爾。夏公孫教如晉。

喪畢朝之。比年聘焉，是以事天子者事之也。王越禮而恭于魯，魯越禮而恭于晉，冠履倒置矣。

秦人入郿 郿國名 音若

郟貳于楚也。書入郟。罪秦人也。不伐楚而入郟。不義而陵弱暴寡也。

秋。楚人滅六。

六。阜陶之後也。滅文仲曰。阜陶庭堅。不祀忽諸。哀哉。

楚人往年滅江。今年滅六。敢吞噬弱小如此者。以晉襄霸業衰微。不能正其惡逆之罪也。

冬。十月。甲午。許男業卒。

穆公新臣之子也。

六年。庚子。襄王三十一年。

春秋義補註卷六 文公

五

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季友與陳睦故也。行父友之孫也。以王父字為氏也。

臣非君命不越境。此行父假公室之聘而圖昏爾。經書如陳。不予行父因聘以濟其私也。

秋。季孫行父如晉。

比年如晉也。

季文子專執國政。阿結強援。故既書如陳。又書如晉。以著其私交樹黨之罪。而文公之過于尊

晉亦可見矣。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文公重耳之子也。屢與秦爭。而不能討商臣之罪。文之霸業衰矣。

晉襄初立一年。三強悉退。亦可謂有霸者之略。及外患既息。舉動遽乖。大抵貴速成而不圖全。

于終。志小利而不審患于遠。事不逮初。君子惜之。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諸侯之喪。士弔之。大夫葬。卿共葬。事非禮也。

春秋之法。葬諸侯使微者。則無譏。卿行則譏。

春秋義補註卷六 文公

五

之不獨譏其速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處父。襄公所用也。孤立特起。掩狐趙欒范而處其上。故君歿而共殺之也。稱國。君臣同罪也。處父之死。賈季實殺之。宜其奔也。

殺處父者射姑也。而歸罪于君者。以君有漏言之失也。先書晉殺處父。繼書射姑出奔。則姑殺處父之罪自著矣。射姑以私怨殺一大夫。其罪固當誅。而處父以私意進言。亦足以殺其身者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閏之為道大矣。以為餘月也。而弗之告焉。怠也。始之不告也。以閏其後。雖不閏而亦然。魯告朔之禮廢。自文公始也。猶朝于廟。幸其不已之辭也。聖人之愛禮也。

**告月**即告朔也。朝廟之制。本為告月而設。諸侯歲受朔于天子。退而藏之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此時使有司先告朔。即以此日聽視此朔之事。謂之視朔。亦謂之聽朔。朝廟禮也。朝廟而不告月。非禮也。非謂既不告月。并朝廟可去之也。與猶三望之辭不同。

七年 辛丑 襄王三十二年

春秋義補註卷六 文公

十一

春。公伐邾。

問晉難也。

三月甲戌取須句。

僖公既取須句矣。今復取者。須句復為邾也。屢伐而屢取之。曲在魯也。

**前此**不見須句之失。舊史諱之也。

遂城部 部音也音吾

以取須句之師城之也。不恤民矣。

**杜氏**預曰。備邾難也。其亦念兵之勞而民之

疲與。奪東作之時。荒一歲之獲。是重其過也。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宋成公也。襄公茲父之子也。初即位而殺大夫。其子效之。又殺大夫。而國亂矣。不葬。亂故也。

宋人殺其大夫。

人殺大夫。國亂而君無政也。凡稱國以殺者。上殺之也。稱人以殺者。下殺之也。前書宋殺大夫。無與于下也。此書宋人殺大夫。有累于上也。大夫不名。史失之也。

**書宋人者**衆也。非君命而衆人擅殺之也。不

春秋義補註卷六 文公

大

書死者名。倉卒生亂。國人本未得其主名。而第知賊由微者也。與弑君可直書其人者異矣。成公在殯。而國人作亂。以殘其大夫。踰年而掌兵之官見誅。守國之君見逐。皆書宋人。昭公之不君甚矣。曾未十年。而昭公有帥向之弑。此蓋深著昭公見弑之由。在使公族之搆難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令狐。晉地。

以晉主戰。罪晉人也。秦之來也。先蔑請之也。晉使先蔑逆公子雍于秦。秦以師送之。晉大夫中嬖。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也。置君不定。背惠食言。

是晉主乎此戰也。

**禮記**

此一戰也。宣子與秦君皆有罪焉。治亂興亡。

繫嗣君之廢立。宣子始欲立長君。而中變其說。繼乃畏逼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是曲在晉也。然秦人既知晉立靈公。而欲以重兵強納公子雍以爭國。自是兵爭不息。秦伯亦惡能無貶乎。

晉先蔑奔秦。

奔不言出。自外奔也。先蔑無罪而以自奔為文者。智不足也。凡主少國疑。大臣欲廢嫡而立庶。皆罪人也。主晉戰而奔先蔑。春秋有以斷斯獄矣。

春秋義補註卷六 文公

九

**禮記** 觀荀林父之戒先蔑者。實平心之言也。先蔑意在覬覦立君之功。而不暇擇焉。乃輟戰而為逃軍。亦罪矣哉。

狄侵我西鄙。

**禮記** 涇氏若水曰。晉襄既沒。霸業陵替。秦晉交爭。狄人窺伺其間。大肆內侵。故侵魯侵晉。侵宋侵衛。漸見矣。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扈。鄭地。

諸侯不序。大夫不名。略之也。襄公卒。靈公少。晉大夫懼諸侯之不從也。會于扈而要盟之。是大夫無

事而勤諸侯也。故略之。

**禮記**

此會趙盾專之也。何以不書盾。義在大夫。不在盾也。不在稱名以貶也。垂隴之會。書士穀而不書大夫何也。晉襄公時。權未下移。猶襄公主之也。此會靈公在抱。則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矣。故書大夫也。

冬。徐伐莒。

**禮記**

徐嘗從齊矣。敗于婁林。復從楚。今與兵伐莒。無霸也。

公孫敖如莒涖盟。

春秋義補註卷六 文公

十

莒為徐故。請盟于魯也。敖涖盟。且娶已氏也。

**禮記** 涇氏若水曰。莒以弱小之國。見伐于徐。公孫敖如盟以救之。似禮矣。而敖意不在于救莒。實因盟莒以為迎娶之地。假公圖私。故春秋書之。使人考其跡。知其心。而非禮自見矣。

八年 壬寅 襄王三十三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衡雍。鄭地。



公盟于扈矣。不足憑也。必遂與盾又盟焉。大夫專而君若贅旒矣。其後遂與盾交弑。履霜之漸。可不謹哉。

乙酉。公子遂會雜戎盟于暴。暴鄭地。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如京師。弔也。不至而復。棄君命也。奔莒。從已氏也。公不奔喪而卿行。諸侯無天子也。敖如京師而不至。大夫無諸侯也。

**經** 敖之罪。因為不赦。而文公不能誅。則君之不可見矣。魯亦不再使人往。皆罪也。

春秋義補註卷六 文公

主

冬。

**經** 此大夫煩擾之應。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再書宋人殺大夫。亂甚也。不書名而書官。義在于官也。列國有六卿。非禮也。不勝書。因事之變而書之。事之變奈何。司馬掌兵而為人所殺。司城守土而棄之來奔。是君無道而擅殺大夫也。司城者。司空也。以武公名故諱之。

**傳** 宋人者。戴氏之族。非一人也。不書名。史冊所不載也。

九年 癸卯。頃王元年。

春。毛伯來求金。

求。賄求車。猶為之名也。求金則告匱也。王室急而諸侯不臣也。

**傳** 春秋書天王來求者三。求賄求金。不稱使。史失之也。公羊謂三年諒闇。不稱王。陸氏淳引踰年成君例駁之。是已。然即位以後。雖冢宰攝政。未有不奉王命而行者。當喪未君之說。亦不其然。故知是史失之也。聖人書此。蓋責諸侯之不貢也。

夫人姜氏如齊。

幸

**傳** 歸寧常事。爾何以書。蓋夫人至是不安于魯矣。是他日大歸之始事也。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譏不親葬也。諸侯之葬。大夫送之。天王之葬。公親送之。公子遂葬襄公。則已重也。叔孫得臣葬襄王。則已輕也。是夷周于晉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殺大夫。亂也。晉君少。諸臣爭權而擅相殺也。稱國以殺者。無天子也。稱人以殺者。無諸侯也。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程氏**

程氏端學曰此見夫人非禮而動至三月之

久而無名以告廟也。樸卿呂氏曰錄姜氏之至者為歸于齊起文也。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屢書人殺大夫亂甚也書及累也因士穀之故而及之也。擅殺之專也又及焉。濫也。

**註**

是時盾執國政挾私怨而以國法殺之舍晉

人無以稱也。

楚人伐鄭。

間晉亂也。

春秋義補註卷六 文公

圭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苦救鄭也亦惜之也。大夫主兵而諸侯無能為也。

**註**楚自城濮以來十五年不敢加兵于鄭今伐

鄭者晉文既死趙盾為政不能振霸國之威乃使楚得志于鄭會師方及而楚已囚鄭公子而去晉遂不競而楚莊霸也。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昭公班之子也。

九月癸酉地震。

異而且為災也。地道靜以動為變且害民也。

**註**

此陰威陽微之象也。文公息憤君弱臣強地

道之相感也明矣。自此至哀公書地震者五。文襄

昭哀之世其異應不亦大可鑒哉。

冬楚子使椒來聘。

伐鄭而聘魯遠交而近攻也。

**註**

春秋于吳楚徐越所稱之貴賤詳略一仍舊

史蓋因之以見事實爾。君書爵臣書名非褒而進之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春秋義補註卷六 文公

香

衣被曰襚。僖公薨九年矣。成風卒六年矣。始歸襚

緩也。葬已久而受之非禮也。蓋齊晉既衰秦楚爭

霸故楚椒來聘秦假歸襚以結魯也。

**註**

公羊曰兼襚之非也。僖公成風以妾母繫子

為重而言爾。若以為兩人豈可叙母子于下哉。故

朱子曰僖公成風却是僖公之母可無疑也。成風

薨葬皆以夫人稱之此因史之舊今不稱夫人所

以正嫡妾之分。明其夫人之非也。聖人筆削可見

矣。葬曹共公。

十年 甲辰 頃王二年

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臧文仲也。公子彊之後也。

夏秦伐晉。

報令狐之役也。不書人與師。闕文也。戰于令狐。晉

之罪也。然彼欲立正也。情有可恕而必伐之。過矣。

聖人惡戰伐。凡首兵者皆罪之。

方氏苞曰。先儒以稱國為貶非也。其事同時相

次而獨于一役貶。則其異于前後者何也。蓋或赴

告不及傳聞略。不知主兵者為誰。又不知其師之

春秋義補註卷六 文公

主

眾寡。則但書某國伐某國而已。

此秦之罪也。向也輔晉以攘楚。今也附楚以

謀晉。秦晉之怨深。而楚人得志于南服矣。然春秋

之罪秦。不繫乎稱國也。

楚殺其大夫宜申。

不予楚之得殺大夫也。

吳氏澂曰。商臣弑君父。天地所不容。宜申為工

尹也。不能與同列共謀討賊。乃北面事之。越十

年君臣之分已定。而乃謀弑其義不足稱也。其謀

不遂而身見戮。聖人不以其當受今將之誅。而以

國殺大夫為文。其旨深矣。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蘇子盟于女栗。

王臣也。孰及之。魯之微者也。微者而與王臣盟。非

禮也。

蘇子。王卿士也。而稱子。此尊異之辭也。非王

臣有五等之爵也。蘇子之來。王使之也。魯不辭盟

而使微者盟其王臣。臣子之義何在哉。春秋不書

使而天王之不王魯侯之不臣。概可見矣。

冬狄侵宋。

春秋義補註卷六 文公

主

志狄患也。侵鄭侵齊侵魯。今又侵宋也。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謀伐宋也。不書伐與戰者。宋聞而遂服也。

楚子者。弑父與君之賊。包藏禍心。遲疑而未

敢遽前。蔡侯乃首附之。俛首而聽命焉。其罪均矣。

則知稱爵為非褒也。

十有一年 乙巳 頃王三年

春。楚子伐麇。

次于厥貉之師也。宋已服。故伐麇也。楚子者。誰商

臣也。滅江六。役陳蔡。服鄭宋。威齊魯。而歸伐麇。亂

賊得志春秋傷之。

**麋**微國也。耻從楚而逃歸。甘為受伐。見麋能自守。而不可以威劫也。

**夏**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筐。承筐宋地。

尋衡雍之盟也。當是時也。諸侯皆背晉而與楚。不與楚者。獨三家與六卿爾。大夫強而諸侯弱也。叔

彭生書仲衍文也。

**此大夫擅相會之始。**彭生公子牙之孫。惠伯也。此會謀諸侯之從楚。未為非義。然魯不遣執政而遣惠伯。其奚足以却遠人方張之勢哉。

春秋義補註卷六 文公

主

**秋**曹伯來朝。

喪畢來見也。魯以事天子者事晉。曹以事天子者事魯。效尤而不知其非也。

公子遂如宋。

承筐之會。謀諸侯之從于楚者。宋新從楚而未回。故遂往焉。謀背楚也。

狄侵齊。

志狄患也。

**高氏閔**曰。十餘年之間。狄四侵齊。其強如此。所以大賊之功也。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鹹魯地。

**方氏苞**曰。晉人敗狄于箕。其後侵齊。侵魯。侵宋。不敢復犯晉。得臣敗狄于鹹。不敢復犯齊魯。立國貴自強也。

十有二年。丙午。頃王四年。

春王正月。邾伯來奔。

邾降于齊師。入齊為附庸。今來奔。為齊迫也。以自奔為文。罪不能君也。不名。史失之也。

杞伯來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春秋義補註卷六 文公

主

書子。公女也。所謂女子子也。女子子不卒。卒。叔姬許字于諸侯者也。

**方氏苞**曰。其稱子。時君之女也。不繫國。未嫁也。君為之變。而過于常制。故特書于冊。傳謂許嫁則卒之。非也。

**夏**楚人圍巢。

志楚患也。

**前日楚伐麋列國不能救。**于是又圍巢。諸侯莫敢犯其鋒者。書之。惡楚之不仁。而恣毒于小國也。

秋滕子來朝。

**經**

以文公之昏庸怠惰而曹文杞桓滕昭相繼

來朝蓋周公禽父之遺澤也文公乃不脩覲禮于

周豈可稱秉禮之國哉

秦伯使術來聘

楚每伐鄭則聘魯秦每伐晉則聘魯以兵來者當

禦之以好來者當察之也故春秋不徒志聘也

**說**術不書氏舊史略之也稱秦伯仍舊史也非

以其能聘也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河曲晉地

春秋義補註卷六 文公

三

凡戰必有及之者辨主客分曲直也茲無曲直互

相構怨故不書及交罪之也

**案**先儒謂貶而稱人非也宣成以前卿大夫將

常稱人直書其事而輕重之權衡自見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郛

一時而城二邑勞民甚矣帥師城之兵民交病也

行父主其事私也二邑近實而介于莒行父之自

為也莒魯爭郛自此始也

**說**此近莒之郛蓋東郛也故杜曰魯之所爭諸

魯地而與郛逼近恐莒人窺見其謀故亦帥師以

城之稱兵以往者歎于義而畏莒也

十有三年 丁未 頃王五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陳共公也穆公欸之子也

邾子遂除卒

邾文公也瑣之子也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程氏端學曰文公時兩遭亢旱其所以修民事奉

天時之道可知矣

春秋義補註卷六 文公

三

世室屋壞左鼓作大音泰公羊作世

世室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

稱宮屋壞久不修也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則

無壞道矣而壞志慢也

**說**魯不毀之廟有二祀周公者曰太廟禘于太

廟是也祀伯禽者曰世室太室屋壞是也周公封

于魯實為魯之始祖留相王朝而不得魯使伯禽

就封魯人以伯禽為始受封之君欲不祧其主故

稱其廟曰世室則亦未可以為非禮也其後妄立

武宮又桓僖親盡不毀而說者且謂武宮亦稱世

室則非禮矣。

冬。公如晉。

朝。且尋盟也。

衛侯會公于沓。

請平于晉也。

**公往朝晉**。謀納諸侯。而衛成聞公適晉。乃至。

沓。以會之。求通晉也。夫諸侯非王命自相朝。且不可。況因其經過而要之與會。豈禮也哉。

狄侵衛。

會魯非狄意。故侵之。

春秋義補註卷六 文公

三

**趙氏鵬飛曰**。狄自鹹之敗。鋒銳頓挫。今復侵衛。

者。衛逼于狄。成公出會。狄乘虛而侵之。狄之窺伺。其可忽乎。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不地于晉也。遂盟趙盾。彭生會卻缺。而公及晉侯

盟。君從臣令也。

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棗。棗。鄭地。

亦請平于晉也。商臣弑逆。人心不與。趙盾為政。晉國輯睦。諸侯皆欲求成焉。故為新城之盟也。順逆之勢。昭然可見。而惜乎晉侯之無能也。

**鄭伯之會**

公義同于沓之會也。明年遂為新城之盟。衛鄭之情可見矣。惜乎靈公幼弱。盾懷異心。自顧其私。不惜國恥。坐失可為之勢。俾楚並張。誰之咎哉。

十有四年。戊申。頃王六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公自去冬**。初如晉。久于道路。而不朝正。書至以見之。文公即位。至是十有三年。而朝晉者二。公之事。霸亦過恭矣。

邾人伐我南鄙。

春秋義補註卷六 文公

三

為須句故也。

叔彭生帥師伐邾。

報伐我也。

**魯以七年伐邾**。取須句。邾人不能報。至是伺魯之隙。而伐我南鄙。亦脩怨爾。叔彭生帥師伐之。其報怨速哉。春秋聯書之。所以交致其責也。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齊昭公也。孝公弟也。

**程氏端學曰**。此為九月商人弑君起文也。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

而同盟于新城。新城宋地。

從于楚者服也。桓公之威也。舉天下而從諸侯。君子猶或譏之。今從大夫。則陵遲更甚矣。同盟于幽而天下一變。同盟于新城而又一變。幽之後諸侯不知有天子。新城之後大夫不知有諸侯。

**是時**楚莊方立。侈然有求諸侯之志。而諸侯散無所主。微晉之霸。則諸侯一舉歸楚矣。故盾雖抗。而今日之盟。實有補于諸國。然春秋凡書同盟。未有大夫主之者。今以趙盾而尸盟。是大夫得專制諸侯也。宜其卒至于弑逆矣。

春秋義補註卷六 文公

書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不日。非一日也。有者不宜有也。一芒偏指曰彗。光芒四出曰孛。北斗。天紀也。孛入之。變甚也。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舊例其反。

捷菑。邾定公之弟。晉出也。故晉人納之。晉人納之。宜無不克矣。而弗克。則理屈也。亂長幼之序矣。然弗克而遂已焉。猶為屈于義而知悔也。易曰。乘其墮。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晉人之謂也。

**左傳**師師者趙盾。公穀曰。卻克陳氏岳曰。又

六年。趙盾將中軍。持國政。宣十七年。卻克方代士會將中軍。則納捷菑者。乃宣子明矣。趙盾以大夫而廢嫡立庶。罪莫大焉。雖終弗克納。僅得免怙終之刑爾。非善之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慶父之子也。又奔。可以不卒矣。而卒之。為喪歸故。且示戒也。禍淫而容死于外也。

**敖廢命出奔**。不忠不義。魯不能討。且許歸其喪。歸其喪者齊。而許歸者魯也。魯道衰矣。高氏閔曰。此著典刑之壞也。

春秋義補註卷六 文公

書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舍。潘之子也。商人。潘之弟也。潘之母曰葛蕪。商人之母曰密姬。桓公內嬖六人。此其二也。惟六人內嬖。故五子爭立。弑殺相尋而未已也。舍未踰年而稱君。齊不踰年而改元也。惠公之卒。未踰年而嗣子稱魯。是其証矣。奚齊。書子未君也。舍書君。已稱君也。商人書公子。州吁不氏。因舊史也。弑君之惡一也。聖人據其實而書之。非有所輕重于其間也。

宋子哀出奔。

宋昭公之不道也。大夫殺司馬死司城亡。眾叛親

離子哀懼故奔也。

**○**家氏鉅翁曰杜氏以子哀為字。強求其可貴。愚竊惑焉。宋公不能君。亂且作矣。子哀既為卿。臨難自免。為臣不忠。罪莫大焉。乃以為春秋貴而不名。豈聖人垂法之旨哉。

**○**子哀者宋大夫也。黎氏錚疑其不書氏。而以為宋公之子。如子同子糾之類。則鑿矣。春秋固有不書氏而書字者。如王人子突。豈必其君之子哉。子哀明于保身。而闇于為國。劉氏啟以為知義。如之何其可也。

冬。單伯如齊。

春秋義補註卷六 文公

三

莊公元年有單伯焉。至今已七十餘年。或其子若孫與。蓋世稱之也。其如齊何也。齊君舍魯甥也。母曰子叔姬。叔姬無寵。舍無威。故被弑焉。文公念其女而使單伯請之也。弑逆大惡也。甥舅至戚也。不討賊而自卑以求之。其取辱焉宜也。

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兩書執者。不以單伯及叔姬也。男女之別也。不稱夫人。自內錄也。商人不道。既弑其君。又執其君母。而書齊人何也。商人賊也。無責爾矣。齊人懷商人

之私惠。不討賊而助虐。可罪也。故書齊人。治賊黨也。

**○**商人弑君。固忌魯矣。魯使單伯如齊。商人必有以文之。而單伯必正之。叔姬必質之。此齊所以執單伯。并執叔姬也。聖人兩書齊人。甚之也。

十有五年。己酉。匡王元年。

春。季孫行父如晉。

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蘇氏轍曰。將因晉以請齊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春秋義補註卷六 文公

三

**○**司馬華孫華耦也。不名。魯人以為敏而貴之也。華孫出于自請。權宜來盟。以紓其國之難。不可以矯命罪之也。故以官書。言能其官也。胡傳所言。又追罪于華督。恐非經旨。

夏。曹伯來朝。

十一年。喪畢來朝。今五年。又來朝。皆事天子之禮也。曹行之而魯受之。均罪也。

**○**季氏本曰。此畏齊而託于魯也。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歸之與受之者。皆非也。公孫敖之罪大矣。生不討



之死不絕之齊魯之政刑可知矣。

**方氏苞曰**志魯無政使敖喪得歸也。胡傳謂因其二子之衰以著教非也。二子事不見經何從著教哉。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襲莊公之誤也。

單伯至自齊。

齊人釋之也。不能討賊借晉寵以請于齊待賊之釋之而後來歸也。

**釋義**大夫被執而反則以至書明其失國體也而

春秋義補註卷六文公

三

魯之爲國單伯之爲使皆可矣。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不與新城之盟故也。夫蔡人不與非不欲也不敢也。楚強而晉弱楚近而晉遠恃晉救而背楚危道也。然城濮之役一戰勝楚踐土之盟不召而至蔡之情也。晉不自反而伐蔡又入之暴甚矣。

秋齊人侵我西鄙。

罪齊人也。抑魯有以取之焉不討賊而數請之其爲賊侮也固宜。

季孫行父如晉。

告齊侵也。執我則如晉。侵我則如晉。不自強而恃人。未有能濟者也。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欲討齊而不果也。公不會有齊難也。諸侯不序不足序也。不能討賊徒盟而已矣。書諸侯不專罪晉也。

**釋義**此國君也。曷爲不序散辭也。見衆國無能爲也。此年盟扈十七年會扈皆以賂而棄討賊之義。晉靈幼弱趙盾導之以賂也。經言諸侯而意主晉大夫微文示變盾之專政可知。

春秋義補註卷六文公

三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扈之盟故也。商人之惡極矣。行父如晉諸侯盟扈不能討也。徒得叔姬之歸而已。書之傷之也。杞叔姬來歸有罪而見出也。來歸子叔姬無罪而被侮也。

**釋義**家氏鉉翁曰書齊人執齊人歸其執其釋在人

閔姬而病魯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齊侯商人也。莫之能討遂成君矣。侵我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朝我也。易曰惡不積不

足以滅身。商人之謂乎。

十有六年 庚戌 匡王二年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請之而被侵。被請而又請之。又請之而又不見答也。書之。病文公之無志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朝。

自二月不視至于五月也。奉王朔以告廟。謂之告朔。退而視朝。以授于民。謂之視朝。臨不四不視朝。厭政甚矣。不書疾。非疾也。怠也。怠者積惡之原也。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

春秋義補註卷六 文公

无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鄭邱。鄭邱齊地。

弗及盟而又盟。魯求之無已也。弗及行父盟而及遂盟。固齊侯之無常。然而齊侯不足責也。魯之君臣屢受辱而屢求之。求之不答而又求。幸其哀焉而許之也。可耻之甚也。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聲姜也。

文公母也。

毀泉臺。

是築于郎者也。作臺雖非。勿居可也。勿脩可也。毀之。是重勞民而揚先祖之過也。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庸。漢南之大國也。昔武王伐紂。首誓庸蜀。今秦巴從楚而滅之。是楚盡有江漢。撫用秦蜀。而不可制也。志楚之強。傷齊晉之弱。而憂周魯之亡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書人衆也。不可指名也。昭公無道。而國人皆欲弑之也。

汪氏克寬曰。昭公無道。大失人心。故襄夫人因衆惡而弑之。書曰。宋人弑其君。既有以著昭公無道之實。又斥宋人大惡之罪。而襄夫人以君祖母

春秋義補註卷六 文公

卑

縱國人之弑君。其與弑之罪。不書而自見矣。

宋昭公之弑。襄夫人公子鮑必欲自掩其迹。以衆亂告。而賊無主名。故蕩意諸之從死。亦隱而不宣。胡傳謂孔子以其不能正君而削之。則孔父仇牧苟息之備載于冊書。又何為其不削哉。

十有七年 辛亥 匡王三年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宋弑君。伐之是也。書之者。識不能討賊也。

四國稱人。微者也。考是時。晉之當國者趙盾。衛之當國者甯俞。乃盾不自出而使林父。俞不自

出而使孔達。本無心于討賊可知矣。陳公孫寧鄭石楚俱無聞于時。其卑可知。歸生柄鄭而使石楚會伐。此四國者。非獨怠于公義。其曲庇亂人。乃自為無君地爾。此亂臣賊子所以接迹于世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九月而葬。緩也。無他故而緩葬。怠也。文公怠于政事。雖親喪猶不自盡也。不稱僖姜而別為之謚。非禮也。

齊侯伐我西鄙。

屢侵之。屢盟之。又伐焉。齊之無道極矣。魯之不振。

春秋義補註卷六 文公

里

甚矣。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侵之而請盟。既盟而遂伐之。被伐而又請盟。怠甚而不能振也。權臣竊命。四鄰交侵。皆怠之故。

諸侯會于扈。

無事而勤諸侯也。公不與齊難故也。諸侯不序。不足序也。盟于扈而不能討齊。會于扈而不能討宋。無桓文之功而有其罪也。

是時趙盾專晉。會盟征伐。晉侯無一與者。靈公稍長。君臣之隙已成。盾懷逆心久矣。後二年即

身為賊。豈知天下大義之不可泯哉。故陰庇亂黨。不欲諸侯之助仲霸討也。盾何以辭其責哉。

秋。公至自穀。

文公不能自強。而甘心事賊。踰時而返。故書至以危之。此不待明年齊伐魯而知其危矣。

冬。公子遂如齊。

拜穀之盟也。過恭矣。諂以求人。其能國乎。

十有八年。壬子。匡王四年。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不于路寢。非正也。不言何臺。蒙上也。泉臺也。蓋亦

春秋義補註卷六 文公

里

信機祥而為厭勝乎。而卒薨于其下。則命不可移也。向使動守禮法。不涉于淫。雖不毀臺。何臺下之薨之有。故君子居易以俟命。不信術而妄為。

秦伯瑩卒。

康公也。穆公任好之子也。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弑書人。衆也。商人之惡極矣。宜衆之欲弑之也。州吁書殺。以賊討之也。商人書弑。不以賊討也。既北而面而事之。又以私怨殺之。商人雖賊。賊商人者亦賊也。使惡商人之為賊。而釋夫賊商人者。以為非

賊是教人通為賊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使舉上客將稱元帥。未有二人並使者也。甫葬而

二卿並出非聘也。謀廢立也。

冬十月子卒。

子者繼體之君也。諸侯在殯稱子某。既葬稱子。喻

年稱君禮也。弑書卒。舊史諱之也。春秋脩而知其

為弑者。比其辭以見義也。上書二臣如齊。下書夫

人歸齊。則子之所以卒者可想也。文公怠荒。權移

春秋義補註卷六 文公

聖

臣下。妾媵內嬖。比而為奸。而篡弑作矣。

子文公之世子也。左氏曰名惡。公羊曰名赤。

范氏甯亦曰子赤。宜從公。范子卒不地不日。則非

正命可知。何以不書弑。內辭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出姜也

歸于齊。大歸也。弑其子而歸其母也。孫于齊者。與

弑者也。罪之也。歸于齊者。不與弑者也。哀之也。夫

人之逆也。公卑之焉。奸臣窺伺。遂敢生心。肉未寒

而子殺妻歸。則不故其伉儷之故也。齊其家者。愛

憎不敢辟也。辟則為天下僂矣。

季孫行父如齊。

告立宣公也。三家相比。後先如齊。以成廢立之謀。

行父亦一仲遂也。

夫人歸而行父如齊。懼有所訴也。遂得臣行

父三人皆同心與謀。于何知之。以其前後如齊而

知之也。

莒弑其君庶其。

稱國以弑者。當國之大臣共弑之也。于何知之。于

晉弑州蒲知之。

吳氏澂曰。如左氏之言。則是僕以太子弑父

春秋義補註卷六 文公

聖

也。春秋何以書國弑乎。且僕既與國人同弑君。則

當自立矣。又何以奔魯乎。疑僕因國人下以字當

作之字。謂僕因國人之弑君。懼并及禍而來奔也。

卓氏爾康曰。以已二字。古人通用。已字作解。義既

可通。字不必改矣。因有二義。蓋因緣之因。非因附

之因也。二說俱精。而卓氏尤勝。

春秋義補註卷六

男

友涑  
廷琮

校字

春秋義補註卷七

合河孫先生葉

後學武進楊方達增註

宣公

文公庶子也。母曰敬嬴。三家殺子赤而立之。

元年 癸丑 匡王五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魯自文公以後皆即位者。躡失也。三家弑逆。不討賊而即位。與弑也。宣之罪減乎桓。桓首惡。宣與聞焉爾。

宣公

宣公行即位之禮。此宣之志也。故如其意而

春秋義補註卷七 宣公

書即位。同于魯桓之例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

寵賊也。與弑可知也。桓用聲。宣用遂。其事同也。喪娶非禮也。遂如齊。歸弑赤。立宣公而昏于齊。齊亦與弑也。大臣鄰國。比而弑立。而以喪昏。其惡可知也。

宣公

宣公未及期年而亟于喪娶。此其惡之小者

爾。其大者在負弑逆之罪。而遣弑逆之臣。春秋書之。所以著敬嬴襄仲弑君篡國之本謀。而請昏自結。已在遂與得。臣如齊之時。故即位未幾。欲急昏

于齊。以定其位。亦以見齊侯無道。黨其臣而使之弑君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不稱公子。省文。且蒙上也。一事而再見者。名之通例也。以者不可以也。不親迎而遂以之。非禮也。稱婦。有姑也。出姜既出矣。猶有姑者。妾母為夫人也。是敬嬴也。敬嬴私于仲遂。比而殺嫡子。出夫人。昏大國以自尊也。仲子別宮。猶疑之焉。成風卒葬。死而夫人之也。敬嬴逆婦。生而夫人之矣。因事書之。著妾母當國之戒也。

春秋義補註卷七 宣公

宣公

不稱氏。畧之也。朱子曰。遂以夫人姜氏至自

齊。恐是當時史官所書如此。為如今管史不存。無以知何者是舊文。何者是聖人筆削。怎見得聖人之意。故以不稱氏為貶夫人者。非定論也。稱婦。著敬嬴之罪也。敬嬴之罪。隱而未見。春秋推見至隱。特稱婦姜以顯之。非但以其有姑而稱婦也。書遂以討遂也。夫人非大夫所得以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納賂而請定公位也。何以知之。會于平州。取濟西田也。子赤弑而遂如齊。行父如齊。宣公昏而遂如

齊行父如齊同惡也。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大夫命于天子。有罪則請于天子。放之殺之。非諸侯事也。晉非天子而放大夫。衛非晉之荒服而放于衛。皆罪也。

**釋義** 稱國以放罪累上也。是責其與穿同罪而甲獨見放也。釋穿而放甲。盾專之也。故明年遂有桃園之弑。

公會齊侯于平州。平州齊地。

季孫請之也。會于平州。定公位也。如齊昏齊而會。

**釋義** 齊惡齊黨惡也。

**釋義** 會者外為志。魯宣欲求定位。宜書及齊而書會者。治黨惡之罪也。

公子遂如齊。

拜成。且致賂也。弑立之事。遂始之而遂終之。齊主之。得臣行父從之也。

**釋義** 遂得臣同如齊。逆謀之始也。今拜成于齊。逆謀之終也。凡此皆直書于策而義自見者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魯賂也。向怪子赤齊出。魯殺之而立宣公。齊胡為。

與謀。及觀取田而知之矣。遂欲廢立。故如齊賂以濟西。而且請昏焉。齊人許之。歸而殺子赤。出夫人。立宣公。逆齊女。會平州以定之。而後輸其賂也。齊以貪田而滅親黨。賊焉。好利故也。

**釋義** 不書魯賂而書齊取著齊侯之罪也。使齊惠不貪其利。則宣公亦不能以自立矣。故春秋惡其貪利而成亂也。

秋。邾子來朝。

黃氏仲炎曰。邾自僖文之世。嘗與魯抗。宣纂而反朝之者。畏齊故也。齊說魯之賂。邾畏齊之強。而是非不問矣。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與晉爭霸也。宋人弑君。信有罪矣。亦不與其侵者。非能討賊也。為暴而已矣。

**釋義** 楚稱子君親行也。鄭稱人君不行也。楚肆暴。鄭從楚。晉無政。交譏之也。

晉趙盾帥師救陳。

美救陳也。然大夫專兵而圖霸。則世變愈下矣。

**釋義** 方氏苞曰。盾自九年以後。凡侵伐皆使諸卿。今復自出。蓋弑謀益急。欲示威于眾。而假公義以服。

諸侯也。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棗林伐鄭。棗林鄭地。

討其從楚也。陳宋伐鄭。楚兵退也。怒鄭伯而同外楚諸侯。猶可以義動。惜盾不足以任其責也。

**正義**

先書會。後書伐。見晉師本出救陳中道而定謀伐鄭也。棗林之會。政在趙盾矣。不書會盾。義繫之鄭也。春秋雖惡趙盾。未嘗絕晉也。

冬。趙穿帥師侵崇。

無故侵小也。穿盾族也。亦帥師。趙氏橫也。盾帥師。穿帥師。而靈公危矣。

春秋義補註卷七 宣公

五

胡傳。晉欲求成于秦而伐其與國。意者趙穿已有逆心。欲得兵權。託于伐國以用其眾乎。不然。何謀之迂也。

晉人宋人伐鄭。

鄭未服也。書之。罪晉宋也。曷為罪晉宋。春秋之法。不以亂易亂也。

**正義**

晉宋稱人。將卑師少也。非稱人以貶也。但宋以弑逆而伐人。晉以大夫而僭霸。不能服鄭之心。兵不以義其能振乎。

二年 甲寅 匡王六年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大棘宋地。

鄭伐宋也。不言鄭伐而以宋主戰。罪宋人也。宋弑君者也。聖人始終惡宋也。兩稱帥師。其眾敵也。君獲不言師敗。君重于師也。卿獲兼言師敗。卿與師等也。

**正義**

鄭附楚致晉之伐。復聽命于楚以伐宋。固有罪矣。華元為逆賊之臣。而妄興大眾以致兵敗。身獲殄民辱國。皆罪也。故皆書帥師以並責其罪。秦師伐晉。

春秋義補註卷七 宣公

六

報侵崇也。崇。秦附庸也。

趙氏鵬飛曰。趙穿無蒙而侵崇。致犯秦怒。秦于是有報怨之師。書秦曰伐。曲在晉也。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報大棘之役也。

**正義**

鄭為楚伐宋。獲其大夫。晉趙盾與諸侯之師。將為宋報恥。畏楚而還。力非不足以理曲也。于是晉益不競。楚益日強。明年遂有問鼎之事。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

三傳皆曰。趙穿弑也。盾為法而受惡。非也。夫亡不

出境反不討賊。所以証盾之首弑也。非不弑而姑以是坐之也。盾造意穿從之也。三傳皆謬。而左氏尤甚。越境乃免。非君子之言也。盾不與弑也者。雖不出亡。猶將宥之。設果與弑。雖逃之于海濱。詎能解免乎哉。

**宣公**之立。本非盾意。及專國政。國知有盾。而不知有君。靈公既長。遂欲殺盾。此盾之所以先事而發也。使穿侵崇。與以兵權。事成而置賊。不討反使往逆新君。是主弑者盾也。謂非其情可乎。然非聖人書之。後人亦無由推見其至隱也。

春秋義補註卷上 宣公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程氏**端學曰。書此為速葬及魯郊起文也。

三年乙卯。定王元年。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牲變也。稱牛。未成牲也。魯郊非禮也。天王崩。不奔喪而卜郊。尤非也。口傷牛死。神戒之與。牛死乃不郊。不郊而猶望。好僭也。可已而不已也。

**宣公**弑君篡位。是無天矣。况天王未葬。禮當為之服。斬衰祀帝于郊。夫豈其時。天既示變。以警公。乃不郊而猶望。天所不享。地安得享之。

葬匡王。

速也。周失禮也。微者往。魯失禮也。

**宣公**王崩而葬。使卿則書其人。葬桓王。葬匡王。皆不書其人。故知為微者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

昔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密邇王都。楚伐戎。實窺周也。惡楚子而危周也。

**宣公**楚莊觀兵問鼎。傲然有無君之心。則其稱爵之非褒。概可見矣。

夏。楚人侵鄭。

春秋義補註卷七 宣公

鄭從晉也。從楚晉侵。從晉楚侵。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也。備書之。惡晉楚而憫鄭也。

**宣公**春秋繼伐陸渾而書侵鄭。則楚莊之惡可見矣。

秋。赤狄侵齊。

狄別種也。自得臣敗狄。狄患息而赤狄白狄興。敢侵齊。強也。

宋師圍曹。

罪宋也。新城之盟。曹伯與焉。伐鄭之後。曹伯實從。宋敗于鄭而與師圍曹。非義也。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文公投之子也。

葬鄭穆公。

**葬**

葬不月闕文也。然月日雖闕冬卒而冬葬則

在三月之閒逆也。此歸生之謀也。

四年丙辰定王二年。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郚。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向莒邑。

平和也。公與郚昏。而挾齊為重。以平莒。宜莒人之不服也。不知自反而伐國取邑。是以義始而以利

春秋義補註卷七 宣公

元

終也。

**齊**

平莒及郚義也。然非奉王命。又非侯伯而挾

齊以要莒。宜莒人之不肯也。而宣遽以兵加莒而取其邑。亦已甚矣。

秦伯稻卒。

秦共公也。康公瑩之子也。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弑**

弑逆者。子宋也。而以歸生為首惡。是歸生縱

其行惡也。歸生為正卿。執政聞宋逆謀。即當先事誅之。何為懼其見殺而從之耶。觀宋不能獨為

賊而謀于歸生。則歸生之勢力可知。宋不能制歸

生而譖之。使懼則歸生之勢力並可知。且歸生必

素有無君之心。故宋敢以搆亂謀之。乃陽為畜老

憚殺之言。而實縱其搆亂。此為亂臣之首無疑也。

後鄭人討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則通國皆指

為首惡矣。險險小人。陰為弑逆。而陽不受其名。欲

以欺天下後世。豈知聖人明微。無異董狐之直筆

也哉。嗚呼。歸生無逆謀。則宋之亂不成。趙盾無逆

心。則夷臯之賊必討。是啓釁者宋。而遂亂者歸生

也。操刃者宋。而主弑者盾也。故書曰歸生弑其君

春秋義補註卷七 宣公

十

與書趙盾之義同也。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

朝也。感其立己也。而事之。不忘濟西而求之也。

公至自齊。

冬。楚子伐鄭。

罪楚子也。鄭人弑君。伐之可也。曷為罪楚子。不為

討賊來也。爭霸也。

五年丁巳定王三年。

春。公如齊。

朝正也。愈恭也。

**謹案**

公比年如齊皆備書之亦以戒事大國者之

卑屈求安也。

夏公至自齊。

久也。齊人止公以求叔姬也。公過恭矣。宜其辱也。

公如齊者五。惟此年踰時始返。則危之尤甚

也。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不書逆女。卿自逆也。書之。公主之也。叔姬書子宣

女也。朝其君而主其臣。非禮也。

春秋義補註卷七 宣公

十一

**謹案**

凡諸侯嫁女于大夫使大夫主之為體敵也。

公自為之主辱矣。春秋書之責魯也。亦責齊也。齊

而求昏已為不可。況以大夫抗禮于國君乎。

叔孫得臣卒。

公孫茲之子也。

**謹案**

不日史闕之也。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左氏曰反馬也。胡康侯曰廟見成婦遣使反馬。不

親來也。啖叔佐曰大夫非公事與妻出境非禮也。

家則堂曰反馬不躬至歸寧無並行。禮嫁女留其逆馬及廟見

成婦遣使反馬不合親行。

**謹案**

時姬始嫁未合歸寧且不當與高固偕也。國

卿連以私事出疆齊之無政魯之蒙恥交譏之也。

楚人伐鄭。

再爭鄭也。前書爵君將也。此書人大夫將也。書之

罪楚也。賊則不討。惟服鄭之為事也。

六年戊午定王四年。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陳即楚故也。陳即楚畏之也。不能服楚而徒侵陳

非義也。宣之元年楚侵陳而晉伐鄭。曾無幾時。楚

春秋義補註卷七 宣公

十二

伐鄭而晉侵陳。小國不守信義。大國不加德音。天

下所以亂也。鄭有弑君之賊。晉衛不討而與楚爭

陳。盾亦賊也。諸侯不討而從之爭霸。聖人傷之。

夏四月。

秋八月螽。

**謹案**

劉氏歆曰貪虐取民則螽。宣公軍旅數起賦

斂繁典故宣公之世螽災有四。凡以見虐民之應

也。

冬十月。

七年己未定王五年。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來盟稱使。前定之盟也。定從晉也。宣公弑立。惟齊主之。未與晉通也。免新與趙盾從事。故使良夫來盟。既盟而公會晉于黑壤。則其盟可知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

魯從齊令也。公借齊以篡國。故凡可以悅齊者無不為也。

**會者外為主伐萊**。齊志也。齊侯往伐。而魯以師往伐也。公方與衛盟。將復從晉。而又應齊侯之命。與兵陵弱。是曲在魯也。

春秋義補註卷七 宣公

十三

秋。公至自伐萊。

**魯竭志從人民受其毒**。而飲至于廟。宣公何以誣其祖哉。兵出踰時。得歸為幸。書至危之也。大旱。

軍旅之後。必有凶年。怨氣所致也。去年螽。今年用兵。又繼以旱。民窮國匱。而至于稅畝。其必然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黑壤晉地

**以經論之**。列公于會。而未書諸侯之盟。則以諸侯實未嘗盟也。以傳考之。魯不與盟而為尊者諱。故不書盟。夫宣公失禮于盟主。其小過爾。晉罪

其慢已而取賂焉。其罪在晉。非宣公之不義也。宣

公之大惡。在于篡立。晉不以此責宣。乃以不朝晉而見辱。亦何足諱之有。故與其疑經。不如其疑傳。賄賂之私。恐傳者亦未盡得其實也。

八年 庚申定王六年

春。公至自會。

**踰年始返**。危之也。危其見討于晉也。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黃齊地

病也。何以知其病。以卒于垂知之也。如齊者。當至齊者也。至黃。未至齊也。乃復。終不至齊也。將命如

春秋義補註卷七 宣公

十四

齊。而終不至齊。是墮君命也。不書有疾。雖疾不可以復也。奉命出境。雖疾而死。以尸將事。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垂齊地。

有事。時祭也。時祭不書。為壬午之繹書之也。遂不稱公子。蒙上也。疾于黃而卒于垂也。書仲生而賜氏也。此東門氏之始也。繹者。祭之明日。以賓尸也。禮。大夫卒。當祭不以告。終事而聞則不繹。聞遂卒而猶繹。非禮也。萬舞也。執籥秉翟。萬之常也。去籥示變也。是知其不可而為之也。夫復與繹之為事。

小矣。然而聖人書之者，明君臣之分也。有疾不復教臣以忠，卿卒不繹，教君以禮，雖惡其人，不可不明其道也。

**釋義** 吳氏澂曰：有事者時饗之常禮是也。正義以爲此禘祭者非。時饗常事不書，爲大夫卒猶繹，故書之。爾以祭視繹，則祭重而繹輕，以繹視卿喪，則繹輕而卿喪重，卿卒猶繹，非禮也。

戊子，夫人嬴氏薨。

宣母也。先君不夫人之，而嗣君夫人之也。是以妾母爲夫人，徒欲尊所生而不虞卑其父也。抑嬴氏者與仲遂比而弑君者也。仲遂以卿卒，而嬴氏以夫人薨，王綱紊而人紀滅矣。

晉師白狄伐秦。

秦人之怨起自侵崇，曲在晉也。不知反己而會狄以伐之，罪可知矣。

楚人滅舒蓼。

舒界齊楚之間，今楚滅舒，則境與齊魯接矣。故憂之也。

**釋義** 舒蓼一國也，與舒庸舒鳩同宗而異國，楚爲羣舒畔，故伐舒蓼滅之，楚人之勢益橫矣。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而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以夫人之禮葬之也，而不克葬，無備也。日中而克葬，虞于何時乎？不敬也。

城平陽。

本魯地

不時，且非義也。城平陽，將以取根牟也。冬之不時也，周十月，夏八月也。

**釋義** 國有大喪而動衆城邑，公之忘親罪矣。非特不愛民力也。

楚師伐陳。

陳從晉故也。從楚晉侵，從晉楚伐，強之罪也。晉至從晉，楚至從楚，弱之難也。楚伐而晉不救，晉之辱也。

九年 辛酉定王七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朝正也。且在喪焉，愈非也。

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聘周也。公朝廢而大夫聘周，比而書之，惡可知矣。

齊侯伐萊。

屢伐萊罪齊也。

秋取根牟。根牟萊邑。

不繫國附庸也。滅書取內辭也。凡內辭者皆可譏者也。婉其辭以見義焉。非諱之也。

八月滕子卒。

滕昭公也。不名。史失之。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扈鄭地。

討不服也。魯從齊陳從楚故也。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春秋義補註卷七 宣公

十七

討其從楚也。楚伐陳而晉不救也。故陳從楚。不伐

楚而伐陳。非義也。諸侯在會。而林父伐陳。征伐自

大夫出也。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晉成公也。文公重耳之子。襄公驩之弟也。趙盾弑

靈公而立之者也。卒不于正寢。書之。志變也。

不書卒于會。會已畢也。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衛成公也。文公燬之子也。不葬晉衛。從齊故也。非

禮也。

宋人圍滕。

因其喪也。不能弔恤而反圍之。不仁之甚也。

楚子伐鄭。

間晉侯之卒也。黃石晦曰。書楚子者。君將也。楚人者。大夫將也。紀實也。褒貶不在是也。

晉卻缺帥師救鄭。

善救鄭也。救者是則伐者惡矣。

陳殺其大夫洧冶。

稱國以殺。君臣同罪也。陳之君靈公也。陳臣之見

于經者。夏徵舒公孫寧儀行父也。君無道而大臣

春秋義補註卷七 宣公

十八

皆惡。其所殺必善人也。善人。國之紀也。而殺之。宜

其滅也。

洧治諫君而死。實無罪也。舊史書名。孔子因

之。蓋大夫例可稱名。非以稱名為有不滿之意也。

十年 壬戌 定王八年

春。公如薳。公至自薳。

比年朝正也。事齊如事君。求田故也。

齊人歸我濟西田。

朝所得也。夫宣公之謀。以為吾以濟西賂齊而得

魯侯。以魯侯朝齊而得濟西。是田不損而國可竊

也。而不知其蹈弑君之罪。而不知其蒙臣人之恥也。

**宣公踰禮以悅齊**。內有求田之意。齊惠喜其媚已而歸之。一出于相與之私。曰歸。非善齊也。蓋以著其取之之罪。曰我。非子魯也。蓋以著其賂之非。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桓公小白之子也。齊人弑商人而立之者也。桓公卒。無虧立。未踰年。齊人殺之。立孝公。孝公卒。其弟

春秋義補註卷七 宣公

元

昭公立。昭公滿卒。子舍立。陳乞弑舍。商人立。商人弑而元立。蓋五子爭立。亂于是乎始息。

齊崔氏出奔衛。

書氏以族奔也。高國逐之也。

公如齊。

奔喪也。朝其正而奔其喪。過恭矣。田故也。

五月公至自齊。

**春如齊朝正**。夏如齊奔喪。雖不致可也。而皆致者甚之也。此齊之橫。魯之辱也。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靈公無道**。徵舒以私怨弑君。君雖不君。臣不可以弑其君也。書曰陳夏徵舒弑其君。而天下之為臣者定矣。

六月宋師伐滕。

惡宋也。前圍之。今伐之。不哀喪而為暴無已也。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外葬不書如。書如。譏也。公弔之。卿共葬事。過恭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鄭從楚也。鄭數反覆而經不書者。諒之也。居大國之間。而從于強令。非其罪也。故鄭平于晉不書。楚

春秋義補註卷七 宣公

主

伐鄭則書之。鄭平于楚不書。晉伐鄭則書之。衰弱小而惡強暴也。陳弑君矣。不伐陳而伐鄭。不爭義而爭利也。

**罪晉人也**。不能定鄭。致其從楚。今乃汲汲于爭鄭。鄭何罪焉。晉于是不可以霸矣。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天王弟也。子稱子某。弟稱某子。不書弟。為卿也。書來聘。譏聘宣也。宣篡也。不能討而聘之。失政刑矣。

**汪氏克寬曰**。宣公簡慢于王。知有齊而不知有周。定王始則徵聘于魯。中則厚賄于仲孫。終則命

貴弟來聘。宣公既不知所當尊。而王亦不能自尊矣。故來求之書。止于文公。來聘之書。止于宣公。錫命之書。止于成公。非削之而不記。蓋王命不足為輕重。而王亦不復遣使于諸侯爾。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繹邾邑。

大水。

**宣**即位以來。六年螽。七年大旱。今復大水。咎徵頻仍。書以示戒也。

季孫行父如齊。

聘新君也。

冬。公孫歸父如齊。

為伐邾故也。魯之君卿。一年而四至齊焉。貪以侵小。諂以事大。可恥也。

齊侯使國佐來聘。

報行父之聘也。未踰年而稱爵書使。已收元稱君也。非禮也。是一年有二君也。是不哀其先君也。

饑。

水旱螽螟。國家代有。野有蓋藏。君勤補救。雖災不飢。書饑無荒政也。民貧而君不恤也。

楚子伐鄭。

亟爭鄭也。書伐鄭。罪楚也。不書晉救。罪晉也。鄭于是乎有辰陵之盟。

十有一年。癸亥定王九年。

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辰陵陳地。

陳鄭服于楚也。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取向之怨未平也。不討陳不伐楚而侵小。罪齊魯也。

**春秋義補註卷七** 宣公

三

**謹案**

莒恃晉而不事齊。魯從齊而伐之。兵不討亂而挾強陵弱。皆歸父專權。求多于小國。書之所以誅也。

秋。晉侯會狄于攢函。攢函狄地。

罪晉侯也。不討陳不伐楚而會狄也。

**謹案** 晉為盟主。而往會于狄焉。晉卑甚矣。所以有必之敗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討賊也。亂臣賊子。人皆得而討之。稱楚人與楚人也。天王諸侯大夫皆罪也。

丁亥楚子入陳。

書入陳罪楚子也。微舒固在陳也。非入陳何以殺微舒。方其殺也。志在于討賊也。既殺之矣。乃志在于取陳也。入而後殺者。其迹也。殺而後入者。其心也。取善則略其迹。不以入累殺也。義也。懲惡則誅其心。不以殺恕入也。利也。一念之公私而善惡判焉。

**謹案** 殺稱人。衆心之公也。入書楚子。一人之私也。說者謂楚子實借大義以逞志。雖殺而後入。知其志在入陳也。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春秋義補註卷七 宣公

三

納者內弗受也。此陳之罪人也。洩冶之死。靈公之弑。皆二人為之也。殺微舒而納二人。是誅亂而不誅其所以亂也。故書之罪楚子也。

**謹案** 書殺微舒于前。書入陳納寧行父于後。則其心之所由來者顯矣。春秋之義。指事原情。瑕瑜不掩。此之謂也。

十有二年 甲子定王十年

春葬陳靈公

改葬也。亂臣賊子之所以葬其君者。可知矣。賊討

而改葬焉。禮也。書之。曾會之也。

**謹案** 靈公被弑。已二十有二月。安知非公孫寧儀行父方歸自楚而葬之乎。故知此為改葬。

楚子圍鄭。

鄭背辰陵之盟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邲。鄭地。

此救鄭也。不書救鄭。無及也。以晉主戰。罪林父也。楚自滅庸以來。其勢日張。昔歲入陳。今茲圍鄭。勢不可當也。林父不度德。不量力。不成謀。而輕與之

春秋義補註卷七 宣公

吉

戰。是不求服楚而惟志乎戰也。六卿皆在而獨罪林父者。重帥也。

**謹案** 晉師救鄭不前。責晉非與楚也。林父徇人失律。責林父非與楚也。自邲一敗。而楚滅蕭圍宋。勢益橫行矣。然而救鄭之義。晉不足為辱也。聖人豈絕晉而與楚哉。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蕭。宋附庸國。

**謹案** 蕭鄰于宋。滅蕭以迫宋也。楚莊得陳而不有。得鄭而復其君。似乎義舉。



今觀滅蕭之祀則前日之服陳鄭乃慮其國大而  
未易滅爾非能止于禮義者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邱清邱衛地

晉敗懼諸侯攜焉故盟以要之也魯從齊陳蔡鄭  
從楚三國猶未貳也。不自強而要盟所以禦楚者  
未矣。

**四國**稱人大夫之衆會也晉以大夫主之而  
諸侯亦以大夫受盟大夫果足以結信乎不旋踵  
而宋師伐陳衛人救之楚人伐宋三國不阻則盟  
無益也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春秋義補註卷七 宣公

三

書伐陳罪宋也。書救陳善衛也。楚之于陳也討其  
賊而封其君德刑成矣。其服于楚無怪也。陳有賊  
而宋不討陳無君而宋不置。今陳定矣乃承晉命  
而伐之是楚存之而宋亡之也。故書伐陳罪宋也。  
陳衛之睦非一世矣危而救之義也。清邱要盟也。  
言不必信惟義所在背盟而救之可也。故書救陳  
善衛人也。原情本義以定功罪而善惡明矣。

十有三年 乙丑 定王十一年

春齊師伐莒

屢侵小罪齊也

**注**齊師者甚其動大衆而侵小國也

夏楚子伐宋

爲其伐陳也。宋伐陳清邱之盟故也。楚伐之而晉  
不救則何以宗諸侯矣。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專殺也。荀林父帥師敗績不殺林父而殺先穀失  
刑也。

十有四年 丙寅 定王十二年

春秋義補註卷七 宣公

三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專殺且失刑也。衛救陳義也。雖背盟有辭矣。而乃  
殺大夫以悅于晉衛之耻也。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共公襄之子也

晉侯伐鄭

邲故也。敗于楚而伐鄭吐剛而茹柔也。春秋之諸  
侯自相敵以利楚戰國之諸侯自相敵以利秦其

惑一也

秋九月楚子圍宋

伐不服故圍之也。甚矣楚之強也。伐鄭不服。圍之而服矣。伐宋不服。圍之而服矣。甚矣晉之弱也。圍鄭不救。鄭入于楚矣。圍宋不救。宋入于楚矣。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謀從楚也。

歸父之父弒君專國。而華子世濟其奸。會齊

侯。會楚子。比事而觀。見諸侯失政。自宣公始。大夫

專政。自歸父始。

十有五年。丁卯。定王十三年。

春秋義補註卷七 宣公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從楚也。

宋以大義受兵。魯不能恤災患。嚴兵固圍。以

為聲援。乃兵未至。魯而怵于威武。先宋之未平。而

求媚焉。不亦鄙乎。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宋被圍三時。晉不能救。魯及會楚。宋絕望焉。故及

楚平也。自宋及楚平。而天下無不從楚者矣。是以

有蜀之盟也。特書之。惡楚憫宋。而責晉與諸侯之

無能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不能救宋而滅狄。可謂不知類矣。赤狄屢為暴。而

罪晉之滅之者。聖人之大也。

秦人伐晉。

秦晉自戰。殺之後。三十餘年。凡十一戰。彼此交病

而楚霸矣。故春秋厭之。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札子。王弟也。召伯。毛伯。王卿也。諸侯專殺大夫。猶

為不可。況人臣而擅殺天王之卿乎。不臣矣。天王

何在。而使札子得殺之也。不君矣。君不君。臣不臣。

春秋義補註卷七 宣公

周危矣。

秋。螽。

頻災也。六年螽。七年旱。十年大水。十有三年螽。今

又螽也。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無婁。杞邑。

謀從晉也。從齊從楚。又謀從晉。自以為狡兔之三

穴。而不知失信與義。將不可以為國也。

初稅畝。

始變法以厲民也。古者助法。借民力以耕公田。及

周之時。人情漸漓。意必有不急公事而盜其收者。

故變而為徹通力合作計畝均分所以齊民力而防其偽也。然其實止得公田之所入未嘗侵取私田。故曰其實皆什一也。至于宣公國用不足而厚取于民既分其公田之所入矣。又履其私畝而稅之。是倍于舊而什取二也。一時便宜遂為定例。書初稅畝。憂害一時而并及萬世也。

冬。螽生。螽音錄

螽子也。今年螽。明年又將螽。洊災也。天災洊至。君方剝民國之不亡者幸也。

饑。

春秋義補註卷二 宣公

三

民窮而君不恤也。國有稅政則野無蓋藏。上無補助則道有捐瘠。歲不登而民饑。君子憂天憫民而責其君也。螽稅畝。螽生饑比而書之。聖人之情見矣。

張氏洽曰。宣兩書饑。一在大水之後。一在螽之後。甚言國無蓄積而民無以生也。

十有六年 戊辰定王十四年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罪晉也。狄雖暴必滅之。不仁矣。窮兵荒服。拓狄地以自肥。其何能霸之有。

甲氏及留吁。赤狄之別種也。與潞氏為三種。晉既滅潞氏。今猶并盡其餘黨也。

夏。成周宣榭火。

成周者東都也。周之京師曰王城。所謂澗水東瀍水西者也。又築東都而遷殷之頑民。所謂澠水東者也。宣榭。宣王之榭也。有堂無室曰榭。以便射也。講武之所也。宣王四征不庭。歸而講武于東都。于是乎有榭。宣榭災。天示意也。周不復興矣。

秋。邾伯姬來歸。

婦人嫁曰歸。歸寧曰來。出曰來歸。齊人來歸子叔。

春秋義補註卷七 宣公

三

姬。叔姬無罪也。強歸之也。邾伯姬來歸。伯姬有罪也。自取之也。夫婦人倫之首。風化之原也。至于出焉。人倫變而教化衰矣。故春秋謹之。

冬。大有年。

記其有以見其無也。十八年之中而僅一有年。非常也。故書之。

十有七年 己巳定王十五年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僖公業之子也。

丁未。蔡侯申卒。

悼公東國之弟也。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魯附楚故葬二國也。宣之九年。不葬晉衛。舟事齊也。是年葬許蔡。新事楚也。

此則許蔡從楚。皆來計喪。而魯往葬焉。見魯亦與楚通矣。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王氏貫道曰。自宣公八年至此。十歲之間。日食者三。豈可諉之常數哉。用見君臣強弱之分。陰陽消長之故矣。

春秋義補註卷七 宣公

三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斷道晉地。斷音短。

宋及楚平。諸侯危矣。晉侯懼而復為斷道之盟。固諸侯之不從楚者也。當是時也。南北之勢橫分。宋鄭陳蔡從楚。衛曹邾從晉。而魯兩屬焉。晉不競于楚矣。

此舉出于宋及楚平之後。誠因懼楚而復為

盟。但卻克既怒。孫遂起伐齊之謀。而魯衛曹邾皆迫于齊。故同謀伐齊。實在此時。

秋。公至自會。

斷道之盟。公謀伐齊。危齊人之見討也。故書至。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弟為卿則書公子。此書弟。非卿也。非卿不卒。此卒之賢叔肸也。何賢乎叔肸。賢其不為卿也。宣弑而肸心非之。以親故不去。以義故不為之臣也。故終身不食宣公之祿。卿而卒之。尊人爵也。不卿而卒之。尊天爵也。所以風世也。

方氏苞曰。肸終身不食宣公之祿。而其子世為魯卿。公必為之變。而加禮焉。故特著于冊書也。

春秋義補註卷七 宣公

三

十有八年庚午。定王十六年。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書晉侯伐齊。譏晉侯也。晉卿以私忿強其君也。書衛世子。譏衛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有功則迫上。無功則危身。故國之冢子。不可以將兵也。

公伐杞。

杞魯世昏。僖文之世皆來朝。宣立而不至。義也。伐之。是以不義伐義也。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鄆子于鄆。

惡邾人也。邾嘗用鄆子矣。今又戕鄆子。肆毒無已也。且以罪鄆也。偏師直造其國都。擒其君而戕之。鄆之無備亦甚矣。

甲戌。楚子旅卒。

楚莊王也。曾從楚。故來討也。書楚子正名也。不葬。削之也。卒。書爵。葬。書謚。其爵子也。可書也。其謚莊王。不可書也。其將易之。非傳信也。其將紀實。不可以訓後也。故削之。存禮之防也。

楚至莊王。國益大。俗益變。始以討告及魯。是

春秋義補註卷七 宣公

三

以其卒見于春秋。一仍舊史書之。爾。春秋于楚事之詳。與天王崩葬之闕。悉仍舊史。而荆楚之盛。天子之衰。諸侯之悖。從可見矣。

公孫歸父如晉。

始戴于齊也。

是時晉方強盛。齊少懦矣。于是背齊事晉。其或以君命出。未可知。非必欲以晉人去三桓也。使歸父交親于晉。則還自晉之日。即當奔晉。而不奔齊矣。故知行父之見忌。必有誣為倚晉以去三桓之詞。左氏之言。未可信也。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薨于路寢。正也。公薨于路寢。則變矣。篡弒之人。終身無討。使得正而斃焉。故曰變也。春秋之作。有事同而辭異。有辭同而義異。比而屬之。則知之矣。

歸父還自晉。至筮。遂奔齊。

宣魯境。

不稱公孫。蒙上也。至筮。未及國也。遂奔。有惡于新君也。不言出。自外奔也。歸父者。公子遂之子也。遂殺赤而立宣公。其子繼之。掩三家而處其上。宣公薨。三怨作。故不可以返也。夫仲遂誠惡。然易世矣。且是奉先君之命而往也。不容其復命而遽逐之。

春秋義補註卷七 宣公

吉

過矣。

人臣之正受命而出。雖君薨。猶當致命于殯。前今歸父還自晉。至筮。猶未終事也。然歸父欲入而復命。則必見殺。見殺則增君之惡。何必輕身以死乎。故壇帷復命于介。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不失禮矣。異于他人之奔者也。

春秋義補註卷七

男

友凍

按字

春秋義補註卷八

合河孫先生葉

後學武進楊方達增註

成公

宣公子也。母曰穆姜。

元年 辛未定王十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非禮也。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時煥也。周之二月建丑月也。而無冰。記異也。

春秋義補註卷八 成公

三月作邱甲。

不當作也。邱甲者。邱出一甲也。四邑為邱。四邱為

甸。甸六十四井也。出長轂一乘。戎馬四疋。牛十二

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李靖曰。周以二十五

人為一甲。是也。甸出一甲。四邱共出三甲。今邱出

一甲。則一甸出四甲矣。初。我故則賦增。作邱甲。則

兵增。賦增而民困于財。兵增而民困于力。財力並

困。民乃流亡矣。

甲士之數既增。則長轂牛馬步卒之數率加

其四之一。又可知矣。

夏滅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赤棘晉地。

背齊而專事晉也。此齊魯交兵之始也。

宣之末。怠于事齊。公孫歸父如晉。未反而宣

公即世。歸父奔齊。魯固篤于親晉矣。而慮晉之不

已信也。是時晉霸已衰。亦亟于得魯。故為赤棘之

盟。滅孫之使。行父主之也。中世以後。政在大夫。以

散卿而盟。霸主焉。晉亦不以為嫌矣。書之。著大夫

之強。亦惡諸侯之失其御也。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茅戎別種。

王室愈卑也。不書戎敗王師。不以戎抗王也。天下

春秋義補註卷八 成公

非有能抗王者也。王師自敗而已。

冬十月。

二年 壬申定王十八年

春齊侯伐我。壯師。

赤棘之盟故也。抑歸父亦有力焉。書之。罪齊侯也。

附楚背晉。納我之叛臣。而伐我之喪也。

前日魯宣以援立之故。專意事齊。末年命歸

父如晉。其叛齊之跡已顯。既而成公有赤棘之盟。

始知魯決于無齊。故以兵加于魯。非義也。齊頃公

結憾于諸侯。今又結怨于魯。是以有新築之戰。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新築衛地

齊伐衛也。衛世子臧嘗伐齊故也。以衛主戰責衛也。是良夫志乎此戰也。春秋貴自治而惡佳兵也。

**良夫**專兵輕進致敗其師幾于喪身辱國良夫之罪也。齊侯侵虐鄰國既伐魯遂乘勝伐衛遇于新築而戰焉亦罪也。雖一時得勝不久而來華之敗矣。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韋齊

春秋義補註卷八 成公

三

師敗績齊地

大國三卿四卿並將其數溢矣。軍無二帥四卿並將其權分矣。大夫強而不相下也。戰于齊地四國伐齊也。凡戰多以主及客今以客及主者惡四國也。齊附楚背晉而虐魯衛伐之是也。然以臣當君而不之讓非禮也。各懷私憤而虐民以逞非義也。故以客主是戰也。戰書齊侯君將不言師也。敗書師紀實也。師敗而君未獲也。

**大夫**會伐以名見自此始。舊史書之而孔子不革何也。著諸卿驕悖無名之罪也。四卿並將以

歸父在齊而三桓同惡爾。倘如得臣之子宣伯也。嬰齊叔肸之子子叔聲伯也。三家自是愈專而公室微矣。魯創增軍制五卿分帥四卿出而一居守仲孫蔑是也。則守國者寡矣。大夫專而不顧其君也。雖齊侯驕傲犯諸侯之怒而四國大夫為私憤而興大眾幸而得勝豈足貴與。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乙酉及國佐盟于表婁婁齊地

屈完書來盟已服也。國佐書如師未服也。成與戰未可知也。孰及之四國之大夫也不序蒙上也。盟

春秋義補註卷八 成公

四

于表婁戰不退舍也。表婁去齊五十里幾于城下之盟也。惡無禮也。大夫專政而君若綴旒兵革繁興而民若草芥詐力相尚而禮若弁髦矣。

**吳氏**澂曰齊師既敗于韋使國佐來納賂以求成。故書如師晉之義既不足以服齊之心故國佐徑去四國進師追及國佐近逼齊都而與盟表婁此晉之無義又無禮也。

**齊桓**退師而與楚盟盟之以其禮也。四國進師而強與齊盟盟之以其力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宋人弑杵臼而立之者也。

庚寅衛侯速卒。

成公鄭之子也。

取汶陽田。

齊反侵地也。不言來歸。非齊歸也。魯倚晉勢以奪之也。故曰取也。汶陽不繫齊。非齊也。不繫我。非非我也。必侵小而得之。魯昔取之人。齊又取之。魯魯取之。齊聖人本王制而正封界。則汶陽者非其有而取之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

春秋義補註卷八 成公

五

衛受盟于晉。且伐齊故也。楚居喪而伐人之喪。鄭從之。皆罪也。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蜀魯地。

侵稱師。書衆也。曾稱公會大夫也。曾嬰齊懼楚也。

伐齊之後。魯衛同之。既侵衛。必侵魯。故懼也。公會

嬰齊。病公也。先天下而從楚也。蜀之盟。公倡之也。

**公與外大夫盟。其辱甚焉。而書公不諱。何也。**

著三桓之惡也。鞏之戰。季孫叔孫實主之。恐有執辱之危。故身避而迫公以往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

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楚人主盟也。秦先宋。楚尊之也。齊在鄭下。新敗也。此楚人之令也。公及諸人盟。病公也。魯望風而先服于楚也。楚之大役。蔡許必與。而不書者。失位也。宋衛有喪。而亦與焉者。懼楚也。晉惟不至而已。諸侯從之者。十一國。晉不敢爭也。蓋天下淪胥而從楚矣。聖人傷之。

三年。癸酉。定王十九年。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雪蜀之恥也。然而益之耻也。楚方侵衛。晉不救也。

春秋義補註卷八 成公

六

諸國盟。蜀晉不聞也。楚人既去。乃敢興師。又不伐楚。而伐鄭。益之耻也。魯宋曹衛。不守信義。冬從楚盟。春從晉伐。設楚來責。何辭以對。疲于奔命。而無以自立。四國之耻也。

辛亥。齊衛穆公。

師故緩也。奪人之喪。與自奪其喪。皆罪也。

二月。公至自伐鄭。

不以會致。而以伐致。諱盟楚也。耻之也。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不書宣公。王未遷也。新王未入。則舊王在焉。**



宜從舊主之議而不宜曰新宮意此時先遷舊主方欲易檐改塗遽遇火災既不得稱僖宮又不得稱宣宮故曰新宮宗廟有災先君之主不得以時入廟哀而哭之禮也宣公弑君篡立生不能誅死方立廟而火災遽至春秋志之示有天道也

乙亥葬宋文公

七月而葬僭天子也

**經義** 宋公在殯而離次出師哀戚之情忘矣顧欲厚葬其君親越禮踰時以誇耀淫侈無知之人此豈有所不忍于心哉春秋直書其事而其罪自見

夏公如晉

春秋義補註卷八 成公

七

朝之也三年之喪畢矣春伐鄭而夏如晉不朝天子可知也

**經義** 此并汶陽之田也而用除喪入見之禮以事

晉春秋書之足以責其倏然無王也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鄭有晉楚之難不思自保而伐人非計也且許何罪惟其小而迫也親受強大之侵暴而又恃強以侵小不怨矣

趙未訥曰楚越許而後至鄭許弱不能抗楚折而

歸之今鄭無謀亦折而從之又連年伐許是自撤藩籬以開楚寇也

公至自晉

**經義** 成公借援于晉凡可以誦晉而求悅者無不為此年如晉明年再如晉十年又如晉十八年又如晉春秋莫不書至所以譏也

秋叔孫僂如師師圍棘

棘魯邑

棘不係國內邑也公羊曰汶陽之邑也胡康侯曰後故地而民不聽何也初稅畝作邱甲役日重矣棘不願為之民也

大雩

春秋義補註卷八 成公

八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齊答如

齊在良切音祥答古刀切音卑

赤狄之餘也滅人之國而不留餘不仁甚矣良夫每從郤克之後同惡也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諸侯有聘禮無盟禮其君使來聘不使來盟命聘而遂盟之非制也且無君也臣聘而君盟之失禮也荀庚之在晉也其班在三孫良夫之于衛則上卿也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衛康叔之後也與

魯同長諸姬若以周班位在晉上即計強弱晉為大衛次之良夫猶當先也乃懼霸主而先庚非禮也

鄭伐許

再伐許也不稱人與師闕文也于褒貶乎何有若以褒貶之例言之則一伐許無貶再伐許貶之三伐許乃褒之耶事之是非直書自見二歲而三伐許焉許可憫而鄭可罪也

四年戊戌定王二十年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春秋義補註卷八 成公

九

**宋**共喪服未除而遣使來聘非禮也宋入春秋未嘗聘魯文十一年公子遂雖往而宋不報也華元之來豈為三年春同會伐鄭交結和好乎抑將為其公圖昏張本也八年之聘殆基于此矣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靈公夷之弟也

杞伯來朝

將歸叔姬故也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臧孫辰之子也

公如晉

比歲朝晉汶陽之田故也

**一歲一朝**禮愈繁而身愈卑徒自取辱爾

葬鄭宣公

連葬將以伐許也爭利而不盡禮于先君也

秋公至自晉

久也朝人而久不返公志不在國矣人朝而久留之晉志不在霸矣

**成公**中無所主從楚適晉變而屢遷不可以為國矣况踰時而返乎

冬城郕

春秋義補註卷八 成公

十

勞民也雖時亦書志勞民為重事也

**郕**有東郕西郕此西郕也即汶陽之一邑也

公既得汶陽故城郕以自固而輕于用民力也

鄭伯伐許

三伐許矣喪未踰年而屢為暴踵惡不竣非善述也

父伐人喪子以喪伐人父不義于人子失恩于親也不稱子已改元成君也非禮也

五年乙亥定王二十一年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出也。

仲孫蔑如宋。

報華元之聘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穀齊地

將為蟲牢之盟也。彭生會卻缺而有新城之盟。僑

如會荀首而有蟲牢之盟。臣成謀而君從之也。

梁山崩。

志變也。不繫晉者其應不在一國也。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春秋義補註卷八 成公

定王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蟲牢鄭地

鄭服也。楚共幼大夫不協。故諸侯復從晉也。天王

崩。不奔喪而會盟。不臣也。

六年。丙子閏壬午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終不奔喪也。

二月辛巳立武宮。

立者不宜立者也。武公乃伯禽九世孫。獻公之子。

至公為十一世祖。宮毀而主祧久矣。復立之。非禮

也。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周不毀廟三。后稷文武魯

不毀廟二。周公伯禽魯有二昭二穆。與周公之太

廟魯公之世室。已六廟矣。再立武宮。是七廟也。僭

矣。

此著季氏僭亂妄作之由。豈輩之戰行父私

待于武公功成而為之立廟與。則武宮之立與煬

宮同一私意矣。

取邾。

邾不繫國。附庸也。滅書取。內辭也。

春秋義補註卷八 成公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方盟而遽侵之。宋貳于楚也。良夫之役于卻克久

矣。屢帥師專也。專兵而為人役。非義也。

去年冬宋與蟲牢之盟。今一辭會而遽加之

以兵。以為未快。復命魯人繼之。左傳皆曰晉命也

責晉深矣。

夏六月邾子來朝。

高氏閔曰。魯取邾而邾子遂來朝。其強弱可知

已。

公孫嬰齊如晉。

受侵宋之命也。

壬申鄭伯費卒。

鄭悼公也。襄公堅之子也。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二卿並將非制也。魯宋嘗會矣。嘗聘矣。嘗同盟矣。聽命于晉而遽侵之。非義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蟲牢之盟故也。鄭從晉而伐之。又伐人之喪。惡楚也。楚大夫帥師自此始。而楚亦自此衰矣。

冬季孫行父如晉。

春秋義補註卷八 成公

復侵宋之命也。過恭矣。

晉欒書帥師救鄭。

善救鄭也。救災恤患。霸主之義也。

此書欒書帥師救鄭。不二年。又書欒書帥師

伐鄭。書救著其善也。書伐著其虐也。春秋之作善

惡。不相掩。此類是也。

七年 丁丑簡王二年

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牲變也。一食猶曰偶也。再食則非人所能備矣。變

也。

劉氏曰。鼠小蟲。性盜竊。鼯鼠又其小者也。牛

大畜。祭天尊物也。以小鼠而食至尊之牛角。象李

氏乃竊盜之臣。將執國命。以傷君威。而害周公之

祀也。改卜又食。天重譴之也。

吳伐鄭。鄭音談。

家氏鉉翁曰。吳泰伯之後。以號舉。為其踵楚僭

稱王也。

夏五月。曹伯來朝。

汪氏克寬曰。蓋成公嗣位而始來朝也。

春秋義補註卷八 成公

不郊。猶三望。

免牛則不郊矣。望郊之細也。猶三望。非禮也。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鄭不服也。屢伐而不服者。楚不競也。主少臣專而

其叛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

善救鄭也。齊自敗鞏亦服于晉。宋自被侵亦服于

晉。非晉能服之也。楚弱故也。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馬陵衛地。

不書諸侯。問無異事也。救而後盟。鄭亦與也。

馬陵之盟。晉楚之一大機也。晉自景公即位。會盟救伐。多身親之。其臣荀林父卻克欒書當喪敗之餘。尚能盡力疆場。今救鄭之舉。諸侯相率而從。晉合九國之師。同心病楚。楚勢益衰。晉可以復繼文襄之業矣。惜乎蟲牢不能謹于義。于蒲不能謹于信。馬陵雖善。而未能撫之以德也。宜其終于不振矣。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州來楚附庸也。楚伐鄭。吳間之而入州來。病楚也。

春秋義補註卷八 成公

十五

書之者。懼之也。其勢將不止于病楚而已。

冬大雩。

旱也。周之冬。夏之秋也。

衛孫林父出奔晉。

良父之子也。良夫專國。其子喪家宜也。書之。示戒也。

晉

林父結晉之權臣久矣。至是奔晉。挾盟主以

抗其君。未幾返國。稱兵犯上。卒入戚以叛。為衛患者幾四十年。其罪可勝誅乎。晉不能治獎其臣。以逆其君。衛獻所以失國。晉實為之也。此春秋之法。

蓋無罪晉也。

八年 戊寅 簡王三年

秦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辭緩而曲。不直晉侯也。汶陽之田。晉使齊歸魯也。又使歸于齊。則過矣。諸侯不專土田。擅予之而擅奪之。非義也。且二三其令矣。昔予之而今奪之。無信也。

魯之分地。晉不當為齊請于魯。齊不當得之。

于魯。穿為晉卿。不當為齊言于魯。魯不當從晉令。遂以與齊。四者均罪也。而晉尤甚。昔假是田以報

春秋義補註卷八 成公

十五

功于魯。今假是田以市恩于齊。出令不信。雖一齊聽命。而四方解體矣。晉霸之並偷。聖人傷之。

晉欒書帥師侵蔡。

與楚爭蔡也。大國爭衡。小國受兵。春秋惡其大而矜其小也。

楚

侵蔡。非討罪之舉也。故書侵。蔡近楚而服于楚。晉未能制楚。而侵小國以為功。春秋不與也。

公孫嬰齊如莒。

宣公四年平莒及鄰。莒人不肯。魯屢伐莒。蟲牢之盟。莒人在焉。魯故與之通。且謀伐鄰也。與鄰則伐

莒與莒則伐郊。是無信無義也。

宋公使華元來聘。

聘共姬也。聘女不使卿。使華元非禮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昏禮不稱主人。稱宋公使。非禮也。納幣不使命卿。

使公孫壽。亦非禮也。薄則輕。厚則重。過猶不及也。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宋公無主昏者。自命之。

故書也。公羊以為錄伯姬也。胡傳以為使卿納幣。

非禮也。夫伯姬之賢。不以宋公自主而尊。納幣固。

禮之小者。亦非以卿為不可使也。莊二十二年公。

春秋義補註卷八 成公

十一

如齊納幣。譏其輕身為非禮之行。公子遂之如齊。

則以喪而錄也。豈必以使卿為非禮乎。書宋公之。

使。特以別于壽之自為爾。

晉殺其大夫趙盾。趙盾。

專殺且失刑也。趙盾。趙穿實弑晉君。不之討而殺。

同括。罪晉也。

趙嬰。淫亂。同括。不請于君而擅放之。專而無。

上惡。得無罪。然晉侯聽姬氏之譖。一朝而殺二大。

夫。豈非失政刑乎。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或稱天王。或稱天子。通稱也。禮。諸侯喪畢。以士服。

入朝。王乃錫命。使為諸侯焉。成公喪畢之年。伐鄭。

如晉。未嘗覲王。今五年矣。又不入朝。討之可也。乃。

就而賜之。刑賞紊矣。春秋書來錫命者三。桓公終。

身不朝而追錫之也。文公不待入覲而預錫之也。

成公待之不覲而就錫之也。皆非禮也。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出女不卒。卒叔姬。為歸其喪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

言伐鄭也。

春秋義補註卷八 成公

十二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鄭。

以其服于吳也。吳伐鄭而不能救。服吳則伐之。小。

國無所措手足矣。三國知其不可而從之。皆罪也。

衛人來媵。

媵共姬也。媵不志。此何以志。諸侯嫁女。二國媵之。

三國來媵。譏踰制也。故志之。

九年。己卯。簡王四年。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出則既絕矣。不同寢。不可以附葬也。不奉祭。不可。

以附姑也。謂其無罪。何如勿出。既出而逆喪。以歸。

則無以處之也。非禮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蒲衛地。

無事而復盟諸侯何也。懼貳也。晉自馬陵之後歸田無信。侵蔡不武。伐鄭不義。殺其大夫不仁。諸侯解體。故盟以要之也。季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不言誰逆者。君自逆也。親迎故不書也。書歸錄伯

春秋義補註卷八 成公

十九

姬也。伯姬賢也。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致女何。三月廟見成婦。故致之。安之也。常事也。曷為書。譏使卿也。非大事。卿不行。使卿非禮也。

晉人來勝。

二國勝之也。

伯姬之賢名聞于遠。故諸國爭勝也。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患公元之子也。

晉人執鄭伯。

鄭貳于楚也。書執鄭伯。罪晉人也。不修德而執人之君。暴矣。上有天子而擅執諸侯。又不歸于京師。不臣矣。

非會非伐。則因朝而執可知矣。豈有以禮來朝而反蒙執辱者哉。

晉欒書帥師伐鄭。

執其君而伐其國。暴甚矣。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郕。

書伐莒。罪楚暴也。書莒潰。罪莒無備也。嬰齊伐莒。

春秋義補註卷八 成公

二十

而別以偏私入郕。故再為更端之辭。鄭莒之附庸也。

秦人白狄伐晉。

罪秦人也。秦晉交兵。百年不已。其始也。晉多曲。其

後則秦之過也。秦屢附楚以難晉。今至黨白狄而

伐之。罪愈大矣。

鄭人圍許。

鄭示晉不急君也。急之則挾以要之。不急焉將自歸之也。古之為此謀者多矣。其君因此而歸者有矣。然而書之者。罪鄭人也。君在外而與師圍許。為

將改立君者大臣之罪也。秦之獲晉侯也。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不敢以歸。不此之為。而曰不急。君雖得君非義也。春秋譏之。

城中城。

十一月城時也。苦無備。故潰。魯懼而城之。義也。時且義。何以書。城中城也。城非春秋所貴。而中城又在四門之內也。當日時勢可知矣。

**釋名** 中城魯自昔有之。若中城實摧壞。安得不脩之乎。然則城中城何以書。蓋以魯不能修政刑。而徒恃中城以為備。故書之。爾。

春秋義補註卷八 成公

主

十年 庚辰簡王五年

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晉命也。書之。罪衛侯也。君被執。國被伐。不恤而又助虐也。書弟。未為卿也。子弟預政。且不可。況帥師乎。寵愛過禮。必生悖亂。黑背之子曰剽。衛人逐衍而立剽也。衛侯有以啟之矣。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四月郊時也。始卜。慢也。卜不過三。郊之月殫矣。五卜。讀也。五卜而猶不從。神不散。非禮也。

五月 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惡伐鄭也。既執其君。又伐其國。命衛侯侵之。又會伐之。是必亡鄭也。是殘與國而重困其民也。詳書之。惡之也。

**釋名** 晉既執人之君。使其君臣變亂。而後伐之。而歸其君。春秋惡其首亂。不以舍服與之也。經不書歸鄭伯者。鄭憾魯之同伐。而不以歸告也。

齊人來勝。

三國勝之也。

**補注** 高氏閔曰。伯姬嫁已久。諸侯以其賢。猶來勝之。然晉衛已備其數。豈可復加乎。

春秋義補註卷八 成公

主

丙午晉侯驪卒。驪乃侯反。

晉景公也。成公黑臀之子也。

秋七月公如晉。

奔喪也。非禮也。

**補注** 公昔不奔天王之喪。今乃奔晉侯之喪。又為晉人所執。使之送葬。故魯人以為辱。而不書。如書則孔子不削也。

冬十月。

十有一年 辛巳簡王六年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久也。晉人止公，使送葬也。然而不書葬者，削之也。夫公之如晉，弔也，非葬也。晉人止之，使送葬，非公志，則猶不葬也。罪在晉也。抑公亦有過焉。夫如而被辱，不若不如之為愈也。孔子曰：「恭近于禮，遠耻辱也。」言慎始也。

晉侯使卻曄來聘。曄，尺由反。來要盟也。

己丑，及卻曄盟。

**經義** 晉侯無禮于公，乃反公于國，而使大夫來要盟。陽為禮而陰實疑魯也。非誠心也。魯迫于霸，今

春秋義補註卷八 成公

主

以大夫敵公，不能以禮却之，而與之盟，恥也。

夏季，孫行父如晉。

報卻曄之聘也。

秋，叔孫僞如如齊。

復脩舊好也。戰韋之後，其交中絕。今復通齊，憾晉故也。抑恐齊乘間而脩怨也。

冬，十月。

十有二年。壬午，簡王七年。

春，周公出奔晉。

周公，天子之三公也。不能其職而出奔，公之為公

可知也。然王臣而至于出奔，則四境之外，政令不行矣。上之無政可知也。晉厲為諸侯，而首受通逃之臣，而不執歸京師，晉厲之罪，亦可知矣。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瑣澤，鄭地。晉厲初立，而會諸侯也。宋鄭陳蔡從楚，魯衛兩屬，故會之也。

**經義** 晉厲之會，實始于此。諸侯已多解體矣。經書魯衛而不及鄭伯，傳載鄭伯如晉而不及魯衛，此傳之傳聞異爾。當以經為主。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晉地。

春秋義補註卷八 成公

主

先敗狄而後伐秦，報九年之役也。

冬，十月。

十有三年。癸未，簡王八年。

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錡，魚糾反。

將以伐秦也。無辭以令諸侯，故乞之。卑辭也。罪晉侯也。

**經義** 晉之于魯，霸主也。霸主當名兵，而書乞者，非謙辭亦非以不出于王命故也。自齊桓以來，名兵侵伐，豈必假王靈以令諸侯乎？今晉以私怨報秦，義不足以屬諸侯，且知諸侯素有貳心，故懼其不

從而卑辭以乞之。或謂晉方無禮于魯。安有卑屈之意。曰。晉詐為自屈也。此其所以失霸體也。

一月公如京師。

朝也。朝京師不書。此何以書。不成為朝也。公本會晉。過京師而因朝之。心不專于朝也。則不敬莫大乎是。故書之。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自京師如會。則如京師非朝也。譏公也。帥諸侯以報私怨。豈惟無王。亦失伯矣。譏晉侯也。

春秋義補註卷八

成公

重

覆言公自京師。見諸侯皆會京師也。諸侯之行。亦止為伐秦。非為朝京師也。而晉實主之。擅興兵而大會于京師。罪之大者也。

曹伯廬卒于師。

文公壽之子也。非王事而卒于外。輕棄社稷也。晉與曹均有罪焉。

曹宣公從晉侯伐秦。卒于師。非戰死也。死于

行。爾死于行。則不書地。在師曰師。在會曰會。無他義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以伐秦致。不為朝出。可知也。春秋誅心。此類是也。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甲申。簡王九年。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庶其之子也。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自晉有奉也。不去惡而封殖之。以亂人國。晉之罪也。今恃大國以要君。林父之罪也。

林父七年奔晉。今倚晉以得入。曰歸。易辭也。知衛畏晉而使之反已。是何心哉。其後卒至于叛。

春秋義補註卷八

成公

重

所以叛者林父也。而致林父之叛者晉也。衛侯欲辭而卒受之。其不能君亦可知矣。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譏失時也。人子。年半即位。娶元妃以奉盛威。成公喪。年十二年矣。而始逆女。不已晏乎。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四伐許矣。惡鄭而憫許也。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不稱公子。蒙上也。稱夫人。至國也。稱婦。有姑也。穆姜在也。婦姜不稱氏。此氏衍文也。

**正義**

先儒皆謂諸侯多親迎。程子既辨之。以為親迎者。迎于所館。未有委宗廟社稷而遠適他國。以逆婦者。其說良是。則卿如齊逆女禮也。合禮則何以書譏失時也。公即位十有四年矣。書納幣。書逆女。舊史詳書之。聖人不之削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穆公速之子也。

秦伯卒。

秦桓公也。共公稻之子也。不名。史失之。

十有五年乙酉。簡王十年。

春秋義補註卷八 成公

圭

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歸父之子。仲遂之孫。以王父字為氏也。仲遂歸父之惡。而子孫世卿。失政刑也夫。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戚衛地

將討曹伯也。若欲討之。勿與之盟可也。既盟而復執之。故譏之。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罪專執也。曹伯之罪不見于經。借曰有焉。請于王。

命執之可也。擅執之。非禮也。歸于京師。禮也。何以書。非禮之禮也。王命執之。歸于京師。禮也。擅執之。而歸于京師。是已操生殺之柄。以王為獄吏。而使罰之也。似禮而實非也。凡執稱人。君臣合謀也。兼罪之也。此稱君獨斷于君也。專罪之也。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文公鮑之子也。

楚子伐鄭。

**補**趙氏鵬飛曰。楚子伐鄭。鄭有以招之也。前年鄭

春秋義補註卷八 成公

未

伐許。許楚之與也。昔魯伐許而楚不問。以鄭從楚。爾今從晉而伐已之與國。楚能不惡鄭乎。故楚子伐鄭為許也。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補**季氏本曰。宋共公三月即葬。必嗣子幼弱。恐有他變。而急于襄事也。喪禮之苟可知矣。

宋華元出奔晉。

君卒大夫氣不勝故奔也。奔晉借援也。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自晉有奉也。借外援以入國。非臣也。

宋殺其大夫山山即蕩澤也

華元殺之也稱國君與謀也

宋魚石出奔楚

山黨也奔楚更惡矣

**左氏所載與經不合今按經求義**晉宋懸隔千里奔晉歸宋非一時事不得不再舉華元至于山殺石奔皆因事屬書以著其實非各為一事也統而論之卿大夫不以道事君君死而爭權至于出奔復倚晉而殺山再持國柄其惡著矣山為大夫而至于見殺宋人惡之不以氏赴也故不稱氏

春秋義補註卷八 成公

三

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黶邾人會吳于鍾離鍾離楚邑

始通吳以弱楚也非計也會而又會紀實也大夫既會矣吳君不至因往鍾離會之也凡殊會者不來而往會也同會者來而共會也吳者吳王也不書王削之也凡僭王者削之天子之事也

**會吳者晉志也**晉既抗楚則不得不與吳以奪楚援魯從晉而往會者也成公之末吳驟強大

所恃以主盟者晉而已厲公之暴悼公之賢皆不能少振相率諸侯而從之使無不聽命于吳天子失政而諸侯無霸聖人蓋傷之矣

許遷于葉葉舒涉反

逼于鄭而遷于楚也是為楚驅許者鄭也抑許亦有過焉楚豈可因之國哉不死守而輕棄社稷許之亡自此始矣

**許畏鄭**南倚楚葉近楚故遷葉謂楚可恃爾卒之自葉而白羽實楚迫之又遷容城遂為鄭滅許亦不善擇所從哉

春秋義補註卷八 成公

三

十有六年丙戌簡王十一年

春王正月雨木冰

雨著木成冰異也天有常道人常有常理書其非常則常道著矣

**雨而木冰**寒極也陰盛抗陽之道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滕入春秋三書卒皆不名**闕文也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鄭叛晉而從楚也晉自會戚以來納林父而衛亂納華元而宋亂執曹伯而曹亂晉不足與也故鄭

從楚焉。然從楚而加兵于宋。非計也。書侵宋。罪鄭也。

**正義** 鄭于宋無惡也。為楚侵宋。魚石在楚故也。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黶於斬反

將伐鄭也。比於伐秦有名矣。不召諸侯而來乞。自卑也。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鄆陵。楚子鄭師敗績。鄆陵鄭地

獨晉侯戰者。朔乞師晦而戰。諸侯之師不及也。以

春秋義補註卷八 成公

主

晉主戰罪輕戰也。楚鄭皆有戰之餘。合而為寇。不可輕也。晉已乞師。不待諸侯之至。輕身以出。雖勝。倖也。聖人貴成謀。不貴行險。且晉厲之不君久矣。無道而戰。敗固禍也。勝亦非福。故以恒辭書之。明王道也。楚敗不言師者。君傷也。君傷不言師敗。從其重者也。

**正義** 晉將伐鄭。鄭告于楚楚子。遽引兵而來。猝然相遇。晉不俟諸侯之師。先與合戰而敗之。然一勝之後。志得意滿。觀于沙隨之會。既不見公。行父見執晉再辱魯。何以服諸侯哉。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側喪師有罪矣。猶不予其殺之者。以工制律楚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沙隨宋地

戰勝而會諸侯也。陳蔡鄭許不至。未服也。不見公。怒之也。乞師而不會也。然而不怒且不公矣。夫魯之去鄆陵遠矣。朔乞師晦而戰。不至非罪也。遽怒之。不怒也。且諸侯之不至者。獨魯也。與哉。偏怒之。不公也。獨不見公。有譖之者也。

春秋義補註卷八 成公

主

**正義** 方氏苞曰。魯君屈辱之事。惟沙隨不得見。平邱不與盟。直書無隱。胡傳遂謂二役曲不在公。故不諱。非也。凡諱耻皆舊史之文。聖人不削也。恥莫大于文姜哀姜之孫。莊公之與離狩。而舊史所書。春秋不削也。乃以不得見不與盟為諱乎。夫直書而不諱者。此春秋之義也。以為我直而不諱者。魯史之私也。故同一不諱而有公私之別。不可不辨也。公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方至而又會伐。懼晉也。屢伐鄭。鄭不服也。不服而

屢伐之。非所以服之也。尹子亦與王自夷于列國而為之役也。猶先諸侯存君臣之體也。

**解** 厲公時晉霸中衰欲假王靈以振之故與師屢請王臣若彰公討經書王臣會伐者此年尹子十一年尹單其冬單子皆伐鄭也所以著其瀆王臣之失也。

曹伯歸自京師。

執不名未失位也。歸不名無二君也。書歸內受之也。曹伯在京師二年矣使其有罪易之可也。如其無罪復之可也。不辨其是非而惟晉之喜怒是聽。

春秋義補註卷八 成公

君從臣令也。

**解** 此復歸也不書復不與其復也。曷為不與復是殺其君之嗣子而自立者也。其言自京師何言王之舍有罪也。責王室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莒邱。晉地

書執行父罪晉人也。公會沙隨又會伐鄭可以免矣而又執之已甚也。舍之者釋之也。于莒邱止之也。苟知其無罪而釋之則歸之矣。又止于莒邱求賂也有罪無罪非賂不免罪晉也。

**解** 執未有言舍之者言舍之者何寘之于莒邱也。

也。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書出奔僑如之罪也。季孫之執僑如諧之也。僑如惡季孫之分己之權也。故諧諸晉使止公而執季孫立公子偃而專魯也。謀亦工矣。而卒自奔也。諧人之禍也。齊受亂人亦罪也。

**解** 高氏閔曰季孫得釋將與公俱歸故僑如懼罪而出奔。程氏端學曰魯國無政可知也。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曄盟于扈。

前舍之今盟之而後歸之也。獨及卻曄盟則僑如

春秋義補註卷八 成公

之譖卻曄主之也。雖君舍之非賂卻曄不得歸也。僑如與偃固有罪矣。卻曄以大夫而信讒擅執命卿而辱鄰國之君又蔑其君而取賂也。滅族之禍有由來矣。

**解** 魯之君臣久稽于外僑如之譖既敗不遂而奔故晉釋行父行父與卻曄盟之于扈是時公猶在會而盟之者季孫私賂也。

公至自會。

**解** 伐鄭不致而致以會以公之不與于伐鄭也。當時君辱臣執魯君臣皆以會而得歸為幸書至

自會不沒其實也。公未嘗爲會而書會者何。以所告者書也。

乙酉刺公子偃

公子偃公弟也。不書殺其弟。偃不弟也。偃與僑如通謀也。故公歸而偃刺也。然而猶書公子。罪公也。穆姜猶在不懼傷母之心乎。而遂殺之。少恩也。不特專殺大夫之罪矣。

**經**不書刺偃之故。何。明得其罪也。然而偃先公之子也。而可殺乎。春秋直書其事。而兩罪自顯。十有七年。丁亥。簡王十二年。

春秋義補註卷八 成公

春秋義補註卷八 成公

圭

春。衛壯宮括帥師侵鄭。晉命也。爲他人興師。而從人于不義。故書侵。專責衛也。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復伐鄭。鄭不服也。二子並出。王濟師也。天子不能伐叛。霸主不能服鄭。鄭恃楚而逆王師。參譏之。

**經**以晉厲之無道。而能數合諸侯。力捍強楚者。由假王靈以令諸侯也。然而霸主要盟。以不信加王官。失正甚矣。自是天子大夫始與諸侯之盟。習

以爲常。而不知其非矣。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柯陵鄭西地。

不言諸侯。王臣亦與盟也。桓文之盛。不盟王臣。今則夷于列國矣。不能服人。而徒辱王官。晉之罪也。秋。公至自會。

齊高無咎出奔莒。

崔氏復盛也。高國奔。崔氏崔杼當國。故奔無咎而殺佐也。

九月。辛丑。用郊。

用者不宜用者也。九月非郊時也。而用郊禮。非禮矣。

春秋義補註卷八 成公

圭

**經**九月而用郊者。用以祈福。非爲農事也。成公內難。既與外見執辱。而竊用郊禮。以告事。而邀福焉。尤郊之僭妄者也。

晉侯使荀息來乞師。

將伐鄭也。伐鄭之後。王臣在焉。書乞師。不以王命名之也。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屢假王命。頻合諸侯。而卒無功。由信義不行于諸侯。故諸侯解體。而民心不附也。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或以會至或以伐至從其告廟之辭也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脰狸力之反服市軫反

叔肸之子也大夫卒不地此地于外也從公伐鄭而道卒也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貜俱縛反且子餘反

邾定公也文公遂徐之子也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擘卻至

專殺且濫也八郤五大夫三卿郤氏之專久矣屬

春秋義補註卷八 成公

主

公殺之將以強公室也然而已甚且非道也夫祿

去公室而政逮大夫非一日矣不慎于早養成其

禍不堪其辱而驟圖之必至于亂晉殺三郤而君

弑晉攻意如而君奔易所謂大貞凶者也然則如

之何曰易固言之矣小貞吉可也小正之者非苟

且姑息之謂也勿洩其言勿張其迹漸收其權徐

解其黨勿使事急而反噬勿使合力而致死則得

之矣

楚人滅舒庸

晉亂而楚復張也

十有八年 戊子簡王十三年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經義** 胥童嬖于厲公者也嬖臣道君為亂亡其身

以及其君故稱國以殺為其有當誅之罪也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稱國以弑當國之大臣弑之也不葬不成喪也

欽定彙纂云靈與厲相去不遠而靈則書盾厲則稱國

何也蓋穿弑靈公時則有董狐之直筆今書弑厲

公史筆未必如董狐其赴告于列國必有所以諉

其罪者魯史從其所赴而書之爾春秋不與其諉

春秋義補註卷八 成公

主

也書曰晉弑其君使天下後世考其被弑之實而

真兇不得漏網此聖人之特筆也

**經義** 樂書弑晉厲而經不書名豈左氏之不可信

哉蓋書偃執政赴于諸侯必曰程滑弑君否則諱

之而不得其主名也舊史仍赴以書但曰晉而實

則書偃聖人仍之不敢溢一辭焉雖未歸獄于書

偃而書偃之在斯獄也明甚若夫晉厲之不道又

何論其亂政虐民之有無也哉論者苛于晉厲而

恕于樂書非春秋之旨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



萬國者天子之二守也。韋之戰國佐如師亦社稷之臣也。前年奔高。今年殺國。崔氏之復怨已甚矣。魯奔僑如而殺假。齊奔無咎而殺佐。晉殺三卿而弑君。上下相殘而莫能止也。春秋稱國以殺其君臣皆有罪也。

**慶克**作慝。濁亂宮闈。諸害大臣。不誅不詰。國佐不忍一旦之忿。誅慶克。據虛以叛。不得謂之非叛。然其心則發于忠憤而已。靈公非不知國佐之直。卒殺國佐以保其奸。不君甚矣。

公如晉。

春秋義補註卷八 成公

三

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彭城宋邑。

乘晉亂也。崇人之叛臣而抗其君。大惡也。魚石復入。惡魚石也。負罪出奔。介人之兵而入其國。是賊也。不書納。是以兵入之也。不言叛。甚于叛也。將危其君而覆其國。不止負固不服已也。宋魚石晉樂盈之罪。甚于趙鞅宋辰也。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報公朝也。諸侯朝而天子聘。禮也。魯以事君者事

晉。晉以待臣者待魯。習而不知其非也。晉悼後厲公者也。入不計賊。又居喪次。未朝天子而先聘。魯是不能正始也。

秋。杞伯來朝。

即位而來見也。魯睦于晉故也。

八月。邾子來朝。

杞邾相繼來朝。蓋皆謀從晉爾。喪未畢。不覲天子。况見諸侯乎。

築鹿囿。

勞民以自娛也。且不時也。周之八月。夏之六月。農

春秋義補註卷八 成公

四

事正殷也。大夫擅國。威柄日去。公方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

正也。

**路寢**正也。正則何以書。曰。幸之也。成公在位十有八年。公室卑弱。魯已無一事可取。及其見辱于晉。久稽于外。聽讒而內亂。築囿而從畋。魯幾不可為矣。幸得賢智之臣。相與維持協贊。以緩內難。成之得終正寢。亦幸矣哉。

冬。楚人鄭人侵宋。

魚石名之也。屢興師以助荆楚鄭之罪也。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將以救宋也。事莫善于此。微會可也。來乞過卑矣。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

盟于虛打。虛打宋地。

謀救宋也。魯公不會。新喪也。齊侯不至。權在崔杼

也。奔高子。殺國佐。杼當國。以會諸侯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

春秋義補註卷八

春秋義補註卷八 成公

男

友諫

校字

春秋義補註卷九

合河孫先生葉

後學武進楊方達增註

襄公

成公庶子也。母曰定弋。

元年 己丑。簡王十四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非禮也。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討魚石也。入彭城。彭城非宋有也。猶書宋。不登叛

春秋義補註卷九 葉公

人也。圍彭城。義子曰義也。而未盡也。悼公此舉。與

名陵城濮之師同。然名陵城濮。猶以諸侯竊天子

之權。彭城之役。則以大夫奪諸侯之職矣。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

惜之也。彭城既降。晉當率諸侯以臨楚。楚必受盟。

不盟而戰。勝之必也。不此之圖而伐鄭。夫鄭懼強

而服。無足怪也。不能服強。而惡人之服于強。是侮

弱而畏強也。其不得鄭宜哉。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鄆。鄆鄭地。

以備楚也。書次于鄆。善晉悼也。不以五國之師伐

鄭也。慎用諸侯，而不輕闕其民也。

**齊桓伐楚**次于陘，不欲速伐以勝楚。晉悼伐鄭而使諸侯之師次于郕，不欲速圍以虐鄭，皆合于義者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報伐鄭也。

**楚師侵宋**，所以救鄭也。不敢敵諸侯之師而侵宋者，蓋攻其所必救也。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春秋義補註卷九 襄公

朝嗣君也。

**程氏端學**曰：襄公在喪，已不可朝。況天子方崩，乃不奪喪而遂朝魯，其罪著矣。

冬，衛侯使公孫剡來聘。晉侯使荀偃來聘。

聘，新君也。天王方崩，襄公在喪，而列國之朝聘如故，蓋喪禮之廢久矣。列國不喪天子，魯侯不喪先君也。

**杜註**曰：王訃未至也。胡傳曰：訃告已及也。蓋經無聘日，未有以辨其久近，當兩存之。

二年 庚寅 靈王元年

春。王正月，葬簡王。

五月而葬，速也。不書其人，微者往也。是夷周于列國也。

鄭師伐宋。

楚令也。鄭成公固而不知機，堅從楚而不變，是迷復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齊姜也。

襄公嫡母也。

六月庚辰，鄭伯倫卒。

鄭成公也。悼公費之弟也。

春秋義補註卷九 襄公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譏伐喪也。鄭成公為楚子之親，集矢于其目也。故從楚，今易世矣。若緩之以德，葬其先君而定其社稷，可以得鄭，乃乘亂伐喪，失霸主之道矣。晉宋稱師，將卑師衆也。衛稱甯殖，將尊師少也。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謀鄭也。將城虎牢也。不果，城齊未至也。滕薛小邾之不至，齊故也。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三月而葬速也尊所生而不盡禮于嫡母也

叔孫豹如宋

通嗣君也常事也呂為書為使叔孫豹也豹僑如之子也以公孫放仲逆僑如之積惡而世其卿是賞惡也

僑如得罪于魯事敗奔齊叔孫氏之黨沮矣今復出而任聘問之事將以漸而干政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中前謀也齊滕薛邾皆至故遂城之所以偏鄭也

春秋義補註卷九 襄公

四

虎牢巖邑也晉非得鄭不可以制楚非得虎牢不可以制鄭虎牢既城則鄭失所恃而楚亦恐矣故特書之虎牢鄭地不繫鄭晉取之也

悼公不務修德以服鄰而城虎牢以逼鄭托其險要絕其道路計則巧矣而為毒愈深鄭雖不得不聽命于晉然終不足以遏楚楚之爭鄭自若也聖人豈與之哉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罪專殺也

公子申賄而專嬰齊王夫畏其逼也而殺之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三年 辛卯靈王二年

齊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吳楚交兵之始也

公如晉

喪畢而朝也

高氏閔曰童子侯不朝王蓋不可接以成人之禮也豈可反朝同列乎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檮長檮晉地

因其朝而盟之也襄公幼挾以朝者大夫之罪要

春秋義補註卷九 襄公

五

之盟者晉侯之過也盟于長檮去其國都而為盟晉悼之謙也然而不如不盟之為愈也

公至自晉

不以長檮至者本謀如晉也長檮之盟乃朝後之事爾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雞澤雞澤衛地

鄭服也城虎牢之功也王臣下盟替也齊侯不至情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

陳亦服也。陳鄭之從楚久矣。今皆至。慕晉悼之義也。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譏再盟也。陳之來也。慕義也。撫之以恩。接之以禮。雖不盟。陳不叛矣。而又使大夫盟焉。是不信袁僑。而且使大夫專也。

經意是諸侯不與袁僑盟。故使大夫盟之。則晉無屈己之辱。而僑無抗君之嫌。其禮甚安。而不知大夫之勢由此張。遂成諸侯在會而大夫專盟之始。辨之可不早哉。

春秋義補註卷九 襄公

六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偃帥師伐許。

不會于雞澤故也。書伐許。罪晉也。晉荀偃增修德政。鄭服楚衰。許將焉往。今見陳之如會。遂侈然謂天下之皆服。而求多于許。其心褊矣。宜不得許。并陳鄭而失之也。

四年 壬辰 靈王三年

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靈公平國之子也。

夏。叔孫豹如晉。

報晉荀偃之聘也。

秋七月戊子。夫人弋氏薨。

公羊作弋。今從之。左氏殺。誤作如。不應。良公時後稱。

似定。

襄公之生母也。嫡母既夫人矣。生母又夫人焉。魯自成風以來。以兩夫人祔廟為常也。非禮也。

時公方七歲。爾童子侯何知。當國大臣之罪也。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弋。

定。諡也。

以小君葬之。且別諡。非禮也。

春秋義補註卷九 襄公

七

欽定。案纂云。春秋正名定分。而于嫡庶尤嚴。妾母見于經者。成風敬嬴。定如齊歸。薨稱夫人。葬稱小君。禮也。孔氏頴達謂嫡母薨。則妾母尊。殊失經旨。

冬。公如晉。

比年朝之。過恭也。且背夫人之喪矣。

陳人圍頓。

楚昔圍陳。納頓子于頓。頓服楚可知也。陳新從晉。楚方怒之。又背喪而伐其所與。是致寇也。不亡何待。

五年 癸巳 靈王四年

春公至自晉

朝正于晉也

**補** 高氏閔曰著公不朝正于廟也且公幼而頻年如晉危道也襄之出二十四致之者二十一危之也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晉令也

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

鄆因晉而通于晉也懼苦故也卒為莒滅焉魯與晉之罪也

春秋義補註卷九 襄公

八

**補** 公羊曰此何以書為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鄆亦列國也鄆請于魯為之附庸故同于我大夫而往見晉也鄆之內屬魯之私受晉之失霸參議之矣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善道吳地

晉命也晉將為會懼吳不至故使魯衛往邀之也然失體矣且啓寇也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罪專殺也

**補**

壬夫之貪有取死之道矣經以國殺大夫為文者八年之中殺子反殺公子申殺壬夫則用刑過慘矣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

戚衛地

會吳也前殊會往會也此同會吳來也前稱吳其君也此稱人其大夫也霸主尊吳為其能病楚也然而非計也

公至自會

冬戍陳

春秋義補註卷九 襄公

九

以兵守陳也不伐楚而戍陳非計也久戍師老久供財匱聚而守之無有休時若散而歸敵將驟至下策也齊桓不戰而楚服晉文力戰而服之悼公不敢戰也而戍陳以守之楚亦終于不服蓋愈趨愈下矣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楚之侵弱陳之致寇戍之無益俱見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

善救陳也然不聞其能服楚也救之而已矣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辛未季孫行父卒

季文子也

六年甲午靈王五年

春王三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來奔

華督之後也書來奔罪魯也獎亂也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非禮也

春秋義補註卷九 襄公

十

莒人滅鄆

魯主鄆以通乎晉鄆恃之故滅也莒暴鄆疎魯怠而晉不恤也

**增** 呂氏大圭曰此直是莒人滅鄆爾穀梁立異姓

之說不可信

冬叔孫豹如邾

報邾子之朝也小朝而大聘之以是為常矣

季孫宿如晉

聘且謀鄆故也宣行父子也未終喪而從政非禮也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釋** 罪齊侯也屢伐萊卒滅之暴而貪也

**增** 吳氏銓曰齊圖萊久矣自宣七年伐萊至九年

又伐之及是凡四十年卒滅萊齊之處心積慮可

見矣

七年乙未靈王六年

春郊子來朝

始朝魯也懼吳故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四月郊時也始卜慢也凡不郊必卜免牲從則免

春秋義補註卷九 襄公

十一

不從則繫而待他牲也書免牲不郊可知也夫郊

祀后稷以祈農事也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

而郊宜其不從也

小邾子來朝

始朝魯也晉令也

城費費魯邑

季孫氏之邑也而書于冊者假公命後公徒以城

之也城私邑所以弱公室也

**釋** 觀一費之始終而知私邑之城適以資他日

南蒯之叛也君失政而大夫專大夫弱而家臣叛

履霜冰至夫豈無自而然哉

秋季孫宿如衛

報公孫剽之聘也父喪未終如晉如衛內城其邑而外交大夫履霜之漸也

**書** 剽來聘已七年矣宿代父為政未終喪而亟報之蓋假公事而締私交也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報宿之聘且尋良夫之盟也世卿執政聘盟繁興厭之也

春秋義補註卷九 襄公

十三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志陳危也

**書** 前書伐陳此書圍陳楚之憑陵諸國極矣故鄒之會陳侯畏楚而逃歸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鄒鄒地音為

譏晉侯也夫陳危矣卷甲疾驅猶懼弗及姑徐徐云爾乎君子知晉之必失陳也

**書** 陳侯求救于晉晉悼為之合諸侯以救陳諸侯畏楚遷延鄒地各自罷歸不成為救故不書救

也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鄒鄒地

成公踰之子也如會不名此名因會而卒也夫鄒鄭地也鄒非鄭國都也晉會于鄒遠國皆至鄭欲

見諸侯早見之矣而未見不欲見也不欲見則安于其國可也又如會是亦欲見也欲見而不見何

也陳鄭之從楚久矣其翻然而改圖慕晉悼之義也今情見矣楚既圍陳必將伐鄭晉不急陳必不

急鄭將不如會而懼晉討也且從楚非所願也將見諸侯而懼楚伐也且恐晉之不足恃也國勢阽

春秋義補註卷九 襄公

十三

危無所適從觀望于鄒以憂卒也故辭詳而曲春秋之作微而顯是也傳者乃曰弑之而偽赴也夫

弑君而可以偽赴免焉聖人之筆削安在哉吳草廬曰甚矣傳之害經也趙盾弑其君乃曰趙穿也

許世子止弑其君乃曰不嘗藥也鄭伯髡頑卒乃曰子駒弑之也楚子麇卒乃曰公子圍弑之也凡

陳侯逃歸

此皆誣而失實也知晉之不足恃也一會而卒鄭伯逃陳侯晉罪矣悼公蓋深懼楚而不敢與戰故有是失也春秋惡



侵伐又惡無勇

**論者**以背晉逃歸為陳罪是也。而其實晉不

並死于得陳雖救陳而不成救則陳之從楚乃晉

幸陳爾故書逃陳侯于會鄒之下明晉之不恤陳

也。

八年 中宣王七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朝正也

**襄公**嗣位甫及八年而三朝于晉春秋事霸

之禮倍于諸侯之事天子矣

春秋義補註卷九 襄公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燹

罪鄭人也背喪與師以侵楚之與國是失禮而致

寇也楚人來討能無從乎從之晉師必至自今鄭

國弗得寧矣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邱

邢邱

申鄒之會也會大夫政在大夫也公在晉而宿與

會者晉及公矣反其君而會其大夫以為會其君

不若會其大夫之為愈也傷世變也

**論者**

左氏曰邢丘之會以命朝聘之數謂厥貢之

重輕也使魯君聽命不能保其必供不若與季孫

會為可恃爾

公至自晉

明不與會也

**論者**邢丘之會公在晉也而不書至自會公在而

大夫會也劉氏故謂公已反而復遣季孫不若穀

梁之說為正

莒人伐我東鄙

莒滅鄒而魯晉不恤也莒于是乎輕晉而伐魯

春秋義補註卷九 襄公

秋九月大雩

周九月夏七月故雩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陳服故爭鄭也亦鄭之侵蔡速之也大國不加德

晉小國不守信義交譏之也晉不救罪晉也鄭自

是從楚矣何以知之以晉伐鄭知之

晉侯使士句來聘

拜公之辱且告用師于鄭也

九年 丁酉 宣王八年

春宋災

來告也。高息齋曰：宋自昭文以來，亂敗相屬，三書宋災，人事不修而天懲之也。

夏季孫宿如晉。

報士句之聘也。士句來聘，報公朝也。我又報之，過恭矣。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穆姜也。

成公母也。襄之祖母。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速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春秋義補註卷九 襄公

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譏晉侯也。楚伐鄭則當救鄭，無及于鄭，則當伐楚，不撫弱以綏強，乃避強而伐弱，非義也。何以服人？故屢伐而屢盟，屢盟而屢叛，牽率天下之諸侯奔走而不得守其社稷，晉悼之罪也。世猶侈談三駕之功，陋矣。

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戲，鄭地。

盟鄭也。何以知之？以楚伐鄭知之也。晉楚迭伐，而鄭左右從，大國無義，而小國無信也。

楚子伐鄭。

戲之盟故也。是役也，鄭又從楚，何以知之？會吳于柤，鄭伯不至也。楚伐鄭，罪楚也。晉不救，罪晉也。鄭兩屬罪鄭也。

十年 戊戌 靈王九年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柤，莊加反。

大合諸侯而會吳也。將以弱楚也。鍾離之會，大夫從之。今則諸侯從之也。爭長之漸兆矣。晉悼啟之也。鄭不與從楚也。

晉悼之時，能克楚者吳，而未必肯為晉用，況

春秋義補註卷九 襄公

悼公三駕，吳未始與焉。吳之情可知。然于善道于

戚于相招之同會，不一而足，乃不用吳師而楚人自屈，此即齊桓遠結江黃以為犄角之遺智也。吳子在柤，悼公以十一國之君往與吳合以謀楚，而會于楚界，使楚人知畏，蕭魚之後，楚不敢爭，鄭懼吳乘其後也。然而吳始橫矣。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偃，音福。又音逼。

遂繼事之辭也。會而遂滅之也。偃陽，楚與國也。

晉自主霸以後，未嘗滅國。偃陽附楚，故因會吳滅之，亦所以懼楚也。然而擅滅小國，以地予人。

功不拚過五霸之為罪人其以此哉。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陳鄭皆服又爭宋也。

**鄭既從楚**又連兵以伐宋雖二國會而楚實主之以宋公受偏陽故也。

晉師伐秦。

罪晉也。楚鄭伐宋而晉伐秦其不救宋可知也。秦

晉表裏之國也為晉計莫如和秦不因秦之力以制楚而相敵以為楚利且失諸侯非計也。故秦晉

春秋義補註卷九 襄公

交兵春秋厭之。

秋莒人伐我東鄙。

莒小而屢為難罪莒也。屢同盟而屢伐魯晉若弗聞也。無為貴霸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此三駕之一

譏伐鄭也不救陳而失陳不救鄭而失鄭不反其所為而屢伐之是使諸侯與鄭交敵也。世子先諸侯非禮也。呂樸鄉曰主會者為之也以強弱為先後也春秋不改所以示譏。

冬盜殺鄭公子騂公子發公孫輒。

書盜不知其主名也。盜一日而殺三卿君失政刑也。此罪致盜者也。

**書盜者**陰賊而不知為何人也。傳所載鄭五族皆故家豈可以為賤者乎。非陰使人賊殺之則亂在殺後而誤傳為盜殺也。

戍鄭虎牢。

以兵守之也。晉命城不繫鄭為天子城之也。戍繫

鄭為鄭戍之也。

**嚴氏啟隆**曰諸侯伐鄭而鄭不下于是頓兵虎牢為久駐計故亦曰戍非遣兵往戍之戍若戍陳者比也。圍則勞而戍則逸是以我兵方戍而鄭即

春秋義補註卷九 襄公

平。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善救鄭也。聖人與人之公也。

**此書楚救鄭**非許之也。楚及晉在而救之晉

待楚去而伐之猶為彼善于此也。

公至自伐鄭。

楚救鄭而公至晉避楚也。如此則何以服鄭。

十有一年 己亥 宣王十年

春王正月作三軍。

際公室也。大國三軍。魯之初封。于諸姬為大。故有三軍。費誓曰。魯人三郊三遂是也。政逮大夫。三家勢成。乃作丘甲。有四軍焉。公與三家各一也。今則三家更專矣。乃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之。名為復古。而實使公無軍也。權臣之蠹國酷哉。

**謹案**

費誓所云魯人三郊三遂者。非三軍之制也。

國有四郊四遂。唯言三郊三遂者。明東郊令留守。不令峙楨榦也。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通于四疊。非以三郊三遂為三軍也。周禮司徒萬

春秋義補註卷九 襄公

三

二千五百人為鄉。司馬法二千五百人為軍。一鄉為一軍。大國三軍。出于三鄉。鄉在郊內。故曰三郊。遂在郊外。故曰三遂。合河引此為証。本于汪氏克寬。皆未及細考。爾余前有說。刻于尚書通典畧中。今附識于此。俟考古者定之。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四月始卜郊。慢也。四卜不從。人瀆而神不僭也。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從楚令也。從晉侵蔡。以怒楚也。從楚侵宋。以怒晉也。謀國若是。其不亡幸也。

**謹案**

鄭之謀國者有二說。子駟欲唯強是從。愚也。

子展欲仗信待晉。然猶必激使晉師致死于鄭。楚弗敢敵。而後固與晉可謂審于晉楚之力矣。然而未知本也。使鄭能脩德政以自強。而一于信義。以從晉。則保鄭却楚。可以無憂。何為是苟安之計。以蹈于不道哉。是亦愚而已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此三駕之二

譏伐鄭也。十年之間。大會諸侯者十四。而五伐鄭。兵車之賦靡歲不有。既不服強。又不綏弱。奔走諸

春秋義補註卷九 襄公

三

侯。而屢要盟。天下不勝其敝。而鄭亦幾亡。晉悼以

是為得計。而春秋譏之。惡不義而勞民也。

**補**

高氏閔曰。以前伐未得志。而鄭復來侵宋。故也。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亳城鄭地

盟鄭也。屢盟屢叛。而又盟之。甚無謂也。

程子曰。鄭服而同盟也。隨服從楚伐宋。云同。見其

反復也。

公至自伐鄭。

吳氏澂曰。以前事致者。見雖同盟而未得鄭也。

楚子鄭伯伐宋。

楚子本伐鄭也。為亳城之盟也。鄭迎服焉。而遂與之伐宋。其背盟也愈速。其服楚也愈驟。豈不畏晉哉。蓋不得已也。晉屢避楚。不早救陳。不力爭鄭。遷延畏縮。人皆見之。故敵國無所畏。與國不敢從。屢勤諸侯。而無功。以是為善謀。吾不信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蕭魚鄭地此三駕之三

鄭驟叛而晉驟來也。不待楚去而自當之也。其心怒矣。其勢疾矣。其力奮矣。于是乎楚避而不敢爭。鄭服而不煩盟也。悼公內脩政事。外睦諸侯。卒能

春秋義補註卷九 襄公

主

服鄭而楚不敢爭。亦未為無功。獨惜其救患不誠。為義不力。煩與天下之事。而屢失事機之會。則桓文之所不屑也。

公至自會

伐鄭而致會。不以伐為功。而以會為喜也。蕭魚會而兵得息矣。故歸而以會告。皆舊史據祝冊書之。非筆削所寓也。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書執行人罪楚人也。不能服鄭。行人何罪。執行人。楚無聊也。蓋不復爭鄭矣。勢分于吳故也。

鄭已從晉。使良霄告絕于楚。楚人怒而執之。雖執之。亦不伐鄭。是勢窮力屈。而執行人以抒憤也。悼公之善于屈楚。于此可見。

冬。秦人伐晉。報晉伐也。報復之師。春秋厭之。而于秦晉為尤甚。十有二年。庚子。靈王十一年。

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台費境

莒人三伐我矣。今圍邑。愈暴也。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郕。郕莒邑

救台可也。兵加于己。不得已而救之。謂之應兵。遂

春秋義補註卷九 襄公

主

入郕。多事矣。是以暴易暴也。

大夫無遂事。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郕。惡

季孫宿也。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拜師也。善持勝也。

秋。九月。吳子乘卒。

吳在春秋有國之。有人之。有爵之。凡書吳者。皆吳王也。削其王。故曰吳也。凡書人者。其大夫也。不命于周。故曰人也。若不得不以君者。如卒盟之類。不得曰吳卒。不得曰吳人卒。又不得曰吳王卒。故稱

子是孔子以義斷之也。其稱子者本周制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報晉之取鄭也。不伐鄭而侵宋。楚技窮矣。

公如晉。

朝。且拜聘也。

**禮記** 大國一使來聘。即親往拜之。是過恭也。左氏

以為禮也可乎。

十有三年 辛丑 靈王十二年

春。公至自晉。

朝正于晉也。

春秋義補註卷九 襄公

吉

夏。取郕。

郕。國也。取。滅也。罪魯也。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楚共王也。莊王旅之子也。不葬。避其謚也。

冬。城防。防。城氏邑。

備齊也。勞民于守圉之末務也。趙木訥曰。魯有二

防。一近宋。隱十一年伐宋。取防是也。一近齊。隱九

年會齊侯于防是也。魯事晉而畏齊。故城之。

十有四年 壬寅 靈王十三年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句。齊人。宋人。衛人。鄭

公。孫蕞。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會吳。見新君也。書吳。削其王也。奔走天下。以會吳

晉之罪也。季孫宿。叔老。並書。以卿為介也。叔氏有

宣成之親。命以為卿。宿故卑之。而使為介。叔老不

敢辭也。諸國稱人。非命卿也。若以周班。蕞當次句。

而齊宋衛之陪臣先之。非禮也。

**增** 方氏苞曰。句蕞以名見。而齊宋衛稱人。以是知

成公以後。稱人者。非卿也。鄭伯也。曹薛杞亦伯也。

鄭卿以名見。而諸小國之臣。終春秋無以名見者。

春秋義補註卷九 襄公

主

以是知舊史以勢之強弱為詳略。而非有典法也。

君行卿從宿。使卿為介。蓋隱然以國君自為矣。三

桓不相下。故叔老辱焉。季氏自悅其事。而書于魯

史。以侈之。經若削之。則其悖亂無君之迹隱矣。故

叔老並書而不沒也。

**禮記** 二卿不當並行。今魯以二卿會晉。大夫張也。

自蒲魚而後。凡役皆大夫。悼公怠而霸業衰矣。

二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

孫蕞。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書伐秦罪晉也。秦晉屢伐，多自戰也。聖人猶且厭之。今至帥天下以爭私忿，尤非矣。齊宋書人，非命卿也。

己未，衛侯出奔齊。

書出奔，罪衛侯也。衛侯出而林父會戚，是林父逐之也。經以自奔為文者，治其君也。治其君而臣可知，非專為責衛之意也。

莒人侵我東鄙。

報入郕也。

莒人四伐我矣，是無晉也。湟梁之執，益由于

春秋義補註卷九 襄公

三

此。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趙氏鵬飛曰：楚康即位，修先君之怨于諸侯，謂楚所以不得志于北方者，吳實為之梗也。故首伐吳焉。

冬，季孫宿會晉士句、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蒍、莒人、邾人于戚。

戚，孫林父之邑也。林父奔其君，諸侯不能討也。而大夫會以定之，是天下之大夫皆無君也。當逆獎亂，春秋傷之。

十有五年 癸卯 宣王十四年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來聘而遂盟之也。公替而大夫抗也。凡因聘而盟者，下地在國也。劉在王畿，何為盟？劉高息齋曰：下有劉夏，傳者誤以劉為地，故書于劉。訛也。豈有來聘魯而遂盟于王畿之地乎？由此觀之，春秋之說亦多矣。

劉夏逆王后于齊。

劉氏也，夏名也。左氏曰：非卿也。葉石林曰：書名，士也。逆王后何以書？我主之也。我主王后，舊矣，不悉

春秋義補註卷九 襄公

三

書此何以書？天子不親迎，使卿可也。士則輕矣。輕后非小失也。春秋書逆后者二：劉夏非卿也，祭公遂事也，皆非禮也。

天子之卿書字，劉夏非卿，故書名。王后天下母，使微者逆之可乎？是知非禮則書，不稱使，不咸其為使也。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齊貳于晉也。魯向事齊，戰韋之後，改而事晉，齊人怒焉。三駕之後，天下靡然，獨齊侯不至。每遣子光以從事，若欲伺間而有事于魯也。戚之會，悼之霸

業衰矣故有是役也

公救成至遇過魯地

救之是也至遇而止畏齊也三家專魯公無兵焉宜其怯也

**齊**

齊用大師深入久駐三桓畏之而避其危故迫公主兵而公亦畏齊而不敢進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郛郛也高息齊曰此孟氏之邑而季孫叔孫城之者三家相黨以備齊為名而實興役以固其私邑故卒為魯患而不可墮也

春秋義補註卷九 襄公

主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郛

邾屬齊而黨莒自齊莒來伐故效尤而伐我

**莒**

祿去公室政在大夫兵分而權輕故小國皆生心而來伐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悼公強于內治故大夫輯睦而諸侯從令卒能屈楚有足多焉然不救陳不急鄭通吳啓寇會戚黨逆與桓文功罪等矣

十有六年 甲辰 宣王十五年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為會故速也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泲梁戊寅大夫盟泲梁晉地泲古間反

晉在喪而為會求霸也諸侯在而大夫盟無君也衛侯者剽也齊不至未服也

**盟**

泲梁一會而父子之禮君臣之義掃地矣世道之衰是則聖人之憂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二國病魯故也然專執之則非矣邾莒止背霸主

春秋義補註卷九 襄公

主

之盟晉人乃千天王之令矣

**莒**

莒邾侵魯悼公欲討焉而遂卒平公即位以魯故而執之不歸京師是無王也

齊侯伐我北郛

不從晉令也

夏公至自會

伐而後至公在會也晉若弗聞焉非霸矣

**魯**

高氏閔曰公出會謀齊尚未及還而齊師已見伐矣

五月甲子地震



異且災也。

叔老會鄭伯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有事于齊可也。伐許多事也。求霸已悉矣。鄭先晉君將也。不以大夫先諸侯也。宋後衛。非卿也。不以陪臣先大夫也。故曰春秋以道名分。衛侯出而林父會戚甯殖伐許。此二人者實出其君可知也。故曰春秋之志微而顯。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三伐魯而再圍成矣。

大雩。

春秋義補註卷九 襄公

手

冬。叔孫豹如晉。

聘且言齊故也。

此急則求晉也。魯不能自治其政。以禦齊之見伐。而乞憐于晉。亦可鄙矣。

十有七年 乙巳 宣王十六年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

邾宣公也。定公獲且之子也。不葬。有怨也。晉執之以歸矣。不書卒于晉。旋返之也。歸不書。不來告也。

宋人伐陳。

罪宋人也。迭從晉楚。不得已也。從此則伐彼是罷。

民而致寇也。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曹無罪焉。伐之暴也。

是時晉為霸主。衛伐曹無晉也。故明年晉有衛行人之執。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桃魯地。

三年之中。齊師四伐我矣。齊之不道如此。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與君別將而分圍也。卿佐君而肆惡。又益之長君之惡。其不終宜矣。

春秋義補註卷九 襄公

手

高氏閔曰。齊之君臣同來伐我。分兵以圍吾一

邑。其恃眾暴寡如此。

九月。大雩。

周九月。夏七月。故雩也。

宋華臣出奔陳。

出奔有罪也。陳乃宋仇。而奔焉。尤可誅也。

冬。邾人伐我南鄙。

罪邾也。邾之先君以伐我。故見執于晉。嗣子不改而又甚之。宜其復見執也。

薛氏季宣曰。乘齊之圍。報執之仇也。

十有八年 丙午 宣王十七年

春 白狄來。

夏 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罪專執也。石買專兵而伐曹可執也。然今則為行人也。不討林父與殖而執買。且虐行人。晉之罪也。秋 齊師伐我北鄙。

四年之間六伐我而四圍邑矣。

冬 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為伐魯故也。然而圍之則已甚也。春秋欲懲惡不

春秋義補註卷九 襄公

圭

欲過甚凡言同有異也。有不同而回焉故曰同。

圍齊邾莒同之也。

曹伯負芻卒于師。

宣公廕之子也。書于師閭之也。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問齊晉之難也。

鄭伯出而楚師至。乘其不備也。然迄無成功。

徒為黷武而已矣。

十有九年 丁未 宣王十八年

春 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祝柯齊邑。

不序蒙上也。不書同盟齊不與也。

晉人執邾子。

罪專執也。且既同圍之而又執之。叛而見討。服而不含德刑戾矣。不以歸釋之也。何以釋取其田也。執人之君以取田。曾是以為霸乎。

公至自伐齊。

不以圍致者。告伐不告圍也。

取邾田自濶水。

言邾田非我也。自濶水言多也。晉人之君而制其國。介人之威而私其利也。

春秋義補註卷九 襄公

圭

季孫宿如晉。

拜師且拜田也。

葬曹成公。

夏 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衛侯衎奔齊故也。人臣逐其君而又極之于所往。惡莫大焉。

秋 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齊靈公也。頃公無野之子也。

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侵齊惡之也。聞喪乃還。善之也。古之為師也。不伐。

喪

**謹案**

士勾引師而還其善小帥師而專伐其惡大

春秋紀其實以為後世戒非獨善之而已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孟獻子也以慶父教之世濟其惡而仲孫氏昌焉

蔑幹蠱也有子考无咎其是之謂乎魯卿惟蔑無  
譏焉

齊殺其大夫高厚

罪專殺也高國齊之貳也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

殺國佐又殺高厚自剪其股肱而求安得乎高國

春秋義補註卷九 襄公

殺而齊君弑為輕棄大臣之戒也

**增**

程氏端學曰此必齊光既立之後崔杼與光共

殺之故以國殺而又曰殺其大夫也木訥趙氏曰

齊之權臣崔與高也高既誅齊之權在崔而已故

不旋踵而有崔杼之逆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罪專殺也列國之君不自為政大臣當國則必爭

權所殺者未必無罪而殺之者非能討罪也故概

以專殺罪之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郭

懼齊也所以保國者末矣

叔孫豹會晉士勾于柯柯南地

常猶懼齊故為柯之會而結晉之權臣以自

固是時政在大夫也

城武城武城魯也

備齊也屢書城非本務也能治其國家雖大國必

畏之矣民勞而散有城誰與守之

二十年 戊申 宣王十九年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春秋義補註卷九 襄公

及莒平也莒魯交惡為向故也盟于向釋怨也速

未練而從政非禮也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澶淵衛地

齊成故也同國之而不服不伐喪而遂成禮勝于

兵也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執其君而取其田又伐之不已甚乎澶淵在彼盟

之何為魯之無信此事可見且速猶在喪也是勇

而無禮也。孔子曰：孟莊子之勇，文之以禮樂而後成人也。

蔡殺其大夫公子癸。

罪專殺也。蔡，范國也。君臣輯睦，猶懼不免，又殺大夫，其何以守國？

夫其何以守國？

胡氏謂蔡求從先君以利蔡謀國之合于義者也。劉原父乃曰：癸之智足以殺身而已，舛矣。

蔡公子履出奔楚。

癸黨也。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春秋義補註卷九 哀公

三

稱弟，非卿也。非卿而書，重人倫也。兄弟不容，聖人傷之。

傷之。

欽定彙纂云：陳黃書弟，先儒多主穀梁以爲陳侯不容其弟，春秋惡之。程氏端學謂兄弟無可去之道，則以出奔爲罪，黃二說相兼，其義始備。

叔老如齊。

始平于齊也。澶淵之盟故也。士有之功大矣哉。功莫大于行禮，而戰勝攻取不與焉。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李孫宿如宋。

欽定彙纂云：陳黃書弟，先儒多主穀梁以爲陳侯不容其弟，春秋惡之。程氏端學謂兄弟無可去之道，則以出奔爲罪，黃二說相兼，其義始備。

叔老如齊。

始平于齊也。澶淵之盟故也。士有之功大矣哉。功莫大于行禮，而戰勝攻取不與焉。

魯向戌之聘也。

魯連歲興兵，不追朝聘，今始平于齊，遂交好鄰國，不特聘齊而且聘宋，非必宿之私行而托于聘也。晉霸既衰，列國皆大夫供命，會盟朝聘有自來矣。

二十有一年，己酉，靈王二十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朝正也。

胡氏若水曰：書公如晉，著其如之非禮也。朝聘會同，禮有常期。襄公特附晉之強兵，取邾田而往，拜之，是交以利而不以義矣。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邾納叛也。漆閭丘，庶其之二邑也。庶其據其邑叛而歸我，其罪大矣。執而反之，魯之義也。而遂受之，是貪不義之利而爲盜淵藪也。書以譏之，垂戒遠矣。

時公在晉而季氏遂納其邑，受其叛臣，魯之無政可知也。不書叛，非諱也。叛而歸魯曰來奔，內外異辭也。

夏，公至自晉。

春秋義補註卷九 哀公

三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邾納叛也。漆閭丘，庶其之二邑也。庶其據其邑叛而歸我，其罪大矣。執而反之，魯之義也。而遂受之，是貪不義之利而爲盜淵藪也。書以譏之，垂戒遠矣。

時公在晉而季氏遂納其邑，受其叛臣，魯之無政可知也。不書叛，非諱也。叛而歸魯曰來奔，內外異辭也。

夏，公至自晉。

外異辭也。

夏，公至自晉。

外異辭也。

夏，公至自晉。

夏，公至自晉。

庶其來而後至則受庶其者季氏也納叛人者亦叛人也故不惡叛人也

秋晉欒盈出奔楚

出奔有罪也奔楚罪之尤也將為亂也

楚晉之讎也盈之奔楚欲倚楚力以復國爾

此春秋所以深探其情而著其無君之罪與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日不頻食前月在交後月遠交不交不食史有誤也孔子因之疑以傳疑也

春秋義補註卷九

去

穀梁釋此年與二十四年皆頻月日食據歷

無頻食之理蓋日月交有一定凡一百七十二日有餘而一交一年止二交比食之說千古所無止因多歷世代傳寫失誤先儒因循莫敢改易也不則司歷之過也此歷家之說也然春秋之法常事不書而日食必書不可以為常也春秋于歷應食而不書者尚多則交而不食也既有應食而不食者亦或有頻月而食者此天道之變而失常又不可執歷法以為無其事也春秋詳書之以示天戒故先儒多兩從之

曹伯來朝

喪畢而來見也

喪畢入見天子禮也不朝于京師而朝于魯

外矣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

任任貢士

鋼樂氏也所以會諸侯者末矣

何以知其鋼樂氏也是時列國無事而亟會

諸侯則知徒以樂氏故也盈以權門私相忌怨激

怒平公勤動諸侯以逞范鞅之積憾盈憤而奔楚

春秋義補註卷九

去

楚豈晉令所能止哉故預約諸侯使不容于列國

而盈以此卒與禍亂春秋書之不特為人臣之戒

亦所以著君人者不能正身治國防微杜漸而封

邑踰制假臣以權雖合諸侯而鋼之亦何能制治

于未亂哉

二十有二年庚戌靈王二十一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高氏閔曰晉不朝正于廟也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叔肸之子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復銅樂氏也。樂氏在齊也。然而未矣。齊自此叛矣。盈自此入矣。君子是以知會之無益也。

**樂氏**世勲。出不以罪。晉于期年之間。兩會諸侯。以錮之。過矣。是以齊侯不服。名雖為會。而陰實保之。明年遂伐晉。由晉失霸主之義也。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春秋義補註卷九 襄公

早

罪專殺也。且志楚弱也。大夫事兵則國弱。屢殺大

夫則國弱。

二十有三年 辛亥 靈王二十二年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乙巳杞伯勾卒。

桓公姑容之子也。

夏邾界我來奔。

庶其黨也。庶其得寵。故其黨復來也。與人鄰境。寵其通逃。以教叛。非義也。保一人而失一國。豈惟不義。亦無利焉。

孫氏復曰。書界我來奔。惡納也。惡向納邾叛人邑。今又納邾叛人也。

葬杞孝公。

程氏端學曰。杞伯三月卒而葬于夏。速也。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罪專殺且濫刑也。殺虎專也。及寅濫也。

**慶寅** 屈建之圍。挾陳侯以討二慶。二慶閉城以拒

固。有罪矣。陳人過于兵。殺二慶以悅于楚。是殺之。不以其罪也。故稱國以殺罪累上也。書及著以虎之罪而及寅也。

春秋義補註卷九 襄公

早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二慶殺而黃歸。是慶氏逐黃。黃倚楚以殺之也。自楚歸有奉也。制于大夫而逐其弟。制于大國而殺其臣。陳侯不君矣。挾大國之勢以制其兄。使殺其

大夫而後返焉。黃不弟矣。

晉樂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曲沃晉邑

惡樂盈也。盈奔楚矣。猶書晉者。君臣之義無所逃也。書入。逆也。復入。位已絕也。不言自楚。不假楚力也。曲沃樂氏舊所食之私邑也。盈帥曲沃之甲以入晉。兵敗之後。仍入曲沃而據邑也。樂氏以奔亡

之餘一呼遂入者據權已久民之死黨者眾也

**正義** 盈挾齊援復入于晉雖由晉之禁綱有以激之而稱兵犯君其為惡逆何可逭哉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罪齊也聞樂氏之難也

**正義** 齊莊本意在伐晉助樂氏也而伐衛以先之

亦猶齊桓欲伐楚而先侵蔡故書遂非兩事也若以兩事書則當從侵曹伐衛之例再書齊侯而不書遂矣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雍榆晉地

春秋義補註卷九 襄公

四

救而書次譏也不救則畏晉遂救則畏齊次于雍榆蓋觀望也不計是非而計利害未有能勇者也已卯仲孫速卒

蔑之子也孔子曰孟莊子之孝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雖能也

冬十月乙亥滅孫紇出奔邾

滅武仲也出奔有罪也以武仲之智而不免于奔不知道也

晉人殺欒盈

不書殺大夫討賊也大夫必如欒盈良霄而後可

殺稱兵也不稱兵者雖有罪亦書殺大夫不與其專殺也

**正義** 稱人以殺從討賊之辭也不稱大夫非復晉大夫也所以深罪盈也而晉侯之失攻士臼之擅權亦可見矣

齊侯襲莒

惡齊侯也不聲其罪而掩其不備諂也

**正義** 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無名之師也蓋以十八年莒子同諸侯聞齊故也著爵而書襲罪齊侯以千乘之君為盜賊之事也深賤之也

春秋義補註卷九 襄公

四

二十有四年子雲王二十三年

春叔孫豹如晉

賀克樂氏且言次于雍榆之故也

仲孫羯帥師侵齊

晉故也羯速之子也未練而從政非禮也救則不力退而侵齊無益于晉而長齊怨非策也

夏楚子伐吳

楚三伐吳矣楚弱而吳強也楚弱可幸而吳強亦可憂也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崔杼帥師專也。高國去崔氏橫矣。齊侯襲莒而杼又伐之。是從君之惡也。使之勞其民而多其怨。重怒霸王而速其斃也。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頻食傳疑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夷儀衛地本邢地而衛滅之。謀伐齊也。會于夷儀兼謀衛也。

春秋義補註卷九 襄公

留

書會而不書伐是一會而徒返也。晉之無能為亦可知矣。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再爭鄭也。諸侯在會而楚伐鄭。瞰晉霸之衰而諸侯之貳也。

公至自會。

不救鄭也。大合諸侯而不伐齊。又不救鄭。晉無能矣。楚亦無功者弱也。

陳鍼宜咎出奔楚。宜咎陳大夫。

慶氏之黨也。

叔孫豹如京師。

如京師不書此書失禮也。豹如晉。豹如京師。是抗晉于周也。春如晉。冬如京師。是後周于晉也。非禮也。

郊王城也。齊人城郊而魯賀之可也。然前此已五十餘年不聘王矣。春先聘晉。冬乃聘王。慢可知也。城郊不書魯不與也。

大饑。

水故也。水旱之災。國家代有。救荒有政。則民不饑。因水而大饑。積貯賑恤有闕也。

春秋義補註卷九 襄公

聖

二十有五年。癸丑。靈王二十四年。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崔杼屢帥師矣。公襲莒。杼亦伐莒。公伐我。杼亦伐我。凡奸臣之欲竊國者。必先從其意以盜其柄。然後專其兵以戕其君也。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黃氏仲炎曰。崔杼自虛打同盟。專國柄者已二十五年矣。而其君終莫之悟也。是以一旦動于惡。知其所由來者漸矣。

程氏端學曰。春秋歷書崔氏之世。卿崔氏之專權。



又書齊光之悖亂而終之以此。亂臣賊子懼矣。人君鑒戒昭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惡不討賊也。夫齊之反覆久矣。屢伐不服。屢會卒叛。今而弑逆。霸主之資也。討而戮之。謀于齊衆而置君。齊人不復叛矣。會焉而竟不討也。是受賂而免之也。晉平之罪。可勝誅哉。

**謹案**齊取朝歌。晉人之私憾也。崔杼弑君。天下之大惡也。晉再合諸侯。將伐齊。以報朝歌之役。既聞

春秋義補註卷九

盟

崔杼之弑君。受賂而退。夫弑君而可謂之喪乎。晉不知天下之大惡。而遂釋之。晉日趨于下矣。何以主盟諸侯。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舍如字

諸侯在會。而舍之入陳。乘其不備也。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邱。重邱齊地

書同盟。齊人與也。是誓不討賊也。盟之不義。未有甚于斯者。

**謹案**重邱之盟。為受齊賂而與之成也。諸侯即夷儀之所會者。特書曰同。所謂同心為惡也。與蟲牢

同盟義同。

公至自會。

**謹案**汪氏克寬曰。此書自會。著其黨惡附奸之罪也。衛侯入于夷儀。

衛侯衍也。書入。內弗受也。凡國有二君者。皆名。別之也。出奔不名。剽未立也。今剽立矣。律以突忽。武鄭之例。此當名者也。不名。闕文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宣八年滅舒蓼。成十七年滅舒庸。及是滅舒鳩。羣舒盡矣。

春秋義補註卷九

盟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謹案**陳。楚與國也。去秋夷儀之會。楚與陳蔡許三

國同伐鄭。今年六月舍之伐陳。以撓楚。冬又伐之。不可謂無功于晉也。陳叛晉。即楚幾年于茲矣。鄭

從晉既久。豈得因唇齒之國。而兩相依庇乎。況春秋正其義。不謀其利。鄭之伐陳。非不義也。故春秋

無貶辭。合河以為殘。鄭不義。怒楚非謀。則刻于責。鄭而怒于罪。附矣。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巢楚屬過諸樊也。伐不名。此名。以伐卒也。門于巢。親攻巢。

門也。非人君之職也。勇而輕。有取卒之道焉。公羊子以為入巢之門非也。

二十有六年 甲寅 靈王二十五年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弑剽。納衛也。衛之奔也。甯殖逐之。喜逐故君而蓋父愆。宜末滅焉。而概以弑君書之者。立人臣之防也。君雖不道。臣不可逐。君雖不正。臣不敢易。臣謀廢立。大亂之道也。殖也。逐衛喜也。納之。殖也。立剽喜也。弑之。殖不得立剽之譽。而受逐衛之罪。喜不邀納衛之賞。而蒙弑剽之誅。父子相繼而陷于惡者。大義不明。而敢于廢立故也。

春秋義補註卷九 襄公

哭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拒衛也。專邑抗君大戮也。納衛則弑。不納則叛。所趨不同。同歸于亂也。

**增** 孫氏復曰。獻公之奔也。林父實逐之。今甯喜弑剽。將納獻公。故林父懼而入于戚以叛。春秋誅之。其罪與魚石欒盈等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書歸內受之也。名之。有二君也。書復歸。不絕其位也。

**增** 孫氏復曰。十四年衛衎出奔齊。前年入于夷儀。今喜弑剽四日而復歸于衛。此待弑而歸可知也。  
**增** 趙氏鵬飛曰。剽弑而後入。則國雖行之國。得之不正也。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報豹之聘且謀伐衛也。

**增** 晉黨叛臣以兵成戚衛人伐戚晉乃合諸侯謀將有討于衛使荀吳來名公也。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澶淵近戚地。

謀納林父也。何以知之。以執甯喜知之也。黨叛臣

春秋義補註卷九 襄公

哭

以抗君。晉于是乎失霸矣。晉稱人。非命卿也。在良霄上。霸故也。宋稱人。亦非命卿也。故在鄭下。于宋則敢先于晉。則不敢禮以勢易也。

**增** 方氏苞曰。此役晉卿不行。會者三國。而二國皆微者。乃使魯公辭之。甚矣宿之不臣而辱公也。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痤才禾反

書殺世子。甚宋公也。殺大夫稱國。兼罪其臣也。殺子弟目君。專罪其君也。莫親父子而至于殺者。護故也。

晉人執衛甯喜。

罪專執也。弑君之賊而罪執之者不以弑故執也。為孫氏故也。執之不以其罪則執之者罪矣。不以亂易亂也。

**齊** 齊喜伐君而稱人以執者非霸討也。討其伐威而殺晉成也。次年書衛殺其大夫齊喜則知其舍之矣。故曰非霸討也。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昭公錫我之子也。卒于楚非正也。

**楚** 右當守宗廟不幸死于他國猶為棄社稷也。久。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春秋義補註卷九 襄公

卒

三爭鄭也。蕭魚之後三伐吳而無功。三爭鄭而不得。楚弱也。

**葬** 許靈公。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卒于楚。楚子為之伐鄭。師還乃葬許靈公。所以報之也。明年晉楚成而北方諸侯皆從楚信義之服人也。

二十有七年乙卯靈王二十六年。

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景公即位通嗣君也。慶封預政崔杼死也。齊魯之交中絕今聘求平也。

**方氏** 苞曰。景公魯之自出故結好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魚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晉楚成也。其從交相見也。于宋宋合之也。當是時也。晉楚俱弱。諸侯厭兵。遂合其成而實以長亂也。蓋自盟宋而南北兩霸之勢成。從楚者未必從晉。從晉者不耻從楚。申之會。楚遂專合諸侯。執君而殺大夫。此會啓之也。隱桓之際。諸侯橫宣成之間。大夫專。然有大會盟。猶君尸之。晉楚之成事孰大焉。而皆大夫也。無君愈甚矣。

春秋義補註卷九 襄公

至

衛殺其大夫齊喜。

喜弑君而猶書殺其大夫者。不以賊討也。喜弑而衛立。是衛與弑也。立而以為大夫。是賞弑也。已以他故而殺之。是不討其弑也。彼以賊為賊而討之。則書討賊。彼以賊為君而弑之。則書弑其君。彼以賊為大夫而殺之。則書殺其大夫。傳信也。聖人不以私意誣後世。紀實事而義自見矣。

**家氏** 鉉翁曰。剽篡君者也。他人可殺而齊喜當事之。以為君不得殺也。故書弑以正其罪。喜弑君者也。他人可殺而衛獻固之以入。不得殺也。故稱

國以殺不削其官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凡書弟出奔交罪之也。兄不容其弟而弟輕棄其兄也。鱄奔為殺衛侯也。亦過激焉。故兩罪之。

書弟罪衛侯也。書鱄出奔亦以罪鱄也。但衛侯不友之罪易見。而鱄之罪難知。夫鱄之罪不在

于出奔過激之日。而在于政由甯氏之言。鱄雖急納其兄。何不指陳君臣之大義。以為喜勸。乃許之以專衛為此。必不可復之言。以冀他日之兩得。卒

之計無所出。而決然一去。以謝無負于甯氏。雖終身不履衛地。不食衛粟。于甯氏乎奚補。而又何解

春秋義補註卷九 襄公

至

于自絕兄弟之恩哉。若夫獻公之不可輔立後之不可保。則鱄也計之稔矣。君子固不以成敗論人

而推原禍始。知其好信不好學之蔽。而立言之不

慎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豹不氏蒙上也。大夫不序亦蒙上也。再言于宋。宋

公與盟也。大夫盟下專也。宋公盟上替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丙辰。宣王二十七年。

春無冰。

周之春夏之冬也。而無冰。時燠也。

夏衛石惡出奔晉。

甯喜之黨也。

邾子來朝。

邾悼公服也。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羯居羯及即孟孝伯

告如楚也。

冬齊慶封來奔。

春秋義補註卷九 襄公

至

來奔。齊逐之也。書之罪納亂人也。

十有一月公如楚。

始朝楚也。宋之盟故也。不明大義而為苟安其勢必至此也。聖人傷之。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靈王也不葬。公在楚也。

乙未。楚子昭卒。

楚康王也。共王甯之子也。

二十有九年。丁巳。景王元年。

春。王正月。公在楚。

書在楚非所在也。天王崩，楚子卒，輕重可知也。不奔天王之喪而送楚子之葬乎？楚止之，楚罪也。公被止焉，公罪也。

夏五月公至自楚。

幸之也。且明終不如周也。

庚午衛侯衎卒。

定公滅之子也。

閹弑吳子餘祭。

著寺人之害也。穀梁曰：閹，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姓名，不得齊于人也。禮，君不近刑人。閹弑吳子，君近

刑人也。

春秋義補註卷九 襄公

五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霸主之私也。左氏曰：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乃合諸侯之大夫而城之，不待貶而義自見矣。

汪氏克寬曰：齊桓恤杞而城緣陵，雖僭天子封

國之權而得方伯救患之義，事雖專而心則公也。晉平治杞而城之，合天下之衆而修其私親之城。

郭心既私而事亦悖矣。

晉侯使士鞅來聘。

拜城杞也。

杞子來朝。

城故也。

舊注

杞入春秋，屢為升降。方望溪曰：時王所黜也。

莊自二十七年稱伯，至僖二十三年二十七年兩稱子，事應類此。後復稱伯，時王復之也。左氏以為有二杞鑿矣。

吳子使札來聘。

舊注

吳始霸也，不書公子，其禮未同于上國也。書

名，以其卿也。胡傳為因其讓國生亂而貶之，非也。

春秋義補註卷九 襄公

五

札辭國乃後日事，豈逆于來聘貶之乎？吳之使札，亦若楚之使椒、秦之使術、爾蓋以使事論，非以人品論也。公羊以札能讓國而賢之，穀梁以吳能使賢而善之，皆非經旨。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崔慶遠：高國復用事，今又出奔，不能其職也。

舊注

左氏曰：齊公孫薑、公孫甯放其大夫高止于

北燕，而經不書者，臣放大夫不可以訓。故書曰：出奔也。且罪高止也。高止好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

非僅不能其職也。

冬仲孫羯如晉。

報士句也。

三十年 戊午 景王二年

春王正月蔡子使薳罷來聘。

報公朝也。公朝而楚聘之魯臣而楚君矣。自侮而

人侮之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志人倫之變也。

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公穀伯姬上無宋字。

春秋義補註卷九 襄公

至

穀梁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伯姬

之舍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

保傅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

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書之賢之也。

伯姬以成九年歸宋，至是年已六十矣。固守

婦節以及于死，此于禮義之聞有素定于心者矣。

議者乃謂其知常而不知變，嗚呼！以守貞為非賢，

則援此而失節于造次顛沛之際者，皆斯言啓之

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

志人倫之變也。天王者，擅生殺之柄者也。諸侯殺

大夫，書之。天子殺大夫，不書。明天王之得殺大夫

也。諸侯殺其弟，書之。天王殺其弟，亦書。明雖天王

不得殺其弟也。佞夫無管蔡之亂，而天王殺之，是

以私意滅天性之親也。特書之，所以明人倫也。

王子瑕奔晉。

佞夫見殺，取懼及禍而奔晉，取自比于逆亂

之黨矣。而王不能存之，獨無罪乎？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諸侯之喪，士弔之。大夫葬，卿不供葬事也。况夫人

春秋義補註卷九 襄公

至

乎？叔弓葬伯姬，過厚也。書謚，賢之也。言伯姬之無

愧乎共也。

稱共，從夫謚也。伯姬秉禮而死，宋人不敢以

非禮之謚加之。經書內女之葬三。紀伯姬不書謚，

紀侯未沒也。紀叔姬不書謚，賤也。宋伯姬書謚，賢

之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

出奔，有罪也。許者，鄭仇也。奔許，將以亂鄭也。自許

有奉也。入，逆也。以兵造其國也。人臣得罪，不就刑

而奔，已非矣。况奔于仇讎之國，假其力以稱亂，是

賊也。

鄭人殺良霄

不書殺其大夫者討賊也。大夫如樂盈良霄而後可殺。稱兵作亂也。其事急矣。不能待命。為社稷之故而殺之。可也。

不稱國以殺何也。

曰。非以國法殺之也。子駟

子帶帥國人討而殺之。又不得稱子駟子帶殺。故曰鄭人討賊之辭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賊葬之也。不討賊而會葬。非禮之禮也。

春秋義補註卷九 襄公

五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列國書人略之也。會不書故。故已明也。此書故。故未明也。宋災之為事微矣。不討賊而謀災。非其當謀之故也。故書之。

朱子曰。程子所謂春秋大義數十。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著誅貶。

李安溪曰。臣弑其君而諸侯定之。自宋督始。子弑其父而諸侯定之。自蔡般始。故兩書所會之。故若殺之。會不言成宋亂。澶淵之會不言宋災。故。

則疑于欲討亂而未能。故別白之也。竊謂澶淵之

會不言成蔡亂。何哉。諸侯既廢討賊之義。而行會

葬之文。固不待澶淵之會而始定之也。左氏謂諸

侯之大夫合以謀歸宋財。既而無歸于宋。故書宋

災。故以尤之。夫賄贈之禮。特其微事。諸侯何至羣

聚而謀之乎。蔡般罪大惡極。而諸侯不討。故既書

會葬。又書澶淵之會。謀宋災而不討賊。以深著其

黨惡之罪。而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固可以垂

戒萬世矣。

三十有一年 己未 景王三年

春秋義補註卷九 襄公

五

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魯何以有楚宮。公自楚歸。慕而作之也。非制也。薨于是非禮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毀也。何以知其非弑。下無奔與孫者也。毀不滅性。至于卒過也。不葬。未成君也。

子野。襄公太子。非被弑。何以不書地。或曰。闕

文也。或曰。降成君也。考之傳。曰子野卒于季氏。夫

野無內難。何故不使守先君之喪。卒于喪次。而卒

于季氏乎。安有臣民既戴為國主而不志其卒之地者乎。想季氏以子野毀卒告于國人也。既無董狐之直筆書之。而使國人既不知其地。又不知其日。舊史記之。亦止曰子野卒云爾。聖人因之。亦可緣文以見義。俾後人疑而考焉。至于下無奔與孫者。此又不知當日時勢何如。但昭公之立政在季氏明矣。公之廢置由之。則子野之生殺亦必由之。誰為大臣而使先公之子以毀而卒也。得無臣子之隱痛。有所不忍言者乎。嗚呼。春秋之可疑者亦多矣。

春秋義補註卷九 襄公

卒

己亥仲孫羯卒

孟莊子之子也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非禮也。諸侯之喪士弔之。大夫葬。卿供葬事。已非矣。况親來乎。魯受之亦非也。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吾人弑其君密州。

弑書人眾也。眾弑之亦不足以為君矣。稱人以弑罪民而警君也。

春秋義補註卷九

男

友諒

校字

春秋義補註卷十

合河孫先生葉

後學武進楊方達增註

昭公

襄公庶子也。母曰齊歸。

襄公諸子有年長當立者。季氏利昭公之幼

弱而立之爾。

元年 庚申景王四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非禮也。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石惡。

春秋義補註卷十 昭公

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貜。號。居

為鄭所滅。故杜註云鄭地。

尋宋之盟也。宋之盟齊不與。今來懼楚也。春秋之

初。宋先諸侯尊王也。齊霸先齊。晉霸先晉。尊霸也。

今則齊宋皆屈而先楚。晉楚並霸矣。

晉之不足以主盟自宋始。宋之盟晉楚分霸

之幾也。號之會乃楚公子圍帥諸侯之大夫尋宋

之盟。爾于宋齊不與。今齊又從楚矣。晉霸之衰可

知。

三月取鄆。鄆。莒邑。東鄆也。



鄆不繫莒。微國也。取滅也。此季孫為之也。猶書取假公命也。將以惡公與豹于霸主。使出公執豹而已。專魯也。

**證** 鄆雖附庸。已為莒邑久矣。不書伐莒。見其無討賊之心。而有攘奪之實也。先儒謂乘亂而襲之。故隱諱其辭。非也。夫取鄆之事。季武子實為之。君弱臣專。貪殘妄取。又何必為季氏諱哉。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鍼不弟而秦伯不兄也。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宣公。宣公之孫也。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公穀作大原。大原即大鹵。

詩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荀吳有焉。猶書之。惡詐勝也。不尚信義。用詐較力。狄不心服矣。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莒人弑其君密州。展與立。去疾奔齊。今自齊入而逐展與也。不稱公子。爭國也。書入。以爭入也。突不繫鄭。亦不繫曹。不宜有國也。去疾繫莒。宜有國也。必展與之兄也。天倫之際。有讓無爭。不書奔而書入。奔無譏而入可責也。

莒展與出奔吳。

展與踰年矣。不書爵。不以為君也。曷為以國氏。明其已立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列國封疆受之天子。自取之而自疆之。僭也。鄆者

也。帥師疆之。威之也。不惟備莒。亦以制鄆也。以猛濟貪也。叔弓帥師。罪叔弓也。叔弓亦為季孫用也。

葬邾悼公。

始葬邾也。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昭之子也。書卒。非弑也。信經不信傳可也。

**證** 傳稱公子圍縊而殺之。而經書卒。何哉。襄七年鄭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瘡疾赴于諸侯。而

經書卒。知此亦以偽赴而不書弑也。當日楚國既無董狐南史之人。弑麇之跡必甚秘。以偽赴魯。故魯史亦承而書之。雖孔子直道而行。筆削難以傳聞。無據之言而易之也。凡若此類。傳亦非妄。此與孫氏之言可並存之。

楚公子比出奔晉。

麇卒而比奔。不容于嗣君也。圍非麇子而篡立。故

比不見容而出奔也。國立而後書虔改名也。

二年 辛酉景王五年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聘新君也。

夏。叔弓如晉。

報聘也。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罪專殺也。

**晉** 劉氏敞曰：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黑有罪。

其以累上言之，何惡鄭伯也？何惡乎鄭伯言不能

春秋義補註卷十 昭公

去有罪以放乎亂也。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喪畢而朝晉也。非禮也。至河未至晉也。無疾而復

辭之也。辭之者輕之也。季孫宿如晉，遂得至于晉

也。宿重于公也。三家六卿相與比周而惡其上，故

辱其君而禮其臣也。

**辭** 如左氏說：晉之辭公，未為失也。春秋罪公之

輕動以妄說人，而自取辱也。至于季孫宿之如晉，

或奉公遣往以將命，亦時勢之常。但晉人辭公而

納季孫，則知前以弔少姜辭，乃飾言爾，輕其君而

重其臣，晉之罪也。

三年 壬戌景王六年

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文公壽之子也。

夏。叔弓如滕，葬滕成公。

襄公之葬，滕子來會，故叔弓葬滕子也。然而過禮

矣。且與葬景王無辨矣。公子遂如周，遂如晉，是夷

周于晉也。叔弓葬景王，又葬滕成公，是夷周于滕

也。

秋。小邾子來朝。

春秋義補註卷十 昭公

**葬** 公即位之初，大國來聘，小國來朝，季孫從穆

叔之言而敬以逆之，可謂知禮矣。惜乎弗克有終，

而卒至于流播哀哉。

八月大雩。

**雩** 汪氏克寬曰：昭公之世，書雩者有七，亦可見災

變之數見矣。是年既遭旱暵，未幾而連月雨雹，昭

公昏懦，絕無過災而懼之意，終及于難，吁，可歎哉。

冬大雨雹。

雹，災也。冬雨之，無異矣。

北燕伯款出奔齊。

君奔失道也名之失國也

**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固不道矣然燕大夫相與比而殺其君之外嬖威脇其君而出之其罪不尤甚乎春秋蓋兼罪之矣

四年 癸亥 景王七年

春王正月大雨雹公穀作雪孫從之今從左胡

周正月建子月也雨雪宜也大則過矣秋旱冬雹春大雪雨暘寒燠失中也春秋立天人之極其過也書之其不及也書之

**去年冬大雨雹而正月復然陰陽之不和甚**

春秋義補註卷十 昭公

六

矣季氏專國人事乖戾干犯陰陽故災異如此申豐黨附季孫而曲為之說可為矯誣上天矣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申楚地

楚專霸也宋號之會晉楚兩霸今無晉而止有楚矣以莊王之賢會于辰陵止有陳鄭猶懼晉也今皆從之宋之盟故也向成啓之而趙武成之也魯衛曹邾不至者曹畏宋邾畏魯魯衛逼于齊而睦于晉也其餘蔑不至矣淮夷列會世變可知

**自晉楚既合諸侯兩事于晉楚之間而晉平**

怠于政事權歸六卿此晉之所以失諸侯而漸歸于楚也楚靈合十二國于申而晉不敢爭楚自是專合諸侯矣

楚人執徐子

罪專執也執徐將以伐吳也

**劉氏**敞曰稱人以執者非霸討也楚人僻吳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而執之非道也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昔晉通吳以病楚楚合諸侯而伐吳無晉也伐吳

春秋義補註卷十 昭公

七

猶伐晉也晉人不救懼楚也宋鄭小邾預會不預

伐猶從晉也

執齊慶封殺之

伐吳而執慶封封自魯奔吳也慶封在吳而猶書齊君臣之義無所逃也書執罪專執也書殺罪專殺也慶封固有罪矣然非楚之所得殺也

**楚殺慶封**非真為齊討也以其從吳故殺之以示威假討賊之義以號令于天下也楚靈身為弑逆而以亂治亂慶封不為靈王服也

遂滅賴

以伐吳之師滅之也。執君殺大夫。又滅國而莫敢校焉。楚橫而晉偷也。

九月取郕。

莒人滅郕。今取于莒也。不繫莒。不予莒之得有郕也。內書取滅之也。不封其君而私其國。是再滅郕也。罪魯也。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僑如之子也。

五年 甲子 景王八年

春王正月。舍中軍。

春秋義補註卷十 昭公

弱二家也。自作邱甲。魯有四軍。三家與公各有一焉。後作三軍。廢公室也。三分魯國。三家專之。公無軍焉。今舍中軍。弱二家也。四分魯國。季氏專其半。孟叔分其半也。而魯公可逞矣。

三軍魯之舊也。杜氏預曰。魯本無中軍。惟上下二軍。皆屬于公。季氏欲專其民人。故于襄十一年增立中軍。疏云。魯以軍多貴重。故自減為二軍。而經不書者。國家之自為損益。無關大體也。既增立中軍。而書作三軍者。舊軍盡廢而改作之。分中軍之衆。屬上下二軍。故不曰作中軍。而曰作三軍。

也。此書舍中軍者。今之所舍。即前之所立。作與舍。

寺廢公室也。昔也析二軍以為三。而三家各有其

一。今也析三軍以為四。而季氏獨有其二。公室無

一民矣。故微辭以著其罪也。舍中軍。非止卑公室

也。欲弱仲叔二家而強己也。是時孟則弼亡。玃始

立。叔則豹卒。舍未安其位。季氏因叔孫家禍而退

之。惟所欲為。後此二家亦為之屬役而不能抗矣。

季孫愈強。而公室愈卑。君特寄焉以為贅旒。嗚呼。

季宿之罪。可勝誅哉。

楚殺其大夫屈申。

春秋義補註卷十 昭公

罪專殺也。

劉氏敞曰。楚人讎吳而疑屈申。謂其貳于吳也。

而殺之。然非其罪。故不削其大夫也。

公如晉。

朝也不能取臣而乞哀大國。其何益之與有。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牟夷。莒大夫也。牟婁。取于杞者也。牟婁。牟夷之采。

也。防茲。非牟夷之采也。故書及別之也。以邑奔。罪

牟夷也。叛也。來奔。罪魯也。納叛也。

孫氏翰曰。公如晉未返。而受莒牟婁及防茲。季

氏之專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

久也晉止之也庶其來而公至自晉則納庶其者非公也牟夷來而公至自晉則納牟夷者非公也皆季氏也每公出非滅國則納叛私其所得以惡公于霸主利歸己而禍歸公也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蚡泉魯地

納人之畔而又敗其師益不義矣晉以牟夷之故幾執公焉又敗其師大夫專而不顧君也

秦伯卒

春秋義補註卷十

昭公

十

桓公榮之子也不書名史失之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楚始通越也徐越稱人非君將也晉通吳以病楚

楚亦通越以病吳然楚病而吳張吳病而越大始

因其力後遂至于不可制矣

**義補** 楚虔身為篡弑而恃強逞暴合諸侯以為修怨之師且欲通越以伐吳楚謀並失矣

六年己丑景王九年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孝公句之弟也

葬秦景公

始葬秦也

夏季孫宿如晉

拜莒田也公為莒愬止于晉者三時而受季之聘焉黨其臣而辱其君晉之罪也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出奔有罪也而宋實逐之宋無政刑也

**義補** 許氏翰曰經書宋公殺其世子痤宋華合比出奔衛皆著寺人譏譏敗國以為世戒

春秋義補註卷十

昭公

十

秋九月大雩

夏七月也

楚遠罷帥師伐吳

屢伐吳終不得志于吳也

冬叔弓如楚

叔弓宿黨也宿如晉弓如楚晉楚之交大夫尸之而君不與也內樹黨而外結援公出可知也

**義補** 趙氏鵬飛曰諸侯兩事晉楚宿既如晉則不得不使叔弓如楚此皆季孫專之也

齊侯伐北燕

歟奔齊故也。不書納歟。非納也。挾之以要利而已矣。

**○**家氏鉉翁曰。齊侯伐北燕。仗義而往。納貽而還。是以不能成霸也。齊景賢君。每欲有為。輒為近倖小人所阻。而國非其國矣。

七年 丙寅 景王十年

春王正月 暨齊平。

暨猶及也。平于齊。公不得已也。魯本事齊。既而事晉。交遂絕矣。及景公使慶封來聘。而魯未報也。昭公即位。知晉不可恃。而暨齊平。外懼霸主。內懼強

春秋義補註卷十 昭公

三

臣。而欲倚齊以自安也。

三月 公如楚。

朝之也不曾于申故也。

**○**是時列國之君。行止尚能自主。惟魯受制于強臣。季孫聞楚之召。而迫公如楚。則其懼往見執之情。益可見矣。

叔孫舍如齊 澁盟 舍左作姑

平故也。

夏四月 甲辰朔 日有食之。

秋八月 戊辰 衛侯惡卒。

衛之子也。

九月 公至自楚。

久且危之也。

冬十有一月 癸未 季孫宿卒。

季武子也。行父之子也。

十有二月 癸亥 葬衛襄公。

八年 丁卯 景王十一年。

春 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此公子招也。變文言弟者。為其殺世子也。是叔殺姪也。兄弟之子猶子也。不當父殺子也。故書弟深

春秋義補註卷十 昭公

三

罪招也。般弑父而蔡亡。招殺姪而陳亡。不孝不弟之禍烈矣。

**○**是時陳侯尚存。非有私屬。招亦何敢殺嫡。可知傳說非誣。陳招死。其兄以殺其子而亂其國。罪固大矣。哀公溺愛過寵。雖無殺偃師之心。而原其禍始。豈非哀實有以啓之哉。春秋固交罪之也。

夏四月 辛丑 陳侯溺卒。

世子殺而陳侯卒。以憂卒也。不自為政而假人以權。其禍將無所不至也。

叔弓如晉。

通意如也

楚人執陳行人于微師殺之

罪楚人也陳雖有罪不在行人

陳公子留山奔鄆

懼楚也招殺假師將立留使于微師告于楚楚人

殺之故懼而奔也稱公子未立也

秋蒐于紅

紅魯地

書蒐者五皆言大此不言大者闕文也蒐春事也

秋典之不時矣于紅非地也

昭定之蒐皆不言公者軍皆三家之師蒐皆

春秋義補註卷十昭公

古

三家之事公雖與而非公志也自是而屢蒐三家

所以耀武云爾備書之為魯憂也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過音戈

陳無君而國人擅殺之也不殺公子招而殺過舉

國皆亂人也雖微楚陳亡矣世子死陳侯卒嗣君

奔大夫殺國必自亡然後人亡之也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

孔奐葬陳哀公

招音節

滅陳罪楚也因亂而遂滅之是以亂易亂也放招

失刑也殺世子死其兄以亡其國殺之可也莫招

之黨也然比招則末滅矣而殺之濫也葬陳哀公

楚葬之也不言楚蒙上也滅國而葬其君謚之曰

哀假仁也比而書之憫陳而罪楚也

九年

戊辰年上十二年

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賀滅陳也可耻矣

陳三恪之後也既滅而猶書陳所以存陳也

楚滅人之國天下所當共嫉魯以望國倡諸侯而

往會故識之也

春秋義補註卷十昭公

古

許遷于夷

嘗遷于葉又遷于夷許畏鄭而愈近楚也可謂失

計矣抑鄭亦甚矣為湯武岐民者桀與紂也今為

楚毆詐非惟不仁亦不智也

夏四月陳災

陳亡矣不能告災叔弓歸而言之也陳亡而猶書

陳不予楚之得有陳也存陳尊王也

秋仲孫閱如齊

聘也乎也舍盟復聘而齊無人至焉雖公也

冬築郎囷

蔡圖于郕也。此季孫之謀也。凡奸臣之欲盜國者，由結于民外，樹其黨，盜其兵柄，而娛君子耳目，遊視使荒于政，以棄其民而已。乃可逞也。季孫有焉。公在其術中而不悟其亡也，宜哉。

十年己巳景王十三年

春王正月

夏齊樂施來奔

蔡盈之後在齊也。書奔有罪也。來奔，納叛也。魯方平蔡而納其叛者，季孫不欲公有齊援，故誘叛人而惡公于齊也。

春秋義補註卷十昭公

十一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纘帥師伐莒

三卿並將政在三家也。季孫取二，二家取一，故季孫主將，而二家從之也。叔弓本公臣，今為季氏私馬，故代叔孫將也。納莒叛，敗莒師，又伐莒，蓋將殘莒以自私而惡公于晉也。

三卿雖並書而叔孫孟孫實共為一軍也

戊子晉侯處卒

悼公周之子也。拱手而讓楚霸，君子是以知晉平之為平也。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非禮也

三月而葬，又以卿會葬，皆非禮也。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共公周之子也。不書冬，闕文也。

十有一年庚午景王十四年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非禮也

高氏閔曰：卿共同列之葬，非禮甚矣。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中。

楚子名志，改名也。本名圖，今名虔也。蔡侯般弑父

春秋義補註卷十昭公

十二

者也。苟正其罪而討之，可也。今不討罪，利其國也。而誘殺之，是詐而為不義也。書誘殺，惡楚子也。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殺其君而圍其國，志于必滅蔡也。棄疾從君于昏，亦有罪焉。叔弓曰：不信以幸，不可再也。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公生母也。妾榘夫人也。

大蒐于比蒲

比音比

蒐，大儻也。于比蒲，非地也。且夫人之喪在焉，而



不廢蒐乎

**禮記** 喪不廢蒐，國不忌君也。所以為此者，三家焉。

爾八年書蒐，此書大蒐，見三家並強，車徒日衆也。仲孫閱會邾子盟于汶祥。

邾受盟也，以大夫而盟諸侯，非禮也。

**禮記** 家氏鉉翁曰：喪不二事。既蒐復會，皆繫五月之下，所以貶也。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壯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慙。慙，魚靳反。

謀救蔡也。不書救蔡，未嘗救蔡也。楚滅陳，又圍蔡。

春秋義補註卷十 昭公

十

諸侯懼而不敢出大夫出而無能為矣。

**禮記** 家氏鉉翁曰：殷亡而死而虔猶頓兵于蔡，諸侯共起而擊逐之，義所得為也。而晉之行事者庸復無能蔡遂滅矣。厥慙之會欲以何為。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齊歸，歸姓。

以小君之禮葬之也。

**禮記** 程氏端學曰：齊私謚也。妾母而以夫人之禮喪葬，且別為之謚，非禮也。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書。滅蔡，罪楚也。有稱世子未立也。書執，不降也。用

之以為牲也。聞八月而始滅守，而不服，故怒而用之也。誘人之君而殺之，又滅其國，又用其子，桀紂之暴不如是之甚也。世子有可憫焉。易曰：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是般之殃之餘也。

十有二年。辛未，景王十四年。

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款于陽。左氏有款名陽，燕別也。

款奔齊十年矣。向者齊侯伐北燕而不克，納也。今納之志在復伯也。然使大夫納，非禮也不納于燕而納于陽，力不足也。北燕伯名有二君也。

**禮記** 三年北燕伯山奔齊，書之曰北燕伯，則是燕

春秋義補註卷十 昭公

九

之君也。非不宜納而納也。書納某于某地者，難辭也。言拒于強臣，逆予而不得反其國也。今倚大國之力，十年始克入其別邑而未得國，款之為君可知矣。他本無款字，然謂款不名為正，而不知其為闕文也。不如從左氏。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傳公見之子也。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禮記** 通制若也。

高氏閔曰：公始以卿共平公之葬，故宋元公嗣

位而即使來聘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朝晉而晉不受也為昔故也納叛收昔皆季孫為之也禮其臣而辱其君有故也晉大夫猶三家也故下比而惡其上也

**增**

家氏鉉翁曰公每至晉輒為所卻豈晉之諸臣隱為季氏地使公有辭而不能伸與

五月葬鄭簡公

**增**

杜氏預曰三月而葬速也

楚殺其大夫成熊

春秋義補註卷十 昭公

主

罪專殺也

**增**

家氏鉉翁曰虔以猜忌信讒殺無罪之大夫故以累上之辭書之

長七月

冬十月公子楚出奔齊

公族也出奔逐之也所以剪公之翼也

楚子伐徐

滅陳蔡而又伐徐不知止也

**增**

高氏曰徐吳之姻國也楚人疾吳故讎怒于徐既執其君又伐其國也

晉伐鮮虞

不稱將與師闕文也鮮虞白狄種也晉既失霸楚滅諸侯莫之恤也茲復有事于狄晉之無能為可知矣

十有三年 春秋正義卷十 昭公

春叔弓帥師圍費

內邑而圍之者叛也有以費叛者也家臣之名不登于冊書其圍其叛可知也諸侯叛天子大夫叛諸侯陪臣叛大夫蓋效之也隱桓莊閔僖之世政自諸侯出也文宣成襄之世政自大夫出也昭公

春秋義補註卷十 昭公

主

以後陪臣執國命矣

**增**

南蒯之叛此叛季氏非叛公也故不書叛若家也以叛書則大夫當執國命乎然書圍則叛可知若不書圍則叛者沒其實而何以討蒯乎但費

乃季氏之私邑而使正卿討之則叔弓為季氏之大夫而安為之屬矣王綱不正禍亂相尋于公室乎何有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楚也

虔立而比奔今歸而弑之也自晉有奉也歸內受

之也。內受之者不堪。度之虐也。比未嘗臣度而書  
殺君者。度雖不道。君楚久矣。君臣之義無所逃也。  
比雖在晉。楚之亡公子也。在外猶是人臣。不可返  
其國以稱亂也。

**舊說**

皆謂比無弑心。故書歸以明其非弑。非

也。楚共之子長康王。次度。次比。次黑肱。次棄疾。棄  
疾因度無道而謀代其位。以已次居幼。不足以服  
國人。故召比于晉。比從其請而歸。晉人皆知其有  
得國之心。苟比無得國之心。則效死勿立可矣。非  
棄疾則弑度之亂不生。非比欲弑則度自經之禍

春秋義補註卷十 昭公

主

不成。安得不歸獄于比哉。夫弑逆大惡。聖人不以  
妄加于人。度之死實在比立之後。故正名比之弑  
君。而棄疾反得末減焉。然觀其後殺比之意。在于  
代比。而非以討賊爲義也。則棄疾之罪自見矣。論  
者謂比之殺蠻。過也。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比立矣。不書弑其君。位未定也。比賊也。不書楚人  
殺。非討賊也。棄疾本謀弑而不欲首禍。故假手于  
比。已乃除此而自立。是猶盜殺盜而欲并其財也。  
據事直書而罪自見矣。

**舊說**

上書比弑其君度。下即書棄疾殺公子比。則  
棄疾之奸心著矣。比貪得位之利。不得不服首惡  
之罪。棄疾雖無弑君之名。而實假比以爲之。驅除  
此春秋書法。所以爲微而顯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邱。平邱衛地

譏不討楚也。楚度之暴虐甚矣。天厭其德。弑殺相  
仍。旬月之間。國三易主。晉于此時。大合諸侯討楚  
之弑君者。必有當也。曾不是國。雖會亦奚以爲。

**舊說** 汪氏克寬曰。晉不兢于楚久矣。以諸侯皆貳而

春秋義補註卷十 昭公

主

會于平邱。大合十三國之諸侯。臨之以劉獻公。而  
不能振霸業者。無其本而專事其末故也。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邱。公不與盟。

書同盟。劉子亦與也。公不與盟。晉辭之也。是不與  
公盟也。乃書公不與盟者。明是盟之原可不與也。  
不討弑君而徒盟于平邱。晉自此不復振矣。故晉  
合諸侯止于此。

**舊說**

晉受讒言而罪公。不使與盟。其何以宗諸侯  
哉。然晉雖欲辱公。而公得免與同盟。王臣之罪。故  
程子以爲公幸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邾莒訴之也。晉若請于天子以義廢之收私邑以爲公室則方伯之職修矣。今乃執之以取賂是不討罪而專執命卿也。故書之罪晉人也。

公至自會。

危之也。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蔡疾返之也。廬隱太子之子也。吳悼太子之子也。皆世子之嫡子當有國者也。國書滅矣。今書其爵若固有之者。不予楚之滅之也。滅之封之。自楚言。

春秋義補註卷十 昭公

書

也。若以天子之事言之。向固未嘗滅而今亦未嘗封也。故書爵言固有也。書名別先君也。不書自楚不予楚之封之也。滅而存之。封而削之。天子之事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

改葬也。

蔡般弑逆之賊人所不恤而志其葬者志魯之昧于大義也。或以爲國復乃葬或以爲改葬無可考姑兩存之。公如晉至河乃復。

朝而辭之也。公無耻也。晉無禮也。

**增** 汪氏克寬曰。公如晉蓋以請季孫也。既不得與盟而猶欲託朝禮以請其臣其失進退之義亦甚矣。宜其見辭于晉而不得入也。

吳滅州來。

**增** 王氏孫曰。州來本楚之附庸及茲楚亂吳遂出其不意而滅之不書帥師不書侵伐見其滅之之易也。

十有四年 癸酉景王十七年

春意如至自晉。

春秋義補註卷十 昭公

書

不氏蒙上也。大夫不至被執則至志釋也。意如何以釋賂故也。賂失刑晉其衰矣。

三月曹伯勝卒。

成公負芻之子也。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子邾公剛立

展與之弟也不葬季孫怨之也。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莒亂也。展與之黨殺之也不書大夫曹莒無大夫

也。非大夫而書者，公子之重猶大夫也。大夫王所命也，專殺之無君也。公子親之餘也，專殺之無親也。

**意恢**為郊公所善，蒲餘侯與公子鐸比而為亂，殺意恢，遂郊公而納庚與。意恢之死，非其罪也，故以國殺為文，罪累上也。

十有五年 甲戌 景王十八年

春 王正月 吳子夷昧卒。

餘祭之弟也。

二月 癸酉 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春秋義補註卷十 昭公

主

有事時祭也。武宮，成公所立也。籥入，叔弓卒，當祭而告也。去樂卒事，非禮也。卿之喪，當祭不以告，卒事而問則不繹。壬午，猶繹，不可以繹而繹也。去樂，卒事不可以去而去也。猶繹，薄卿或之喪也。去樂，輕祖考之祭也。聖人酌典禮以律世，過與不及皆書之，使後世考焉而折其中也。

**有**事武宮，乃春祠之祭。左氏以禘為四時之祭，遂誤以為禘爾。又如左氏說，叔弓有事而卒，則不待告而知之矣。若為之去樂卒事可也。左氏之言，未知實否，或傳聞不實，故經不書叔弓泣事。若

叔弓自歿于其家，如柳莊之比，則當待祭畢而後告，不當以卑而廢尊也。

夏 蔡朝吳出奔鄭。

蔡復亂也。蔡侯新歸，君臣輯睦，以國存，猶懼其未也。而又奔其大臣，是樂禍無厭也。不厭亂，其有不亡乎。

**朝**案

朝吳身居舊國，處危疑之地，而費無極傾之，故不得不奈讒人為亂，可不畏乎。論者徒咎朝吳之不智過矣。

六月 丁巳朔，日有食之。

春秋義補註卷十 昭公

主

秋 荀吳帥師伐鮮虞。

陳蔡之滅復，吳楚之盛衰，諸侯之向背，若弗聞也。而屢用師于鮮虞，甚矣晉之無遠圖也。

冬 公如甯。

屢辭而屢朝之也。不言復，得至乎晉也。

十有六年 乙亥 景王十九年

春 齊侯伐徐。

此晉霸既衰，齊景爭霸之始也。北伐，北燕南伐，徐蓋亦祖管仲之餘智也。晏子以其君顯，其以是與抑末矣。爭霸以義，不聞以兵，以兵服大，不聞侮小。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惡楚子也。誘人而殺。古無是也。而楚再行之。屢書之。深惡之也。

夏。公至自晉。

踰時而後至。晉止之也。三至于河而復。兩見晉侯。而止焉。其辱甚矣。皆季孫為之也。皆六卿比季孫而為之也。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平公彪之子也。

九月。大雩。

春秋義補註卷十 昭公

天

夏七月。故雩也。

季孫意如如晉。

公往則不受。季孫往則受也。公往則止之。季孫往則不止也。三害六卿比而辱其君。可誅也。

方氏苞曰。意如曾執于晉。乃親如晉而葬昭公。者以釋前嫌。而自結于新君也。蓋霸國之交不固。則無以抗其君。故不憚忍耻以求媚焉。

冬。十月。葬晉昭公。

意如葬昭公也。書其如于冬十月之上。意不在干葬昭公也。就六卿而謀魯也。故兩書之。若如自如。

而葬自葬焉。誅心也。

十有七年。丙子。景王二十年。

春。小邾子來朝。

再朝魯也。邾仲與曰。魯卑矣。猶有朝者。晉亦卑矣。猶有往者。不畏其君而畏其臣也。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食。正陽之月也。周之六月。當夏四月。

秋。鄭子來朝。

始朝魯也。孔子從之問官焉。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春秋義補註卷十 昭公

天

晉非為王室除患。乃因其貳楚而陰襲之不顧郊甸之震驚過矣。

冬。有星孛于大辰。

星孛也。有者不宜有者也。孛也。大辰。大火也。大火為大辰。伐為大辰。參也。北辰為大辰。何以知此。

為大火也。以宋衛陳鄭火知之也。大火至冬而伏。

冬。孛于大火者。周之冬夏之秋也。火孛西流也。

彗孛之流。氣殺之大者。其為咎微明矣。故不言事應而事應存焉。五年之後。王室分爭。豈其偶合者耶。

合者耶。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長岸楚地

志吳楚之盛衰也。以楚主戰。惡楚也。楚屢伐吳。今又與戰。戰以殘民。聖人之所惡也。不言勝敗。無勝敗也。楚終不得志于吳也。

**增** 趙氏鵬飛曰。王僚長岸之戰。蓋亦敵爾。其後楚日削而吳日張矣。

十有八年。丁丑景王二十一年

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武公滕之子也。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春秋義補註卷十昭公

主

四國同日災也。火入而宇。故火出而災。梓慎所言非妄也。

**增** 星字大辰。火災應之。四國同日而災。異之甚者。故書以示警。天道遠。人道邇。以德消變。則庶乎其可也。

六月邾人入郕。

罪邾人也。

**增** 邾宋姻也。邾何嫌于邾。邾無故而入邾。是名

宋兵之來伐也。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白羽許地

三遷矣。強大之暴而弱小之窮也。

十有九年。戊寅景王二十二年

春。宋公伐邾。

討其入郕也。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則有之矣。此類是也。

**增** 天下無霸。而宋元一正入郕之亂。討之以懲暴橫。不弟為邾報怨也。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志人倫之變也。書世子。兼弑父也。蓋與商臣同惡。

春秋義補註卷一昭公

主

矣。傳曰。不嘗藥也。夫不嘗藥。小失也。遂以弑父之罪加之乎。止之不嘗。知其藥之不可嘗也。是毒其父也。

**增** 陳氏傳良曰。哀姜慶父弑閔公。書曰。公薨。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則罪人斯得矣。許悼公飲世子止之藥而卒。世子止奔莒。止誠不嘗藥。爾春秋將為後人戒曰。世子止弑其君。不言奔可也。

**增** 程氏端學曰。據左氏飲止藥而卒。則是毒殺之。爾。非弑君而何哉。

可也。

巳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景公求霸也。晉鄭吳楚之事不敢過而問焉。徒有事于徐莒。無遠慮而求近功也。晏子之以其君顯者末矣。高發帥師高國復用也。棄崔慶而用高國。景公為尤愈也。

冬葬許悼公

賊未討而葬。賊葬之也。釁自內作。其國未亂。故以禮葬其先君而魯會之也。不討賊而會葬。非禮之禮也。傳曰。赦止也。夫弑父弑君而罪可赦乎。雖以

春秋義補註卷十昭公

十一

禮葬之而不能掩其罪也

二十年 巳卯 景王二十三年

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

凡出奔而書自者。據邑以叛者也。臣之有邑。君賜之也。據君所賜以抗君。不勝而後奔焉。罪之尤也。宋華亥宋辰曹公孫會是也。

經義

孫氏之說。本于公羊。然經不書叛。鄭子臧之食邑也。會繼其父。得專制其邑。得罪待放。君無赦命。故自其食邑而出奔。非華亥宋辰比也。華亥先

書入南里以叛。宋辰先書入蕭以叛。此書自鄆出奔而不書叛。則非叛可知。不如從穀梁之說為勝。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書盜不知主名也。書兄非卿也。非卿而書重之也。諸侯之兄。貴且親矣。而盜得殺之。不能親親。且無政刑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三卿同出。結黨以叛也。

季氏本曰。陳宋讎也。三大夫往奔。依陳為亂。而宋其危矣。

春秋義補註卷十昭公

十一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世子有之子也

二十有一年 庚辰 景王二十四年

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平邱之後。晉不懷魯。頃公新立。使來聘。釋怨也。

經義

晉至頃公。霸業日衰。即位五年。始行出聘。六卿相忌。何暇外交。自是聘不復志矣。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自陳有奉也。當叛也。以兵入國大逆也。戚不係衛



朝歌不係晉。南里言宋者。彼皆入于私邑。此則入于國都也。其罪愈大矣。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昭公**之世。凡七見日食。自即位至是年。已四書日食矣。而公不加省。息于修政。卒至出逐。應陽微之象。是天戒可不謹哉。

八月乙亥。叔輒卒。

叔弓之子也。志世卿。附季氏也。

冬。蔡侯朱出奔楚。

廬之子也。甫立而奔。不能君也。朝吳奔。朱又奔。不

春秋義補註卷十 昭公

孟

靖亂也。楚殺般而用有。不共戴天之仇也。今將比仇而謀覆其國乎。而因之也。可謂失所親矣。

公如晉至河乃復。

朝之也。報晉聘也。又不見納。季孫譖之也。權臣敢

于譖君。大國樂于黨奸。魯公不能自強。三譖之也。

二十有二年 辛巳 景王二十五年

春。齊侯伐莒。

再伐莒。見小而欲速也。景公之志可知矣。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再書南里。義在于南里也。南里在都城之內。今入

云則入。出云則出。叛臣無忌憚也。入不能拒。出不能止。宋國無政刑也。入陳奉之。出楚受之。三國皆獎亂也。

大蒐于昌間 昌間魯地

大蒐。非禮也。昌間。非地也。公無兵焉。此三家為之也。

**此蓋傷魯公室之日衰也。三家時時閱軍實而講戰陳。公之所與者。雖虛寄之名。閱十年始見。**

公室之弱何如哉。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春秋義補註卷十 昭公

孟

王崩而王室亂。其端始于殺弟也。已殺其弟。其子效之。亦兄弟相殺也。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卿葬王。非禮也。三月而葬。速也。亂故也。

王室亂。

天下之亂。未有不始于家者也。並后匹嫡之端起。

而父子兄弟之怨生。釁自內作。黨自外分。民鬬于

國。敵侮于郊。而其國亡矣。書王室亂。憂之也。亦責

之也。

**亂自內作者也。言王室則其父子兄弟自亂**

之爾非有能亂王室者也五年之間國無定主天下無人紀矣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書內之地

劉子單子王朝之卿也書以權在劉單也書王猛未踰年也不可以稱天王又不可以稱子其故王而名之以明未成君也名而王之以明當為君也王猛當立矣曷為居于皇有與爭立者也王子朝也猛者太子之母弟也立子以貴不以長太子死母弟立皆后之子也后無子而後庶立朝者長庶也有寵于景王曰無嫡立長而不知猛亦嫡也朝

春秋義補註卷十 昭公

王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臣以君變也施之王猛而不嫌者其禮正也猛既王矣自當居王城不得居王城因以兵入王城變之正也不能自入王城有人焉以之入于王城是亦變之正也故劉子單子無譏焉

冬十月王子猛卒

書王明則君也書子未踰年也書名別二君也書卒未成君也猛卒敬王立不言劉子單子立之者當立者也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壬午敬王元年

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聘也君朝卿聘可謂勤矣其何以不免則季孫為之崇也

癸丑叔鞅卒

春秋義補註卷十 昭公

王

叔弓之子也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專執罪也執行人尤罪也

晉人圍郊郊周邑

罪晉人也王室亂天王未定不思奔問官守而用兵于郊晉之急于勤王可見矣

鄭子朝所據之地書圍郊則晉之不黨于朝可知然敬王即位踰年而後圍郊則討賊非晉志也無益于王而固勤王之名晉無能為矣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議東國也。是朝而止之也。非前此出奔者也。楚與蔡為仇國。苟知自強。楚之廷宜無東國之跡焉。而卒于楚。君子病之。

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

庚與者。展與之弟也。去疾歸。展與奔。去疾卒。庚與殺意恢而立焉。今而出奔。意恢之黨逐之也。兄弟之間。弑殺相似。奔亡接踵。備書之。傷人倫之變也。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徵舒。雞父楚地。

吳楚交爭久矣。今則吳大勝而楚大敗也。頓胡沈

春秋義補註卷十 昭公

季

先原君將也。蔡陳許次之。大夫將也。不以國序而以君臣為序也。俱稱師。皆用大衆也。連七國之大衆。而兵敗將死。楚之不競。未有甚于斯也。君生曰。獲秦獲晉侯是也。死曰滅。胡子沈子是也。大夫生死皆曰獲。鄭獲華元生也。吳獲夏徵舒死也。

是役也。楚為戎首。頓胡沈蔡陳許皆楚與國也。吳伐州來。楚人帥六國之師以救之。六國先敗。楚師遂奔。于是見吳之強而楚益弱矣。

天王居于狄泉。

狄泉亦魯地。

敬王也是繼猛者也。稱天王。踰年也。不書立。當立

也。王猛入于王城。此復居于狄泉有逐之者也。尹氏立王子朝也。王出書天王。正名定分也。

尹氏立王子朝。

立者不當立者也。此王室所以亂也。王猛出奔。敬王又奔于朝害之也。子朝所以能為害者。景王寵之也。尹氏助之也。子朝之亂。由于偏愛。尹氏之亂。由于世卿。故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

猛稱王。句稱天王。朝稱王子。別子朝為僭王也。已僭位號。猶書王子。言莫之君也。書尹氏立王子朝。明非周人所欲立也。尹氏不名。魯史之闕也。

春秋義補註卷十 昭公

季

八月乙未地震。

王室亂後。日食地震相繼而書。以此見天人感應。甚可畏也。詩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憊莫懲。此之謂也。

經書乙未地震。魯地。傳稱南宮極震。周地亦震也。王城震而有子朝之奔。魯地震而有陽州之孫天之示人顯矣。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如晉。請叔孫舍也。至河。未至晉也。乃復終不至晉。

也。有疾乃復明非晉辭之。公懼而止焉。故託疾以歸也。前辭之者辱之也。無意于止之也。此不辭者誘之也。有意于執之也。蓋意如之謂公也。愈深晉之黨意如也。愈固公之懼晉也。愈甚而怨意如也。愈不可解。有孫而已矣。

**昭公**如晉至河乃復者五。唯此書有疾餘皆譏公。見公不能以禮自重。大取耻辱也。

二十有四年 癸未 敬王二年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孟僖子也。嘗使其二子從仲尼學焉者也。貜卒。公

春秋義補註卷十 昭公

愈失所恃矣。

叔孫舍至自晉。

釋之也。執之不以其罪而釋之亦無謂也。

**大夫**執而致則名。此書其氏義無所取。或以

為賢之故。如晉見執至自晉。一一皆書。不去其氏也。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

文公益姑之弟也。

冬吳滅巢。

巢楚與國也。

**州**來及巢皆楚屬國而近吳。夷昧滅州來。僚滅巢。此入郢之漸也。楚衰而吳強矣。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 甲申 敬王三年

春叔孫舍如宋。

謀公故也。內迫于季氏而外侮于晉不得已而與宋謀之也。

**左氏**稱舍如宋為意如逆婦而經不書其事。

春秋義補註卷十 昭公

聖

必舊史無其文也。意如雖以國君自處而舍為賢大夫豈肯甘為之役哉。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

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黃父晉地

晉不合諸侯久矣。會于黃父謀王室也不書無勤

王之實也。王室之亂已二年矣。諸侯不出而委于

大夫大夫會而無所設施也。聽王室之自亂而已

矣。春秋傷之。

有鸛鵒來巢。

有者不宜有者也。巢者不宜巢者也。鸛鵒不踰濟

魯所無也。鵲常穴處巢其變也。天有時地有氣。人有倫物有宜。政有經。天反時為災。地反氣為孽。人反倫為妖。物反宜為怪。政反經為亂。春秋者書其反以歸于正者也。

**雨雹**

地震四見于經。旱乾為虐。相繼而起。與

夫鵲來巢。一一必詳。俱若為昭公乾侯示之咎。微而昭公曾無自振之思也。夫子蓋傷之。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初雩旱也。再雩有所禱也。大雩。借也。頻雩。漬也。又雩不言大。蒙上也。胡康侯曰。昭公至是。猶不知畏。

春秋義補註卷十 昭公

聖

罔克自省而求于禱祀之末。將能勝乎。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陽州。魯境上邑。

內奔曰。孫公之孫。意如為之也。不書意如者。不待書也。季孫專國而蔑其君。非一事矣。書公孫。正其本也。魯公失民久矣。政在季氏。不漸收其政柄。不漸結夫民心。乃以一朝之忽。而欲僥倖以逐季氏。宜其出也。陽州。齊地也。次于陽州。待齊納也。

**附**

黃氏仲炎曰。程子論易至屯之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以為魯昭公之于季孫。惟惜于漸正之義。而驟伐之。故及于禍。是殆不然。春秋書公孫

于齊。以見魯侯今日之失國。由于前日之失政。其禍由漸致。而不在驟伐也。政逮于大夫四世矣。至昭公。寄命意如之手。事勢已無可如何。所謂驟決之。則速斃。不決之。則終亦斃者也。雖欲小正之。豈可得哉。

齊侯唁公于野井。野井。齊地。

不納之而唁之。其不急公不知也。季孫逐其君。其惡大矣。昭公來孫。其情迫矣。齊強且近。以兵納之。猶反手也。而徒唁之。齊侯之過也。

**附**任氏公輔曰。公孫于齊。求齊之援也。次于陽州。

春秋義補註卷十 昭公

聖

俟齊之命也。齊侯唁公于野井。以唁為名。拒公之適已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昭子也。豹之子也。是嘗為公如宋者也。卒則公無援矣。豈傷之也。

**附**

昭公之禍。成于叔孫氏之司馬穀戾在昭子。必不與聞。所以內憤而祈死。然則昭子之死。為公死也。誠者謂昭子既歸。胡不正駸戾之罪而誅之。以剪季氏之羽翼。而徐為之圖。其不及寧愈遠矣。不知當日時勢。魯國之民皆聽順于季氏。以齊之

大國尚不能討意如昭子又何能為哉此春秋所以哀其死而書之見其愛君憂國之至也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曲棘宋地

平公成之子也佐將為公如晉而卒于道也天道不僭福善禍淫舍與佐卒天福意如也僭矣非理之常數之變也君子守常不惑于變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宋元**為公故如晉將討逐君之賊其賢于當時諸侯遠矣故特書其卒于行以異之與諸侯卒不于路寢者不同

春秋義補註卷十 昭公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取之季氏以處公也其害責可知矣非勇于義者也

二十有六年乙酉敬王四年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速也

**昭公**既出而邦交之事未嘗不書魯之政盡

在季氏也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凡書至告于廟也在外雖不告而亦書之者居失

其常其往返不可以不志也書于鄆不得入國也書居在境內也

夏公圍成

成魯邑也公自圍之不服公也君不君臣不臣而民不知順逆也

**此齊侯謀納公也**不言公及齊師圍成而獨書公圍見齊無戰志也圍成不服而終居于鄆則齊景之救患不力而昭公之主齊失所因矣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

謀納公也晉為盟主宋衛陳鄭皆大國也而不與

春秋義補註卷十 昭公

則與公者寡矣齊不竭力以圖公乃假公以為會

則謀之者怠矣

**此晉霸既衰**諸侯不待霸主而自盟會也齊景此舉僅集諸小國卒不能納公故書以譏之

公至自會居于鄆

會無益焉終居于鄆也至與居皆詳書之志變也

且憫之也

**君在外而書至者**所以存君也汪氏克寬引曾子問之言曰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則昭公之返鄆告于祖禰亦或有然非徒志變而

已。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楚平王也。共王審之子也。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成周非王都也。書入內弗受也。天王而自入其邑志變也。然較之狄泉勢漸振矣。

**補注**

天王之入成周亦劉單之力也。昔未踰年可

曰以王猛。今既踰年不可曰以天王也。故以天王自入為文。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春秋義補註卷十 昭公

四

子朝之亂三人為之也。王室之亂五年始定。嫡庶不明故也。可以為戒矣。

**補注** 家氏鉉翁曰書法一以字在劉單為褒。在尹召為誅其所輔者正不正而已。

二十有七年丙戌敬王五年

春公如齊。

求納也。

公至自齊居于鄆。

齊不納也。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稱國以弑當國之大臣弑之也。

**補注** 據左氏弑吳君僚者公子光也。經不書光而

書吳非怨光也。使人考其跡而知之也。胡傳歸罪

大臣未為不是。但使光自脫于是獄之外。謂光本

當立。故不以光首惡。豈春秋之旨哉。

弑殺其大夫卻宛。

罪專殺也。

**補注**

卻宛之死傳者以為令尹子常殺之也。聽費

無極之譖也。何為而稱國以殺。蓋楚君無道以今

其臣致其擅殺大夫而無忌。故以累上之辭書之

春秋義補註卷十 昭公

四

也。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

扈。謀戍周且納公也。俱不果。故譏之。

**補注**

宋衛皆奉恭于納公。而公卒不獲反國。則以

士鞅納季氏之貨也。晉人之無義可見矣。

冬十月曹伯午卒。

平公須之子也。

邾快來奔。

公在會而庶其界。我來奔宿納之也。公在鄆而快

來奔意如納之也。所謂世濟其惡者與。

**○**家氏鉉翁曰：快邪之微者，不足錄也。而春秋錄之者，誅季氏也。不君其君，又誘人之臣使之叛其君，而已為之誦述主其罪，可勝誅乎？

公如齊。

再求納也。

公至自齊，居于郕。

終不納也。

二十有八年 丁亥 敬王六年

春 王三月 葬曹悼公。

春秋義補註卷十 昭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乾侯，晉境內邑。

不得于齊而求晉也。次于乾侯，不得入于晉也。六卿猶三家也。其不急公宜矣。盟主而皆黨叛焉，傷之也。

**○**乾侯之次，趙氏以為責晉，郝氏以為責季氏。而探其本，則昭公之昏庸不斷，忠言弗入，卒至薨于乾侯而不返也。悲夫！

夏 四月 丙戌 鄭伯寧卒。

簡公嘉之子也。

六月 葬鄭定公。

秋 七月 癸巳 滕子寧卒。

成公原之子也。

冬 葬滕悼公。

**○**高氏閔曰：公不在國，凡喪葬之禮皆季氏專之也。

**○**程氏端學曰：滕小國，魯未嘗會其葬。至此會葬者，季氏之求悅于鄰國以結外援也。

二十有九年 戊子 敬王七年

春 公至自乾侯，居于郕。

至自乾侯，終不得入于晉也。

春秋義補註卷十 昭公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來唁終不納矣，惡齊侯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

再求晉而又不入也。

**○**高氏閔曰：齊侯比公于大夫，故復如晉。與晉見恤也。而晉復不受，故次于乾侯。諸侯出奔，狼狽未有如公之甚者。

夏 四月 庚子 叔詣卒。

叔輒之子也。

秋 七月



冬十月鄭潰

公無所居矣罪公之不得民也罪民之不恤君也

昭公無德可懷而季氏之威可畏况齊既不

納晉又見拒民之視公以為不足繫屬也故鄭潰

使昭公德澤足以結民則雖季氏誘之使潰何至

竟逃其上哉故書以為後世戒

三十年己丑敬王八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魯四境之內無公也特書之存公也憫其君以誅

其臣也

春秋義補註卷十 昭公

此不時存公也亦以罪季氏也并罪魯之無

人與諸侯之不能納公也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昭公夷之子也

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吳益強也

楚勢既衰吳欲伐楚故先滅徐以通適楚之

道也

三十有一年庚寅敬王九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存公也亦以罪晉也見公之終不得入于晉也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不納公而會意如晉之君臣可知矣六卿猶意如

也晉君亦昭公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會意如不討意如也唁公不納公矣君臣之分泯

矣是非之心亡矣

秋葬薛獻公

春秋義補註卷十 昭公

高氏閔曰季氏使人會其葬也

冬黑肱以濫來奔

罪納叛也不稱邾闚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罪晉也公在乾侯三年矣晉不納也何以爲盟主

取闚

魯地而公取之也公自取邑志變也

不書公取蒙上也闚是魯公葬地先君墳墓

所在魯人以闕與公取之以奉祭祀公在外而取邑于季氏雖復得之如取諸外也故以取書亦見季氏據國君無尺土矣公可憫而季可誅也

夏吳伐越始用師于越也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王在成周而諸侯城之也書之善之也猶知輔王室也列國無不至者王事故也于此見天理之未

春秋義補註卷十 昭公

幸

亡而人心未厭周也然不納王于王城而城成周見天子不安其居而亂未盡息也吳草廬曰王城自平王東遷以來天子世居之故其城完固子朝據王城敬王居狄泉晉師納王然後王入成周而子朝棄王城奔楚王畏子朝餘黨故不居王城而居成周乃周公遷殷頑民之地其城圯惡故諸侯城之

昭公淹恤在外八年之久斃于乾侯良可哀已諸儒多責昭公而不責意如此可以儆乎人君而非可為後世之人臣告也意如專政于朝逐君

于外飾辭以欺晉人千載下猶有因其言而恕其惡者豈可謂意如之罪易見而專責其君哉春秋于昭公在外之往來居處詳悉備書正所以深著季孫之無君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十有二月己未公斃于乾侯終客死于外也昭公之不振也季孫之積惡也諸侯皆失職而大夫皆黨叛也

春秋義補註卷十

春秋義補註卷十 昭公

男

友陳

校字

幸

春秋義補註卷十一

合河孫先生葉

後學武進楊方達增註

定公

襄公庶子昭公弟也意如立之

元年 壬辰敬王十一年

恭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元年書正月謹始也此不書未有公也未有公而

稱元年追書也是年有公故入年即稱元年正月

無公故不書正月也昭公有子魯曷為無公意如

廢之也仲幾宋大夫也擅執人于天子之側前此

未之有也

春秋義補註卷十一 定公

謹案

隱莊皆書正月即位皆在正月也今則即位

在六月故不書正月見魯國無主正朔未有所承

也晉大夫執人于天子之所既不請命又不歸王

其無王甚矣雖以王事討不義不與其專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喪久不至意如不受也嗣君既定乃迎喪焉暴露

七月而後返也書之所以哀昭公誅季氏而傷魯

之無人也

戊辰公即位

即位不日在朔也此日之不在朔也柩前即位不

書此書之非常也踰年而後即位于柩前也戊辰

距癸亥五日用新喪之禮也書之罪意如也并罪

定公也為賊所立而不討賊是亦一賊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喪七月而至遲也至一月而葬速也制在意如也

九月大雩

僭也且不忘喪也

立煬宮 煬去聲

立者不宜立者也煬宮者煬公也考公弟也祧久

春秋義補註卷十一 定公

矣奚為立

魯之以弟繼兄而立者始于此季氏蓋欲借

立廟以示為魯國之定制爾非徒因私禱而立煬

宮也

冬十月隕霜殺菽

詩曰九月肅霜周之十月夏八月也霜未可隕而

隕異也殺菽為災也趙本訥曰十二月隕霜不殺

菽宜殺而不殺也十月隕霜殺菽不宜殺而殺也

皆天之垂戒也其口重也

二年 癸巳敬王十二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雉門宮南門也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

子應門也觀闕也子家子曰設兩觀乘大輅皆天

子之禮也及兩觀火自雉門始也宮室踰制者恒

災天道不僭也

秋楚人伐吳

吳取徐故也楚伐吳止于此力竭矣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作者不宜作者也何以不宜作當災者也天革其

春秋義補註卷士定公

三

僭而又新作之變而不戒也周之十月夏八月也

新作之不時也程時叔曰太室屋壞御廩災必皆

作之而不書者當作也此書之不當作也觀此可

以知春秋之書法矣

三年甲午改王十三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朝正于晉也至河乃復不待至于晉也晉辭之也

意如不使公得交于晉也猶是困昭公之故智也

晉黨意如而辭昭公又辭定公者六卿與三家比

也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悼公華之子也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拔魯地

邾受盟畏魯也以大夫而盟人之君非禮也邾稱

子非爵也喪未踰年之稱也君子不奪人之喪亦

不自奪其喪也魯與邾皆罪也

四年乙未改王十四年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春秋義補註卷士定公

四

哀公溺之孫世子偃師之子也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

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

國夏于名陵侵楚

劉文公合諸侯也王室之亂子朝奔楚劉子合諸

侯以討之王師一出列國響應陳蔡鄭許頓胡之

素役于楚而靡不至焉蓋二百四十年間王室之

舉未有善于此也諸侯之從未有多于此也而不

過侵楚已焉則晉侯之罪也

陳氏傳良曰晉之合諸侯至平邱而止是後

劉子為之也。孫氏蓋主其說。然李氏廉已敗之。先儒皆以為晉挾王官以令諸侯。爾楚為不道。蔡人病楚之過。陵使告于晉。晉上請于天子。天子使大夫臨之。大合十八國之眾。諸侯皆懼楚之無厭也。而翕然響應。可謂威矣。乃二三執政深慮其君奉王靈以服楚。諸侯宗之。由是而威柄復收于己。有不利也。故乞賂以離蔡。假旄以辱鄭。攜諸侯以聚其君之功。而固其私。遂潛掠楚境而還。自是諸侯散矣。晉不復霸矣。文公卒矣。國不復興矣。當是時。楚有可亡之勢。晉失此機會。使吳得乘其後而收

春秋義補註卷十一 定公

五

其功。豈非晉君不能持柄之過哉。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姓音姓

沈不會于召陵故也。陸伯仲曰。書滅沈。罪公孫姓也。書以歸罪沈子嘉也。書殺之。罪蔡侯也。

**家氏鉉翁曰。**春秋書滅沈于會召陵之後。盟臯。臯之前責蔡也。亦責晉也。晉大合諸侯。侵楚無功。乃以沈子不會命蔡伐沈。而蔡乘其不備襲而滅之。是亦晉侯之罪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臯。鄭地。

晉盟之也。不伐楚而盟諸侯。則何益矣。諸侯不序。即召陵之諸侯也。言諸侯劉子不與也。不言及齊。大夫者。非齊主盟略之也。會而盟者。不言公及。此書之。喜公之得與也。王方楚曰。召陵伐楚。屈完來盟。召陵侵楚。諸侯自盟而已。書之。陋之也。

把伯成卒于會。

平公郁釐之子也。

**補義** 侵楚無成。既盟將散。在會卒也。此紀實事。爾非有他義也。

六月葬陳惠公。

春秋義補註卷十一 定公

下

陳子未葬而出會。非禮也。

許遷于容城。

四遷矣。愈遷而愈近楚。非計也。

秋七月。公至自會。

不以伐致者。無功也。

劉卷卒。卷音卷

劉卷者。劉子也。卒之賢之也。是周社稷之臣也。子朝之亂。卷實定之。號召天下以伐楚。事雖不成。志可嘉矣。卒。劉卷傷周之不復興也。

**補義** 汪氏克寬曰。單旗不書卒。而尹氏專權亦書卒。

故知其從赴告爾。天子告臣，不言劉子，故書不具爵。

**汪說**亦有理，故與先儒之說並錄之。

葬北悼公。

楚人圍蔡。

蔡滅沈故也。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趙氏鵬飛**曰：晉伐楚，諸侯之利；六卿之害也。故隨其成效，晉伐鮮虞，晉之害而六卿之利也。故荀氏士氏趙氏交伐而不止也。

氏士氏趙氏交伐而不止也。

春秋義補注卷十一 定公

七

**楚圍蔡**，晉不為倡義救蔡之舉，而帥衛為鮮虞之伐，晉之謀國者亦不知所輕重矣。

葬劉文公。

賢之也。內女不葬，葬宋共姬，王臣不葬，葬劉文公。

皆賢之也，言不愧其謚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

柏舉，楚地。

能左右之曰以書。蔡侯以吳子善蔡侯也。蔡之父

子兄弟駢首而死于楚，是不共戴天之仇也。今又

圍之，而請師于吳，義之所得為也。吳能救之，所以

兼善吳子也。較昔為愈矣。不書救蔡，非救蔡也。吳

楚交爭已久，彼各為其私忿，非有救災恤患之心

也。吳稱子君將也。楚稱人，大夫將也。楚師敗績，天

道好還也。然吳敗之，則聖人懼矣。是亦一楚也。

**蔡侯喪敗**之小國爾，而能以吳子與楚戰者，

吳之怨楚已久，喜得蔡與之共事，而蔡係不共戴

天之仇，喜借吳之勢力以洩其憾，故一舉而頓雪

前憤也。晉人不能申救蔡之義，而蔡侯卒以吳師

敗楚，無惑乎諸侯之薄晉矣。

囊瓦出奔鄭。

春秋義補注卷十一 定公

八

楚之弱，囊瓦為之也。敗不能死而出奔，春秋惡之。

**家氏鉉翁**曰：自楚昭繼世，舉國事付之囊瓦，賸

貨無厭，殺人不忌，以至內外離叛，國破君逃，瓦不

能死又不能隨行，鼠竄偷生，罪不可勝誅矣。

庚辰，吳入楚。左氏傳：師以也。

志吳楚之戚衰也。楚自是不兢，而晉亦不能與楚

爭矣。聖人傷焉。

五年，丙申，敗王十五年。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歸粟善也。書之誅意也。石守道曰：蔡被楚圍不能救也，今以吳敗楚矣，乃歸之粟，畏吳而已，無救災之實也。

**杜氏預注**以為魯歸之粟是也。如謂諸侯亦在其內，則經胡不書暨某人某人歸粟于蔡，或別書諸國歸粟于蔡乎？則知夫魯歸蔡粟不及諸侯，蓋顯然矣。

於越入吳。

**鄭**曰：於越，從其舊號也。或別其名，或從其俗，史異辭，無義例也。吳方入楚，而於越入吳，報前此伐

越之師也。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季平子也。逐昭公者也。昭公客死，而意如卒于其位。王政不行，諸侯失職，魯國無人，而定公崇賊也。故春秋不徒志卒也。

**杜氏**謂曰：卒意如所以疾定公也，則知罪有攸歸矣。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舍之子也。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數有事于鮮虞，厭晉也。

六年 丁酉 敬王十六年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因楚敗也，屢遷而卒滅之，惡鄭也。屢遷而卒被滅，失其所固也，以歸不死于其位也。

**趙氏鵬飛**曰：鄭虐于許久矣，許依楚而抗鄭，凡四遷而附之。今吳入郢，楚幾為墟，許復何恃哉？此其所以卒為鄭滅也。許不能治內以自強，而倚勢以為重，一舉而滅，抑自取爾。

二月，公侵鄭。

春秋義補註卷士 定公

十

晉令也。書侵鄭，罪公也。魯自宣公以後，公不親將，公無兵也。幸而意如死，不敢卒，陪臣漸叛。三家勢弱，公始將兵焉。李氏庶曰：侵鄭侵齊皆書，公非公室能張也。三桓微矣，陪臣假公以出師也。

**名陵**之盟未久，而鄭遂滅許，鄭自有可伐之義。乃魯兵掌于諸卿，陽虎欲竊兵權，故以公將，而僅為潛師以掠境，非有義討之實也。

公至自侵鄭。

遽至者，不欲侵鄭也。外迫于霸主，內迫于陪臣也。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獻鄭俘也。斯往焉，新為政而結于晉也。何忌往相之也。二卿並使，非禮也。昭公如晉至河而復，意如往則入之。定公如晉至河而復，斯往則入之。權臣結援以脅君，大國黨叛而惡上也。

**傳** 斯何忌之並使，乃陽虎專權之所為也。夫以二子之專國擅權，而陽虎能制之，進云則進，止云則止，而無所忌，此其亂之所由起也。罪三家，罪定公，皆不切于事情也。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書執行人，罪晉人也。晉執仲幾于京師，宋不敢怨。

春秋義補注卷十一 定公

十一

復使行人，善事晉也。其何以不免乎？晉自名陵之後，諸侯皆貳好以懷之，猶懼不來，而又執行人，不復霸矣。

**傳** 嚴氏啓隆言行人非以使事執也。此范氏趙氏之私爾，自是列卿相競，亂不可止，無怪諸侯之不歸晉也。

冬，城中城。

屢城中城，畏三家也。四境之內皆敵國矣。汪德輔曰：陽虎欲去三家，故城中城，將挾公以自固爾。李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郕。

鄭自昭公時潰而歸季氏。今季氏圍之者，叛也。後齊人來歸鄭夫人，叛而入齊也。私邑叛，陪臣強也。忌不言何闕文也。

七年 庚辰 魯哀公十四年

春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信伯盟于鹹。鹹，衛地。

信伯，魯公子也。晉楚皆衰矣，故鄭從齊也。齊侯者，景公也。有志于復霸也。陳君舉曰：齊盟鄭于石門，志諸侯之合也。齊盟鄭于鹹，志諸侯之散也。

春秋義補注卷十一 定公

三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不會于鹹，故也。行人者，往而致謝也。執之而侵其國，以是求霸，衛斯下矣。楚執宋君以伐宋，齊執衛臣以侵衛，桓文不為也。

齊侯信伯盟于沙。沙，衛地。

懼而從之也。侵之而遂從者，衛亦欲叛晉也。

**傳** 許氏韜曰：齊衛之盟，叛晉也。晉定之季，鄭獻衛靈，叛而從齊，齊可以霸，而景不足望也。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求霸也。鄭衛皆從。又脅魯也。許氏翰曰：齊景乘晉之衰，不思務德，以懷諸侯，而欲以力征定霸，是徒知時之或可，而不知己之不可者也。

九月大雩。

再雩，旱甚也，皆大頻僭也。

冬十月。

八年，己亥，歲王十八年。

春，王正月，公侵齊。

報齊之伐也。非計矣。夫齊魯之不敵久矣，內有強臣，而外搆怨于強鄰，其可乎？蓋是時三家從晉，而

使公結怨于齊，以危之也。

**傳** 方氏苞曰：齊衛鄭宋同時叛晉，而魯不叛，且為晉討鄭而讎齊何也？季氏逐君，晉不討而私庇之，故德晉不貳，又不敢自犯強鄰之鋒，而以公試其危也。

公至自侵齊。

**傳** 張氏洽曰：善政不立，而公親行，故書致以危之。

二月，公侵齊。

再侵，愈非也。蓋公本不欲侵齊，故往而輒來，三家者不之訐，故來而又往，進退制于其臣，而不敢不

從也。

三月，公至自侵齊。

**傳** 高氏閔曰：公踰月之間，再山侵齊，惟三家者之所為。乍往乍來，不得休息，公之進退，益不得自專矣。

**傳** 早氏爾康曰：陪臣執國，勤公再往，枕干席戈，久居敵境，公何不自危哉？故不待踰月，或即在本月，皆書至。

曹伯露卒。

隱公通之弟也。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報二侵也。易曰：自我致寇，魯之謂矣。

公會晉師于瓦。

瓦，衛地。

公嘗如晉，不得入也。問晉師之在瓦，而往會之，庶幾得見之矣。非禮矣，所以求晉者愈卑矣。

**傳** 不曰會士鞅，而曰會晉師，重師也。師來救我，而親往會之，及晉師至，而齊兵已退，故晉救不書。夫以諸侯之尊，越國會大夫之衆，一以見魯之微弱，求晉愈卑，一以見晉之霸業已隳，師出後期，無濟于事，不足恃也，則不若與齊平之為善矣。

公至自瓦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惠公吳之子也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討其從齊也許氏翰曰招撫以禮懷遠以德誠沙之盟諸侯已貳又不修德而以力劫之其何能霸之有

方氏苞曰李氏庶謂晉自名陵以後凡役皆書侵義不足以服人故春秋以為無名之師非也至是公室卑諸大夫各固其私不肯盡力于國事故

春秋義補註卷十一 定公

五

凡公討皆小有侵略而遂還爾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晉故也三家從六卿之令也

方氏苞曰魯衛邦交最善以晉命出師二卿知其無危故自往爾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沃

結叛晉也侵之而愈叛君子是以知兵之無益也从祀先公

或曰從順也躋僖公為逆祀今順之也

三傳皆或曰昭公未得入廟今始從祀也

馮氏胡康侯曰馮山謂昭公至是始得從祀于太廟其說是也陽虎

專將殺季孫斯而亂魯國託于正以售其不正也

特書于盜竊寶玉大弓之上見事出于陽虎也

升閔降僖先正逆祀其說亦佳然非當時之

急務以昭公之主從祀于太廟其說與當日事情

尤為相近蓋必置昭主于先公之廟乃可以著李

氏之罪而厭魯人之心先公者統羣公而言凡太

廟之主皆得隨而祭之蓋即祫也曾子問云祫于

春秋義補註卷十一 定公

六

太廟羣主皆從祫而不言大事于太廟者義在于

從祀而不在于祫祭也不言昭公者新主入廟出

于陽虎之矯舉故略言之以為公諱也繼書盜竊

寶玉大弓于下則虎之志在于為亂而已

盜竊寶玉大弓

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也成王所分以鎮魯也

而竟竊之此非常盜也傳曰陽虎取之以出是也

何以不書陽虎陪臣之名不登于冊有為亂焉則

盜之罪致盜者也何以不書陽虎將殺季孫不勝

而後出季孫亦盜也以盜後盜聖人不為季孫討

賊也。惟盜竊寶玉大弓則書之。此竊之公宮而不可以不志也。春秋重宗器盜陽虎罪魯侯而略季氏天子之事也。

九年 庚子 敬王十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萬卒

定公寧之子也

得寶玉大弓

盜所竊也何以得盜還之也。徒得所竊而已不得盜也。國之重器盜取之則取之盜還之則還之。幸

春秋義補註卷十一 定公

十七

其自得而不復詰盜以正國之典刑豈不重可恥耶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五氏晉地

任氏公輔曰謀伐晉也。晉大國未敢輕伐始盟

于沙中。次于五氏又次于垂蔭又次于蘄蔭至哀

元年而後伐其欲有所逞也久矣

秦伯卒

景公子也不名史失之

冬葬秦哀公

始葬秦也

十年 辛丑 敬王二十年

春王正月及齊平

釋侵伐之怨也。公本不欲侵齊制于三家而為之。茲何以能及齊平。魯用孔子也。聖人一用而君行

其制臣從其令。內安其國外睦其鄰也。觀孔子相

魯首及齊平則知講信修睦國之要務而一切權

謀功利之說徒紛紛而多事也

方望溪謂季氏倚晉而搆怨于齊且再使公

主兵陽虎在齊必謀挑禍故孔子與聞魯政急與

春秋義補註卷十一 定公

十八

齊平此與從權謀上說非所論于聖人講信修睦之道也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夾谷魯地

公始自為政也。齊魯唇齒也。親齊則魯無事矣。會

而不盟不煩盟也。孔子相禮禮成信著不煩盟矣

觀于及齊平而不盟則知為國以禮服物以誠侵

伐可以無用盟盟可以不作蓋大道之行規模宏

遠矣經不言盟而傳言盟証也

公至自夾谷

左穀二傳所稱斬優施却萊兵索汶陽田等

事皆非聖人氣象不足信也。朱子以此為附會而先儒亦多疑之。推以情事足知其無也。

晉趙鞅帥師圍衛

趙氏鵬飛曰：討五氏之次也。然不討齊而圍衛，怯大而陵小也。其何以服衛？李氏廉曰：晉自召陵以後，凡用兵書侵義不足也。今圍之而不服，力亦不足矣。

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鄆，魯龜陰三邑。皆汶陽田。

服義也。歸田不言來者，魯請之也。此言來，非魯請之也。齊強于天下一見孔子而來歸，禮之所動，誠

春秋義補註卷上 定公

十九

之所感也。于此見人皆可與為善，而聖人之道之大也。于此見三代之可復，而王道之可行也。李氏廉曰：聖人以王道化齊，而齊景服義，以王道用魯，而三家墮邑變齊，變魯之微已見于此矣。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郕，魯邑。

郕，叔孫之邑也。圍之何叛也？侯犯以郕叛，不書于經，言圍則叛可知也。平王失政而諸侯專，自隱至昭十世矣。宣公竊國而大夫專，自宣至定五世矣。故終于陪臣執國命也。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再圍之不服也。大夫強于公室，陪臣強于大夫也。故曰三桓之子孫微矣。

王氏心敬曰：自昭公薨于乾侯，季氏不臣之惡薰天橫地，而仲孫叔孫黨惡背主，厥罪惟均。則鬼神人心俱為之忿。雖家臣如陽虎侯犯相繼而叛，其稱名借號無不以張公室討強臣為辭。蓋大夫既可叛君，則陪臣亦可叛大夫。出爾反爾，不特天道之必然，抑亦人事所必至爾。

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公之信讒而刑罰無章也。樂大心之挾詐

春秋義補註卷上 定公

二十

不忠而不能自安也，皆可見矣。

宋公子地出奔陳。

王氏彥光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若地者

亦驕抗矣。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安甫，齊地。

尋鹹沙之好為衛謀晉難也。

三國會而晉勢益衰矣。

叔孫州仇如齊。

杜氏預曰：謝致郕也。高氏閔曰：侯犯以郕奔齊，齊以致郕德叔孫是以叔孫如齊謝焉。

家氏鉉翁曰侯犯據邱而叛既而以邑奔齊齊

受侯犯以邱歸魯前歸汶陽今復歸邱此聖人道

化所感不然齊何有于叔孫哉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疆出奔陳

胡氏安國曰其弟云者罪宋公變向魑以失弟

無親親之恩暨云者見辰帥其大夫以出奔無尊

君之義又以見仲佗石疆見脅于辰無大臣之節

也

十有一年 王寅敬王二十一年

春秋義補註卷十定公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疆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

叛蕭宋邑

蕭宋邑也奔書弟罪兄也叛書弟罪弟也書及別

首從也弟而忍叛其兄則大夫又其次矣故以辰

首惡也再書佗疆罪同叛也弑父與君不可從也

前從之奔已非矣又從之叛是同惡相濟也地先

奔而同叛結黨也自陳陳有奉也黨叛也

夏四月

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不書叛蒙上也曰叛在蕭大心自曹來叛可知也

異奔而同叛者見曰叛之勢感而附之也非樂大

心之始謀也

冬及鄭平

釋侵鄭之怨也侵齊侵鄭非公意也制于三家也

今及齊平又及鄭平者好事盟主而釋怨四鄰將

使講信脩睦而歸于無事聖人所以仁天下也如

有用我其為東周信有徵矣豈直魯國大治已哉

叔還如鄭位盟還音旋

平故也公平齊而州仇如齊公平鄭而叔還如鄭

臣始從君之令也

十有二年 癸卯敬王二十二年

春秋義補註卷十定公

春薛伯定卒

獻公穀之子也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邱墮音墮

墮毀也逐其叛臣而遂毀其城也夫始之堅其城

也欲據之以叛公室也今乃陪臣據之以叛是城

之適以為盜資也聖人迎其機而道之使自墮之

是公私之利也以公室之積弱而能使三家自墮

其邑于此見聖賢之經濟而天下事無不可為也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罪衛也。特相會而私相伐，無霸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費季氏之邑也。自墮之叛故也。一卿墮郕而二卿墮費，費強也。昔季友敗莒師，公賜之費。季氏大城之，以為魯患。數世于茲矣。今自墮之沉痾頓起，積弊頓除，魯國之政燦然矣。

**論語** 是時定公失政，豈能令大夫墮邑？蓋由家臣屢叛，三家亦惡之矣。孔子因其機而言之，而適有動乎三家之心，故其墮郕墮費者，二家之自墮也。而亦聖人過化存神之功也。成邑不墮而至于圍，

春秋義補註卷十 定公

三

則孟氏聞處父之言而不肯墮也。夫子久之當必有處，乃女樂一沮，而聖人去魯，豈非天哉。

秋大雩。

孔子在而大雩何也？季孫不信孔子也。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黃齊地。

結叛晉也。魯之故態復作矣，不用孔子故也。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

欲隨而不克也。成，孟孫氏之邑也。墮郕墮費，三家

自欲墮也。孔子行乎季孫也，公圍成，三家不欲墮也。季孫不信孔子也。○夫聖人之墮三都者，固為

公室，亦未嘗不為三家也。家無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古今之通義也。公室弱，大夫專，陪臣叛，固魯之害，亦非三家之利也。陪臣順，大夫從，公室張，固魯之利，亦未始不除三家之害也。聖人守禮本義，以圖萬世之安，非為權謀以欺人也。季孫不知大義，而疑孔子之欺已，故自是成不墮，而孔子去矣。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

公至自圍成。

春秋義補註卷十 定公

三

以圍至，未嘗墮也。

十有三年 甲辰敬王二十三年

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垂葭衛地。

欲伐晉而不敢也。屢書次，罪齊衛也。

夏築蛇淵圃。

不時，且非義也。圍成不克，而築圃，志不及國也。孔子去矣，三家之故智復作，而定公之志荒矣。

子去矣，三家之故智復作，而定公之志荒矣。

大蒐于比蒲。

比蒲魯地。

公自作三軍，公室無兵，孔子為政，而公復有兵，上

書公圍成是也。今孔子去矣，大蒐于比蒲者，三家

復分公室之兵而閱軍旅以自張也非時非地猶其末也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高氏聞以屢伐曹曹不叛晉故也靈公志在軍旅而不知以禮為國故亟戰也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晉陽即太原別名

荀寅士吉射逐之也入于晉陽拒荀士也其書叛何也擅據邑以興兵也荀蒍擅伐趙氏固有罪矣蒍苟有人臣之禮也者懇于其君可也而遽稱兵是叛也後世猶有藉口于此以清君側之惡者皆

春秋之罪人也

春秋長補註卷一 定公

三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朝歌衛故都後虜晉為趙氏故逐之也入于朝歌據邑以拒君也罪不容誅矣家則堂曰晉大夫不忘其君久矣林父逐君晉大夫羽翼之意如逐君晉大夫又羽翼之助亂臣者欲為亂者也叛之由來者漸矣李氏廉曰晉之六卿二荀氏荀寅中行氏也荀林父之後荀躒知氏也荀躒之後士氏即范氏也范氏中行氏自此亡知氏後亡故知韓趙趙三家分晉也

晉趙鞅歸于晉

韓魏請之也書之譏釋叛也汪德輔曰書趙盾弑君又書趙盾侵鄭書趙鞅叛又書趙鞅歸譏不討罪也

薛武其君此

胡氏安國曰稱國以弑當國大臣之罪也

十有四年己巳歲王二十四年

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家氏鉉翁曰衛靈不君南子不婦比而為惡亦

既稔矣公叔戌以宗國之老起而正之宜也然怙富而驕素無國中之舉乃欲以正君自任事不克

春秋長補註卷一 定公

三

而速其禍并及其黨此衛亂之所從始也

不書正月閏也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

暱歸暱音戕

楚復滅國吳有越難故也楚嘗圍陳而納頓于今

乃滅頓者頓會于召陵故也

家氏鉉翁曰陳以威德之後而甘為之役助楚

滅頓春秋書之誅楚而罪陳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

戊奔陽奔結又奔大臣皆奔靈公獨與南子處乎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斯其微矣。然而春秋治其下者。君臣之義也。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雖不道。臣不可以不忠。如是而後天下之君臣父子定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檇音醉

不書爵者。二國僭號。故削之也。於越入吳。又敗吳。吳驟興而逞於楚。越驟興而逞于吳。皆橫也。

吳子光卒。

諸樊之子也。弑僚而代之者也。敗而遂卒。因敗而卒也。

春秋義補註卷十一 定公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牽音衛地

謀救范中行氏也。列國之黨叛臣久矣。魯親被其毒而不之改也。何哉。

方氏苞曰。昭公之出。荀范皆有德于季氏。故使公會牽以謀救也。

公至自會。

危之也。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洮音魯地

宋始從齊也。

連書牽洮二會。皆謀救范中行氏也。齊景黨

叛臣以敵君。而魯衛宋三國從之。不知輔逆之不可也。世道至是。無君臣之義矣。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祭肉也。脤曰脤。熟曰臠。汪德輔曰。成肅公受脤于社。是助祭而受俎實也。襄王使宰孔賜齊侯昨。以有功而加殊禮也。魯不助祭。又無功。求歸非禮也。

周衰。諸侯不相祀事久矣。魯未嘗助祭。廟中之昨。胡為乎來歸。然以時事言之。典禮廢壞之餘。猶能舉行此禮。可見天子之任。唯祭與號而已。諸侯苟能尊事。則王室尚可為。惜乎魯不能奉順。

春秋義補註卷十一 定公

未

此意而歸脤之後。周魯之交無間焉。王室其益微矣。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大臣屢奔。世子又奔。衛亂甚也。子無去父之義。世子而至于出奔。虧子道矣。然靈公以南子之故。奔一子與四大夫而衛亂。非靈公之罪乎。

如左氏所記。蒯聵負殺南子之名矣。而奔乃入其家。蒯聵雖不善謀。安有此事哉。此可為蒯聵之一証。

衛公孟彊出奔鄭。



經屢帥師用事之臣也亦奔衛無親臣矣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書自蕭明久叛也據邑抗君四年于茲矣不勝而後出蕭辰也書奔罪宋失賊也書來奔罪魯容賊也亂臣賊子事成則弑君而竊國不成則有地以容身斯易于為亂矣罪不容賊所以止亂也

大蒐于比蒲

將以伐邾也

自昭以後蒐不書公非公之所能主也公雖在比蒲而治兵之事則三家主之也

邾子來會公

懼兵威也不書地在比蒲也李氏廉曰過于蕞蕭叔朝公蒐于比蒲邾子會公皆非其所也

城莒父及霄

志勞民也不書冬闕文也

城邑之由傳無其說趙氏鵬飛曰以城二邑書也一時而城二邑勞民甚矣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既會又朝其卑屈亦甚矣不自強而屢求于人其

能國乎

饑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牲變也不書所入非一處也牛死因食而死也牲變天不亨也不郊可也改卜牛好借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以會于召陵故也凡從晉者楚皆滅之而晉不能救也是故江黃之滅君子罪齊頓胡之滅君子罪

晉

夏五月辛亥郊

用改卜之牛郊也五月郊以牛死改卜而致失時

也

壬申公薨于高寢

非所也

鄭罕達帥師伐宋

宋鄭皆從齊聞無他故而鄭伐宋魯自鄭作也乘宋亂也

齊侯衛侯次于蕞陰

謀救宋而不果也齊新與宋而舊與鄭為宋而出為鄭而止也

邾子來奔喪

諸侯之喪士弔之大夫葬君奔喪非禮也

**行葬** 定公之恤邾甚厚此所以得其來奔喪也定公死而伐邾之謀起矣

秋七月壬申如氏卒

哀公母也不稱夫人哀公未成君也不稱薨未成夫人也然則何以卒哀公已即位也君母也

**禮** 方氏苞曰定如卒不稱夫人葬不稱小君禮也然季氏非能用禮也弱其君也而魯至是無君矣先儒皆以子未踰年為義猶未既其實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春秋義補註卷十一 定公

三

九月滕子來會葬

非禮也魯受之亦非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

歲其無備也

戊午日下景乃克葬

慢也下景葬不虞矣非禮也

辛巳葬定如

何以葬有子則廟廟則書葬也不稱小君非小君也凡待妾母之禮如是焉足矣夫人薨之而小君葬之者皆非也此從夫謚亦非也是亦夫人之禮

也

**禮** 李氏庶曰諸家皆以未踰年之君故定如止書

卒葬而不書夫人以薨小君以葬此皆諸侯僭禮而為之辭其實子雖踰年成君亦不得夫人其妾母也

冬城漆

庶其以之來奔者也城之將以伐邾也

**禮** 漆為魯有久矣今城之為明年伐邾計也此必三家之謀也

春秋義補註卷十一 定公

三

春秋義補註卷十一

男

友諒 校字

春秋義補註卷十二

合河孫先生葉 後學武進楊方遠增註

哀公

定公庶子母曰定姒

元年 丁未歲二十六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非禮也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報柏舉之後也陳從楚罪陳也且唇齒之謂何而

圍之也隨世服于楚楚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

春秋義補註卷十二

國楚子德之使列于諸侯也鄭已滅許此復見者

楚封之也聖人書之若罔有之者周末嘗滅之也

不與諸侯之得滅之而封之也天子之事也

王氏樵曰蔡嘗以吳師入楚楚不能報吳徒釋

憾于蔡避強而陵弱也胡傳謂楚子復讎之事可

恕失春秋之旨矣

聽鼠食郊牛改卜牛

牲變也

夏四月辛巳郊

牲變則可以已矣而不已好僭也

哀公

哀公之失禮有三併行天子之郊一也釋服

從吉則為不孝二也在喪而見上帝則為不敬三

也春秋書郊之失禮此為尤甚

秋齊侯衛侯伐晉

伐盟主也二國之次屢矣欲伐晉而不敢也今敢

伐者與荀寅士吉射合也黨叛臣也許氏論曰楚

得封王道德盡矣晉受眾伐霸統亡矣王道既盡

霸統復亡春秋之變至是而窮矣

汪氏克寬曰范中行晉之卿也卿叛而不能制

豈足為諸侯盟主乎無惑乎齊衛之同伐也然不

令之臣實人之所同惡今乃棄君助臣不亦僨乎

春秋書之蓋交貶之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邾之事魯謹矣來會來朝而奔喪凡可以求免者

無不為也而不得免焉政在三家也強臣利于得

土而不顧義敗于稱兵而不忘君也

二年 戊申歲二十七年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

郕東田及沂西田

三卿盡出公無軍也三卿並將不相下也同伐邾

將瓜分邾也。前取邾田，自郿水矣。又取郿東。又取沂西，以區區之邾，魯三納其叛，而三取其田，不至子盡不止也。甚矣三家之惡也。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澤。句澤，邾地。

曷為三人伐而二人盟？田入于季氏也。二家無所得焉，故怒猶未息，而季孫要之使盟也。觀于季孫卒而二家復伐邾，則其事可知矣。

**義** 三家貪得，皆季氏為主，而仲與叔特佐之也。始欲瓜分，繼而獨得，季復不盟，志未厭也。季氏志在滅邾，二田不足以充其欲，故不屑與盟，以示

春秋義補註卷十二 哀公

三

其汰也。胡傳謂季氏以歸二家而不取，夫三家莫強于季孫，何禮義忠信之有而推讓之乎？以情事度之，孫說為近。

**傳** 方氏苞曰：陳氏傳良謂自是內外盟皆不書，不足書也。而其實不然。此時霸統亡，諸侯散，皆知盟不足恃，十餘年間實無刑牲歃血之事矣。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襄公惡之子也。子言衛靈公無道之君也。

滕子來朝。

懼伐邾之威也。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戚，衛邑。

書世子奔宋，靈公不父而蒯聵不子也。書納世子于戚，蒯聵不父而蒯愈不子也。世子者，常有國者也。然既得罪而奔矣，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爭之，不父也。然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蒯者，蒯聵之子也。父逐而不能復之，王父死而不能辭國，既立而不能迎之，父來而反拒之乎？帥師以納，而僅至于戚，堅于弗受也。蒯聵殺母，猶疑似也。蒯至，稱兵拒父，則不啻弑父也。故曰愈不子也。程子曰：為輒計者，委于所可立，而身從父則義矣。

春秋義補註卷十二 哀公

四

**傳** 方氏苞曰：凡書納者，是非各存乎其事而不係于書納也。先儒以為內不受非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鐵，衛地。

晉鄭戰，晉始平也。與鄭匹矣。皆言帥師，其眾敵也。戰于鐵，鄭來助荀士也。書鞅及罪鞅也。鄭黨亂而缺以亂，亂也。

冬十月葬衛靈公。

亂是以緩也。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

州來吳所滅也。蔡遷焉。適楚而依吳也。因失其親矣。

蔡殺其大夫公子駒

**傳** 許氏翰曰：蔡愾而遷及吳師入而委罪于駒焉。稱國以殺殺無罪也。

三年己酉歲十一月十八年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圍蒯瞞也。齊與晉為讎。若蒯瞞入則衛從晉矣。此

齊所以助衛也。家則堂曰：齊景公黨荀范以抗君

助衛。縣以拒父。所謂倒行逆施者也。曼姑圍戚不

春秋義補註卷十二

五

知義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而從君于昏也。所

謂父不父子不子。若不君臣不臣者也。

**傳** 曼姑為子圍父。逆亂人倫。莫甚于此。齊國夏

帥師助之。齊之罪有浮于衛也。故以齊為兵首。豈

徒抑曼姑于齊以明君臣父子之道哉。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志變也。桓僖親盡而當徙宮猶存非制也。宮室非制者恒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可以知天人之理合矣。

**傳**

何以不言及。同時而並火也。若雉門及兩觀災則不可不書及矣。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啟陽魯邑。

志勞民也。許氏翰曰：地震廟災變異弗圖而取田

城邑。兵役相繼。可謂不畏天命矣。

**傳** 啟陽本邾國。後屬于邾。魯既取邾。東沂西田。

邾人不得不以啟陽讓魯。故城之。夏而城。城而用

大師惡可知也。

宋樂髡帥師伐曹。

以曹受樂大心故也。

春秋義補註卷十二

六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桓子也。意如之子也。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罪專刑也。杜元凱曰：公子駟之黨也。

冬十月癸卯泰伯卒。

哀公之子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既與之盟矣。而又圍之。棄信義而惟利是圖也。季

孫死而二家圍邾。則向繹之盟。季孫要之也。

四年庚戌歲王二十九年

春王二月庚戌盜弑蔡侯申

書盜微者也不書其君盜不得有其君也猶書弑下殺上之辭也人君而盜得弑之無備也或書殺誤也前有蔡侯申矣孫與祖同名亦誤也

蔡公孫辰出奔吳

疑盜之發自辰也陳氏傳良曰書公薨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則夫人與慶父與聞乎弑矣書盜殺蔡侯申公孫辰出奔吳則辰與聞乎弑矣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罪專執也伐曹伐鄭執小邾宋與齊爭霸也汪氏克寬曰稱人以執非霸討也不稱名無罪也以私怨擅執小國之君又不歸諸京師爭權無忌其罪大矣

夏蔡殺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罪專殺也殺姓與霍辰之故也蔡侯之弑不得主名推尋事跡疑其出于三子故奔辰而殺姓霍也千秋之疑聖人斷焉盜弑而辰奔盜發自辰可知也蔡人以弑君之故而殺姓霍是以賊討也然而

不去其大夫者明非賊也已逃之奸聖人誅之莫白之寃聖人雪之春秋所以為經也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罪晉人也晉助楚為虐既專執赤又不歸于京師而歸于楚是京師楚也春秋惡之

城西郭

不時也杜元凱曰備晉也

六月辛丑亳社災

亳社殷社也昔湯作夏社為後鑒也武王克殷頒殷社于諸侯故國有兩社有周社有亳社傳曰間

于兩社是也亡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記曰亳

社北牖使陰明也災則無屋矣故志之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悼公寧之子也

冬十月二月葬蔡昭公

亂是以緩也

葬滕頃公

五年

春城睢

不時且非義也往年城莒父及霄又城啓陽又城

西郭又城毗。又城邾瑕。蓋三家悔向之墮邱與費也。而屢城其邑。所謂過而不改而又甚之者也。

夏齊侯伐宋。

爭霸也。王氏貫道曰。齊方挾諸侯以伐晉。而宋人伐曹執小邾子。故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為蒯聵伐輒也。家則堂曰。國夏圍戚。助子拒父。趙鞅伐衛。助父伐子。齊固失矣。晉亦未為得也。卓去。高曰。是時齊晉爭霸。而衛堅于從齊。荀寅士吉射。私之仇也。而衛庇之。故鞅納蒯聵。欲得衛以弱齊。

春秋義補註卷十三 哀公

九

而離荀士之黨也。

秋九月癸酉齊侯柝曰卒。

莊公光之弟也。孔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

冬叔還如齊。

常且會葬也。使卿非禮也。

閏月葬齊景公。

書閏月。識計閏也。喪事不計閏。閏月葬。非禮也。

六年壬子敬王三十二年

春城邾瑕。

邾瑕者邾之瑕也。魯城之。取之邾也。取之邾而仍

繫邾者。不予魯之擅并人土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屢用帥于鮮虞。厭晉也。薛士龍曰。晉于是盡失諸侯霸業之衰。皆由此也。

吳伐陳。

陳與楚故也。

高氏閔曰。吳之入楚。使召陳侯。陳侯不至。吳人怨之。元年侵陳。今復伐陳。脩怨也。陳自是與吳成。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春秋義補註卷十三 哀公

十

高國皆奔齊。其為陳氏矣。高國齊之世臣也。殺高厚而崔杼死。奔國高而陳乞弑。春秋之垂戒深矣。

景公廢長立少。託國非人。國高從君于昏。既愚且懦。又不能以死奉祭。牽率而逃。書奔。所以罪其不忠也。

叔還會吳于祖。

吳在祖。叔還往會之。始事吳也。楚強事楚。吳強事吳。罪魯也。魯會楚而有蜀之盟。盟魯會吳而有黃池之盟。責有所歸矣。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楚昭王也。平王棄疾之子也。

齊陽生入于齊。齊乞弑其君荼。

陽生不稱公子。爭國也。繫齊宜有齊也。陽生長而荼少也。書入。逆也。父命立荼也。荼弑而陽生立。是陽生弑之也。書陳乞何也。制在陳乞也。乞逐高國而執兵柄。使乞不弑。陽生無能為也。故以乞首惡也。然陽生入而陳乞弑。陳乞弑而陽生立。則陽生與弑可知也。加陽生以弑君。則陳乞之罪不明。書陽生入齊而陳乞弑君。則陳乞之罪明。而陽生之罪亦明矣。

春秋義補註卷十二

十一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屢伐邾。志于滅邾也。

宋向巢帥師伐曹。

屢伐曹。志于滅曹也。

七年。癸丑。敬王三十二年。

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報罕達之伐也。

罕達之伐。雖蒙由鄭作。今書宋侵。罪宋也。心離于鄭。懼齊庇鄭而不敢報。今乘齊之內擾。而有侵鄭之師。非正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曼音萬。

復伐邾也。屢侵伐而衛不服。晉弱也。霸王失矣。

夏。公會吳于郕。

卿會之。君又會之。畏之甚而事之勤也。晉失霸而吳奔走諸侯也。

張氏洽曰。此年書會吳。著哀公之失謀而貽患于後也。

秋。公伐邾。

公室無兵矣。何以能伐邾。此三家之意也。三家屢伐邾而得其地。今將執其君。乃使公尸之。所謂利

春秋義補註卷十二

三

則歸已禍。則歸君者也。書公伐罪公也。不自制命而從臣于不義。失君道矣。故罪公。正其本也。

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入人國而執其君。罪公也。邾子名。失國也。不書滅邾。未滅也。

邾之先。實魯之附庸。自邾子克叛服不常。三家將自滅之。恐歸惡于己。使公主其師而受不仁之名。實三家之謀也。故直書其事。不為三家諱也。

宋人圍曹。

屢伐而又圍之。暴甚矣。上無王。下無霸。弱之肉強



之食而已矣。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報皇瑗之侵也。假公以濟私也。然而猶書救者。與人為善也。聖人救世之心切矣。

八年 甲寅敬王三十三年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入國而執其君惡宋也。圖書人大夫將也。入書爵君將也。不書滅曹未滅也。魯入邾而執莒宋入曹而執陽其事同也。周德而既衰矣。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君子是以思桓文之功也。

春秋義補註卷三

十三

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猶存其祀也。宋之入

曹與此同。先儒皆言滅曹或以為自滅故不書滅。或以為夫子不忍書滅或以為不必言滅而實滅皆非也。

吳伐我。

邾故也不言郕而言我至于城下也不言戰。魯服也盟于城下也。雖諱之而不沒其實。春秋之書法也不言救邾者吳志在服魯不在于救邾也。

夏齊人取譚及闚。

邾故也。魯固罪矣。齊乃因之以為利庸愈乎。

邾子齊甥也。齊取二邑要魯以存邾爾不書

伐兵未加而魯與之邑也。蓋賂齊以說之也。

歸邾子莒于邾。

胡邾衡曰畏吳與齊故也。黃若晦曰魯以不道肆虐于邾是以吳攻其國齊取其田不勝困挫乃始歸邾子小人哉。

魯反邾子未為不是然使其不待二邑之失而遂反之則真善矣。今懼而歸之者勢不得已也。非義也。齊人歸譚及闚者捨二邑而存邾齊實欲之而有所利也。非仁也。

春秋義補註卷三

十四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悼公成之子隱公乞之弟也。

齊人歸譚及闚。

歸邾子故也不言來歸者魯請之也。

九年 乙卯敬王三十四年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邱。雍邱宋地。

悉虜而俘之曰取甚其誦惡其盡也。李氏廉曰春秋之末書取師者二著其禍之大者也。長平之坑。

由來漸矣。

**註** 年達之伐，因為首禍。皇瑗之侵，已憤怨矣。今鄭復伐宋，其義固曲。宋乃出其不意，劫而取之，抑又甚哉。

夏楚人伐陳。

陳從吳故也。楚憤陳而伐之不已，恭橫不可勝誅矣。

秋，宋公伐鄭。

既取其師，又伐其國，乘勝肆虐而不知止也。

**補** 卓氏爾康曰：宋景不自揣量，妄圖興霸，前年以

春秋義補註卷十二哀公

十五

曹伯陽歸，而齊晉不加討，則其志益驕。且皇瑗又盡俘許瑕之師，則視滅鄭不啻入曹之易矣。鄭非弱國，豈甘遂為臣虜，連年侵伐，不能得志于鄭，而喪師于曲，與雍邱之後，得失相當，兵驕者敗，宋之謂也。

冬十月

十年 丙辰 敬王三十五年

春，王二月，邾子貜來奔。

罪益也。前為魯所俘，幸而復焉，又不能君而至于奔，且復來魯，無志也。

公會吳伐齊。

吳伐陳，伐我，又伐齊，橫甚矣。公會之病公也。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陳乞弒荼而立之者也。

**補**

吳氏澂曰：陽生之弒，傳書弒而經書卒，當時

以吳師在齊而公卒，遂以為弒也。或曰：陽生適卒而齊赴吳以止其師，傳聞遂誤以為弒也。王氏樵曰：齊大國也，止師小嫌也。齊人何至遽弒其君以說乎？故悼公之死，傳未可信，信經可也。

夏，宋人伐鄭。

春秋義補註卷十二哀公

十六

屢伐鄭惡宋也。

晉趙鞅帥師侵齊。

齊助衛，輒而黨荀范故也。書之惡伐喪也。

五月，公至自伐齊。

高息齋曰：聞喪而還可矣，久不歸，制在吳也。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自齊有奉也。書歸，內受之也。李氏庶曰：弭蒯賸之黨也。今歸于衛，必棄蒯賸而從輒也。大臣反覆，春秋惡之。

薛伯夷卒

比之子也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復爭陳也爭而不得吳強也

吳救陳

欽定彙纂云此當與楚救鄭同蓋志在于爭諸侯非有

救危恤患之義也

十有一年丁巳敬王三十六年

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春秋義補註卷十二哀公

二十七

會吳伐齊故也書伐我寇深也吳伐我齊伐我兵

至輒造其國都者公室卑而大夫不相能也齊背

喪而伐人亦非也

夏陳轅頗出奔鄭

陳危矣又奔其大夫君臣同責也

五月公會吳伐齊

吳之伐我我致之也又伐而會之是惡人伐而不

惡其所以伐也屢書會吳伐齊病公也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

書

以齊主戰罪書也以伐魯方歸之罷兵而輕與吳

戰是以國與民倖也戰不書公蒙上也言會伐則

與戰可知也吳之爭霸魯與有力焉深罪公也

定哀之間侵伐多不書公皆因三家主之而

此之戰不言公則蒙上文公會也魯之君臣同責

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項公結之子也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春秋義補註卷十二哀公

二十八

公孟軻逐之也

十有二年戊午敬王三十七年

春用田賦

用者不宜用者也田賦計田而出財賦也稅畝則

加粟矣邱甲則加兵矣田賦則加財矣厲民之政

至此始備則哀公始作偏也財賦一用而加派科

歛之法將百出而不可止矣特書之憂之也

呂氏大圭曰古者田出租里出賦初稅畝則稅

且重矣作邱甲則益兵賦又重矣今曰用田賦則

是邱既出賦而田又出賦也然賦有二有軍賦有

財賦四邱為甸。甸出革車一乘。此軍賦也。周禮九賦之法。此財賦也。二者皆賦于民。故均謂之賦。所謂用田賦者。恐是計田而出財賦爾。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昭公夫人也。不稱夫人。魯不夫人之也。季氏逐昭公。并不禮于其夫人也。書孟子因其稱而稱之也。據實書之。而昭公之失禮。三家之不臣。具見矣。

公會吳于橐皋。橐皋吳地。

屢書會吳。病公也。吳之霸。魯為之也。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鄆吳地。

春秋義補註卷十二 哀公

十九

為吳致宋衛也。吳敗齊于艾陵。魯故也。會于橐皋。尋鄆好也。會于鄆。邀宋衛以從吳也。齊敗于吳。魯宋衛皆從吳。則晉殆矣。故明年黃池之會。晉亦從吳。胥天下而皆從吳者。魯倡之也。三家六卿比而為惡久矣。今乃棄晉而事吳者。吳強而晉弱也。小人勢盡而交疎。君子惡之。

宋向巢帥師伐鄭。

惡宋也。李氏應曰。自皇瑗取鄭師之後。書宋伐鄭者。再亦可以釋怨矣。而向巢之師復起。宜其有出之敗也。佳兵不祥。其事好還。信哉。

冬十有二月。螽。

記異也。周十二月。建亥月也。非螽時也。

十有三年。己未。敬王二十八年。

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曲。曲音虞。

報雍邱之役也。桓文之師。猶有節制。不尚殺也。宋取鄭師。鄭取宋師。始構怨而盡殲之矣。兩書取師。罪多殺也。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吳霸也。書公會罪公也。吳之霸。公左右之也。

春秋義補註卷十二 哀公

二十

晉為盟主而書及吳。著兩霸之實也。其先晉何也。以晉定公奕世之霸。而存其名也。晉不能霸。而諸侯散。天下益不寧矣。黃池之會。魯與晉皆俯仰聽命于壇坫之上。聖人所深憫焉。春秋殆將終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楚復爭陳。乘吳之出會也。

於越入吳。

間吳之在會也。吳入楚而越入吳。吳會晉而越入吳。出爾反爾也。抑罪吳之不備近患而事遠略也。吳之興也。驟其亡也。亦驟。越興而吳亡矣。

秋公至自會

**增**李氏庶曰哀公編書公會吳者五獨伐齊之役

與黃池之會書至蓋聖人擇其危甚者而書之也

晉衛曼多帥師侵衛

**增**曼多帥師從趙鞅之令也志不在求諸侯而

志于怙權以求封殖也晉之失霸皆由大夫之擅

自是而魏斯趙籍韓韓度為侯之漸已萌于此矣春

秋之所以為戰國也

葬許元公

九月螽

春秋義補註卷十二哀公

災也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異也不書宿名不加宿也

**增**孫氏復曰不言所在之次者見于旦也

盜殺陳夏區夫

夏上聲區音誰

盜殺國卿亂無政也盜殺蔡君又殺陳卿世變至

是亂已極矣

十有二月螽

異也不時也九月螽十一月孛十二月又螽陰陽

錯亂之極也人事亂于下天道亂于上吾為東周

其無望矣春秋可以終矣

十有四年

庚申歲王三十九年

春西狩獲麟

異也麟祥也何異焉非出其時也獲者力得之歸

麟死于兵也麟者文明之瑞也不時出而又見獲

天之將喪斯文也道其不行矣絕筆獲麟有以也

聖人之窮也悲夫

**增**家氏鉉翁曰春秋以誅亂賊而始亦以誅亂

賊而終陳恒弑君孔子沐浴請討公不能用是歲

春秋以獲麟絕筆焉顧氏棟高曰春秋之經因是

春秋義補註卷十二哀公

年請討陳恒之不行而絕筆也纂弑公行天下無

復知其非者于是喟然慨業而是春適有西狩獲

麟一事豈區區為一物之微而漫托于不可知之

氣數哉嗚呼人心死而大義不伸天意窮而獲麟

適見天人之際有兩相符合者所以朱子感其不

祥之說與家氏顧氏之言並行而不相悖也

春秋義補註卷十二

男  
廷琰 校字



## 春秋義補註十二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楊方達撰方達有易學圖說會通已著錄初孫

嘉淦作春秋義大旨祖胡安國之說後漸悟其非

旋自燬板

按嘉淦自燬其板事見此書凡例第三條中

方達嘗受知於

嘉淦因爲刪補其文以成是編大旨於三傳多取

公穀經文如裂繻作履綸矢魚作觀魚叔孫婼作

叔孫舍定嬖作定弋之類亦多從公穀其左傳事

迹往往在所擯斥如天王狩于河陽傳有明文乃

云或魯史本書符或夫子書符皆不可知是併其

可取之說亦不信也於諸家多取宋以後其唐以

前之說僅採劉向災異一兩條如文公喪娶一條

全用春秋繁露而不肯標董仲舒之名蓋諱言宗

漢儒也其持論尤務爲深刻二百四十二年之中

偶免譏彈者惟叔姬歸于紀紀季以鄫入于齊紀

叔姬歸于鄫葬蔡桓侯齊師宋師曹師城邢齊侯

伐楚次陘盟于召陵諸侯遂救宋宋公御說卒狄

救齊楚人救衛甯俞來聘叔盼卒伯姬歸于宋仲

孫蔑卒宋伯姬卒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叔

孫舍卒宋公佐卒于曲棘劉卷卒十八九條而已

而召陵之盟甯俞之聘嘉淦所許者方達又推論

其失咎齊桓不聲楚僭王之罪咎甯俞知聘魯而

不知朝周實則倖邀寬論者僅十五六事也其中

自相矛盾者如旣謂隱公爲篡又謂桓公爲弑是

以討篡爲弑也旣謂州吁弑桓公而王不問衛人

立晉而王不問咎在王於王人子突救衛又罪

其知順逆而不知衆寡是爲王者進退無不干

咎也其最甚者拘泥常事不書之說於十二公之

薨卽終於路寢合禮之正者亦必求其所以貶然

則苟無所貶則國君易代史可不詳歟至於紀季

姜歸于京師謂季姜非嫡長不可以爲王后許叔

入于許謂許君有子叔不奉之而自立又不知其

所據矣